叢書集成續編

四三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四三冊目錄

哲學類

理學

書名	時代	撰者	版本	頁
續理學正宗四卷	清	何桂珍編	雲南	一
修齊直指評一卷	清	劉光蕡撰	關中	一〇三
反身要語一卷	清	鄒澤著	雲南	一二九
存眞錄一卷	清	吳昌南著	雲南	一四一
尚志齋愼思記一卷訟過記一卷	清	呂存德撰	雲南	一五七
崇程四卷		劉煜季稿	崇文	一九五
西銘參考一卷	日	淺見安正著	甘雨亭	二六一
狼疐錄三卷	日	三宅重固著	甘雨亭	二八三
格物餘話一卷	日	貝原篤信著	甘雨亭	三五一

調攝

書名	時代	撰者	版本	頁
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一卷	唐	白行簡撰	雙楳景闇	三七五
壽親養老新書四卷	宋 元	陳直撰 鄒鉉續	翠琅玕館	三八一
勿藥須知一卷	清	尤乘撰	小石山房	五〇九
老老恒言五卷	清	曹庭棟撰	檇李	五二三
洞玄子一卷	民	葉德輝輯	雙楳景闇	五八五
玉房秘訣一卷指要一卷	民	葉德輝輯	雙楳景闇	五九一

ED66/08

素女經一卷……民　葉德輝輯　雙楳景闇　五九九

堪輿

龍經四卷……唐　楊　益著　正覺樓　六〇九
心得要旨一卷……明　金星檣撰　木犀軒　六三七
風水祛惑一卷……清　丁芮樸撰　月河精舍　六七九
地理驪珠一卷……清　張　澐著　檀　几　六九七
觀宅四十吉祥相一卷……清　周文煒撰　巇花盦　七〇五
珠神眞經二卷……□　李德鴻著　木犀軒　七一三

雲南叢書子部之七

續理學正宗

共四卷

雲南圖書

館藏板

甲寅年刊

續理學正宗序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師道之不立至今日亦已極矣可勝慨哉夫詞章以相焜耀故訓以相詡爭假陸襲王以相迷罔竊功盜名以相期誑言者若是行者若是學者若是教者若是亦居然有師有弟子有淵源有授受有門庭有徑路矣何莫非師之謂乎然而此俗師也此背道之師也師道至此尚可問哉俗師之教也使人趨於鄙習於陋局於小安於卑智者入於纖巧能者逞其偏私其究也脂韋其體模棱其用背道之師之教也使人曠其志游其心梏其性蕩其情恍惚焉

以爲眞夢幻焉以爲神 其究也決裂藩籬偭棄規矩此二師之弊豈淺鮮哉夫是以沈錮於學者之心愈深愈悖讀六經而顯昧於六經讀論孟而動違於論孟讀學庸而大刺謬於學庸浮慕淺嘗者固懵懵焉不知理道爲何事高談雄辯者更齗齗焉任其所自爲而不顧其得罪於賢聖醉生夢死豈不大可悲耶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則非周程張朱其人者出無以指迷途而登之坦道拯胥溺而援之深衣然而此必不可得之事也則有周程張朱之書在有周程張朱之學在今夫孔子猶天也可仰而不可攀也顏曾思孟猶日月星辰也可仰而不可攀也周程張朱則露雷風雨也可聞其遺響而振興也可沾其餘潤而灌溉也可追溯其春夏秋冬之氣象而得其全體大用也天之教由露雷風雨而宣孔子之教由周程張朱而明也是乃斷斷然者經之訓由來多矣而自有周程張朱而後微言奧旨可得而見論孟學庸之傳亦已舊矣而自有周程張朱而後大本大原可考而知天而無露雷風雨不成其爲天人而無周程張朱不肖其爲人柘城竇先生因而憂之於是有理學正宗之輯所以示孔孟之統紀不墮而使學者知所指歸不至紛於歧二溺於流俗也余始讀而喜焉繼又讀

而懼焉喜者謂孔孟之道雖屢歷世變而有傳人懼者謂傳人不數覯而元明之許薛僅見也閱後思之抑又幸焉幸許薛之後有餘千胡先生泰和羅先生生當新會新建之間痛懲其迷溺力破其矯誣雖狂瀾大肆而正學卒未嘗撓國朝稼書楊園兩先生起而昌之掃蕩羣囂統歸一是其行至卓其辨至嚴謂非許薛胡羅之後勁周程張朱之繼緒乎吾友丹谿何君聞吾言而然之手四先生之集莊誦焉深思焉精選其所以發明程朱者輯爲續錄其於竇先生憂道之心爲學者擇師之深意同一兢兢焉而不容已者歟嗟夫師道之不立學

術之所以乖也學術之不正世道之所以日漓也有心
斯世者必自培植人材始培植人材者必自講求學術
始使此書得行於世而又有主持教化者鼓舞而利導
之安見庠序學校之風不可復反於隆古耶此余所為
殷殷焉重有望於同志者矣道光二十五年歲次乙巳
仲冬月小岱山人唐鑑謹譔

後序

理學正宗者竇蘭泉吏部之所輯也唐先生欲再輯而
不可得因命余續成之方付梓而先生致仕南歸臨別
猶加訂正蓋身雖退而世道人心之憂未有已也學之
不講久矣一二老成深自韜晦後進者將何適從吾輩
不思先生與人為善之意而謂一人之力不足以勝衆
焉其自棄亦甚矣世道人心之變惟在有志者力行以
維持之理義不明而徒聽命於氣數歸咎於習俗則孔
孟程朱以來民生所以不至終絕者果誰之為耶抑亦
蔑棄聖賢之成法而任聰明以自作頑鈍以自甘遂可
相安於無事耶夫秦以焚書而二世漢以崇經術而四
百年宋以禁道學而終於南渡末世稍為表章雖君臣
流離日講大學章句成仁取義之士不負所學此豈空
言無用者有明之盛也尊尚程朱其衰也專主陽明同
一學而居敬窮理與空談良知其得失又如此即我朝
二百年來紀綱法度所以維士習民風於不敝者皆程
朱之力而表章程朱之效也今之學者自幼莫不讀程
朱之書行文決不敢背程朱之說及出而應世則轉相
詬病甚或借口於陽明之事功而薄程朱為無用豈非
以其學為干祿之階而不以為身心性命之故家國天

下之本故離言與事而二之遂終於無用耳抑思歷代之所以尊程朱者以其眞能傳孔孟之道也若謂其學爲無用是誣孔孟也陽明之所以異於程朱者以其詆孔孟而陰背孔孟也若徒論其事功是管商孫吳可以駕乎孔孟也學者以利達爲懷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無足怪者若有志於斯道則自宋以迄于今源流具在又安可置而弗問哉是書正編仍其舊字句間加校勘續編與吳竹如比部參訂而折衷於唐先生蓋天下之公義非一己之所得私也雖道聽塗說爲德之棄而秉彝攸好互有切磋第審其所從入以究其所終極凡一切俗學異學舉不足以亂其趨則知古聖賢明善誠身之敎初非迂遠而濶於事情而吾人强學力行之功亦不待驅迫而自有不容已於性分者矣豈非世道人心之大幸歟丙午上巳後一日何桂珍再識

續理學正宗目錄

卷之一

胡文敬公

傳 續白鹿洞學規 復張廷祥書
與蔡登 居業錄摘錄

卷之二

羅文莊公

傳 與王陽明書 又與王陽明
答允恕弟 答湛甘泉 與林次崖
困知記摘錄

卷之三

陸清獻公

傳 太極論 理氣論
學術辨三篇 大學問答八條 雜著九條
上湯潛庵書 松陽講義序 松陽講義摘錄

卷之四

張楊園先生

傳 與何商隱書 與沈尹同
與沈德孚 與吳仲木 與陳乾初
語錄

續理學正宗序

鏡海唐先生既輯國朝學案因以理學正宗示余曰此實靜庵先生所編者也其書自周子訖於薛子擇之甚精惟繼河東之後者尚有敬齋胡子障姚江之瀾者有整庵羅子不可謂非正宗也其續之余又以國朝正宗請則曰平湖陸子楊園張子其選矣奉命以來日繹四君子書錄其要者就正先生請序以待梓嗚呼學豈易言哉自夫子修六經以垂教後學不探其本拘文牽義聚訟者千餘年至宋諸大儒出而亂始定人但見周程張朱之發明聖道者在著述而不知其躬行心得者爲

足以發明之也蓋格致之要在乎嚴理欲之辨誠正之要在乎謹言行之防內外一原上下一致離事物無學離身心無事物也性與天道遠乎哉學者不務實踐徒以揣摩擬議求之言名物象數者既不勝其繁言端倪神識者亦莫窮其幻一旦出而用世不失之迂疏則失之詭詐求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者往往難之故在周程張朱時講學之書惟恐其少而在後世則惟恐其多蓋多則雜雜則適以供口耳之資而無當身心之用薛子不云乎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此竇氏一編所以終於薛子也至於胡子羅子則有不得已於辨者焉陸子生逢聖朝正學之望海內宗之張子閉戶闇修而躬行心得闢邪閑正之功與陸子先後一轍其所以抑王氏者乃所以尊程朱也其所以尊程朱者即所以尊孔孟也然則自是而後道益大明吾人亦惟躬行而已誠由是以尋洛閩而上溯鄒魯則道之正傳昭然具在參之經訓以定其歸究之百家以別其異驗之修爲以考其實庶幾舉而措之不遠矣不然空言無補將異學反得借口以張其燄使天下謂孔孟程朱之道終不可行於時不亦誣乎吁此先生所以命余之意而吾人之所當共勉也夫道光乙巳孟

冬月師宗何桂珍謹識于京寓之尙友齋

續理學正宗卷之一　雲南叢書子部之毛

師宗後學何桂珍編輯

胡文敬公

胡文敬公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初入塾言動如成人幾冠從安仁于同受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聞吳康齋與弼講義理之學於崇仁徒步往從之游遂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鶉衣簞食晏如也已而築室梅溪山中四方來學者日衆皆告之曰學以

爲己勿求人知語治世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著有居業錄蓋取修辭立誠之義每言與吾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於禪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故學者溺於功利高者騖於空虛其患有二一在所見不眞一在功夫間斷嘗作進學銘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畢矣先生性淳篤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祿與羅一峯倫張廷祥元禎友善數會於弋陽龜峯論辯無所屈嘗言陳獻章學近禪語莊昶詩止豪曠此風既成爲害不細又病儒者譔述繁蕪謂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皆不作可也督學李齡鍾成相繼聘主白鹿書院過饒城淮王請講易待以賓師之禮是時康齋以學名於世受知朝廷學者或有閒言先生闇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爲薛文清公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先生一人而已卒年五十一萬歷十三年從祀孔子廟庭追謚文敬

續白鹿洞學規

正趨向以立其志

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　人求多聞時

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成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志伊尹

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
失於令名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
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程子曰天下
第一等事不可讓與別人做程子自十五六遂厭科
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　古人惟務修德而已有
德者必有言韓退之因學爲文而求其所至是倒學
了　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人爲志　呂氏
稱程子寗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一善成名　橫渠先
生曰二程自十四五脫然便學聖人　橫渠張子語
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入堯舜之域關中學

者翕然從之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者必如
聖人而後已　尹氏曰吾學聖人者也聖人所言吾
當言之聖人所行吾當行之故力排異端以扶正道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
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
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　朱子曰爲學須思
所以超凡入聖如昨日爲鄉人今日便要爲聖人須
竦拔後方始有進　今日克念卽可爲聖明日罔念
卽爲狂矣　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爲
學先須立志志既立然後學問可次第着力立志不

定終不濟事　世之志利欲者與志理義者自不干
事志利欲便是趨禽獸之徑志理義便是正路卿里
　熹於科舉自幼便見得輕　今人不去講義理只
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等　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
存於正而無他　聖人教人無非講明義理以修身
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
取利祿而已也　此道理與生俱生今人棄了都不
理會浮生浪死甚可惜　南軒張先生曰學者當以
立志爲先不爲異端惑不爲文采眩不爲功利汨庶
幾可以言讀書矣

愚謂聖人設教無非因人固有之理而品節之使由
是而學焉則德無不明身無不修矣今之學者有氣
高者則馳騖於空無元妙之域明敏者類以該博爲
尚科名爲心又其下者不過終於詩句浮詞以媚世
取容而已未嘗知有聖賢之學也夫聖賢之學得之
於己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興教化三代可復也或者
以爲聖人之道高遠難至非後學之所敢及殊不知
有生之類其性本同但聖人不爲物欲所昏耳今學
者誠能存養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則天性自
全聖人可學而至矣聖人豈諱其易者反使人由於

艱難阻絶之域或又有以爲道學固美但非世俗所尙不利行耳殊不知日用之間無非此道之流行近自灑掃應對事親接物之間推而至於仁民愛物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特由教養無方人自不察耳居仁不揆愚陋竊有志於斯焉於是不敢自私將欲與有志之士講明而踐行之故爲此規以告同類必先開發此志然後進於有爲也至於用力之方條列於左云

主誠敬以存其心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閑邪存其誠　孔子曰主忠信　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坐如尸立如齊　莊敬日强安肆日偷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孟子曰仁人心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子曰若不能涵養只是說話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壞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此涵養久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養意　呂與叔患思慮之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故易入無緣作得主若中有主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學者當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思無邪毋不敬此

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今人心主不定視心如寇讐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君子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祀天饗帝　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苟無忠信豈復

有物乎 心要在腔子裏 學者患思慮紛亂不能
寧靜此則天下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
有商量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提一箇誠將來存
著今人外面役役為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
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
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
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
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只是
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
此意直內是本 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不消言閑
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整
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
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敬則自虛靜但不可把虛靜
喚作敬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
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
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
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若
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
虛謂外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
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矣事為之

主尙無思慮紛擾之患況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
謂敬主一之謂敬所謂一 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
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
於屋漏皆是敬之事 嚴威嚴恪非敬之事但致敬
自此入 朱子曰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乎灑掃
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
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乎明德新民之功
也 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不以敬
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
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 或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
子曰看來小學却當不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
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賢田地也放下這敬不得
持其志則氣自清明 學者當提醒此心使如日
之方升則羣邪自息 纔主一便覺意思卓然精明
人一時間外面整肅便一時醒一時放寬了便昏
怠也 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古人於小學
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
學之功却當以敬為本 妄誕欺詐為不誠怠惰放
肆為不敬 范氏曰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所存者

肆拾叁册 95½版
2A

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西山真先生曰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

愚聞人之一心萬理咸備盖其虛靈之體得之於天所以主乎吾之一身宰制天下之事者孰有大於此者乎孰有貴於此者乎然放而不存日以昏昧至大至貴之物反流於卑污苟賤之域而不自知矣然所以放者由於物欲牽引舊習纏繞撓亂紛紜不能休息而無時在腔子之內也唯能主乎誠敬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外邪客慮無自入矣盖真實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二者既立則天理安有不明人欲何從而生哉但其功夫效驗周遍精切非一言所能形容是以類集聖賢所言誠敬之道共爲一篇庶乎可以體驗而有得焉愚以爲今之學者但當盡己之心毋使有一毫之虛妄齊莊嚴肅毋使有一毫之惰弛則所謂真實無妄主一無適者自可至矣由是以窮理修身由是以齊家治國亦何所不可何所不能哉程子所謂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信不欺我矣

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凡有一物必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處其當否皆窮理也　窮理者非謂必窮盡天下萬物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自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之理會得多自當脫然有覺悟處　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物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其餘矣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其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　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程子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延平李先生曰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

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 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 致知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盈天地之間皆

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有所當然之則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愚謂大學之教以致知爲先蓋能推致吾之知識使無不盡則本心洞然萬變畢照由此而之焉則意誠心正而身修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但其用力之方則在於即物推求以究其理方爲的實若泛然從事於言語訓詁之末則講說雖勤文辭雖麗乃程子所謂翫物喪志之學徒弊精神於身心無纖毫之益其遇事變亦茫然不知理之所在顛倒錯謬殆有甚焉倘望其能成已成物而無誤乎然亦無以他求爲也今學者誠能讀聖賢之書反復尋究以求其理亦可以得致知之大端矣更於日用之間窮其何爲是何爲非事事求其至善物物尋其當然則致知之功莫

切於此如此既久則知益明理益精矣

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知幾其神乎 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中庸曰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子思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 朱子曰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正學者用心理會 天理人欲幾微之間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

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

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愚謂人生日用之間起居動息以至設施措置不能不與物接故不能無事然所以爲事之理固已具於性分之內也若厭其煩擾欲絕而去之則陷於老佛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當然以機變爲足以應事則流於儀秦商鞅智謀之末爲小人之歸矣然事物之間雖曰無非天理所在苟失於省察則不覺陷於人欲之私雖或悔悟亦無及矣故必於事物初接本心萌動之際謹察精辨孰爲天理孰爲人欲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然於前然後從其善而去其惡如此

既久則理義益精自無過與不及之差矣

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伊川問謝顯道相別半年做得甚工夫對曰只去箇矜字　矯輕警惰

朱子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要人自去理會　凡是私己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行之久則善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則善自善我在我　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

愚謂人之有生便有所以爲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非人力之所爲也雖聖人不過盡爲人之理而已孟子所謂踐形是也非聖人於此身之外別有所以爲聖人之理也今所以不能如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

蔽使所行無過不及之差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以成乎己也苟或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頓徒費講學之功無以爲己有豈不重可惜乎今學於此者務必實體此理而力行以終之以脫乎俗學之陋其力行之方聖賢方冊已詳姑舉大端於此以示同志

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愚聞于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

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竊謂學者須要有如此心胸則規模廣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豈有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哉此儒者之學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也聖賢開示後學深切如此顧乃背其名教偏狹淺陋成一己之功名苟一家之富貴使明德新民之大道正君善俗之大業不行於世嗚呼惜哉有志之士尙當勉力於此以進復先王之治

復張廷祥

奉別歲久愈增懷想一峯既亡所與共事者惟有望於尊兄竊觀近年以來四方士子頗知趨向尊兄與一峯之功爲多雖然尤有可憂者今之士風雖若振於昔年陷於邪異者又非昔年比也此實吾人莫大之責當明理正心以先之也蓋昔年之學專於記誦博覽訓詁詞賦其所從事者淺而陋近年以來學者立心稍高而不能仔細體驗聖賢切實工夫而妄意聖賢故遂入於空虛元妙其遠高騖空反成狂妄其入異教也宜矣原其存心之失有二焉只爲工夫未至身心紛擾放逸要求虛靜故有屏絕思慮以爲心不放者又有體察照看心在內裏以爲存者其心如此自然不暇卽事窮理故窮理之失亦有二焉以爲天地萬物無非此理無適而非道凡其知覺運動視聽云爲無非至神至妙其曰無動而非神卽此意也又有懸空想出一箇道理在虛空杳冥之中以爲無極之眞太極之妙此乃吾之眞性不生不滅無有始終窮盡其曰物有盡而我無盡卽此意也不意此等亂賊生於吾世非但爲我兼愛而已其與天地人倫物理俱已離絕非但無父無君而已不知一峯何故反尊信之一峯後來亦有曠大之意想必爲其所染也今吾人但當實做居敬窮理工夫使身心內外一

歸於正方有內修外攘之意高明以爲如何

與蔡登

聖賢之教一而已矣人之資稟不同用力或異而眞妄邪正分焉然其初只在毫釐間究其極不啻千里之謬吾道異端是也似是而非者莫如禪教學者舉足一差便流入去蓋其高妙足以動人工夫與儒者甚相似彼之學亦用功於心性而以虛靜存養爲主與吾儒工夫爭幾何然彼之存心適足以空其心之體滅其心之用彼之見性不過想像其形似非眞能見乎天命之性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爲心學之害者莫甚於禪

今之爲心學多乆之者以其喜虛靜好高妙忽吾儒下學之卑近厭應事察理之煩而欲徑趨高大無滯礙之境故也禪學工夫居仁亦嘗究之其存心之法未嘗敬以直內其初只是不㮛心何故專於靜坐或反觀內視照看一箇心在內裏或用一箇念頭羈制在心使之不走或屏除思慮使之不出獨達磨高於諸佛不立言語只索靜打坐掃出思慮自然心中空豁廣大無邊而其劃滅天理根原尤速也其於見性未嘗格物窮理以至融會貫通達夫天命之本原只在空靜之中心不累事懸空想出一箇太極之妙以爲吾性之眞以爲覺得此

物則至神至妙凡知覺運動視聽無非此箇神通妙用自視之高以爲天下之人皆莫我若也其自守之陋或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以爲能存養也賢友用力於心學實居仁所愛敬故陳鄙見以爲擇善之一助吾儒工夫義理具在方策更冀熟讀詳究實體於身幸甚

居業錄

今人言心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居仁問之設若無心亦須有理彼又應曰靜無而動有彼信以爲靜時眞無心與理矣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靜而未有事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時此心寂然在內此理全具于中故戒謹恐懼以存養之若眞無心與理又戒懼做甚又存養箇甚必有物在內故須主敬須存養故程子以爲靜中有物靜中雖無所知覺亦有知覺在又有因程子說靜中有物遂要察見本體看未發以前氣象此又非也靜中只有箇操存涵養曷當有看見察見或問周子言靜無而動有何也曰周子言無以未形而言非眞無也乃無中含有也故朱子解之曰靜非無也以未形而謂之無

離內外判心迹此二本也蓋心具衆理衆理悉具於心心與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理雖在外統之在吾一心

應事接物之迹雖在外實吾心之所發見故聖人以一心之理應天下之事內外一致心迹無二異端虛無空寂此理先絕于內以何者而應天下之事哉由其專事乎內而遺其外不考諸迹而專求諸心厭棄事物之理事欲本心之虛靈是分內外心迹爲二本矣

涵養本原與窮索義理實交相涉蓋人心只有許多義理更無別物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精本心愈安也

吾儒是隨事盡理以存其心所謂敬者只是專一謹慎無事時心專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時心亦專一在此

事上不敢怠惰所以無事時心湛然在內有事時節是這箇心去應答處置所以動靜表裏本末共此心只是箇事一

理無不善所以發而爲陰陽五行以生人物者氣也其交感錯綜參差不齊而清濁偏正於是焉分而賢愚善惡出矣雖有賢愚善惡之分然本然之善未嘗不存乎其中但賢者因其氣之清而能明其理有其善愚者因其氣之濁以蔽其理而失其善流于惡矣故孟子言性善是就所生所稟之理而言孔子言性相近指氣稟而言韓退之言性有三品是專就氣稟而言程子言善

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兼理與氣稟而言如清者爲水而濁者亦爲水蓋水之源本清流出去便有清有濁理之源本善稟於人便有善有惡故論性至周程張朱始備若荀子言性惡楊子性善惡混失之遠矣

善乃人性之固有人之所當爲故張南軒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南軒董子心術之正也不然是以私意爲學固已與道離矣

聖賢工夫雖多莫切要如敬字敬有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就此做根本凡事都靠著此做去存養省察皆由此

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齋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淵履薄冰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入到神祠致敬

爲喻即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親切朱子敬齋箴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斁之戒

程子曰操約者敬而已又曰約敬是也蓋人若敬時許多放蕩底心都收了許多雜擾底心都一了萬事萬物之理都在吾身上非約而何

敬爲存養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須存養此心方能致知又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致知之後又要存養方能不失蓋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

人雖持敬亦要理義來浸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是硬持守也只放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一箇心來存放這裏讀書論事皆推究到底即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箇理來看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收放心只是一箇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東追西捉愈見費力纔使捉得住亦是箇死物事其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應萬物者俱不能矣惟整其嚴肅主一無適則

隨動隨靜自然收斂不放心既不放則內有主自然神明不測體用不虧此釋老之學空寂無用儒者之學所以遍達萬變也

今人說靜時不可操才操便是動學之不講乃至於此甚可懼也靜時不操待何時去操其意以爲不要惹動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着意着意便不得靜是欲以空寂杳冥爲靜不知所謂靜者只是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爲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決無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慮紛擾爲不靜遂遏絕思慮以爲靜殊不知君子九思亦是存養法但要專一以專一時自無雜慮有事時專一無事時亦專一此敬之所以貫乎動靜爲操存之要法也

程子曰未應不是前已應不是後蓋未應之時此理全具於寂然不動之中當此之時敬以操存之而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立焉已應之時此理發見于感而遂通之際當此之時敬以省察之則發而中節之和而天下之達道行焉未應體也靜也已應動也用也體即用所存用即體所發非有兩事固無先後可言亦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四書六經皆是吾身上有底道理但聖賢先我而覺耳

我未覺所以要讀若不反躬則皆成糟粕

今人才氣高者便入異端去自小學之教不行學者無基本大學之教不行無進步處皆以虛靜存心懸空求道故有此病古人存心之法具於小學入道之門由於大學

經是史之尺度斷例史是經之應驗事爲經純史雜故經不明不可看史

體驗二字學者最親切讀書皆須體驗放自己身上來不然則書自書我自我矣濟甚事

窮理格物先從性情上窮究則見得仁義禮智渾然全

具于吾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發就從此力加操存省察推廣擴充此便是源頭工夫根本學問又於日用事物人倫天地山川禽獸草木莫不究極其所以然明而禮樂幽而鬼神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歲月之交運古今風氣盛衰國家治亂興亡民之安危兵之勝敗無不窮究方爲窮理致知之學

窮理須事事窮究窮來窮去又只是一箇理讀書須要章章精熟精熟後亦只是一箇理此所謂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同出一原也

勇猛奮發之後須尋箇着實工夫做方能循序漸進日

就月將以至成德若無日用常久工夫縱有英氣只成狂妄

今人不去學自守預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人若無才此只是不窮理理明才自長然又須養氣以充之存心以察之

人貴乎有力量然當精求聖賢用力之方與理之至當方不負此力量若理有所蔽以此力量堅執不同則爲害尤甚

有一分利欲便蔽一分天理利欲長一分大本便虧一分

才覺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悔悟於後不若省察於前

凡有一事必有一理以理處事自然順治後世以智計處事故不免煩勞或智不足遂致敗亂

學只是盡其當然之分不可要求異於人亦不可要求合於人

學只爭箇爲己與爲人若爲己則學以博而理益明若爲人則學博而成雜理愈偏而知愈蔽故程子以記誦爲玩物喪志也

善要自己出功名要自己出此便是陋鄙狹窄人不足

與有爲也

今人未曾做得下學工夫但欲貪求高妙如何不入異教去未曾識得聖賢作用便要建立功業如何不入權謀功利

工夫不密則外邪乘隙而入

有理而後有氣有氣則有象有數故理氣象數皆可以知吉凶四者本一也

致知在格物從事物上窮究其理便實若只管思索想像便是思而不學則殆

顧諟天之明命是事事不違天理顏子非禮勿視聽言

動孟子必有事焉是此等工夫

工夫本原只在主敬存心上致知力行皆靠住這裡做去道理本原只在天命之謂性上萬事萬物之理皆在此處流出

今人學不曾到貫通處却言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畧窺見本原就將橫竪放胸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此皆是助長反與理二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之當爲則天地萬物之理卽在此蓋此理本無二若將天地萬物之理懷放胸中則是安排想像愈不能與道爲一如釋氏行住坐卧無不在道愈與道離也

隨時不是隨俗今人錯認以隨俗爲隨時古人皆因那時節便做那時事無不當其可如堯舜當那時便揖讓湯武當那時便征伐孔子當周末又傳道垂訓皆隨時非隨俗也

程子體道最切如說鳶飛魚躍是見得天地之間無非此理發見充塞若只將此意思想像收放胸中以爲無適而非道則流于狂妄反與道二矣故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吾心常存不容想像安排而道理流行無間矣故向以活潑潑地言之以見天地人物之理本相流通但吾不可以私意撓之也

詩言明哲保身不是趨利避害以保其身若趨利避害以保身非老佛莊列則是奸計小人聖賢道理極關係許多事業都在聖賢身上其出來必與天下俱安道不可行事幾亦先見若不識事幾走出犯難身亡俱無所益

窮理不周遍則不能約要故先博而後約博是零碎處約是總會處窮理而至融會貫通則約矣後世有博學之士不能造約何也此是博雜之學非真能窮理不足貴也

見義理不怕見得鈍只怕見得淺雖見得快若不精深亦不濟事故曰參也竟以魯得之是理會得事理徹守得牢固

克己又言復禮是從實事上執持使入規矩法度而天理在我非如異端既得之後空虛無據也

行王道者自修上要工夫到施爲上便不費力伯者雖不用自修工夫然施爲上最費力蓋天下人物本同一理我得此理人自感化我以此理處置他自然順而易伯者自身本無此理人不感化假這道理去處事去制伏他用盡智討方做得成故王道簡易伯道崎嶇學者所宜精擇

處事之法正己爲先順理以行之人之從違不可必也

不可踰時妍然順理處天且不違况于人乎故行有不
得皆反求諸己

孟子求放心不是捉得一箇心來存只惕然肅敬心便
在此

心才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馳騖然後爲放心一放便是
私不待縱情肆欲然後爲私這裡最難所以古人戰戰
兢兢

人性本善循理而行本不難非但自己不難施之於人
亦順而治此乾坤簡易之理

吉凶禍福不在此理之外故易可以知吉凶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扶得道理在

天下之理雖萬殊而實一本皆具于心故感而遂通若
原不曾具得此理如何通得

康節言畫前有易此說最精未畫卦之前卦之理已有
但非聖人寫不出來禮樂亦然制禮作樂雖出於聖人
未制作之前禮樂之理已具特假聖人之手以成如曰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
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此意也删後無
詩却說不定如有聖王者作其詩固在也

春秋以正大天理觀之則見王道不行當時諸侯皆是
營營於私意或當爲而不爲或不當爲而爲之或昏弱
而不正或恃强以爲暴或怠惰而不知修省或僭逆而
無狀聖人之意蓋欲一歸天理之正而後已其於天地
生物之心保民救時之意生殺與奪之權隱然見於書
法之中實爲百王經世之大法或者乃欲計區區霸業
之盛衰又以姓名日月爵號爲誅賞其穿鑿瑣碎甚矣

邵康節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是體用分爲
二矣體用一源豈有得其體而無其用者哉豈有無其
體而有其用者哉老子體用皆無孟子體用皆有老子
清淨無爲是易之體已無矣絶滅理義是無其用也孟
子存其心養其性立其體也集義養氣擴充四端達其
用也

上蔡記明道語言既得後須放開朱子疑之以爲既得
後心胸自然開泰若有意放開反成病痛愚以爲得後
放開雖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開故
流於莊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顔子之樂所以
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顔子之樂處是要見
得孔顔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做顔子工夫求至
乎其地豈有便求自己身上尋樂乎故放開太早求樂
太早皆流於異端

程子發明心有主一句眞是學之要此便見虛中有實大本卓然彼徇於功利者雜擾而無主溺於空虛者寂滅而無主只收斂專一便是有主之道朱子所謂自作主宰自操自存今有一等學問常照看一箇心在內裡乃異教反觀內視之法其無主一也

參同契欲關鍵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聽目不用明口不以言以完養神氣於內此但能養一身之私而棄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

陰符經之言奇怪蓋聖王之道不明奇怪之士欺世之無人縱其異說而無所忌憚說者以參同契陰符經與

易同用非也易雖精微而坦夷明白中正廣大周遍詳悉非二書可擬

禮義人心固有朱子去遠而小學家禮好之者甚衆今被陳丕甫輩務爲高遠厭禮節之卑近煩細不屑爲之可勝嘆哉

象山天資高力量大用力甚切但其見理過於高大存心過於簡易故入於禪其自幼與伊川不合者伊川收斂謹密其言平實精確象山必有凌虛駕空之意故聞伊川之言似有傷其心其晚年身在此處能知民間事又預知死期則異學無疑其門人楊簡以問答之間忽

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此非儒者之傳授其行狀言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亦過高之言矣每讀象山之文筆力精健發揮議論廣大剛勁有悚動人處故其遺風餘烈流傳不泯然細推之則於聖賢細密工夫不甚分明故規模腔殼雖大未免過於空虛也

今人有聰明皆不會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辭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反爲心害其聰明反爲不聰明矣善用聰明者潛心積累先從

小學大學近思錄論語孟子精思熟究體驗得聖賢心事義理工夫瞭然得之於心然後循序漸進博學羣書王勃等聰明與聖賢聰明不同者是做向外面去故適足爲心之害也

學只是修身功業是修身之效不可以功業爲心以功業爲心非惟失本末先後之序心亦難收程子曰有顏子之德自有孟子之事功

人做得切己工夫自無許多閑思慮

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以能涵具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爲眞虛空無物

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爲真空無物此理具於何處

體用一源非二事人言老佛有體無用此不然豈有有體而無用者老佛空其體而絕其用禪學工夫蓋緣體不立故絕去外物以求虛靜使本體不昏譬如伐去其木之枝幹而專培養其根伐之之久則外之生意既絕內之根本亦枯所以培之者適以速其朽壞故禪學滅絕天理最速且盡老氏次之功利者又次之也

老氏既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中

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既曰空又說有箇真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顛倒錯謬說空說虛說有說無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真有說無則真無說實則真實說虛則真虛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爲性故言多邪遁以理論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稟賦有定豈可說空說無以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爲有散則爲無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無也氣之有形體者爲實無形體者爲虛若理則無不實也問老氏言有生於無佛氏言死而歸真何也曰此正以其不識理只將氣之近似者言也老氏不識此身如何生言自無中而生佛氏不識此身如何死言死而歸真殊不知生有生之理不可謂無以死而歸真是以生爲不真矣問佛氏說真性不生不滅其意如何曰釋氏以知覺運動爲性是氣之靈處故又要把住此物以免輪迴愚故曰老氏不識道妄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不識性妄指氣之靈者爲性

老子最姦待人處事皆要處其下居其後非真有謙遜自卑之心蓋見剛而居高者多危僭而居前者多凶又

見谷之卑下虛空衆流之所趨故欲爲天下谷而專一守其卑下居柔處懦其心實欲高于人先于人勝于人也其心詐其機元其穽深爲害甚酷後世用兵者多祖之以取勝流禍不窮也

莊子動輒說箇自然說箇無爲夫道理固是自然不用安排不須造作然在人便當窮究玩索以求其所以然操存省察使實有諸己發揮推廣以及于人但不可以私意助長以鑿之若一任沖漠自在更不檢束則道理與我不相管攝其所謂自然乃一切棄去此理而不爲非聖人真實懇到出乎本心之自然循乎天理之自然

也此莊子所以叛乎道也其曰天地自然無爲聖人亦自然無爲其說似是而非實不知天地聖人夫天地之道至誠無息春以生之夏以長之秋以遂之冬以成之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明之以日月肅之以霜雪謂之無爲可乎但一出于眞實之理人莫測其所爲也聖人之道純亦不已仁以爲愛義以爲制禮以爲秩智以爲鑒感之以德化導之以政教肅之以刑禁謂之無爲可乎但一出于至誠之心至實之理行其所無事非有所勉强私意造作謂之自然謂之無爲可也非如莊子之棄滅理法付之自然沖漠虛靜以爲無爲也

佛學心守向一路去便不去窮究天下道理所以其學易成如只守一箇念頭就要做成佛是其道隘而捷其志堅而確其心一而專非若儒者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而心常存也儒者心與理一而存佛學心與理離而存

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看一心如有一物常在這裡一是屏除思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像摸索此道如一箇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爲性謂凡所動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故猖狂妄行

聖賢一循乎天理故無繫累今山林隱士欲脫去塵俗世利以求無累異端欲屏去人事思慮以求無累山林隱士雖自遂一偏之高不足以盡天下之理然未至甚害理其淸高之風猶足以激汚俗異端則天理滅絕顚倒亂尤甚焉士一變則爲異端矣

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霸者之功聖人明乎修己治人之道故羞稱五霸

事事存其當然之理而已無與焉便是王者事著些計較便是私吝心即流於霸矣

功臣多不保其終者蓋其始初君臣只是利心相合未嘗以道合其所爲者多權謀智計未嘗以道義匡其君

故其君亦以權謀智計待之或君忌其能臣挾其功欲保其終豈不難哉儒者只務引其君當道道既行則可以保家邦之民豈不能保其身乎

恃才者最是人之大病不惟敗事必不能保身舍己從人方做得天下事

程子曰論治須要識體如修德建極化導臣民精擇宰相分建衆職者人君之體也致君澤民精選人才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體也宣布君上德威設立政條分任有司察民安否利害以施勸懲黜陟上司之體也愛百姓施惠澤明教化愼政刑均賦役理寃獄此有司之體

也

人要做事業亦是私意君子之學只是明理應事事當爲處則汲汲爲之不倦不當爲處則截然不爲故禹稷憂而顏子樂也

聖人無一事不從道理出來如禮樂刑政皆道也後世道不明禮樂刑政與道判爲二物故禮樂廢而刑政倚於一偏也

爲治之法當因事勢而裁以天理

近觀三禮皆是從天理上裁制出來蓋聖人之心理一而用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許多制度節文皆是聖人胸中流出天下後世取以爲法學者須當由是以窮理

明道所論十事條理詳備先王之法盡于此矣當若能用之從容三代之治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封建諸侯與之分治是也秦始皇以私心得天下以天下爲己之私物豈做得封建事又慮封建之後諸侯各專其土地人民難以制馭與李斯尋得一箇建郡縣底法度來行如以身使臂以臂使指無不聽順免尾大不掉之患以爲可以傳之無窮故肆其惡無所忌憚不二世而亡殊不知封建之法行各國諸侯把持得緊各愛其人民土地猝難變動因可夾輔王室此法不行故陳涉一起蕩然無制此固是秦無德不行封建使行他亦不能得好人去做諸侯諸侯背叛他亦做不得天下主故封建之壞亦是世變至此不得不壞郡縣之設亦是事勢至此不得不設但建國則根本固難變動然統治之法又不如郡縣易行苟得其人二法皆可也

以文詞取士不過空言無實豈能得人不若推訪論薦乃能盡衆人公道其得人必勝如詞科必欲教養推選人才使無遺逸須如周禮司徒明道學校劄子

人著書才有一毫爲名便是悖逆天理古人著書皆不得已如耒耜陶冶生民所賴菽粟布帛生民所急若無益于世著之何用況詭誕浮華害于世者乎

天下之衣食盡出于農工商不過相資而已故程子舉先王之法合當八九分人爲農一二分人爲工商今以數計之工商居半又有待哺之兵及僧道尼巫師祝富盛之家皆不耕而食機織本女子之事今機匠以男爲之耕者少食者多天下如何不饑困宜自百官士人之外止將一分人作工商以通器用貨財有無其餘盡驅之于農既盡生財之道又免坐食之費四海必將殷富

矣

君道在養民井田不可不復古教民之道在學故學校當復古兵民既分食者衆生者寡故寓兵之法必復古三者復古其餘則隨時斟酌以適宜可也

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此聖王寓兵于農萬世之良法今既不行此法亦當行屯田法以免坐食之費今百官祿薄百姓窮困皆因養待食之兵屯田宜在近便處立屯如戍兵就在近邊之地耕屯郡兵就在近郡之地耕屯每一兵撥田一區其入可食六七口免其糧稅使自食其穀又可以養父母妻子春夏秋則就在屯所少

暇小習戰法冬則入邊城大講武備其田皆官府措置如此則非惟可以免坐食之患又免漕運則國自富民自足矣

聖王之兵有征無戰又無許多詭計者非是迂濶是他師出以正仁義素孚于人心行陣整肅號令嚴明兵士奮勇效死敵人望而畏服又吾之所以征之者非欲殺彼之民乃誅其害民者彼民豈肯願與我戰此一箇天地生物之心無物我彼此之間遠近華夷莫不感戴豈真若宋襄于泓之戰迂愚無道反辱身敗師乎孫子曰兵詭道也謂詭則不可用奇則有之或倉卒用師或敵人强盛有不得不用奇也終是用奇必有殺傷之患非聖人心也但恩信不及所以制服其勢者不得不如此所以殺其人不若制其勢制其勢不若服其心

君者所以爲天下主以養天下之民也故必均田制井務農重穀使民食足而生養遂然後教化行而風俗美老泉蘇氏水心葉氏端臨馬氏皆以復井田爲儒生空談愚恐其爲萬世生民之害也葢其以詞章記誦考索爲業無聖王經濟之學而欲以事之成敗計量於俗吏之手王政何時而可行乎殊不知聖王之興必修德立教以化成天下舉賢立政以分治庶事將使朝廷既正

百官莫不正百官既正萬民莫不正分田制井若指諸掌矣夫德教不修政刑不立賢才不用百職不舉則誠如所論也三子之論鄙陋無本恐其說流傳爲後世害不得不辯

門人余氏祐曰先生書無不讀理無不窮存諸心者不以一時而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遺居業錄者蓋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於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不得已而筆之於冊也嘗因是錄竊觀先生之學纖微昭晳有不可掩之明分寸積累有不可泯之實强毅堅忍有不可易之操宏達

周悉有不可窮之用遠追千古舉天下不足以囘其心高出一世舉萬物不足以撓其志讀者深思而有得焉則其學之醇道之美迥然無儔躋之濂洛關閩之列可也○張清恪公曰先生當正學明晦之際尋程朱微言大義以探孔孟淵源躬修體驗筆之於書皆有體有用內聖外王之學非迂儒拘執之見可比也截考先生與敬軒皆服膺於聖門一敬然敬軒或出或處雖道不大行而風采發越表著當時先生則隱約終身一似獨善自樂無意於世也者詳其底蘊詎止此哉吾故以先生爲明儒之最醇而且信豪傑之士希志聖賢雖一介而必彰用爲有志者奮興而淬厲也

師宗後學何桂珍編輯

羅文莊公

羅文莊公欽順字允升號整庵泰和人稟性端慤幼不好戲稍長篤志於學識者以爲遠大器也宏治六年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閉戶下帷謝絕交接有執贄求見者拒弗納遷南京國子監司業時祭酒久缺監規積弛先生釐正士習六館肅然已而祭酒章公懋至以人言頗疑先生後徐察其所爲乃大敬服每事必咨訪而後行正德三年滿考時劉瑾擅權朝士悉出其門或謂

先生宜一通意先生不可曰是舉吾生平而棄之也因奉親歸乞終養瑾怒奪職爲民瑾誅復官上疏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不報累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嘉靖初入爲吏部左侍郎攝尚書事上疏言久任超遷法當疏通不報甄別精愼有夤緣內監媒進者必論奏付法司治罪以杜倖濫銓政爲之一清大禮議起請愼大禮以全聖孝不報遷南京吏部尚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改禮部尚書居憂未及拜服闋起原官辭不允又改吏部尚書下詔敦促懇疏乞致仕許之有司給祿米時張璁桂萼以議禮驟貴秉政樹黨屏斥正人先生恥與同列故屢召不起里居二十餘年足不入城市日登學古樓潛心格物致知之學王陽明守仁湛甘泉若水皆以心學立教才智之士翕然師之先生力與之辨程朱正脈賴以不泯初先生亦由釋氏入旣悟其非乃痛闢之謂今人明心之說混於禪學而不知有毫釐千里之謬道之不明皆由於此因著困知記巡撫都御史張公岳以先生攘斥異端有功聖門請朝廷隆尊年之典使士民莫不率厲詔巡撫巡按及門存問時先生年已八十矣居二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

與王陽明書

昨拜書後一日始獲奉領所惠大學古本朱子晚年定論二編珍感珍感某無似往在南都嘗蒙誨益第苦多病怯於話言未克傾吐所懷以求歸於一是恒用爲歉去年夏士友有以傳習錄見示者亟讀一過則凡向日所聞往往具在而他所未聞者尙多乃今又獲幷讀二書何其幸也顧惟不敏再三尋繹終未能得其旨歸而向日有疑嘗以面請而未決者復叢集而不可解深惟執事所以惠教之意將不徒然輒敢一二條陳仰煩開示率爾之罪度洪度之能容也竊詳大學古本之復蓋

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聖人之意殆不其然於是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直以支離目之曾無所用夫當仁之讓可謂勇矣竊惟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顏淵稱夫子之善誘亦曰博我以文文果內耶外耶是固無難辨者凡程朱之所爲說有戾於此者乎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功夫也顧經既有此文理當尊信又不容不有以處之則從而爲之訓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

正以歸於正也其爲訓如此要使之內而不外以會歸一處亦嘗就以此訓推之如曰意用於事親卽事親之事而格之正其事親之事之不正者以歸於正而必盡夫天理蓋猶未及知字已見其繳繞迂曲而難明矣審如所訓玆惟大學之始苟能卽事卽物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而皆盡夫天理則心亦旣正矣意亦旣誠矣繼此正心誠意之目無乃重復堆疊而無用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吾之有此身與夫萬物之爲萬物孰非出於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觀之我亦物也渾然一致而已夫

何分於內外乎所貴乎格物者正欲卽其分之殊而有見乎理之一無彼無此無欠無餘而實有所統會夫然後謂之知至亦卽所謂知止而大本於是乎可立達道於是乎可行自誠正以至於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學者之資稟不齊工夫不等其能格與否或淺或深或遲或速詎容以一言盡哉惟是聖門大學之教其道則無以易此學者所當由之以入不可誣也外此或誇多而鬭靡則溺於外而遺其內或厭繁而喜徑則局於內而遺其外溺於外而遺其內俗學是已局於內而遺其外禪學是已凡爲禪學之至者必自以爲

明心見性然於天人物我未有不二之者是可謂之有眞見乎使其見之果眞則極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一毛一髮皆吾體也又安肯叛君父捐妻子以自陷於禽獸之域哉今欲援俗學之溺而未有以深杜禪學之萌使夫有志於學聖賢者將或昧於所從恐不可不過爲之慮也又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眞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尺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旣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羸軀病暑未暇詳考偶考得何

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爾後二
年丁酉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
通以爲晩年定論至於集註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
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
一書監本只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
刻增此二字當別有據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却未
詳本字同所指否朱子有答吕東萊書嘗及定本之說
然非指集註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
論竊以執事天資絶出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
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

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
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耶
他說姑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
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
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
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
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以自序者無一語
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
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
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耶若以此

二書爲然則論孟集註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
道理雖或其間小有出入自不妨隨處明辨也如其以
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二十
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
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爲祟於其間以成
牴牾之大隙哉恐不可不詳推其所以然也又執事於
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眞而取其一說
以附於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晩年所見端的與否
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之差
正在於此卽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

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眞積力久而
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早獲
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
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隣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
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
而以墮此科臼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兎忘蹄可也矜魚
兎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然世之徒
事鑽研而不知反說約者則不可不深有儆於斯言也
抑草廬旣有見夫所謂昭昭者又以不使有須臾之間
斷爲庶幾乎尊之之道其亦然矣而下文乃云於此有

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已而必欲其至夫其須臾之間間斷與否豈他人之所能與且既知所以尊之之道在此一有間斷則斷續之而已又安得以爲未能而別有所謂學哉是則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某非知道者然黽勉以求之亦有年矣騣尋衰晩茫無所得乃欲與一代之英論學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執事平日相與之意良不薄矣雖則駑鈍心誠感慕而樂求教焉一得之愚用悉陳之而不敢隱其他節目所欲言者頗多筆硯久疏收拾不上然其大要亦略可覩矣伏惟

經略之暇試一覩焉還賜一言以決其可否幸甚

又與王陽明書

側聞旌麾伊邇計不日當臨敝邑甚欲一瞻德範以慰多年渴仰之懷奈病骨支離艱於遠出咫尺千里悵惘曷勝伏惟亮察去年嘗辱手書預訂文會殆有意乎左提右挈相與偕之大道爲愛良厚感哉無已但無若區區之固滯何夫固滯者未免於循常而高明者恆妙於獨得竊恐異同之論有非一會晤間之所能決也然病既有妨盛意何可虛辱輒以近來鄙說數段奉塵尊覽及嘗反覆高論有不能無疑者亦條爲一段具如別幅固知未能仰契尊旨將不免爲覆瓿之具亦姑效其愚而已雖然愚者千慮容有一得先暌後合倘不能無望於高明伏希裁擇幸甚

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此執事格物之訓也向蒙惠教有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來無此議論此高明獨得之妙夫豈淺陋之所能窺也耶然誨論之勤兩端既竭固嘗反覆推尋不敢忽也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其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

物也一而已矣就三物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者果何物耶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此愚之所不能無疑者一也又執事嘗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是一物諸如此類不妨說得行矣有如論語川上之歎中庸鳶飛魚躍之旨皆聖賢喫緊爲人處學者如未能深達其義未可謂之知學也試以吾意著於川之流鳶之飛魚之躍若之何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耶此愚之所

不能無疑者二也又執事答人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當云知至而后物格不當云物格而后知至矣且既言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言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然則天理也良知也果一乎果非一乎察也致也果孰先乎孰後乎此愚之所不能無疑者三也

答允恕弟

昨得手簡知嘗細讀拙記心性理氣諸說乃記中大節目吾弟所見皆合何慰如之然心性之辨既明則象山之學術居然可見顧乃疑吾言為已甚何也象山之學吾見得分明是禪弟則以為似禪似之為言彷彿之謂也以余觀之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象山亦然其所謂至道皆不出乎靈覺之妙初不見其有少異也豈直彷彿云乎據象山所見自不合攻禪緣當時多以禪學目之不容不自解爾釋氏之自私自利固與吾儒不同然此只是就形迹上斷他病根所在不曾說得盡以靈覺為至道乃其病根所以異於吾儒者實在於此而此

二字正是象山受用處如何自肯拈出余所謂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誠有見乎此也格物之義程朱之訓明且盡矣當為萬物無疑人之有心固然亦是一物然專以格物為格此心則不可說卦傳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後兩句皆主卦爻而言窮理云者即卦爻而窮之也蓋一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皆所當窮窮到極處邦只是一理此理在人則謂之性在天則謂之命心也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處也豈可謂心即理而以窮理為窮此心哉良心發見乃感應自然

之機所謂天下之至神者固無待於思也然欲其一一中節非思不可研機工夫正在此處故大學之教雖已知止有定必慮而後能得之其工夫之詳密可知矣若此心粗立猶未及於知止感應之際乃一切任其自然遂以為即此是道其不至於猖狂妄行者幾希凡象山之為此言誤人多矣其流禍迄今益甚士之好高欲速者更唱迭和駸駸乎有不變於夷之勢世道升降將必由之余惟恐攻之之不力而無以塞其源殊不覺其言之已甚也來簡有云若陽避陰用則象山乃反覆作僞之人此固君子之言而亦可謂善辨矣余敢忽哉夫以

象山之高明固宜不肯作僞但其見性不的而主張所學太過未免頗有飾辭如辨無極書中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兩語明是疏脫卻須要遮飾又如答李敏求心性才情之問始終不見分曉只是支吾恐非所謂修辭立其誠也弟嘗偏讀其書試尋得幾句言性分明處來安有不服陽避陰用之說當不俟終日而改之矣趙東山之贊要在超然獨契本心一語意欲爲象山出脫禪學余固謂象山有見於心但無見於性爾贊詞得無尚費分說耶湛元明議論多持兩端余嘗擬之揚子雲矣況渠乃象山派下真法嗣乎容有回護言

及於此弟將又以爲甚顧不直則道不見爾倘猶未合不妨更熟講之余固嘗言辨之弗明而弗措焉必有時而明矣

答湛甘泉大司馬

嘗成志遂身退名完古今若此者能幾人向聞解組榮歸深用爲故人喜老病不能出擬專人奉候久之未有來耗邑中忽差人送至教札始知嘗爲武夷之游暮宿澄江侵晨遂發追候不及快快可言別楮誨論諄諄極感不外第慚固陋終未能釋所疑僕素聞白沙先生人品甚高抱負殊偉言論脫灑善開發人間嘗與朋友言

使白沙見用於時做出來必有精采夫以私心之所歆慕如此安肯肆情妄議以眩夫人之觀聽耶其以禪學爲疑誠有據也蓋白沙之言有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又曰致虛所以立本也執事從而發明之曰至無無欲也至近近思也神者天之理也凡此數言亦既大書而深刻之固將垂諸百世以昭示江門之教茲非可據之實乎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程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聖賢之訓深切著明如此今乃認不測之神以爲天理則所謂道者果何

物耶其於大傳與明道之言殊不合矣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致中和明道先生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是則致中乃所以立本也敬而無失乃所以致中也今謂致虛所以立本其於中庸與明道之言又不合矣中字虛字義甚相遠潛心體認亦自分明虛無津涯中有定止譬之於秤中其定盤星也分斤分兩皆原於是是之謂本把捉得定萬無一失是之謂立若乃無星之秤雖勞心把捉將何所據以權物之輕重乎此理殆不難見也夫隨處體認天理一言孰云非是

顧其所認以爲天理者未見其爲眞切也僕安得而不疑乎禪學始於西僧達磨其言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千般作弄不出此八字而已妙圓之義非神而何空寂之義非虛而何全虛圓不測之神又非白沙之所嘗道者乎執事雖以爲非禪吾恐天下後世之人未必信也且吾聖人之格言大訓布在方册皦如日月浩若江河苟能心領而神會之信手拈來無非至理今觀白沙之所舉示曰無學無覺曰莫杖莫喝曰金針曰衣鉢曰迸出面目來大抵皆禪語也豈以聖經爲未足須藉此以補之耶先儒有言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孟子於楊墨之

淫辭直欲放而絕之所以閑先聖之道者其嚴如此白沙顧獨喜禪語每琅琅然爲門弟子誦之得無與孟子異乎欲人之不見疑其亦難矣來書謂以白沙爲禪者皆起於江右前輩僕亦江右人也執事豈意其習聞鄉評遂從而附和之耶何椒邱張古城胡敬齋固皆出於江右若李文正公乃楚人而生長於京師謝方石章楓山則皆越人亦皆以禪學稱白沙何也夫名依實而立者也苟無其實人安得而名之諸君子多善白沙而名其學如此亦必有所據矣執事盍反而求之所辨居業錄中兩條批記中頗嘗論及今又增入夜氣之說反覆研究終是不同蓋夜氣之所息其用力處全在旦晝之所爲不在靜中也僕與執事相知垂四十年出處差池無緣一會往年嘗辱惠問亟以書報兼叩所疑竟未蒙囘答今皆踰七望八而僕之衰憊特甚舊業益荒忽枉誨言喜踰望外使於此少有嫌忌而不傾竭所懷則於故人愛與之至情不爲無負矣是以忘其固陋而悉陳之固知逆耳之言與於遜志然與人爲善實君子之盛節也如曰未然更希申論

與林次崖僉憲

辯書議論甚正即其詞而味其旨其淵源所自非陽明

即甘泉高見固已先得之矣僕與王湛二子皆相知蓋嘗深服其才而不能不惜其學術之誤其所以安於禪學者只爲尋箇理字不著偶見如來面目便成富有而其才辨又足以張大之遂欲挾此以陵駕古今殊不知只成就得一團私意而已嘗見傳習錄有云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至善是心之本體又云至善即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以此知陽明不曾尋見理字又嘗見雍語有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曾尋見理字二子平生最所尊信者莫過於明道先生其遺書具

存不知緣何都不照勘乃爾相反明道先生曰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又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詳味此言便是各正性命之旨便是格物第一義二子都當面蹉過謂之尋箇理字不著可不信乎抑程子止言物爾未及於事只如俗說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則事事皆有定理亦自可見斯理也在天在人在事在物蓋無往而不亭亭當當也此其所以爲至善也果然尋得著見得

眞就萬殊之中悟一致之妙方知人與天地萬物原來一體不是牽合惟從事於克己則大公之體以立而順應之用以行此聖門之實學也若但求之於心而於事物上通不理會厭煩而喜徑欲速而助長則其迴光反照之所得自以爲千載不傳之秘者圓覺固其第一義矣儒書中僅有良知一語大意略相似陽明於是遂假之以爲重而謂良知即天理孟子何嘗指良知爲天理耶是誣孟子也嘗閱陽明文錄偶摘出數處凡用良知字者如其所謂輒以天理二字易之讀之更不成說話許多聰明豪爽之士不知緣何都被他瞞過可歎也夫

如答陸元靜有云能戒愼恐懼者是天理也答顧東橋有云所謂善惡之機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天理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答南元善有云耳而非天理則不能以聽矣目而非天理則不能以視矣心而非天理則不能以思與覺矣答歐陽崇一有云天理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天理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天理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天理無有不自知者答魏師說有云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天理諸如此類非徒手足盡露誠亦肺肝難掩曾不自考顧乃誣孟子以就達磨裂冠毀冕拔本塞源

言之可爲痛恨其自誤已矣士之有志於學而終不免爲其所誤者何可勝計非有高明特立之君子以身障其流而撲其焰欲求斯道大明於世其可得乎僕懷此有年病臥空山無可告語茲因辨書所感發不覺喋喋同聲相應亦自然之理也距詖行放淫辭在吾次崖何用多祝惟冀推廣此意俾後學皆知所向而弗惑於他歧斯民庶乎其有攸賴爾

困知記

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眞也釋氏之學

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
相而求其所謂空卽虛也既則欲其卽相卽空而契
其所謂覺卽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
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二者皆
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使其據所見之及復能向上尋
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識矣顧自以爲無上妙道曾
不知其終身向有尋不到處乃敢遂駕其說以誑天下
後世之人至於廢棄人倫滅絶天理其貽禍之酷可勝
道哉夫攻異端闢邪說孔氏之家法也或乃陽離陰合
貌詆心從以熒惑多士號爲孔氏之徒誰則信之

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固萬物中一物爾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人猶物也我猶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質
既具則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備
於我夫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
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
暗皆不誠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
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格物之訓如
程子九條往往互相發明其言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
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爲人之意
尤爲深切而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爲疑

是豈嘗一日實用其功徒自誣耳且如論語川上之歎
中庸鳶飛魚躍之旨孟子犬牛人性之辨莫非物也於
此精思而有得焉則凡備於我者有不可得而盡遍乎
又如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
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三
百三千莫非人事聖人之道固於是乎在矣至於發育
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而以之言聖人之道何耶其人
又若何而行之耶於此精思而有得焉天人物我內外
本末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皆當一以貫之
而無遺矣然則所謂萬物者果性外之物也耶

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
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爲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
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蓋方是時禪學盛行學者往往
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
常陷於一偏蔽於一己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二程
竊有憂之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
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彼此交盡正所以深救其失而
納之於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誠亦鮮矣夫此理之在
天下由一以之萬初匪安排之力會萬而歸一豈容牽
合之私是故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卽有見焉推之

肆拾叁 冊 95½版
3A

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物固無分於鳥獸草木卽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為格致之極功然非真積力久何以及此

格物致知學之始也克己復禮學之終也道本人所固有而人不能體之為一者蓋物我相形則惟知有我而已有我之私日勝於是乎違道日遠物格則無物惟理之是見己克則無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理之流行此其所以為仁也始終條理自不容紊故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知及之而行不逮蓋有之矣苟不知禮之為禮

有能不遠而復者不亦鮮乎

顏子克己復禮殊未易言蓋其於所謂禮者見得已極分明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我之私猶有纖毫消融未盡消融盡卽渾然與理為一矣然此處工夫最難蓋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若吾徒之天資學力去此良遠但能如謝上蔡所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卽是日用間切實工夫士希賢賢希聖固自有次第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出乎人心動靜之際人倫日用之間詩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卽其義也君子敬而無失事天之道庶乎盡之若夫聖人純亦不已則固與天為一矣

有志於道者必透得富貴功名兩關然後可得而入不然則身在此道在彼重藩密障以間乎其中其相去日益遠矣夫為其事必有其功有其實其名自附聖賢非無功名但其所為皆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非有所為而為之也至於富貴不以其道得之且不處矧從而求之乎苟此心日逐逐於利名而亟談道德以為觀聽之美殆難免乎謝上蔡鸚鵡之譏矣

動亦定靜亦定性之本體然也動靜之不常者心也聖人性之心卽理理卽心本體常自湛然了無動靜之別

常人所以膠膠擾擾曾無須臾之定貼者心役於物而迷其性也夫事物雖多皆性分中所有苟能順其理而應之亦自無事然而明有未燭誠有弗存平時既無所主則臨事之際又惡知理之所在而順之乎故必誠明兩進工夫純熟然後定性可得而言此學者之所當勉也

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此言未為不是但恐差認卻德性則問學直差到底原所以差認之故亦只是欠卻問學工夫要必如孟子所言博學詳說以反說約方為善學苟學之不博說之不詳而蔽其見於方寸

之間雖欲不差弗可得已

天之道莫非自然人之道皆是當然凡其所當然者皆其自然之不可違者也何以見其不可違順之則吉違之則凶是之謂天人一理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人之良知良能所自來也然乾始物坤成物固自有先後之序矣其在學者則致知力行工夫要當並進固無必待所知既徹而後力行之理亦未有所知未徹而能不疑其所行者也然此只在自勉若將來商量擬議第成一場閑說話耳果何益哉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無而動性之欲也一段

義理精粹要非聖人不能言陸象山乃從而疑之過矣彼蓋專以欲爲惡也夫人之有欲固出於天蓋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當然而不可易者於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當然之則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縱欲而不知反斯爲惡爾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爲言蓋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嚴但語意似乎偏重夫欲與喜怒哀樂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樂又可去乎象山又言天亦有善有惡如日月蝕惡星之類是固然矣然日月之食慧孛之變未有不旋復其常者茲不謂之天理而何故人道所貴在乎不遠而復奈何溺者天下皆是也是則循其本而言之天人何嘗不一究其末也亦安得而不二哉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爾動以天之謂眞動以人之謂妄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却形體渾是天也然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

朱陸之異同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置而弗辨將莫知所適從於辨宜有不容已者辨之弗明而弗措焉必有時而明矣豈可避輕議儒先之咎含胡兩可以厚誣天下後世之人哉夫斯道之弗明於天下凡以禪學混之

也其初不過毫釐之差其究奚啻千里之遠然爲禪學者既安於其陋了不知吾道之爲何物爲道學者或未嘗通乎禪學之本末亦無由眞知其所以異於吾道者果何在也嘗考前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亦皆能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已力排痛闢閔閔焉惟恐人之陷溺於其中而莫能自振以重爲吾道之累凡其排闢之語皆有以洞見其肺腑而深中其膏肓之病初非出於揣摩臆度之私也故朱子目象山爲禪學蓋其見之審矣豈嘗有所嫌忌必欲文致其罪而故加之以是名哉愚自

肆拾叁册 95 版

受學以來知有聖賢之訓而已初不知所謂禪者何也
及官京師偶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
為答云佛在庭前柏樹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為之精思
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汗流通體既而得禪
家證道歌一編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為至奇至妙天下
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
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
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
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
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僅能辨之良亦鈍矣蓋嘗徧閱

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
自得之時有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
伎倆其亦以為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
別於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識象山亦不識孟子矣孟子
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
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一段言語甚是分
明所貴乎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
而得者性之理也是則孟子喫緊為人處不出乎思之
一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

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教學者顧以為此心但存則此
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
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
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
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聖人
分上事所謂生而知之者而豈學者之所及哉苟學而
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有
出於靈覺之妙而輕重長短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斯
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為至道謂非禪學而何蓋心性
至為難明象山之誤正在於此故其發明心要動輒數

十百言亹亹不倦而言及於性者絕少間因學者有問
不得已而言之止是枝梧籠罩過並無實落良由所見
不的是以不得於言也嘗考其言有云心即理也然則
性果何物耶又云在天者為性在人者為心然則性果
不在人耶既不知性之為性舍靈覺即無以為道矣謂
之禪學夫復何疑然或者見象山所與王順伯書未必
不以為禪學非其所取殊不知象山陽避其名而陰用
其實也何以明之蓋書中但言兩家之教所從起者不
同初未嘗顯言其道之有異豈非以儒佛無二道惟其
主於經世則遂為公為義為儒者之學乎所謂陰用其

實者此也或者又見象山亦嘗言致知亦嘗言格物亦嘗言窮理未必不以爲無背於聖人之訓殊不知言雖是而所指則非如云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窮理者窮此理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固皆本之經傳然以立此者也一語證之則凡所謂此者皆指心而言也聖經之所謂格物窮理果指心乎故其廣引博證無非以曲成其明心之說求之聖賢本旨竟乖戾而不合也或猶不以爲然請復實之以事有楊簡者象山之高第弟子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

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游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山目送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脈絡之端的雖有吾辨殆不能爲之出脫矣蓋二子者之所見即愚往年所見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誤而究言之不敢爲含胡兩可之詞也嗟夫象山以英邁絕人之資遇高明正直之友使能虛心易氣舍短取長以求歸於至當即其所至何可當也顧乃妝於光景之奇特而忽於義理之精微向道雖勤而朔南莫辨至於

沒齒曾莫知其所以生差不亦可哀也夫其說之傳至於今未泯尊從而信奉之者時復有見於天下杜牧之有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愚惕然有感乎斯言是故不容於不辨

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即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

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即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爲明白易見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自誤已不可況誤人乎

近世道學之倡陳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愚前所謂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幾之不能研雖不爲白沙而發而白沙之病正恐在此章楓山嘗爲余言其爲學本末固以禪學目之胡敬齋攻之尤力其言皆有所據公論之在天下有不可得而

誣者矣
所謂理一者須就分殊上見得來方是真切佛家所見亦成一片緣始終不知有分殊此其所以似是而非也其亦嘗有言不可籠統真如顢頇佛性大要以警夫頑空者爾於分殊之義初無干涉也其既以事爲障又以理爲障直欲掃除二障乃爲至道安得不爲籠統顢頇乎陳白沙謂林緝熙曰斯理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其說甚詳末乃云自兹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夫猶未嘗理會分殊而先已得此欛柄愚恐其未免於籠統顢頇也況其理會分殊工

夫求之所以自學所以教人皆無實事可見得非欲稍自别於禪學而姑爲是言耶湛元明爲作改葬墓碑并合要理會一句亦不用其平日之心傳口授必有在矣白沙詩教開卷第一章乃其病革時所作以示元明者也所舉經書曾不過一二語而遂及於禪家之杖喝何耶殆熟處難忘也所云莫杖莫喝只是掀翻說蓋一悟之後則萬法皆空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其妙旨固如此金鍼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誰掇云者殆以領悟者之鮮其人而深屬意於元明耳觀乎莫道金鍼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之句其意可見註乃謂深明正學

以闢釋氏之非豈其然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道理自然語意亦自然曰藏而後發便有作弄之意未可同年而語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見知皆擴而充之即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靜中養出端倪既一味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緣發見遏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耳朝聞夕死之訓吾夫子所以示人當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今顧以此言爲虛老虛病虛死之道不幾於侮聖言者乎道乃天地萬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聖賢經書明若日星何

嘗有一言以道爲吾爲我惟佛氏妄誕乃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窮吾亦在又云玉臺形我我何形吾也我也註皆指爲道也是果安所本耶然則所謂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正是惟我獨尊之說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强合於吾聖人之道難矣哉

神仙之說自昔聰明之士鮮不慕之以余之愚早亦嘗究心焉後方識破故詳舉以爲吾黨告也天地間果有不死之物是爲無造化矣誠知此理更不必枉用其心如其信不能及必欲僥倖於萬一載胥及溺當誰咎哉

嘗閱佛書數種姑就其所見而論之金剛經心經可爲
簡淨圓覺詞意稍複法華緊要指示處纔十二三餘皆
閒言語耳且多誕謾達磨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然後來說話不勝其多亦嘗略究其始終其教人
發心之初無真非妄故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悟
入之後則無妄非真故云無明真如無異境界雖頓漸
各持一說大抵首尾衡決真妄不分真詖淫邪遁之尤
者如有聖王出韓子火攻之策其必在所取夫
異端之說自古有之老其爲害莫有過於佛氏者矣佛
法初入中國惟以生死輪迴之說動人人之情莫不貪

生而惡死苟可以免輪迴出生死安得不惟其言之聽
既有求於彼則彼之遺君親滅種類凡得罪於名教者
勢不得不姑置之然吾儒之信之者猶鮮也其後有達
磨者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爲一聞千悟神通自在
不可思議則其說之元妙迴非前日比矣於是高明者
亦往往惑焉惑及於高明則其害有不可勝救者矣何
哉蓋聰明之士其精神意氣足以建立門戶其聰明才
辯足以張大說辭既以其道爲至則取自古帝王精一
執中之傳孔門一貫忠恕之旨克己爲仁之訓大學致
知格物之教中庸性道中和之義孟子知言養氣盡心

知性之說一切皆以其說亂之真妄混淆學者茫然莫
知所適一入其陷穽鮮復能有以自拔者故內之無以
立大中至正之本外之無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教衰而
俗敗不但可爲長太息而已向非兩程子張子朱子身
任斯道協心并力以排斥之吾人之不變於夷者能幾
何哉惟數君子道德之充備學術之純深辨論之明確
自孟子而後莫或過之故其言一出聰明豪傑之士靡
不心服近者親而炙之遠者聞風而起相與爲之羽翼
以推行其說於天下者繩繩不乏迨我聖祖出位隆君
師興學育才一以五經四書及數君子之學爲教則士

張斯道者又誠有所賴矣故自朱子沒迄今三四百年
天下之士非聖賢之學不講而所謂禪學者以之滅息
是豈一人一日之力哉夫何近世以來乃復潛有衣鉢
之傳而外假於道學以文其說初學之士既莫能明乎
心性之辨世之老師宿儒又往往不屑究心於所謂禪
者故其說之興能救正者殊鮮而從之者實繁有徒其
志將以求道也曾不知其所求之非道也豈不誤哉愚
也才質凡下於數君子無能爲役但以初未學禪而偶
嘗有悟從事於吾儒之學也久而性命之理亦粗若有
見焉故於異同之際頗能辨別雖嘗著之於策傳之書

黨庶幾愛助之萬一時復披閱則猶病其說之未詳懼無以解夫人之惑也記於是乎有續云

佛氏之謂性覺而已矣其所謂覺不出乎見聞知覺而已矣然又有謂法離見聞知覺者豈見聞知覺之外別有所謂覺耶良由迷悟之不同爾後來其徒之桀黠者因而造妖揑怪百般作弄神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而聳動人之聽聞祇爲衆人皆在迷中不妨東說西說謂莫能與之明辨也今須據他策子上言語反覆異同處一一窮究以見其所謂性者果不出於見聞知覺別無妙理然後吾儒之性理可得而明有如士師之折獄兩造

具備精加研覈必無以隱其情矣其情既得則是非之判有如黑白至此而猶以非爲是不幾於無是非之心者乎

傳習錄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又云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又云良知即是未發之中雍語有云學問思辨篤行所以存養其知覺又有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答曰人能存得這一點生意便是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又問所謂生者即活動之意否即所謂虛靈知覺否曰然又曰性即人之生意此皆以知覺爲性之明驗也

程子之闢佛氏有云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即其所言所造而明指其罪過誅絕之意凜然辭氣之表矣夫既不足以開物成務則不得謂之神化倫理且棄而不顧尙何周徧之有堯舜之道既不可入又何有於深微蓋神化周徧深微之云皆彼之所自謂非吾聖人所謂神化周徧深微者也韓子云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之謂也他日程子又嘗有言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夫陰陽晝夜死生古

今易之體也深微者易之理神化者易之用也聖人全體皆易故能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佛氏昧焉一切冥行妄作至於滅彝倫而不知悔此其所以獲罪於天有不可得而贖者吾儒之誅絕之亦惟順天而已豈容一毫私意於其間哉

程子曰佛有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此言雖簡而意極圓備其本不是正斥其認知覺以爲性爾故非但無以方外內亦未嘗直也當詳味可以二字非許其能直內之辭程子嘗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眞是見得透斷得明也

本既不同所以其說雖有相似處畢竟和合不得呂原
明一生問學欲直造聖人且嘗從二程游亦稔聞其議
論矣及其晚年乃見得佛之道與吾聖人合反謂二程
所見太近得非誤以妙圓空寂爲形而上者耶以此希
聖無異適燕而南其轅茂由至矣
張子曰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
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冰者與此
言與程子本心之見相合又推到釋氏窮處非眞知其
學之本末安能及此
朱子闢佛氏之言比之二程子張子尤爲不少今亦無

難盡述錄其尤著明者一章凡今之謗朱子者無他恐
只是此等處不合說得太分曉未免有所妨礙爾朱子
嘗語學者云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
所以鼓舞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
俗一副當汙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他之學或
曰彼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
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元妙說或
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圓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
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
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

肆拾叁 册95½版

邊未梢頭中間眞實道理卻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
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
那邊有見識者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
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煞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
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摸他不得你道他如
此說又說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
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箇不得或曰今也不
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著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
學他只是依自家底做少間自見得他底低觀此一章
則知愚前所謂洞見其肺腑而深中其膏肓之病誠有

據矣
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
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
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禁禱經呪符籙等事初未有一
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爲
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
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
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
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呪符籙大抵皆
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

之能絶也今之所傳分明邊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乎祈禳禜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卒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譸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近時格物之說亦未必故欲求異於先儒也祇緣誤認知覺爲性纔干涉事物便說不行既以道學名置格物而不講又不可而欽知二字略與其所見相似難得來

做箇題目所以別造一般說話要將物字牽挽向裏來然而畢竟牽挽不得分定故也向裏既不得向外又不通明是兩無歸著矣於此反而思之苟能姑舍其所已見者虛心一意懇求其所未見者性與天道未必終不可見何苦費盡許多氣力左籠右罩以重爲誠意正心之累哉

論語首篇首以學爲言然未嘗明言所學者何事蓋當時門弟子皆已知所從事不待言也但要加時習之功爾自今觀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夫子之所以教非學者之所學乎是知學文修行皆要時時習之而忠信其本尤不可須臾失焉者也註所謂效先覺之所爲亦不出四者之外若如陸象山之說只一箇求放心便了然則聖門之學與釋氏又何異乎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爲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言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認知覺爲性之謬爾夫以二子之言明白

精切如此而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曾莫之能辨則亦何以講學爲哉

性之理一而已矣名其德則有四焉以其渾然無間也名之曰仁以其燦然有條也名之曰禮以其截然有止也名之曰義以其判然有別也名之曰智凡其燦然截然判然者皆不出於渾然之中此仁之所以包四德而爲性之全體也截然者即其燦然之不可移者也判然者即其截然之不可亂者也名雖有四其實一也然其所以如是之渾然燦然截然判然莫非自然而然不假纖毫安排布置之力此其所以爲性命之理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安有形體可見耶然自知道者觀之即事即物此理便昭昭然在心目之間非自外來非由內出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非想像之辭也佛氏以寂滅為極致與聖門卓爾之見絕不相同彼蹟而虛此約而實也果能見到卓爾處異說如何動得

以覺言仁固非以覺言智亦非也蓋仁智皆吾心之定理而覺乃其妙用如以妙用為定理則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果何別耶

朱子嘗言神亦形而下者又云神乃氣之精英須會實

下工夫體究來方信此言確乎其不可易不然則誤以神為形而上者有之矣黃直卿嘗疑中庸論鬼神有誠之不可揜一語則是形而上者朱子答以只是實理處發見其義愈明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上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其所得之淺深則由其資稟有高下爾自陸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腳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為道理但當求之於心書可不必讀讀亦不必記亦不必苦苦求解看來若非要作應舉用相將坐禪入定去無復以讀書為矣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

先儒言情是性之動意是心之發發動二字亦不相遠卻說得情意二字分明蓋情是不待主張而自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者須是與他做主張方能中節由此心主張而發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慎獨工夫

天地人物止是一理然而語天道則曰陰陽語地道則曰柔剛語人道則曰仁義何也蓋其分既殊其為道也

自不容於無別然則鳥獸草木之為物亦云庶矣欲名其道夫豈可以一言盡乎大抵性以命同道以形異必明乎異同之際斯可以盡天地人物之理

所謂無意者無私意爾自日用應酬之常以至彌綸參贊之大凡其設施運用斟酌裁制莫非意也云胡可無惟一切循其理之當然而已無預焉斯則所謂無意也已

凡經書文義有解說不通處只宜闕之蓋年代悠邈編簡錯亂字畫差訛勢不能免必欲多方牽補強解求通則鑿矣自昔聰明博辨之士多喜做此等工夫似乎植

費心力若眞欲求道斷不在此

富貴貧賤死生壽夭之命與性命之命只是一箇命皆定理也明乎理之一則有以知夫命之一矣誠知夫命之一則修身以俟之一語豈不簡而易守乎

理無往而不定不定卽非所以爲理然學者窮理須是看得活不可滯泥先儒多以善觀爲言卽此意也若看得活時此理便活潑潑地常在面前雖然如此要添一毫亦不得減一毫亦不得要撞高一分亦不得放下一分亦不得以此見理無往而不定也然見處固是如此向使存養之功未至則此理終非已有亦無緣得他受

用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窮理譬則觀山山體自定觀者移步其形便不同故自四方觀之便是四般面目自四隅觀之又各是一般面目面目雖種種各别其實只是此一山山之本體則理一之譬也種種面目則分殊之譬也在人所觀之處便是日用間應接之實地也

癸巳春偶得慈湖遺書閱之累日有不勝其慨歎者痛哉禪學之誤人也一至此乎慈湖頓悟之機實自象山發之其自言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卽釋迦所謂自覺聖智境界也書

中千言萬語徹頭徹尾無非此箇見解而意氣之横逸辭說之猖狂比之象山尤甚象山平日據其偏見横說豎說直是果敢然於聖賢明訓有所未合猶且支吾籠罩過未敢公然叛之慈湖上自五經旁及諸子皆有論說但與其所見合者則以爲是與其所見不合者雖明出於孔子輒以爲非孔子之言而大學一書工夫節次其詳如此頓悟之說更無隙可投故其詆之尤力至凡孔子之微言大訓又往往肆其邪說以亂之刻實爲虛揉直作曲多方牽合一例安排惟其偏見是就務令學者改視易聽貪新忘舊日漸月漬以深入乎其心其敢

於侮聖言叛聖經疑誤後學如此不謂之聖門之罪人不可也世之君子曾未聞有能鳴鼓而攻之者反從而爲之役果何見哉

吾聖賢與佛氏之言殊不相入謂儒佛無二道決非知道者也慈湖所引經傳如範圍天地發育萬物等語皆非聖賢本旨第假之以成就其說竊恐將來疑誤後學不淺故不得不明辨之程子嘗言聖人本天佛氏本心此乃灼然之見萬世不易之論儒佛異同實判於此是故天敘有典吾則從而惇之天秩有禮吾則從而庸之天命有德則從而章之天討有罪則從而刑之克綏厥

猷本於上帝之降衷修道之教本於天命之在我所謂
聖人本天者如此其深切著明也以慈湖之聰明宜若
有見乎此何忍於叛堯舜湯孔而以心法起滅天地又
任情牽合必欲混儒佛於一途耶蓋其言有云其心通
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萬物之變
化皆吾性之變化又云意消則本清本明神用變化之
妙固自若也無體無際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
若也此等言語不謂之以心法起滅天地謂之何哉人
之常情大抵悅新奇而慕高遠故邪說得以乘間而入
學者於此苟能虛心遜志無所偏主而執吾說以審其

是非之歸將不為其所惑矣

有心必有意心之官則思是皆出於天命之自然非人
之所為也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耳所謂何思何慮以
擴大憧憧往來者耳書曰思曰睿睿作聖非思則作聖
何由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若可無其又何盡之有
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
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積德之基窮理盡性必由
於此斷斷乎其不可易者安得舉異端之邪說以亂之
哉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為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絕思慮
將四方八面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

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然而有省終其所見不過靈覺
之光景而已性命之理實未嘗有見也安得舉此以亂
吾儒窮理盡性之學哉學術不明為害非細言之不覺
縷縷不識吾黨之士以為何如如欲學為佛耶慈湖之
書宜不忍廢必欲學為聖人則固有五經四書及濂洛
關閩之說在彼譸張為幻者又何足以溷吾之耳目哉

千聖相傳只是一理堯舜禹湯所執之中孔子所不踰
之矩顏子之所謂卓爾子思之所謂上下察孟子之所
謂躍如皆是物也上聖大賢惟其見之真是以執之固
而行之盡其次則博文約禮吾夫子有明訓矣蓋通天

地人物其理本一而其分則殊必有以察乎其分之殊
然後理之一者可見既有見矣必從而固守之然後應
酬之際無或差謬此博約所以為吾儒之實學也禪家
所見只是一片虛空曠蕩境界凡此理之在吾心與其
在事物者竟不能識其至精至微之狀為何如而顧以
理為障故朱子謂禪家最怕人說這理字誠切中其病
矣慈湖訓語有云近世學者沈溺乎義理之臆說胷中
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
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胷中初無如許意度其怕這理字
也不亦甚乎聖人胷中固自清明瑩澈然於中則曰允

執於矩則曰不踰豈是漠然蕩無主宰而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一切任其自作自止真如水泡之自生自滅乎哉必不然矣且吾儒若除箇理字不講更講何事若見得此理真切自然通透灑落又何有於安排布置之勞爲此言者適以自狀其不知理焉爾

凡聖賢言語須是看得浹洽義理方盡若執定一處將來硬說其他說不通處更不管只是成就得一箇偏見何由得到盡心地位耶近世學者因孟子有仁人心也一語便要硬說心即是仁獨不思以仁存心仁義禮智根於心其言亦出於孟子又將何說以通之耶孔子之

稱顏淵亦曰其心三月不違仁仁之與心固當有辨須於此見得端的方可謂之識仁

佛氏之學不知人物之所自來斷不足以經世儒而佛者自以爲有得矣至於經理世務若非依傍吾聖人道理即一步不可行所得非所用所用非所得正所謂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爾本末既不免分爲兩截猶譊譊然動以一貫藉口吾聖人所謂一以貫之者果如是乎

當理而無私心則仁乃延平李先生之言而朱子述之者也此言須就人事上體認內外兼盡則仁之爲義自明或謂當理即無私心無私心即是當理而以析心與理爲未善是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且如齊桓公攘夷狄以尊周漢高祖爲義帝發喪孰不以爲當理謂無私心得乎又如直躬之證攘羊申生不忍傷父之志而自斃其無私心不待言矣謂之當理可乎果如或者之言則王伯將混爲一途而私心自用之害有不可勝救者矣

象傳神道設教一言近世諸儒多錯會了其所見率與杜鎬無異夫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無非神道設教之事不可以他求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

神道云者合體用而一名之爾天地間只是此理故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此義不明至使姦邪如王欽若者得假之以欺其君以惑其衆學其可不講乎

湛元明明論新論樵語雍語吾閒中皆嘗披覽再三中間以知覺爲心之本體凡數處又以天理爲心之本體亦數處不知所謂本體者一耶二耶謂心體有二斷無此理體既不容有二則其所認以爲天理者非知覺而何其教學者每以隨處體認天理爲言此言如何破得但以知覺爲天理則凡體認工夫只是要悟此知覺而

已分明借天理二字引入知覺上去借乎教之多術也既又得觀其間辨錄乃有知覺是心必有所知覺之理一言似乎稍覺其誤然問辨續錄又其後出復有光明洞燭便謂之知性之語又其門人因或者墮於有物之疑而自爲之說曰天理天五之理也天之理則有體而無物變動不居神妙不測是故知微知彰知柔知剛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何謂爲有物也答詞明以此說見得是許之據此二條似其惑終未之解夫光明洞燭神妙不測心之爲物然爾豈可以此爲性與天理乎且知微以下五知字皆指人而言經文甚明不應彼此俱失照勘也

程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須是灼見仁體後方可議此今猶未識仁體便要做自然的工夫已明是助長了只管翻來覆去將勿忘勿助四字賸說不置豈程子之所望於後學乎識仁識仁須實用格物工夫乃可格物工夫脫不得勿忘勿助然便要不費纖毫之力是誣也凡程子之言見於大學或問中者斷不容易皆積力久自當豁然有箇覺處斯識仁矣識仁固已得其大者然其間精微處未必便能盡故程子又有存久自明之訓說得

都無滲漏也以此知吾人爲學必須循序漸進範我馳驅如行萬里之途決非一蹴所能到其或好高欲速有能免於差謬而得所歸宿者鮮矣

世道升降繫於人不繫於天誠使吾人顧惜廉恥之心勝於營求富貴之念三代之盛未有不可復者

林氏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己居官如精金美玉人無得疵及家居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爲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且觀其辭家宰一節眞有鳳翔千仞之意雖孟子之辭萬鍾何過焉可謂躬行君子矣視夫世之高談濶論者曰我孔孟我孔孟

周程張朱要不屑爲爲聲利束縛不能去其實不啻爲何如也因知記所言咸於斯道有所發明乃若詆詖放淫其志蓋尤拳拳焉孟子曰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解者曰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若先生者可不謂善言乎○雙池汪氏曰明初鮮眞儒亦鮮賊儒賊儒自陳白沙繼此而王陽明湛甘泉大暢厥聲無所顧忌學者惑之遂至於燎原而不可撲滅正嘉之間正二氏猖狂之會也整庵與二子同時又皆有知交之素而闢之不遺餘力其所守可謂正其於儒可謂勤矣雖其以道心爲性人心爲情以理氣不

分二物皆意見之偏執之終身然其惓惓於格致之
功反覆於心性之辨則固有卓然不惑者其大端已
甚正矣故當日猶有知王湛之實爲儒賊者在整庵
不無功焉

師宗後學何桂珍編輯

陸清獻公

陸清獻公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自幼端重靜默聰穎過人父授以左氏傳稍有刪節先生舉所刪盡讀之詰朝暗誦不遺一字後授六經子史輒上口成誦稍長勵志聖賢之學嘗點勘四書大全參以蒙引存疑淺說之要而一折衷於朱子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其於科舉之業功名之會泊如也康熙庚戌成進士需次里居則益肆力於學凡程朱之文集語錄以及有

明諸儒之書莫不咀其英華抉其瑕疵至於嘉隆以後陽儒陰釋改頭換面之說亦皆參究其微而盡燭其蔀他如天文地理律歷兵農河渠諸書莫不講求利弊洞中肯綮以儲濟世之用授嘉定令見其俗尚侈靡豪富暴橫而積逋動以萬計嘆曰民不輸賦大率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爲之也一以鋤豪强抑胥吏禁奢汰變風俗爲主犯者必拘能自新者與之爲善踰年訟獄絕少催科不迫督而自集尋以盜案落職耆老士紳悉詣督撫爲辨寃卒莫省去之日百姓攀號不絕市中皆結綵焚香以送四鄉各迎位以祠之曰是我父母也嗣舉博

學鴻詞丁父憂不與試總憲魏公象樞又以廉吏薦得旨復職補靈壽縣縣於眞定最爲磽瘠俗强悍善鬬輕生先生曰民富而後可以教輕生之習禁令尤嚴然未盡絕者民貧而不知義也力言於上官並大恤民力不可於是舉派運之苦民者力爭而去之於開墾之益民者偏曉而導之適巡撫于公咨訪利弊先生遂條陳六事一曰緩征宜請二曰墾荒宜勸三曰水利宜興四曰積穀宜廣五曰存留宜酌復六曰審丁不宜求溢額又言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嘗遇荒賑濟躬爲部署馳驅山谷夜以繼日府檄發限

單不許踰額先生不顧卒盡散之巡撫格公薦其清操飲冰愛民如子部院大臣亦交口論薦得旨行取御史先生念靈邑頻年饑饉正供猶恐不支而雜稅泛徭未盡除減將永爲民累乃於數日內盡爲申請巡撫于公報曰以謝事之時爲災黎起見眞仁人君子愛民至意臨行邑民哭送者數萬豎碑誌遺愛如去嘉定時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疏陳畿輔民情請曲加垂恤時湖廣總督以撫臣在任守制請先生上疏爭之得旨俞允又疏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閉先用之例並請嚴定保舉限期奉旨會議復獻議力爭時大兵方興計臣專恃捐納

以濟國用部議以先生遲誤軍需擬革職謫奉天安插
得思原宥試俸滿以改調歸閉戶食貧讀書課子復館
於洞庭席氏與學徒講習不倦貌加腴色加睟歲暮歸
偶感寒疾遽卒年六十有三四方學者聞之莫不盡傷
嘉定之民相率兩哭於祠者踵相接也厥後有召主文
衡之命而先生已謝世經年矣先生之學以居敬窮理
爲要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
而不窮理則將掃見聞空善惡其不墮於佛老以至於
師心自用而爲猖狂恣睢者鮮矣又謂今之論學者無
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爲正學不宗朱子卽非正學

董子云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
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者亦
當絕其道勿使並進故於姚江之說闢之不遺餘力而
於涇陽景逸則尤辨析秋毫爲前人所未發先生性至
孝迎養封公於嘉署定省溫凊備極肫篤以奉薦入都
不獲視含歛爲恨服闋不忍肉食少壯時能飲酒不亂
以仲弟有酒過遂絕飲冀以化之未幾仲沒遂終身不
飲居常容止嶷敬一言一動皆有法度家故貧及登仕
籍貧益甚前輩講學之書未經見者輒質衣易之爲令
日家人紡績以佐薪水其去也至不能具行李時上官

有欲招致門下者堅執不允用是失歡至都門政府欲
一見之接淅而行卽總憲魏公薦先生於朝亦不先自
私謁在靈壽常至學宮集諸生講四子書彙爲松陽講
義百餘篇又於點定四書大全外纂輯四書講義世所
傳困勉錄是也外著有靈壽縣志問學錄日鈔讀禮志
疑三魚堂文集評選國策去毒先正一隅集雍正二年
得旨從祀孔子廟庭乾隆元年賜謚清獻加贈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

太極論

論太極者不在乎朙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

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
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
不知此理之原故遡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
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
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
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理之
總名也在天則爲命在人則爲性在天則爲元亨利貞
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
爲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謂
之中以其眞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

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于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卽太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卽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卽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在是卽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分而爲五常發而爲五事布而爲五倫是卽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

天下平是卽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卽吾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絶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于吾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于萬物而萃于吾身原于天地而賦于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修之吉修之爲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于敬以爲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而推其旨不過欲人修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愼無鶩

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

理氣論

理氣之辨不難乎明萬殊之理氣而難乎明一本之理氣一本之在人心者易見一本之在天地者難知自昔辨理氣者多在于分合先後之間言其合則以分者爲支離言其分則以合者爲混淆言有先後則不見其合一之妙言無先後則又不見其本末之序此理氣之說所以紛紛不一也然觀朱子曰理不離乎氣亦不雜乎氣則可無疑其分合矣又曰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須說先有是理則又可無疑其先後

矣惟有是理則必有理所會歸之處有氣則必有氣所統攝之處天下未有無本而能變化無方者未有無本而能流行不竭者而理氣之本果安在哉今夫盈吾身之內者皆氣也而其運于氣之內者理也在目爲視在耳爲聽在身爲貌在口爲言君令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友而弟恭夫婦別而朋友信理氣之萬殊者昭昭矣而其本則在心心也者是氣之精英所聚而萬理之原也故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此其爲一本易明矣若夫理氣之在天地者人得之爲人物得之爲物日月以之明星辰以之運山以之峙

川以之流鳶以之飛魚以之躍其萬殊者固亦昭昭矣而其本果安在哉嘗試以先儒之言推之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又曰天地普萬物而無心則似乎天地之爲天地浩浩蕩蕩一氣鼓動而理隨之初無本之可言也然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程子亦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張子又有所謂天地之帥而詩書言福善禍淫降祥降殃則是蒼蒼在上者明有主宰故天地者不可謂之有心又不可謂之無心此一本之在天地所以難見也孰爲有心則恐穿鑿附會者多而熏蒿妖誕之說且接迹于天下孰爲無心則恐戒謹恐懼易弛而福善禍淫之理將不信于天下然則理氣之在天地其一本者果如之何亦曰有心而無心焉耳夫人爲天地所生氣以成形必有精英之聚以具萬理而應萬事而謂造物之理氣散漫而無主宰吾不信也主宰之所在一本之所在也然是主宰者無思慮無營爲百物自生四時自行可感通而不可諂佞也可昭事而不可矯誣也其降鑒也出王游衍無之不在而不可穿鑿附會也是其爲理氣之一本者而已莫非天地之理而此則理之所會歸也莫非天地之氣而此則氣之所統攝也一本之在人心者能與天地無

二則天命之性無少虧欠而萬化之原在是矣程張之所論大易之所稱詩書之所述皆一以貫之而無殊若夫理氣之爲分爲合一而二二而一不離不雜則朱子之論備矣又何所庸其紛紛之論乎

學術辨上

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則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後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於孔孟以自行其說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學者遂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闢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而天下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

尊程朱也於是又託於程朱以自行其說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學者又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其所指則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亦言敬靜敬之名同至所以爲靜敬則適越而北轅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雖有好古篤志之君子力扶正學亦止知其顯叛程朱之非至其陽尊而陰篡之者則固不得而盡絕矣蓋其弊在宋元之際卽有之而莫甚於明之

中葉自陽明王氏倡爲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衍之王氏之學徧天下幾以爲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於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安於規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於是涇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邪說詖行爲之稍變然至於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陰篡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治病而不能盡絕其根則其病有時而復作故至於啟禎之際風俗愈壞禮義掃地以至於不可收拾其所從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爲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今之說者猶曰陽明與程朱同師孔孟同言仁義雖意見稍異然皆聖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於孔孟自外於仁義則天下之人皆知其非又奚待吾之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義而非仁義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陽明之流弊非陽明之過也學陽明之過耳程朱之學豈獨無流弊乎今之學程朱者未必皆

如敬軒敬齋月川之私毫無疚也其流入於偏執固滯以至僨事者亦有矣則亦將歸罪程朱乎是又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源清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爲教則其源先已病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

學術辨中

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

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旣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

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儒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于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見爲非者果非乎又况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顚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旣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

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

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眞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也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眞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

學術辨下

自陽明之學興從其學者流蕩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賢君子出于其間其功業足以潤澤生民其名節足以維持風俗今曰陽明之學非正學也然則彼皆非歟若夫明之末季潰敗不振蓋氣運使然豈盡學術之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陽明則宋之衰亦將咎程朱周之衰亦將咎孔孟乎是又不然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道行也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牧者孰非浸淫於其教者乎始也倡之於下繼也遂持之於上始也爲議論爲聲氣繼也遂爲政事爲風俗禮法於是而弛名教於是而輕政刑於是而紊僻邪詭異之行於是而生縱肆輕狂之習於是而成雖曰喪亂之故不由於此吾不信也若其間大賢君子學問雖偏而人品卓然者則又有故蓋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有天資僻而學術正者有學術僻而天資美者恆視其勝負之數以爲其人之高下如柴之愚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喭而卒爲聖門高弟此以學勝其天資者也如唐之顏魯公宋之富鄭公趙清獻皆溺於神仙浮屠之說而志行端方功業顯赫爲唐宋名臣此以天資勝其學術者也人見顏富諸公之志行功業則以爲神仙浮屠之無損於人如此且以爲諸公之得力於神仙浮

屠如此是何異見氣盛之人冒風寒而不病而謂不病之得力於風寒善飲之人多飲而惺然而謂惺然之得力於多飲豈其然乎今自陽明之教盛行天下靡然從之其天資純粹不勝其學術之僻流蕩忘返者不知凡幾矣間有卓越之士雖從其學而修身勵行不愧古人是非其學之無弊也蓋其天資之美而學術不能盡蔽之亦如顏富諸公學於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則非神仙浮屠之可及也是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其人而遂不敢議其學哉且人但見顏富之品行卓犖而不知向使其不溺於異學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此

而已但見明季諸儒為王氏之學者亦有大賢君子出其間而不知向使其悉遵程朱遺法不談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為性不偏於靜坐不以一貫盡心為入門不以物格為知本則其造詣亦豈僅如是而已耶譬諸日月之蝕然不知其所虧之已多而但指其僅存之光以為蝕之無傷於光豈不誤乎嗚呼正學不明人才陷溺中人以下既汩沒而不出而大賢者亦不能自盡其才可勝歎哉

大學答問 八條

或問春秋載夏五郭公杞子伯甲戌己丑之類疑則傳疑未嘗輒加增損論語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至宋代儒者多以己意刪訂經文二程改大學朱子作孝經刊誤夫程朱雖賢不能踰仲尼仲尼不敢改魯史而程朱敢改孝經大學可乎曰春秋紀事之書事不可以臆斷孝經大學言理之書理則可以類推或傳疑或更定固各有其道也經固不可擅改而亦豈可因噎廢食乎曰漢儒校經首禁私易即禮記子貢問樂一章明知錯簡而仍其故文未嘗敢擅為移動但註于其下校經不啻如是耶曰朱子何嘗不如是大學雖經更定而仍一一註其下曰舊本在某處此即漢儒之意也曰然則程朱而後諸儒之重定孝經大學者多矣亦有可取者乎曰有程朱之學則可無程朱之學則武斷而已且既經程朱更定聖賢之理如日中天矣復取而紛更之何為耶

或問朱子于大學初以為格物只在窮理而補窮理一節于大學之首繼則又疑窮理不可為大學首功必須先涵養而後窮理又補涵養一節于大學之外東補西補不太煩乎曰是當論其補之是不是不當以補為煩也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聖門一定之程於傳所未言則補之於傳所已言而闕則補之朱子何容心乎如以朱子之補為煩則文周于羲畫之外補彖象矣孔子于彖象之外補十翼矣是亦可以為煩乎

或問朱子言古人由小學而進大學其于灑掃應對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夫小學何事小子何年灑掃應對何功乃欲督之以涵養教之以持守固已異矣且持守之不足而曰持守堅定涵養之不已而曰涵養純熟信然則是大學聖功緝熙慎獨定靜切琢所難幾者而于以責之小子將見孩提神聖其說反過于直尋本體專求心學者神奇百倍而欲以過高之學歸咎他人非平情也曰是何言歟且未論朱子之是非先問如何謂之

涵養持守豈以杳冥昏默者為涵養乎豈以矯世絕俗者為持守乎若然則朱子之言誠過矣夫所謂涵養持守不越乎日用存心處事接物之間故大學有大學之涵養持守小學有小學之涵養持守貫徹于八條目之中而素習于八條目之先灑掃應對即涵養持守之所在也當灑掃應對而其心主一無適即是涵養當灑掃應對而其心終始如一即是持守事事如此時時如此即是堅定即是純熟何不可責之小子而又何神奇之有若小子不可責之涵養持守則將使之放蕩于禮法之外乎孔子所謂孝弟謹信愛眾親仁學文者皆過高之論乎是何言歟

或問格有數義廣韻詁格量也度也玉篇云格至也爾雅云來也至即來意書曰格爾眾庶故註疏訓格物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于善深則來善物其知于惡深則來惡物若文成以格為格正之格則本說文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是也文成又有格去物欲之說則本之司馬溫公扞禦外物解但扞格之格與沮格之格俱音閣如學記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史記廢格事漢書太后議格唐書其議遂格皆讀作閣至若朱子解作窮至宋後為字書者如元人黃公紹輩皆迎合朱子之意

而又為小變改作窮究非古義矣朱子借古義至字而加窮字後人取新義窮字而去至字何如據玉篇廣韻諸書作量度解為妥乎曰至也者即量度而至也究也者即至之盡頭處也義本相通何得以朱子之解與陽明一例議之乎

或問王心齋語錄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其說如何曰家國天下皆物也身心意亦物也格物之本則於身心意求明德之事格物之末則於家國天下求新民之事謂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固無不可顧程子有云求之情性固切于

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此最說得周密不教人泛求之天下之物亦不教人盡格天下之物一草一木非必一一察之然亦當觸目而識其理安得拘定且即以格物之物專就身心意家國天下言之與物有本末之物亦有綱領條目之分亦不得混而一之也至于知所先後知字尚淺在知行之前又何得扯入致知內

或問大學依古本及董蔡諸儒改本則此謂之本此謂知之至也並非衍文缺文蓋謂知本即是知至乃堯舜不偏物之意豈不明白而直截乎曰聖賢之學本末兼

該雖有先後之序而非可偏廢也如謂知本即是知之至則是一本之外更別無學以綱領言之但當知有明德而不必復講新民之方也以條目言之但當知有誠正修而不必復講齊治平之道也可乎故謂本之當先務則可謂知本而不必更求末則不可堯舜之不徧物是言治天下當以親賢爲急乃是論緩急非論本末豈大學知本之謂乎朱子所以將此二句斷作衍文缺文此是不易之論董蔡諸儒復將此二句强作不徧物之解未免稍偏然其所認爲本者猶未差若陽明之復古本則不過欲借知本二字自伸其良知之說其所認爲

本者又非董蔡之所謂本矣自陽明而後專以知本爲格物者皆不可究詰此二句關係學脈非淺顧涇陽之學于明季諸儒中爲近正然作大學通考亦謂此二句非闕文衍文吾不敢附會

或問古之小學乃寫字之學非泛指小子之學也自朱子認爲童學日急著爲書而嗣是以後如王應麟之小學紺珠馬端臨之通考焦竑之經籍考皆不以小學專屬字學是一補傳而大學本亡大學本亡而小學且與之俱亡是不可惜乎曰字學固小學也一切童子之學皆小學也是其名固並行而不相悖也故漢書藝文志所云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者此專指字學也若王制白虎通尚書大傳大戴保傅篇所云小學則泛指童子之學也從來解經者未嘗以此而廢彼安在其亡耶而又何病乎朱子小學書也

或問自嘉靖中甬東豐坊僞作石經大學託言魏政始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刻石萬歷時戶曹唐伯元上之於朝雖格不行然鄭淡泉顧涇陽諸大儒皆信其說幸近日博聞之士考而正之人始知其僞何淡泉涇陽不如今之儒者也曰豐氏僞作石經僞作子貢詩傳申公詩說前輩早已辨之不待今日也特淡泉涇陽偶未之

覺耳且淡泉涇陽何可當也其學問之淵深雖時與朱子相左亦豈俗學可及未可以其信僞石經之誤而盡沒其學謂其反不如今人也

大學說

涇陽以爲致知不必窮至事物之理也窮至事物之理乃是訓詁記誦詞章之習豈性學哉故定傳卽以本末傳爲致知格物傳

倡此知本性說尊經者尊此性學之經立志者立此性學之志審幾者審此性學之幾非率人入空門而何

知本說

五倫本於五性而成親義別序性之五善確有可據何必懸空說一察字涇陽不指點破何耶陽明四句宗旨辨之確矣倘取其致良知之說何歟更定大學不遵朱子以補傳爲非說得鶻鶻突突沉淪於釋學其失易辨涇陽信服乎良知單排宗旨其誤難窺大學知本明明有明德修身必渾言性善乃曰善者性之實也善存而性存矣

性學說

五性合三達德乃是聖學之性異學之性中國則有告子生之謂性之性西土則有佛家作用是性之性兩性

專以知覺運動者言人與物同蠢然之性也斷絕五性而三達德靡所用全向氣上發露而佛家之明心見性乃無吾性之知仁勇

白鹿洞規說

陽明提致良知驅人入禪涇陽提知本講性善亦驅人入禪人人參性爲學談性爲問認性爲思証性爲辨

東林會約說

虛言善也認差可欲爲善之旨格致工夫必在博文今日之四書五經文也君子以文會友講五倫之可躬行者而已誠正修工夫必在約禮日用之作止語默禮也君子以友輔仁共勉於五倫之躬行而已不必提宗也五倫有多少當窮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讀朱子白鹿洞學規

朱子白鹿洞學規無誠意正心之目而以處事接物易之其發明大學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蓋所謂誠意正心者非外事物而爲誠正亦就處事接物之際而誠之正之焉耳故傳釋至善而以仁敬孝慈信爲目仁敬孝慈信皆因處事接物而見者也聖賢千言萬語欲人之心意範圍於義理之中而已而義理不離事物明乎白鹿洞學規之意而凡陽儒陰釋之學可不待辨而明夫

子告顏淵克己復禮而以視聽言動實之其即朱子之意也夫

讀朱子告郭友仁語

考亭淵源錄一條郭友仁德元言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淳身都在鬧場中如何用工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高忠憲纂朱子節要亦載此條愚按德元曾學禪此語係德元所記恐失其眞觀朱子答劉淳叟云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个敬字好方無事

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又答潘子善云云可見朱子未嘗教人靜坐況限定半日哉愚故謂德元所記恐失其眞幾亭陳氏以此二語爲朱子教人之法誤矣或疑程子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朱子於復卦象注曰安靜以養微陽也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也於咸卦初爻注曰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是言方動之際宜靜也於太極圖注曰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是言未動之先宜靜也程朱何嘗不言靜不知程朱固未嘗不言靜而未嘗限定半日且其所謂靜

者皆是指敬非如學禪者之靜又恐敬之混入於禪也而申言之曰略綽提撕夫敬猶恐其有病也而況專言靜乎

讀東萊博議

東萊論管仲云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與董江都正誼明道之言正相爲表裏合二公之言方識得孟子首章之意

上湯潛庵先生書

隴其浙西鄙儒無所知識蒙先生不棄惓惓欲叩其所學此前輩不遺葑菲之意末學何幸而遇之急欲出其胸中所疑以就正有道然知先生素敦淳古之風不欲學者詆毀先儒以開澆薄之門若直陳所見妄論先儒得失恐迹涉詆毀以蹈於澆薄之咎是以踟蹰而未敢陳退而思之詆毀先儒者學者之大病也辨別是非者又學者之急務也使避詆毀之迹混是非而不辨恐有踰越而北轅之病且使所見未盡當亦正宜陳之大君子之前以求鍼砭遮掩覆匿非切己自治之道也是以敢布其固陋惟高明終教之隴其嘗竊以爲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行事載於年譜行狀其言語載於文集語類其示學者切要之方則見於四書集註或問小

學近思錄其他經傳凡經考定者悉如化工造物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學者舍是而欲求孔孟之道猶舍規矩準繩而欲成室也亦理所必無矣是故前朝以其書列於學宮使學者誦而法之其背叛乎此者雖有異敏才智必黜而罪之有明一代之制無有善於此者方其盛時師無異教人無異論道德一而風俗淳其明效大驗亦略可睹矣雖百世守之可也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闢門戶自陽明王氏目爲影響支離倡立新說盡變其成法知其不可則又爲晚年定論之書援儒入墨以僞亂眞天下靡

然習愚皆放棄規矩而師心自用學術壞而風俗氣運
隨之比之清談之禍晉非刻論也今之君子往往因其
功業顯赫欲爲回護此誠尊崇往哲之盛心然嘗聞之
前輩所紀載其功業亦不無遺議此姑無論卽功業誠
高不過澤被一時學術之僻則禍及萬世豈得以此而
寬彼哉且陽明之功孰與管敬仲敬仲之九合一匡孟
子猶羞稱之而況陽明乎故嘗竊謂今之學者必尊朱
子而黜陽明然後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
淳陽明之學不熄則朱子之學不尊若以詆毀先儒爲
嫌則陽明固嘗比朱子於楊墨洪水猛獸矣是以古之

詆毀先儒者莫若陽明也今夫黜陽明正黜夫詆毀先
儒者也何嫌何疑乎羅整菴之困知記陳清瀾之學蔀
通辨其言陽明之失至詳且悉豈皆好詆毀人而爲是
嘵嘵耶其亦有不得已者耶學術之害其端甚微而禍
最烈故自古聖賢未嘗不謙退貴忠厚而於學之同異
必兢兢辨之其所慮遠矣不然當今之世有能眞實爲
陽明之學者其賢於庸惡陋劣之徒相去不萬萬耶何
爲其議之也至於陽明之後如梁谿蕺山皆一代端人
正士而其學亦有不可解者名爲救陽明之失而實不
能脫陽明之範圍其　朱子家法亦盡破壞每讀其書

未嘗不重其人而疑其學昔孟子於伯夷柳下惠推爲
聖人百世之師至於論知言養氣則曰乃所願則學孔
子也夷與惠皆不得與焉蓋天下有興起之師有成德
之師興起之師廉頑立懦能拔人心於陷溺之中成德
之師切琢磨磋能造人才於粹精之地使以興起之師
而遂奉爲成德之師則偏僻固滯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故如梁谿蕺山以之興起人心則有餘以之成就人材
則不足其學亦恐不可盡宗也芻蕘之見如此不審先
生以爲何如恃愛之深敢發狂言以待君子之教正舊
文數首幷塵台覽統希垂鑒臨楮悚惶

松陽講義序

隴其在靈壽簿書之暇輒至學聽諸生講書有所觸發
間疏其義示諸生或述先儒註解或自抒所見欲其卽
聖賢之言引而歸之身心不徒視爲干祿之具使書自
書我自我積久得一百十有八章有攜以南者家叔祖
話山翁家叔訥菴翁見之謂是有裨於學者非獨可以
教靈壽諸生也遂謀付梓既成而寄於京師命隴其自
敘之隴其不敏雖嘗有志於學而不得其要領中年涉
獵先儒之書始若稍稍望見涯涘而質鈍功淺終未得
人其堂奧自汨沒簿書以來益復鹵莽嘗思乞身歸田

整理書生舊業與同志之士講求討論或可追隨先儒
之萬一而一官羈絆尚未得遂至於此編因於諸生有
一日之長職當竭其愚故據胸中一時所得告之以稍
逭尸素之慚云耳非能著書講學也若其拳拳於諸生
者則有之矣董子有言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程子云佛氏之言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
遠之此二者學之大綱也大綱不差然後可漸而進焉
自明中葉以來學術壞而風俗乖卑者迷溺於功利高
者沉淪於虛寂視董子程子之言若茹毛結繩之不可
復行於後世不知有大綱又何論其他耶是世道之憂

也故嘗以爲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墦賤龍斷闢
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而是編之中亦三致意焉此
雖其所嘗奉教於君子者也或有小補於世意在斯乎
若夫擴而充之探其深而盡其微則尚願與學者共進
之焉

松陽講義

大學之道章 節錄

這一章是五經四書的綱領明白得這一章五經四書
都在其中了要明白這章書不必另出意見只將朱子
章句或問細細玩味使洞然了今日所以不可不講者
因明季講家將這章書都講亂了不將異說掃去不免
反被他淆惑能辨得異說之非則愈覺朱子之解有味
而聖學曉然在目矣這章大意只是序不可亂功不可
缺綱領如此條目亦如此自明季學術淆亂各立宗旨
或以明明德爲主或以止至善爲主或主修身或主誠
意或主致知或主格物或主明明德於天下三綱領八
條目幾如晉楚齊秦之遞相雄長其說雖不同總之朱
子欲分爲三爲八諸家則欲合爲一以分爲支離以合
爲易簡而聖人立言之旨汩沒久矣故今講此書者只
要曉得序不可亂功不可缺便知一切牽合宗旨都是

亂道三綱領還他三件八條目還他八件方是朱子之
意方是聖人之意至於大學二字對小學說不對異端
曲學說若對異端曲學則小學亦大矣灑掃應對何等
正大所以朱子特地編成小學一書教人先做了小學
工夫然後做大學工夫一段喫緊爲人之意至爲真切
明季講家反嫌其粗淺不肯依此講可謂大誤今當悉
遵朱子其他種種與朱子背謬者不可殫述應悉改正
吾輩今日學問只是遵朱子朱子之意卽聖人之意非
朱子之意卽非聖人之意斷斷乎不可錯認了但有一
說未有朱子章句或問時這章書患不明白既有朱子

章句或問這章書不患不明白只怕在口裏說過了不
曾實在自家身心上體認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
聖賢諄諄切切決不是專為人作時文地步也切宜猛
省
章句解明德曰虛靈不昧所謂靈的是心是以氣言曰
具衆理應萬事所謂實的是性是以理言然虛靈不昧
四字離不得具衆理應萬事若非具衆理應萬事雖有
知覺毋不得虛靈故北溪陳氏曰理與氣合所以虛靈
章句解至善只云事物當然之理是就萬殊處說未嘗
就一本處說不過明新皆要無過不及恰到好處而已

大全玉溪盧氏乃曰至善乃太極之異名而明德之本
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體乃吾心
統體之太極見於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
至善之用乃事事物物各具之太極也此解得太深非
聖經指點初學之意與朱註乖違至王陽明謂至善是
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求諸心心即理也指心為善更
屬亂道不足論矣
方正學取王文憲諸人之論欲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
近道矣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後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
格物謂與孟子堯舜之知不徧物正相發明蒙引存疑
亦以為然此是蒙引存疑一大差處以知本屬格物雖
若合於孟子不徧物之意而習靜良知之學以讀書窮
理為支離者亦得託焉遂謂知本是知之至知本之外
更無工夫其弊可勝言哉明季豐坊又依傍蒙引諸家
之說作偽石經大學以欺世無忌憚尤甚
物有本末之物若依蒙引移作格致傳則與格物之物
同若依章句則物有本末之物指明德新民是以物之
大綱言格物之物指事物之理是以物之散殊言雖其
歸則一而所指不同今人牽合為一則誤矣
格物致知是纔離小學第一件工夫應承小學說來蓋

小學之後聰明漸啟當有以擴充其聰明智識日多當
有以範圍其智識
象山之頓悟荆公之執拗皆是不能格物
陽明謂知行合一亦似近理知烏喙之不可食則便不
食程朱固亦有此論但陽明所謂知不是程朱所謂知
陽明所謂知乃離物之知而非格物久後豁然貫通之
知吳因之嘗言知者良知之本體識見從此出識見豈
知哉認識見為知執尤為明矣此則陽明所謂知正朱
子所謂不食而自以為飽其飽者病也
康誥曰克明德章

論明明德工夫只經文上一箇明字足了康誥帝典卻加一箇克字可見此德是人所同得然能明者常少必如聖人一毫不爲氣稟所拘一毫不爲人欲所蔽方纔能明一點因循不得太甲又換一箇顧字可見此德是不可須臾離的必心常主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方纔能明一點放肆不得至於太甲變明德爲天之明命以見此德之原於天帝典變明爲峻以見此德之極其大而總之是不可不明的文湯堯是有治天下國家之責者也其所稟之資不同所遭之遇不同所行之事不同而皆汲汲於自明其德與經文之言

若合符節然則明明德其可或緩哉未有德不明而可以講經濟講事業者也但有一說這箇胡德要看得他尊重又要看得他平常這箇德不是杳冥昏默的物事只在日用動靜語默之間仁敬孝慈信是此德之名目身心意知物是此德之所寓格致誠正修是此德之所以明看聖經賢傳說得何等切實後來子思更說得好將這箇明德改作中庸一字其發明大學之意尤爲明白眞是得曾子之傳者學者切不可因聖賢尊之曰明曰峻便認作一件奇奇怪怪不可捉摸的東西所可怕者只是氣稟人欲這兩箇關最難打破能破得此二關直做到大聖大賢極明極峻的地位也不是難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章節錄

經文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言之旣明矣然人往往不能深信見說禮樂政刑便知其必不可少見說格致誠正修便謂稍有欠缺亦不妨故治人之法日密治己之法日疏本之不明於天下久矣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我這箇身關係甚重他日出而任天下國家之責許多事業皆從這身上起必身上有了這明德然後可以做事業世間有一等人只管講經濟不知身是經濟之本先將這身壞了置之於禮義廉恥之外縱有十分經濟何

益於世孟子所謂手援天下也故欲民志之畏須自己先知畏

所謂誠其意者章節錄

心之初發處是意意之初發處是獨明季講家有以獨爲良知本體愼獨卽致知者則將誠意工夫混入致知一目去矣又有以意爲心之所存卽是獨體者則又將誠意工夫混入正心一目去矣且其所謂正心致知者又不是聖賢所謂正心致知只是玩弄其昭昭靈靈之虛體純是佛學特借吾儒言語改頭換面以欺人耳今須將此種謬說悉盡掃去專以朱子之章句或問推求

傳意方見得聖賢喫緊爲人處
學者讀這章書須要自家念頭上刻刻體認自欺耶自慊耶不必大過極惡然後爲欺只是念頭初發與吾讀書時所講究的道理不合却自以爲不妨或以爲不得已當好的不十分好當惡的不十分惡這便是自欺此處不肯一毫放過方纔是君子路上人若稍有不實則雖讀盡天下書外面粧點得好看終不免爲小人眞是不怕朱子言正心誠意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不是迂論不過是怕爲小人而已大家宜猛省

所謂修身章節錄

朱子於章句下一箇察字又下一箇敬字察是省察敬是存養這工夫用在誠意後似不甚著力然却極難蓋誠意工夫用得太猛最易偏却不是刻刻提撕刻刻謹慄不能不走作朱子特提此二字以補傳文未言之意眞是爲世學者準繩但有一說此章言喜怒憂懼四者可怕有是言吾心當有主宰不可被四者縛住耳吾心之主宰者義理是也陽明講此却云心體上著不得一毫留滯就如那眼中著不得些子塵沙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著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充其說是欲并義理而空之也不知心爲四者縛住正由無義理以範圍之耳若有義理爲之權度四者如何縛得住義理譬如眼中之神氣非金玉屑可比陽明之說與朱子鑑空衡平之說相類而大相反切不可爲此等似是而非之說所惑

天命之謂性章節錄

陽明論致中云今人存心止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止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必於靜中無事時搜尋好貨好色好名之根而拔去之使不復起又云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瘧根原未嘗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此等議論亦似是然既云未發如何又云

搜尋程子曰既思卽是已發搜尋豈不是已發乎且不知其所謂搜尋者何所指以辨別是非爲搜尋耶則屬格致矣以檢點差失爲搜尋耶則屬省察矣皆非未發也若欲於未發時搜尋不免墜入禪家玩弄此心之弊故呂氏求中於未發之說伊川深病其非延平李氏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朱子作延平行狀雖載其說然嘗謂其有病又謂以伊川之語格之覺其稍偏見於延平問答書中而於中庸或問亦止載程呂之說而不及延平之說蓋朱子不敢輕徇其師說也文集中所載觀心說一篇正痛言此弊又答潘子善云

肆拾叁冊 95½版
5 A

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畧綽提
撕亦與觀心說相發明夫呂氏李氏之曰求曰驗程朱
猶謂其非而况陽明之所謂搜尋者乎若欲除去病根
亦只在動時隨事精察而力行靜時畧綽提撕以存養
即所以漸消其根周子所謂主靜程子所謂靜坐皆是
此畧綽提撕工夫此是致中下手著實處也若論致和
工夫其要雖在慎獨然大學之八條目中庸之學問思
辨行皆是致和事自一身動處如足容重手容恭之類
以至順父母宜兄弟和妻子推之至於舜之大孝文王
之無憂武周之達孝仲尼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君子

之議禮制度考文皆在這致和內
學者讀這章書須想天地位萬物育是何等氣象都在
吾戒懼慎獨可以致之性道中和是吾所得於天之理
吾之所以為人者也非戒懼慎獨不能全之可見敬字
是中庸之綱領與大學一般但大學經文未嘗明言敬
字惟於各傳中微露其旨而中庸則首揭以示學者尤
深切著明矣雖後面倘說許多知仁勇工夫然都從這
敬內做出故學者不可須臾離道便不可須臾離敬

鬼神之為德章節錄

此章鬼神固不嵩以人物之魂魄言然人物之魂魄亦
在其中學者所不可不知程朱之論謂人物氣聚而存
氣散而死氣之精英為心心亦有散時但纔死散未盡
所以有祭祀之禮陽明謂心無生死與程朱所見不同
高忠憲甚宗朱子而此說則同陽明謂豈有賢愚善惡
同歸於盡者此皆涉於釋氏輪迴之說陳幾亭嘗論之
曰人死而有不滅者存以為必有則古今遞積日增一
日矣以為必無則伯有之事甚眾蓋大德無聲臭而長
存強厲不遽散昏冡衰朽之人應時散耳斯言近似然
須知大德亦非有意長存只知有至誠無妄所謂生吾
順事沒吾寧也長存其自然之驗耳若冀其長存而求

之虛無寂滅即[illegible]而存亦與強厲不遽散者等耳非君
子正誼明道之學也

大哉聖人之道章節錄

尊德性道問學這兩件工夫是缺一不可的自吳草廬
謂陸子尊德性之意居多朱子道問學之意居多都似
兩件工夫可偏用的不知吳氏此說特欲調停朱陸耳
其實陸子謂六經皆我注脚固不用道問學矣而其教
人專欲先立乎其大多在虛靜一路上走亦豈可謂能
尊德性乎朱子以講學窮理為務而尤以涵養本原收
拾放心為先於尊德性未嘗缺畧也及明季講家多主

陽明之說謂道問學卽是尊德性工夫混作一件此尤
悖謬皆不可不辨

衣錦尙絅章 節錄

這無聲無臭一語最要體認不可涉杳冥昏默虛無寂
滅話頭無聲無臭卽在有物有則上見周子所謂無極
而太極也又不可依雙峰饒氏專以此爲未發之中天
命之性蓋論無聲臭則已發之和率性之道皆是無聲
臭的程氏謂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爲一理若專指此
爲天命之性者蓋是言此句中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合
而爲一非謂此句專言天命之性而不兼率性之道也

學者讀這章書要知不顯地位雖極高極遠却不過從
爲己之心謹獨戒懼之功便可做到可見上達只在下
學之中人只患不下學不患不上達今且就下學中爲
己二字先去體認孔子謂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
人爲己爲人原從學內分別出來若不會去學從何處
分別就如穿衣服一般知道錦是好的了却有衣錦尙
絅的有衣錦尙錦的有衣絅尙錦的若不會知有錦這
都不必論了今日學者胸中一味苟且外面亦一味苟
且徹內徹外都沒有錦不但不是君子且不免爲小人
所嗤又何論爲己爲人須大家努力去志於學將聖賢

擇善固執工夫任在身上胸中有箇錦了然後以爲己
爲心以戒懼謹獨爲實下手處方是下學實際
中庸首末兩章只言戒懼慎獨不及致知力行蓋戒懼
慎獨不是空空戒懼慎獨卽在致知力行上見故言戒
懼慎獨便包得致知力行

學而時習之章 節錄

這一章開口說一箇學字要討箇著實認得了這學字
方可去講這章之義所學果何事如何樣去學註只云
學之爲言效也然未言如何效又云所以明善而復其
初也亦未言善是如何初是如何大全云所以學爲聖

人也又云學爲人也然所謂聖人者果如何所謂人者
又如何學之又如何以至日知日行日覺皆是虛字所
知所行所覺者果何事若不討箇著實則此等字面皆
可爲異學所借要討著實須將大學八條目細細體認
方有主張然大學八條目亦何嘗不可借如象山陽明
輩皆是借大學條目作自己宗旨又須將朱子章句或
問細細體認然後此一箇學字有著落大抵學也者博
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
乎天命之性是也若一切記誦詞章虛無寂滅皆是學
其所學非吾所謂學今日學者讀這章書先要認清了

肆拾叁册 95½版 5B

這箇學字若這箇學字認不清只管去時習便都成病痛到得工夫益深感召同類便是一班不知學之人聚作一羣其爲世道害更不淺工夫又深到了堅僻地位雖舉世非之而不顧如告子及後世陽儒陰釋之徒自謂能不見知而不悔而不知其病已不可救藥此不可不懼也既認清了學字須要猛力去做時習工夫做了一層又進一層直要到君子地位中間無可歇手處

同是一箇覺字儒者所謂覺者指此理外道所謂覺者單指心理必格物致知而後覺所謂知性知天而心乃盡也覺心則必先去事理之障而直指本體故以格物

爲務外支離然自以爲悟本體者於事理究竟膠粘不上於是後來陽儒陰釋之說又變爲先見本體而後窮事物自以爲包羅巧妙不知先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乃所謂支離務外聖門從無此教法六經具在可覆按也須細心辨之

吾日三省吾身章節錄

這箇身字要看得極大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都是這箇身又要看得極危爲聖爲賢者此身爲禽爲獸者亦此身出此入彼間不容髮必使此身常在天理之中勿爲氣稟所拘勿爲物欲所蔽然後可以成聖賢而爲天地生民所倚賴所以必要省這箇省字有在念頭初動時省者這就是大學誠意有在念頭著見時省者這就是大學正心有在視聽言動時省者這就是大學修身總而言之皆是在身上用功所以只謂之省身大抵聖賢工夫未有不內外合一者有一等人外面不差心內却不能無私此固不是有一等人心內未嘗有私外面却不能無差這也使不得此省字內外都要用又須知省不是空空省察一番要看註中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二句蓋言省察即便有克治工夫若克治不嚴則省察亦徒然耳須要於氣稟物欲中力戰得勝方纔立得

這箇身定方纔是真能省察此處要想曾子一生臨深履薄光景都在這省字上不忠不信不習俱要在道理上論不要說涉世局上去如爲人謀而但與較量利害籌畫得失雖竭盡心力叫不得忠須在道理上竭盡無遺方纔是忠與朋友交而但矜然諾急期約雖出言不爽叫不得信須在道理上真實不欺方纔是信受之於師而止是專門之學一偏之見雖口誦心維夙興夜寐叫不得習須是所傳者天下之正道天下之正學我能尊所聞而行所知方纔是習曾子於三省前尚有格物致知一層工夫於道理已認得明白故其所猛省者只

在三箇不字上若學者未曾有格致工夫忠信習三字尙認不淸這省字便難下手又三省是動時工夫須靜時能存養此心則動時方能省察若靜時不知存養則一到動時手忙脚亂如何能省省皆須曉得

弟子入則孝章

這一章聖人論幼學之事是大學之根基不但敎弟子凡爲父兄師長者皆不可不知也大抵人之氣稟雖有不同然亦差不多只是從小便習壞了氣稟不好的固愈習愈壞卽氣稟好的亦同歸於壞童蒙之時根脚卽不曾正得到得長大時便如性成一般卽能回頭改悔

發憤自新也費盡氣力况改悔發憤者甚少此人才所以日衰皆由蒙養之道失也所以夫子說著弟子不覺拳拳然一則喜其天機未鑿易與爲善一則怕其人欲漸開亦易與爲惡他日之成敗全視今日之敎育何如故處之不得不周防之不得不密督之不得不嚴導之不得不勤入則欲其孝也顯親揚名之事雖未可以責弟子而溫淸定省必不可以或缺出則欲其弟也憲老乞言之典雖未可以責弟子而灑掃應對必不可以或肆言有物而行有恆弟子之言行不能遽如成人之言行而必使常在規矩之中則謹而信也尊賢而容衆弟子之交與不能遽如成人之交與而必使漸知等殺之辨則汎愛衆而親仁也至於格物窮理大學之功弟子雖未能遽到而詩書六藝之文所以範圍其聰明而使之日粹擴充其聰明而使之日闢者又不可不學也這幾句分看則一件有一件之益合看則一日之間非出則入非言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燕居獨處總無一時一事不在天則中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定氣稟好的以此涵養之自然日引而月長卽氣稟不好的以此變化之亦且日異而月不同三代人才所以盛於百世者以其有此蒙養之道也蓋皋夔稷契伊傅周召莫不

自弟子時做成的其所以爲敎者雖不一然總是引之於義理而未嘗一毫雜於功利所以養得人品純粹中正後世爲父兄者有弟子而不敎固無論矣卽有能敎者又都從利祿起見束髮受書卽便以利祿誘之不期其爲大聖大賢而但願其享高官厚祿這箇念頭橫於胸中卽使工夫一如古人亦是爲人而非爲己了况念頭旣差工夫必不能精實只求掩飾於外可以悅人而已敎學如此人才安得而不壞哉爲人父兄者胡不一思而甘使子弟爲俗人也爲人子弟者胡不一思而甘以父母之身爲俗人也朱子特編輯一部小學示學者

正與此章相表裏更有一說今人爲弟子時既不幸而失教及老大而自悔已無及矣則如之何此不必憂也朱子於大學或問中亦有此段議論以爲惟敬之一字可以補小學之缺誠能百倍其功以從事於此不患其不達雖不幸過時而後學猶愈於不學者也

禮之用章

這一章上下兩節俱對放蕩者說有子見春秋末有原壤子桑伯子一輩人出以禮爲束縛人而思跳脫以爲高甘自置身於規矩準繩之外有此一輩人便又有一輩人出來謂禮非人性所有必用權謀督責之術驅之

誘之然後人肯循禮只一禮字看不明白天下許多病痛皆從此出老莊申韓所以猖狂於天下者根原皆在於此其禍雖至戰國而始烈其端則自春秋而已見故有子特指出一和字告之曰禮何嘗是束縛人者其爲體雖至嚴然皆本乎人之性發乎人之情所謂天秩天敘也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不待驅之而始就不待誘之而始從如對君親而拜跪對賓客而揖讓至嚴也然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豈不是至和的雖其梏於氣蔽於欲溺於習陷於俗則不見其可安耳誠於氣稟人欲習俗之外而靜觀其天性自然之發見其視尊卑貴賤之等周旋裼襲之文誠有不啻如芻豢之悅吾口者此禮之所以可貴也故是禮也先王制之而非先王能制之也使禮制於先王則禮之亡久矣先王不過因人性之所固有人情之所當然而爲去其梏徹其蔽出之於陷溺之中而措之於安宅之內並非强人以所難能也其所以爲美者在斯所以垂之百世布之海內智者不能越勇者不能抗大而朝覲會同蒐苗獮狩莫敢不由也小而衣服飲食應對進退莫敢不由也非不能背先王不能背其心之所安而已非不敢違先王不敢違其心之所安而已然則先王之禮宜乎萬世不廢也

而亦有時乎不行者是非禮之過也自夫人之惡嚴而喜縱而又聞吾儒有所謂和者於是借之以自文不於禮之中求和而於禮之外求和但知和之名而不知和之實於是放縱自恣無復忌憚舉先王範圍天下之具盡棄之以爲快而且自謂得禮之意不曰我不肯行禮而曰禮本如是禮果如是哉是亦不可行也總之禮之所貴者和而禮中之和禮之所以行也禮外之和禮之所以不行也禮中之和原於天性禮外之和由於氣稟人欲習俗禮中之和與敬爲一禮外之和與肆爲一行不行之機亦決於敬肆而已故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無不敬有子特拈出一和字以見敬之在我而非外鑠者也是卽孟子性善之旨也又拈出一箇知和而和的以防假借之弊一章大意總爲放蕩之人痛下鍼砭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謹守禮法將這身放在規矩準繩之中方是至和不可一毫涉魏晉風流若嵇康阮籍輩眞是萬世罪人至若蘇老泉禮論看得先王之禮純是一片權術是卽荀卿以禮爲僞之意總由不識有子此章之旨其貽禍世道非淺皆不可不戒也

子張學干祿章

這一章教學者不以干祿爲念可見聖門之眞學蓋學

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苟一心以爲學又一心以干祿是學皆爲人不是爲己干古聖賢學脈必從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始一涉於爲人便是俗學不是正學縱然僥倖得祿而根本已壞所得不足償所失矣聖人教人必先使打破這一關未有這關打不破而可稱學者也然這關最是難破聖門高弟雖莫不知爲己之貴而不能不微有夾雜如子張才高意廣而於此却不能不差一鍼其病痛伏於隱微之間必有發露於詞色者夫子窺見其微急欲掃去他這干字故舉正學告之而祿之不當干自見多聞見闕疑殆愼言行皆學之當然者也聞見寡陋不足以爲學故夫子自言好古敏以求之而教顏子亦必先博文便是這箇工夫然聞見旣博而疑殆不闕則或失之龐雜故必須精以擇之而闕其未信未安者如所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也然疑殆雖闕而其餘之不疑不殆者亦未可遂自恃也如唐房琯宋王安石之徒未嘗不原本經術涉歷世務而議論頗僻措置乖方皆是自信其學貽禍蒼生故又須愼這三件工夫是缺一不可的能就這三件上著實用力做得到時雖爲聖賢無難卽未能到亦不失爲寡過言焉無鄙倍而尤焉者寡矣行焉無愧怍而悔

焉者寡矣是其爲學只是潛修於內並無一念及於祿所謂爲己而非爲人者也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者也然祿者原朝廷所以待天下之學者也學而至於寡尤寡悔則在我已有得祿之理幸而遭時顯達祿固在其中也卽不幸而終身不遇祿亦在其身也遇不遇聽之天與人而已何以干爲哉此不是以祿歆動顓孫正見干之不可耳夫子張之干祿特略有其心耳非如陳代之流思枉道以求合也亦特因學而念及於祿耳非如後世之士全爲干祿而學也然夫子病之已如此可見學不可一念涉於干祿古之聖賢身居富貴皆

是不求而自至其胸中未嘗有一毫希覬之念也自聖
學不明士束髮受書便從利祿起見終身汲汲都爲這
一箇祿字差遣一部五經四書幾同商賈之貨只要售
得去便罷了未嘗思有益於身心有用於天下眞是可
歎今日學者須先痛除此等念頭將根脚撥正了然後
去用工纔是眞學不然卽讀盡天下之書譬如患病之
人日啖飲食皆助了這病毫無益於我

子游爲武城宰章

這一章見聖門取人之正大而學者持身之法亦可見
矣蓋取人一節在一邑則關係一邑之風尙在天下則

關係天下之風尙夫子見春秋之時世風不古廉隅漸
弛急思得人以維之故刻刻留心處處採訪當日及門
高弟胸中皆有這箇念頭故夫子見子游卽以得人問
而子游卽以澹臺滅明對一問一對皆從一段拳拳挽
回世道之意發出不但從一邑起見也但得人最難惑
於邪媚者固不足言亦有聰明蓋世之人而取舍錯謬
故急政事者多引進權術之士好文學者多崇獎浮華
之流如秦孝公引進一商鞅宋神宗引進一王安石皆
禍貽社稷漢武帝崇獎一司馬相如唐明皇崇獎一李
白不知壞了多少風氣子游方任政事而不尙權術素

好文學而不貴浮華獨取一等甯方無圓甯樸無華世
俗所不喜之人其見識力量加於人一等矣以此端一
邑之風尙則可以杜巧利之門而塞奔競之路以此維
天下之風尙則可以轉巧言令色之習爲蕩平正直之
風春秋之天下不遂變爲戰國者賴聖賢此等正大之
見維持之後世之天下猶知方正之足貴而脂韋之可
恥者亦賴聖賢此等正大之見啟迪之這章書直是世
道人心中流一砥柱不要看輕了然此只就取人者言
也若學者持身亦不可不反覆玩味於此大抵讀書人
甘心苟賤者有幾人只是不知世間方正一途爲可貴

不免隨波逐流愈趨愈下試觀滅明一徑尙不肯由一
偃之室尙不肯私謁何處可以苟且得苟吾有一毫見
小欲速之心皆滅明所深鄙也有一毫枉己徇人之念
皆滅明所深愧也人品雖不一這箇却是根本根本一
差萬事瓦裂無論爲狂爲狷爲政事爲文學皆不足觀
也矣故須認清路頭立定脚根甯爲拘謹勿學通方甯
爲疏簡勿學周旋此持身之法也吾輩今日欲學四科
十哲當先從滅明始

蓋有不知而作之章 節錄

學者工夫有知行兩項未有欲行而可不求知者欲行

而不求知便是不知而作不知而作的人有二種一種是不學的人胸中昏暗不知當然之理是如何所以然之理是如何只管鹵莽去行一種是異學的人自作聰明謂當然之理只在我心所以然之理亦只在吾心反以成憲爲障礙以講求爲支離這都是不知而作的天下事敗壞多由這兩種人也有天資不好的弄得掣肘眼前就見敗壞了也有天資好的做得眼前亦好看却都是偏的伏下許多病痛積久而發更甚於當時便敗壞的所以聖門言學必先求知多聞見而擇識即是博學於文好古敏求工夫大學所謂致知在格物中庸所

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所謂道問學皆是這工夫這工夫到極處便是一以貫之知天命耳順境界特其從入之路較之無所依倚神明默成者微隔一間耳非謂已至於知尚有上與次之分也自明季姚江之學興謂良知不由聞見而有由聞見而有者落在第二義中將聖門切實工夫一筆掃去率天下而爲虛無寂滅之學使天下聰明之士盡變爲不知妄作之士道術滅裂風俗頽敝其爲世禍不可勝言今日學者有志行道舍聞見擇識無下手處須將朱子大學格致補傳及或問反覆玩味依其節目講習討論造乎知之之域然後推而行之庶幾免於妄作也夫

顏淵喟然嘆曰章

這一章是顏子自敘入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顏子平生用功得力處俱在此中不可不細勘驗仰鑽瞻忽之時仁山金氏謂略見道體胡氏註謂未領其要而集註用深知二字程子有見其高見其堅及瞻之只在前後之說蓋此時雖未見得親切然與他人之茫然者自不同先儒之說似異而實同也高堅前後朱子謂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說得最明聖人之道是箇恰好的顏子做來做去只不能恰好此時所用工夫就是博文約

禮但用來未得法不能循循所以不得力夫子教他只管在這箇上用功勿忘勿助博文工夫不是一層則只管去博致知格物不厭其煩約禮工夫不是一層則只管去約克己復禮不憚其嚴博則由多聞多見以至萬理俱融約則由操持固執以至一私不存初時不免見爲難却一日易一日初時不免覺其生却一日熟一日顏子依了夫子只管在這条路上走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用力之久則義精仁熟向之高堅者不覺其高堅向之無定者不覺其無定凡處己治人應事接物雖巨細精粗萬變不同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

肆拾叁冊 95½版
6A

道理見得明守得定謂之如者不是恍惚之詞只是難以言語形容耳此卽上達地位卽一貫地位是夫子知天命時候故胡氏註謂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也庶乎一贊亦當在此時然猶與聖人有間者聖人大而化之不思不勉與道爲一顏子斯時大而未化不能無思勉猶與道二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依舊要去博文約禮只是俟其自至不能預期其效耳到後來不遷不貳則較此又進一層矣學者看這章書要見聖門工夫只是博文約禮七十子莫不做這工夫卽夫子憤樂忘年雖到七十尚是這

箇工夫大學之八條目孟子之知言養氣雖各換了名色總之是這箇工夫這工夫做得未精則爲仰鑽瞻忽之境做得精了便是卓爾之境更精便是從心不踰之境自明季講家錯認此章誘字作哄誘之誘謂此是聖門權教只是借徑將聖賢眞實學問粗看了反去求之杳冥昏默種種病痛皆由此章書看不明曰不可不辨

女以予爲多學章

這一章當與曾子一貫章同看但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耳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今且先將一字認明白了則兩章之旨如破竹矣今人皆指此一爲一心未嘗不是然須知這心是如何樣的心又或指此一爲一理謂定此心之理亦未嘗不是然須知此理是如何樣的理釋氏亦言心明季講學家如湛甘泉輩亦言體認天理但彼所謂心所謂理只指得昭昭靈靈的一段精魂這箇如何貫得萬事萬物聖人所謂心所謂理是從萬殊處精鍊來是極實的不是空虛的所以便能貫盡萬事萬物這箇一在聖人身上難以形容故先賢都借學者之心推之學者之心與聖人之心只是生熟之不同熟了便是一樣故曾子以忠字當這一字程子則謂言仁義亦得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朱子則謂言禮樂亦得樂統

同禮辨異以此推之謂之敬亦可敬者萬事之主宰謂之誠亦可誠者萬理之樞紐忠也仁也樂也敬也誠也總是一心總是一理但工夫未熟則不能貫這是學者之一不是聖人之一工夫熟後則無所不貫這就是聖人之一故聖門以此作上達境界必待學者工夫積累將有所得然後告之若工夫未到則只教之存養致知力行存養是內一截工夫致知力行是外一截工夫故中庸致中致和尊德性道問學皆分作兩截惟曾子精察力行子貢多學而識皆將有得故呼而告之但子貢力行處尚未及曾子故知處能貫行處未必能貫夫子

亦只從知處告之子貢知處亦未能如曾子之把捉得定故必疑而始信此則兩章之分別也所謂未一貫前存養一截工夫亦要看得好不是精察力行多學而識之外另有一段存養工夫只是精察力行多學而識時一段誠敬的心耳所謂主敬所謂致中亦只是於未發之時略綽提撕不專以此爲存養故曾子註曾子一貫章只說得精察力行註子貢一貫章只說得多學而識存養卽在其中矣蓋存養致知力行雖是兩截工夫却不是截然有兩箇時候總在一時但覺內自內外自外內一截工夫貫不得到外面耳到一貫時則權度在我

天下萬事皆跳不出外卽是內內卽是外無兩截之可分矣夫子呼二子而問之者不是要其於平日工夫外另做求一工夫另有易簡法門只是要看其平日工夫會到不會到及其既聞一貫之後曾子依舊仍去精察力行子貢依舊仍去多學而識只是生熟不同始終並無兩樣工夫也今日學者且去一心誠敬做精察力行多學而識工夫不必預求一貫一貫是工夫熟後自然到的朱子所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也不是另有工夫可以到得

仁人心也章

這一章是言仁義之切於人而不可不求太抵戰國之人多將仁義看作沒要緊的道理因將聖賢求仁義之學問看作沒要緊的工夫不知若使這箇道理是沒要緊的聖賢亦何苦以此示人若使這箇工夫是沒要緊的聖賢亦何苦以此責人所以孟子指而言之曰這仁不是別物就是人的心人但知有知有覺者心不知這知覺一離乎天理便與禽獸一般如何叫得人心故這仁乃人心也此是指仁爲心不是指心爲仁這義不是別物就是人的路人但知走得的便叫路不知若不在正理上走便如行荊棘一般如何叫得人路須步步在

正理上走方是人路故這義乃人路也此亦是指義爲路不是指路爲義謂之人心人路則是不可須臾離的了而無如世之自暴自棄者拘於氣稟蔽於物欲有正路而不由反以荊棘之路爲正路也有本心而不守反以禽獸之心爲本心也存於內者純是一團私意發出來全是一段邪氣所以遂成了世衰道微的局面然這箇局面不是不可轉的轉移之機亦在人耳蓋這箇人心人路分言之則有二合言之總是一箇心義亦是心之所發也使人能一旦猛省知這箇是吾之心不可須臾離的而奮然求之何難使已放者復入於內還其仁

義之本然哉無如覩其心曾不若雞犬或溺於功利詞
章而不知求或汨於虛無寂滅而不知求自暴者終於
自暴自棄者終於自棄氣稟之拘日益甚物欲之蔽日
益深安於荆棘甘於禽獸故世之衰者愈衰道之微者
愈微江河日下而不可反也這不是仁義不可求是人
自不肯去求耳所以古之聖賢設爲學問之道如大學
之格致誠正修中庸之學問思辨行尊德性而道問學
其事多端這不是好爲迂濶强人以煩苦之事只是要
人復其仁義之本心而已人能從這學問上用力則氣
質自然日變化物欲自然日消磨存於中者皆天理而

遠於禽獸發於外者皆正道而遠於荆棘由淺而深由
生而熟由美大而聖神適還其人心人路之本然程子
所謂志氣淸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也誠反覆此章
則從事學問以求仁義自不容已矣但此章先儒之說
多有異同須要精辨如陸象山以收攝精神爲求放心
而謂求放心之外別無學問這便流入於禪其差不待
言矣卽朱子初說謂放心不收則何者爲學問思辨存
得此心方可做去亦是未定之論蒙引謂求放心是下
學事義理昭著則說向上達非謂求放心而後可學問
也得集註之意矣究竟辨明先儒之異同不難要實下

工夫則難學者須將聖賢所謂學問猛力去做擇善固
執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念念必從天理上起事事必在
天理上行務使仁義之本心一毫不走失卓然出於氣
稟物欲之上方成得箇人若不去實下工夫縱然辨別
得先儒的同異只是遙望得一箇路徑不曾去走也不
濟事

鈞是人也章 節錄

孟子爲邪說以理義爲外故其立言每直指本體示人
固有處多而不及工夫如放心章之求字身體二章之
養字此章之立字皆懸空說在三字中煞有工夫非前

後際斷空洞森羅之謂立也象山以先立其大爲宗旨
擧示詹阜民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半月一日下樓忽覺
此心中立象山見之曰此理已顯也然則象山之所謂
立立其所立非孟子之所謂立也孟子之立欲得其能
思之職如象山論乃不立其大耳然則先立之工夫如
何亦曰知言養氣而已知言卽孔子所謂博文子思所
謂擇善書之所謂惟精是平日間能思養氣卽是集義
孔子所謂約禮子思所謂固執書之所謂惟一是臨事
時能思思之篤實處謂之誠思之嚴密處謂之敬故范
氏箴曰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念卽思也誠敬所以形容

其思之妙誠敬即在知言養氣上見不是離知言養氣懸空有所謂誠敬雖不睹不聞之戒懼亦是誠敬然在思前一層不得專指此也謂之先者蓋這知言養氣工夫俱要積累做去不是一旦可到的故必及早下手亦不是要人專在不睹不聞時用力也從古聖賢學問只是這先立其大的工夫惟虛無寂滅之學欲人屏絕思慮則心之官便廢了雖自認一箇昭昭靈靈的能爲萬象主却只是一團氣何嘗立得大者所以細看來象山實不立其大者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常操此心未發之時則戒慎恐懼以立其思之體發於臨事則以思去

省察克治皆是立其思之用總要此心在天理上便是能立不是空空把捉謂之立也若此心絲毫不在天理上便是爲小體所奪所謂心爲形役也成何人品想至此須刻刻有戰戰兢兢之念方得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這一章是言仁義非由外鑠言外便有要人盡仁義之意蓋孟子當時言仁言義人都道是迂濶只緣不知仁義是人性所固有道是將外邊的道理勉强他要他學要他慮所以不肯從故孟子平日拳拳與人言性善只是要人知善乃人所固有便知是不可須臾離的主此

復就良知良能指點之曰聖賢教人學教人慮並不是勉强人人之本來原有不學而能之良能原有不慮而知之良知只是囿於氣稟蔽於物欲不學而能者不復能矣不慮而知者不復知矣故學也者所以復其不學之體慮也者所以復其不慮之體並不是以人所本無者强人這良知良能從何處見得只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孩提稍長無不知敬其兄這豈待學慮的豈不是良知良能麽世間不孝不友之人只是喪失其本心而非本來無此孝友也聖賢教人以孝友者只是欲復還其本然亦並非强之以所本無也即知孩提愛敬

爲良知良能則仁義皆良知良能不必疑矣蓋這孩提之愛親便是仁之發仁之實可見仁是人所固有的仁非由外鑠也這稍長之敬兄便是義之發義之實可見義是人所固有的義非由外鑠也但謂孩提之愛親敬長即是仁義這段緣故人未必曉得疑知能之在孩提者與仁義無干這也極容易明白的只看這孩提之愛親敬長不是達之天下無不同之的麽舉天下無一人不如此豈不是天下的大道理仁義只是由此而推廣之耳豈能外此仁義既不外此則仁義非外鑠不必更疑仁義既非外鑠則自當因其端而保守之擴充之由

親親敬長以造乎其極變化其氣質掃除其物欲而復還其天命之本然學雖勞慮雖苦有不可已者這與論性善諸章相爲表裏以孩提愛敬驗仁義之固有就如以乍見入井驗仁以嘑爾蹴爾不屑驗義以平旦好惡驗仁義都是一樣意思自姚江之學興借此章良知二字作宗旨因借不學不慮字樣便欲掃除學慮而孟子之旨晝晦不知孟子所謂良知是指愛親敬長之心言陽明所謂良知乃指一點昭昭靈靈之心言天淵不同孟子言不學不慮只是就人之本心自然發見者言非以學慮爲不好而必欲掃除之也此種議論眞是亂道

將程朱之書細細玩味自知其謬今日學者讀這章書不怕不知仁義吾所固有只怕迷溺於氣稟物欲中不能拔出因循苟且過了日子辜負孟子一番提醒須從愛親敬長做起處處要撥去了氣稟物欲專在仁義上走認得清守得定擴得開方成得箇人

侯氏朋國曰先生束髮受書卽有志於聖賢事業居敬窮理擇善固執蓋積有年所而學始大成處而飭躬砥行出而致君澤民發於言而見於行者無之而非道也至其扶正學闢異說言之亹亹誨之諄諄豈好辨哉不得已也然而位不過七品年不及中壽有兼善天下之志而未竟厥施有匡濟斯民之心而不究其用徒使後之學者撫遺編而追曩事不禁爲之三歎云

松陽講義一書發聖賢之精蘊開示學者入德之門至爲剴切詳明而於俗學之卑鄙異學之荒謬悉究其非而折衷於一是使人言下了然確有正路之可循洵朱子以後必不可少之書也唐先生謂宜頒之學宮人授一編未有不獲其益者茲特錄其大略學者當取全書觀之一字一句不可放過方見其爲孔孟眞傳舍是而無所用其力矣

續理學正宗卷之四　雲南叢書子部之七

師宗後學何桂珍編輯

張楊園先生

張楊園先生履祥字考夫號念芝浙江桐鄉人生五歲父授以孝經卽端坐朗誦音切皆辨九歲而孤家益貧王父及母夫人訓之成立幼中酒母責之諭曰孔子孟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只爲肯學好便做到大聖大賢爾勿自棄也年十五補弟子員館皷山顏氏時東南文社方興各立門戸先生恥入會惟與同學數子以文行相砥嘗聞姚江良知之說以爲聖賢指日可至然反之

於心無所依據旣而得讀小學近思錄因有事濂洛關閩諸書心焉喜之若涉大水之有津涯也作願學記遂東渡拜劉念臺先生門下有甲辰春冬二問目歸益肆力於程朱之書眞知力踐覺人譜獨體猶染陽明乃加審擇輯爲劉子粹言示門人澉湖何商隱汝霖延之家塾出陽明傳習錄請評以維斯道以覺來學先生不敢任也館語水主人復以請先生復固辭旣乃慨然謂東南壇坫西北干戈其亂於世無所上下東林諸公氣節偉然而學術未純神州陸沈天地晦盲生心害政厥由傳習於是毅然秉筆條分縷析洞揭其陽儒陰釋之隱以爲炯鑒論者謂其開淸獻之先云先生自亂後益杜門寡交惟苕上淩渝安克貞沈石長磊及商隱道義切磋終身無閒學徒有習舉業者輒謝之吳江張佩葱嘉玲棄諸生從之游相契最深欲納拜正師弟禮先生恐涉標榜之迹終不允故人王庭卽縣請謁貽以盃一緞一先生不受固請留之乃付門徒作他人葬資歲耕田十餘畝地數畝躬課農桑不以爲勞平居雖盛暑方巾深衣端拱若泥塑或舟行百里坐不少欹晚年寫寒風佇立圖自題云行己欲淸恆入於濁求道欲勇恆病於怯噫君之初志豈不亦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

彷彿乎何代之民先生教人始小學次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次詩書禮易春秋次近思錄唐鑑大學衍義以及性理通鑑綱目等書嘗云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於朱子文集語類晨夕不釋手前其疑而闡其微凡閱十遍然後選定旁及讀書居業錄童蒙訓曾齋集俱爲評本又欲輯朱子近思錄及明曹薛吳胡四子近思錄皆未成嘗自痛先世厝棺貧不營葬幾於盜雖罪人已得斬首祭墓袒衣猶粗麻卒年六十有四遺命以衰斂商隱借諸同人葬先生於草廬側碑曰楊園先生之墓子二俱殀門人姚璉編其全集海昌

范鯤刻之以語水述言誤繁後祝氏洤修補之其目曰經正錄顧學記問目備忘錄詩書初學備忘學規訓子語答問門人所記言行見聞錄近古錄近鑑喪祭雜說農書初陸清獻公嘗見其備忘一冊謂篤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弊蓋猶未覩其全書也乾隆十八年學使羣庭雷公鋐屬濮川陳古民梓校定年譜刊行題墓碑曰理學真儒嘉慶十六年巡撫蔣公攸銛檄飭立主祀於青鎮分水書院道光四年巡撫帥公承瀛疏請入祀鄉賢祠得旨允行

與何商隱

論語一書謹言慎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顏子所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而已他日所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竊謂此卽所謂約禮之實也博文約禮三千之徒莫不從事於此非獨爲顏子教也曾子所示一貫之指則曰忠恕而已子思受曾子之學者也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之言如合符節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傳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居仁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卽求放心之謂也求放心則中庸戒愼恐懼之謂而論語日省其身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指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竝舉見於易

傳則有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見於中庸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則亦夫子之言也至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則與曾子子思先後一轍矣三代以下在濂溪則曰主靜立人極在關中則曰知禮成性在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理一而分殊在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豈有異指哉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內惟窮理故能方其外惟內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工夫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是爲窮理其不敢苟且以從事或勤始而怠終及參以二三卽爲居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卽約之以禮之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從出也所謂分殊也其曰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也仁義而不軌以中正則仁之或流於兼愛義之或流於爲我而人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則自無非僻之干人欲退而天理還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其所當言終日行行其所無事而靜矣故又曰無欲故靜然則茂叔子厚雖不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是而上質之鄒魯豈不同條而共

貫哉象山教人以擴充四端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爲人皆堯舜學者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未嘗非孟子之指但孟子之言心有等有殺之心也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恩及禽獸功不至百姓以爲失權度之甚又曰聖人人倫之至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象山信其心知而謂本四端以行卽堯舜所行不過是夫惻隱而無權度則其弊恆至摩頂放踵而爲之羞惡而無權度則其弊恆至拔一毛而不爲故窮理爲要也苟理明而義精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將合乎規矩方圓之至而時措之宜矣象山黜窮理爲非是欲舍規矩而自爲方圓也正使離婁公輸子復生有難任其目力者矣知其理之一而不知其分之殊所由流入於二氏而其勢不可以止也若下此以佛老之眞剽吾儒之似以文其奸言遂其無忌憚者又無論已近世學者祖尚其說以爲捷徑稍及格物窮理則謂之支離煩碎夫惡支離則好直捷厭煩碎則樂徑省世儒動稱孟子直捷簡易夫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義路也禮門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非孟子之言乎抑何不思之甚也然則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四字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功夫舍居敬窮理四字更無所謂

功夫凡先儒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夫居敬窮理之方朱子以其躬行心得者諄復言之至詳至備矣吾人遵而守之日夕從事於此則亦可以有獲矣入門而升堂升堂而入室循之有其階導之有其相也或者信之不篤不免徙倚於歧途志之不勇不免徘徊於方軌以至日暮途遠進退失據耳今日朋儕中攸好之深矢志之固如仁兄者蓋已不多矣生平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其事之克修豈非本於仁義之心哉本仁義之心以力行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他哉而更欲頭腦之是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患居敬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或不然之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勉進於熟而已有未精則勉求其精而已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九州萬國而統於一王千流萬派而歸於一海千紅萬紫而合於一太極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源深則流長根凝則實茂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平日功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朋友講習養也獨居

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作亦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退不舍其進不鋭如日月之貞恆修其疆畔時其耔耘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先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盎然若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截然如萬物之各正其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孟子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與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病也安可視之爲兩途乎自世儒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言爲不然而體用內外始判而二之矣自世儒不明於動靜不失其時之義而以墮黜聰明爲靜不明於心存斯是敬之義而但以嚴威儼恪爲敬而人倫庶物之外若別有一種學問矣夫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迎之非也拒之亦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或怠也非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者所以檢點其身而不使其有闕也非以耽寂也事至則泛應泛應者所以推行天理於事事物物而不使其

有過有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一則貫通一矣壽殀亦一矣死生亦一矣然則仁兄所憂心之粗而氣之昏者或恐不一之故未必皆不能讀書之故也上蔡誦史不遺一字程子責其玩物喪志上蔡面赤程子曰此即是惻隱之心由是思之讀書只是功夫之一種非不能讀書便無功夫也但擇善之功惟讀書爲得益之易故以爲先務耳然即讀書而論亦不可以不一矣耳目一則心志專而義理純熟雜則意分而氣散即日力亦有所不給矣夫數學至康節非小道矣程子已能得其槩然不以學後竟忘之曰吾所知者惠迪從逆而已吾人聰明不逮古人遠甚約之使歸於一猶懼不克遂其初志況敢旁搜而遐覽乎夫孟子之言暴其氣者非獨應事酬物言語動作之間與夫喜怒哀樂之感也書亦一物也讀之亦一事也物至而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惟讀書亦有之故敬之道不可須臾舍也顏子惟敬之純熟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孟子之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此物此志也

與沈尹同

大學中庸二書所以開示後學至詳且切矣大學之要

在於致知誠意中庸之要在於明善誠身而其求端用力之處一則曰格物一則曰擇善而固執之要之非有二也擇善即格物之謂知至則明乎善矣誠意則誠乎身矣知至意誠而德明矣明善誠身而性盡矣始於擇善終於止至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者舉不越乎此矣然則吾人日用功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為二事而格致之說紛若聚訟以愚測之亦於朱子之言或未之詳考耳其語格物

者曰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噫盡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其一以相非詆相附和率以己意之所嚮者主之奴之而不能虛心平志以求夫理之至當宜其輾轉沿習而學術遂為天下裂也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為乎誠為人也則汲汲乎暴揚標異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無惑也誠為己也則反求諸其身遯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之而中庸於次章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為己則必闇然必愼其獨必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中庸也為人則必的然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必行險徼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外此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本其好惡之良多有不違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忌憚則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高節善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之盜之類而已使其著書立說之修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吾人今日讀古人之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既已有間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則凡賢智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己自省以時用其戒愼恐懼者也然則舍卻下學為己更無學問之可言者

矣更無功夫之可事者矣至於上達天德則徐以俟之而已非可意計懸度也先難後獲焉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從功利起見早已走入小人門徑矣

與沈德孚

姚江良知之學其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則一語而已夫人性本善以為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然人之生也有氣稟之拘有習染之遷有物欲之蔽此心已非性之本然故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夫子之聖必至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謂天則未能即此心而

是故須好古以敏求耳今以未嘗學問之人而謂吾心即是天則可乎將恐雖無物欲之蔽猶有習染之遷即無習染之遷而氣稟之拘將必不免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君子之道鮮也夫子之門雖以顏曾之徒亦不能不因其性之所近以爲學而必待於夫子之裁之若當下即以所知爲良而已動符聖人無煩學慮之支離則何以顏子所見即有不同於曾子子路所見即有不同於冉求以及子張子夏子貢仲弓莫不皆然而亦何必終身服膺夫子之教哉比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此豈不是良知所發由曾

子言之則知游夏子張所謂似聖人者正未必然也又如一卷之書昨日讀之所見如此今日讀之所見又如此今年讀之如此來年讀之所見又未必如此然昨日豈無良知乎抑有兩良知乎抑今日所知或未必良而尚待之來年乎然則所謂吾心自有天則而滿街都是聖人者何說也整菴先生謂世間豈有見成良知是也夫孟子之言良知良能本謂不學不慮豈非見成而顧謂豈有見成其苦心可思也已今日邪說暴行之徒莫非自託於良知之學究其立身寡廉恥決名教流禍已極而有志於學問者曾不知察方將主張其說以鼓動學徒招來羣輩斷然自信而不疑亦難乎其爲豪傑之士矣

與吳仲木

吾人入世以來各有一種習氣隨氣質之偏重處而日深月長平時自信非不以爲義理當然而不知已爲陷溺其心之所至不特聲色貨利即文章氣誼之類皆是也此心一溺所發皆乖爲害亦不細如孟子所謂生心害事作事害政者也仁兄於爲己爲人之際辨之既明而加之日用省察之功矣自此惟當持之以恒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吾人必有事功夫如此而已道德極是平淡正如飢食渴飲非有甚高難爲與夫

驚奇可喜之事也但意主乎存理一念之弛而不知已入於欲雖或盡出乎理而行之有過有不及終爲以氣勝志而無當於事理之當然其於大本達道均病也至如遷固敘事甫白詩歌兼治擯絕俱不能無弊先正有云心無所繫一有所繫遂失其正吾人讀書祇以維持身心研究事理專用其心於此則有玩物喪志之患若一槩捐棄則心之爲體又非遺物而自全者也文者所以載道詩者所以理性情誠辨於此則治可也不治亦可也弟年來課習農事兄弟妻子每用諫止或憫其勞

或憂其寡獲然弟則以思無越畔輒有會心不特素貧賤之事而已是以雖更水旱樂之而未已兄或以詩文之業若弟之耕稼可乎

與陳乾初

吾人旣老且病更無別項商量生死存亡當已置之度外卽此身疾痛痾癢亦且聽之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爲一息尚存不可但已之事善無盡過亦無盡邵先生云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又曰歸日所云是如今卻是非安知今日是不是後來疑古人日進無疆之益莫不如此大易示人所以損在益之先革在鼎之先蓋不能去

故必不能取新烏獸之文希革故繼以毛毨草木之生甲折故從而條暢萬物一理也學者凡事執一時之偶見信一己之偏私沾沾自得吝不肯舍者率因無所進步是以故步不離耳夫亦知堅守故步一念非卽心過之莫大者乎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無內外顯微之判未有生於心而不害於事者也

語錄

祖述孔孟憲章程朱

儒者立心便以四海九州爲量其功夫則自克勤小物做來

窮則入孝出弟一簞食非其道不受於人達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自初學立志以至沒齒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是而已

學者能砥礪名節一變可以至道若輕視名節未有不至於同流合汙者吳忠節有云人品須從小做起權宜苟且詭隨之意多則一生人品壞矣

白沙云名節者道德之藩籬藩籬二字下得極好若以名節非道則道豈外乎此若以爲道盡於名節則豈特藩籬而已門庭堂奧尚有在也今人砥礪名節者固已賢於人一等乃遂矜己傲物自以爲是則緣於道未嘗

得其門而入也

義理重則死生得喪榮辱毀譽無所不輕學者平日功夫只要栽培得義理深固此重則彼輕勢也若只於死生得喪榮辱毀譽處較量分數徒費心力須知慷慨就死敝屣萬鍾蒙詬忍恥種種人之所難便使無一不能仍於義理無當君子不由也

學者起腳第一步是仁以爲己任然後精之以義文之以禮樂而德成行立矣否則雖能自好不免爲硜硜小人也

學者須看聖賢用心反觀自己用心與聖賢同異如何

同則可勉異則可懼也信而好古全要於此著力聖賢用心要使天地間物物各得其所學者從此起念將來方有成就若以自私自利爲心終爲小人而已矣爲己爲人之辨第一宜分明目前粗淺先決聲氣籓籬而後可以共學若其發念未免出於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縱使極爲完行祇以一鄉原人了其生平於身心全無交涉也

吾人爲學須將害心之端四處把截單留一條正路努力向前如二氏之書斷宜屏絕不使入目又如勳名建豎悲歌慷慨之情與夫辭章靡曼之習風流閒散晉宋

間人風味俱不可使留整整從彝倫日用上致知力行惟日孳孳斃而後已方能自拔於流俗若夫富貴利達得喪毀譽不入胸中斯亦不足言也已

人一入聲氣便長一傲字便熟一僞字百惡都從此起矣習沓又未足以盡之

局量褊淺規模狹隘雖使自好未免爲鄉人也伊尹以天下爲己任明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吾人不立此志恐遂陷於流俗

志存西銘行準中庸

吾身之理有未明於天地萬物觀之天地萬物之理有未明於吾身觀之蓋天命之性吾於天地萬物一而已矣

太極爲陰陽既有陰陽太極卽在陰陽之中矣陰陽爲五行既有五行則陰陽卽在五行之中矣五行爲萬物既有萬物則五行卽在萬物之中矣故曰萬物一太極物物一太極又曰理一而分殊故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

除卻庸言庸行更無性命之理今見高明者卽遺日用事物而別求一種學問其稍務踐履者又不免闒茸鄙瑣無超然之意好朋友負不易得也

聖人教人一則曰窮理一則曰精義蓋有物斯有理其處之得宜則義也故曰有物有則又曰義之與比豈是離卻事物懸空想像一副道理世儒好非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語多見其惑於邪說而不知自反也

義理我心之所固有心官最靈思索可得然必質諸師友無有過差考之先哲如合符節然後可以自信所謂就正有道也若稍有所見輒信不疑其流未有無失者

事事物物各有當然之天理吾所以應之能各當其則方爲無私心而合天理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蓋如此也其曰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是事物與吾心有二

理非合外內之道矣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吾前時亦爲良知之學於今思之雖無私心却多未合天理程子有言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誠身之道以擇善爲先

學者用力主於窮理則不敢自信其心而心益虛理益明所謂上達循天理也若主於私心則不復審乎義理之當然而理益昧心益放所謂下達徇人欲也勢所必至

學者於道理有所見正當深潛涵養孳孳惕惕益勉其

所未足卽乃詡詡自足甚者抗顏欲爲人師適見其陋而已若此固由德器之淺亦由志之不篤將來所造可知夫子謂斗筲之人何足算又謂德之棄正爲此輩言之

經書從先儒發明已極詳盡但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優柔厭飫期於自得不當復有著述徒亂人意無益於學也好立文字是學人一種通病

不讀書玩味卽所見道理一二只是枯燥不得浹洽甚則見彼而遺此舉一而廢百其敝爲詖淫邪遁無所不至

看書深求其義自是過人但自此心路用慣又恐好爲穿鑿反失聖賢本意大爲心術之害

從德性上做功夫讀書方有益若讀書不歸之德性非徒無益甚者藉寇兵資盜糧而已

知見日進於高明踐履日歸於平實

學者能讀近思錄方可以治經讀范唐鑑方可以治史

易道須是日用處得力方能盡性命之理故曰不可須臾離也又曰君子時中若夫高之入於空玄卑之流於象數非君子之道也

易變易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可與學易矣

吾儒言靜釋氏亦言靜吾儒言靜合動靜而言之也動靜不失其時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釋氏言靜離動而言之也絕動而後求靜故自謂洗心退藏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學者但當致力於精義利用則自不至於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雖終日思慮未嘗非何思何慮也周子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此也今纔言做工夫便要認著何思何慮之體鮮不流爲異學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人心時時未發時時已發此固然矣但學者只當用存養省察之功不必先求所謂未發

之體而見之如此用功未有不入於禪者便使做成得一種靜功發時仍不中節可知平日所認爲中者未嘗中也豈非錯了功夫孔子自言只是好古敏求其教人只使博文約禮豈欺我哉

天不離乎日用之間詩稱學文王即是學天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文王即天也吾人學聖賢之言行聖賢之行便是事天之實否則即爲獲罪於天豈在大哉夙夜寤寐所以不敢不敬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只緣看得天道遠與日用無涉故違理徇欲放辟邪侈

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學者好

言盡性至命而不修愛敬之實好言窮神知化而不思進反之義遺下學而希上達所謂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如何便得心正要得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聽命須是致知誠意而後可以庶幾世之好言心學者先遺卻格物一項工夫則其心之所以爲心正孟子所謂蔽陷離窮而已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身之不修不亦宜乎

日用之間一念不敢忽易即是敬一念認眞即是誠誠敬者進德之基也但能事事物物皆然則至於純熟不

難矣然須求得義理之正所以讀書窮理爲要否則自以爲敬未有不至於愼而無禮自以爲誠未有不至於果敢而窒

以義制心則可以心制義則不可以心制義安能事事得其當然董子云有意爲善而不知義反陷於惡今日學者之患大約坐此

天道之大在陰陽陰陽進退消長無不以漸故學問工夫必以漸進好言頓者非天地之理故爲異端工夫

道理須是舉目可見舉足可行方是實理功夫須是當下便做得方是實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

難則惑之甚也

陸學教人求四端而以居敬窮理爲支離不知孟子四端之說只是從人陷溺之後使之識取良心見得秉彝之良人人固有不假外求非謂得其四端便了聖人之事墨子兼愛也只是惻隱之過楊子爲我也只是羞惡之過仲子避兄離母也只是辭讓之過申韓刑名殺人也只是是非之過且思一仁義也孟子既辨墨之非仁楊之非義又辨子莫之非中齊宣王不忍一牛之心充之可以致王然孟子卻於其間分別出吾老人老吾幼人幼又分別出百姓禽獸而重言心之權度何等詳盡

明晰可知理一處不難所難者分殊象山見得大槩便傲然自足鄙哉

東林諸公表章程朱之學然與程朱畢竟不同蓋其入門便從靜悟二字用功於聖門博文約禮文行忠信入孝出弟守先待後之意往往不合有及此者不以為粗淺則以為支離誰生厲階至今為梗不能不罪姚江矣

傳習錄評云或疑陽明與朱子同曰存天理去人欲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云好善而惡惡安在良知之言有害人心世道曰陽明欲排窮理二字而惟心之所發便為天理又以性善為無善無惡未嘗指氣拘物蔽以為欲不知何者為天理何者為人欲也楊朱墨翟亦是堯舜而非桀紂理欲混淆則好惡倒置生心害政之禍何所止極乎

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好象山厭朱子於近代人尊陳王而詘薛胡固因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放曠而畏謹嚴亦緣百餘年來承陽明氣習程朱之書不行於世而王陸則家有其書士人已淪浹其耳目師友之論復汨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為主雖使間讀程朱亦只本王陸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此種習尚不能丕變竊憂生心害事之禍未有已也

吾人不知從事博文約禮之學徒信禮義之生於心而不知氣拘物蔽以後之心所知所覺已非禮義之本然據其一時私見自為禮義而執持之孰知所執之禮義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久而漸將有聞揆以古昔聖賢至當之矩則已蹈終身之悔恥而莫可如何此學於古訓乃有獲之一言為百世學者不易之矩法而後儒單挈心宗動夸精一者其弊適足以張異幟斁彝倫率斯人於無所忌憚而已

人之見地各隨其學之所至而遷如登山者移步換形信道不可不篤自信不可過深故學者退然不敢自是一念亦入道之基也

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學者始初一步路頭錯不得於此一錯終身受病賢者悔而知返不肖者執而彌堅悔而知返枉却前功執而彌堅害已及物近世非無力行之士多因學術不明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悲夫

大學言心不言性故序文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故序文言心朱子憂天下來世之心切矣此意本之孟子讀告子上篇其義自見釋氏離性而言心故流於猖狂自恣離心而言性故至於空虛寂滅

世人做工夫多只走釋氏一路所以不得長進一等人是欲求靜的卻失之墮聰黜明不知心之神明如何可使之槁木死灰一等人是欲默識的卻失之懸空想像不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如何舍卻日用行習別尋一箇道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孔子好古敏求擇善固執所謂千聖後聖其揆一也敬義夾持居敬窮理洛閩所以爲吾儒之正統今只守此家法一意致知力行有忿必懲有慾必窒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是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庶其無失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陽明易之以心即理也便錯盡心則

虛而活謂之具衆理則可謂之心即理則不可故中庸言率性而不言率心孔子不言其性不違仁而言其心不違仁況渠以無善無惡言心之體則心即理句亦屬鶻突不過師心自用廢卻讀書窮理之功而已不窮理則不知性不知性豈能盡心哉故姚江之學興則說理全無根據認虛靈知覺爲心而以無善無惡名之則雖言理而反失其本心浸淫於禪而不覺矣

不能反躬是學者第一病修己不切實由於此與人多齟齬亦由於此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滅天理必窮人欲民斯爲下而已

只自知不是一念便爲改過之幾易之所以取於悔也只自知戒懼一念即爲遷善之門易之所以取於厲也改過非難知過爲難知而不改怙非滅義而已豈復有人道哉欲知其非先明乎善欲明乎善非格物不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以格物也

人性皆善本無惡其惡皆出於過與不及過不及皆生於蔽所以蔽陷離窮以蔽爲首論語六言六蔽六言本皆美德蔽則不難至於爲惡周子通書所以有剛柔善惡之論洪範所以有剛克柔克之訓也

物蔽之重輕亦由於氣稟故氣拘之患深於物蔽先哲

云學以變化氣質爲先蓋氣質化則全是義理用事物欲之私正如鴻毛之燎爐炭不必深治而脫然無累矣志學之士於物欲亦知力去至於氣質之偏輒欲自護其短甚者讀書取友反以培壅之斯道豈有望乎

氣質近剛之人其力足以上進而常患於不肯遜心以從善若一出於驕矜技嫉惟悅人之順己則不可救療矣氣質近柔之人不難受人切責見善亦知慕悅而恒苦於不肯奮發以有爲若一向樂於卑鄙甘心下流而不恥則亦末知之何矣此剛克柔克所以不易而人之成材者少也

大易損先於益益之象爲改過遷善損之象爲懲忿窒慾吾人病痛大都從忿慾二字發根而此二字各因氣質之偏重以爲受病之淺深學問之益只看此處消長分數若免除得一分便是一分長益也

只一種氣拘物蔽之私不能消除得幾分說甚學問更說甚人品徒恃些些才智左支右吾自以爲得不知正蹈先儒所言凡人之患莫大於自私而用智也不知省改終身安有近道之日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固爲克己之方然不可矯枉過正過正則其失均矣須是求當於理欲求當於

理須是主於敬

二氏亦言克己只於復禮處全然乖謬關中之學以知禮爲先知禮則成性矣

二氏之所謂己聲色嗜慾而已聲色嗜慾己之粗且淺者也世多有淡於聲色嗜慾之人而不足以入道故須復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道也又況淡於聲色嗜慾之人往往執己自是非堅僻乖戾卽傚物肆志其去道益遠

胸中熱鬧道理總是湊泊不上今之學者雖見自好總是一副熱鬧肺腸如何會長進須是冷淡得下方好

雖行道濟時有必出於己之意此爲驕吝亦爲計功謀利已足亂天下矣天下事在我當爲則爲之我不爲則人爲之夫何私

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己學者舉足動念輒能如此方能馴至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雖在畎畝之中不失天下歸仁之量若始初卽懷私己一念且未論行事鄙猥不足以服邱民之心便是勳烈蓋世終必寵利居成功其餘弗足觀也已

人各徇其所偏之私不能取人之長以自益是以異同起而聚訟成至各挾其所偏之私以求勝不復肯遜心

以從善於是爭黨分而爲世道之憂矣欲平世道之憂須是廓然而大公詩云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安於詩人所刺而不知懼哀哉

克己者克其有物之己也引於外者爲聲色貨利據於中者爲意必固我皆足以害其心之本然自非痛加懲艾有以拔其本而塞其源則日用之間不能不使之不緣所居所習而長其爲心害蓋有不可勝言者然從末流而治之則又有破屋禦寇之患是惟主敬以直其內徙義以方其外則心存而明機應而神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凡以此也

學者首戒是好惡徇一己之偏偏則讀書取友適以助其偏鮮有不至於邪愿者非用顏子克己孟子反經功夫此病不易去得

人之氣稟不齊故人各從偏勝處發發於此者旣重卽不免蔽於彼仁見仁智見智雖賢者有然若不能虛心克己或從而自信有加則其蔽也遂深而不可解矣可不懼哉

天地生物於此有餘必於彼不足鮮得其全生人亦然學問之道惟在取人之有餘補己之不足始無偏蔽之患凡是矜己所長傲人所短由於不好學耳

自是則自暴自足則自棄

一部傳習錄只驕吝二字可以蔽之姚江自以才智過人又於二氏有得逞其長以覆其短故一意排斥儒先盡思論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世以陸王並稱實則不同王較陸尤多欺己誑人之罪其不能虛己遜志則一而已

凡人學問不深可以漸而深聞見不廣可以漸而廣惟立身一壞不可復救高才博學適足以濟其惡耳

終日言不曾說著自己終日思不曾省著自己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也

失身無大小凡日用應酬失口於人失色於人失足於人皆是也

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巖牆處處有之不必登高臨深卽飮食寢興失其當然無非巖牆也古人集木臨谷所以無時不然

充求福之心勢將無所不至充避禍之心勢亦將無所不至是以君子修己以敬俟命而已

守義所以受命也

此身表裏上下四旁莫不昭著顯明無可欺蔽故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又曰不愧屋漏又曰平生今人只要做得一面好看一時好看遮遮掩掩以爲予智予能不

亦愚乎

昔吳襄仲有言學問之道只是事事不可放過纔欲放過一處便長因循怠惰之心此語甚善卽先儒所謂居敬所謂必有事焉也果能持之以恆始終不懈使造次顚沛亦無放過則極其精密矣

日用飮食當乎義理處卽是道然終日汨汨其身心於此又實害道蓋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此際全在存養省察

老氏之養生總是私其身吾儒之養生正爲公其身然

能養其德則不必更言養生矣
不作無益害有益學問之事亦當如此日用事物莫不以此裁之
陰陽之體固是對待然人之一身當使陽和之氣多而陰肅之氣少蓋陽饒陰乏理自如此觀天地之氣亦是日月雨露之時多霜雪之時少
內則少儀全以養人愛敬之心愛敬之心人所固有猶必待養而後長可見先王制禮無非養人之性情禮教不行日用行習何往而不梏其固有之良乎
禮者天理之節文若人之言語行事合於天理自然有

節有文若無節無文則直情徑行便已不是天理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有之節文不待安排也
不從存心做工夫則養性工夫何從措手然若不知養性則亦何以全盡此心之天理而無所失哉凡孟子說工夫如持其志無暴其氣存其心養其性處必是交養互發非禮勿視聽言動存心以是養性亦以是踐形所以盡性至命也
世儒功夫只說求心至於威儀容貌言語行事概以為外而不知檢點此禪學阬阱人皆習而不察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威儀容貌德之符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

何往而非心者外此而求心空虛寂滅而已矣一部論語都從謹言慎行動作威儀處教人故曰博文約禮曰無行不與顏子問為仁之目亦就視聽言動示之聖人豈不欲人做向裏工夫者乎何弗思之甚也世方惑此不以為粗淺則以為假竊可歎也夫
工夫但當立準課程循循做去不可便計較有益無益目前即不見有益若做得一番工夫後來得力亦終在此以為無益而舍之或求速效而至於躐等終於無益而已矣是以君子貴恆也
纔迫促便是助纔縱弛便是忘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

暑相推而歲成焉於此可悟勿忘勿助之妙
養德養身非有二道君子莊敬日強小人安肆日偷而已
必大畜乃言時君子無倖獲之理必无妄乃言災君子無倖免之術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玩其辭氣固有無已則可之意人便假此以為口實以為但要大處立些名節小處不必顧慮不知名節者事勢之偶然豈有期而立之之理平生百行草草假饒立得名節不過一時氣激所致非義理之本然下面都無可觀況如此之人

到臨大節必然貪皇而惑鮮不至於潰裂者古人儆小
慎微雖細必謹蓋以此也
人各有至暗之處不與人見者所謂隱微也此處可使
人見方為光明
斯道晦明通塞皆天也在人宜學古修身以俟之
謹言慎行與存心養性非有二項工夫故不動而敬不
言而信所以事天也
吾人自著衣至於解衣終日之間所言所行須知有多
少過差自解衣至於著衣終夜之間所思所慮須知有
多少邪妄有則改之此為修身第一事

實其心之謂誠不敢不實其心之謂敬無在而不實其
心之謂一
為學自不欺始不欺自親長始人於親長之前忍用其
欺何所往而不為欺矣
和氣致祥於家庭尤甚大抵和雖非一人所能為然未
嘗不由一人彌縫其間古人不可及處正在難處處之
得理難挽回處挽回得無迹所以云德慧術智言德又
言慧言術又言智非實從操心慮患中過來鮮克達此
也今人都說彼只不是我實無可奈何且無論家庭之
間必是彼此都不是就作無是一不是論也惟其有不
是所以不和若兩是便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敬了有何
難處要之雖是難處也終無不處之理若以為彼只不
是必無柰何試思離了此一輩難處的父子兄弟更可
另尋一輩易處的父子兄弟否
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孟子之意只就好一邊
說看來深與危處亦有兩種心事其一為天王聖明夔
夔齋慄其二為權謀術數由天王聖明夔夔齋慄之心
則為至忠為大孝由權謀術數之心則為亂臣為逆子
其分別亦只在一念之微心術不可不慎也
古人凡事謹小慎微若家庭之間尤為緊要能於嫌隙

幾微處潛消默化不使漸積而長即大者可小小者可
無否則無者不難生有小者可以成大可畏矣哉須之
所以有小補也
讀書所以明理明理所以適用今人將適用看得遠了
以為致君澤民然後謂之適用此不然也即如今日在
親長之前便有事親長之理處宗族之間便有處宗族
之理以至親戚友朋鄉黨州里無一不然以至左右僕
妾之人亦莫不然此際不容一處缺陷處之當理與不
當理正見人實際學問
欲得人心正而人才出必先學術正世教明然學術所

以得正世教所以得明必須人倫明大經立今日吾儕窮而在下敎課子弟須使讀正經親正人行正道言正言所謂六陽從地起使天地之心復見而後無負上天之生人爲萬物之靈也

一友問敎童子記誦固是收其放心然一往記誦又不見長進如何而可曰敎之用心而已心之官則思心官不失其職自能長進或隨事問其義理或設難令其分析或聽言察其記憶或見人質其邪正皆是引其用心之方嚴陵方氏曰君子之心將有爲也不必盡善以能有所思故不善終不成焉小人之心將有爲也非盡不

善以不能有所思故善終不成焉是以知用其心之爲貴也

子弟敎不率從必是敎之不盡其道爲父兄師長者但當反己自求未可全責子弟也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便全體俱變至如獮猴犬鼠亦能敎之爲戲雖無知如魚蟻亦有敎之之術而況靈於萬物之人乎友輩中好持人有生成無敎成之說者自賊賊人者也

治身無他道只務本而節用一語盡之若此豈不心逸日休既以學者自命而孳孳治生爲急此又不受命而貨殖之最粗極陋者也心勞日拙能無愧恥

吾人立身須實無求於人方可成得人品此古人進退所以綽綽餘裕也如諸葛武侯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必俟先主三顧方起及其身任天下何欲不遂乃言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不必治生以長尺寸此可見矣今世一切反是故得志則奢淫惟日不足失意則悲憤如不聊生未之得也不可不得既得之也不可復失人品又何自立乎惟能守耕讀能盡職分然後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方可造此

一誠再思三自反處事接物之要道也

不能化物只是己德之不修修己不力便爲物化可畏

也

求異於人卽異端求合於人卽鄉原盡其當然之分則依乎中庸也

學者存心從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其用心處從知其不可而爲之處看得聖賢此意眞切而日用之間勉承力赴則庶幾近乎仁矣

以吾人視世人已多不堪見聞者以聖人視吾人其不可見聞當不啻如吾人之視世人矣然聖人則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於此可知躬自厚之道於此可知滿腔子惻隱之心故曰好言無好人三字者自賊者也

人心天理進一分人欲便退一分世上多一好人便少一不好人此箇機括有心世道者不可不理會著力去扶掖成就之沮人為善之路絶人自新之機最是不祥

程子云願公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自此而替每誦斯言便覺陽和之氣滿於胸臆

人不能有賢而無不肖事不能有順而無逆能與賢人處不能與不肖人處能處順理之事不能處逆理之事只由自家學問不足天下無皆非之理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古之聖賢以此存心以此克己所以能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今日未接人事其所與處要亦不多幾人在

家則父兄宗族出外則師友而已然自此處得安穩將來入世已大段見得安穩自此不安穩將來處處乖張亦見於此

反求諸己無不可告人處橫逆之來聽之而已若再起一彌縫要結之念即入邪道干譽之途小人之道也君子恥之

困阨久則猜防疑畏之心不期生而自生然何可不推誠而待物也以疑待人人盡可疑以不疑與人人盡可與李忠定有言誠則明疑則暗

周書云無忿疾于頑頑本有忿疾之道而不忿疾此見容德之大韓魏公云知其小人即以小人處之則無事矣平日於人有難處之處未嘗不服膺斯言也

輕絶小人人知難免於得禍不知親近小人其得禍尤速而重不可不戒也遠小人即不免於禍變自外至近小人而取禍咎自己作自外至者可任之天自己作者誰任其咎

不忮不求固立身之大目近雀者恆彈近虎者恆射賢人君子處於亂世尤當思全身遠害之道避人之義不可不講也

處患難之中惟有舍命不渝一道若有意求生則凡可

以得生者將無所不為未必得生而徒至害義若能守正俟命不以死生為念或未必死則所歷艱難險阻無非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為益已自不淺易於困有致命遂志之義蓋以是也

事物不交一編靜對自樂快適然人情事變非一番歷過知之終不親切也即自己力量非一番試驗亦不知其不足也是以橫逆之來古人比之他山之錯

獲上信友無異道要以至誠惻怛為心而言之俱當乎事理如閔子騫不言言必有中則鮮不遂心而從諧矣若不顧事理自信此心無負翹翹以口舌從事甚或訐

直自負必欲強人從我稍不見從輒欲以愎諫怙終歸咎君友誠恐其失先自己作也陸宣公云感人以言其感已淺況乎不誠又焉能入不可不知自反也

孔子從先進亦是厭周之末不勝其文也然要歸於中正而已若此意一過即棘子成何以文爲之論矣再過即楊墨申韓莊周之橫議矣浸尋至於商鞅李斯而先王道法掃滅無遺所以矯枉過正之心不可不加克治其憤時嫉俗一種偏激之論不得不距而絕之也若救時之急在於忠信禮讓而已時賢好爲直情徑行蕩夷簡率之言行稍及威儀揖讓即加嗤棄以爲繁文虛僞

抑何不思之甚乎三綱五常豈不懽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何嘗一意憤疾一任鄙野乎若此之人適以明其不學而已

理明義精則能知言知人知言知人則神閒氣定而此心能宰制萬物程子所謂金革百萬與疏水曲肱一般如此方可以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所以學莫先於窮理窮理之益莫大於讀書

書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眞西山釋之曰學必施于事然後爲有用之學古人爲學無不於事上理會所以能進德修業

非無才智之人只爲凡事不肯耐心做所以少成多敗若細心耐事固不克濟學問之力涵養之功安可少乎

一心不能自主何以應萬事而不過失此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所以必始於格物孟子之不動心必由於知言養氣也

凡舉事斷之於心（公私義利）揆之於義（是非可否）合之以情（從違順逆）審之以勢（輕重難易）故動而不括功成而天下安之

醫家固須學博理明然必以識病善用藥爲急吾人學問之道亦如此朱子每以通世務爲言蓋修己治人只是一事若世務罕通說道理即成片段臨事只是茫然

所學雖博適足以爲害而已

龜師嘗問廿友靜時儘能主張臨事便紛雜一友應事儘井井靜中便煩亂卻如何曰此是各因習之所重而偏人之所習各因所稟稟性澹泊者多喜清靜一向耽靜自謂得力於靜而於人倫事物之際不免有厭棄之心非是向來學禪其弊亦將流而爲禪稟性浮動者率喜兜攬外事終日勞勞只在事物上東支西應未嘗旋向身心裏是以心熟於外馳而不能寧靜事物一離此心無所寄託只憧憧而已然則如之何曰一在人倫事物上窮研體驗一在收其奔放之心反人身來不爲妄

動嘗如長安以東望西來長安以西向東走到得長安
則一而已周子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奇哉
吾人日用行習看得種種皆爲己學問自當泰然應之
久將忘其爲勞爲苦
臨事固不可不懼然過於矜張卽反有不當理處古人
於天下國家之事只作飢食渴飲夏葛冬裘看所以能
依乎中庸也孟子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信然
未能守經輒言行權勢必爲機變之巧無所用恥而已
遇事不問義理是非與當爲不當爲而先卜筮以決其
吉凶成否此由義理之心不能勝其利害之心也其敝

必至於見義不爲事固有吉而不可爲亦有凶而義決
當爲者君子惟義之與比而已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
之亂常人也大哉言矣
惠迪吉從逆凶南宮适羿奡禹稷之論理固如此但君
子之於學也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羿奡卽有天下
君子終不爲羿奡禹稷卽不得其死君子終必爲禹稷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子之不答以此
凡事無大小言之極易實做便難在吾人存心要當以
易讓人以難自處譬如行路脚踏實處便穩若稍著不
實處便有傾跌之患行事稍有不實異時敗壞未有不
於此也
先儒云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荊棘仁義之外無功利
舉皆禍殃二語信得及方識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不爲之心
治天下只行其所無事而已若操切一分便入申韓若
減損一分卽入黃老居敬行簡乃能行所無事
王者尙德故仁義之主進久而化成俗美霸者尙力故
才智之人用不久而盜竊亂賊並起
國家平日講求以人才爲第一人家平日講求以師友
爲第一

爲政在通下情通下情在親正人
治道本於人才人才本於經術經術本於師儒是以學
校爲人才之本學校不興未有不亂亡者大經不正人
倫不明民行如何可興言之哀痛
有天德然後可行王道唐太宗於封建井田雖有其志
先儒以有君無臣歸罪於房杜魏徵之徒不能輔之以
行先王之道竊觀太宗修身齊家之際慙德多矣貞觀
之治尙不克終其何以行先王之道哉
觀於漢文帝知徒善不足以爲政觀於王莽知徒法不
能以自行法雖敝有善人行之亦可以爲德人苟不善

法雖良亦足以爲害是以有國家者法可百年不變不可一日無人

蘇氏論治道只恩威不測四字盡之若令得志純任術數以馭下取亂亡之道也開誠心布公道六字全乎未有

人主好財則必貪索下則益詐變政則愈亂不如務其本務本則不加賦而足不督責而忠不易事而理何謂本曰修身以取人

司馬溫公議改科舉法范忠宣曰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涖衆之義不若清心以俟衆論

可者從之不可者更俟衆賢議之忠宣此言深得君相之道亦不止君相爲然凡居上以涖衆者非用此道無以集衆思廣衆益

論人不可不嚴取人不可不恕如夫子於臧武仲孟公綽冉求諸人平日謂其要君不可爲滕薛大夫甚至欲爲鳴鼓之攻至論成人則曰知曰不欲曰藝未嘗不各有所取也想見夫子當局用人無不如此蓋爲論之嚴故人得其實取之恕故用盡其才聖明之主陶鑄一代人物只此機軸而已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以至游民日衆强梁橫行雖有堯舜無以使老有所終壯有所養幼有所長有王者起田制必當變師儒不以孝弟忠信造士而相率爲浮文以壞亂其心術學校必當變取士不以實行而專以藝文不足以得賢才科舉必當變自一命以下至於雜流俱命自朝廷雖舜禹爲選司無以知人銓法必當變職事相牽制雖有才能不得展舒官制必當變人仕之後無論賢不肖一概資格序轉賢者壅於上達不肖者優游以取高位資格必當變養兵以病民而兵不足用軍政必當變一州之土物自足以養一州之人民而使西北必仰給於東南賦法必當變士人不知法令他

日無以守官掾史世其家得以因緣爲奸當做進士觀政監生歷事之例自京朝以至郡邑使生員貢生主文移獄訟錢穀之事而去其吏員掾史等而下之衙役必當變

國家設官太多文移太繁官多則事煩文繁則法亂周官三百六十唐制設官七百餘員今六省文武大小已不下二千餘員京畿邊塞又不知幾何加以勳戚舍人宦豎之屬又不知幾何祿安得不薄人安可復擇與其人衆而不擇何如精於擇人與其祿薄而不足以養廉何如厚以待士易明之理也至於文移案牘充室盈几

雖甚精敏亦難稽考叢脞者則概不省視而已徒以供
得吏之奸弊亦何益之有哉
在下是非臧否而已矣在上舉錯刑賞而已矣當人心
合天理謂之直道直道行爲有道直道不行爲無道
同此天地同此萬物各得其所則治各失其所則亂聖
人參贊化育只是使物物各得其所而已各得其所便
是行其所無事行所無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淪安凌氏曰先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獨明於心性之
故而修身力行以踐其實其於是非眞僞之際辨之
明而守之篤驗其素履則歷險難而不渝極困窮而

自得凡發於語言文字絕不矜情作意譪然自見於
充積之餘言愈近而旨愈遠見愈親而理愈實比余
交三十年察其語默動靜莫非斯道之流露非深造
自得者不能也先生之學可謂明而誠矣○古民陳
氏曰有明一代儒者薛胡爲冠而敬軒乃尊魯齋爲
朱子後之一人何所見之隘也惟先生值仁山之厄
不僅潔其身砥白雲之節不徒衍其傳純粹如敬軒
而窮研洞悉謹飭如敬齋而規模宏遠存養深不涉
於澄心省察密不淪於獨體志存西銘而莊嚴兼愛
行準中庸而惡深鄉愿障姚江之瀾直窮其窟極語

水之波力防其潰嗚呼如先生者眞朱子後之一人
已雖然武夷九曲剩水殘山金華私淑猶延其脈今
之爲楊園後之四子者何人嗚呼危哉○翠庭雷氏
曰先生接薛胡之學脈契洛閩之心傳實先陸清獻
而眞知允蹈者也○復齋李氏曰學問之道愼所從
入從入者正則要歸亦正而歧趨邪徑無從惑之朱
子集諸儒之大成卓然爲百代宗仰陸稼書張楊園
兩先生則又學朱子而至於朱子者也後之學朱子
者不由兩先生入則不得其門更何堂奧之可望
者況自明嘉隆以來有顯背朱子而抗之者有陰篡

朱子而亂之者惟兩先生爲能溯其所從生推之至
於其所終極舉一切調停附會依違影響之說悉掃
而空之務使黑白分而雅鄭辨衛道息邪厥功甚偉
學者舍此不尋更焉有正路哉

脩齋直指評

肆拾叁冊 95½版

楊雙山先生事略

同邑後學張元際撰

先生姓楊名屾字雙山興平桑家鎮人鎮舊名三家鎮先生務蠶桑改今名少出盩厔大儒李二曲之門二曲許爲命世才遂潛心聖學不應科舉自天人性命之旨以逮農桑禮樂靡不洞究精微桂林陳尚書撫陝時聘至會城就館訪道代爲納粟入太學手題堂額楹聯以旌其居一時要人顯宦爭慕名來謁非同契者概卻不見然與人和易不爲矯異之行化行一鄉鄉人有事謀焉有爭決焉善攝生年九十猶童顏著書之暇恆鼓琴自娛每夜深揮弦輒有雙鶴舞於庭著豳風廣義四卷言蠶桑要法躬自植桑

數畝飼蠶抽絲光亮而級上憲嘉納三秦取以爲法知本提綱十卷明五倫三序爲政教敦倫之統宗經國五政以農工禮樂與學爲五而皆本之帝命也嘗約先儒禮論酌立喪祭儀式又疾女子裹足爲敝俗請禁未果皆自行於家尤深於醫鄰牛誤吞釘先生開一方藥僅常品釘應時下醫者皆不解卒於乾隆五十九年年九十六疾革時戒家人勿棺斂勿穴葬舁尸於所築之明經洞極裏甎砌隔前爲供案至七世必有理我葬事者道光中陝撫楊名揚下令與蠶桑見豳風廣義大善之並所著各書及奏疏二篇上聞宣宗手諭褒嘉命入祀鄉賢子生洲亦聰穎好學嘗遊楊太眞墓閱石刻詩百首歸錄之不遺一字先生著書其注疏多生洲與門人長安鄭世鐸臨潼齊倬之手光緒二十六年官紳久欽其學爲實學業爲實業於洞前接檐四楹再前廂廈大廳又前花園門樓額曰楊雙山先生祠於洞上築墓立石每年四月四日官紳致祭禮行樂作以表欽仰之誠爲之後者十二家自先生歿至是適七世也咸歎先生有先知之明云

修齊直指序

帝降生民修齊定命賦在人身燦然共見但倬賦質愚昧兼以功利昏心囿於見聞每以天命生人身心性命之理爲高遠難測非我輩庸流所易知遂棄置不講日以貼切時藝爲事業以廣博多聞爲聖學雖攻苦燈窗十餘年來茫無所知延至戊子歲從學於我茂陵夫子授以知本提綱倬俯讀仰思質疑問難親炙三載見理推精詳事皆落實發天命之本序闡修齊之要旨生人入世定規儼然如畫頭面耳目身體手足無不全備始見天命至道極顯明極平易並非難知即婦女童蒙皆能通曉以之修齊治平眞有示掌之易我夫子猶以卷帙浩繁恐童蒙難以誦記遂挈其綱要括爲短帙直指修齊之實故名曰修齊直指因謂倬曰此帙言簡意該再加以俚言註釋婦孺愈便於通曉惟子爲能倬捧讀之下竊歎婦孺之學千古未見我夫子以至仁居心以大公施教不使一人失學致有干化擾治之虞倬仰體我夫子一體無我之心殫思竭慮夙夜不敢暇逸用功五載稾凡七易許可而後止非敢陳之大方不過爲子弟童蒙使知天命修齊治平不假外求自臻良富良貴如此躬修則家無棄人人無失教共樂休和咸遊大化以弼聖天子風草之化於萬一云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辛卯月春分日臨邑門人齊倬頓首拜譔

劉古愚先生總評

雙山先生生近二曲之鄉以反身爲學故其所著知本提綱皆從日用事物上指出天命流行日用事物皆吾身涉世自具之迹而無一非天命之精微極淺近極高深蓋卽聖門中庸之旨而先生特於庸上精察力行也二曲先生當明之季仍守心學之說近日講學家多非之不知前明諸儒言心是因舉世馳於詞章惟勤記誦不求心得故矯以反求諸心爲學者指出千古學聖之源卽孟子聖人先得我心同然之旨也末流之弊或流於空虛然國初諸儒俱矯之以讀書窮理而諱言心則終流於記誦詞章高者

亦不過訓詁考據而已二曲先生不言心而言身從日用行習之際實見天命精微之理則無一毫空虛影響之談而亦不流於詞章記誦此書純發此旨二曲之學雙山爲得其精也

二曲門人惟豐川最知名反身錄亦豐川所傳二曲著有學髓與此書之說爲近反身錄盛行學髓不甚著者反身錄依於四書猶能入帖括家之目學髓則心學之餘波也且爲負重名之儒者所指摘誰復寓目乎

此書多言上帝且謂上帝是的的確確實有之名不是空談直類近日西人之說固是先生本之六經實心體驗見得如此亦由耶教自萬歷時利氏入中國專敬上帝訓及婦女而中國論學遂不敢及上帝而釋道之徒遂假鬼神以惑愚氓張角之玉皇鄉閭人人知之而孔子六經四書所言之上帝則無人知是耶氏之道出於天而孔子之教乃人爲也中國儒教將爲耶教屈先生於百餘年前已見及矣

佛言空寂老言元虛吾儒遂不敢及空虛耶氏言天吾儒並天亦不敢言宜今日於孔孟所言治法歸之西人而不欲行也

先生是書不顯於世又因其文詞不襲古人一句直抒心

得語皆自造不能悅好古者之目也今日中國之患不在士人不工文而在兵吏農工商不知學此五等人皆知學卽堯舜之盛治也而何外患之足云

讀此書須知日用飲食卽是王道王道卽是聖學天命精深之理皆從事物粗迹上見自古論學精透則難淺近淺近必難精透未有能兼之者先生於日用家常上見天命流行之妙天人合一之理一旦豁然呈露人人可由新古今講學之面目開凡民著察之徑路竊謂爲近日講學必須用之書

自古言王道皆爲有位出治者言未有下及庶人者也言

聖學皆爲士人讀書者言未有遍及農工商賈者也是以王政不行於上聖道卽晦於下讀書之士空談其理而身不能爲其事孔孟之教遂依稀惝怳存於中國而各教得出而駕其上知此然後知先生此書思深慮遠關係爲甚重也

今日欲強中國須孔孟之道婦孺皆曉否則堯舞以來之中國外人將撫而治之耶穌因而教之矣

修齊直指評

咸陽劉光蕡古愚

天命修齊治平定序

生人入世自有天命修齊治平定序言上帝降衷生人即各賦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定規古今一致聖凡不異故曰定序按此言天即指上帝命即是令命有帝命君命親命師命從無泛來之命君親師三命以身授受耳提面命人所易知天命未見親受人以爲高遠難測豈知三命猶有授受之勞天命昭垂舉目便見一思即得較之三命更覺顯明易知試看吾人性受五常大命身受四業助命至於大而天地山川日月星辰小而草木金石鳥獸蟲魚無不各受一命各司一職爲吾人備用之資故吾人入世首當推明天命若天命不明則不知人生有原受命有本修齊治平大失宗向何以成治

評　身心家國天下是物修齊治平是則有物即有則

故曰自有先生從物上推見其則是從天命流行時勘出天命之本故曰定序　以四業爲天命此爲特識

此即耶穌造天地萬物然後造人之說

按修齊直指興平楊雙山先生屾著註則門人齊倬也先師俱有評隲今彙編每段之次讀者因文會意自然瞭然弟子王典章謹識

明得天命定序順序而理自臻良富良貴永享太平言貧富不均治亂迭更皆屬人爲實非天命蓋帝降生民人皆帝子均當享良富良貴永樂太平豈有父於子反定爲貧富治亂之數人誠能明得天命自知富貴即在家園不用希高慕外順命躬修自然有富無貧有貴無賤而永享太平矣

評　良富語本史記本富良貴語本孟子富貴即一人一家之治貧賤則亂也人人不得良富良貴非亂而何良貴正德也良富厚生也　人人有良貴人人平等也而五倫之序不可亂亂五倫之序自違帝命而失其貴人皆賤之矣人人能良富人人可不貧而富而非奪富以予貧也奪富予貧其富即非良矣故良貴者人人自保其良知而非西人平等之說也良富者人人自致其良能而非西人均貧富之說也　謂古今治亂均屬人爲此亦卓識天下之治亂天下人爲之也君相特操其機耳

若違命失序則心無宗向身無持循必至冒昧從事以致艱困迭生何以立身成家言帝命有定序順之則富且貴而吉違之則貧且賤而凶試觀古今亡身敗家屢罹凶禍者無一人不由違命失序所致

欲明天命定序首在推究帝道帝道一明則無所不明一知則無所不知言帝爲造化之總樞萬有之本根生人之原祖故吾人入世首在推究帝道帝道一明則知萬事萬物皆由帝命所出則天命定序自然昭彰顯著矣

評　操之有其本方能推之有其序墨氏兼愛推之無序實由操之無本

誠能返諸一身徵諸萬物自見帝道顯著條分縷析賦受各有定命至簡至易易知易行修齊治平眞有示掌之易言天命定序不須遠求即就一身返察物類徵驗故物類雖繁皆爲一身備用試看人身賦有陰陽攻盪消耗之機帝即命五食以養陽五飲以養陰五服以蔽體五材以適用有耳造五音以養耳有目造五色以悅目有鼻造五香

肆拾叁 冊 95½版

以快鼻有口造五味以爽口凡造化中無一物不爲生人備用卽針芥之蟲毫髮之草似於人無用必爲鳥獸蟲魚之資人用鳥獸蟲魚其實終爲人用帝之於人甚於慈父愛子按需對給周洽備至無一物而泛生人誠用返察徵驗之功知帝命按需對給自能按給對修無俟詩書之勞亦無煩奔馳之苦永享良富良貴道本書一別無歧途而修齊治平何啻示掌之易也

評　天生萬物以養人人須體天心以愛物勤以生之儉以用之各盡其修方爲知天命否則殘萬物以縱一日之欲則暴殄天物矣

嘗考自古聖帝明王創制立法誥誡臣民皆以事帝爲正向依帝爲標準又察諸遠外諸國莫不宗事帝君不約而同足徵帝有尊嚴定體凜凜在上統御羣倫古之聖帝明王莫不朝乾

夕惕皆以事帝爲正向依帝爲標準卽如子畏上帝上帝臨汝受命於帝庭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郊社之禮以事上帝之類又察諸遠外諸國雖稱呼不同均知崇奉帝君足徵帝實有一定神體凜凜在上而爲造化主宰生人之原也

評　三代上君師不分聖帝明王奉帝命以敎養天下之民卽率天下之民以敬事上帝王道聖功此外無餘事也　此先生作書本旨非以遠國證吾說也痛吾中國立敎宗旨中國自棄爲遠國之說使駕於吾敎之上也　以上帝統御羣倫方能推諸四海而皆準統一六合而莫違修敎以師兼君而非僭立政以君兼師而始純也

自秦皇焚坑之後帝道雖晦而六經尙在其中推明帝道者千有餘條夫六經俱係孔子手訂豈有錯謬言自秦皇焚書坑儒以後帝道不明後人有認天爲帝者有認理爲帝者有認氣爲帝者有認爲非理非氣實實有個帝在者異說紛紜天命無著使上無尊嚴定體人失畏望之誠以致異端鳴於百途人心分於千派此帝道沈晦之由夫六經明帝者千有餘條直言上帝者如肆類於上帝乃命於帝庭以享上帝可祀上帝等章有一百七十餘條有不敢斥言上帝以天擬稱者如人臣不敢斥言其君上因稱朝廷陛下者如天其申命用休天生烝民知我者其天天命之謂性等章有九百五十餘條共計一千一百二十有餘條六經皆孔子親手訂正之書孔子心通造化明徹庥閒之理如有錯謬孔子早已刪去深明六經言帝之足信也

評　註中四者均爲異說究以何者爲帝下文出命之神君分性之共父是也有形質後人靈於萬物卽裁成萬物而爲之主則無形質之先必有一主宰生萬物者爲人類之祖卽上帝也漢儒所言五人帝皆上帝一體之分後世帝王祭感生帝祭其分者不足統一四海以四海之人現分五種也孔子爲素王素王者不以青黃赤白黑殊也則孔子所感生之帝當爲上帝上帝能該五帝孔子之敎必能統五種人類也

近西人有天國之說語意類此

欽惟上帝本先天無始神體肇造天地建極生人爲出命之神君分性之共父實生人自來之原言上帝居於天地未有之先出命降勅始立人極卽如大明會典有云混沌未分兮兩曜未明神皇出御兮始判濁清立天立地兮羣物生生神皇卽帝

也蓋人君出命而帝乃出命之神君父母分性而帝乃分
性之共祖試以一身上溯必知有生身之父母以父母上
溯必知有生父母之祖考以祖考上溯必知有生祖考之
始祖推源窮本始祖卽是上帝豈非生人自來之原乎故
吾人入世首在認明帝性帝性一明則知人生有本分性
有原命有自出由是應事接物自有攸當不紊之則若不
究明帝性必至冒昧從事則事事阻礙卽如二氏不達人
生之原性命之本自立性天妄爲主宰故從其事者皆不
得其善狀人可不返本
窮源急於認帝明性乎

評　人之形體實爲天地之氣此言性命不言氣者欲人由性體識帝體故不及氣也　此說不如張子乾父坤母之說直截簡易然層次曲折分明人人能見得及所謂爲俚言註釋使婦孺皆能通曉也　二氏以虛無爲宗不知上帝卽昧性之所自來

衷含仁禮智義信之五常
言上帝衷靈內具五常卽以五
常立體何以知之蓋以子推父
昭然顯著卽如子具耳目手足不待見其父的知其父亦
具耳目手足同於其子夫人皆是上帝分形依性皆具五
常恆久不滅之靈是爲帝子觀人莫不內具惻隱慈愛敬
恭節敘明達謙遜聯屬容讓肫誠固守九端正情的知帝
是五常立體不待見帝而始知況天地萬物草木鳥獸無
一不內具五常生機若非帝以五常立體何以造化皆如
是耶此五者乃上帝生物之玄機凡天地間有形之物無
形之理俱不能出此五者之外一加推測自見其奧所以
欲窮理者只窮此五常
五常一明無理不明

評　以子推父的知上帝以五常立體又須以物證人方知上帝以五常立體內具特異之知能試觀金石有形質無生長草木有生長無知覺禽獸有知覺無倫敘倫敘獨爲人性之體其信然矣然物性亦有具五常者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鴻雁之夫婦然一而不備

且生而不能學惟人則生而自具良知全備五常之性長而自具良能能盡五常之學故此良知良能爲人性所獨人爲萬物之靈者此也然則五常爲性之體良知良能性之靈也

五常著氣爲天地水火氣之五純
言天地間生成造化只
是一箇五常這五常著
氣始成天地水火氣之五純純者是一而不分舍此五者
之外皆是此五者假合立體皆可分析是謂雜體純如昭
昭之天天也九重運旋之天亦天也一撮之土土也大地
之土亦土也一滴之水水也江海之水亦水也星星之火
火也燎原之火亦火也呼吸氣也撼山拔木亦氣也故謂
之五純五純假合以成雜體卽如枝葉不可名樹以其包
裹之皮成於天質體成於土津液成於水宣暢成於火長
養成於氣分盡根幹皮枝花葉則無樹矣又如手足不可

名人以其皮膚成於天骨肉成於土血液成於水溫煖成
於火呼吸成於氣分盡頭面手足皮肌骨肉則無人矣五
常著氣爲五純如義之著氣爲天義主聯屬容讓天以九
重包裹間不容髮日月五星嵌在體中其質堅硬鋼板難
似爲地水火氣之皮膚是聯屬之象環凝於外覆冒包括
旋轉推運不滯不礙遲速各有定度以大其行施之功是
容讓之象故知天爲義之所著信之著氣爲地信主肫誠
固守地則生成隨其種植長養按其氣候萬物質體悉賴
以成含化孕育生物不二是肫誠之象以重心居圜天之
中以折算準之周圍九萬里整數皆生齒所居奠定持載
永不隕墜是固守之象故知地爲信之所著智之著氣爲
水智主明達謙遜水外暗內明鑑照不爽大地流通灌漑
不滯是明達之象性本就下遇剛卽避是謙遜之象故知
水爲智之所著禮之著氣爲火禮主敬恭節敘火內暗外
明氣炎赫嚴凜然可畏不敢輕犯是敬恭之象日火一出
而天地萬物歷歷燦陳無不明析各安其分並育不相害
是節敘之象故知火爲禮之所著仁之著氣爲氣仁主惻
隱慈愛氣乃天地水火四者各輸元精相合而成居於地
上二百五十里以折算準之毫髮不爽氤氳鼓盪堙鬱構
精是惻隱之象人物依氣如魚之依水呼吸長養頃刻不

能離是慈愛之象故知氣爲仁之所著蓋此五純爲上帝造物之材料天地間一切有形之物俱賴此五者而成乃天地人物合一之致缺一則造化息矣一加察驗自見其妙所以欲格物者只格此五純五純一明無物不明而天地萬物燎若指掌矣

評　西人不以中國五行之說爲然謂行於天地間者氣當居一金木不能如水火之用當以氣水火土爲四行此卽道家鑪竈水火之說道家以乾坤爲體坎離爲用是以天地水火爲四行也西人以氣配水火土是西人以氣爲天也今先生於五行中去金木而益以天氣謂天配義而氣配仁是仍吾中國舊說中國以五常配五行金原屬義木原屬仁金木之用不如天氣之用多

易爲天氣而道家西人之說不如吾儒之完備矣　何以知天爲金氣爲木易以乾兌爲金乾爲天也以震巽爲木震爲東方生氣也此先生特易吾五行之名而仍其理非用西人之說也　此說不是日月五星皆能自行動非嵌在天體中也先生蓋不知歷算故用朱子硬殼子包裹於外之說而不用張子地自行轉之語

五純有陰陽帝命鬼神以爲陰陽之知靈受命分職調元贊化爲上帝官吏宣權結搆造化萬類以備人需言天火爲陽故居上地水爲陰故居下氣爲四精之會半陰半陽故居於天火地水之中五者立體必有知靈主宰鬼者陰之知靈具女體神者陽之知靈具男體故男女脫鬼神之跡鬼神先具男女之體天地間造化生成賞善罰惡無非鬼神之功用體物不遺確有神體後人以呼吸老少屈伸往來爲鬼神是視鬼神爲虛幻無知使人亡質臨畏敬之誠大非明決者所言蓋上帝總持造化之權而調和元氣贊助化育皆是鬼神奉上帝之命結合搆造以備生人之用如人君尊居九重而百官衆吏分職佐理敷布君德以成至治

評　西人謂耶穌創造天地萬物語意亦如是然奪上帝之功能以予耶穌是以人僭天也人而僭天罪莫大焉十字架之刑其天罰之耶聖人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直言其有何得云無禮樂鬼神對言鬼神爲陰陽之靈爽禮樂則官吏之威靈也

物生大備之後帝始命五純著立人形卽降分自衷五常恆久不滅之靈以爲人性依於五純假合之形言帝建人極先造備

用之物於人先如父母欲生子先立家室器用物生既備帝始命五純假合以立人身卽降分五常衷靈之性依於五純假合之軀卽如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言人始有恆久不滅之性但性分三等一曰生性一曰覺性一曰靈性草木得其一只賦一生性乃五純相合之生機植而不移一經斫伐長養之生性滅矣鳥獸得生覺之二性長養同於草木之生性至於目視耳聽口食足履乃知覺運動之覺性一經殺傷則生覺之二性俱滅惟人得生覺靈三性其形身之長養同於草木之生性目視耳聽手持足履知覺運動同於鳥獸之覺性獨此識倫業達政事通古今辨是非乃五常恆久不滅之靈性異乎物類分自帝衷永無泯滅之理故人死則生覺俱滅而衷靈常在蓋帝靈無始無終而分降於人是人爲帝子性亦有始而無終卽如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茲殷多先哲王三后在天盤庚曰綏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不救乃死等語足徵父子祖孫臣民俱有在天之靈聖語煌煌如同面晤故全仁者生則身享太和卒則在帝左右人多不達此理往往舍本有之神體妄求空幻之仙佛遂誤天命修齊本業生則艱窘終身死則欲囿性困而莫解

評　以識倫業達政事通古今辨是非爲人之靈性其見精卓人之靈於萬物者在是卽貴於萬物者亦在是故不與萬物生長知覺之性同其消滅此吾儒了然於生死之故之正理古今聖賢盡性之學其精神常留兩閒其不朽之性量自能如是也

人受五常之性卽著理爲五倫以爲人道之則君極建造化之先父子開人倫之始而師道卽立於君父兄弟卽比肩於降衷夫婦居倫之末上帝一本卽兼君親師三本大權以主宰而言卽吾人之大君以降衷而言卽吾人之大父以啓牖而言卽吾人之大師故有君道然後有父道君父道立卽參教化之權而師道卽寓於君父經曰作之君作之師可見師道卽隨君父而立初生男女卽爲比肩而兄弟故兄弟亦居夫婦之先而夫婦居五倫之末後人往往以夫婦爲人倫之始謂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不思初生之男女從何而來豈有無父母之男女乎此不達天命五倫之序

評　古聖王以君兼師故以君臣父子夫婦爲三綱而以朋友居五倫之末後世君不兼師教無所統而友承之不得不參師友於君父之閒語本於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及檀弓事君事親事師並言蓋自夫子創教君治舉其粗而性道之精微賴師以明師友之倫不得不重卜子賢賢易色卽欲以師徒易夫婦之綱而升於君臣父子之前先生序五倫以師友與夫婦互易雖與古異實聖門之旨也

禮著君臣禮卽生於君臣蓋一倫之中互貫五常之理卽如恩同父子以相親愛者仁也酌度政事以啓明達者智也元首股肱以通聯屬者義也同心一德以實固守者信也而其專主在禮試觀君道一立而天地奠位人物得所彝倫攸敘名分昭然是禮卽生於君臣古人以義主君臣乃只言元首股肱以聯屬此倫者非專主也

仁著父子仁卽生於父子卽如尊卑不紊以著節敘者禮也教諫合道以啓明達者智也憂樂感應於一氣以通聯屬者義也真誠符愛於兩衷以實固守者信也而其專主在仁試觀慈愛一體恩聯不息生機相繼傳衍不絕是仁卽生於父子

智著師友智卽生於師友卽如恩同父子以相親愛者仁也儀則罔忒以定節序者禮也同道相輔以通聯屬者義也一德無欺以實固守者信也而其專主在智試觀得師友指引明悟日新才識自長倫業政事自然通曉其勢似輕所職實重其分似疏所關實親君臣定人倫之範師友明人倫之道雖並列人倫之中實操人倫之要故君親師三恩並重所謂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古有單言朋友主信乃只言一德無欺固守此倫者非專主也

評　以五常配五倫惟父子之仁一仍故訓而禮義智信則互易之一倫之中必備五常之德此爲精確不刊之論故禮義智信彼此分屬可以不拘然亦有至理焉禮義一物也義之成爲禮禮之始爲義義者制一事之禮禮者成全體之義也君臣綱紀一世之全規兄弟則人形分著對待而立之始孟子曰敬長義也達之天下卽爲禮矣故君臣兄弟之禮義可互易也信智本是一物孔子以配四德之貞術家所謂水土同源也智爲性

之光耀靈動信爲性之眞實凝聚譬之於月智其明信其魄也天地之氣化始於夫婦天地之治道基於師友皆有貞之義焉故師友夫婦之智信可互易也總之先生欲以師道救君道之窮此正宣聖創教之苦心先生確有所見故不得不如是立論讀者勿訝其更張古訓也

義著兄弟義即生於兄弟[即如情出至性以相親愛者仁也各守儀則以定節敘者禮也辨是知非以啟明達者智也竭誠施愛以實固守者信也而其專主在義試觀身家相佐一體聯屬患難之際手足相關義氣奮發不顧生死諺曰打虎還須親兄弟每見遭虎患者拖頭曳尾不顧身命此乃義氣之真不待勉强有言兄弟以禮著者乃只言各守儀則節敘此倫者非專主也]

信著夫婦信即生於夫婦[即如恩誼浹洽以相親愛者仁也內外不忒以定節敘者禮也是非必辨以啟明達者智也倡隨一體以通聯屬者義也而其專主在信試觀受命一醮終世不改其節固守立身死生不易其操蓋四倫皆可移易即如君臣尚有先臣外臣之分父子尚有生父恩父義子之別兄弟尚有胞兄外兄之異師無常師有一節之長者即可爲師惟夫婦一倫男女定配一醮不移堅貞律身期老不易豈有義夫婦外夫婦之理乎古有言夫婦主智者乃只言是非必辨明達此倫者非專主也]

故五常無體以禮立體禮立而五常始著[仁智義信四者有情無體惟賴禮以立體禮主外見故即禮之慈愛可以見仁容讓可以見義謙遜可以見智固守可以見信]

評　此見尤卓歷代聖王之心法無可傳其可傳者爲禮文後人可據禮文以見其心故論語入佾篇言禮先於里仁篇之言仁也

五倫無綱君道立綱君道建而五倫就序[君乃日火之象日火一出而天地明晰萬類燦陳故君道一建而父子師友兄弟夫婦各安其分等差秩然不紊]

評　有世界然後人類有所容有人類然後有倫理故君雖與師分以權力馭世而必推爲五倫之綱居父子師友之先以功及人言也由五倫遞入君臣由天而人由德性入事爲也

人衆有欲無主則亂上帝授命人君統御下民即爲人世之帝愛護保存使人共復元量[言人皆有形欲若無大君以主之則強者陵弱衆者暴寡殘殺必無其類故上帝即授此統御之命於大君使大君以兵刑定亂以農工禮樂養教使人人各安其分各修其業各盡倫全常以還其五常仁和之本量也]

評　從上帝說入人世之帝付受分明人君之責任重矣

夫性本帝靈具純一無滓神體永無泯滅之理形成五純假合立體內具理氣有攻滅還化之數[理者上帝造物之準則氣者上帝造物之材料攻滅者謂五純合則著體成形不合則彼此不容即如火盛水則水竭水盛火則火息之類還化者謂五純皆自無而有若攻滅則仍自有而無也蓋性不泯滅形有毀壞人急當明性帥形勿爲形欲所囿以貽性累使萬古欲囿愁苦而莫解]

評　由性說到形由性分固有說入職分當爲也

性形相依契合一身故有帝君兩間分統之道上帝按需對給以育下民聖君立法定制按給對修養教生民[性形相依]

合者如日之映水火之著金原無分別也兩間分統者言帝宰元靈君統著形按需對給者卽如有形則需衣食上帝卽給以農工有性則需節和上帝卽給以禮樂之類按給對修者卽如給農工大君卽設后稷教稼之官匠作虞衡之員以修之使足衣食給禮樂大君卽設秩宗儀制之官協律審音之員以修之使明禮樂之類故有君道而無帝道造化固息有帝道而無君道人類亦滅二恩實並重也

評．上帝生萬物卽以造世界聖王治世界卽以成萬物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天人息息相通橫渠而後見道罕有如此親切者

故生人入世卽受帝恩二命之慈一曰大本之命一曰助修之命大本者卽人性所受仁禮智義信五常明德統御一身主宰變化以爲自衞自全之權是爲天德助修者卽

農工禮樂助此著形以修天德者也蓋身乃五純假合立體內有心思營爲之耗外有風雨寒暑之侵形有放縱之失欲有從形之乖故帝命農養工利禮節樂和以爲助修之資聖王用此以理家國故曰王道天德體也王道用也修天德始可以行王道行王道乃可以成天德二者互立缺一不治主宰變化者言能帥氣化質不至任形從欲也自衞自全者卽如順五常者異性皆化爲骨肉不惟人不敢害亦不忍害悖五常者骨肉盡變爲讎敵卽人不明害亦必暗圖豈非五常爲自衞自全之權缺一不治者言修天德而不行王道是有仁心而無仁政澤不被於閭閻固不能治若徒有仁政而無仁心恩澤暫而不久亦不能治

評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帝王一切經綸胥該於是天命之精微卽盡於是見道透澈純正無疵學者勿以其言不文而忽之也

夫天德無形何從而見誠能返身推測昭然明晰生人莫不內具有惻隱之心外著有慈愛之情應事有和悅之感此仁之端也言人卽爲形欲所囿末能事事盡合五常而其眞機常有發見之時惻隱如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心中怵惕不安及見一切災傷病痛鰥寡孤獨窮困無依流離失所之人實有不忍之心慈愛如慈母心疼嬰兒孝子孺慕其親及一切周急扶危賑災濟貧安老懷少之情和悅如情景藹然春風和氣無論賢不肖使望見顏色皆樂於親近

評　此下五項敎人卽身體認遇事留心此二曲先生反身的傳人人實有道心卽人皆可明道行道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人人日在道中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道所以不明不行於天下也先生敎人於日用事爲上留心道固在邇當前卽是而無容遠求也

莫不內具有敬愼之心外著有恭謹之情施事有節敘之則此禮之端也敬慎如覲君臨官肅然骨慄恭謹如祭祀見賓莊敬不苟節序如登降拜跪有其準坐作進退有其則此人性中禮之端也

莫不內具有明達之心外著有謙遜之情臨事有辨別之識此智之端也明達如遇事則思其是非推理則明其可否遇患難則知其處置見物則思其致用謙遜是嚴以律已寬以待人辨別是分其善惡邪正判其輕重大小此人性中智之端也

莫不內具有聯屬之心外著有容讓之情遇事有裁制之宜此義之端也聯屬是天下一家萬民一身視人如同骨肉容讓是天覆海涵不爭不競裁制如事之可行者勇往直前不顧利害可止者立意決絕不至優柔不斷此人性中義之端也

莫不內具有肫誠之心外著有實行之情臨事有固守之貞此信之端也肫誠是至誠不欺實行是事事歸實固守如信理甚真終身守之不易此人性中信之端也

五者乃帝賦生人大本之命純善無惡純吉無凶聖帝明王授受相傳只傳此道順之者聖悖之者愚修之者治廢之者亂千古昭然毫髮不爽言五常本純善純吉而人有惡與凶者因人爲形欲所囿也欲求成聖並無他道只要能修順五常若舍此五常之外皆是異端邪教空幻欺人信之者從無實效遂誤終身

詳考諸聖皆是以五常授受順聖悖愚修治廢亂觀之堯舜桀紂可見而千古帝王俱不能舍此五常之修廢而別有治亂也

評　識仁義禮智信之性於日用之間則括萬事萬物於一心隨感而施自順其則天下更有何事故自古聖聖相傳只是此事

故人君誠能以五端默運於九重化育卽徧沛於閭閻言五常人人皆具而君持五常之綱故人君誠能以五端潛孚默運於九重之上萬民自皆以各具之五常相應自然天地位萬物育三光明寒暑平五穀登人民壽德澤流布民樂熙皞化育豈有不徧沛於閭閻者乎

評　大道之行自上建立則通行甚易不惟感應之理然也登高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遠權勢之力以道運之其感孚不可思議矣

是仁爲萬民之命君仁則萬民歸仰卽如王者征討之時以不嗜殺人爲心只以定亂安民爲念自然民皆歸仰故湯始征誅惡弔民萬民卽有后來其蘇之望武王東征救民於水火之中以綏厥士女所以百姓臣附君子實元黃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良以仁爲民命君仁則民命皆遂故民歸仰如此

評　仁是天地之生機故爲萬民之命

愛爲元仁之情愛施則萬民親附爲上者保民如保己赤愛民如愛己子以身測寒熱以腹節饑飽痛癢相關好惡與共不使一民失所萬民自然親附如嬰兒之依慈母頃刻不能離以其仁統四端而專主於愛愛以愛應故民親附如此

上敬則民自畏服爲上者知民皆帝子君乃民之首出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時時畏著帝命

克綏厥猷乾切養教不敢或曠統御之職如湯之顧諟明命文王小心翼翼如此敬天自不敢輕民重民卽所以敬天自然民畏且服若徒以嚴法制民民只畏而不肯服也

評　此卽孟子民貴之義民性分自帝衷民形亦必分自帝體故民皆爲帝子五常爲上帝所分之性五純非上帝所分之氣乎

上恭則民自不紊爲上者接民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嚴肅整齊不以小民而輕忽傲賤自然父子兄弟戚黨各守規矩各安其分強自不敢陵弱衆自不敢暴寡彼此皆相敬重矣

上明達則民自不欺爲上者不爲形欲所囿明四目達四聰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以天下之視聽爲視聽明無不照達無不周仁天智神知何者爲民利而興之何者爲民害而除之洞察民隱詳知好惡事有遠識賢奸立判凡茲下民誰敢欺罔

上謙遜則民自和順爲上者如虞舜舍己從人大禹之拜昌言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民能進言者善者錄之不善者亦不加罪時常接民情同父子絕不以生殺予奪之權爲念尊不自尊聖不自聖萬民自然觀感富不驕貧智不傲愚閭閻盡謙沖之風焉有不和順之理

上聯屬則民自浹洽如禹見囚車而泣文王視民如傷湯視大臣若腹心視諫官若耳目視邊臣若手足視百姓若毛髮肢體四海一家中國一身萬民自然效法婚姻喪葬鄰保相助患難相扶疾病相恤民之浹洽如同兄弟矣

上容讓則民自歡悅爲上者天覆海涵豁達大度能包括四海不輕任氣恃力窮兵黷武以致財殫民疲引賢才以自輔推功讓能因人器使不肯求全責備使天下賢才皆樂於展其所學自然民皆彼此相容彼此相讓綽有餘地豈有不歡悅之理

上肫誠則民自無詐僞民卽愚頑上宜輸誠相待勿以愚昧欺罔信賞必罰不爲朝令夕改

自然民風丕變長厚成俗自無機械變詐之徒

上實行則民自躬修爲上者實能修業盡倫不以空言化民於父子實能慈愛於君臣實能敬恭於師友實能謙遜於兄弟實能容讓於夫婦實能肫誠自然化民成俗儀型其德崇尚實行矣

蓋聖君一人帥天下之氣誠能以五常臨民則天下自治言造化雖繁只是一帝主宰萬民雖衆只是一君統御君能修順五常萬民亦皆修順五常君若悖廢五常萬民亦皆悖廢五常故堯舜帥天下以仁而天下治桀紂帥天下以暴而天下亂

評　據人身言故謂爲氣性附形體之中卽在氣交中矣聖王鼓鑄一世變易其風氣而已故曰帥天下之氣也

故人性帥一身之氣性誠以五常帥形則身自修家長帥一家之氣家長誠以五常帥家則家自齊夫集身成家身修而家自齊聚家爲國家齊而國自治一氣聯貫理無二致家國一本總以修身爲主一觀身無性主則狂可知性帥身之氣家無親主則爭可知家長帥一家之氣而家者身之集也國者家之聚也一人修身而家自齊家家修身而國自治氣一理同可見齊家治國平天下總歸一箇修身

評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的是如此解大學自格致以至治平只是箇明明德格致所以爲明也誠正所以爲德也身修則格致誠正之功備而明德在我矣以爲齊治平之事未有外於修身之理者朱子所謂舉而措之是也

一身誠以五常接人未有感而不應者我以仁施彼必以仁應我以愛施彼必以愛應我以敬施彼必以恭應我以謙施彼必以遜應我以容施彼必以讓應我以實行感人人自忘其詐僞感應相符捷如影響有感而不應者其人欲蔽五常自絕人道故聖王棄之於市者以示警也詳考千古報施細驗人情感應順五常而感者人卽順五常而應悖五常而感者人卽悖五常而應有以五常感而不以五常應者其人必爲形欲錮蔽迥絕人道故舜誅四凶武王戮飛廉原是殺一以警衆也

評　以上言自治以下言治人以上是修以下是齊也此卽孟子愛人人恆愛之敬人人恆敬之之義感而不應當先自反自反無失則其人爲橫逆聖王所必誅也

夫生人男女以及草木鳥獸無一不外假五純立體卽無一不內具五常生機一切有形之物無形之理聯於一氣統於一機有感卽應無微不周乃天人合一之致其中感應之神皆具自然之機我以五常相應人物卽以各具五常之情相應同類相求如鐵之從磁芥之隨珀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誠能會得此中機要修齊治平捷如影響草木鳥獸皆具五常生機試觀草木失禮則枝葉紊亂失智則津液枯竭失義則皮膚破裂失信則非本體失仁則死蓋上帝以五常立體而五純乃五常所著之氣草木鳥獸雖無五常之性而假五純立體皆有五常生機所以惟此五常徹上徹下天地造化統貫無遺若能會其機要則修齊治平不啻影響之捷昔孔子之示諸掌孟子之猶反手皆是默會其機要也

評　此段極言感應之機卽大學治國章之意感非徒以心與言感也天下國家卽有天下國家之事以五常感者以五常之德治其事也其事旣治其人焉有不應者乎治事卽上文言君上下文言臣子等事是也

以此事君則爲忠臣忠君總在愛君愛君尤在愛民民者君之身也愛民卽是愛君之身身之所重者衣食教農工以足衣食則民自富民富則身家俱安者仁也民之所欲者富貴農工修民旣富矣又重在貴教民以修禮樂使天下之民尊卑長幼有分男女內外有別建家祠修事祝以正趨向朔望演禮習樂以教節和春堂稱慶誕辰祝壽使民皆自貴者禮也民富且貴民欲已遂民心已平民復何求卽是太平之世再察天時相地宜預爲籌度斟酌損益按時施治輔相裁成分多潤寡使物各盡命人皆得所者智也民之所惡者變亂侵欺又當修邊疆禦外侮翦盜除暴懲奸制惡聽斷是非抑强扶弱使民皆安於室家者義也凡天下大小臣工各盡職守推行四端以致聖天子穆垂裳之化賢司牧樂琴堂之治民則躋春臺壽域共享郅隆之休者信也臣子以此事君始謂之忠臣至於小忠小信如臨難死節舍身衞主剖腹藏肝此皆國家不祥之事若果預以五常事君臨民自成萬世太平這不祥之事從何生出五常關重如此不可不修若舍五常之外更有何道以忠君

以此事親則爲孝子事親總在親愛其親親愛其親尤在親愛其家衆家衆共和親愛使親心愉悅者仁也立家祠演禮習樂使男女內外各準其則弟姪子孫各守其職者禮也籌畫家政酌度事宜注意四業嚴戒鬬訟深懲四惡使家道日昌親心無憂者智也親有過反覆曲諫不陷親於不義子弟有過嚴責不令從欲家富量力提攜親友歲饑量力賑濟鄰朋以布親德者義也身先推行四端不私妻子以生內外之嫌信於家衆同心一德共理家政均享良富良貴自然親心安樂者信也如此始盡事親之道故爲孝子

評　上文君仁等項是上以德率下此處忠臣孝子等項是下以德事上此言事上不並言率下者君父如心

但立其極臣子如身必勤其力也

以此事師則爲賢徒親師如父潛慈默愛以至性相流通者仁也尊師如君嚴敬恪恭崇重道範以推尊其師使人皆望而起敬者禮也推察造化物理辨別古今是非究其當然並窮其所以然使帝道日明造化日晰而學問相長者智也明道濟世同心一德衣服飲食言語才德助師之所不及者義也心悅誠服篤信好學繼續道統以廣師教於無窮者信也如此始盡事師之道故爲賢徒

以此事兄則爲悌弟愛出至性不容自已者仁也不自恃才挾智以禮事兄推衣推食不敢惰慢者禮也相兄不使失義調和家衆互濟以成家道之盛者智也窮則爭先農桑富則不私妻子遇事則奮勇當先功則推美過則自任憂樂與共聯絡一氣者義也敬嫂如敬兄愛姪如愛子同心一德和氣盈庭使家永久不敗者信也如此始盡事兄之道故爲悌弟

以此御妻妻無不順恩愛相聯和協無間者仁也恪守統御之職相敬如賓雖在閨房不爲狎

戲淫蕩者禮也殷勤化導使其孝於舅姑和於妯娌明於
蠶事精勤一切飲食衣服之類者智也時警以三出之戒
常惕以二廢之失裁之以陰柔勿使干預家政以生內外
之嫌者義也陋醜不敢廢禮老病倍加愛恤持身不苟而
相期偕老者信也如此始
盡御妻之道故妻無不順

以此育子子無不立 如慈愛不容已者仁也教以端莊誠慤入孝出悌事親不懈身習禮樂者
禮也使其明本知序通曉經傳律例躬行實踐期成明哲
者智也斷以克勤克儉不令汙腐庸懦亦不使驕奢淫佚
是道則獎誘玉成非道則嚴立斥責毋爲姑息溺愛以縱
子之情欲者義也因材施教隨事啓牖質雖庸愚教訓不
倦使愚者能明弱者能強克緒家聲以至成
立者信也如此始盡育子之道故子無不立

以此事神神無不格以此享先先無不享 如愛慕愷切者仁也陳設俎豆
行禮作樂衣冠言貌登降拜跪敬慎恭謹而不敢怠慢者
禮也不飲酒不茹葷齋戒沐浴以潔其外息其念慮靜其
心志神氣淸明以潔其內者智也念其材能功德思其音
容笑貌異世相聯而感桑不忘者義也僾見愾聞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誠始慎終以成祭祀者信也如
此始盡祀神享先之道故神無不格先無不享

以此樹藝無不暢茂 卽如樹木順木之性而愛之若子者仁也毋使根拳土易蔭蔽天暘下作
環池以容水者禮也記號南枝毋使反向相地制宜毋使
失性者智也不爲抓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
密而置之若棄者義也使其發榮滋長成材適用者信也
又如種禾熟耕糞肥以培其本者仁也擇種下子疏密得
宜者禮也高燥防旱下濕禦澇者智也勤鋤薅莠不使侵
苗者義也糞多力勤多獲子實者信也如此始盡樹藝之
道故木與禾
無不暢茂

評　以下無事不是五常之理耳目之前無非天理之
流行程子所謂活潑潑地此也

以此畜牧無不蕃息 如愛惜牲畜者仁也育養訓習有法者禮也孕字不失其時者智也以身
測寒熱以腹節饑飽者義也勤於經營以至牲畜蕃
息者信也如此則畜牧之道盡矣故牲畜無不蕃息

以此鋤禾禾無不豐 如愛惜嘉禾者仁也立苗成行者禮也辨別禾草者智也剪去宂禾者義
也以鋤成功者信也如此則
鋤禾之道盡矣故禾無不豐

以此育蠶蠶無不盛 如愛之如子育之如嬰者仁也下子浴種下蟻穿蟻三眠餵法謹慎以守成
規者禮也量葉下蟻明於寒熱饑飽而能抽飼斷眠者智
也防備一切香臭之氣驚動之物而能繰繭成絲者義也
勤始慎終以至上簇結繭者信也如
此則育蠶之道盡矣故蠶無不盛

以此施賞始謂大公 相關一體者仁也等差適宜者禮也隱善必著者智也不至冒濫者義也
不失微嫌者信也如此則
施賞之道盡矣故爲大公

以此施刑是謂祥刑 如矜憫無知者仁也寬嚴適當者禮也伏奸盡知者智也不屈法市恩者
義也不殘酷忘愛者信也此
則施刑之道盡矣故爲祥刑

以至應賓客御奴僕耕田乘馬務要事事準合自然事事

盡善 如應賓客懇惻動中和愛浹洽者仁也恭敬整肅周旋中節者禮也察言觀色應對謙退者智也斟酌情
事推讓適宜者義也眞實無欺盡禮終局者信也如此則
應賓客之道盡善又如御奴僕時加愛恤者仁也臨之以
莊嚴者禮也因能授事者智也有過則裁之以義者義也
不肯賤辱者信也又如耕田知爲身家所托命而視之珍
重者仁也耕必端正先淺後深次第不紊者禮也先加以
糞肥使與土合和者智也不敢遷延失時使生荒草以耗
地力者義也耕之令熟有餘功而尤能橫耕以倍其力者
信也又如乘馬愛惜斯馬者仁也鞍轡適宜者禮也飽食
不鞭者智也不盡其力者義也往返如一者信也推之一
切應事接物至大至細事事皆準五常無不盡善可見造
化中只此一脈貫通人可不推
廣五常以立修齊治平之本乎

評　用總括之筆生人事業無一不賴五常之德以爲
之悉數決不能該備學者以上各事項例而推之卽此
便是莫大學問

五常如有一失卽生反對之凶如失仁卽生衰乏殘損之凶失禮卽生消毀橫肆之凶失智卽生泛濫流蕩之凶失義卽生離析破敗之凶失信卽生暗昧阻塞之凶故人能順五常卽生順應之吉若有一失卽生反對之凶可知上帝分人以五常之性卽分人以吉凶之權順五常者吉反五常者凶吉凶原由已操然則外倫常而求吉者是卽失倫常而求凶也入於異端者可不急返哉

夫人性分自帝衷原無泯滅之理惟奉順帝命克全五常則性道盡而陟降有階言人能修順五常則有上達之路而陟降闕庭將享昭明之樂矣

評　以上修大本之命助修之事業自在其中然皆據性體論理未嘗卽形體論事業也故此節總結上文下節說入形體遂及農工禮樂言助修之命

但形成五純假合立體有攻滅還化之機必須食為培添

衣為衣被以養之言人形成自五純上帝卽以五純所成之物以養人故天以天培土以土培水以水培火以火培氣以氣培卽以粥言之米粒是土湯液是水溫熱是火結皮是天流動是氣人食之則各從其類以補其體鳥獸入世皆自具頭蹄爪牙不賴衣被吾人赤體入世故帝造以絲棉皮毛麻五服以蔽其體

評　今西人醫察人之質為何質虧損卽用何質培補之

衣食出自農工農有四端耕桑樹畜四者備而農道全耕以出食桑以出衣樹以出屋宇器具果蔬畜以備耕乘出肉膏一經力修則錦繡膏粱棟粱車馬一切物材無不畢備四端若缺其一終屬不足人多不知農道之大往往有力農而不能獲息遂棄農桑以逐末務是不知農道有法

得其法則人食地地利失其法則地食人力言耕桑樹畜四者皆備方為全農若缺一則日用終屬不足況耕桑樹畜有其法得法則耕三餘一耕九餘三老者衣帛食肉少者豐衣足食自然人食地利若失法則出息有限每歲有賦稅雜差牛工子種一切費用地中所產常有不足供地中之費者是地反食乎人力因而舍本逐末者遂多而田土日荒是豈知農務有法

評　由形入衣食由衣食入農工先生一生講學之旨盡出耕桑樹畜凡此後所言皆身親試驗而實獲其效者非空言也此為王政之本原孟子書三見旣以告齊梁之君又以為西伯養老之政近世儒者有志經世不暇及此失其本矣

近因貧弱屈於外洋始有議及農學者竊謂宜合農於

學不必專立農學每村設村學一延師三人一主教訓讀書之事令文生為之一主耕耘賦稅之事如今之里長倉正一主戢捕盜賊之事皆日居學中每晨暮督促農夫耕作如漢書食貨志法而講求其土宜及耕桑各法隨教隨試則無惰農而學漸生矣

鄉學之師不重訓蒙而重訓壯者里長不重收租而重督耕耘團練不重戢盜賊而重懲游惰此今日急務也

耕有登穀樹藝之法如山原之田宜深耕濕澤之田宜輕用鋤耨山耕宜橫單掩下面水耕宜劚其宿根杪起積泥正宜如象行之至正細宜如疊瓦之至細甯廉勿貪自然地力極熟甯燥勿濕自然地無土塊初耕宜淺次耕宜深轉耕同於初耕若尤能縱橫犂杪更佳如此則耕得其法凡布種務要合時尤須擇種稻種芽

生後下苗長尺許後栽務要水秧相稱旱種有漫種樓種區種點種四法務要根土相著如此則種得其法凡鋤分四序初次破荒二次撥苗三次籽壅四次復鋤鬆其土以後多鋤更佳諺曰穀鋤七次餓死狗如此則鋤得其法凡收穫務要合時合時則氣充失時則氣洩蓋經理不啻育嬰收穫猶如寇至不可遷延時日以廢前功風雨鼠雀日耗三分倘收穫失時盡爲鳥有如黍中麥禾在芒種前後必帶青色收則子粒堅實皮薄味長若至焦黃頭低則籽粒輕虛皮厚無味收穫百穀皆同如此則穡得其法夫禾生之者地養之者天成之者人日進其功所獲無窮卽如荒蕪粟穀一斗僅可得米三升若耘二次可得米六升若耘至五六次更可得米八升功倍粟多故人能明於樹藝之法五穀自無不豐登也

好畝抵十之法如人多地少宜爲區田法宜一區闊一尺深一尺二寸用人糞或豬糞油渣與區中土相和按於區中以手拍實糞土離區口三寸每一區縱橫間一區隔一區種一區不拘地之多寡以此爲率種糞時須在三月穀雨前後要用笨穀種一區可留四十四株苗出之後有草鋤去遇旱卽澆俟苗長一尺二三寸時再

上畲過熟糞一寸及長二尺餘高再上糞一寸俟出穗後再上糞一寸以區平爲度旱卽澆灌親身試過一畝能收入石又法宜夏月築短牆數行於田間秋後復平爲田其土自肥禾根亦深入則一畝能收數畝之利凡人多地少者皆宜依數法而行也

評　區田法傳爲伊尹救旱法省城西倉中有碑雍正時試其法有收至十餘石者先生云收入石其可信也隔一區種一區繁難勞人不如仿趙過代田之法隔一行種一行簡捷數倍且易灌溉爲易行也　此法今渭水南咸陽興平農人多用之　陝省渭北地勢高燥宜講水利光緒十九年陝西亢旱涇陽民爲猴井其法度井深淺如深四丈則兩井相去四丈井各置一滑車綆

長入丈兩頭各繫桶一桶入此頭之井一桶入彼頭之井繩之中間繫牛馬拽之中行至此頭則彼頭之桶汲水而出行至彼則此頭之桶汲水而出兩頭各立一人瀉水於田一童子牽牛往來行走較水車費人而價廉倉猝可辦此亦救荒法也

一歲數收之法法宜冬月預將白地一畝上油渣二百斤再上糞五車治熟春二月種大藍苗長四五寸至四月間套栽小藍於其空中挑去大藍再上油渣一百五六十斤俟小藍苗高尺餘空中遂布粟穀一料及割去小藍穀苗能長四五寸高但只黃冗縐風一吹用水一灌苗卽暴長葉青秋收之後犂治極熟不用上糞又種小麥一料次年麥收復栽小藍小藍收復種粟穀粟穀收仍復犂治留待春月種大藍是一歲三收地力並不衰乏而獲利甚多也如人多地少不足歲計者又有二年收十三料之法卽如一畝地縱橫九耕每一耕下糞一車九耕

當用糞九車間上油渣三千斤俟立秋後種笨蒜每相去三寸一苗俟苗出之後不時頻鋤旱卽澆灌灌後卽鋤俟天社前後溝中種生芽菠菜一料年終卽可挑賣及起春時種熱白蘿蔔一料四月間卽可賣再用皮渣煮熟連水與人糞盦過每蒜一苗可用糞一鐵杓四月間可抽蒜苔二三千斤不等及蒜苔抽後五月卽出蒜一料起蒜畢卽栽小藍一料小藍長至尺餘空中可布穀一料俟穀收之後九月可種小麥一料次年收麥後卽種大蒜如此周而復始二年可收十三料乃人多地少救貧濟急之要法也

糞肥倍收之法卽如薄田一畝僅可收穀數斗若加以糞肥卽能收穀數石

農有法非糞不茂買田不如糞田若田多糞少廣種薄收賦稅人工又多其實收穀甚少可見買田不如糞田

積糞勝如積金金銀乃交易便民之術其實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試觀往代荒歉之歲有懷金伏鵠而死者有黃金一斤易米一斗者有易子而食析骨而炊者有殺子啖母棉沽草葉者有食牛糞蒿子者若能積糞

肥田穀有加倍之收人有荒
歉之備豈不勝似積金者乎
釀糞有十法之詳一曰人糞乃穀肉果菜之餘氣未盡培
方熟糞田無損每畝可用一車自成美田若積於便窖用
小便盦熟名爲金汁合水灌田亦可肥美又或單用小便
盦臭澆田亦可强盛一曰牲畜糞謂所畜牛馬之糞法用
夏秋場間所收穅穰碎柴帶土掃積每日均布牛馬槽下
又每日再以乾土墊襯數日一起盦過打碎卽可肥田又
勤農者於農隙之時或推車或挑籠於各處收取牛馬諸
糞盦過亦可肥田又凡一切鳥獸之糞及蠶沙等物收積
俱可肥田一曰草糞凡一切腐藁敗葉菜根無子雜草及
大藍渣滓並田中鋤下雜草俱不可棄法用合土窖罨凡
有洗器濁水米泔水及每日所掃穢惡柴土併投入其中
盦之月餘一起晒乾打碎亦可肥田凡春夏所長嫩草稜
來剉碎耕時撒於壠中犂土掩蓋亦可肥田一曰火糞凡
朽木腐材及有子蔓草法用合土層疊堆架引火燒之冷
定用綠油碾碎並一切柴草之灰以糞水田最好旱田亦
可用又如匠土牆土久受日火薰煉膏油外浮亦可肥田
又水田稻穀已收卽將稻草焚燒田中亦可肥田又硝土

掃積亦可肥田一曰泥糞凡陰溝渠港並河底青泥法用
鐵鈥轉取或以竹片夾取置岸上晒乾打碎卽可肥田一
曰骨蛤灰糞凡一切禽獸骨及蹄角並蚌蛤諸物法用火
燒黃色碾細篩過糞冷水稻秧及水灌菜田肥盛過於諸
糞一曰苗糞凡雜糞不繼苗糞可代黑豆綠豆爲上小豆
脂麻葫蘆芭次之法用將地耕開稠布諸種俟苗高七八
寸犂掩地中卽可肥田一曰渣糞凡一切菜子脂麻棉子
取油成渣法用碾細最能肥田一曰黑豆糞法將黑豆磨
碎置窖內投以人溺盦極臭合土拌乾糞田更盛於油渣
凡麥粟得豆糞則幹勁不畏暴風兼耐久雨久旱如多不
能溺盦磨碎亦可生用一曰皮毛糞凡一切鳥獸皮毛及
湯燖之水法用同盦一處再投韭菜一握數日卽腐沃田
極肥若豬毛皮渣罨稻根下更得數歲
長旺以上十法均農務之本不可不知
評　糞田中國古法孟子以糞田爲治田曰糞其田而
不足又以百畝之糞分別上下農夫知戰國時極講究
糞田也糞田之法不可不講求今日中國宜講求耕耘
機器一日能作數日之工一畝能得數畝之收一人能
兼數人之勤則不廣土而土自廣不衆民而民自衆不
永日而日自永天時地利人工得一機器而增數倍何
快如之此亦上帝助修之命也中國不急遵帝命自收
助修之利悖矣
糞田有三宜之用凡未盦之生糞栽植木果之外俱不可
用用菜蔬尤所最忌惟熟糞無不可施而
實有時宜土宜物宜之分時宜者寒熱不同各應其候春
宜人糞牲畜糞夏宜草糞泥糞苗糞秋宜火糞冬宜骨蛤
皮毛糞之類是也土宜者氣脈不一美惡不同隨土用糞
如因病下藥卽如陰濕之地宜用火糞黃壤宜用渣糞沙
土宜用草糞泥糞水田宜用皮毛蹄角及骨蛤糞高燥之
處宜用豬糞之類是也相地歷驗自無不宜又有鹻鹵之
地不宜用糞用則多成白暈諸禾不生物宜者物性不齊
當隨其情卽如稻田宜用骨蛤蹄角糞皮毛糞麥粟宜用

黑豆糞苗糞菜蔬宜用人糞油渣之類是也皆
貴在因物試驗各適其性而百穀自倍其收矣
桑有栽接鋸翦之法桑有盤條壓條數法而皆不如種桑
之多且易生法將熟足桑椹用水淘
淨陰乾將地治熟摟成畦子將桑子撒布用杷子輕摟三
兩日一澆十餘日卽出勤澆勤糞至冬卽可移栽桑椹熟
時卽可種栽桑之處凡山坡溝澗高原下濕砂磧鹻灘水
淹湖泊壠畔田邊城壕捍臺家宅墳園牆下路旁門前側
室一切間階曠土及入山五里之地皆宜栽桑法將地掘
坑廣深各尺許用糞與土和勻入水一桶調成稀泥將預
種桑秧掘來坐於泥中按至坑底提掇三五次填土與地
平次日築實封身尺餘高周圍成環池以容水栽地桑亦
如此法只是一坑二三根須要栽種下的魯桑秧子一畝
約栽二百四十坑雖不及樹桑耐久而獲利甚速凡栽樹
九月至三月皆活惟栽桑樹亦不論冬夏但荊桑葉不如
魯桑葉肥大宜將魯桑醫接於荊桑樹枝葉愈肥大接有
插接根接劈接枝接搭接數法而皆不如醫接易生法將
魯桑小醫如麥子大者截作長一寸闊四分起下來須看
醫心平實莫傷又將荊桑枝幹上亦截去長一寸闊四分
將皮起下以魯桑醫補上須要下節對緊用麻或桑皮縛

緊截去上面枝稍以桑葉遮蓋四五日卽生可割斷縛繩以暢生氣接桑自桑根熟時至三伏日皆可然桑不鋸翦則不旺卽如欲成樹桑將栽下的桑條如箸大者落地齊翦次年發芽只留一芽上長餘皆鋸去長至六七尺高至冬月就樹腰中齊翦來年發芽只留兩條餘皆鋸去飼蠶如此每歲一條留兩條兩條留四條四條留八條愈留愈多愈多愈高若翦大樹蠶月翦條飼蠶五六月發出條來翦去一切不正冗條以飼二蠶名曰滅條至臘月或正月翦去整條的稍尖名曰攔頭翦地桑亦如此法只是年年落地齊翦滅條攔頭皆同人能依法樹桑自然桑葉繁盛遍野綠雲矣

蠶有抽飼斷眠之法謂抽減眠蠶之葉不致覆壓專餵未眠之蠶使之速眠不惟眠起得齊且無葉罨燠熱之病凡頭眠二眠三眠皆同向眠時量黃白分數抽減所餵之葉如十分中有三分光卽減去三分之葉有七八分光者卽減去七八分葉古云近來學得抽飼斷眠法年年歲歲得絲蠶養蠶者不可不知

畜有孕字牧放之法農家可畜牧者最多卽如水澤之地宜傍魚塘高燥之處多牧牛羊鴨鵝

畜於渠潦鷄鴿養於平原一切飿由蚖蟹木蜮蜜蜂之類皆有補助於人而孳生尤莫速於牛馬驢猪羊五牸古云欲速富畜五牸故畜牧之道雖云多端而要不越乎以身測寒熱以腹節饑飽按時投食用力有節應期孕字多方護胎之法而已如此則生息日蕃自有補於家計

得法而理卽致富饒工凡有百先務理織誠能家戶理蠶織緞綾紬帛足於冬紗羅絹縑足於夏再制棉毦葛苧皮毛因地之宜則衣無不足兼修他工則宮室器具皆足於用農工並修則衣食足而自臻良富若不謹節其流則財終匱則不足節流首在酒蔫之耗人多視爲細事而不察生人溝壑流亡之禍皆由此釀言人不知節儉妄費處極多而其大害尤在酒蔫酒蔫乃上帝造以備生人之藥餌若無故飲酒喫蔫實取亂之道蓋飲酒不惟醉後失德昏性損形廢時誤功酗酒肆惡毆詈犯分等弊且甚在耗穀之害卽如斗粟煑粥可食二十餘人造成酒能飲者不足一醉飲酒者愈多造蔫者愈廣耗穀亦愈不可限量且又有藥料曬麴之費喫酒不惟遺火焚燒房屋田禾蔫袋刺入喉嚨散氣耗血大損臟腑等弊甚在奪田廢功之害卽如一畝地種禾則每年能收數石糧大能養吾人一歲之命若植蔫則糞土人工俱置於無用夫一人每年需口糧三石有餘若一家種一二畝蔫是暗中已將一人之命陷於溝壑若家戶種蔫爲害甚大況且又有做蔫之清油薑黃蔫包之紬緞布皮蔫袋之銅鐵金銀木幹做蔫販蔫坐鋪人工攪纏之耗費故飲酒喫蔫以一人計之似爲細事一天下通盤合算爲害甚大所以一經荒歉素無積蓄焉得不成溝壑流亡之害有志修齊者可不知所畏乎

評　織以爲衣固爲先務然今中國一婦織不足供一家之衣或僅供一家而無餘布織工且拙不能敵外人之巧織具不精利也今日農桑二業均當以造器之工

爲急木工鐵工先講求耕織之器使耕巧不亞西人然後再及一切工藝陝西則尤以取水器爲先先生但知酒蔫之害其時鴉片未盛行也使先生生於今日親見吸鴉片之人志氣懶惰形容枯槁吸之成癮欲罷不能其費百倍於酒蔫中人之產有不數年流爲乞丐盜賊者先生當如何痛心疾首深惡而痛絕之也　酒之害三代卽有之禹惡旨酒文王教小武王殺羣飲是也然祭祀賓客孝養之酒不能去也蔫之耗財不如酒而又不醉人亂性其損人亦較酒爲輕此二者雖堯舜復生不能禁絕若鴉片則害甚於洪水猛獸稍知自愛必不

染此害稍知治體必痛絕此物盡其根株而後已也

賭盜奸淫謂之四惡有一於身足致敗家四者同類相殘大悖五常人類不齒有辱親辱身辱戚黨之三辱有害人利己大不仁也違命悖道大無禮也敗家罹禍大不智也從欲無厭大不義也無復人理大無信也不畏帝君大不忠也辱及宗親大不孝也世共憎惡而不知羞大無恥也又有此八失故四惡一有所犯禍不旋踵雖損人利己其實內氣已變內奸即生神人共怒生則艱窘終身死則欲囿莫解焉得不敗壞身家也

評　鴉片耗費錢財不過流入乞丐惟昏惰人之志氣惰不務生業昏則不知恥不務生業而又不知恥窮困而癮迫之則無所不爲矣賭盜奸淫容或不備入失一吸鴉片即蹈入失甚矣吸鴉片之惡甚於賭盜奸淫也

看會觀戲淫心蕩志吾人日讀聖賢書倣其嘉言善行又擇明師良友日日提撕警覺猶恐不能成立會戲乃賭盜奸淫聚會之場若不知痛戒奸人誘之不知不覺流入四惡及至心淫志蕩之時遂至寡廉鮮恥無所不爲如此則富貴者自貧賤貧賤者亦愈無底止之日矣

保債好訟終招恥辱蓋親友原有通財之義如有正事要務自當助以己財斷不可濫保人債財乃易花之物一至討債之時斧鑿相逼雖賢智亦不免於失情初爲市恩後反成怨吾人處世於人皆宜盡聯屬之義即彼有非理於我自宜寬容矜憫若好於爭訟吉凶安保即或得勝已傷聯屬之機況且賭氣耗財又所不免

身習無益之工作好讀非聖之閒書曠功誤時終致貧累吾人資生工作力農之外尚有多端總以有益爲主至於一切無益人世之務即如造賭具舊具酒具造金銀錁錠作一切奇技淫巧玩好之物無補助於四政者皆謂之淫工斷不可習吾人應讀之書即是聖經賢傳律例若二氏之書並六壬奇門風水子平相面西遊記水滸英烈一切淫詞小說麗曲豔語無益身心性命有礙於修齊治平者斷不可讀以其皆屬取敗之道也

淫詞不惟耗財反生悖本之凶趨向不可不正務在報本吾人入世只是帝君親師四本自宜朝夕事祝凡終日念言行悟務準五常以正趨向以報降衷保存生育成全之恩自然有吉無凶有福無禍況吉凶禍福之權雖出帝命實由己操順五常者自吉悖五常者自凶試觀頑惡悖本之人皆罹凶禍忠臣孝子之家終獲福祥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若一切淫祠不過是先死的古人並無吉凶禍福之權試看彼當時之生死禍福尚不能自操豈能操人之生死禍福乎人若信爲主宰便是認鄰人爲父不惟費會演戲虛費資財且大悖根本絕帝人聯絡之脈用無宗向死無歸宿矣

評　此先王作書本旨欲明正教於後世也　國初治曆兼用西法調取西人爲臺官如湯若望南懷仁等其人皆奉天主教以耶穌爲上帝子朝夕事祝其教遂浸

淫行於民間蓋自萬曆時利馬竇以歷算入中國當中國算學極衰之時人人訝爲未曾見而此等人即以巧算製造助行其教至我朝時憲書出其黃背書欽用西法造成有私議者處斬至雍正時始改爲欽遵御製數理精蘊云云此奏改事見雍正時所修會典欽天監門而天主教已盛行不可遏矣乾隆年間屢禁天主教而終不能淨盡先生是書作於是時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即上帝也禘祭始祖之所自出而字從帝知人人始祖即上帝也人人當事上帝本吾中國之教今西人攘爲己說以教吾中國之人吾中國人焉能不靡然

從之而肯背上帝背其祖乎彼教旣託於上帝師儒之力固不能抗即帝王之力亦豈能與上帝抗乎又其人沈鷙堅忍遠適異國朝夕事祝上帝不敢稍違其教是有必行不可拒之人先生知其教之必將大熾而無術以撲滅計惟有收吾儒之說仍還之吾儒而使人人堅守其說以帝君親師分統性形事學而帝爲之總則操之有其本推之有其序持之有其故六合四海之衆非泛而無所統而又無以耶穌僭上帝之咎庶吾儒教可推行於萬世而不致爲耶穌役也此先生作此書之本意嗚呼其慮遠矣

蓋天命身家均享良富良貴誠能生財節流世享富饒若富而不教逸居而近於禽獸教賴禮樂禮有國家鄉室身五體之則有三千三百之目樂有五音八器十二律之調興修禮樂之功難以泛作必須先立標準以成畫一之規誠能倣周禮事神定制使家戶皆建祠宇崇奉帝君親師四恩朝夕事祝以正趨向朔望行禮作樂以節形化欲復還元量自然陟降有階言人若富必須教而教必資於禮樂禮乃帝命準則所以範形使不至於放蕩故人誠能修此國家鄉室身五禮之則三千三百之目凡郊廟燕享有其制冠婚喪祭有其規長幼交際有其序飲食男女有其則威儀動作有其準以至於燕居暇處噫唖便溺之類無不各有其法自然君公臣忠父慈子孝師明友正兄友弟恭夫敬婦順各安其分始見人道尊貴不同鳥獸無别樂乃帝命仁和所以養性使不至於乖戾故人誠能修此宮商角徵羽五音匏土革木石金絲竹八器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十二律之調使抑揚高下節奏聲歌能動五臟調五情養五常理正性返天真韻和欲化神應無迹以臻元和真樂以復聖神本體吾人奏樂即不能合爲八器亦當獨爲琴瑟簫管自可調情返真如此立法行禮作樂自然外無暴放內無鄙詐漸次欲淨仁純陟降有階矣

評　陟降有階即所謂升天堂有路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吾儒之說西人引以證其天堂之說先生不能不收還也

蓋此農工禮樂原本帝命助修係屬不可解須臾不能離試觀人雖有掀天揭地之能轉移造化之權未有去衣食而能得生者若不修農工則衣食無出饑寒切身形體立

毀人雖貴超萬類知靈權能無物爲匹未有不節形化欲而能異乎鳥獸者若不修禮樂則形無所節犯分以亂其則欲無所化反常以乖其和乖亂既生凶禍互施有粟不得食有帛不得衣必仍毀其形於爭奪之慘若舍此四業以治身家不知家長有何神謀奇算使一家不饑不寒不乖不亂久享富饒之樂人多不達此理往往嫌迂闊而求逸捷棄本業而逐末務或梯山航海櫛風沐雨或涉水走浪危疑驚恐或日守斗鋪羈縻終身或肩挑貿易露宿孤處利之有無亦屬難必十求九敗無地不有即或有得亦屬偶富偶貴數年之間仍復敗落何若四業乃天命定典

家家本有人人皆能認眞力修則萬世不敗況天德王道易知易行五常不過一心轉念之間卽得正情農工禮樂不過一手一足之勞卽是良富良貴並非難事何憚而不爲二者兼修卽得前堂後寢安居自適建祠立主禮樂祭享春堂稱慶誕辰祝壽老者衣帛食肉少者豐衣足食出則有子弟車馬入則有溫牀煖室俎盛蔬肉盃酌家釀筵會無煩外討祭祀盡出田園父子聚同堂之樂兄弟盡室家之慶親鄰時會有無相通坵壠不乏拜掃兒孫常依膝前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出鄉井而俯仰自足不假機智而生財時出子孫世世守之則利賴無窮觀往代變亂之秋殘殺同類亡身敗家之禍詳考其弊皆由民不安分盡職所致若能謹身修業共勷至治物我無間同樂休和何至有變亂殘殺之酷

評　商固較農工爲末然天地氣運日開不能閉塞若強閉塞之則物鬱而朽久亦自敗故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通則不能久也通之之機則始於商賈易所以敍日中爲市於爲耒耜之前也則商似又重於農總之洪荒之俗不重商文明之時必重商禹所以懋遷有無化居也一王之世或抑商列國並立之世必不抑商太公所以勸女工興魚鹽之利也故予以抑商爲秦皇愚弱黔首之術非聖王之政先生生逢我朝極盛之時故不覺抑商之害若生今日親見中國精華被人以商賈吸盡則決不以商爲末務矣且傳道亦有資於商今之耶穌會其資財均出於商而孔子以子貢爲奔走遠方之弟子益至是也

誠能家戶盡修四業自能各盡君臣父子師友兄弟夫婦之五倫五倫克盡卽各全仁禮智義信之五常五常全則至仁復至仁復則上聯帝衷下浹萬姓生則身亨太和卒則陟降在帝左右生人始終本序之道至此完畢言帝降生民無論男女明庸各賦以五常之性原欲人人修業盡倫全常復命以還聖神本體故人誠能順命實修生則身亨太和卒則陟降昭明而此外更有何事否則悖逆帝命廢棄倫業生則艱窘死則欲囿而萬古沈淪矣

舍此之外則無道可講亦無業可修卽有他道生人亦無所用非英雄欺人之語卽異端惑人之辭言造化有定千古只此一脈若舍天德王道而言道皆是不知天命惑世妖言大有誤於治道

夫吾人生逢盛世際遇最難觀明季之年中涓開鑛宗藩侵害兩廠訪犯官吏奸貪盜賊蜂起民不聊生如此時勢豈能修此天德王道以立身家欽惟我朝列聖相承重熙累洽盡除往代銅弊四海淸寧民樂化日當此之時正好內修天德外修王道各理身家共享休和凡爲父者當以此教子爲師者當以此教徒兄教其弟夫敎其妻同心一德共修厥職自臻良富良貴世世修明世世富貴永無敗

壞身家之理今與同人約誠欲立身成家各宜書此一通懸之中堂使子弟幼而誦習長而力行共勦至治同樂熙皞此皆親經實驗非同抄撮舊說人果如此勉力修順自然富貴久享昇平永奠否則岐途莫辨貽誤終身可不畏乎但言限尺幅不能盡意因令門人齊倬以俗說俚解按節註釋名曰修齊直指使婦孺易於通曉以便躬行云爾

評　親經實驗非抄撮舊說先生講學著書無一語不如是

修齊直指評終

跋

修齋直指評一卷興平楊雙山屾著咸陽劉古愚光蕡所評也雙山生乾隆之世其時科舉方盛舉世風靡又承兩開鴻博之後高才之士精研考据號曰漢學雙山出二曲之門不爲考据不應科目獨本孟子所陳王道農桑樹畜孝悌忠信以事所謂良富良貴者行之十年食肉衣帛一鄉服化而果目覩其效也陳文恭撫陝延至會垣倡興蠶桑並爲納粟代捐職銜楊撫名揚以所著知本提綱豳風廣義修齋直指進呈命祀鄉賢先生書傳其道亦稍稍行矣惟書中語皆自創不因襲前人一字舉業家無所用之

故流傳未廣獨劉先生閎識孤懷謂字字從日用事物天理流行處實驗爲二曲反身的派並取修齋直指詳加評註至以横渠比擬之或疑爲推崇過當乃不數年國家變法厲興實業兩先生之書之言均爲時代所重豈非皆豪傑之士亞聖所謂無待猶興者哉有心人倘從事之不惟太史公本富之說不難實獲卽西儒斯密氏原富大意亦豈能外乎此因亟重印俟救濟農村者參考焉民國二十四年九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　健

興平馮光裕

肆拾叁册 95½版

雲南叢書子部之二十一

反身要語

共一卷

雲南圖書館藏板

甲寅手刊

反身要語

雲南穀書子[illegible]
昆明鄒[illegible]

澤賦質最鈍闇陋無似近於讀書[illegible]所得每苦易忘因隨時劄記取孟子反求諸身之義名曰反身要語以自儆勵云

天地萬物只是這箇道理凝結而成若離卻此理便不成箇天地更何從有萬物

天之於萬物也非有所喜而以雨露生之非有所怒而以霜雪殺之祇自行其自然之運耳惟是物之生質薄弱者當雨露便滋榮當霜雪便彫謝若賦質堅厚者雖

雨露不能使之榮雖霜雪不能使之落蓋物自有其不榮不落者在也觀於松柏自可知矣

冰霜雨露都是造物栽培萬物仁厚處

雨露有涵養之德日月有光明之德風雷有震動之德冰雪有嚴毅之德此足見仁義禮智發用處

凡物樸則聚華則散玉之在璞也其勢可以堅而久也及剖而獻其美焉不能不分而爲器矣花之方苞也其機可以養而蓄也及開而盡其妍焉不能不謝而就落矣蓋樸則元氣固而存華則元氣洩而減

天理人情四字人都看成兩橛不知人情卻在天理中只須於天理上識得十分爛熟人情自然透徹所以說依乎天理順乎人情也若外卻天理專於人情上用功便不能曲當便是揣合世故蓋本乎天者正而有常徇乎人者偏而寡當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四語是千古言心性的主腦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四語是千古做學問的工夫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千古聖賢學問俱是從此十六字做出無他道也自言心學者出謂虞廷授受特言心字於是認取其虛靈知覺之心而守

之以爲得千聖不傳之祕遂並不辨人心道心之分不察精一執中之理此所以流於禪佛而不悟也

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義理之性本善之性是也氣質之性相近與不移之性是也合孔孟之言而性之理備矣故程張諸大儒言性皆本乎此然本善之性自爲體於氣質之中相近之性自是具乎義理之則所以雖補出箇氣質之性來而必重言性善正欲人識得本善之性而後斯能以變化其氣質而復全其義理也愚讀呻吟語論性一條而疑其說記此以俟正

理氣二字不是對待只是一滾而出故理依乎氣而立

氣敎乎理以行即如春有發生之理然必到氣行至春夏時分力纔見得若無此氣時理亦無所寄放特理居乎氣之先耳

漢學宋學雖各不同而實則不可偏廢乃尚考據者則崇漢而薄宋談心性者則崇宋而薄漢要之皆有所偏也夫鄭孔賈馬之註疏則通都大市百貨之所集也周程張朱之論說則權度量衡百貨之所平也本宋儒之論說以核漢儒之註疏亦如操權度量衡於通都大市之中而百貨之輕重長短多寡大小皆不能或有所參差毫釐於其閒蓋漢學宋學相爲表裏者也故無漢學則宋儒之議論無所發明無宋學則漢儒之得失無所考鏡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語提醒悚動人良心不少只是痲木不仁者對之亦不能覺

內省不疚自無憂懼其功夫皆自憂懼中來故乾以惕死咎震以恐致福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故坦蕩蕩心廣體胖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千古聖賢憂勤惕厲都是由憂懼中做學問所以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若此身此心未從憂懼中實實踐履過來便云何憂何懼此肆無忌憚小人之尤者也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等氣象自漢以來無人識得惟周程張朱數君子識之呂新吾謂宋儒無見於大恐未然

爲學而不師孔孟者異端庸俗之學也爲治而不法堯舜者雜霸苟且之治也蓋學術治術是千古持世大端不師孔孟則老莊禪佛之說行而世之學術亂矣不法堯舜則管晏申韓之法進而世之治術亂矣

談理最愛楊園之平易辨理最愛稼書之謹嚴

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此是何等見識力量若見得稍不眞守得稍不定一引即去矣

凡定務決策雜不得一毫世俗識見帶不得一毫迂腐性情參不得一毫權術作用涉不得一毫利害念頭須是以聖賢心腸施豪傑手段乃能剛大無懼獨往獨來於天地之閒

無爲學之實則無以成己之德而將有終身之憂有講學之名則益以招人之忌而將有及身之禍是以君子貴不言而躬行放開眼孔觀理立定脚根做人

治治世其要在興禮教治亂世其要在明賞罰聖人之作春秋正此意也

罪莫大於不知恥禍莫深於不知足

官吏百姓須要如家人父子一般親切相關方是唐虞三代治平氣象

寓兵於農自是不易良法惜乎井田廢而不可復行矣若師此意爲之只有認眞保甲一法保甲行而兵亦可寓也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推言其弊俗儒記誦詞章之學同歸於罔異端虛無寂滅之學同歸於殆是故馬鄭詞章非不博於學也陸王心學非不精於思也然一則工於訓詁泥於章句不能窺見聖賢本原一則遺棄事物糟粕六經不屑實踐聖賢塗轍均之皆於道未有聞也所以同歸於罔與殆也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所謂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學問之要只是知行兩件生知安行知至行盡聖人成德之事也其次則致知力行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致知之事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力行之事也

凡事不本於古者不可行徒泥於古者亦不可行須以古之制度參酌今之時勢損益變通之則何事不可行

若謂唐虞三代之法不宜施於後世將聖人六經直爲無用之書矣然亦有不必本於古者理道之公而權宜之用也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迹者是也

農桑學校養民教民之大政也然養有先於教者衣食足而後禮義始興是也教有急於養者信義立而後兵食可去是也

天下凡物都可以假借惟有名分義理絲毫不容假借亦假借不得

天下事不能無弊然弊之生也有自本原生者有自末流生者不究其所從生而徒言除弊救弊是何異以湯止沸抱薪救火無濟於事而所害反大矣

夫子論甯武子曰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持此語以觀千古社稷之臣自矢孤忠幹濟艱難奮不顧身總是其愚不可及處若純任智便易計較到成敗利鈍上心曲中便有多少不可對天地質鬼神告君父處而況其趨利避害苟全倖免之行之卽踵其後也

子張才高意廣觀其氣象自是狂者一流問行書紳已有近裏著己之意若至執德不宏云云功夫已造到切實處也

人情好利雖唐虞三代時亦然所不同於後世者以禮

義廉恥之心存耳

人當自思所以處患難憂危者如何若至安樂則享廟廟之福者皆能之矣

東漢黨錮諸君子皆以氣節相尚而其得禍之慘者皆不讀論語之過也夫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諸君子不惟不孫也且嘵嘵好議矣夫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諸君子爭且黨矣犯聖人之所戒而欲免於奄宦肆惡之朝其可得乎若明之東林諸公不知為後車之鑒致犯逆豎之鋒亦非明哲保身之道也易所以著其象於履霜堅冰也

觀狄梁公用意只是實見得社稷為重不然以鬚眉丈夫屈事女主雖盧氏婦人亦知其非矣豈公之賢尚未見及此哉

只此心至誠了天下便無難為之事即至殺身成仁亦不過是箇誠

理是箇堅硬的物不用心鑽他不透理是箇囫圇底物不著力剖他不開

出處義利之辨孟子一書說得最精詳讀得孟子熟透此等處方有欛柄始不被人謾過

人總是一怕餓死便何事做不出一怕羞死便何事做不成

以一髮引千鈞雖不遽絕人共知其危也以一馬行萬里雖不遽顛人共知其疲也是故君子不強物以勢之所不能勝不苛人以力之所不能及

使盲者觀泰山雖指以所在而亦不見也使聾者聽洪鐘雖語以所擊而亦不聞也何況使之察秋毫辨樂律哉是故君子不以我之所見聞強人之無見聞者而亦責其見聞

易曰天道福善而禍淫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皆為中人說法若修道之君子只論道理上

當為不當為非有所希冀而後為善也非有所畏避而後不為不善也蓋禍福祥殃有主之者非我所能與亦盡其所當為所得為者而已即不幸而為善得禍君子亦只順受之而毫無所動於其心故孟子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然亦有為不善而得福者或亦命數之適然君子豈以得福之故而少變其為善之心哉

膏粱醉飽之人所為不過一身所見不過一家而欲與之言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宜其為彼所笑也故莊子云夏蟲不可與語冰井鼃不可與論天

要天下官好只是振作學校以養人材愼重選舉以清
仕路公平銓簿以勵官方至若三年甄別不過激揚之
用爾
官有官常奉公守法勤政愛民是也家有家常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是也今之所謂官常者則應酬套數而已
所謂家常者則鹽米瑣事而已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徧觀諸史所載其
治亂興亡之略總不越此二語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四語是尚書
中第一精要語其義理包函無盡

仁之道一也而其實有統體散見之不同統體之仁卽
所謂包乎四德賅乎萬善者仁只是理散見之仁如所
謂發爲惻隱形爲慈愛者仁只是心蓋兼四德萬善言
者仁之全量理固無不備是也就惻隱慈愛言者仁之
一端心有待於擴充也故言其統體則有是仁而義禮
智皆卽仁而具不必別立義禮智之名言其散見則有
是仁而義禮智皆與仁相輔故必別詳義禮智之實特
其發處仍根於仁耳
攘羊證父奪食紾兄推其居心只是要見得自家的是
學者講天理與講地理方術講醫理占算講命理者

之只是一箇理
人當平旦之時其氣清明良心發見卽須於此時提撕
警覺接續擴充起來不使日晝所爲隨而梏亡及其久
也存養旣熟始能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否則夜氣
之生隨發隨亡漸至萌蘖盡絕不復能生善不知好惡
不知惡醉生夢死不復有幾希良心之存甚將求爲禽
獸而亦不可得矣先儒謂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
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者豈不信然歟
人若隨波逐流不能跳出習俗圈子雖每日清清爽爽
畢竟終身只在醉夢之中

人不怕窮須要有窮骨人不怕賤須要無賤相
人惟不敢薄於自待方能厚責其身人惟不欲小以自
安方能高尚其志
率眞二字雖說得好究竟有弊不如循理二字爲無弊
昏庸醉飽之流說出話來都是夢話若認以爲眞自是又
一夢中人矣
古之文原以明道今之文轉以晦道古之文原以載道
今之文適以害道
見得聖賢道理眞實的確任他衆說紛紜自可立辨否
則胸無定見鮮不惑矣

肆拾叁冊 95%版

八股一道亦是格物窮理工夫自世習以爲弋取科名之具而此事遂成無當之危矣

作爲運用先時摹擬不得當事安排不得須是平日有涵蓄寬裕之本臨時有從容周密之神斯天下無難應之事矣

聖人之心同天地賢人之心似四時故學者須令此心常與天地相似

先事無揣測心臨事無躁率心當事無拘迫心既事無翻悔心是之謂學是之謂養

爲學者須是能自樹立不牽流俗方有進步若存流俗之心徇流俗之見瞻顧依違於流俗之論甘心暴棄爲流俗之人此其人不惟一事無成並且不必與言矣

狂狷皆可以進道而狂者志量大見地高尤易至道

惡惡太嚴亦是學者一病試思天地生人既生得他我何爲不能容得他況我又不能感化他使不爲惡徒惡之也何益

儒談理學而不能適用者究竟是致知格物上欠工夫

將聖賢讓與他人做把庸衆留與自家做此是天地間大愚

以俗儒見識測聖賢之心以衰世制作論帝王之治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禮樂政教都是性分中自有底物事不是後來添設亦且添設不得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王陽明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此其宗旨自是一派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與民守之效死勿去此是天經地義緊要處孔孟處變之策只是如此然其中自有大經濟所以可死否則與倉皇掩泣束手待盡者何異

有某謂以國事當家事辦用意固好然未免把國事輕看了須要國爾忘家纔是

治有古今之異道無古今之殊故聖人詳言道

封建井田既廢而學校獨存維持世道者只有此耳

陸象山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蓋伊川之言最切中學者病痛與禪見尤不相合故謂爲傷我

象山所謂吾道即養神一路如所云此道甚淡辦此一事皆指此也

朱子曰陸子靜所學分明是禪愚按陸子之學初亦未便是禪只是天資太高合下便欲突過顏曾子思但一向高處遂不知不覺浸淫以入於禪到得後來所學益偏所持益堅遂亦自信其爲孔孟之學遂抵死不肯認

是禪實由其於本領處初見既差遂跟他那差處去做並不自知其差轉堅以為是所以朱子雖極力與之辨難不惟不悟而亦不服也

象山數提本心二字陽明每舉良知二字俱不是孟子立言本旨孟子所謂本心是指為身死不肯受嘑蹴之食本有羞惡之心而言也所謂良知是指愛親敬長本然仁義之良心不慮而知者而言也象山陽明則俱是專指心之知覺處說此正陸子所謂兩箇却好縛作一束者也

陸子之學究竟只有一箇字是箇此字

陸子曰心不可泊一事只自立心此即佛氏所云守定楛樁舊處尋也人心本來無事此即莊子所云槁木死灰也惟其知此所以謂解論語反壞了精神謂善亦能害心謂讀書是假寇兵資盜糧謂孟子論性反惑亂精神謂中庸為說外謂敬肆義利之說為閑言語謂六經皆我註脚謂自來不由乎學謂不識一箇字亦堂堂做人此真言語道斷心思路絕惟有專務虛靜以完養精神一事也朱子謂其只成一部禪不虛矣

陽明講學專主良知二字其實所謂良知者本於佛氏之本來面目而合於仙家之元精元氣元神並不是孟子所云之良知也此亦如糊塗學究作八股者但向四書中尋箇好題目文章則隨自家意思胡說亂謅全非書中本旨曹春林乃謂陽明講學文章未會作錯只是題目出錯愚意不然如陽明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則是開首一句破題便自錯了也

有才幹底人亦頗做得事出事亦頗難他不得只是到那緊要處他便沒柰何了却只好任意去做任意便會決裂即幸不至決裂亦只是傀儡一時與聖賢手段全別

體之於用猶木之根本枝葉只是一理有此根本自然

發出許多枝葉若說有體無用則所謂體者便是箇枯根不惟不能發生且不成箇體了若說有用無體則所謂用者只是將箇枯枝插些鮮花安在上面何嘗不是樹花只是不久便都槁了豈復成箇用是二說者皆不知體用之一理也

管仲之霸齊范雎之帝秦蘇張之縱衡申商之法術雖皆不正然俱是先有是體而後有是用他並非臨時始做出這箇來

呻吟語云三氏傳心要法總之不離一靜字下手處皆是制欲歸宿處都是無欲是則同愚按此亦會有不同

處夫二氏之靜靜中無物一則只要存得一箇心一則只要存得一箇神氣其所謂靜者只是省緣靜坐守其空寂之爲也吾儒之靜靜中有物須是要存得許多道理如四端百行體驗親切其所謂靜者須是涵養省察常主於靜之爲也二氏之制欲只是掃除箇盡並絕理而去之無理而欲而卒祗成爲自私自利也吾儒之制欲須是克治箇盡獨認理而存之有理無欲而後始得爲大中至正也二氏之無欲只是寂守此心天地萬物都置不管其無欲歸於無用故藏其用而出世吾儒之無欲惟是操存此心備具眾理天地萬物以爲己任其

無欲主於有用故善其用以經世如呂子之說則潛移於二教合一之論而不覺矣

天地萬物自有一箇當然底道理所謂可使由之者也至天命之性具於人心萬理備足毫無虧欠其所以然者所謂不可使知之者也但不可使知者在己須要知得若不知時如何能使人由

處富貴利達須服解毒湯加減以瀉之則邪氣不留處貧賤患難須服安神丸加減以補之則正氣彌固能安本分最好一劑養心丹不徇流俗最好一劑拔毒散

做州縣官能以愛厚百姓爲實心以勤慎職守爲實事以約束吏胥爲要務以嚴抑强暴爲亟圖如此民雖未即受福庶幾可少免害矣

人情風俗雖各不同而民心與治理則一也惟施治者有以審其本末先後緩急輕重之要而次第布之則善矣

學者讀聖賢書只習成一副鄙俗見識一箇卑污志氣一腔回邪心腸則其所學者亦可知矣

凡人處事須是先爭大體方有卓見定力而措之裕如若惑於私見而以煦煦之仁孑孑之義硜硜之忠信行

之將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小不忍則亂大謀其害均有也

藝亦聖賢所不廢若專務爲此便是玩物喪志

羅仲素先生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陳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推斯意也可見人生只有自責自盡底道理除自責自盡外更別無道

小廉曲謹之士能忍於簞食豆羹而每忽於其大矯情好名之人能輕乎千駟萬鍾而反昧於其細君子則不爲此安天命守道義一歸於理之當然而已

處貧賤而輕薄富貴與仇視富貴皆不是道道只是素

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

自聖賢至於塗人氣質都各不同不特塗人氣質與聖賢不同也即聖賢氣質亦與聖賢不同故其言行氣象之閒亦異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

而今學者志量小見識陋亦非盡其人之過緣初入學時父兄師友之所教誨而屬望者不過習舉業取科第耳而此外非所及也耳濡目染習與性成於是能爲詩文遂以爲吾事畢矣苟非聰明材力有過人者其能自振拔於流俗之中哉

凡扶持名教固是名教中人而壞亂名教亦是名教中

人蓋非名教中人則其扶持者甚微其壞亂者亦微若爲名教中人則扶持之者責重而功難壞亂之者勢易而害大卒之十人扶持之權不勝一人壞亂之力蓋由其所以壞亂之者仍然假名教而壞亂之也欲扶持名教者可不愼微而杜漸與

名教於人飢不得而食寒不得而衣也似無分毫之益然一離了豈復成世宙故君子於名分名器之屬必兢兢愼之

每於意思紛雜時將小學近思錄隨取一二條涵泳數過便覺身心安靜無先時紛擾之狀此理足勝欲之驗也

以隱僻典籍考證聖賢經傳以末世制作求合帝王規模以偏私見識妄論古今得失以輕薄性情謬陳事理是非此皆不學無術之弊毛西河袁子才植默齋諸公俱坐此病

近見世所刻質神錄一書所載皆桂宮降乩之事其言多孔孟程朱之語中有二條一云周濂溪先生降一云程伊川先生降如果有此豈復成其爲濂溪伊川此不待辨而即見其誣者也又韓文公降詩云闢佛豈遭佛子性原道一篇未足信重到天宮聞正語百尺竿頭幸更進云云皆與其生平不類夫原道佛骨表諸篇文公之所以爲文公者正在於此今謂未足信則是生平所自守不惑者及其殁後千百年而忽焉悔之以公之賢當不若是之異轍也

雲南叢書子部之十二

存真錄

共一卷

雲南圖書館藏板

甲寅年刊

存真錄

雲南叢書子部之[illegible]

阿迷吳昌南臣亮著

理者天之真宰人之真性敬則存矣存則[illegible]多亦靜從欲雖少亦擾

敬自能靜靜却不可無敬

恕以待人亦不惟體人之情抑且養我之氣

取得一義勝過千駟萬鍾多矣

初念之邪待轉念以正之若初念之誠則當力制夫轉念之偽

獨私圖自快也而清夜捫心必有所不快者矣若當前

力制其私雖不快於一時而事後撫心無愧快何如乎

去一分私便得十分樂

天理即在人情中情正固見天理情不正反之亦見天理

一念之邪反之即正一行之惡反之即善能反斯進德無窮矣

明明上天雲霧蔽之黯淡無光吾心之蔽於私猶是也撥雲霧而開之斯本體之明復見矣

理義吾身寶也隨身所向此寶與俱身其足貴乎學者置身太虛俯視衆有大而天下治亂小而一人窮通皆

有天焉乃知至於胡名市利不容強實不足道也

車薪之火救以杯水可乎如林之寇禦以羸卒得乎治心者亦然私意方萌以理克之斯熄矣若其敵既熾則理非其敵矣故理勝則欲不能奪欲勝則理莫能制

道非氣無麗道所麗即氣也氣非道不靈氣之靈即道也道與氣其混一乎

天下事無逸而坐獲者理固然也天運不已未常逸也天且弗逸而況於人乎人而逸是違天也違天而欲有獲豈理也哉

人生惟利所設金玉貨財其迹者也讀書而沽名利也

砥行而釣譽利也一事圖便宜一念營利私意皆利也其害心也實甚利何有焉噫其亦可以知返矣

君賢臣尊君庸臣卑臣尊君安臣卑君危

君恕臣則在矣臣恕君則賊矣故君可恕臣而臣不可恕君

體與用常相濟君體嚴故其待臣也利用寬臣體柔故其事君也利用剛

見道明者守道必固能見而不能守者終是見之未真耳

地之平也方能載車水之平也方能載舟人心之平方

能載道

量之狹者由其心之險也物且不能容而况道乎物我同原其理同也天下何物非理卽何物非我靜會者自得之樂道者樂此耳

時以君子自命斯理日親時以小人自惕斯欲日遠

智莫智於燭私勇莫勇於克私

以理制欲亦因欲得理欲來而反之理斯見矣欲不招之而來亦可麾之而去去一欲卽得一理理之積愈多欲之勢愈微其制之也愈易理而至純熟欲不待制而而自無矣

心天也氣雲也欲淨理純慶雲之糺縵也過欲存理白雲之燦布也滅理從欲則黑雲之昏霾也雖曰昏霾天體自在也蔽天者雲袪雲者天袪之而青蒼者見矣奈何使曀曀之常遮也

有難事者無難心有易事者無易心視難若易斯事不阻於難矣視易若難斯事不僨於易矣

天無不覆吾心默會天之所覆者亦無不覆地無不載吾心默會地之所載者亦無不載天地卽吾心也吾心卽天地也誰謂天地大而吾心小乎

凡事物之自然而然者卽道也道無形以自然而然者形之也

天地間目見耳聞莫非我有得諸心也心領其象象形其理事事物物收入吾心何難罄天地之所有爲我有哉

道無形形於有形故凡有形者無非道之所形道其見隱顯微乎

兩間之有象者皆氣也然無道則氣無自來故隨在可見道也

怨於小事失於事者小失於心者大君子不以事害心安得有可怨之事

至强莫如私故至勇莫如克私

輕財好義周急乃爲義繼富卽非義義隨地易也故君子貴精義

喜怒哀樂過則病心而怒之發猝不及遏故其病心尤甚

剖理欲之界是爲大智破義利之關是爲大勇泯利欲之私全理義之公定爲大仁

得於中者外不見得烏見爲失失於中者外雖得亦失焉耳

取人善者人樂其取取人利者人怨其取取人善者人

自得其爲善也取人利者人已失其爲利也理備於聖言合孳聖之言而萃於書如合天下之貨而聚於市故遊身利藪者必得其利遊心理窟者必得其理

子思子曰致曲孟子曰擴充旨哉言乎人雖錮蔽之甚未有無善端發見時者卽此發見之一端而推之以至其餘復引伸觸類以罄其善之量由是盡性至命奚難焉是誠在我而已

分者吾身之限守分然後無溢外盡分然後無遺中

言不從心則言僞心不從言則心僞一言而內外皆失可不愼乎

一事尙義便覺有許多之善覩我一事徇利便覺有許多之惡賊我

能從難處用力學自有進久而漸熟不見爲難則其學庶幾矣

五穀之種生發卽五穀稂莠之種生發卽稂莠吾心一大地耳種理則生發於日用間者莫非善種欲則生發於日用間者莫非惡故心之種不可不愼也

蔓草荊棘不期自榮芝蘭玉樹培之始茂故凡逸而獲者皆其可賤力而致者乃爲可貴

道充塞宇宙無少欠缺而吾於方寸收之不見不足心之量直與天地等也

載寧之心欲其小載道之心欲其大

心戒其擾氣戒其滯養心如山養氣如水仁智之基也

三代而上假仁僅足致霸三代而下假仁竟能圖王後之王其猶多愧於古之霸歟

三代上之失天下也雖無其德猶有其權也權在惟德足以勝之故三代上之得天下者皆出於聖人三代下之失天下者不惟無其德抑且無其權也權去則力足以奪之故三代下之得天下者多出於英雄

秦變封建爲郡縣罪之者紛紛矣愚謂始皇雖仍封建

而先王之法亦滋其弊先王若置郡縣而始皇之制亦得其善有治人無治法心之公私而已矣

天生賢君必予以賢相天生賢士不必予以賢君非天之厚於君而薄於士也天生賢君必予以賢相而後宣教布化成治功於當時天生賢士雖不必予以賢君而亦著書立說傳治法於來世天之愛賢士與愛賢君一也要皆以愛天下也

學者立心但思天生我何爲自有不能已於自强者矣

自得於己者必有見不足於人我不足於人與人不足於我靜聽之可也奚足損我之所得哉

肆拾叁册 95½ 版

智出於德方爲大智無德之智以智濟私不知實以私害智烏得爲智

聖人而下氣稟無不偏者常思其偏而力矯之便是眞工夫

常思生乎所失自能防未萌之惡常思生乎所得自能引未進之善楊氏無君墨氏無父其悖道已甚況釋氏五倫胥無其害不尤甚乎

道猶路也人人所行也倫常人人所行故謂之道佛老外倫常以言道吾不知其所謂道也

天予人以心使之有用也但不妄用耳佛老清靜寂滅

竟置此心於無用殆不啻木偶人耳亦思要此心何用

天人之間脉脉相關澄心靜慮時會之自見

榮辱之身者累我之心也況不義者乎君子亦求無愧心而已心安而身可貴矣

爾思朋從往來憧憧也有時靜會夫天理之流行而欲心自化靜驗夫萬物之同原而私心頓忘能由此意而求之動靜云爲間豈不是仁

順天者昌天非私喜也逆天者亡天非私怒也理焉而已理者天之主天且主之而人顧棄之其謂之何

眼前之事皆有至理一一儘堪尋樂

程子云待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愚反其言以責己曰當於無過中求有過不當於有過中求無過

觀萬物之生意可以得仁之體觀萬物之並育可以得仁之用

事介兩難而權出焉衡其輕重而已輕重審而事無難處矣

兩難之事雖聖人不能兩全全其重者而已矣重者全輕者不能全猶全也

治世有不露之奸亂世無不顯之忠

天者理而已矣卧冰而得鯉坐炭而得涼無是理也逆理而求福於天奚爲耶

世人不務修德而但知求福不知無德而獲福大不幸也福愈大者禍愈烈爲不足當之也彼求之不獲者猶爲幸焉耳

赤子之心眞心也浩然之氣眞氣也眞心可以爲大人眞氣可以配道義

情根乎性根乎理義之性情即理也根乎氣質之性則情乃欲也

飲食男女自彼出之則爲欲自我節之則爲理總之情

可見理故恆言皆曰情理

倉猝之事敬而鎮之以靜尋常之事靜而宰之以敬靜則行所無事而事治敬則見爲有事而事亦治

天理人欲其水火之相尅乎理猶火也欲猶水也水之尅火也疾故以欲滅理其勢易火之尅水也緩故以理滅欲其勢難

投美玉於盲夫旋將瓦礫視之良賈所不屑也彼枉道求合者奚爲哉

凡人情之所溺者反之而理得焉出處之際人輙自卑也君子反之則自尊酬酢之交人輙自尊也君子反之則自卑非故爲尊也自尊而道乃不卑也非故爲卑也自卑而道乃愈尊也

紫不可爲朱鄭不可爲雅珉不可爲玉鹿不可爲馬物必辨夫眞僞者人情然也獨至於學甘去眞而就僞何歟

蒼蒼者天其難測哉蚩蚩者民其無知哉及當田間服力占晴課雨如操左劵者習之熟也夫學者之於道亦在熟之而已矣習之熟則由邇而遠由卑而高有不深窺其奧致其智反出農人下者吾未之聞也

人心之思匪正卽邪其邪也如風順而引下流之兆其正也如逆風而溢上流之槳故必閑其所易而强其所難日有孜孜久而不懈則善心日生善德日積矣

富貴貧賤皆天也我自得天富貴貧賤又何間焉凡有利必有害故曰利害

利己者必害於人利人者實無害於己

積玉累金身外者不相屬懷仁抱義身內者常相依不相屬如無有也常相依乃眞有也

巨萬之貲施諸千人而立竭寸心之善推諸天下而有餘富有之業豈在外哉求諸中而已

人非大聖必有數端之短人非大惡必有數端之長嚴以責之賢者知懼而不敢自域寬以待之不肖者知勉而圖以自新皆忠厚之道也

蕩平之路疾以趨之不崇朝而力已竭崎嶇之途徐以赴之歷終日而氣不衰吾道之銳則易退而漸則可進其以此歟

善用力者蓄其力善用心者養其心

心不可紛用紛用則雜心不可誤用誤用則害心不可過用過用則竭一念謀道一念計功此紛用也馳思元渺探索隱僻此誤用也若夫五常之性五倫之理天地之大萬物之繁古今治亂盛衰升降之原卽物窮理豈

志凝神心之用正矣然或研究逾時心力不給强而繼之理終扞格而難通神徒虛耗而無補不如暫且置之或散步而逍遥或默坐靜鎮從容暇豫優游涵養俟其心思活潑復取向所思而未得者沈潛玩味反復尋繹自覺豁然貫通矣

人必有益於世乃不虛生於世彼夫犬吠非主牛服兩耕物之益人類然況其在人乎今人但圖人之益己而不思己之益人是曾物之不若也何以立於天地

人有善須知益我我有善又須知益人所謂善與人同也

人不能無私欲亦不患有私欲能從私欲中克治出來乃是眞學問

草木非時不生非時不長及乎時也自生焉自長焉離賓主之於此可以觀理

掃却利念是學者清源工夫不然內則攖心外則裂行何以爲學

暴人之惡者並已亦蹈於惡揚人之善者並己亦出於善不以人敗己而以人全己惟君子能之

訐人之惡者必護己之短矜己之善者必忌人之長以訐人之心攻己則惡除而短可補以矜己之心揚人則善著而長各見

天地有始而道則無始天地有終而道則無終道充乎天地而實範乎天地也道在天地中天地實在道中也大哉道也

天地有形而道則無形道所以包乎天地也然其無形至虛而隱也有聖人者出而體之而虛者實焉推而闡之而隱者顯焉此道統之所出以傳也歟

念己往之愆猶有惡志思從前之善尙覺愜心今之後昔之今也顧復貽悔將來而不圖快終身耶有道之人必不枉道若其枉道即不算有道

氣稟之偏爲疾狥偏則久疾而病之甚也治之宜急力矣是故省察之密診視之審也繩批之嚴針砭之切也善心之刻厲良藥之瞑眩也由是沃之以詩書養之以理義則元氣調而病根永除矣

蔽於私者闇牽於欲者柔明而不斷明無益也斷而不明斷反害也而欲致治太平豈不難哉此人主所以貴修身也

性之有五常猶形之有五官也質之有優絀猶貌之有妍媸也五官具雖媸亦完其形否則妍者且失其妍矣五常全雖絀者亦完其性否則優者且失其優矣噫戲

性者之不可爲人亦猶虧形者之不成乎體也烏可不謹
哉
守君子之守者必見譏於流俗趨流俗之趨者必見棄
於君子見譏流俗不足恥也見棄君子則可恥之甚也
知恥者亦知恥其所恥哉
守己得己狥人得人然得己者無資人得人者終喪己
果孰得而孰失耶
天生物無無用況人乎故用人之智去其詐雖詐而其
智可用也用人之勇去其怒雖怒而其勇可用也用人
之仁去其貪雖貪而其仁可用也彼不善用人者漫謂

人之無用不亦薄待人乎哉
乾父也坤母也父母無不愛之子天地有不愛之人乎
榮通尊顯愛我其顯也困塞阨抑愛我其隱也境順而
心危境逆而心安要期無負其所愛而已也
不得親者其孝彌深不得君者其忠彌篤然舜能格瞽
瞍而逢干終不能格桀紂何哉父子合以天性本相通
也君臣合以人形實相間也要之孝必底豫乃全其爲
孝忠即無益亦不失其爲忠也道心主也人心客也一
念纔在天理便有人欲攪擾袪之不力則主反見奪於
容學者須從此處明辨嚴防使道心常作主自能力制

人心而不爲客所勝矣
天理多發於初念人欲多萌於轉念
天理出於自然有意卽是人欲所謂理中之欲者此也
屏氣之浮斂氣之眞兀然端坐渺慮澄心曠然一無所
累悠然若有所得乃悟役役者之勞且妄而學問果不
外放心之求也
心有主則常爲之役惟役於道義而不役於血氣則其
得主眞焉矣
太極之理一貫之理也
一者誠也貫者通也誠則無不通故一可以貫萬君一

也而臣民兼統乎萬姓祖一也而子孫遠傳乎萬世天
壤間何莫非一貫之道乎
覩當時之仕宦雖一命亦覺尊榮及披覽史册若者公
侯若者卿相紛紛者了無足奇焉若夫斯文之任曠代
一出而千載下遥稽其人莫不肅然心敬欣然神往於
此見天爵之貴超出人爵萬萬也懲忿之功莫若自反
自反則責己不暇何暇責人而生忿乎
責人者必昧己責己者必恕人
寒暑天之氣也所以寒暑者道也天之氣人應之天之
道人獨不承之乎天與人未嘗一息相離而道之出於

天而備於人者即此可證也

天之大約之不過昭昭地之大約之不過撮土形無畔
際理有統宗此性功之極所以能範圍不過歟

理與氣人物同得也然萬物之氣不能分之於我萬物
之理實能取之於我蓋氣局於形粗者有所閡也理渾
乎性精者無不通也

我生之初理隨氣附我生之後氣隨理伸百年無不敝
之形千古有常存之氣乃知形特假具而理實真緣也

命運窮達天也資稟純駁亦天也窮者不可使達天定
勝人也駁者可進於純人定勝天也何以勝之謀理則

勝之也營欲而求勝天愚之甚也

平原之間高岡之上小步優游披草閒坐俯仰上下醒
心豁目天機畢暢意象胥忘恍乎不知身之爲己也遊
中之益其在斯歟

學者須是變化氣質方可謂學若徒矜記誦尙文辭而
故我猶存雖學猶不學也

變化氣質功在克治克治之功在乎久熟未久未熟不
可以爲無益而輟之須如攻金者優柔鎔冶俟火候到
時自然融化而成也

六合一大室也芸芸儔類同室者也同室之人一體也
六合之家何莫非一體也

外誘實而虛內蘊虛而實

身至而心不與至者不可謂得諸身心至而身不能至
者不可謂失諸心不誠無物身不能統心也誠能動物
心可該身也

晝窮則夜一日之變也暑窮則寒一歲之變也亘古晝
夜如一日日之變而不變也亘古寒暑如一歲歲之變
而不變也蓋變則可常變而不失其常則愈能常也
萬古之日月一晝夜盡之矣萬古之年歲一寒暑盡之
矣莫神於天而運行非有奇異則人道之至庸又可知

也

無聲而聞聞不在耳也無形而見見不在目也心其耳
者聞所聞耳其心則聞所未聞心其目者見所見目其
心則見所未見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人性之相同如其形

有主之心足以帥氣無主則氣能動心而心反見役於
氣

大聖之世必有大惡蓋正氣既有獨鍾卽淫氣不能禁
其獨聚亦反對必然之勢也

罕見罕聞者其旨淺習見習聞者其旨深學問得心每

在人不經意處也
德而鮮才不害其德才而寡德必害其才尚德者能容
才短而德愈大也矜才者多忌德失而才愈偏也
大人交戰莫急於平旦之時不及此加嚴則後此之力
愈疎矣
雞鳴由靜而動也動則欲生然良心不昧則理亦出平
旦之氣正遏欲存理之資也
理外之得意必伏失意之機庸人所幸爲得正君子所
虞其失也
義之所關雖嫌不避避嫌即是利也不計利然後不失

義也
思正則心安其宅稍偏則外馳而離其本體矣
天地之氣運於空旣有氣則空而不空兩間實無空處
也
鼻息出入自然而然無少間斷覺之則有忘之則無天
地之氣絪緼鼓盪而不已者類如此夫
事親事天無二理也及爾出王及爾游衍所謂視於無
形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所謂聽於無聲歟君子之於
人也思其所可愛小人之於人也思其所可惡君子日
仁小人日刻

心與理非二也操之使不放養之使常淡則一矣惡緣
勢大忘勢斯善矣
過禁生奸過威生畔
有道之士明主敬之闇主慢之慢當世之賢未有不敬
往代之賢者豈明古而闇今哉抑貴耳而賤目也耳中
之賢聽之即聞目中之賢視之弗見謂今不及古將謂
目不及耳歟
心縱則擾擾則勞心斂則靜靜則逸君子獨逸其心小
人徒勞其心
敬以作所省却許多無益之事

利所在而變故生凡人昧心之事皆由利起
格物之功不可迫促須斂氣清神將此心連得虛靈尋
其緒而繹之理斯見矣
經常也權變也一時之變通足爲萬世之常法則權仍
是經也
無私方能行權有私而行權乃權術非權宜也
無因之福君子不喜也无妄之災君子不懼也求其在
我在外者何足與焉
與君子居如對青天白日與小人居如接黑雲陰霧
主寶在士農次之公諸人也人不得而共寶雖寶弗寶

矣
理當爲而時未至待時時所以全理也先時而行則反傷
理矣
道之變化惟其時也物之權衡稱乎時也披裘於夏衣
葛於冬君子謂之不知時
水陸珍羞紛然備列於前日之悅盡供腹之飽雖饕殄
不能也擇其尤美者食之餘則棄其粕而咀其液則衆
味會於一矣博文約禮亦猶是也
病熱者藥以涼病寒者藥以溫醫必反攻醫心亦然私
反即公故克私在公欲反即理故制欲以理

不見道者目不目不聞道者耳不耳不思道者心不心
謂之人可乎人其人道其道也
克復之功逆而反取譬之功順而推反其所逆仁之進
也推其所順仁之漸也
榮華之境乍臨之有餘歆久嘗之無餘味道德之途淺
涉之無眞趣深體之有眞樂如食蔗然世味則由本及
末旨而漸淡也道味則由末及本淡而漸旨也
男尊女卑尊則貴也卑則賤也天下女多於男其亦賤
多貴少之義歟
萬物之備於一我一我之貫乎萬物也

君子善藏久而愈光小人工著久則必敗君子道交久
而愈新小人情好久則必變
變其質者學問之長功變其性者習俗之深害
勉行未熟也熟則安行也由勉企安其要只在於熟
君子知足故報德而忘怨小人無厭故思怨而忘德
山水之清幽鳶魚之飛躍花木之秀雅烟雲之變幻畫
工能傳之雖傳眞實僞耳人好其僞吾好其眞也
繪物者不滯於物則其神傳矣觀物者不泥於物則其
理得矣
心君也五官百骸臣民也君正則臣民効職心正則官

骸從令不正反是
廉則有恥有恥則無恥貪則無恥無恥則有恥
廉者知足知足故不辱貪者無厭無厭則生怨
冰化則水賢化則聖賢人猶冰聖人猶水
人心欲實實則得主有常又欲虛虛則能通其變主常
所以守經通變所以行權
事之至當處便是義義之至精處便是中心所以制事
而辨義也中在吾心也
平常之事皆具深藏之理有精心無粗理即安得有粗
事

欲貫乎喜怒哀懼愛惡之中寡欲則七情皆正
惟空則靈雲是也惟流則通水是也惟靜則安山是也
君子觀於此三者可知所以爲心矣
與匪人接不知其損也知其損而損多矣與正人接不
知其益也知其益而益亦大矣是以君子貴擇交也
苟黃沮溺蕢識見儘高特因果於忘世遂爲聖人所不
與使世無孔子不居然無道則隱之君子哉後世子陵
希夷輩所爲嘖嘖人口也故知隱士之偏因聖人而始
見聖人之大因隱士而愈顯有見幾之智而無憂世之
仁非所尚也

人心之精爽生則運諸明死則運諸幽上焉者神下焉
者鬼無非精爽之爲心雖死而不死也
貪欲者不知足貪理者知不足貪欲者亡貪理者强
知足乃能寡欲知不足乃能進道
睚眦之怨發之則危唾罵之辱置之則安小大之見存
乎其人而已
寂必生感順應者有而無感必歸寂敬持者無而有固
子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化也
動以天者逸休也動以人者勞拙也好逸惡勞情也知
休知拙性可復矣

至難之事皆有樂機順應焉而已順應以尋樂天下無
難事矣
我我人人有我者無人我人人我愛人者忘我
不忌人能乃爲能不掩人善斯即善
視淆以聲其視不明聽引以色其聽不聽學者心馳外
誘而謂道不可入是猶求視於耳而責其不明求聽於
目而責其不聽也
情介理欲之間出於公者理也所謂情理也出於私者
欲也所謂情欲也公私明則理欲判理欲判則存遏力
而情正矣

繭曰繅之麻曰績之性各近也教人者因其性之所近
而達之雖其造就不一要皆可以有成若强之使出一
轍則繭而用績麻而用繅其無成必矣我形人影我聲
人響形之不端而欲避其影聲之不正而欲避其響可
笑已
魚不見水而日在水中人不見道而日在道中魚離水
難爲魚人離道可爲人乎
世有聖人而奇行者卑世無聖人而奇行者尊
日月之明不照瑨室焙燿之光能分文字有蔽無蔽之
間而已

持身須進一步想涉世須退一步想

事君子而心小人者多矣未有事小人而心君子者也

僞君子之害更甚於眞小人

人欲一轉即是天理人不能無欲在善轉而已

天不可升心能升之吾心無不可到之境也

人雖貧賤未有不望其子之富貴愛子且深於愛己其心將何所不至乎

人於子之惡有不知而於其善則無不知何其明於善而昧於惡歟期於愛之而不期於惡之故也問子夏拘謹士也何以云小德出入曰此正子夏自知拘謹太過

而言此以自藥因不覺其矯之過當耳且其言雖如此而其於小德未必眞有所出入也

天理便是善人欲便是惡一念天理便是爲善一念人欲便是爲惡知天理是善而念不循之知人欲是惡而念不遠之便是自欺一念循天理必使念念皆循天理一念遠人欲必使念念皆遠人欲便是自慊天理之循不循惟我人欲之遠不遠惟我自欺終難自昧自慊實早自知如之何不愼獨難可畏也然亦畏之則難若不畏便不難

工夫在人所忽處此等處勿放過方才立得根基習俗移人吾儒正好歷練能於習俗波靡中立得住脚上面方有進步處

五倫大綱也餘可類推由君臣推諸尊卑長幼由父子推諸伯叔祖孫由夫婦推諸側室娣妾由昆弟推諸姑姊妹女子子由朋友推諸親戚姻婭與凡同形同類之往來別其義宜施以差等若網在綱自條貫而靡遺也

理者天也欲者人也理欲只此一心而理常見奪於欲亦似天不勝人者然大聖之人能悉泯乎欲而大惡之人良心發見終不能盡滅乎理則欲之根株可絕而理之根株不絕天定本勝人人自棄天夫復何說

初念天理轉念人欲則人欲自天理生出初念人欲轉念天理則天理自人欲省出總之循環相攻戰則必勝有志者以理勝欲絕不以欲勝理也

人有坐敗末路者亦有收功晚節者然千載下尙論之際旣喜其後之是不欲苛責其前之非雖惡其後之非終不並棄其前之是於此見人本心之厚而善之果可爲也

血陰氣陽一太極之陰陽也感動寂靜一太極之動靜也至微之理於吾身取之而已矣

身在理中猶得諸外也理在心中乃得諸內也身而心

之則無外之非內也

萬物之自得安其分也人而安其分無不自得矣誠神

體神誠用感之神感於誠也人而誠人而神矣

好惡不仁忤我者雖細不容私甚故也

夫虛寂廓見物感之皆空真機鼓盪見道蘊之獨實

利己非義利人即是義因利得義而義不可勝用也

反乎利為義過其利亦為義適其宜焉而已

外物之攻我能力制之則中得所養矣因不善之相攻

而且得所養況其善焉者乎以善養善則善愈日積矣

斯誠善養矣

庸中有中惟中故庸

不能見者謂之眇不能履者謂之跛人不見道不謂之

眇可乎不履道者不謂之跛可乎體不備矣人乎

見而不履者安用目履而不見者必失足致知力行所

以相資也

莫妙於道莫靈於心心者道為之也故心之靈可以會

道之妙

寒暑晝夜天時也寢寐作息人事也天如將人如卒奉

令無違得不謂之一體乎

天下之事雖聖人做不盡天下之理雖聖人說不盡但

其所做者已包乎所未做者所說者已該乎所未說者

故學者做聖人所未做皆可於其所做者類推而協其

準說聖人所未說皆可於其所說者引伸而得其要此

其所以範圍乎千萬世而不過也

雞鳴假寐此理默識以豎乎日之體及旦晝作為逐事

順應以達一日之用紛華外誘無得而奪之夫是之謂

切實工夫

近小之物推之便見遠大粗淺之事研之便入精深

凡事物之不期然而然者道也庸人日為道用而不知

君子知之道實為我用矣

為道用者不見道能用道者不見人

靜中斂神默與理會初雖勉強習慣後一舉念而理自

來

物理引而入心理推而出

客氣從欲生既生反役乎心心既役則客遂反為主惟

遏欲則心清心清則真氣常存間有客氣亦不能奪

人所共見必有其所不見者能不謂之瞽乎見所不見

能不謂之明乎

飲食男女天理也而人之大欲存焉程子謂人欲從天

理生出

滅天理者滅於天窮人欲者窮於人

忌人之長則必求人之短忘人之短乃能取人之長

持身嚴不失己處世和不戾俗操守定焉圓通則化矣

貪緣巧合極則必敗嚴正謹守久而愈光

除却利見方能立得氣骨

合當如此便是理自不容已便是道

釋教行天下無人道儒教行天下有人心

理無窮以心爲窮道無體以身爲體

道由天出故至高不可即道隨地是故至卑而可履

道猶路也正路謂之道邪路亦謂之道故道有君子小

人德者得也吉人爲善得之於心凶人爲不善亦得之於心故德有凶有吉

不委隨以殉物自得之中即樂地貪緣而受制於人坐困實多矣

雲南叢書子部之十三

尚志齋記

愼思

訟過

共二卷

雲南圖書
館藏板

丁亥年刊

序

呂君子恆與余同官禮部初未始相知也見輒異其貌恭而氣斂迺進叩所學子恆不自言也後相過從稍稍窺見其所爲文率皆留心經世之作又自處甚高不枉道以求合始心異其爲非庸人也去年二月子恆聞叔父之訃考古今期喪之制衰絰冠服飲食起居罔不如禮踰月之後非入公署未始不布冠也蓋持服之審若惟恐一不得當卽無以稱其情者其始以問於余余舉方望溪氏期喪三月不御於內寢應之旣而徵審其意若曰吾疑古今服制之異耳若不入內寢則奚煩於禁

制者余維世風不古期喪之禮十存一二而子恆獨致情盡禮不入內寢恆情所難而子恆則無煩於禁制非其中之所存有過人者而能之乎余乃始敬而服之至四月而子恆遂病虛熱數十日乃瘳蓋子恆體弱而天性篤守禮嚴余固慮其必病也七月中約同人習儀禮并及於余其言曰吾輩往來徒以精神相策厲而無所憑依臨事往往失措盍同肆力此經庶有以立乎余以惛惰不克從事至九月而子恆遂病不能出戶矣余閒往視之心知不起未嘗不致歎於天旣生之復胡爲而阨之也今夏四月十一日子恆卒年才二十有八耳卒

月餘其弟子坤大令以遺稾屬定於同人曰先兄生不願以文字見刻書非兄意也第吾欲存吾兄舍此無可爲者且藉以冀解吾父之悲余受而讀之乃知子恆未弱冠時卽志於聖賢之學迄今且十年矣隱微之地寤寐之間日用之細酬酢之繁毫釐有差攻之不遺餘力卽舟車行役驛路風霜其所以自程者未嘗造次廢矻矻孳孳至於死而後已故其論學也多澈於天人性命之言其論治也一推本於吾身而無待於外敢語及君父生民之際常若惻然而有所傷而死生禍福則不欲以動於中而奪其所守雖以余之固陋者讀之固未嘗

不悚然內愧而思奮也使天假之年充其所詣由勉強以幾於成熟由歉然不足以臻於充然有餘而復推其所懷挾者以施於世以啟牖於斯民豈非大幸今止於此能不悲哉子恆所爲書倘有讀書考疑廣益諸記及各體詩文若干首皆其篤學力行之所得茲不能盡刻刻其愼思訟過兩記以見一斑云光緒二十有二年丙申秋八月湘陰吳國鏞

橫渠先生謂心中有所開卽便劄記不思則還塞

薛文清所以有讀書錄也或觀諸古或觀諸今有一得輒記之然思不敢妄用必以切實爲歸必以貫通爲極本於中庸愼思之旨名曰愼思記光緒辛卯鶴慶呂存德謹識

聖門分四科之目是記者就其已成之迹而名之非向學之始卽有成見若學德行若學言語若學政事若學文學也其所以學者皆聖人之道也道在聖人如元氣之在天運於春則名曰春運於夏則名曰夏運

於秋則名曰秋運於冬則名曰冬其所以春夏秋冬者皆天之氣也聖人之道見於躬行者曰德行見於應對者曰言語見於經濟者曰政事見於詞章者曰文學其所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者皆聖人之道也諸賢之學聖人學道也學道而因其資之所近境之所遇以見於事之所成四科之目遂得而名之其實諸賢非言德行者遂舍言語政事文學取其一以棄其餘也今之學者或學經濟或學考据或學詞章而先無學道之功以主宰其閒無惑乎逐末而忘本天下胥受其弊矣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學者知此豈有舍此而他求者哉

講學惟唐虞時最精君臣誥戒無非天人性命之微彼時在位皆聖賢治術悉本於道德無一事不在學中不必有講學之名也後世孔孟之生於春秋戰國程朱之生於宋皆不得高位以行其學不顯於上而顯於下因有講學之事焉其實所講之學皆唐虞以來之學也唐虞之所以爲唐虞者以是學推之天下學與治合後世之所以不及唐虞者以是學歸之儒生學與治分至於儒生亦不得是學而天下更不可言

矣宜乎言及唐虞之治若冬之於葛夏之於裘未有不笑其戾時者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非詩人體會入微不能如此形容但觀穆穆二字可以見聖人氣象可以窺聖人用心淸明在躬志氣如神悠悠忽忽者豈能夢見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所謂緝熙敬止者與

人未生人在天人旣生天在人人之理天之理也故盡人所以合天而違理卽以棄天

謂人不與天通何以天熱而人亦熱天寒而人亦寒也謂人能與道離何以飢而必欲食寒而必欲衣也是

故智愚賢不肖皆不能踰此範圍特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其違天叛道者亦不少矣君子知之則其兢兢於合天之功勉勉於體道之學又烏能造次顛沛之或已乎

仁義禮智信性分之所固有五者廢其一非性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職分之所當爲五者廢其一非人也然欲完其性分使心理之無虧盡其職分使倫理之無憾則在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日用間隨時體認仁義禮智信之理則道漸有著落能

隨時隨事皆五者發用流行則道能凝而性能復矣於此充滿無缺便是盡性至命之詣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曷敢不勉

爲復性而學則學得一分便覺得一分性亦漸復得一分時時習之心與理熟返危爲安宜乎說也

仁義禮智信有則俱有無則俱無只心之存不存便見德之聚不聚

隨時隨事從仁義禮智信體驗擴充必欲純熟必欲完全舍此更無踐形盡性之學

孔顏之樂必行無不慊於心乃可見有不慊則餒矣樂於何有哉

欲知孔顏樂處先知自家苦處種種氣拘物蔽習俗纏繞非自家苦處乎去得此苦處便是樂處若安常習故日在苦中而不知更何所謂樂耶

孟子言性善天命之性也言動心忍性則氣質之性也定性書云人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於道亦思過半矣此就一情言之推之喜哀懼愛惡欲皆然隨所發而觀其是非以理爲之主宰自無縱情牿性之虞

聖學宗傳引蘇子瞻曰人生之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

憂此樂惟無欲者能之正與周茂叔無欲宗旨合學者亦於無欲加之意而已

本一心也從理則爲道心從欲則爲人心本一氣也道心用則爲義理之氣人心用則爲形質之氣盡心者治人心以存道心而已養氣者抑形質之氣以伸義理之氣而已

氣質拘於前氣習蔽於後天命之性所存者寡矣矯得氣質之偏拔出氣習之外然後能明善以復性盡人以合天

此心本與天通其有不通者形骸隔之也以形骸用事

無處非人欲之私氣拘物蔽與理隔卽與天隔矣

形骸用事者必崇奉形骸居常必不能克己爲義處變必不能殺身成仁

天地有萬古此身不易得人生只百年此日不易得立定脚跟豎起脊梁宜如何奮發黽勉珍重此生乎而顧以崇奉形骸了之眞下愚矣

曾子於容貌辭氣用功顏子於視聽言動用功皆爲不使形骸用事故也此爲檢身實下手處

王伯厚先生謂覩於謨而見臯陶之學之粹其功力仍在變化氣質觀九德之行可知

人之憚檢束者輒曰任天而動其實學不知天只是任氣質而動耳任氣質而動則亦何所不至哉朱子云天卽理也任理而動是何等工夫豈憚檢束者所可藉口

氣質之偏每一成而不易氣習之蔽更百出而不窮非有大見識大主宰其能矯其偏開其蔽超然於萬物之上乎此見識主宰從何得來夫亦曰知正學而已矣

變化氣質學之難事正學之要事浸灌涵養之無多省察克治之不力其不爲氣質用者尠矣得力不得力只爭在此若日久尚奈此氣質不過又何足言他學問小而語默動靜大而經世宰物胥於此見淺深純雜焉而且禍福成敗因之可弗懼乎可弗勉乎

每日早起檢點夜間夢寐是敬勝是怠勝睡時又檢點日間動靜是敬勝是怠勝工夫愈熟則隨時隨事皆必檢點工夫愈密則隨時隨事自然檢點只一檢點之念傾志之所至氣亦至焉而怠不能勝矣只隨時隨事皆一檢點之念便始於勉强歸於自然而敬無不勝矣敬怠二字善過之門克念罔念之分作聖作狂之路不可不謹於幾先也

能自省察則如旭日升天百邪俱消不自省察則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未有不危者其或未危特偶遇坦道耳

朱子教人半日讀書半日靜坐靜坐之法初學入德之門也蓋人心逐物徇物馳而忘返若靜坐則此心收攝收攝既慣則氣定而理日昭著雖紛紜錯雜而此心常靜也但學不返之身心雖終日靜坐亦無益不流入禪定不止一交物又不知去所矣

夢寐無可主張在主張於白晝白晝之功稍疏夢寐立見決裂故誠意之學在毋自欺

不能慎獨謹幾便至縱情伐性干罪萬過皆由此出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兩境缺一不可如不及則日知其所亡猶恐失則月無忘其所能

學須如伏卵雞乃不間斷又須如遊水魚乃不枯守

大學八條目工夫雖有先後之序然八者須常在心中檢點隨在用力乃無闕漏等待之弊特於平列中見有先後而於先後中又不因之重於先而輕於後斯得之矣

完則無缺密則無漏自晝至夜動靜語默之間精神未能打成一片則其漏也多矣其缺也亦不少矣

通書云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愚按師道所關繫甚重也上而經筵保傅師道立則宸躬多兢業之神寰宇有振興之象師道廢則上以悠忽自安百弊生於不覺下以粉飾爲事國是壞於無形下而鄉學里塾師道立則庠序有真人才民風自黜末而崇本國家有真循吏元氣可轉弱而爲強師道廢則學士逐浮文而聖人之道湮庶民之表邪選舉無實學而吏治日以壞邦基日以搖師道之關繫如此居是職者可不悟哉可不畏哉

三代上學術明凡從事於學者皆知學所以明道也後世學術紛歧雖盡人讀聖人之書而志道者鮮故教者必提明主腦庶學者不迷於所往

既爲儒者責備甚重自身心性命以至天下國家事事物物之理無不當知非務外也然人之精力或有不同則必區其先後緩急以從事焉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故本末可兼則兼之不可則緩末而急本不宜緩本而急末其有終身逐末而不知返本者則惑之甚矣

學以身心爲重者但竭其力之所及凡兵農禮樂一材一藝之有濟於斯世者皆視爲切己之事而不容己

不以身心爲重者雖多材多藝亦泛鶩而已豈足語全體大用之學

學以身心爲重者人不誚之曰空疏則誚之曰狹隘其實未見身心之全體者誠有空疏狹隘之弊若知此身爲萬物皆備之身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道大無外心之量亦無外則雖博覽古今載籍窮究天人蘊奧君子猶以爲未足豈曰吾尊德性而不必道問學乎則何空疏狹隘之有夫君子之所謂空疏狹隘者則有在矣無躬行以實體之雖腹笥便便君子仍謂之空疏不隨事以擴充之雖博聞廣識君子仍謂之

狹隘甚有名爲博學而身心之內倘規踰矩而不自
覺者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學矣
博聞强記亦學之事但視用之何爲耳易曰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其德禮曰博聞强識而讓孔子曰多聞闕
疑愼言其餘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多聞擇其善者而
從之多見而識之此格物致知之實功求諸已非求
諸外也如程子所言今之學者以博聞强記巧文麗
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是强記古人之
言以供辭藻之用雖讀破萬卷不謂之喪志不可也
古人之文以明道也其理足故自然中法顯然成章其
文氣或平或奇或直截發揮或曲折譬喻皆勢之不
得不然非有意而爲也如江河之水源遠流長其遇
平地則渾渾然浩浩然遇石峽于尋則激而高起如
怒如吼或百里而直或百里而曲皆地勢之不得不
然非必欲如是乃成江河之觀也朱子曰道之顯者
謂之文可觀於水而知之
三代下多文人而不能皆通乎道蓋先無志道之學則
其作意於詩文者不過字句聲調轉相摹倣而無眞
理以貫注於其間其弊也非但與道不相涉而已學
術不明志道者鮮父之於子師之於弟朋友之切蹉

科舉之題拔皆竭精斂神於此而不知其非士無眞
學故國無善政而民無善俗也然世雖晦盲而眞者
究未亡於天地之間是天地之心也
講學以文而不引之於道聽其泛濫無所歸宿其間有
因文見道自登覺路者則幸矣如其先入爲主去道
甚遠久則盤固根深習與性成甚至援引後進拔取
人才謬種流傳相沿不悟雖有知道者大聲疾呼莫
之信也世道之憂莫大乎此修道之謂教可忽乎哉
考据詞章皆所以明道聖門如子夏子游皆全副精神
以志於道特藉文學以明之耳後世學術不明考据
以爲同立異爲見長詞章則餖飣鈔撮工妍效顰以
博一代文人之名於道無裨何貴有此文學乎惟以
志道爲準則無此弊矣
文以發揮道理爲主面目神采各自具之不必强同孔
青辭達而已矣實爲詞章家之準
作詩以言志以涵泳性情必摹擬古人以歸某家某派
則泥矣擇其温柔敦厚者讀而學之是詩之教而道
德之所流也
作字以端莊爲主明道先生作字甚敬是無不敬之心
於作字時見之非因作字而始敬也學古人之帖亦

肖其端莊以貧窶札耳必欲寢饋以揣摹之則溺志之甚其省察克治之功必疏矣新吾先生謂作字可悟治平之道蓋有一筆一畫失其所則一字未當此又因藝而見道也

讀書能玩習道理自層出不窮向以爲六經亦糟粕得其意而躬行之卽已取其精華矣後見張子云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乃知六經非糟粕直精華也雖終身取之不盡也特讀經泥於章句而不返之躬行者未足以語此

居今日而求知甚易聖賢嘉言懿行載在簡編自幼而習之凡仁義道德之言皆口頭慣熟所患者在不行耳不行則知非眞知也居今日而求知又甚難士大夫讀孔孟書而不得孔孟之意學術紛歧竭精敝神作無益以害有益身心家國之事動輒得咎所患者仍在不知耳不知則行亦冥行也

致知在讀書居多然亦非可偶爾得者去年所讀書今年讀之又不同見識與閱歷互進書理亦互相發明溫故知新此其驗也特讀書不體之身心者夢不到此耳

智欲圓而行欲方智圓則會通行方則堅定不會通則理不能融不堅定則道不能凝惟融與凝學者不可不勉

二者一之分一者二之合道合則一分則二天地彌綸於一氣而其迹象則天高而地卑不能不分指之曰天曰地也知行主宰於一心而其功用則知先而行後不能不分指之曰知曰行也合一處在意言之表分殊處在功候之中

實事求是卽所謂隨事理會卽物窮理也此在知字分上得其理而見諸施爲乃在行字分上故知行雖合

一而實則不無先後之分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所謂物者德行藝也朱子格物注曰物猶事也與此意同後人泥物字以解格物謂西人格物之學甚精孰是說也物雖格而與意誠心正身修家齊渺不相屬矣張惕菴云性分之所固有職務之所當爲皆物也此方可謂精確此方是大學格物之旨

隨時隨事格物則合時之動靜事之大小精粗本末而理會之自無昏惰悠忽疏畧偏重之病推致此知可

以位天地育萬物誠正修齊治平卽位育之實事也
卽物窮理猶言隨事理會吾人終身皆在格致中爲學
也論先後之序則格物以次而遞及治平論格物之
功用則齊治平時亦未嘗廢格物

格物之功亦細密亦寬大故近而誠正修遠而齊治平
序有先後理無挂漏也否則務約者或遺遠務博者
或遺近欲明德而忘新民者未見其德之明欲新民
而忘明德者亦未必其民之新也

士君子與凡民異非異其衣冠也非異其名望也易曰
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蓋本爲凡民雖行不著習不察無足怪也士君子而
亦不著不察何以異於凡民乎

天地生萬物以人爲貴人有男女以男爲貴男分四民
以士爲貴服儒衣冠而言行非禮義其所貴安在乎

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可見人與
天地息息相通文中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人
事修天地之理得矣知此則知人所以配天地爲三
才之道而戒愼恐懼益不容已矣

心有擇言然後口無擇言也心有擇行然後身無擇行
也言在宗族鄉黨閒無口過則可以滿天下而無口
過也行在宗族鄉黨閒無怨惡則可以滿天下而無
怨惡也要在先擇之於心耳

秦漢以來人知尊崇孔子孟子則惟太史公稱其述仲
尼之意昌黎原道亦曰孟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荀
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諸子中提出孟
子渝爲千古巨眼後列孟子於經宋始非二公推崇
於先之力也設以我輩處漢唐時能有此卓識乎二
公不可及矣

程朱可包陸王陸王不可包程朱程朱之學寬平細密
而陸王則意有偏重也至詆毀陸王比之亂道則過

矣何弗取其生平之行實平心觀之

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反而後其徒益進然則聖人之
教亦得力於禮者多也後世惟橫渠教人尤重禮故
呂與叔輩禮學亦甚精

矯輕警惰四字最有力變化氣質在此進德修業亦在
此張子以禮教人觀一矯字一警字便見全副精神
不如此不足以學禮時時如此雖未卽中禮亦不難
莊敬日強

近日禮衰樂壞人但守敬和二字卽可得禮樂之意
居不容非怠惰自適蓋申申夭夭非有意而純任自然

也但甲申天天惟聖能之學聖人者但由莊敬日强
以涵養本原可矣
通書云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
教聞過則可賢愚按程不聞過者愈不知恥不知恥
則自以爲是人誰以過告之者此所以終其身於過
而終其身於無恥也
日知錄謂廉恥二字恥難於廉誠哉廉但能甘澹泊者
可爲恥則非真有慎獨之學者不能也隱微之中幽
獨之地有違天則便是墮行冥冥何恥如之故有恥
然後能敬身能改過集義生氣浩然塞天地之間恥

慎思記　三

之所爲也希賢希聖希天恥之所積也故吾人宴安
因循過不改德不進皆緣於無恥
聖人歎未見內自訟過之人注云內自訟者口不言而
心自咎也輔氏慶源曰才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固
以自咎於心爲切實然訟過而筆記之以爲警省之
助亦足以發其改過之勇
能內自訟過固好然見過亦不易過伏於隱微來去無
蹤起滅無時氣拘物蔽之魔障數二丈而方寸之光
或僅咫尺或並無咫尺此見過之難也若不從居敬
窮理做起真日在過中而不知

人之過易見而己之過難見蓋己之過先蔽蓋己之心
故難見所謂當局者迷也非居敬窮理孰能處當局
而不迷乎
一欲動情勝時即作戰時觀將奮勇殺賊乎抑束手順
賊乎苟能奮勇殺賊豈有不殺賊之理一次得勝以
後次次如此便先聲奪人勢如破竹久之賊亦滅迹
銷聲不敢來犯豈非大快乎彼束手順賊者不肯奮
勇以性命相拚究亦不能保其性命即不順賊而畏
首畏尾瞻顧不前其不敗亦幾希矣理欲交戰何以
異此須練得奮勇拚命殺賊本領方能克己自强

慎思記　六

用才則取其所長略其所短爲學則攻其所短益其所
長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斯其理得矣理得則氣
充氣充則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處之境
泛應曲當非義精仁熟不能
只將毀譽得失四字擺脫得淨一意循理而行何事不
可裁處
凡事先設成心每不能如願而僨是自尋苦惱也惟隨
時審處以理爲主便無入而不自得
真有斷得菜根之節真有不忘溝壑之志便覺昔之不

能斬斷者今能斬斷昔之不能裁處者今能裁處
貧富貴而厭貧賤不必竊有其事只念慮之間覺貧賤
不如富貴便是貪與厭之根而其仁已離矣至造次
顛沛不違仁則存養之功已至而富貴貧賤又不足
言矣

說統云古來只爲周旋世故壞了多少人品微生高之
直與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者皆是夫周旋
應世君子不廢特有直道以行乎其間然非精義以
別萬殊之用又安能一一當理而完其直之量乎是
故無精義之學者一入世故便喪其直悖其理而不
覺流於小人之歸噫可哀也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粹然中和也以
其用言之直而溫用之與人接物多寬而栗用之家
人僕御多剛而無虐用之勞役動衆多簡而無傲用
之事上臨下多

狎而敬之無往而不敬矣於親狎之人不敬雖通病亦
重病也此病不愈無由載道蓄德

伯夷叔齊惡惡而不念惡心普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
而無情因物付物明鏡止水非聖人孰克與於斯

聖人之道一以貫之一者誠也貫之者仁也然此聖

之境豈學者所易幾是必有實下手處故曾子解聖
人之一貫不言誠而言誠之實下手處則盡己之忠
是也不言仁而言仁之實下手處則推己之恕是也
至於無所不盡無待於推則誠矣仁矣曾子用力於
忠恕已幾於誠仁之詣聞夫子之言而益會通焉門
人未臻此詣故不能示以會通之妙而示以用力之
方也學者得其方而用力焉豈終無會通之一日哉

天地生物之心仁也其所以生物者誠也故曰其爲物
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天地之道一以貫之也

吾人一身自飲食起居之細以至綱常倫理之大未能
一一各當其則而不踰越各如其分而不缺欠則所
謂盡己推己者何在盡己之功便不足推己之分量
不滿所謂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雖欲貫之烏得而
貫之

楊文定云大學誠正修忠之事也齊治平恕之事也以
此證曾子之學亦切當不易曾子之功在大學其所
謂忠恕正是大學曾子至於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
治天下平則一以貫之者也若格物致知又是先一
層事無格致之功又安知所謂忠恕乎

六經四子書只是先辨得義利明義利不明只小小得

失己爲所動况生死之大乎

慷慨捐軀者挾血氣以行匹夫婦多能之從容就義則血氣不用惟視一理以爲持循非養之平日不能也至養之厚者與理爲一死生特其一端又不足異矣

死生之關若甚難破然特爲眼前七尺血肉軀所障蔽遂致種種牽制不知人壽不齊早晚均之一死或遇暴病其死尤促乃大節所係昭然無可遁者而竟欲遁之何視大節不暴病若也如使苟免而遇暴病仍歸一死且國憲所在倖脫一時未必逃於後日即或終漏法網兼享大年亦靦然以生耳不仁不義莫此

爲甚三綱淪而五常斁千古唾罵可不懍懍

超然於血肉之上者形骸不能爲累禪家所謂脫臭皮囊也儒道中亦有此境至其宰制於血肉之中使形骸就範圍如馴馬服馭則禪家所無而儒道中獨有者也超然處若同而所以超然者不同則一由寂然入一由秩然入寂然則不能不滅絕倫理秩然則包萬事萬物而有之眞不足兩兩相提也

滇西戈雲蒼云一念不驕則神凝一念不淫則精注一念不躁則氣和三者皆養德之事而養生亦在其中故言養生者或不能養德言養德者無不能養生

古人惜分陰一息尚存志不稍懈彼昏不知醉生夢死眞與草木禽獸無以異也故人生第一可痛哭浩歎者莫大乎虛生

世之論人者動曰若者有體而無用若者有用而無體不知體用不可歧視有體者有用有一體者有一用有大體者有大用有全體者有妙用未有有體而無用亦未有有用而無體者也

劉直齋謂程氏易傳未必是羲文本意而能令天下萬世知有公私邪正之義理胡氏春秋未必是孔子本意而能令天下萬世知有尊卑內外之名分噫注經

而能使天下萬世知有公私邪正之義理尊卑內外之名分則謂之羲文孔子之本意亦可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蓋修身齊家是學術治術一大關此關通則無不通此關隔則無不隔身不修家不齊雖欲推而行之其可得乎正牆面立隔之象也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眞能務義自不近鬼神如人家奉先一一遵禮自無有祭非其鬼之事

祭爲吉禮禮之首也今士大夫之家無異凡民祭禮不講則祖宗孫子之恩甚淡漠焉愈傳愈失只知有身

而不知身所從出宜乎視宗族若路人而澆薄之風靡所底止也

祖宗孫子氣脈相續祭之日果能致誠致敬色聲如見聞乎耳目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則一氣之感自有可必否則草率從事無所謂愛亦無所謂敬豈能致祖考之來格耶祭云祭云黍稷云乎哉拜跪云乎哉

曾子謂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陳無勇均非孝以是推之孝親者何時何地而敢忽乎高景逸先生有句云此身在處即吾親蓋真知身爲父母遺體也人之隨事悠忽者殆以身爲已之身故

自便由已是有身而無父母也噫真知身爲父母之遺體者自有終身之孝在昧乎此者烏足以言孝哉

讀內則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諸節知人子以養志爲主則知有父母而不知有已安肯以已之愛視父母之愛然天下人子愛得其正其異於父母之愛者猶鮮每見人子瞞昧父母而有私愛者於父母所愛輒淡然置之隱傷親心而不顧彼乃縱欲無窮焉雖欲比於禽獸豈可得哉

張孝先先生小學集解有曰人子當曲體父母之心不可一時意忽若稍意忽則父母受苦見子不知也嗟乎世之人子受苦與否父母無不知者而父母之身受苦人子往往不知至於父母之心受苦其不知更不待問矣天下不少慈親而無多孝子果何故耶教化之不明蓋已久矣

父有諍子則身不離於令名然必諫而不逆乃得事親之道其始也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其終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隨之始終起敬起孝父母當無不感動者特恐爲子者未能如此耳至或冒犯以爭激而重其親之過則其不孝也大矣

朱子小學首胎教張孝先先生以胎教爲清濁美惡之

機括智愚賢否之根柢誠哉是言然亦在爲丈夫者修身以率之而已噫世道人心日見敗亂人材不出風化淩夷果何故哉乃知夫婦爲人道之始居室苟而天下無不苟矣

閨門爲起化之原此處理天下無復難事也

人家妯娌能敦長幼之序亦如兄弟之相愛敬安有爭長競短家室不和之事然所賴以維持而化導者全在丈夫教婦初來不可不謹

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者古風之厚也今人富貴而歸故鄉多有菲薄其親戚之寒賤者勢利之端開

自宗族漸於鄉黨充於宇宙而欲民氣之靖難矣

弟子職一篇能躬親踐履非聖賢路上人而何今人爲弟子時已失職終身不能補救非不能補救亦不知補救不思補救也欲補救者仍將是篇熟玩而身體之足矣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雖骨肉至親亦如之外此者當何如乎古人禮教之嚴慮深遠矣治家者必從此處做起

二十而冠始學禮謂吉凶軍賓嘉五禮今人耄老而不學禮宜乎禮教衰微無事不以從俗爲主子不孝其

父弟不恭其兄子孫忘其祖宗妻不敬其夫婦不順於舅姑皆不學禮使然男子二十責以學禮古人立教之意深矣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蓋格物之功既久出謀發慮皆有物可方然後謀不過物慮不過物平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至此皆供吾用矣若先無格物之功謀慮當前無物可方冥行臆斷茫然不知所從即有是者亦偶與之合況未必是乎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誠哉是言也一家之事委曲瑣屑之不一不易理也一家之人性情好惡之不一亦不易理也居家理則事各得其當人各得其情移於在官猶之裕如耳

周子曰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一家之仰事俯畜不可無養也子弟妻孥不可無教也有家者從事於養與教之中既整躬以率物孝弟慈無遺憾而冠昏喪祭有成章事雖細人雖微而精神之運量無不到則一家之治術也以爲治天下之則特推廣而擴充之耳

平天下傳但言絜矩愼德用賢散財而不及禮樂制度兵刑蓋體立則用行治之體萬古不易其用則有因革損益與時變通故大學一書萬世平天下之道也

取士之法後世益壞工卷摺精於女紅之刺繡工詩賦精於匠氏之雕鏤天下學人有能聚精會神於此者皆許爲有志之士陸桴亭先生謂教壞人才而後用之莫此爲甚惟制義命題猶限以經書實爲良法雖作文應試之人其本意不在言行相顧然得經書之理以灌溉於不覺世道人心猶賴以維持使並此而無之命題不拘何書天下事尚可言哉欲變科場之法者須留意於此

修天爵以要人爵非惟不足言學直穿窬之小人也至祗要人爵而並不知有天爵者更不知居何等矣此

輩人得志於時其爲害尙堪言哉

古之爲治者檢身若不及今之爲治者以爲無與於身也噫

職官廉俸須厚庶中材可勉爲廉潔不然則通行之陋規適足以爲口實廉恥既虧吏治人材兩受其害

廷臣不能皆君子惟在上者善用之

捐官之害甚於猛獸鴉片之害甚於洪水

爲臣之失節與否不但處變始見凡不得其職與言而不去皆爲失節處變失節人皆知之處常失節比比而是而人不知試思人臣食君之祿不能靖共爾位

坐令諸事墮壞於冥昧之中而方且容悅而保其位非失節而何常且失節變自可知古來事二君之人皆容悅保位之人當其容悅保位時朝廷方藉以粉飾承平而孰知其人固全無心肝者哉昔人云平日無犯顏敢諫之臣臨事安得有仗節死義之士是在朝廷之明於擧錯毋爲容悅保位者所賣可也

農禮兵刑四政皆治術之要然必以農政爲首務禮政爲大務二政既擧兵刑不煩而理矣

古人計口授田貧富不甚懸殊故民皆得其養後世計畝升科但問科之盈歉不問民之貧富故富者連阡

接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其弊不可勝言雖於正供無恙而養民之意則無毫末矣不能養民而云爲政非苟焉而何

變計口授田爲計畝征收便是私便不視天下爲一家

不禁種鴉片煙不足以言農政不力行農政不足以言生財

能擇取通都大邑市井之遊民而率之於邊荒之地以興屯墾習武事不但可消內憂而且轉無用爲有用通籌一年經費以後漸可自給亦治術中一大要務也

北方可興屯墾之地倣古人阡陌溝洫之制而增損之溝洫與治河相維則水害可除而農政可興阡陌高五尺密栽樹木則隨處有要隘隨處可蔽槍彈而用兵可恃此北方近日之急務也

用兵之道訓練二字並重而訓字尤深練其手足練其耳目練其膽氣練之之事也教之如父母之於子女導之如師長之於子弟隨時隨事俗言俚語不憚舌敝唇焦積久而感動之使深明乎親上死長之義此訓之之事也練則善政訓則善教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能盡訓練之道斯可以戰矣非然者所謂以

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兵與民分則恃兵以保民而民不知兵一旦有警兵不足恃而民非其民矣不如於分中寓合各處酌設課武局使營弁嫻於武事者輪教之民自十四歲以上皆得入學技藝絕出者與之庶人人知兵可備干城之選可為鄉里之衛而百萬甲兵藏於無形矣

國家盛時四夷無不懾服何懾乎懾於人材眾多政治休明無間可入即入亦不利也及其衰也四夷乘釁而起非以人材政治之不足以服人乎然則徒師夷以制夷而夷終不可制何若返求之人材政治之間使夷之服我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未有我足以服人而人不服者即暫不服未有終不服者特患我無可服且有可玩則侮之來也自取耳

嗚呼吾友子恆死余與二三同人往哭之哀既斂殿夕余忽愴然有動於中曰吾子恆不可見矣其可見者不有其訟過諸記在乎因屬其弟子坤少間忍痛檢出以質吳君巨年陳君小圃巨年小圃前顧未之見也先是余與子恆同居子恆有過輒記記輒手以示余意蓋曰吾既蹈此子盍鑒諸嗚呼良友意何厚也憶壬辰贈子恆歸序有云此別暫耳後會方長則學所取助於子恆者正多也而烏知今遽已矣悲夫巨年小圃僉謂子恆不死必不徒藉是以見也而今則舍是無以見子恆矣盍付諸梓嗟乎子恆而竟僅以此見也子恆之不幸也抑亦非獨子恆之不幸也同人舍是遂無以見子恆也同人之不幸也抑亦非獨同人之不幸也世有得子恆於此冊之內者當謂余言之非誣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五月晦日南甯孫光庭謹識

余爲日省錄分四綱曰天時人事進德修業而進德尤爲日省之要非寡過無以進德故另置一冊凡動靜語默飲食起居之細以及綱常倫理之大少有違乎當然之則者必抉其過之所由窮原竟委明斷無私使受過之地懾服於無形愧悔怨艾或者過漸能寡乎因名之曰訟過記

光緒辛卯六月鶴慶呂存德謹識

家大人名小子曰存德字小子曰子恆謂惟恆乃可存德也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又曰立心无恆凶恆

之時義大矣哉乃小子今日始能念之而滋懼也夫主敬爲入聖之本汝能恆敬乎克勤爲讀書之本汝能恆勤乎非存理無以遏欲而理則不能恆存非制外無以養中而外則不能恆制由是欲不遏則馳騁以縱而理亡外不制則苟且以徇而中瞀讀書則或作或輟終歲涉獵而不能終一編養身則日肆以偷徒事藥餌而不能卻一病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小子无恆以致怠勝敬欲勝義欲不凶滅得乎今後理欲交戰之際急呼恆德以自警如此而猶不能顧名思義克己復禮則亦人中禽獸而已矣　廿一日

近日讀書多泛濫之病故學至於厭朱子曰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致一者如讀某書則專某書不可兼營他書蓋耳目一則心志專而義理易熟雜則意分而氣散即日力亦有所不給矣予一日之間既欲讀經書又欲讀古文又欲讀時文寫字則既寫大楷又寫卷又寫摺終日竭力不能兼顧不一之故也今以一書爲主自朝至暮精神聚於一書此書既完乃及彼書則刻期可畢讀一書得一書之益不至終歲泛鶩而不終一編也寫字以大楷爲主大

楷工則小楷勢如破竹矣其有寫小楷之日則減大楷免妨讀書之時

日看理學書頗於躬行上著力然不能無間斷每至放心不能提策時或流於邪僻以此欲勝怠勝之心而欲造於聖賢之歸豈可得乎讀陳北溪用功節目謂學者不能適道有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一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二者皆切余病而安常習故尤余病之深也　初五日

近日病愈而起居飲食漫不經心以致左目又紅蓋愼

於臨時而忽於平日非愼疾之道也總爲此心不能常存故易徇欲而忘理徇欲者人心也人心惟危疾非危身者乎此後不能存心以致欲勝理敗欲不蹈於危不可得已 廿日

前與諸弟早飯後講小學每苦有他務間斷又不能補講今改爲早起時講既無他務耽擱且能治余晏起之病 廿二日

冀郤缺梁鴻能使其妻敬此非有愼獨之功不能余愧此多矣孟子云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閨門之地學問所見端也可忽乎哉 廿七日

離了緝熙二字便志氣昏惰徇物欲而不覺迨敗度敗禮之後始知追悔已無及矣然苟常保此悔心不使物欲復萌亦未爲晚奈何悔心漸淡復至徇欲忘理乎此等學力安能應大事再不戒愼恐懼加謹獨之功永緝熙之學將負天地父母所生得無愧死 十月朔

箕踞交股雖屬小德出入然亦不敬之端也居處恭爲求仁之要古人火滅修容顧諟天之明命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安有箕踞交股隨其自便哉余犯此病習慣自然此等小節尚不能制何能進求其大乎 初二日

近得四書反身錄入譜實於身心性命鞭辟入裏若常觸目警心不難收放心矣當與小學近思錄並置案頭如嚴師畏友不可一日離也

前日有王世兄來道喜因素聞其人而未悉其名故見其名而不知爲王世兄也時有他務辭之僕人亦未記簿遂忘答拜今早世兄來書相責始猛省三往謝罪未晤此疏忽之取罪也幸有此直友相責否則取罪於人而不自知不爲終身之咎耶以後急宜留意

連日奔於外務不與聖賢言語相親遂覺頹散而不振作總由此心不能作主故逐物紛馳不能物來順應

所謂主人昏昏奴輩用事者也今欲使主人常醒非日日讀聖賢書不可

聖人說困勉說敏求發憤至於忘食學易至於韋編三絕是何等極力下工夫我輩資既不逮工夫又差如何得了 初七日

蔣松巖云只終日讀書手不釋卷其人便有高於人處與書不相親雖美質也無長進況質不美者乎此言可以治余作輟之病

聖人稱好學者曰無求安飽敏事愼言就正有道余不惟求安飽且於安飽之外有餘戀事不敏言不愼雖

肆拾叁 冊 9½版

有道當前亦無可就正也尚稱學中人耶尚稱學中人耶 初八日

松巖云對經書親高賢別有一種淸芬之氣襲人近亦驗得此語甚是惟屢日牽於外務遂覺理不勝欲全爲塵俗之氣所汚此蓋踐履之功疏故書自書而我自我也其病仍在不存心 初十日

左傳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又曰懷與安實敗名周犢山云帷闥宴安損英雄之氣余何甘於損氣敗名之鴆毒而不悟乎

受人之託而多忘即不忘者亦不能竭力以副人願爲謀不忠與交不信我兼有之何面目列朋友一倫 十三日

去歲出京與同年武繩之趙薇垣張君聘約壬辰會試相見各人必熟一書或經或史均可自出京日起至入京日止今已屆期而余一年有餘無所學問非玩時愒日即務廣而荒明歲何顏與諸君相見乎旣負人又負己欲不居於下民難矣 十三日

每夜多夢皆與俗務相纏並無近於道者蓋由精神不與道浹故隔閡而難通也欲掃去病根必時刻與道相依無論大事小事不涉以形氣之私而必合於道義之公尤必潛心古訓以爲躬行之助乾乾終日神不外散久之夢寐中庶不與塵俗爲緣而明明德之功可漸幾矣 十八日

近日於八股卷摺又不以爲意雖看有益之書所得較深然應試在即不可不加熟習之功也

自省學無進境仍是恆字專字未著力耳 冬月初六日

不能莊敬日强便有無窮之損

一刻不敬心即放即爲一刻小人吾旣欲避小人之名試問果能絲毫不占小人之實否能無不敬時否

每暘言時多及他人長短衝口而出此可驗存心之疏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斯言余嘗三復 十一日

週事牽挂至不能寐心爲物役甚矣 十二日

一戀字總掃不開便行不慊心而氣餒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何時何地而可忽乎心一不存得罪於天者多矣 十三日

近日用一警忘摺以記未應之事而仍多忘此身事之來者多乎抑心之存者少耳 十四日

應事每有遺漏幸得二弟彌縫於此見周到二字切不可少 十九日

寤寐之間常與欲念爲緣其無存養甚矣 臘月十四日
保身之道首節欲次節飲食次節勞愼起居而余不無
所偏致疾之由職是故也然其原仍在不敬不謹望
家大人命鎭遠河道中十六日作文八篇今已十四日
矣而一藝未成雖看書不爲無益然究竟自行已意
違親命莫非過也當務之急尙不肯遵若更有稍違
稍難者不將置若罔聞乎由此而推欺父欺君以至
於無所不欺貿名教中一大罪人 十六日
雖有改過自新之意而無省察涵養之功豈將爲口耳
之學乎

一日不力行卽一日虛生倏忽已二十三年矣卽令享
大壽亦不足畏焉可憐可恥 除夕
執事不敬諸多不妥一事如此則事事如此苟且躁率
安常習故豈有自新之日
近覺邪念漸少妄念則環起迭生有並不知爲妄念者
由中所主者不定也不爲杜漸防微其不陰移於氣
習而則度敗禮者鮮矣 壬辰元旦日
克伐二字時時潛滋暗長由心務於外也 初二日
終日不說無益之言則可說之言無幾昔人云羣居守
口蓋言果無益雖十緘不妨獨奈何終日嘵嘵隨響

卽應中所存者安在乎
起居之際多有所忽檢身者安在 初四日
每事觀望毫無決斷隨波逐流莫甚於此
早起輿夫未至勉强向驛號僱夫行不數里大風雨雪
輿夫顚仆勉行十五里仍歇不觀天時不察人事後
悔莫及如身受風寒致病是失已也輿夫顚仆倘致
殘廢是失人也况早夜風號已有其幾不審其幾宜
乎壯往有悔也由此類推可弗戒哉
與朋友共物覺易做之而無藏覺難此病流於褊狹其
實由於辨義未精 初五日

檢什物易於遺失極小事且如此要此心何用 初六日 樊城
左齒及喉微痛其病由於前數日飲酒及食熱物所積
亦不守身之一端也以後常守平和二字以謹慄於
起居飲食之間此處不能克治更從何處克治起 初七日 堰驛
不能檢身化下以致僕從逞勢陵人身教不可不先 初八 新野
前有嗜音之癖漸學克治以爲病根已除矣今於道中
聞梨園管弦聲甚覺可聽乃知病根仍未除也程子
見獵心喜始知克復之難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

已多可不懼哉 初九日柏林
衣冠不正則瞻視不尊何得自便自逸同人道於牛馬
情欲之感可治於白晝而忽發於夢寐由於病根未除
也欲除此根非將敬字做透不能
天地之氣無窮由其理無窮此理任人取之不竭余每
秉而不知取宜其氣餒也孟子集義以生氣浩然塞
天地間古人讀書養氣以後須將聖賢書理時時灌
溉胸中庶幾不失所養 十一日
襄城石固連日折價要車遇牌頭橫悍狡詐不覺忿氣
衝決不可復遏欲痛責之而甘心焉此由於血氣用

事得小失大非所以養身非所以養德何無存養至
此以後與一念舉一事當自呼形氣退後理氣向前
時時提撕務使理氣爲主形氣退聽庶幾存養稍熟
不至蔽交於前其中則遷 十五日新鄭
近日和平之氣少忿戾之氣多處人處己兩失
近多以私意自蔽私欲自累愈蔽愈昏而不明愈累愈
重而難返不用全力以治之恐不止於違禽獸不遠
矣 十五夜郭甸
每日雜念時起時滅於靜字毫無得力仍由敬字多斷
續耳 十七日

每聞無益之言應之如響何其放言太易乃爾
自揣容止既無可觀辭氣又復粗率須將敬和二字時
存於心庶幾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意 十九日
一身全不中禮實由於氣拘物蔽之深欲爲而終不克
爲者拘於氣也有爲而爲之多失者蔽於物也非知
勇兼全不能跳出此四字圈套 廿日彰德府
凡事不究其理只欲自行己意不能虛受之一端也
日晝不覺其苟而夢寐實見其苟殆安於苟者深也心
昏氣濁自蔽自累能欺於大廷而不能欺於夢寐於
夢寐間考之而知吾學之疏也 廿一日

接物易占便宜與喻利之小人何異 廿三日順德府
偶遇不平之事而不平之氣躍躍欲出試思以此氣加
之人於事無益於己有損涵養不定甚矣
中不足以勝外故爲外物所奪由當境不深思也
慎疾每有所忽而疾遂乘間而入屢試屢驗仍由於慎
字不切實耳 廿五日
於人飲食之際不覺言及爲食之不潔致食者難堪甚
非忠恕之道
聞告過之言而稍涉解免其視人告則喜者不啻天淵
殆亦寡過之心不誠耳寡過不誠又原於省察不密

伏臘

起居不慎以致傷風數日又復牙痛一已之陰陽不能
燮理即貽一已之憂而大者可知矣廿七日定州

每日接人應事後精神散漫而不能收斂蓋由甫交物
時心已役於物而不能自主矣心不自主安望精神
之有主乎二月初六日京都雲潵館

交物時每爲物所牽制甚至逐物徇物徒耗精神費光
陰初七日

曲禮首三句全不能身體無怪苟且粗率負讀書甚矣
十三日

受人之惠甚至忘報有應酬事件亦多遺忘何省察之
疏乃爾

於狎習朋友總不能敬所主者安在雖彼以不敬來我
不可以不敬往也

事物湊來其理之是非輕重尚不甚茫然至臨時全昧
矣過後又覺清楚少元曰此操存不熟也十四日

言非其時取厭之端何不曉事乃爾十五日

遇不同志之人好爲剖辨非默足以容之道十七日

夢寐總不清楚實心昏氣濁之俟say甚深也牽延不制
遺禽獸不遠矣十八日

接物時種種逐物是主人翁不能自主之故廿一日

無一事不爲因循致悔廿二日

左目紅甚起翳數日漸退而右目復作牽延將及半月
藥亦不甚效總由此心不能甯靜以致諸火俱作昔
人云諸火不靖其病多端調治要訣只一靜字余於
靜字毫無得力實於敬字未曾致力耳除卻敬靜二
字別無慎疾保生之道不養德而能養身者未之有
也三月三日

雖有嚴師而不與之相親亦無由起嚴憚之意而動提
撕警覺之神聖賢之書亦然置書滿案而誦讀之時

少宜乎懈怠之氣潛滋暗長時見於五官百骸而不
能制也

夜夢甚雜心神不勝勞擾其心血虛而神不安歟抑妄
念多而神爲之亂歟初五日

值大風出外非必不得已之事而任意若此固非謹身
之道尤理氣不勝形氣之故也初六日

遇人言甚不可耳雖未忿疾於外而不能全消忿疾之
心何量狹至此初七日

克治於白晝而仍放肆於夢寐與申節昭昭墮行冥冥
何以異敬字不能得力宜乎屢蹈此病詩云相在爾

室尙不愧於屋漏中庸云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
愼其獨也念之念之 廿三日
遇詼諧之人易至和而流是不存心之一驗 廿五日
終日雜念太多不是未事將迎卽是事後留滯如何靜
得無怪夢寐中亦紛紛擾擾不能安閒此病不除直
是自尋苦惱 四月朔日
念慮初起克念不敵罔念去聖入狂之機也 初二日
與二弟言學若不入回思怡怡之道遂聽其玩時愒日
然使終於不學是誰之過斃身不能修模範不立責

弟無益也
至誠動物余每怪物之不動而實則誠之未至
敬無大小無內外而余每束於廣衆便於閒居其將爲
揜著之小人乎 初三日
前月入第三場往書肆買書先取一部入場後復還占
便宜莫過於此名利重而道義輕斯眞喻利之小人
矣安能造次顚沛必於是乎
錢置牀下取用日久不覺其非置錢之地也少元提之
始覺以此類推淺近者尙如此遠大者可知矣隨時
省察隨事理會之謂何 初十日

揭曉聞報日與少元小泉同講學少元謂能不動心否
余但覺用力克治未能純任自然因大警省此等虛
名於身心何補而竟能爲身心累不求進學此後之
爲累者何限乎
辨義不精每牽制於流俗不能獨斷獨行以義制事之
謂何充此以往適成鄙儒柔弱之人而已矣可不畏
哉
少元前謂應試後急宜聚會講學每事必辨論折衷於
一是余之不能以義制事由於無所折衷也
與友人論事覺皆有理而不能皆從甚矣道外之障蔽

易知而道中之障蔽難察也
書室之內收檢潔淨心目俱爽不踰時事物紛投便雜
亂無章矣因仍不理愈積愈不耐觀以後非振作
精神不能淸理治身心亦然稍有疵累卽祛之則易
爲力若苟安不治則疵累愈多愈難下手日久障蔽
沈痼欲不昏也得乎
讀書之病莫甚於務廣而荒東翻西閱終歲不完一編
實究其書理茫然也從今日起讀書以不貳爲主此
書不終不及彼書無論讀何書均按次記其大要則
讀書之勤惰與有得無得皆可於讀書記中察之 十六

初七日
懶散二字不招而自來廢事曠時百弊叢焉因書諸葛武侯戒子書以收其放心書文信國正氣歌以作其怠氣 十七日
每日讀書時少逐物時多勤慎時少放曠時多振作時少懶散時多寧靜時少浮動時多所謂存心者安在
遇事來心與事去事未來心與事迎心中尚無理可存其不能養可知也有存方有養有存養乃可言涵養不能緝熙亦無存養省察矣然有存養省察乃可與言緝熙

初到部便計較資格推是心也固榮寵保祿位皆以此爲緣將來不墮於小人之歸也難矣務除去此根升沈聽之於命庶不至屈天理而就人欲
擬歸省有以就擱資格勸阻者雖不爲所易驟聽之亦覺有動於心因大警省此天理人欲之大關鍵也可不懍懍
每日四肢安逸以致疏懶習慣不能振作精神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朽木不可雕也可不畏乎
二弟飲酒大醉不能維之於始何貴有兄 十八日
閱直卿戒子書有云懵前經而不恥張孝先解曰此不好學之失也吾生二十有四矣其終於不恥矣乎九
讀書總不專一雖至多之日不能完一書少之書且精神亦漸不與之浹洽日久則讀如不讀矣
學須如伏卵雞言其專且守也不如此則或寒或熱而無成
大戴記云君子靖居恭學修身致志處必擇鄰游必就士所以防僻邪而道中正也余居游每苟就或明知其損而不能遠欲中正自持也得乎
節飲食慎起居不能無間斷病加於小愈誠哉防微杜漸愼終如始亦緝熙之一端也

行篤敬篤字有專篤純篤之義欲以敬爲主而時有怠勝之勢由於心志功力未篤耳不篤亦不足言敬矣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三者未能必無所存於中
書籍衣物安置有未當卽是心不存
不能化俗而爲俗所化不能役物而爲物所役蔽交於前其中則遷知誘物化遂亡其正皆理氣不宰形氣之故
自朝至夜未能時時凝重不苟
讀書欲速便是助長數日後文義俱忘非所以畜德也

語事親乎
和平堅定四字最要緊爲一聯以自勖云養成滿面春顏色鍊到一身鐵骨頭
曾文正嘗戒其子弟不輕服藥余每蹈此病
凡人戲言戲動每言出於無心夫心也而可無乎無心則何所不至
色思溫貌思恭安定辭卿而敬之數者皆無得學不進之大病也張子東銘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是有心而爲之也若戲言戲動出於無心則直與之相習若性矣任意慣病莫甚乎此非用全副精神矯之不可

讓者禮之實也出言不讓進退不讓豈足以學禮
節嗇每流於狹隘是儉之過也
於人言語未能平心觀理之可否而遽出於意氣之爭殆私意不能絕故隨所觸而發也子絕四毋意必固我何等脫灑
蔽交於前不覺其蔽至連日累旬而不知其非由省察不周不密耳氣拘之甚至於如此
不使他事勝好學之心則有進余之所以荒於學者正此心不能常惺故爲他事勝耳瞬存息養可忽乎哉

今後力求實際應讀之書必熟記其辭然後可以精研其理只看而不讀者當下或記其大略或摘其要旨庶幾得尺得寸不致枉費精力
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蓋心不存則不能檢束其威儀安能熟識以固其學乎威儀所繫在內外之交得失所見端也
外物之感晝閒稍不謹持夢寐必充其量而放縱之制外養中不可疏也瑟兮僩兮瑟訓嚴密僩訓武毅舍此四字無以成德
時存對越上帝顧諟明命之念晝夜無間則戒慎恐懼自無時或釋慢易匪僻何自得入乎

體病處火上炎欲究心醫學而未專今後擬以白日讀書應事上鐙後看醫學書或亦有益身心之一端也
寸陰不惜不能積學細事不察不能積行見異思遷則不專始勤終怠則無得反此乃足以言存心
溫公言行誠之要自不妄語始劉忠定初甚易之後行之七年乃成蓋能不妄語則心之常存可知矣昔人云羣居守口又曰守口如瓶余不能守口而多妄語非時時省察將終其身於任意慣病中也
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余於愉色婉容每不足豈足以

才一省察便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心與理通也稍不省
察便昏昏夢夢氣拘物蔽心與理隔也通則仁之基
也隔則不仁之基也省察至於無不通則不仁者少
矣不省察至於無不隔則不仁也甚矣何苦不隨事
省察隨時省察

侍家大人到廣順州任乃見綜事經物有條不紊自興
至寐未嘗倦怠一人振作於上闔署人役無不戰兢
屏息勤愼從事小子習慣因循隨處苟且隨侍在側
無能襄力不肖之甚矣似此疲弱豈足言負荷

應接之後意念精神便牽引而去旣不定便不能凝

耐艱苦而不能忘艱苦安逸之念忽生鐵骨頭之謂何
安義道中嚴寒透骨冬月卅日書坪

羣居守口獨坐防心二語未甚得力

微服每起被人見之念正是爲人病根可見中不足以
勝外

安義道中山路崎嶇冰雪嚴寒頗有厭勞苦而思安佚
之念此皆氣質用事理義不勝之過也旣以理義爲
主則雖有苦甚於此者亦所必赴充類至盡必如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而後可理欲之界
義利之關於此判之可任其氣拘物蔽昧昧終身已
乎

身心不治夢乃亂此過積之日久欲改而不能究其原
仍在存養之不熟耳學之進否卽於夢寐考之

一取與間不能精義以衡之便處處執滯

黔道中宿荒材皆以包穀爲飯雖老人亦不得常食米
菜蔬則白水煮之而已且有不能得此者乃知世上
苦人多也我煖衣不止於煖食不止於飽一日不進
學不以世道爲心何面目對斯人乎勞力易盡職勞
心難盡職觸目警心益當懍懍

交際除寒暄語外每以無味之言隨聲款洽是徇物也

陳文恭謂會客說話不可多語太多多則涉於油滑
而不眞矣

凡事覩望不能直以理作主雖行合乎理而其中未爲
光明夬九五象傳抉明此病蓋謂僅得免咎而已於
道未爲得也

古聖爲學皆從克艱二字著力明知此身不易得此日
不易得而多以怠緩曠天職是自棄也不克艱而欲
有成其可得乎

心粗不足以究物理氣輕不足以攝威儀二者皆學之
不進處

光陰又度一年以後考前不無進境然思慮不能廓清氣質未能盡化物欲未能盡絕事理當前不能窮究於其先而處置於其後小有拂逆志不勝氣本心皆為之累且事未然而先有成見到行不去時亦未能變通精神稍養於獨處而易亂於接物之時心思若明於白晝而仍昧於夢寐之際數者皆病之大者也豈可復安常習故歟 壬辰除夕雲南驛旅次

稍拂意不能靜以觀理而時出於意氣之私與人隔即與道隔矣此處一檢點即得處置妙法否則於道固悖而於事仍無濟也 癸巳正月初四日趙州

每事先設成心十事九不如意何若隨事審處而主之以理乎

以些少錢而生怒量之狹仍心之私也觀聖人公天下是何等氣象何其自小乃爾 初五日大理

形骸不能範以九容不可謂之敬身

內外不如一由於敬肆參半肆之病伏根甚深故多流露於不覺是以肆為主以敬為客也居敬云居字是如何實落果能居敬得住何至邪僻之心潛滋暗長夢寐擾擾心神不安乎欲求下手工夫不外嚴密武毅四字工夫既熟乃可以言緝熙

道理僅見之於筆記發之於言語仍非切己之學也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精神專注於內乃可言默識之學不然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自興至寐未能時刻清明物欲即乘間而入入而不覺即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根株愈伏愈深夢寐時盡形發見做不得心主定安能內外如一此關不能透過學終無自得之日也

知識不長不能裁度事理其咎在無博學之功積累不多不能融貫故也多識畜德大畜之義深哉

主敬之功能綿綿密密久之自神完氣足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此也敬之功既懈則形體無可象之儀精神散漫應事疏略無一而可曲禮首云毋不敬其旨深哉

程子明道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伊川曰動以天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

向學之始存養不熟非時時以義理栽培灌溉此心鮮有不動於人欲者人欲潛滋暗長天理如泉涸井枯矣何時能德性堅定以臻於充實盛大之域乎

敬時不及怠時多勤時不及惰時多提撕時不及放縱

時多為農為工難望成業況為學乎

遇事遷就不能決斷仍是知不致處

惰慢之氣與身體為緣所謂篤敬者安在為人之要首居處恭此心不能照顧四肢遑問其遠乎

房室周旋為累不小觸形動中縱弛而不謹所存慎獨之謂何行己有恥之謂何

不能以禮厲行便不能以禮率物倫理之間抱歉甚多所謂不為周南召南猶正牆面立也

精神耗於無益至有益之事當前便多苟簡如此安能有為

於道德不能凝故蔽交而中遷也於物欲不能超故陷溺而不知返也不定何以凝乎不克何以超乎

學之有用無用觀見在可知也於身心未能敬勝怠義勝欲於倫理未能一一盡其分於應事接物未能敏慎而周詳近者不治遠者休言

易訓正家人之道曰言有物行有恆書訓垂裕後昆之道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余言每傷易豈有物乎行實不篤豈有恆乎事多游移而因循豈以義制乎心常放佚而縱逝豈以禮制乎身不行道安能齊家道不自邇何以致遠

每事不處之精審多致操切狹隘卒貽悔吝

德性不定故血氣不定血氣不定則役於物欲而德性愈不定也只此不定之弊必致終身於擾擾之中養德養身之道皆失切己省察無一而可

一日之間行有餘則學文予每急於學而緩於行便非篤行矣總將學要貫乎

辯論聲漸高便出於意氣之私心平氣和之謂何耶

每日醒而仍眠懷安之病為害無窮豈由志之不篤故心中無所以孳孳者昏怠之氣愈甚其初志也

怠勝敬欲勝義一刻稍疏便蹈此病故乾象曰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曰不息曰不舍聖人之教豈難明哉何安於委靡息焉舍焉而不知也

程子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恥之心稍淡雖忘與徇而不知也恥之於人大矣此關不透可謂行己有恥乎

御下不嚴亦精神運量不到處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斯言余當三復

胡康侯修身治心以飲食男女為切要余每於此而忽之其省察之疏也甚矣

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能超萬物上牽制執滯隨處皆是甚者至
於沈溺皆不覺之故也
不能及時勉學力行必至泯焉與草木同腐可懼之甚
名爲學而言物行恒四字且不能盡遑問齊家之要道
經國之遠猷
知而弗能行行而弗能久皆學之大患也
動不以禮雖學而無實獲
閨門之內肅若朝廷其身教何如哉余愧此多矣
愼言動於妻孥僕隸之前檢身心於飲食起居之際是
學之實下手處此處不能無間斷疏漏欲學之固也

得乎
又雲蒼謂一念不馳則神凝一念不淫則精注一念不
躁則氣和三者皆未得不足言養德即無以爲養生
浮躁二字相因而至便不能心平氣和
稍拂心便至詬厲非動心忍性何能變化氣質
凡聲色貨利以及震動拂逆之來皆烈火也能不爲所
動則眞金矣余於諸端之來往往爲所動引牽制是
不足經烈火之一煅所謂眞金者安在乎靜亦定動
亦定之境恐夢不到矣因作一聯以自警曰制行立
身莫使狂瀾傾砥柱動心忍性須如烈火鍊精金

七月廿四日宿大風硐旅店失新購錫壺尋未獲主人
償其値受之當時謂主人之終能得也然安知其果
得乎物之得失有數又安能一得而永無失乎綜計
茲事約有三失不能必人之得而受人之償一失也
昧物之成虧有數二失也薄物細故遂以攖其心三
失也戒之戒之
不能察微以謹幾故有放縱不及檢之弊
敬之一字或斷或續煞費勉强斷之久而始續更覺加
拘如四圭敬之謂何居敬之謂何無不敬之謂何
不能專念於內而致紛心於外德既不固業亦無成

不能常伸於萬物之上故物欲皆得而奪之到底成一
箇卑賤之品而已
無眞實惡不仁之心故不仁之加乎身而不覺叢過之
由其以此與
成湯改過不吝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子路有過七日不食余一過而屢蹈之是積惡也
出言不傷易則傷煩房室之間便多病痛安能口無擇
言言滿天下無口過未有閨門見隔而天下可通者
也
須將此官骸實實落落安頓在禮上不敢踰越無少間

斷然後能莊敬日強威儀定命於焉德有畜處道有
凝處乃非口耳之學

不能常伸於萬物之上只是剛不足剛足則健能斷毅能任無衰歇之時氣不委靡物欲自無釁可乘即物欲猝投而奮其勇果之氣何事不可斬斷廓清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克己者體此亦可以强其力矣

記誦雖多講說雖明只不能實以身體之即非載道之器記誦講說何益之有

伊川易歸妹傳謂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於正者居室之

間可準此以為天理人欲之分天理則非唯說是動人欲則唯說是動而已不唯說是動者性其情者也唯說是動者情其性者安得不縱情滅性從欲忘返哉人心惟危可不深戒

欲動情勝四字萬罪之根旋動旋勝而勢不可遏不至梏性滅理不止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禮曰禁於未發之謂豫省察克治者其可忽諸

二曲先生謂父母不順兄弟不睦子孫不肖婢僕不共費用不節莫不起於妻能齊其妻方是齊其家斯言余當懍懍

立心不誠則知無由生知既不生則氣無由足而行不力卒至游移兩可隨俗波靡所謂自立者安在

易言利艱貞書言克艱天下事未有不以艱而成者予每不足於艱故愆尤叢集不能克治薛子謂當過剛毋過柔斯言當深體之

每事覲望徘徊因人行止豈能真知實踐古人獨斷獨行而不顧人之非笑獨來獨往而不待人之扶持是何等學問

身心終是欲為主而理為客故一動而即從欲也

大學誠意章注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

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讀之如冷水澆背我輩曾能實用其力否欲不為小人之歸不得也然只是未能體貼一信字信字既不足則仁義禮智亦皆無著落一實百實一虛百虛一體有病而衆體皆困一德有虧而衆德為累可弗猛省痛改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精神何其專志慮何其篤居食乃身之最切近者而猶不暇及此則其他嗜好之無可知矣程子謂人為氣勝習奪只可責志志之於人大矣德業之成否已[illegible]一刻疏哉

立於禮一立字有堅定不游移之概蓋內而忿慾不遷動於血氣外而言動悉範圍於禮儀自然一切危疑震撼不能搖奪余遇事無所主持所謂不學禮無以立也

格物窮理事不一而以讀書爲一大端非下十年刻苦無間斷工夫不可雞鳴而起夜倦而息省外務以養精神營宴安以惜光陰節浮費以備書籍今日之急務也若猶是或作或輟見異思遷光陰既逝精神亦荒其如書何哉

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吾身視聽言動食息其

逆理之處豈少哉日得罪於天而不知可不警省

有過而不知知過而不改不仁莫大乎是

凡朝廟禮節小臣應效奔走應致忠誠若觀望徘徊視人之行止以爲行止禮義之謂何讀事君盡禮章得無愧死此等小節尚不能盡又安論大節

橫渠行狀云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余每急於責人而無所以感之者當以先生爲標準或可以修身而齊家乎

誠不積而欲感人猶薪陽而欲釋堅冰無是理也

飲食男女作止語默皆有天理人欲之分不能精察而力行之其缺陷不可勝言矣安能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近覺言行動靜多肆放怠忽得罪於天地父母而不知因爲一聯以自警云言行不敢忘父母動靜常須懍帝天

義有萬殊精義者所以於萬殊之中而剖別之故能應變無窮而措施各當余於取舍交際間每拘滯而不得其通或因此而礙彼或以後而礙前只緣無精義之學故不能直道而行也

人心惟危不能杜漸於未然而強制於已發所謂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其用力亦已拙矣君子乾乾終日以禮制心消羣欲於未萌不待有所發作而始制之故常處於勝而無行不慊於心即餒之時

日間或有抑鬱之時不能澄其心使神自清開其心使情自適便易由倦而怠欲拘束而不能此殆古人用樂以宣其湮鬱之時乎余既未學樂惟有歌詠詩詞數首朗誦古文數遍或觀古帖臨寫數十字或寫自摺小楷鈔書一頁半頁庶幾游於藝而不使心之近於戚戚然亦有暫寄情於此而終不足以淑情之時

則仍非痛切警省謫古人箴規以自責覩古人行誼以自勗不爲功

此心昏塞之時不但與禽獸無異甚有過於禽獸之時可危之甚可懼之甚 甲午正月人日

情既熾而益蕩不能制之便是閒居爲不善無忌憚之小人棄天褻天甚矣

未能造次顛沛必於是是邪僻之心猶不能無也須是信道篤行之果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而後可

古人能擇能執莫如顏子故能不貳過惟其明健也余性耽安逸往往由縱肆以至於昏塞何明之有氣極

委靡事事皆因循以至於怠廢何健之有勢必日在過叢中消磨精力增積罪慝虛生一年卽作孽一年何面目言學乎

守口如瓶余之口其漏卮乎防意如城余之意其曠野乎宜乎口過身過心過之不能寡也

言行輕躁悔吝卽於是生此淺夫小智之爲故發之舉易如此極宜深沉含蓄庶有當其可而發之時

不能行篤敬便褻天明慢人紀

改過之心不能持三五日況其久乎

自知病痛而每每蹈之由於惡不仁之心不真故不仁之加身而不覺耳

一時悠忽一事苟且一念放肆皆不仁也豈終其身於不仁矣乎

念慮偶涉於仕進遲速便思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惟其先時無所攖心故當境自能超脫耳身外攖心之物儘多若不一切埽蕩廓清則片刻精神所注卽伏下後日沾滯錮蔽之根安能獨來獨往毫無繫累乎致廣大者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極高明者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洗心退藏於密可稍忽哉

貧踞交股似無關緊要然形骸既肆心豈有不放者乎

此等處尙不能自主何言樹立

於妻孥之間不思所以教之何以閑有家

作止輕遽便失天則便非敬身身不敬便不能行有恥踰閑蕩檢隨之矣

閨房之中無敢放肆亦庶幾行己有恥

近日病痛之大者仍在閨門之間不能言有物而行有恆以至積慝日深感發不起悔一過而不數日又蹈之何德之有何存之有

放心不收愈引愈遠累日月而不返久而警省始知從前克己體察之功全無著落矣古人所以重顧諟

緝熙主敬存誠心常惺惺者以此
日前覺學貴心得無事劄記乃不劄記多日並提撕警
覺之神皆散漫了不惟無心得而且漫無省察過日
積焉今後仍記之庶開卷便見口供藉生惺愧猶可
當無形之師保 十月初三日
數月來每務於外事而鞭策之功少固知養之不定尚
不足以應事
九月內因幾務營意輒於翁常熟師前上書三次並未
謀面雖亦義憤所發然皆發不當可後觀經世文編
議論周詳時勢洞悉乃自覺已之淺陋其不知者多

矣以區區淺陋之見率爾條陳宜乎人亦不見重也
睡醒每多妄念何不默誦經傳數篇
妻孥之前總不能言有物是訢誶之漸也謹之
言行不敢忘父母一句總做不到
終年說節儉實未嘗節儉此特一端何竟難如此再三
思之只是氣魄小故束縛於流俗今後於用財應酬
之事審其可節者便放膽節之不必隨俗周旋也
人非一面可知一事可見也輕信豈不害事
歲除日與少元論私欲難克治處仍是牀第之間此關
打不通則一倫不理矣燕私之地人欲縱肆何面目

言學總括終年病痛覺他處漸不費力惟此處常不
能自主只有實力從敬字上加功庶幾內外交養也
甲午除夕
陳小圃謂予病在熱腸大過見人輒欲有以轉移之須
防務外之弊此實中予病根 乙未正月初三日
學之規模固欲廣大然當前切近之事豈可忽不加察
到部學習年餘而典禮未能諳悉眼前職分必有欠
闕擬從此以本部典禮爲每日功課必通熟後乃分
精力於他 初八日
看京報不肯細心耐煩亦是厭事之病今後看時有名

言至論即圈出以別之關財賦出入數目用瓜子圈
識之每一章奏立標其由於上月終分類訂之勿使
積月不清亦是理事之一端
常愛呂與叔云我心廣大如天地視血肉之軀猶螻蟻
耳因自省此血肉之軀數十年後其不物化者幾何
乃任其好酒食好淫慾貪生畏死而不克治方寸靈
明豈能高出螻蟻哉是安得不思所以宰制血肉者
使之歸流服馭乎
壇廟執事以爲無可齋之地而不齋大不敬也今後於
祀之前一日移居聽事謝絕人事沐浴戒葷以致誠

敬

外官送炭別敬於朋友通財之義贈答之禮皆無涉也今後稱情以受財情素不通者皆辭之不以鄉誼年誼附會牽連如謂京官貧外官藉此以挹注之亦厚道之屬獨不思富家施貧人一錢何嘗非厚惟施者有以自處而受者無以自處耳知今是而昨非何可牽制迴護甘爲苟賤不廉

經書未能通曉史書未能全閱且漫說理且休論事候精神心思融會經史能酌古準今再言幹濟

睡醒即起不能起亦强起即思索舊得義理溫習經書

强身體於無形振精神以有爲能不能在一勇字一恆字當下即是請從此始并作箴以自警曰黎明即起敬共爾身務彊勉以策勵勿宴安於因循繹昨日之所學與大化而俱新據克治之上游占敏事之要津制行此其一治術此爲眞恆勇所以造德業勤勞所以固精神庶範圍乎天則而條理乎人倫乙未正月廿四

黎明即起終日不應事即讀書到夜自然思息來日又如此接續不斷逸欲從何而來此是存養中一大頭腦爲勉而行之

自二月病咳至三四五月病虛燒幾成癆瘵讀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語不禁惕然懍然蓋凡可以致疾之端皆毀傷者也致疾大端無過男女飲食而天時寒暑人事勞苦其次焉視余疾者莫不曰愼風寒節勞苦也而余回首深思實以疾之至此者積漸於男女飲食之不中節者非一朝夕使然而風寒勞苦特乘其虛而又適當疾之將發也故湊合變幻於形氣之中嗚乎疾之不可以不愼也豈一端而已哉豈一日而已哉惟急從事於正心誠意以修其身庶可卻病亦藉以贖其不孝之罪也

飲食男女二事且不能依天理而遏人欲而曉曉勉人

誡人胡不攻其惡而攻人之惡也無恥之甚

在期服中有不容已於應酬者適友人約共爲主人許之名到而本日託疾不到以語少元少元謂不如直辭於先之爲愈也小圃聞之亦以爲宛轉徇人甚矣蓋名實烏可假也名到而身不到又何別乎余因猛省焉且似禮非禮之界識者議之猶幸也不識者誤會之以爲期服仍可宴會則損期憂之禮以爲宴客可以不到則損賓主之禮一身之失禮已甚而遺誤更中於他人一事數失何如直言於先之爲愈乎因思事之疑似類此者多矣窮理之功不徹底剖晰以

衷於一是其不至臨事倘恍者幾何哉如有必不容已於應酬者送酒食於客不召之食不與之飲抑或贈他物以稱情亦自可行　六月廿一日

欲之障蔽易破理之障蔽難破理非一端已也執著於此便不能照顧於彼其失多矣知行相須並進知其先哉

跋

嗚呼此吾友子恆訟過記也吾平日投五體於地服子恆改過之勇而未盡悉其訟過之嚴有如此也今年四月十二日子恆死年三十八耳其弟子坤痛其兄志於聖賢之學方孳孳焉未見其止而遽齎志以終也出其書以示友朋予乃得盡悉子恆訟過之嚴至於如此也夫人於闇闇之中夢寐之際有一不當輒自怨自艾不肯稍自寬假尚有何時何地何事敢自放佚而不誠不敬者哉予嘗謂天下惟生安之聖能無過自大賢以下皆自過中來者惟不自諱其過故訟之嚴改之勇斯庶幾寡過耳嗚呼子恆使天假之年充其所至其必能寡過無疑也今其死矣吾獨且柰之何雖然於子恆無損也其不得充其所至者年也其必能充其所至者學也年在天學在人人亦孳孳焉學聖賢之學斯已耳雖顏冉豈能強天之必予以年哉吾與子坤其亦可以無痛矣且徒痛何益亦法子恆之不諱過法子恆之訟過法子恆之改過日邁月征以庶幾寡過焉則亦子恆之志也光緒二十二年歲在丙申端陽前一日昆明陳榮昌謹跋於京師梁家園寓廬

前日吳巨年過談論輦下人才甚歎惜子恆之死不能自已予已憾聞之不早不及其生今復袖此册見示鐙火夜闌讀之㦬然若前後左右才戢之森列而無以自容最後讀陳君祭文遂拍案楚叫急欲疾驅荒隴間作不知爲誰痛哭一場也予到署一年同官有如此子恆顧未謀面予恆赴亦不及予失此賢於交臂流連遺著能不愴然閉門謝客向自以爲得今始恨其謬已異日必有梨洲其人作本朝學案採拾爲一家言子恆之光乃發爾此册不能留粘讀一過欲俟異時再借將來暇得繕其精要兼窺所謂日省錄者豈不大快乎姑書以見景行之私焉光緒丙申五月劉鎧

祭呂子恆文

陳榮昌小圃

嗚呼天不愛才何爲生子天而愛才子何以死死亦同然是奚足悲吾獨於子莫知所爲謂子賦命不長厥年揚雄中壽孰與顏淵謂子爲官未躋卿相董賢三公孰與劉向子有高堂爲子悲傷古之賢者亦喪其明子有兩孤爲子號呼幼而無父實繁有徒凡此數事可委諸天天實厄子余復何言余所言者匪天唯人人情之悖吾道之屯子之少時跅弛不羈一變而儒方矩員規吾不自意得子良友今其死矣反增多口子之植身敬以爲基人曰拘甚自鑿生機子之制心屏絕嗜慾人曰枯甚死灰槁木子之勵志夜寐夙興人曰勞甚徒倣爾精子之固窮菜根是齩人曰苦甚焉用糗草勤物曰吝任事曰狂講學曰妄憂世曰傷是皆子善人謂不臧一唱百和如箕簸揚子已不聞子已不睹余亦何難爲聾爲瞽慮彼後生惑此淫詞爲其所誘貿然從之入狂出聖遂失其正不識程朱何論孔孟嗟余後死云胡不憂誓明正學以障橫流子如有知尚陰相我子不相我云誰其可嗚呼哀哉尚饗

崇程

序

二程先生並起於趙宋紹千載不傳之學使斯道昭明如天日後之人知所歸嚮厥功偉矣朱子繼之以廣博之學抉精微之蘊古今之衆說羣儒之議論刪潤取舍令一於正謂之集大成豈誇也哉譬之作室程子植柱駕梁也朱子塗壁蓋屋也無梁柱則屋壁無所施無屋壁則梁柱爲虛設是故程與朱不可爲優劣也元仁宗創立八股用朱子書取士勒爲功令明興仍之又修四書大全一以朱子爲正槩排擯諸儒於是乎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朱日益尊程日益微凡說有不同必是朱而

非程甚乃至束二程之書于高閣惟記其說見于四書註者冒稱朱程之學旅進旅退吠影吠聲習中憒憒初無皂白眞可附一笑且朱子推尊二程爲何如卽於門人謝尹諸儒且不敢藐之今乃祖朱而祧程視程如弁髦然不惟不知程子併非朱子之意矣煜嘗平心夷考二先生之於釋經也程子簡潔精妙洞微鉤玄僅僅數言而有無窮之味朱子平正明白條暢貫通使經旨瞭然若在目蓋各有所獨得姑擧一二論之合五十以學易之五十爲卒字釋匏瓜不食爲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飮食此朱子之解而程子不然是也解賢賢易色爲見賢變易顔色連三月不知肉味之三月爲音字此程子之說而朱子不從是也若詩小序程子取之太過朱子詆之太甚似楚則失而齊未得要之程子猶爲不失厚道也以是推之其他未必朱子咸是而程子盡非至微言妙理千載湮鬱而得程子始拈出者不可爲量數朱子大抵收之于四書註及近思錄中而似未全盡暇日試就二程全書中錄其說與朱子不合而近是者論而判其得失書成題曰崇程亦欲以使學者無尋其末而迷其源不以紹述之美掩開創之功也爾

文化丙子秋七月下浣七日紫溟劉煜再拜敬書

紫溟劉煜季曄甫稿

二程於四子，雖未能如易傳之成書，然皆有論說。其爲說也，惟論語爲最詳悉周匝，又惟論語爲最精妙淵深，得聖旨。朱子集註中引程子之言，論語最多。良至當之見也。惟其爲說詳悉周匝，故有與集註合，有與集註不合。合者大抵無可議，而不合者，未可全非。今錄程說與集註不合，而反近是者，付以論斷。先儒有說便用之，亡則錄鄙見。學庸孟皆倣此。夫以煜之蒙昧謭劣，敢判碩儒之是非，幾於無忌憚。顧其所取舍，非敢斷然自是，于以就質後世君子。後世君子，幸有以正之。

父母章。爲政。論語集註。下同。

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程叔子曰，對孟懿子，告衆人者也。對孟武伯者，以武伯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人材高下，與其所失，而敎之也。集註引之文小異。煜按，馬融曰，言孝子不妄爲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此程子之所本。

范淳夫曰，孟武伯弱公室，而强私家，所以得免其身，而保其族者，幸也。故告之如此。父母唯其疾之憂，不憂其爲不義也。不孝則災及其親，子能不爲父母之憂，則可謂孝矣。

尹彦明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者，疾病人所不免，其遺父母憂者，不得已也。如此非義而遺其父母之憂，則不孝之大者也。

張欽夫曰，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舍有疾之外，其他無以憂其親者，則其一擧足，一出言之不敢忘，可知矣。然而不幸而遇疾可也，若所以衛養者不謹，自取疾疢，以貽親憂，則亦爲非孝而已。

陳天祥曰，準前說，以觀夫子之言，敎人爲孝，不言人子用心，而言父母之心，但云父母惟恐有疾爲憂，此外寂然更無一語。所謂體父母之心爲心者，終不顯言，使問者自爲臆度，與夫吾無隱乎爾，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者，大不相類。上章答孟懿子之言，初亦有隱。蓋由見其所問非誠，故但答以無違而已。懿子果不再問，夫子又恐失其本指，所以備告樊遲也。初不盡言者，有所爲而然也。終以告樊遲者，聖人無隱之本心也。非如此說，縈回宛轉，終不正言爲孝之道也。由

是觀之。惟舊說爲是。

金履祥曰。集註前說。發父母之至愛。警人子之守身。懇切深長。所該甚大。舊說亦在其中。然普爲衆人言之誠善矣。若爲武伯言。則恐舊說爲切。故程子止依舊說。而集註兩存之也。朱子始疑舊說不正言。而爲是迂昧不了之語。爾然須究武伯之爲人。與當時之辭氣。左氏云哀公與三家。始有惡。遇武伯於塗。問之。曰吾得死乎。曰予不知。其傲暴之氣如此。於君猶然。况他事乎。觀其謚爲武。則爲人可知矣。程子嘗言。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

家。疾病聖賢所不免。但爲人子者。父母唯憂其病。而他無憂焉。則其爲人可謂能守身。而不遺親憂矣。今有人焉。非子弟求益之素。而其傲暴可憂。不可縷數。卒然有問何以爲孝。夫子答之曰。使父母但以其疾爲憂焉。斯亦孝矣。其辭氣之間。自有餘味。所謂擧一隅之敎。初非不了之語。使其惕然收斂。不爲不義。爲父母者。唯憂其疾病之不由己者。而不必憂其事爲之由己者。則其爲人。豈非天下之孝子哉。集註於舊說。始去而終存之。殆有意矣。煜按仁山憚朱子盛名不敢訟言之。幾乎首鼠兩端。然其指歸則大槩得之。故錄之。

毛奇齡曰。問孝而以父母憂疾答之。不可解。若謂父母憂子。故子當孝。則父母憂子。何所不至。而止以疾憂已疏矣。况武伯問孝。是請孝法。不問當孝不當孝也。且父母當孝。不論報施。若父母愛子。而子當孝。是報施也。萬一父之憂子疾。如第五倫兄子往問。而已子不往問。將子便不當孝耶。况有虐子者耶。

煜按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繼之以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繼之以曾是以爲孝乎。其他所以答問者。莫不詳明。即如孟懿子問孝。夫子答以無違。恐其言簡。而聽者不察。更語樊遲以

發生事葬祭。皆以禮之旨。聖人敎人。何等諄切篤至。今告武伯。若從集註。則惟止於父母愛子之一偏。而未嘗及子愛父母之事。殆類歇後之語。必補足數十字。然後始通。聖人誨人。豈如是迂晦無當乎。馬融之說。有何窒礙。而乃擯之于後也。據語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前說爲佳。後說只說得一截。蓋只管得不義。不曾照管得疾了。又曰。舊說似不說背面。却說背後一句相似。全用上添一句。新說雖用下添一句。然常得父母之心如此。便也自不爲不孝。故雖添句。已不多添。此朱子所以不用舊說也。然舊說所謂疾者亦

惟謂得之於天者耳。若夫酒色思慮。以生疾病。仍屬不義。分內事。豈可謂之不管得疾哉。且集註云。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是所以爲孝。今乃又云。常得父母之心如此便也自不爲不孝。正意之外。更多生枝葉。何其支離之甚也。益知程說不可易。

視其所以章。 爲政

子曰。視其所以。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程伯子曰。視其所以。以用也。所爲也。煜案。古註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此伯子之所本。

煜案。集註。解以曰爲。蓋本於程子。然程子以用解爲字。一轉爲所爲。良爲的當。集註直解以爲爲。則恐不免牽强。從古未聞直以爲字。解以字者也。漢書東方朔傳。董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㠯。註師古曰。㠯用也。不知用何計也。此亦可以爲證。

郝敬曰。以用也。知則何以哉之以。以者。人之所挾而用也。或以仁義。或以功利。事迹大端可見。㠯則以字也。 附記

由誨章。 爲政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

程叔子曰。人苟恥其不知。而不求問。是終不知也。以爲不知而求之。則當知矣。故云知也。

煜按。程說雖簡。深得經旨。至於集註。則詳明敷衍。若無遺憾。而反不免少差。亦不害其爲知句。解經文是知二字已畢。更以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二句。補之。夫聖言義自周備。何待乎補。必補然後通。是朱子未了聖言之指歸故也。蓋聖人因人施教。子路是强毅奮厲之人。非萎茶疲軟。中道自畫之徒。不患其知而不行。患其勇往直前。併不知者。以爲已知。朱子所謂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爲迂。故和那箇知處。也不知了者是也。惟其資性剛勇。故苟使之知其眞爲不知。必將竭力求知。是以聖人敎之。止使務分知與不知之界限。過此以往。則子路分內事。不必煩聖言。若曰人惟病以不知爲知。苟明知其不知。豈有不求知之理。是可謂之已知矣。經旨只是如此。語類曰。誨汝知之乎章。惟伊川便說得盡。別人只說得一邊。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着。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其欺。下不失於自勉。是朱子固知

程說之不易。然不能自辨其與集註不同何也。

禘自既灌章。 八佾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

程叔子曰。禘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王之祭。故自灌以往。不欲觀之。

又曰。灌以降神。禘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至終皆無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

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灌者祭之始也。自灌而往皆不欲觀。蓋非一事之失也。先儒皆謂以魯逆祀而云。逆祀

固失禮之大者。其節文皆失也。天下之事。苟能使之中禮。則治之如視諸掌也。不知也者。不欲顯言之也。非止禘也。因禘失禮之甚而言耳。

煜按。本經止不欲觀一句。而集註以禘爲非禮。以懈怠爲失禮中之失禮。既似責禘祭之僭。又似責誠意之散。是騎墻之解也。然熟玩集註。其所最深責者。似主在懈怠上。夫禘僭天子之禮。何等大罪。而誠意之散。特係一時之失。聖人薄責于此。而反厚責於彼。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且聖人欲責禘祭之僭。自當斥禘祭之非禮。欲責誠意之散。自當斥誠意之未至。豈爲是首鼠兩端之說乎。禮曰。不王不禘。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引以爲證。則夫子之言。專爲譏禘而發也明矣。朱子蓋主張而往二字大過。而往二字似有經久移時之意。因創自此以後。浸以懈怠之說。殊不知而往二字意。別自有在也。蓋灌者祭之始。灌以前。品禮未彰。自灌以往。儀文重大。明明赫赫。僭王之跡。尤不可掩。故不欲觀。叔子所謂以其僭王之祭故。自灌以往。不欲觀之。既灌而往者。自始至終。皆無足觀者。盡之至。逆祀之說。則原本古註。與前說不同。特可存以備一解耳。

郝敬曰。祭帝曰禘。禮曰。不王不禘。魯以諸侯祖周公。周公出自文王。魯遂禘文王于周公廟。則是諸侯祖天子。非禮也。始于成王以天子禮尊周公。平王初年。魯惠公乃請郊禘。僖文以後。遂盡用王禮。襄昭以後。三桓强大夫皆王禮矣。定哀間。三桓微。陽虎從祭。陪臣皆王禮矣。此禘行于公家之大廟。夫子與執事。出而語人之辭。灌始祭。初亞獻求神之禮也。主祭者以玉瓚酌鬱鬯之酒。授尸。尸受灌于地。主婦再酌璋瓚授尸。尸受再灌。是謂二始。既灌乃迎牲薦脩。朝踐饋獻饋熟。堂事室事。皆在灌以後。明堂位云。魯祭灌用

玉瓚大圭薦獻樂舞。皆天子禮。故夫子自灌以後。卽不欲觀。始不欲觀。則終皆無足觀矣。灌以前。品式未見。灌以往。肆將獻酢。皆天子禮樂。以諸侯主祭。顚倒錯亂。人而不仁如禮何。與于執事。實非聖心所欲也。毛奇齡曰。論語之禘。當是不王不禘之禘。此本王者大祭。而明堂位祭統皆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賜以重祭。則祭所自出。立王廟見左傳。原得用天子禮樂。但群公雜用。便屬非禮。故不欲觀。此與禮運所引。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一嘆正同。此皆較之禮經。覈之三傳。而章章有據者。集註不引經傳。但引唐人趙伯循說。而于不欲觀一嘆。則又贅以旣灌之後。誠意懈怠爲言。是郊禘非禮。反屬危辭。非本意矣。

哀公問社章 八佾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

木主必以栗何也。程叔子曰。周用栗。土所產之木。取其堅也。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用其木堅者可也。

用休問哀公問社於宰我之故。程叔子曰。社字本是主字。文誤也。宰我不合道使民戰栗。故仲尼有後來言語。

煜按。伊川從社主之說良是。但以社爲主字之誤。則不必耳。

洪邁曰。何休注公羊傳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追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然則戰栗之說。亦有所本。公羊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三代所奉社。其亦以松柏栗。爲神之主乎。非植此木也。程伊川之說有之。

張習孔曰。宰我對問社。三代異木。集注云。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朱子蓋以爲社有神靈所棲。故必樹木。以爲憑依。然松柏之堅貞挺拔。樹之可也。若栗則叉牙輪囷。高不踰尋丈。且夏葉冬凋。壽多無過三五十年。此何足樹也。果是樹植之木。則周社未屋。其栗固在。何庸問哉。程伊川以用木爲神主良是。今世刻主。多用柏栗。亦古遺制也。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尤爲明證。

問哀公問社於宰我。鄭康成謂。社主也。孔安國謂。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而邢氏疏之以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

宜木。謂用其木以爲社木也。今文論語。但云問主於宰我。無社字。故先儒或以爲宗廟主。公羊傳。練主用栗。栗者藏主也。孔鄭主古文。以爲社主。張禹包咸周氏何休從今文以爲宗廟主。其爲主則一也。宋儒如伊川橫渠。並謂社當爲主。朱子集註云。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亦承邢疏之文。而語類答葉賀孫又云。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似與舊說異何故。錢大昕曰。神樹如戰國策。恒思有神叢。莊子櫟社見夢之類。皆虛誕不足信。漢高祖禱枌楡社。註家以枌楡爲鄕名。非卽立枌楡。

以爲社神也。社樹歲久。或能爲祟。愚民無知。而祠之。閩粤間。此風尤甚。三代以前。無此等淫祀也。周禮小宗伯。大師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社之有主明矣。曰周禮載社主之說。朱子嘗與賀孫論之云。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無遷主乃有主命。主命非常禮也。宗廟如此。社主可知。社雖壇而不屋。壇旁別有藏主石室。何爲不可乎。

里仁章 里仁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不得爲知矣。

或問里仁之說。孟子嘗引以明擇術之意矣。今直以擇鄕言之何也。曰。鄭氏程叔子皆云爾矣。以文義考之。則擇云者。不復指言所擇。而特因上句以爲文。恐聖人之本意。止於如此。而孟子之言。姑借此以明彼耳。然程子之意。亦似以里爲人之擇里而居者。則又非文意也。程伯子及張子及范謝楊氏。多從孟子。呂周尹氏。又兼兩意。以里仁爲譬喩之言。胡氏又自爲一說。義皆可通。但恐或非本文之意耳。讀者詳之。論語或問

程伯子曰。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爲美。

程叔子曰。居以親仁爲美。處不擇仁。焉得爲知。

煜按。孟子。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知也。集註云。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知之甚乎。孟子之言。集說之說。實不易之解。引以釋論語。明如觀火。謝上蔡所謂當以孟子之論爲證者得之。夫何朱子以論

語爲擇居。以孟子爲擇術。判然不相涉。愚所未解也。
夫以僅僅擇不處仁四字。解爲擇里而不居風俗仁
厚之里。竊恐文字簡短。不足以達意。且特以擇里之
當否。立仁不仁知不知之目。以教人。亦何淺而易也。
古人引書。固有姑借以證己說而義與本書異者。然
必義有所窒礙。然後解經者乃出乎此。今據孟子以
解論語。文極穩。義極精。何苦而必故創一義。以陷於
旁岐曲徑也。此章蓋以身之所處。形心之所居。就淺
以證深也。言其所居之里。有仁厚之俗。且以爲美。以
其知擇身之所居也。擇心之所居。而不能於仁。焉得
以爲知乎。孟子集註得之。而似未盡。故補其說若此。

二程子之言。或以里仁爲居仁。或以里仁爲居親仁。
似皆未得夫子語旨。特其不以處仁。爲居仁厚之里
則得之。荀子曰。仁有里。義有門。范淳夫曰。仁人之安
宅也。亦若里而已矣。胡寅曰。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
者也。張欽夫曰。里仁爲美。言人以居仁爲美也。人以
居仁爲美。苟不知擇而處焉。是不智也。擇而處之。乃
利仁之事。然處之之久。則將安之矣。煜按。此說見眞西山論語集編內。與經解中南軒論語解所載全異。此又一說。與程伯子之見同。而似優於集註。
故以備一說。

富與貴章 里仁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煜按。古註。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此集註之所本。此章諸說。惟程子意異。而侯尹氏獨守
其說。愚嘗考之。以文義則舊說勝。以意味則程子深。
然平心以觀程子之說。於文義。間有甚費力。而卒不
可通者。恐不若從舊之爲安也。論語或問
程伯子曰。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以其道得
去貧賤。如患得之。

侯師聖曰。富貴貧賤。其欲其惡。君子與小人同。其得
之不以其道。則不處不去。君子與小人異。處之不以
其道。雖祿以天下弗顧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簞食瓢
飲。不改其樂矣。
張欽夫曰。一本云。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此
人情所同然。不以其道。得處富貴。則不處。不以其道。
得去貧賤。則不去。豈君子欲惡之情。有異於人哉。於
人之所欲而不處。於人之所惡而不去。蓋其欲惡有
甚於富貴貧賤者。惟道所在而已。煜按。南軒本說與集註同。辨疑已駁之。
煜按。此章本不甚難解。而古來諸儒。舉皆誤解者。由

不悟語勢也。集註亦然。語類。小人放僻邪侈。自當得貧賤。君子履仁行義。疑不當得貧賤。然却得貧賤。這也自得。安而受之。不可說我不當得貧賤。而必欲求脫去也。范淳夫曰。富貴君子之所當得也。貧賤小人之所當得也。爲小人之所爲。而富且貴焉。爲君子之所爲。而貧且賤焉。皆不以其道也。黃直卿曰。博奕鬪狠。奢侈淫肆之類。皆所以取貧賤之道。不以其道者。謂無此等事。而爲水火盜賊。註誤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也。以上諸說。足以羽翼集註。其爲說亦巧。然終覺不安。何以言之。道字甚重。古人殊不輕下。曰君

子有絜矩之道。曰率性之謂道。道之不明。道之不行。曰志於道。不說之以道。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奚嘗一有以不當得而得者。爲不以道者乎。且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不以其道。得之不去。同一句法。而語意輕重逈別。又何其支離也。愚謂當禍患之來。人惴惴焉。惟不得去是懼。苟得去之。與得利祿無異。言富貴人之所大欲也。惟恐其不得處之。君子則不然。苟不以道得處之。則不肯處也。貧賤人之所甚惡也。惟恐其不得去之。君子則不然。苟不以道得去之。則不肯去也。惟如是解。明明了了。無容毫髮疑。伯子不仍舊解。可謂卓見。不以其道得去貧賤一語。極簡極切。程子之外。侯氏及南軒一說得之。猶恨其未盡。故敷衍之如此。

四書辨疑曰。註文無詳說。是非皆不大顯。無多辨也。南軒曰。正而獲伸者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富貴者也。不正而詘。亦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貧賤者也。然世有反是而得富貴貧賤者矣。所謂不以其道也。枉道而得富貴。己則守義而不處。在己者正。不幸而得貧賤。己則安於命而不去。此說比註文爲詳。學者多

宗之。然似是而非者。足以惑衆。故不得不辨。此章本論君子處己之道。以其道。不以其道。皆於各人見行事上。以義言之。見行之事合義。是爲以其道也。見行之事。不合義是爲不以其道也。今南軒所論。却是一槩指定正人只富貴。便是以其道。只貧賤便是不以其道。不正之人只貧賤。便是以其道。只富貴便是不以其道。與各人見行之事。合義不合義。了不相關。是豈經之本意邪。經所言者。本論人之所行。是與不是。以其道。是謂人以其道。不以其道。是謂人不以其道。南軒之說。乃論天之所行。是與不是。以其道。是謂天

以其道。不以其道。是謂天不以其道。天本無私。何嘗
不以其道哉。惟枉道而得富貴。已則守義而不處之
一節意若在於人事者。然己失。枉道不正。豈有却能
守義而不處其富貴者乎。

孫奕曰。蓋富貴人之大欲存焉。善處富貴者。必以其
道。苟不以其道。而得處富貴。則不處之也。貧賤人之
大惡存焉。善去貧賤者。必以其道。苟不以其道。而得
去貧賤。則不去之也。補

我未見好仁者章 里仁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惑之疵。

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

程叔子曰。欲仁則仁斯至矣。不繫乎力也。用力於仁者。
固當有之。已未嘗見耳。豈敢謂天下無仁者也。

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
有耳。我未之見也。

張欽夫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
足者。用力於仁。無力不足之患。人皆有是道也。病不
求耳。豈患力不足哉。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用
力於仁者。豈可謂天下無之乎。特未之見耳。所以待
天下。與勉學者之意。反復抑揚。可謂弘大而深切矣。

眞德秀曰。南軒之說。謂蓋有用力於仁者。但我猶未之見耳。似得聖人忠厚之意。更詳之。

郝敬曰。難爲世上無一日用力之人。特我未見耳。豈
以我未見。而謂世無此人乎。終不敢絕望于天下也。
與已矣乎吾未見。語意相反。

煜按。據集註。則天下自有此一等昏愚之質。用力不
足之人。是非聖人之言也。夫聖賢之設教也。曰仁遠
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人病無
志耳。苟有志焉。奚有不濟。財有用力於仁之志。便已
非昏愚之甚。是爲作聖之基。故下愚不移。程子專以
自暴自棄言之。而集註取之。若謂天下眞有用力於

仁。而患力不足者。吾恐志於仁者懼矣。況上文明言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而此
言有力不足者。全與上文背馳。且於力不足者。壹言
我未見足矣。再言之非贅乎。當以程叔子之說爲是
翼以張郝之解。尤覺詳明。

子謂子貢章 公冶長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胡氏曰。夫子以其自知之明。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矣。

或問。吾與女弗如也。與吾與點之與。如何。程叔子曰。與
字則一。用處不同。孔子以爲。吾與女弗如也。勉進學者

之言使子貢喩聖人之言則知勉進己也不喩其言則以爲雖聖人尙不可及不能勉進則謬矣

又曰吾與女弗如也使子貢喩其言知其勉己不喩亦可使慕之皆有敎也

尹彦明曰臣聞師程頤曰子貢喜方人故問其與回也孰愈旣曰何敢望回而云吾與女弗如者豈聖人眞所不及哉所以勉子貢進學也

毛奇齡曰許汝弗如終不安包註吾與汝俱不如雖屬淺說從來只如此陳晦伯作經典稽疑引論衡問孔篇曰吾與汝俱弗如也魏志夏侯淵字妙才曹公

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弗如也後漢書曹操祭橋玄文仲尼稱不如顔淵註引論語吾與汝俱不如也皆是

煜按與如字不必解爲許論語夫子曰惟我與爾有是夫陽貨曰來予與爾言詩曰終鮮兄弟維予與女將恐將懼維予與汝皆此章的證可以觀語勢矣盖朱子之意以爲聖人稱人之善如權衡稱物不爽錙銖若夫子自謂己不如回則稱奬過實似阿所好故必解爲許而不知此章不當如是觀也此章惟謂回也非但女所不能及予所不能及特極稱賛之也爾不必疑其詞氣之過當聖言類此者在論語中己不一而足子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以聖人視孟莊子管仲猶之太陽之於螢爝宜當恥與之齒不屑出諸口而其語意若曰二人之賢不易企及此亦稱人之恒言何獨至于此章而疑之乎

宰予晝寢章 公冶長

宰予晝寢 晝寢謂當晝而寐 煜按朱子本註疏

或問程子謝周尹氏晝寢之說如何曰前乎此者劉

侍讀嘗言之矣盖以寢爲寢室之寢而非眠寢也曰然則然乎曰以其文義推之恐其必然也況晝居於內未有以見其必爲邇聲色者遽以耽惑責之則其採人之私而發揚之亦大不恕矣故范楊氏皆從舊說 論語或問

程叔子曰宰予晝寢人旣耽惑難以語學矣因責其不踐平日之言也

謝顯道曰剛爲近仁養心莫善於寡欲予也聖門之高弟則聰明過人者語其淫溺盖以志昏而氣喪尙可與入道乎與成湯不邇聲色異矣尹彦明曰晝居

於內問其疾可也。煜按此語見禮記。故以朽木糞墻譬其質惡。
難以語學也。

煜按。聖人德宏量大。責人極寬。今朽木糞墻之喩。其責宰我也至矣。在一部論語中。蓋絕無而始有者。則宰我之失。必非小過也。夫晝寐固係志氣之昏惰。然亦小失耳。而責之如是其甚。是聖人責人。未始知辨其罪之輕重大小也。而可乎。程叔子朱子。各得其一偏。而程子爲勝。何者。程說可以包朱說。朱說不可以兼程說也。愚謂寢者內寢之名。內寢者。人之所高枕晏眠。因謂寐于內寢爲寢。宰予晝寢者。晝寢于內。非

若趙宣子晨將朝。而假寐之在外也。蓋宰我白晝入閨房。與婦女雜居。既已非禮。又且頹然熟寢。無內外之辨。無男女之別。防閑蕩然。其當晝而寐。不爲無罪。而其於閨中。最可深尤。其志之耽惑。了然無疑。而其氣之昏惰。不必甚怪也。宰予晝寢事。必諸友悉知之。而浸尋聞於夫子也。聖人固不欲探人之私。而其罪有不可掩者。則豈得舍而不責哉。

甯武子章 公冶長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不自表暴。而能周旋成事。伊川所謂沈晦以免患。是也。問若所謂。亦有不當愚者。固與先生之意合。若所謂沈晦以免患者。却似與先生意異。曰武子不避艱險。以濟其君。愚也。然卒能全其身者。知也。若當時不能沈晦以自處。則爲人所害矣。尙何君之能濟哉。語類

程叔子曰。邦無道則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集註引之。

煜按。從程子。則以沈晦佯愚。免於禍患。爲愚不可及。據集註。則以不避智巧之士之所避。而卒能保身濟

君。爲愚不可及。其說本判然懸殊。語類混而一之可乎。集註。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殆似龍逢比干一流忠壯果決人。斷不可加愚之目。於是以不避智士之所避。枉題愚名。又以其能成保身濟君之功。然後稱以不可及。支蔓甚矣。豈如從程說之簡徑而明切哉。孔安國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謝顯道曰。邦無道而不愚。以隕身失族者。不絕於春秋之時。優游卒歲。惟叔向而已。至於此。然後知武子之之愚不可及也。張敬夫曰。發舒才智爲易。收斂才智爲難。非約以自守。而不役於外者。不能然也。曰其愚不可及也。謂人

所難也。以上諸說。皆得之。朱子盖恐以佯愚全身爲愚不可及。或啓後人先身後君之門。故委曲遷就。以有此說。而不覺其失夫子語意也。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夫子以爲賢於史魚之如矢。觀於此可以得夫子稱武子之旨矣。當斷以程說爲是。而不可强合于集註也。

四書辨疑曰。衛成公之過惡。不多見也。惟有信讒殺元咺子角一事而已。既而以叔武尸。枕其股而哭之。立使追殺歂犬。則是知己之過。能自改悔。未可直以爲昏虐無道之君。至於失國。出居於外。由其不假道與晉也。晉以私忿。必欲致之於死。至使醫衍酖之。無道在晉。不在成公。武子當此之際。自無棄而去之之理。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以濟其君。此正武子所當爲者。今反謂其爲愚。惟窮此說。令人昏悶。果謂其爲佯愚也。却有盡心竭力之勤。若謂其爲眞愚也。復有保身濟君之美。此誠不可曉也。邦無道則愚。本與邦無道言。孫。邦無道卷而懷之之意同。於武子行事中。必有所指。能自韜晦之事。故歎其人所不能及也。魯文公賦湛露彤弓。武子佯爲不知。此亦自晦之一事。杜預以爲愚不可及。亦有取也。程子曰。邦無

道能沈晦免患。此說爲是。

毛奇齡曰。邦無道。亦不止成公被執時。且以此爲愚。將啓後世巧避之門。夫子意中。未必如此。晉衛擢爲中書郎。時權臣專政。擢優游其間。無所親踈。甚爲傅嘏所推重。當時稱爲甯武子。則愚亦大槩在留晉之際。浮沈取容。或者成公三十六年間。武子別有事跡如此等。故夫子言之。皆未可知。若必以成公被執時言。亦或故作顓蒙。不與强伯之國君。及悻悻之訟臣相抵抗。故爲輔得免。賂醫得脫。無非貿瞀所有事。故以云。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則是忠果正直。臨難不免。凡爲臣者。皆當然。而目爲異事。巧題以愚。豈夫子意乎。

崇程卷之一 終

東北大學寄存圖書
台湾省立師範學院圖書館
E100 9 13/60

紫溟劉煜季曄甫稿

如有博施章 雍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譬喻也。方術也。

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是勉焉。則有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程伯子曰。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集註引之。

又曰。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仁。

程叔子曰。立人達人。爲仁之方。强恕求仁。莫近焉。

煜按。二程此章之解。義精而理確。不知朱子何故不從而別自造說也。夫子蓋言。仁者己欲立。因以立人。己欲達。因以達人。能近取諸身。以其欲立欲達之心。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必如是。然後推以及人。以其必以己心。度人。而非出於自然。故止可謂之恕之事。而爲仁之方。豈不極明白。伯子所謂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者。言如此則可以勝人私。而看得仁。非徑以本文所載。爲狀仁之體。如集註之云也。此特恕之事。而直目爲仁者者。蓋仁者之稱。猶君子。可以通上下言之。固非必至仁如堯舜。而後始稱仁者也。故結之不曰可謂仁。而曰可謂仁之方。顧從事於此。則堯舜至仁。可坐而至也。且以文勢論之。能近取譬句。緊承上二句。而詳說之。可謂仁之方也已句。總攝上文。而收結之語脉章章。熟讀自見。豈可中間割裂。以爲仁恕之別乎。語類云。仁者己欲立而立人一章。某當初也只做一統看。後來看上面說夫仁者。下面說可謂仁之方。却相反。方分作兩段說。據此則朱子初年亦從程說。晩年方自造說。可謂不善變矣。又云。

某之說。非異於程子。蓋程子之說。足以包某之說。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之說如在大屋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初無異也。集註引程子之說。蓋亦此意。然程子之意。舊自與集註逈別。不可强合爲一。淄澠之水。易牙能辨。况如是之懸殊者乎。

張欽夫曰。夫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人惟有己則有私。故物我坐隔而昧夫本然之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於己而譬。所以化私欲。而存公理也。然便以此爲仁。則未可。此仁之方也。於其方而用力。則可以至於仁焉。先言仁者。而後以仁之方。結之。聖人之

示人至矣。

默而識之章。述而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

程伯子曰。若顏子則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

程叔子曰。默識而無倦者。有諸己者也。

又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要在默而識之也。

又曰。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

又曰。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

也。

煜按。默識二字。程子雖無詳解。觀其顏子則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性與天道。要在默而識之等語。知其不用識記之說。

吳程曰。識前一字音志。前說近是。朱子於經註中。皆用後音後說。此獨云爾者。蓋懲象山頓悟之言也。

論語或問曰。不言而得其理者。不待問辨。而無疑也。不言而存諸心者。拳拳服膺。而弗失也。二義皆通。蓋皆聖人之所不居也。但未知當時立言之本意。果何所指耳。然以得言者。程子范尹得之。而楊氏過高。以存言者。呂氏得之。而謝氏過高。又不可不審也。煜按。據此則朱子初年。於識知識記兩說。未有所軒輊。至晚年。矯枉過直。始以前說爲近是耳。

夫子爲衛君章 述而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章。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仲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程叔子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爲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他隘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

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饑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一作二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煜按。參考下文諸儒論。恐併無叩馬事。

又曰。若曰。餓於首陽之下。但不食周粟。貧且餓爾。非謂不食周粟。至于采薇而食之。如史遷之說也。

煜按。朱子解經。浩瀚汗牛充棟。故不免間有舛誤。如子糾爲弟。伯夷餓死。斯其大者。子糾之謬。程子啓之。伯夷則程子未嘗誤。而朱子不從。朱子之誤。本於過信史記。而其所以誤。則以其事卓絶峻厲。犖然中於

心。故不忍刪去。斯其病源。與史遷好奇。如出一轍。古人已有詳論。今摘錄之如左。

郭象曰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莊子讓王篇註。

王安石曰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辨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旣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孔孟之可信而又辨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

仁而得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煜按此二句謬說。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淸。而號爲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耻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爲之頌。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踵於後世。是大不然也。

黃庭堅曰。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所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莊周。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爲智者道也。

王直曰。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證於史記。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當時有以補前聞之缺遺。如子夏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爲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

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爲有功於世也。然遷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取孔孟去取權度。一定不可復易者。史記反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惑。則遷之功罪。豈相掩哉。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已。史記旣載此事于傳。又於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年伺間。備極形容。文字旣工。盪人耳目。學古之士。無所折衷。則或兩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爲萬世立君臣之大義也。昌黎韓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夷齊於武王。謂之弑君。孔子取之。蓋深罪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是也。嗚呼此事孔

孟未嘗言。而史遷安得此歟。或聞予言。而愕曰。謂孟子未嘗言則可。首陽之事。孔子章章。言之。子既知有論語。而又疑此。則是不信孔子也。予應之曰。予惟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且謂論語本文何以言之。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昔嘗逃其國。而不立。證諸孔子對子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

所。傳者謂。齊桓北伐山戎。嘗過焉。山戎與燕晉爲鄰。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顚。采苦采苦。首陽之下。或者卽此首陽蓋晉地也。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曰不食周粟而後隱此邪。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絶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蓋倉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方君父大故顚沛隕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亦不必久居於此。

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世稱之。指其所嘗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跡也。夫是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於此山。而後見稱邪。予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後人誤讀。遂謂夫子各以死之日評之耳。此大不然也。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夫今去夫子又遠矣。餓于首陽一語之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予疑其在遜國俱逃之時。而不死

者。蓋意之。然予之意之也。蓋猶近似。而無害於義理。若遷之意之也。略無近似。而害於義理。特甚焉。觀其摹寫。二子冒昧至前。左右愕眙欲殺。武王無語。太公營救之狀。殆如狂夫出鬪。郡小號呶。而迂怪儒生。姓名莫辨。攘臂其間。陳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不亦幸哉。武王方爲天下去賊虐諫臣毒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遽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如罔聞之。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於紂也。武王順天應人之擧。後世敢造此

以誣之噫甚矣。夫讀論孟則見二子可師。乃志士仁人甚自貴重其身。抗志甚高。觀理甚明。俯仰浩然。清風可仰而不可及。孔孟之所謂賢。由之則俱入堯舜之道也。讀史記則見二子可怪。乃羈旅妄人。闇於是非進退。輕發嘗試。不近人情。悻然以去。終與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之者比。史遷之所謂賢。由之則不過於陵仲子之操也。學者於此從論孟乎。從史記乎。曰如此則遷無所據而容心爲此何也。曰遷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三百篇詩

經夫子所刪。尙莫知各篇爲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也。夷齊嘗餓于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夫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自春秋戰國。至于秦項滅國滅社。何處不有乎。然則世必有遭罹荼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誤遷。而遷誤後世也。煜按以首陽之餓。爲二子辭國時亦是一說。恐不如從叔子以周粟爲周祿之切當事情。原思爲宰。與之粟九百。可以爲證。但此章則專取其辭國一節。以形衛輒之不然。不必引不食周粟事。

加我數年章 述而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

程叔子曰。此未贊易時言也。更加我數年。至五十以學易道。無大過矣。古之傳易。如八索之類。皆過也。所以易道未明。聖人有作。則易道明矣。云學云大過。皆謙辭。

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則年未五十也。

煜按。以臆見攻經文。實學者大病。必萬萬不通。然後改爲可也。若此章。不改尙可通。改而作卒以學易。成何文法。且漢氏以來。皆作五十。而一千年之後。劉元城乃猶見他論作卒。亦屬一怪事。加假聲相近。而義

各可通。則又未必改作假也。集註之謬。實本史記。後儒爭彈駁朱子。然卒不能定乎一。蓋徒馳騁於末流。而未能窮究其源故也。今試擧史記本文。而辨析之則千載蓄疑可以渙然氷釋矣。世家曰。孔子晩而喜易。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夫孔子贊易。則誠在晩年年幾七十之時。若夫學易則奚嘗同時。幼學六藝。便當學易。世家序易彖象說卦文言一段。敍孔子晩年贊易事。讀易韋編三絕一段。叙孔子五十以前學易事。一則贊易。一則學易。絕不相蒙。其以初年事。置於

後則以事之輕重大小懸絕也。贊易所以垂法萬古。故謹先特書之。韋編三絕則止一時力學之効。故以類附見。猶論語以牢曰承大宰知我乎之後。此自叙事之法。至易見至易知者。不意朱子而乃有此鹵莽也。蘇氏曰。史記年月多差訛。安可以證聖經。不足憑也。李治曰。論語所載。則是在繫易時語。而司馬遷所記則作十翼時言之也。言本不同。乃欲強比而同之宜乎若是之紛紛也。此諸說中。頗近理者。然史記年月何以知其必不足憑。史記與此章。大同小異。何以知其必非一時之言。蓋其本在朱子誤讀史記而後

來諸儒。吠影吠聲。人云亦云。是以數百年來若彼憒憒也。或云。卒字正書則當誤六十。草書則可訛九十。不可訛五十。此雖近於戲謔。亦自有理。程子依文解之。蓋得之。學者斷當舍朱而從程。特其以大過爲八索之類則白玉微瑕。朱子嘗駁之是也。學者不可不知也。

郝敬曰。此夫子五十以前語。故云加我數年。古者五十服官政。聖學五十知天命。易道五十則河圖之中。大衍之成數。卦爻之尊位也。凡人生半百閱歷已深。前此未定之見已徹。後此老耄之年未至。故五十知天易之中數也。夫子因年發歎。非至五十始學易也。

張子厚曰。日無事。夜未深便寢。中夜已覺心中平曠。思慮速曉。加我數年。六十道行於家人足矣。煜按。此雖非解論語。亦可以觀語勢。故錄以資考。

互鄉難與言章　述而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

程叔子曰。互鄉之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也。今四方之俗。有頑惡難治者。皆習使之然也。互鄉之童子見夫子。而門人怪之。子曰。與其進之志善。不與其退而不善也。

拒絕之則太甚矣。人潔己而來。當與其潔也。豈保其往而不善乎。聖人待物之弘也。

煜按。古人於文。非若後人汲汲於修飾字句。故多椎魯古直者。如此章是也。苟其義理通曉。無所窒礙。固不必紛紛點竄。程子依舊文而爲之說。可以爲法矣。朱子欲移人潔以下十四字於與其進之前。果何所據。且如是則唯何甚三字。似無歸著。而以下四句依然椎魯古直矣。愈乎。

郝敬曰。門人惑者。以其既往爲不善。退亦未必善。故夫子謂吾但與其進。非與其退。一何求人太甚乎。彼

既潔已而進與其潔耳何必追念既往之不善而過爲防乎朱子謂此章錯簡未然煜按唯何甚不保其往解與程子不合

如有周公章 泰伯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驕者必有吝吝者必有驕非只是吝於財凡吝於事吝於爲善皆是且以吝財言之人所以要吝者只緣我散與人使他人富與我一般則無可矜誇於人所以吝某嘗見兩人只是無緊要閑事也抵死不肯說與人只緣他要說自會以是驕誇人故如此因會親見人如此逐曉得驕吝兩字只是相匹配得在故相靠得在語類下同驕吝是挾其所有以誇其所無挾其所有是吝誇其所無是驕而今有一樣人會得底不肯與人說又却將來驕人爲是要驕人所以吝

程叔子曰驕是氣盈吝是氣歉集註引之無二是字

又曰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爲有己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

四書辨疑曰程子說驕氣盈驕氣歉其說誠是盈與歉勢正相反無遽互相因之理而註文以爲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又謂驕爲枝葉吝爲本根皆是硬說誠未見有自然之理也驕吝元是兩種實非同體之物今以吝鄙慳嗇爲本根却生驕矜奢侈之枝葉豈通論乎吝與出納之吝之吝字義同蓋矜已傲物謂之驕慳利嗇財謂之吝驕則從於奢吝則從於儉此皆眼前事不難辨也註言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此言正是未嘗眞實驗之於人也石崇王愷之驕矜未嘗聞其有吝也王戎和嶠之吝嗇未嘗聞其有驕也雖然人之氣稟萬有不同驕吝之中又有差等非可一例言之也試於天下人中以實驗之大抵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多驕吝兼有者少既已矜己傲物而又慳利嗇財此之謂使驕且吝比之一於驕一於吝者尤爲可鄙其餘雖有才美皆不足觀也已

煜按朱子所謂驕吝勢常相因爲是要驕人所以吝者世間自有此等人煜亦常親見之然此係一種邪僻底人十人中僅僅有一二如此者難以槩天下如謂驕者必吝吝者必驕富貴而驕者必吝於改過吝貨財者必恃才驕人則犯此病者十有六七然猶未足以盡天下人了非孔子之意孔子惟謂驕而又吝

其人不足取而已。未始問其勢常相因與相爲枝葉根本也。程子只以盈歉爲言。辨疑引石崇王愷等爲證。誠得之。朱子蓋特驗之于所見數人。而未嘗博驗之于天下人也。然語類曰。聖人只是平說云。如有周公之才美。而有驕吝。也連得才美功業壞了。況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至於程子云。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與某所說驕吝相爲根本枝葉。此又發餘意。解者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却說此方得。又曰。集註云。驕吝雖不同。而其勢常相因。先生云。孔子之意。未必如此。某見近來有一種人

如此。其說又有所爲也。據此則朱子所見。大抵與辨疑及鄙說同。集註則有爲而云耳。非此章正解也。

學如不及章 泰伯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程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才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以上二條。集註引之。文小異。

煜按。此章語氣。猶左傳所云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戢焉之意。學如不及。此言爲學之法也。猶恐失之。此痛警學者之辭。言如此而猶恐失之。況於不能如此乎。邢昺曰。勤學汲汲。如不及。猶恐失之也。何況怠惰而不汲汲者乎。謝顯道曰。如追寇讐。如此其急。猶恐不及。故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楊中立曰。學者日孜孜焉。常若不失。猶恐失之。自謂至焉。其失遠矣。尹彥明曰。學者常懷不及之心。猶恐失之。雖堯舜禹湯文武仲尼。皇皇汲汲。況其下者乎。皆此章正解。朱子亦云。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着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不管他。如何

奈得他何。此則與邢謝等同。程說雖大簡。熟玩語意。必如鄙見。決非如集註之意也。

舜有臣五人章 泰伯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煜按。伊川語錄曰。武王之時。人才之多。比之前世。唯唐虞爲盛。夏商有不及。此別自叔子一說。集註本此。

程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武王有亂臣十人。以唐虞之際。方之周爲盛也。然又有婦人焉。惟九人耳。才之難得如此。婦人邑姜也。

孔安國曰。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

葉夢得曰。舜有臣五人。而周倍之。則周之人才。又盛於唐虞之際矣。然婦人居其一。止有九人焉。是才之難得也。

毛奇齡曰。往嘗聽講師唐虞之際於斯爲盛二句。謂唐虞才盛於周。然于有婦人焉二句。決接不下。必須添降而夏商皆不能及二句。然後可接。輒大憤懣。天下有聖賢措詞。如是闕落。必需在傍者添唇補舌而後能達意。豈可爲訓。且此章前後亦頗難明。既貶周才。忽揚周德。斷流絕港。故集註亦自知周章。欲以三分天下一節。別作一章。而不知經之難通。全在添出兩句誤解聖言。無他故也。經本欲贊周至德。而以才盛起之。謂有如是盛才。而猶不用以治亂。至武王始有之。非至德乎。此本前後一串。翻覆見意。故舊儒謂唐虞兩代不如一周。此正解也。於斯爲盛。猶曰於斯爲美。於今爲烈。言今盛且烈也。若曰盛於周。則不特句例不合。必添出八字。而後可接下句。于文例亦不合。且世有五數盛于十數者乎。是數亦不合。況先聖後聖。並無低仰。孟子定道統。既以禹與皐陶。作堯湯見知之統。隨以太公望散宜生。作文王孔子見知之統。豈有周召畢散諸大聖。而忽與禹稷皐陶。較升降。

分優劣者。此眞小人之腹。與論語立言之大旨。又大不合。何必如此。煜按。末後不分優劣之說。與鄙見不合。

煜按。此章集註之謬。不必煩苦思惟。以上下文。參考自見。上有舜臣五人。武王亂臣十人之語。而承之以才難則知才難者。在五十數上。立論言唐虞止五人。武王止十人。信乎才人之難多得也。止言才難。而承之以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則知其言周人才。其數倍唐虞。便是盛於唐虞。非較其才之優劣高下也。使其較人才之優劣。自當別有詳說。豈得獨擧其數。而使人臆料乎。上言於斯爲盛。而承之以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則知其盛者。直下接有婦人之周。而非與上句判然不相關也。語脉章章。何容疑惑。堯舜致理之臣。四岳十二牧之屬。尙有二十二人。武王戡亂之臣。書所云。尙有三千。蓋特擧其尤異者。則止於五人與十人。以五敵十。唐虞固不得不遜於周也。若較其優劣。則唐虞賢臣。一可以敵周二三臣。五未遽遜十。今舍其優劣。而專論其多少。蓋夫子周人。自不得不推尊周。猶吾從周之意。語類。魏問集註云。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此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閑了。曰寧可將上一句存在這裡。若從元註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

前於今爲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盛。據此則朱子於此註。固有所不安。特以下欲言周盛於唐虞。故强下此解。未始知夫子推尊周室之意也。郝敬曰。唐虞之際。於斯六字聯絡。斯指文武時也。盛兼唐虞周。古今惟此兩盛耳。此說亦平穩。但下有婦人句。不緊。按不如程說之佳也。

子畏於匡章 子罕

文王旣沒。文不在玆乎。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

程伯子曰。文不在玆乎。文未嘗亡。唱道在孔子。聖人以爲己任也。

煜按。此章乃聖人以道自任之言。不復事區區之謙讓。猶夫子天生德於予。孟子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意。試考前後語勢。高華博大。何等氣象。卽程子所謂文之興喪在孔子。聖人之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者。忽於一文字。含謙遜之意。何前後之不類也。蓋因卑視文字而然也。夫後世專以文章文藝言文。文殊不足重。其在乎古。則不盡然。文猶道。道猶文。文道之顯者。道文之隱者。極而言之。則文可以兼道。道不可以兼文。若此章之文。以文之至盛者而言。如所謂經天緯地之文。文王之所以爲文之文。蓋夫子以配天繼聖。自任之語。何謙之有。且此文字。明承上文王之文而言。豈可改作道乎。熟味伯子語。文道二字。似不分輕重。得之。

食不厭精節 鄕黨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

程伯子曰。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臨祭則敬也。

孔安國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

疏曰。祭謂祭先也。案玉藻云。唯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知是三者雖薄。亦祭先也。若祭之。亦必齊敬也。

范淳夫曰。鬼神饗誠。不在於物。故雖疏食菜羹。及當

食瓜而祭。亦必齊如。所以致其誠敬也。

毛奇齡曰。朱註所引陸氏。卽陸德明也。德明作釋文。極其誣罔如此。必字謂出魯論。則何氏集說正魯論。非齊論也。何親較魯論。纂集衆說。並是瓜字。而陸氏唐人。乃忽作是說。豈非大謬。按南史顧憲之終制引魯論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者。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彼所引魯論。亦不是必字。

煜按。任臆見。妄改經文。尤解經之大戒。經文義自可通。何必改。况引魯論正魯論。適足招人之譏彈。且據玉藻。則不祭者惟水漿可知。疏食菜羹。人人知祭。果

有何可奇而大書特書於鄉黨篇中乎。伯子之不改字誠是也。

回也其庶章 先進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程伯子曰。顏子屢空。空中（一作心）受道。子貢不受天命而貨殖。億則屢中。役（一作億）聰明。億度而知。

程叔子曰。屢空兼兩意。唯其能虛中。所以能屢空。貨殖便生計校。才計校。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

又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棣問。去驕吝。可以爲屢空否。曰然。（煜按。何晏集解。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此二程之所本。）

呂與叔曰。空空無知。則無所不達。自得自生。豈見聞之比乎。不受命者貨殖之學。聚聞見以度物。以己知求中。而不受命於天。空空無知。則未始有己。所以應物如響。一受於天而已。吾何與。然屢空而未能常空。所以幾聖而未至。

又曰。貨殖之學。不殖則窮。空空無知。則道所由出。雖屢而未久。亦庶乎前定而不窮矣。（煜按。貨殖之說。恐當從呂與叔。程子蓋失之。而朱子仍之。故別於第四卷中。訂正其謬。）

問。何謂屢空。楊中立曰。此顏子所以殆庶幾也。學至聖人。則一物不留於胸次。乃其常也。回雖未至。此屢空而已。謂之屢空。則有時乎不空。

鄭汝諧曰。屢空猶有所未空。與不遠復之意。若子貢之失。在於不受命。命猶夷子曰命之矣。謂賜於夫子之教命。猶未能受。徒聚聞見以爲已得。聚之多如貨殖焉。以其聞見。而億度亦能屢中。其中也。非空空然洞見至理。故有時而不中也。（煜按。汝諧以命爲教命。不可從。）

張欽夫曰。顏子之庶幾於聖人。以其屢空也者。空者意必固我不留於中也。然猶曰屢焉。特未若聖人之純焉耳。聖人則絕四矣。顏子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也。

郝敬曰。屢空卽曾子所稱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莊周云。心齊坐忘之類。夫子亦自謂空空。（煜按。此說與朱子異。不可從。）無可無不可。絕四之類。皆空也。空者太虛之名。唯道集虛。天地聖人所以神。唯其無思無爲也。易卦坎爲險陷。惟其滿也。離爲文明。惟其虛也。滿則露。虛則藏。聖人退藏于密此也。儒者嫌空似佛語。不知夫子語空時。佛氏安在。盜竊主人財。主人不敢取。所謂割聖

道。奉二氏者也。若作貧解。貧何足盡道。子路原思非不貧。夫子不知其仁。奈何貧足以目顏子乎。其庶乎屢空。作一句讀。煜按庶乎屢空。熟玩語勢。分作二句爲是。

煜按。屢空之解。以上諸儒之說盡之。故不贅。朱子不過恐其語類二氏而別下之解。然語同而旨異者。六經四子中指不勝屈。君子泰而不驕。則泰爲美德。驕泰以失之。則泰爲惡德。四十五十而無聞。則聞爲令名。聞也非達也。則聞爲虛名。況空無空寂之說。後世方熾。未嘗見于經。何妨其同言而異義乎。且古書用其庶乎等語。下文大抵言其所以然者。易大傳曰。顏

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不善以下。卽所以釋上殆庶之義也。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今之樂以下。卽所以解上庶幾之言也。此章亦然。屢空二字。卽所以解其庶之故。必當指顏子德行之至美極盛者而言。尙可以區區貧窶空匱當之乎。且貧窶空匱。必察其所以處此者如何。然後賢不肖可辨。如所謂貧而無諂。貧而樂。一簞食一瓢飮。回也不改其樂。飯疏食。飮水。樂亦在其中是也。倘惟貧窶空匱。遽可以爲賢。則今之寒天行乞。衣不蔽體者。亦皆聖賢之徒歟。朱子至此。蓋亦知其不可通。故言其近道。又能安貧。析爲二事。其解亦巧。然支離攌裂甚矣。豈如從程說之至穩至當哉。

顏淵問仁章 顏淵

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

一日克己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己復禮。則二日天下歸仁。語類 下同。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向來徐誠叟說。此是克

己工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己復禮。然後天下歸仁。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

程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

煜按。集註與程說不合。論語或問曰。誠能一旦用力於此。則本心之全德在我。而天下之善。將無不由是而出。天下雖大。亦孰有不與其仁者乎。此則反近程說。愚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者。只是極言其效之速而大耳。言一旦復禮。則雖天下之大。立地歸吾之仁。熟味經文。未必有一日歸仁。二日歸仁之意。

且一旦克己復禮。事事皆仁。無復私之可克。不必曰日日克之。而後私欲淨盡。如必待日日克之。則所謂一日克己者固己非眞克也。恐當以程說爲是。

片言章 顏淵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程叔子曰一言而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言由之見信如此。刑法國人尙可。一作取信。其他可知。煜按蔡節曰片言猶一言也。又曰。魯與小邾射盟。而射止願得季路一言。此其證也。

煜按。朱子解此章。辭義明白。良無可議。猶其解片言爲半言。謂不待其辭之畢。則過巧而駭人矣。卽子路忠信明決。言出而人服。亦應一言方訖而後決。奚至僅僅片言。人已信服。而不待辭之畢邪。叔子以一言解片言。斷斷不易。卽集註所載。尹彥明之說。亦始終以一言當之。郝敬曰。片言無多言也。多言亂聽。莫如訟獄。終日盈庭。聽而不決。子路剛果。更無狐疑。單辭片語。直枉立判。此豈囁嚅猥瑣者所能辨。其他古書所載。片言排患等語。皆指一言。未有以爲半言者。學者當從程。

民之於仁章 衛靈公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煜按馬融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爲甚。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此集註之所本。

程伯子曰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不肯爲仁。如蹈水火。

程叔子曰民之於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不爲仁也。煜按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此二程之所本。

或問三十四章之說曰舊爲此章之說。以爲仁與水火。皆民之所賴以生者。然有內外輕重之殊。故仁之

急有急於水火者。然水火猶或害人。而仁則未嘗害人。蓋因民之所急。而反復其利害。以深曉之。蓋近於侯氏之說。然以今觀之。曲折太多。似傷巧密。殆不若范氏之爲得也。但其語雜亂。今節而取之。曰凡民之情。以仁爲難。故畏之甚於水火。蓋其蹈水火而死者有之。而畏仁莫肯爲也。故夫子言水火能害人。而仁不傷人。所以敎民爲仁也。如此則語簡而意明矣。若程子之意。則其論畏仁甚於水火者。猶范氏。而以蹈仁而死。爲殺身成仁。則可疑矣。蓋蹈仁者。未必皆致死也。殺身成仁。其亦不幸。而萬有一焉耳。況聖人之

於不肯爲仁之人。而遽責之而必死於仁乎。其地位亦大遼濶矣。（論語或問煜按據此則甚於水火句朱子初年亦如程說蓋晚而改之亦爲不啻變矣）

鄭汝諧曰。民凡民也。智不足以有明。力不足以有行。其於爲仁。則逡巡退縮若有所畏。蓋甚於水火也。夫水能溺。火能焚。蹈之則必死。逡巡退縮焉可也。蹈仁不至於死。何所畏而不爲乎。所以深曉之也。

煜按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熟玩二句。無限感慨。有喚醒一世之意。其嘆愚民之不肯爲仁。而非贊仁道之美也必矣。且甚字。宋人好用之稱贊之語。古書所未見。恐當從二程之說。鄭汝諧解爲深曉之之語。最爲切當。

佛肸召章 陽貨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煜按何晏集解曰匏瓠也言瓠瓜能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此集註所本語類亦曰焉能繫而不食古註是）

程伯子曰。佛肸召。子路引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爲問。故孔子以堅白瓠瓜爲對。瓠瓜者繫而不爲用之物。不食者不用之義也。

饒魯曰。植物之不能飲食。不特匏瓜爲然。不食疑只是不爲人所食。如碩果不食。井渫不食是也。（煜按以不爲人所食作不食此古文簡潔處。）蓋匏瓜之苦者。人不食。但可蓄之以爲壺。如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註者謂。但可爲壺以涉水是也。又如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卽是。匏瓜係於栗薪之上。繫而不食。譬如人之空老而不爲世用者也。聖人道濟天下。其心豈欲如是哉。

鄭明選曰。朱子解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夫草木皆不能飲食。豈獨匏瓜。按埤雅匏苦瓠甘。詩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叔向云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皆言苦也。匏瓜味苦。故繫而不可食。孔子言己隨時行權。見用於世。不如匏瓜維繫而不見食也。易言井渫不食。與此不食義同。王粲登樓賦云。懼匏瓜之徒繫兮。畏井渫之莫食。正與愚解合。洪氏云。匏瓜星名。繫而不食。猶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也。說太巧。亦未必然。

毛奇齡曰。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此本何晏註。而又誤解者。何註。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我是食物。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其云不食。言不可食。非不能食也。云我是食物者。言我是可食之物。非謂能食之物也。能食之物。不得稱食物。集註引其說。而誤解之。遂添能字于不字下。且又恐其說不明。又添飮字于能字下。且又恐後人更易其說。又別爲語

類云不食是不求食非不可食則過于拘滯矣天下無植物而能飲能食者匏即瓠也然而瓠甘而匏苦匏之爲物但可繫之以渡氷而不足食者國語叔向日苦匏不材于人供濟而已蓋植物以可食爲有用俗識無用往往以瓠瓜目之爲不可食也故韋昭註亦曰不材不可食也

子夏之門人章 子張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蔽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之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程伯子曰子張子夏論交子夏子張告人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者事不同

程叔子曰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子夏所言是小子之交煜按包氏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張敬夫曰包註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其說是蓋交有淺深二子論交雖各爲一義不可廢也若但與之泛然交際而已則固當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若與之爲朋友之交則當與其可者而拒其不可也但拒之之辭微過甚耳然而在學者之分則子張之言未若子夏之說且曰我之大賢與於言何所不容其言若以成德自居者此亦其堂堂氣象也與煜按我字汎指人而言猶曰其人非子張以大賢自居南軒誤解

郝敬曰我之大賢四語申明不可拒人非謂不可者必與也損友當遠豈子張不知必如朱註吹求雖聖言亦病矣

煜按子張子夏各誦所聞不同而各有至理蓋並行而不相悖伯子以初學成德別之叔子以成人小子之交別之實爲有所見蓋如是則二子之言俱可以爲教輯論語者意亦應如此如集註所云則二子之言胥有病雖以教人必待後人補理然後方完恐未必然此毛氏聖門釋非錄之所以作也釋非錄之言

叫囂無理愚所不取但集註苛求孔門諸子則未始無小憾焉

君子有三變章 子張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厲者辭之確

程叔子曰因論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荊軻於樊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厲煜按鄭康成曰厲嚴正

煜按。朱子訓厲爲辭之確。蓋懼人不論辭之是非。惟務尚暴厲而然也。然惟從鄭氏訓嚴正。而其辭理之確自見。不必立異。程叔子引荆軻事以爲證。意亦必如康成。

閻若璩曰。向謂訓詁之學。至宋失之者。如聽其言也厲。鄭註厲嚴正也。從不聞有確也解。且惟嚴正。與上溫美反。故曰變。若果確也。子溫而確可乎。

東北大學寄存圖書
台湾省立師範學院圖書館編目

崇程卷之二終

崇程卷之三

紫溟劉熤李曄甫稿

子路人告之章 公孫丑上 孟子集註下同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

程叔子曰樂取於人以爲善便是與人爲善乃公也。熤按程說雖簡其以與爲許助之義則斷可見矣

四書辨疑曰此說指集注過於用巧而失之狹其功止可及於知識之間而已不識不知者所遺多矣恐非孟

子贊稱舜德之本指也若只言與人同爲善則理平意足氣象又廣大亦甚自然夫與人同爲善誠難事也苟非大中至正之人莫有能者竊嘗驗之天下之人見人有技娼嫉憎惡違之使不通擠之使不保如此以便己私者比比皆然誠能克去己私以至公無我爲心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夫然後可以與人同爲善矣視其規規然取彼之善爲之於己以勸彼善者相去豈不甚遠哉

熤按與只是與人樂樂之與與人爲善則與民由之之意也言舜取於人之善以爲己善則是善與天下之人公共而非若禹尙有人己之辨也明白如此不必解作許助張敬夫曰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也取諸人是與人同爲善也得之

養生者章 離婁下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熤按趙注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爲大事送終如禮則爲奉大事也集注本此

程叔子曰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子養生篤至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

熤按程朱二說迥然不同恐當以程爲是朱子以養生爲非大事非君子之言也孟子蓋謂人情來者日親去者日疎能善事親於生時者未足任大事必也送死之際誠敬兩盡者其人必足任大事如章子爲人子不欺死父威王因知其爲人臣必不欺生君是也程伯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程叔子曰惟篤實可以當大事此可以觀用字法

君子深造之章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

程伯子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只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

程叔子曰。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

又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又曰。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

煜按。以上二程之言。雖非正解此章。然可見其以道爲道理之道。而不爲方法之道。論語集註曰。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

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孟子集注曰。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論語或問曰。夫子與不如回者。亦以材言。而未害於其造道入德之實也。又曰。皆非所以存養吾心。而爲造道入德之資也。孟子或問曰。至於是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皆與二程合。

又按。深造之以道。語不甚易曉。故朱子以進爲之方解道字。然深造之以進爲之方。竟覺語勢牽强。且深造之言。似屬歇後語。恐惟當從程說。解爲深造於道。深造之以道。猶曰所深造者在於道。蓋道一字貫徹始終。自得者道也。居安資深者亦道也。左右逢原者亦道也。脉絡分明。初無可疑。今如集注所說。則上下語勢。無頭無尾。如捕影然。豈聖賢之言耶。

郝敬曰。以道謂學者當志於道。不可他適也。欲自得謂造道者欲自然得心。不可以躐取。必由深造。首言道爲本。造卽造道。卽得道。深造猶先難也。自得猶後獲也。朱注以第二句。釋首一句云。道者進爲之方。道既是方。所進爲又是何物。深造自得。卽含漸進意。又以道作漸進。解不重複乎。

禹惡旨酒章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爲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或問。以而爲如。亦有據乎。曰。而如二字。蓋通用之。詩曰。垂帶而厲。鄭箋曰。而亦如也。(煜按。垂帶而厲。集傳而如字。)此亦以而爲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煜按。如雨之如。當如字讀。愚則有說。)此以如爲而也。他如此類。不可殫擧。故陸氏釋文序。論昔讀之訛曰。而如靡異。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孟子或問)

程叔子曰。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見。

又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也。

煜按。而如固可通用。然在經中。不甚多。在孟子中。絕不更見。而自可通。不必作如。望道而未之見。此言文王之心。言文王之心汲汲望道。而自以爲未得見。如字義自包在其中。亦是文法當如此。何勞紛紛改作。道字。程子以爲治道有道之道。朱子以爲道理道義之道。兩俱可通。若以視民句相配。則程說爲協當。

逢蒙學射章

逢蒙學射於羿章。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敎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簒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

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煜按。尹氏曰。爲取友而言。集註本此。

程叔子曰。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字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

又曰。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此一擧。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于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煜按。此章之說。程子責人固已頗流于刻。而朱子加厲。然程子所謂舍之而無害于國。權輕重可也二言。則未失。而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一句。尤簡而盡。

夫子濯孺子。疾作不能執弓。坐而待死之人。舍而不殺。於國家何足爲利害得失。矧師道之所出。人情固不能恝然者。庾斯此擧。蓋權輕重。較大小。苦心而後爲者。當此時。舍庾斯兩全之策。恐別無可處之方。孟子引之。亦以其事忠厚篤摯。可以爲法。與羿逢蒙之事。東西相反。故引以明羿逢蒙之罪。以爲使羿如孺子之擇賢敎之。則必無殺戮之禍。使逢蒙如庾斯之不忘師恩。則必無媢疾之心。語意了然無疑。特其虛發四矢。雖屬無謂。然原其心。則蓋以爲無故而縱敵。似曠棄君命。故乘矢加遺。以表報國之衷。事不無可

議。而情則有可恕。豈非觀過而知仁耶。集注乃一筆抹之曰。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以羿斯與庾蒙並言。論已不情。而全失孟子反形之旨矣。且師友類也。故書中往往混言。然亦當隨事而分別。此章首論羿逢蒙。因引孺子尹佗庾斯以證之。皆係師弟子事。中間取友必端之語。蓋以類及之言弟子賢則弟子之友亦賢。然論其道之所原。則仍是師弟中事也。集注從尹氏。摘取友一句。以爲歸趣。蓋不欲美庾斯所爲。故謂借以明取友之道。則前後數百言皆成間言語。致使孟子之旨。掩蔽不彰。可乎。

君子不亮章 告子下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熤按。趙注。亮信也。

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爲君子之道。捨信將安所執之耶。集注本此。

或問。亮之爲義。諸說不同。如何。曰考之說文。古無亮字。今以爲與諒通者。得之矣。然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有爲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至於執字。則但爲持守之意。而未有以爲固滯者。如中庸所謂固執者是也。今程子以亮爲固執固爲必信之意。而讀惡曰烏。則其說宜曰不必信則不固滯矣。張子亦以諒爲必信。而讀惡從去聲。則其說宜曰所以不必信者。惡其至於固滯也。是雖其文勢小有不同。然以諒執爲病則同也。夫諒有二義。從其一焉可也。至於執則無可病之理。故吾以是推之。而從尹氏之說。直以諒爲友諒之諒。言君子舍是則無可據守也。

程叔子曰。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讀爲烏。

程伯子曰。諒與信異。自大體是信。亮必爲也。

蘇轍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必信之謂亮。孔子曰。君子貞而不亮。要止於正。而不必信。而後無所執。否則執一而廢百矣。

熤按。孟子此語。蓋因孔子貞而不諒之言。而敷衍之者也。辭旨所歸。章章無疑。程叔子引孟子。以解論語。潁濱引論語以解孟子。胥不易之說。不知朱子何故棄而不用也。從集注。則君子不諒。全失其所本。而惡乎執一句。語勢頗覺艱澁。迥不如程說之協當。但程讀惡爲烏。則不妥。此惡字當是賤惡之惡。言君子所以不諒者。惡諒之固執故也。程子之見。似未及此。要其知論孟之相通。則朱子所未至也。程子之外。張子厚解。最可取。而朱子又不從何也。夫執有二義。有以爲持守者。有以爲執滯者。如中庸執中固執。以持守言。至孟子所謂子莫執中。程伯子所謂只怕人執著一邊。則爲執滯之意。固哉高叟之固。集注已以執滯不通解之。豈可謂執無可病之理邪。

霸者之民章 盡心上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卽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熤按。程叔子曰。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是神。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補。伯者是小補而已。集注本此。然叔子引經來動和等語。衆說存神過化。朱子專在存神上說。似有小不同。

或問。過化存神之說。程子所說。固與張子謝氏不同。

而其後說以無我言過化。以在己言存神。則似又若張謝之說。何也。曰。張謝之說。皆疑於老佛之意。以此章上文考之。恐其指不爲是也。故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爲及物。而於易傳。又有所過變化。如虎豹炳蔚之言。其旨明矣。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然其曰經歷。亦不必爲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習之所被。皆所經歷也。至於無我之說。則出於楊氏之篇。或者固疑其不皆出於先生之口也。所存者神。前說旣以立之斯立等語明之。則其意亦明矣。

其曰存己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如所謂從欲以治也。但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耳。以是推之。則程子於此。初未嘗有異說也。孟子或問。

張敬夫曰。程子曰。過謂身之所經歷處。存謂心之所存主處。凡事事物物。過乎吾前。皆吾所經歷也。感而遂通。各止其所。不其化乎。所存主者。謂其體也。寂然不動。無有方所。不其神乎。所過者化。以其所存者神。猶云。忠恕。忠爲體。恕爲用也。橫渠張子曰。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亦此意也。煜按。據南軒說。則程叔子亦如伯子橫渠之見。而非如集注之言。恐未必然。錄以俟後考。

程伯子曰。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

張子厚曰。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煜按。所存者神。神言其存於內者。神妙淵深。不可測識。神者化之本。化者神之用。內外交言。方能盡理。集註以孔子立斯立。道斯行爲證。則與所過者化無異。朱子蓋懼其近異端虛無之說而云。然不若伯子之說。確乎不可易也。且所存者神。以爲存己者。伯子。以爲綏來動和之意者。叔子。二說迥然不同。朱子强合。以爲未嘗有異說。不通矣。又云。前說旣以立之斯立

等語。明之。則其意亦明矣云云。似混二子之言爲一人之言。其可乎哉。朱子誤解此章。其病根全在疑於老佛一句。

郝敬曰。凡此刑賞教誨。東漸西被。南曁北訖。皆是君子所過也。然求其經歷之跡。化而無有。蓋過有所以過者。是卽君子所存也。玄修淸穆。每思無爲。而化馳遐壤。不疾自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于此。惟其存神。所以過化。與天地春氣一噓而萬物生。秋氣一翕而萬物斂同也。天地無心生物。王者無心成治。聖人之于天道。上下同流。

又曰。所過謂政教所存謂心思。過以作用言。存以主宰言。無迹曰化。不測曰神。聖人所以經綸天下。開物成務之本。是存者神也。民正德利用厚生。日用不知。是過者化也。

盡信書章 盡心上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程叔子曰。孟子之設是言也。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謂聖人之征。尙多殺如此。雖曰其徒之相攻。不至如是之甚也。亦以規學者執辭忘義。不獨施於書也。

或問武成血流漂杵之云。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爲。荀子以爲殺者皆殷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之不信何哉。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爲孟子設爲是言。蓋得其微意矣。(孟子或問。煜按。此解與集注不同。反近程說之意。故錄之。)

郝敬曰。七國好戰殺人。而武成爲强戰口實。孟子所以欲并武成廢之也。或曰紂前徒倒戈自殺耳。非武王殺之。曰卽非武王殺之。聖人亦不忍也。昔晋桓玄征殷仲堪。詣釋惠遠問。何以見願。荅曰。願檀越安穩。

使彼亦復無他。惠遠讀書頗識聖人意。經生不如也。

煜按。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事見尙書。明係殷人自相攻殺。苟稍讀書者。夫人而知之。不必過慮其誤解經旨也。集註。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云云。似懼讀者疑血漂杵由武王殺之。而非商人相殺。此無用之辨耳。蓋漂杵出於商人倒戈相攻。明明無待乎言。但後人以爲聖人征敵。且多殺人如此。而遂至視人如菅芥。殺戮無所顧忌。此孟子所以諄諄切言。警覺人也。顧其實當時倒戈相攻。頗有殺傷。時人形容極其盛。遂有漂杵之言。拘者執定以謂信如後世流血成川者。此以辭害意之失。亦孟子所以餘意教人也。程說至當且盡。無以尙之。

浩生不害章

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矣。)

問。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欲他。恐與有諸己之謂信不相協。蓋有諸己。是說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說。恐未安。曰此便是他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與下句非不相協。語類。

程叔子曰。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己爲貴。若存若亡焉。而不爲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

又曰。今雖知可欲之爲善。亦須有諸己。便可言誠。誠便合外內之道。

煜按。天下之理。可欲者無如善。但一爲私欲所蔽。則白黑顚倒。反好惡而惡善者有之。故人眞知善之可欲者尠矣。能知善之可欲。直謂之善人。猶好詩者謂之詩人。愛閑者謂之閑人。雖文勢頗似迂濶。不得與下文一例。要自義精理順。不得不從。如集注之說。驟視之似不可易。及熟翫之。終覺不安。蓋惟以其人之可愛。而目以善人。則下有諸己者。將何所有。無乃與上文。不相承接乎。且以其人之善。而目爲善人。則其

人已有善於己。何以與下有諸己之信別乎。恐當以程說爲是。先儒多同此說。觀語類所載。則當時門人已有疑其說。朱子雖詳辨之。竟似覺牽强。

大學 章句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程叔子曰。大學孔子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陸深曰。羅仲素云。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分明是有一本書相傳到子思。却云述所授之言。著于篇。朱晦菴作大學章句。又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門人記之。如仲素所謂述而成書。猶有可言。若謂不得其言。徒記其意。遂乃支分節解。以不失本書之旨。微恐于理有礙。誠如所云。則曾子有此門人。不應無聞也。是二家之說不免學者之疑。畢竟大學中庸。却有原書。不若程子只說大學孔氏之遺書也恰好。

中庸第一章 章句記同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順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務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

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問。以健順五常。言物之性。如健順字。亦恐有礙否。曰如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卽健順之性。虎狼之仁。螻蟻之義。卽五常之性。但只稟得來少。不似人稟得來全耳。語類下同。

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伊川謂。通人物而言。如此。却與告子所謂人物之性同。曰。據伊川之意。人與物之本性同。及至稟賦則異。蓋本性理也。而本賦之性則氣也。性本自然。及至生賦。無氣則乘載不去。故必頓此性於氣上。而後可以生。及至已生。則物自稟

物之性。人自稟人之氣。人與物之性皆同。故循人之性則爲人道。循馬牛之性。則爲馬牛之道。若不循其性。令馬耕牛馳。則失其性。而非馬牛之道矣。故曰通人物而言。

程叔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衷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底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煜按章句本此。）

程伯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爲生養之生。却是修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教也。

葉紹翁曰。考亭之門人。劉黻字季文。號靜春。乃大不取其師之說。其自爲論。則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生。而貴于物焉。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吾夫子曰。天地之

性。人爲貴。是則人之性。豈物之所得而擬哉。或擬萬物通謂之性。奚獨人。愚曰。是固然矣。然此既曰性。則有氣質矣。又安可合人物而言。以自汩亂其本原也。凡混人物而爲一者。必非識性者也。今皆不取。至如孟子道性善。亦只謂人而已。劉又著爲就正錄云。昔子思作中庸。篇端有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專言乎人。而不雜乎物也。其發明性命。開悟天下後世至矣。而或者必曰。此兩句兼人物而言。嗟夫言之似是而差也。嘗考古先聖賢。凡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專以人言。而不雜乎物者。易之乾象曰。各正性命。樂記亦曰。則性命不同矣。是乃兼人物而言。然既曰各有不同。則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或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見。告子孟子之高弟。彼其杞柳湍水之喩。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固無足取。至於生之謂性。孟子辨焉而未詳。得無近是而猶有可取者耶。善乎朱文公闢之曰。告子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此其言破千古之惑。我文公眞有功於性善如此。四書辨疑曰。孔子言性相近也。

孟子道性善。本皆專論人之性。未嘗普該萬物之性也。子思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亦是專以人性人道爲言。註文乃以萬物與人。一混言之。誤矣。所謂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者。五德俱全。復加健順。惟人有能之之理。彼禽獸昆蟲等物。何嘗能有如許之德哉。天地之間。知覺動運之物。其性於五常之中。固有頗能近之者。或近於仁。或近於義。雖於其理中。粗有通處。亦不可便與人同一槩言有健順五常之德也。註文又見率性一節。於萬物之性。難以盡循。故再指物爲日用之物。亦不可通。物

無皆能自爲人用之理。語錄。又以馬馳牛耕。佐註文爲說。蓋亦未之思也。馬須用御。牛須穿鼻。既制奔突。又加鞭箠。然後始可爲用。亦猶戕賊杞柳。以爲桮棬。非謂循其性之自然也。況天下萬物。知不能盡。豈皆得在日用之間乎。凡彼不爲人用之物。其性尤有不可循者。如虎狼之暴。蛇蠍之狠。皆其本然之性也。若循此性以爲道。果何道邪。只如荆棘稂莠。生於道路隴畝之間。亦無任其叢茂不除之理。語錄曰。人與物之性皆同。循人之性。則爲人之道。循馬牛之性。則爲馬牛之道。此話蓋難憑準。既言人物性同。又卻自有

人性物性。人道物道之分。何也。循馬牛之性。則爲馬牛之道。若循虎狼之性。則亦爲虎狼之道。循蛇蠍之性。則亦爲蛇蠍之性。循荆棘稂莠之性。則亦爲荆棘稂莠之道。果修此道以爲教。使天下後世遵之而行。將見獸蹄鳥跡之道。復交於中國。區宇永爲鴻荒。聖人之教。寧有是哉。若以註文語錄之說。通解經文。則人與一切昆蟲禽獸。皆當各循其性以爲道。昆蟲禽獸之道。皆可修之以爲教。不知禽獸之道。如何修之以爲教。如何教人於禽獸之道。如何不可須臾離。皆不可曉。人物之性不同。孟子已有明論。集註亦曰。以

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有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其說當矣。以彼證此。是非了然。而纂疏又引眞氏之說曰。朱子於告子生之謂性章深言人物之異。而此章乃兼人物而言。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所稟之不同。以理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此章兼人物而言。尙何疑哉。觀此一說。人物不同者。既以爲是。人物同者。亦以爲是。阿蔽甚矣。然集註以氣言者爲同。眞氏反以爲異。集注以理言者爲

異。眞氏反以爲同。眞氏本欲曲合文公之意。而不自覺如此之差也。嗚呼。人性與物性不同。此特眼前事。甚不難見。世之曲說。何其多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未聞牛羊犬豕。皆能與人同有也。只解性爲人之性。自無許多節病。天命謂性。以理言也。理爲衆善之宗。三綱五常皆所從出。天命人由此理而生。具五常之善以爲性。故曰天命之謂性。物欲非性也。人惟循此本然之性。各就人倫職分之當然而行。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義婦節朋友有信。是則所謂道也。中明此道。使人行之。是則所謂教

也。率性謂循自己本然之性。非循他物之性也。道亦自己當行之道。非他物各有之道也。率性爲道。明德之事也。修道爲教。新民之事也。

高拱曰。中庸爲學者作。皆人理也。而伊川考亭動兼人物言之。夫人有人之理。物有物之性。豈以人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犬之性歟。且盈天地之間。惟萬物。凡草木土石諸件皆物也。若謂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則不知草木土石。其健順五常之德若何。若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則不知草木土石。其當行之路若何。理難通矣。

第二十章一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擧。其易如此。

或問。二十章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盧之爲果蠃。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惟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固不得而不從耳。曰然。夏小正十月。玄雉入于淮爲蜃。而其傳曰。蜃者蒲盧也。則似亦以蒲盧爲變化之意。而舊說未爲無所據也。曰此亦彼書之傳文耳。其他蓋多穿

鑿。不足據信。疑亦出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非孔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蜃爲蒲盧。則不應二物而一名。若以蒲盧爲變化。則又不必解爲果蠃矣。況此等瑣碎。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考而深辨之耶。中庸或問。

程叔子曰。政也者蒲盧也。言化之易也。螟蛉與果蠃。自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久。便能肖。政之祝人。宜甚於蒲盧矣。然蒲盧二物。形質不同。尙祝之可化。人與聖人。形質無異。豈學之不可至耶。

又曰。古人以蒲盧喩教。謂以誠化也。

毛奇齡曰。中庸蒲盧。舊註是蜾蠃。名爾雅曰。蜾蠃蒲盧。今之細腰蜂也。又解頤新語曰。瓠之細腰曰蒲盧。蜂之細腰亦曰蒲盧。蓋蜾蠃取螟蛉爲己子。祝之而化。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故以作人存政擧之證。謂百姓易化也。朱子取同時沈存中之言。謂是蒲葦。則不惟無據。且又改盧字爲蘆字矣。按家語云。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其著待化而成四字。正就蜾蠃爲取譬作解。是此一名物。夫子自言。而又自註之。何强釋爲。煜按西河詩話曰。韓偓安貧詩。牕隙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則牕櫺塵影。筆管蜂聲。名物儼然也。

煜按。任臆見改本文。尤解經之大失。必萬萬不通。然後改焉可也。此章作蒲盧。義自可通。何故妄改蒲蘆。蘆自蘆。盧自盧。奚可强合。存中之無稽極矣。朱子從之。不過泥上地道敏樹句而已。然敏樹與蒲盧。各自成義。何可牽綴以爲一事。家語之爲書。不可一一據信。然其言往往有所受之。非全出於王肅。故朱子間有取焉。如此章好學近乎智上。有子曰字。引家語以證中庸爲衍文是也。則蒲盧上下文。據家語則云。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也猶蒲盧也。注。蒲盧果蠃也。謂土蜂也。取螟蛉而化之。以爲子。爲政化百姓。亦如之也。待化以成。上三句。天人地三道對說。下二句專說蒲盧之化。試引以證章句。則存中之謬。昭然如視掌。而朱子顧信焉。豈非千慮之一失耶。觀或問。則朱子以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故姑云然。固知其非確然自信之定說也。

第二十章二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煜按。經典釋文。近。附近之近。下同。集註本此。

程叔子曰。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爲仁。則失之矣。

又曰。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煜按。程說雖簡而未盡。然觀其引求仁莫近。剛毅木訥等語。則不以近爲去聲明矣。

煜按。朱子以近從去聲。爲漸漸接近之近。然惟以文勢論。已覺其支離牽强。恐不可從。今但遵程子。讀如字。以爲近之義。則見三者未足以爲知仁勇。而一蹵可達。知仁勇之意。自在其中。不知朱子何故不然也。讀者或解章句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爲好及近乎知之知二字並去聲。則良無可議。但他本多作乎知之知。好近並去聲者。則朱子固以近爲去聲矣。

詩經

四子文辭。極其平易。而意味深遠。咀嚼無盡。苟在知道之君子。可以一覽而了。若夫六經。則其理義固非淺短。而文字之艱澁難曉。迥異於四子。蓋其古制之不易考。古詩之不易解。非博極羣書。洞悉舊典。決不能暸然靡遺憾。二程識見之高。卓絕千古。獨恨於羣籍。則未之遍睹。大遜朱子之該博。故其說四子。則足以抗衡朱子。至釋六經。則邈然不及。固其宜也。獨詩經朱子集傳。往往未達詩人之旨。訓字考制。亦間有紕繆。迥不及他註。而程叔子詩說。雖未能完然成書。其言多可取者。六經諸說中。惟此或可以雁行朱子

今錄如千條。而論斷之。以見程說之善。程說勝集傳者。恐未必盡乎此。讀者類推焉可也。

谷風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集傳曰。葑。蔓菁也。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爲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煜按。集傳本鄭箋。

程叔子曰。采葑菲者。以其有下體也。無以以也。

煜按。蔓菁遍滿天下。衆所共知。其美在根。而莖葉迥不及。集傳以莖爲美。根爲惡。全與物理反。當以程說爲是。以以爲無以。自是詩人句法。如無念爾祖。不康禋祀之類。

毛奇齡曰。葑菲蕪菁也。冬有根。可斷而食。則根亦美矣。反曰根惡何也。坊記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也。其曰不盡利。則非以其美也。與女子始從夫爲後來也。亦爲後可偕老也。譬之采葑菲者。得毋以其下體哉。葑菲根美。可以甘旨。夫婦有德音。可以同死。故俚語云養婦亦坊老。

北風

攜手同車。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程叔子曰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已

有駕之意矣。

呂伯恭曰。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耳。

太宰純曰。同車亦換韵而言耳。且同行同歸。未見其必賤者。宋儒義理之學。何其拘也。

蝃蝀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集傳曰。隮升也。周禮十煇九曰隮。注以爲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程叔子曰。蝃蝀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朝隮升於西者。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故和而爲雨。崇朝不日之義。

奈何女子反遠其父母兄弟乎。

又曰。陰唱則陽不和。蝃蝀之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蝃蝀在東。則是陰先唱也。

煜按。叔子於第二章。虹。不以爲雨止之兆。而以爲雨至之徵。以崇朝爲不終日之義。實不易之說也。蓋虹有二。或見而雨下。或見而雨止。不知朱子何故硬執虹霓爲止雨之物。乃若解孟子若大旱之望雲霓句。亦然。竟覺譬喩不的切。孟子此句。亦必引叔子說解。方通。

伊藤長胤曰。孟子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集注云。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蔡夫曰。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疑其不來也。只是願其雨。而又恐其不雨。復只管望者。是雲是霓耳。與大旱之望雲雨者。異之意矣。宜細酌。蓋虹之見。常對日。亦作雨。亦作晴。在東則爲晴候。在西則爲雨兆。今野人諺云。朝虹不渡川。晩虹不齎傘。孟子所云雲霓者。將雨之占。與望雲雨者一般。朱子徒以虹爲晴兆。而不知亦能兆雨。蔡氏分疏。竟屬鶻突。先人嘗改正其說。古義中亦載鄙諺。予頃閱小說。載吳郡婁元禮田家雜占。有云。霓俗呼曰鱟。諺云。東鱟晴。西鱟雨。又類書纂要云。虹霓雨久而晩見于東則晴。晴久而早見于西則雨。皆與先人說符。恨不及見也。又詩鄘風蝃蝀云。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朱解云。隮升也。周禮十煇九日隮。注以爲虹。崇終也。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此亦與孟子解同。檢古注鄭氏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則以虹爲雨兆。正所謂西鱟雨者。不知朱子何故牢以虹爲晴候也。

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薪（集傳曰。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煜按。集傳本張子厚。）

程叔子曰。揚之水瀾也。淺故激。力不足以流薪。與力不足也。

煜按。揚悠揚也。一句極難理會。且此解在古所未嘗聞。蓋泥下不流束薪句而然。毛傳。揚激揚也。此必古來相授之訓。但鄭風揚之水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則不然。恐當斷從叔子。歐陽永叔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於束薪。亦叔子之意也。夫水之能漂大木。轉大石者。必瀠洄深碧。滔滔而來者。揚之水。特淺淺之水。其流潺湲。激石飛沫。水而如此。決不能流束薪束蒲。卽莊周所謂水之積也不厚。

則負大舟也無力者也。乃若唐風揚之水白石鑿鑿皓皓。亦必解爲淺水。以水潺湲而石嶄巖。比翼弱而沃強。尤覺的切。若從集傳亦可通。但緩流之水。鑿鑿皓皓之石。竟不相協。當不如解爲淺水之能體物也。

采苓

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集傳曰。人之爲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爲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爲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

程叔子曰。造爲巧言。且無用信之。又重誡曰。置之置之。且無以爲然。人之造爲言者。皆讒誣不實。何所得乎。謂不得事實也。

熤按。集傳明白。似無容疑。但恨其特傷於迫急。恐不得詩人之旨。無信無然。衹是詩人反覆申言。猶言不我以不我以。人涉卬否人涉卬否。言無信他人之言。無然他人之言。他人之造言。烏能得其實。只如是觀。周匝婉曲有味。叔子似洞曉此意。更參以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句。益覺程說不可易。

子衿

靑靑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集傳曰。靑靑純緣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靑。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程叔子曰。衿靑學者之服。靑靑學家之辭。

楊愼曰。朱子作詩傳。盡去小序。蓋矯呂東萊之弊。一時氣信之偏。非公心也。馬端臨及姚牧菴諸家。辨之悉矣。有一條可發一笑。併記于此。小序云。菁莪樂育人才也。子衿學校廢也。傳皆以爲非。及作白鹿洞賦。有曰。廣靑衿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或覺以爲問。先生曰。舊說亦不可廢。此何異俗諺所謂玉波去四點。依舊是王皮乎。

東山

鸛鳴于垤。婦歎于室。垤蟻冢也。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熤按。集傳本毛傳。

程叔子曰。垤丘垤也。

熤按。垤土之隆高者。蓋丘阜之屬也。叔子解爲丘垤。知其不取蟻冢之說。夫鸛大鳥也。鳴于蟻冢上。大小殊不相稱。何楷以朔地蟻封高大。有如冢者當之。此亦偶然一有之。恐不可以槩天下。別鸛水鳥。喜將雨而長鳴。故此以鸛鳴于其上。興婦歎于室中。非有他義。何容別贅蟻出穴鸛食之之說。孟子太山之於丘垤。集註仍解垤爲蟻封。然丘之高大。與蟻封連用。殊爲不類。當亦爲土之隆高者方安。但垤之爲蟻冢。毛傳說文皆然。知是自古相傳之說。豈以蟻封似丘垤。故名之歟。

邱光庭曰。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毛萇云。垤蟻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據詩之文勢。此垤不得爲蟻冢。蓋是土之隆聳近水者也。若坻沚之類也。鸛水鳥也。天將陰雨。則鳴于隆土之上。若以于垤。是蟻上于冢。則鸛鳴竟于何處。豈文章之體。當如是耶。且經無蟻文。何得鑿空生義。

棠棣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集傳曰。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爲相恤耳。至於積尸裒聚於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爲相求也。

程叔子曰。人當死生患難之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

窮困離散。群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

熤按。以積屍裒聚。解裒字。尤覺牽强。且積屍中。惟求兄弟之屍。有何意義。鍾惺所謂朱子偏泥死喪。不知詩義上下各開說。何楷所謂威裒下。各以兄弟承接。明是兩事。非蒙上文者是也。歐陽永叔曰。雖在原隰廣野衆聚之中。必求其兄弟。如脊令飛鳴。而求其類。王介甫曰。不得保其常居。而裒於原隰之中。此與人同患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孰肯以相求哉。蘇子由曰。人失其常居。而聚於原隰之間。則他人相舍。而兄弟相求矣。以上三說。與叔子合。當

從之。

皇矣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配賢妃也。謂大姜。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爲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熤按。集傳本鄭箋。但箋以配爲太姒。

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

程叔子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

又曰。人君之德。能與天對合者。自太伯與王季也。

熤按。天立厥配。猶中庸稱至聖之德。曰配天也。自聖王言之則曰配天。自天言之則曰天立厥配。其義一

也。此詩方歷擧周室祖先。而美之。中間忽挿入大姜事。殊爲不倫。且上下文勢。何以相承接乎。叔子之說得之。讀詩記。朱氏曰。天以其德可配天而立之。於此則朱子初年說。與程子同。亦不善變者也。集傳。解次章。亦似覺不穩。作邦二字中。已含作爲周邦。而立君之意。則作對者。只是作配之意。言帝命作爲配天之君者。不待文王。自太伯王季之時而已然也。叔子之說。雖未盡。大抵得之。毛傳。對配也。鄭氏曰。作配謂爲生明君也。五氏曰。天以聖君爲己對。作配謂文王也。以上諸說明確。可以翼程說矣。

何楷曰。立者建置之謂。配通作妃。卽下章所謂對爾雅以對訓妃是也。厥配指文王也。文王有王者之德。可與天配。故云然。

易 春秋 書

程叔子一生精力。畢於易。諸經說中。惟易傳爲最詳備。今而熟玩其書。理精義確。一字不苟。誠無間然。人果能遵行其言。可以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可以垂法後世。信宇宙間不可少之書。獨恨其於易理。則無所甚闡明。間不免遷就牽合之失。恐不若朱子本義之簡淨通明。克盡易旨也。朱子作四書集註。大抵紹

述程子。而易本義。則如務相反者。不爲無所見。顧易傳之爲書也浩瀚。故朱得而程失者。固不勝枚擧。卽朱失而程反得者。亦不能縷指。今不暇一一錄出。讀者試以鄙論之意。平心察之。則二子之是非優劣。昭然可見矣。叔子春秋傳。其得失。大抵與易傳同。高中玄曰。伊川註春秋用功多。然太著力。却有穿鑿。考亭不註春秋。而其說春秋也却多平。此論得之。書經則程說僅僅止於二典。舜典且未竟篇。不足以窺一斑。故不復論。

孟子梁惠王下 追補

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絶。則是君臣。當時命絶。則爲獨夫。然命之絶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程叔子曰。觀兵之說。亦自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絶。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絶。便是君也。爲之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朱子曰。伊川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敎而發也。林氏曰。漢儒以觀政。轉爲觀兵。而爲周師再擧之說。

或問。周本紀。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不期而會者

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歸。此卽所謂觀兵說也。直至伊川程子出。始辨其無。大有功名敎。亦卽張子天命未絶。則是君臣。當日命絶則爲獨夫意耳。何集注既載張子曰。復繼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止之之語。閻若璩曰。此自出劉敬列傳。八百諸侯皆曰可伐。遂滅殷。與本紀。齊世家抵梧者。朱子亦偶忘却誤引。前後違反不顧。集注之當早加刊正者。又此類。煜按。朱子已不取觀兵之說。則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之語。可以無引。若存此語。則似取觀兵之說。百詩之駁是也。

崇程卷之三 終

崇程卷之四

紫溟劉煜季暐甫稿

自第一卷至第三卷。悉錄程得而朱失者。崇程之義已明。可以已矣。然於程子。惟揚其長。而掩其短。纂其是。而隱其非。殊非持平之論。似阿所好。世之蒙昧罔知者。且或以爲煜信祖程而詆朱。又非所以爲敎。顧程朱不合。而朱得而程失者。諸經中極夥。難一々縷擧。且當時人爭主朱奴程。程說之謬者。衆莫不知。無庸煜彈駁。故今惟錄二程誤解經文。而朱子沿襲不

改者若干條。以見程說固多誤人者。學者不可不愼擇。又使人知煜是非。一以公。而不間以私也。

君子不重章 論語學而

程叔子曰。不厚重則無威儀。所學不能安固。

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嚴。而學則亦不能堅固也。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集註。

或問八章。張子學則不固之說如何。曰此蓋古註舊說。而張子從之。但文勢若有反戾。而不安者。蓋曰不重則不威。則當曰不學則固。若曰學則不固。則當曰重則有威。且學之爲功。又豈止於不固而已哉。論語或問。煜按。古注。何晏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此集注之所本。

孔安國曰。固蔽也。邢昺曰。言君子當須敦重。若不敦重。則無威嚴。又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强識。則不固蔽也。

張子厚曰。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

呂與叔曰。學則知類通達。故不至於蔽固。

郝敬曰。重謂器宇敦篤。輕浮者無威望。非載道之器。然重厚而不學則固陋。能學則通博。而免固陋之失。

朱注云。不厚重則無威嚴。所學又不堅固。夫無威嚴。已指其病。不宜更贅。古注。固蔽也。近是。重厚人不學則不通。此病非小。不固亦便是時習而悅。威重者。或失之固。學則通。

煜按。學則不固解。恐當仍從孔安國張子厚。爲是。程叔子旣誤取何晏。而朱子亦踵襲之。朱子特疑文勢之反戾不安。然此章擧皆兩句相對。則良如朱子之言。今按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文勢句法。各自不侔。何爲於首二句。拘拘洒爾也。且章中一句各一事。忽於首二句。貫串爲一事。是適覺其反戾

不安耳。且學則之則。竟作何解。必改作亦。而後始穩。聖經用字。決不如是之浮泛無當也。固有固陋堅固二義。而古書所載。固陋之義居多。如固哉高叟之爲詩。儉則固是也。不學之人。其病百出。而固陋執滯之失爲最甚。今獨擧其不固。而學之大益自見。正不必疑學之爲功。不止於不固也。

哀公問章

程叔子曰。擧錯得義。則民心服。集注引之。范淳夫曰。爲國之道。唯患乎枉直之不察。是非之不辨也。擧君子而錯小人。則民服矣。擧小人而錯君子。則民不服矣。

錯置也。諸衆也。謝顯道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

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集註。熅按。古注。包氏曰。錯置也。擧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此程子之所本。語類。或問。擧直錯枉。曰是便直。非便是枉。似是以事言。而不以人言。恐又非程子之意。

黃震曰。擧直錯枉而民服。詞義曉然。自不待註。所不可曉者。諸字耳。兩語交互。歸宿正在諸字。若單云擧直錯枉。舍諸字。不言則不可耳。今集註。以諸字作衆字。說如諸侯之諸。是云衆枉衆直也。然晩學亦未易曉。或疑諸者助辭。卽之於二字之連聲。錯者置也。如賈誼置諸安處則安之類。錯諸者。猶云擧而加之也。

擧直者。而置之枉者之上。是君子在位。小人在野。此民所以服。或擧枉者。而置之於直者之上。是小人得志。君子失位。此民所以不服。庶幾此章兩下相形之意方明。未知然否。若如舊說。則擧者用也。錯者不用也。二字相背。若如今說。則擧者擧斯加彼之擧也。錯者置之於此之名也。二字相因。其義訓皆不同矣。

王應麟曰。擧直錯諸枉。擧枉錯諸直。孫季和謂。擧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擧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原注。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

○閻若璩云。按此尤與舜有天下。選于衆。擧皐陶。不言錯。四凶引證合。

大宰純曰。擧直錯諸枉。錯與措同。置也。諸之也。言擧直者。置之於枉者之上也。擧枉錯諸直亦然。自舊注視錯字如棄。因以諸爲衆義。朱子從之。不知錯者卽錯其所擧者也。禮記云。擧而錯之。易云。擧而措之天下之民。古辭乃爾。此獨不爾乎。至於告樊遲。則曰擧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此言化道也。子夏釋之。但言舜擧皐陶。湯擧伊尹。而不仁者遠矣。亦未始言屛棄不仁者。其義尤可見矣。大抵錯與棄自有分別。錯猶束之高閣也。如刑錯不用。弗能弗措之類是也。棄猶言委之糞壤也。如棄而違之。不棄敝蓋之類。是也。解

論語者。謂錯爲棄義不謬哉。

子使漆雕開仕章 公冶長

程伯子曰。卽目所學便持吾斯之未能信。道著信便是止也。

又曰。子說者。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說。集注引之。文小異。

又曰。未能自信。不可以治人。孔子所以說漆雕開之對。

又曰。只是這箇理。已上却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古人此理已明故也。集注引之。文小異。

程叔子曰。子使漆雕開仕。使求祿也。對以已學且未能信。信謂自得。故夫子說其篤志。

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集注。

斯之一字甚大。非只指誠意正心之事。事君以忠。事父以孝。皆是這箇道理。語類。

煜嘗論。朱子釋經。有失於深者。未嘗在失於淺者。若此章。乃煜所謂失於深者也。按論語用斯字。如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語勢與此章同。皆承上文而言。非獨自成義。未有突然擧一斯字。而可解爲此理者。此殆類兒女之廋詞。禪家之譬喩。聖經語言。決不如是之迂僻也。此章上云。子使漆雕開仕。開便對云。吾斯之未能信。則斯字明指上仕字。孔安國所謂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者近之。言任職從政之事。未能洞然無疑。恐非吾才力所能辨。只如是解。一以見開自見之明。自知之審。一以見志切好學。未始以祿爵爲意。一以見不以小

成自安。他日所就。不可量。一言之中。衆美畢具。故夫子悅之。集注以仕爲義淺。以理字當之。殊不思祇指仕。而義理自無窮也。夫此章文義明明了了。極易解。而其言乃爾。蓋二程誤之也。顧程子惟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語類以二子對說。變本加厲。滔滔數千萬言。程子啓源。而朱子決流。要之其言捕風攫影。無所底止。只由誤解一斯字。以至於此也。愚於程朱二子。尊信如神明。獨於此章。則斷不能爲之佞臣。

季文子三思章 公冶長

程叔子曰。使晋時也。其再慮當矣。至於求遭喪之禮。則

過矣。

又語錄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至於再則已審。三則惑矣。集注引之。文小異。

又曰。再則定。三則私意起矣。

季文子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集注

高拱曰。季文子蓋多慮多疑。不能自決。每事必三思而行。故夫子譏之耳。曰思至於再。果皆可遂行乎。曰。善哉問。聖人之教。因人而施。由也兼人。則教以有父兄在。求也退。則教以聞斯行之。文子不患不思。而患

多思。故譏之如此。如遇寡思之人。又必別有教示。不如是之云矣。何以故。曰思也者。求以得其理也。如一思即得焉用至再。如再思不得。可遽已而聊且行乎。若曰不論已得。必至於再。不論未得。必止於再。則非聖人之意矣。死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喪欲速貧。爲南宮敬叔言之也。適荊而先以子夏。申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再斯可矣。爲季文子言之也。告哀公而曰。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以斯知非必止於再也。曰宣公簒立。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以爲三思之驗。然否。曰此與三思何與。乃牽合以爲證耳。使齊納賂。是其不善之事。非多思所致。豈其一思不納賂也。再思不納賂也。至於三思。則私意遂起。即爲納賂歟。曰爲惡之人。未嘗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否。曰心之官則思。有心必有思也。人心有邪正。則所思有善惡。彼惡人者。奸計百出。非思孰爲之。故思也者。君子以成其善。則曰睿則可以作聖。小人以濟其惡。乃至於亂四海而無已。故曰思無邪。若謂有思則爲善矣。則是有思即不邪矣。而何以又曰思無邪乎。

四書辨疑曰。王滹南駁喪禮之說。曰文子至晉。果遭之。則正得思之力也。何過之有。又駁程子之說。曰思至于三。何遽爲私意邪。又曰。事有不必再思者。亦有不止於三思者。初無定論也。其說大意皆當。然三字之音義。未有明辨。三作平聲。乃是數目定名。若作去聲。只是再三再四。頻繁之意。世俗語話中常有之。如云一日三場如此。一日三衙如此者是也。三思之三旣爲去聲。則文子之三思。不止三次而已也。夫子之言。止是言文子過思之蔽。非謂天下之事。皆當止於再思。不可至於三次也。

楊愼曰。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殺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植。其爲妾馬金玉也多矣。是亦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謙恭也。然則小廉乃大不忠之節乎。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此言微婉。蓋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簒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植以肥己矣。不得其解者。乃云思

至于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然則以三思。稱季文子者。亦左氏之流也夫。

煜按。季文子三思。古注固已誤。而程朱易之。似亦不甚妥。高中玄。聖人之教。因人而施之言。至矣盡矣。莫以尙焉。四書辨疑楊升菴二說。亦通。故錄之。

如有博施章 雍也

程叔子曰。博施濟衆。豈非聖人之所欲。然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然所養有所不贍。此病其施之不博也。集注引之文小異。

煜按。程子以不能使少者衣帛食肉。爲聖人之所病。此猶子貢以博施濟衆。求仁過於遠大。而無攸當也。夫萬物散殊。天地之道。長幼有序。聖人之教。故斑白者不提挈。而壯者代其勞。年幼未冠。雖士大夫。不帛襦袴。此皆聖人量天道人理之宜。而立之制者。今使少者亦衣帛食肉。與老者混然無別。豈聖人之所欲哉。非患其有所不贍。理不當然也。夫聖人之所病者。蓋指天下至大。萬姓至衆。幽隱之地。僻遠之民。或未悉需仁化而言也。曾有少年不得衣帛食肉等。絶無

緊要底事。而乃以爲病乎。亦已愚矣。蓋尊崇聖人太甚。不自覺言之過中也。程子之謬。斷斷無疑。集注襲之非也。

子溫章 述而

程叔子曰。後來惟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

之言。學者所宜反覆而玩心也。集注

煜按。宋朝理學諸先生。辨析義理。牛毛繭絲。可謂靡遺憾矣。至於考證。則不甚用心。往往師心任臆。創造不根之說。此愚所不悅。後來諸儒嘖有煩言者。亦職是由。如此章。最其可議者也。程朱距春秋。千有餘年。別無古書舊志可證。而乃斷以爲曾子者。不過以其善形容聖人而已。夫此章形容聖人。良有非賢人君子。不能至者。然孔門曾子之外。可以比肩追塵於曾子者非一。今以謂除曾子之外。更無一人能形容聖人如此者。將置顏閔游夏諸人於何地。愚觀子貢綏來動和之言。有若麒麟鳳皇之喩。其知聖人而形容之至矣。何遽不能吐此章之語。今如謂之非曾子之倫。不能形容至此則可也。直以爲曾子。則武斷甚矣。程子之說。元屬憑虛無據。朱子取之非也。

子絕四章 子罕

程叔子曰。毋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集注引之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集注

毋無古蓋通用。故論語作毋而史記作無。然經傳多以無爲有無之稱。毋爲禁止之辭。則當以史記爲正。論語或問

煜按。此章論聖人之心也。絕禁絕也。不必爲無之盡者。毋禁止之辭。不必遠引史記改作無。蓋聖人之心。常如不及。不敢自聖。故於四者。痛禁絕之。惟恐其一毫有乎己。兢兢惕厲。不少放下。此實聖人純亦不已之盛德。故怠惰委靡。昂然自滿者。愚所以益愚也。小心翼翼。終日乾乾者。聖所以益聖也。即如聞義而徙。不善而改。在于聖人。不惟優爲之。固已度越此等地位數等。而猶以不能爲憂。亦此章之意。此可以益見聖人之心。無絲毫間斷。固不可以其言之愈卑。而併其德蔑視之也。程子之言。其推尊夫子則是已。然其不以毋爲禁止。似不得聖人之心。朱子仍之。更引史記以證之。恐不可從。記者用絕字毋字。未必非深意所寓。奚可輕改。且不信論語。而信史記。去取亦大不當矣。先儒解經。欲過尊聖人。而反失其旨。如此章者。不一而足。讀者可以類而推。

子在川上章

程伯子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知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

程叔子曰。此言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可窺而易見者。莫如

川流。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又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
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止也。以上三條。
集注引之。文小異。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
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
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集注。
四書辨疑曰。注文與程子之說。大概無異。若夫子果
言道體於此。發以示人。當叩其兩端。明白說出道體
之本然。往者過。來者續。如川流無一息停留之意。然

後學者可得而知。今觀本經。未嘗明有如此之文。而
程子剏爲道體之論。以爲天運不已。日往則月來。寒
往則暑來。註文又言。往者過。來者續。以此象其川流
不息之狀。亦皆甚似。讀之可喜。然經文止言逝者如
斯。實無來者之意。日月寒暑。往過來去之說。何可通
邪。蓋逝乃往而不返之謂。者字則有所指之物在焉。
逝者二字。惟以歲月光陰言之。義有可取。孔子自傷
道之不行。歲月逝矣。老之將至。因見川水之流去而
不返。故有此歎。蓋與不復夢見周公之意同。
煜按。程朱二子。解此章。失於太深。其誤與子使漆雕
開仕章同。包咸曰。逝往也。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邢
昺曰。夫子因在川水之上。見川水之流。迅速且不可
追復。故感之而興歎。言凡時事往者如此川之流夫。
不以晝夜而有舍止也。此解雖無深意義。却得經旨。
晉張協詩。川上之歎逝。前修以自勗。惟以遲暮代謝
爲言。大抵詩人溫厚。曾無荊棘。故語雖淺近。而反不
謬。

回也其庶章 先進

程伯子曰。子貢不受天命。而貨殖億則屢中。役聰明。億
度而知。此子貢始時事。至於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乃後來事。其言如此。則必不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集注
引之文小異。
程叔子曰。貨殖便生計校。才計校便是不受命。不受命
者。不能順受正命也。
與叔解作如貨殖。叔子云。傳記中言子貢貨殖處亦多。
又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世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集注
引之
又曰。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
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
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

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荅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貧而無諂章。集注。

問。子貢問貧無諂。富無驕。伊川諸說大抵謂其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今集注謂其先貧後富。則是亦嘗如後世之生產作業矣。曰。怕是如此。聖人既說貨殖。須是有些如此。看來子貢初年也是把貧與富煞當事了。語類。

問。呂曰。貨殖之學。聚所聞見以度物。可以屢中。而不能悉中。嘗記前輩一說。曰。自太史公班固列子貢於貨殖。

下與馬醫夏畦同科。謂其所至諸侯莫不分庭抗禮。天下後世。無不指子貢爲豎賈之事。子貢孔門高弟。豈有聖人之門。而以賈豎爲先乎。屢空無我者也。其學則自內而求。貨殖自外而入。非出於己之所自得也。特其才高。凡接於見聞者。莫不解悟。比之屢空者。爲有間矣。曰。此說乃觀文葉公所作。審是集中之語。蓋呂與叔之遺意也。乍看似好。而道理恐不如是。蓋屢空者。空乏其身也。貨殖則對屢空而言。不能不計較者是。語類。煜按。葉氏之說最詳明。足以補呂與叔之意。朱子駁之某未肯以爲然。

呂與叔曰。貨殖之學。聚所聞見。而聞見有數。故從億。億度。可以屢中。而不能悉中。空空無知。則無所不達。自得自生。豈見聞之比乎。不受命者。貨殖之學。聚聞見以度物。以己知求中。而不受命於天。空空無知。則未始有己。所以應物如響。一受於天而已。吾何與乎。然屢空而未能常空。所以幾聖而未至。煜按與叔之言痛快的切斷斷不易。程門乃有此卓識之人。可謂青出於藍矣。

陳善曰。論語有譬喻之言。而後世以爲誠然者。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殖蓋譬喻也。意謂子貢學道不能虛中。如人之貨殖。無所不有也。故對顏淵屢空而言。史記子貢傳遂云子貢好廢學。與時轉貨貲。且

復傳之貨殖乃云。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走幣以聘享諸侯。此其語本莊子。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莊子蓋寓言也。而太史公不之察。又於原憲傳。著其語。皆由讀論語貨殖一言之誤耳。

郝敬曰。賜之學。亦猶賜之富于財也。貨財也。殖生也。喩多識也。有時乎億度則亦屢中焉。如文章、卽性天。賜以爲可聞。又以爲不可聞。似而非也。一貫非學識。賜以爲是又以爲非。非而亦似也。是謂之屢中。億則不空。雖中偶爾。不及若無若虛者。自然明覺。

又曰。告往知來。聞一知二。何異貨殖。猶後世智囊書簏之譬。聖言縕藉。解者直遂。所以不達。億意度也。屢中偶合也。不以虛合。而以臆測。多一意見。增一障蔽。所以不能淸虛脫然。終爲貨殖之家而已。舊注据史貨殖傳。謂子貢爲賈人。與馬醫販脂賣漿同。司馬遷之謬。何足据乎。

管仲非仁者章 憲問

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殺兄之人。固可從乎。程叔子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嗣子也。公穀並注四處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蔇。既欲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管氏始事糾不正也。終從於正義也。召忽不負所事。亦義也。如魏徵王珪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

又曰。仲之於子糾。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桓公兄也。子糾弟也。薄昭與淮南厲王書云。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時相去尙近。當知之。仲私其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以爭爲不義。將自免而期後功。亦可也。故聖人稱其功。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匹夫匹婦。執信知其死而已。所謂莫之知也者。不復能知權。其重有可以無死之義也。考之春秋。桓公之入也。書曰齊小白入于齊。魯之納子糾也。書曰公伐齊納糾。左氏誤多子字。公殺之言是也。後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言子者。蓋非齊人已盟立之。而又殺之也。齊人非以不正而舍之也。直反覆而背之耳。若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與桓公。乃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桓公子糾之正否。子路子貢所知也。故夫子荅之。但言無死爲可耳。後人能審其本末。然後見義之所當也

又曰。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但稱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事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

爲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之功。則甚害義理也。以上三條集注引之而删節其文。

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集注

四書辨疑曰。程子專主桓公當立。直指桓公爲兄。子糾爲弟。意謂爲弟不當爭國。以此爲子糾罪名。特欲圓成管仲不死之理也。却不知子糾管仲事爲一體。子糾有罪。則管仲之罪。亦不能逃。試觀將自免以圖後功之說。管仲旣與子糾同謀。輔其爲惡。及見事敗身死。方纔知其輔之爭爲不義。區區以求苟免。甚可

醜也。似此爲人。豈有能成後功之理。聖人稱許此等之人。豈不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不惟管仲如此。召忽亦是同惡之人。其死乃是黨惡而死。然子路子貢遞皆歸美。孔子亦無異議。足以知召忽非爲黨惡也。或謂自經溝瀆。爲指召忽。王滹南辨曰。其言匹夫匹婦之諒。此自別指無名而徒死者耳。意不在召忽也。忽豈自經溝瀆之類哉。此言足以解或人之疑。召忽之死旣當。子糾則爲無罪。管仲輔之。亦無不義。挨排至此。則威兄糾弟云者。虛其說矣。史記亦無兄弟明說。但先書子糾。後書小白。蓋序子糾爲長也。杜預韋昭等。皆言子糾桓公之兄。引此諸說爲證。則程子之說。亦難獨是也。子糾桓公。皆襄公之庶弟。各因畏禍。分適他國。無知旣弑襄公。國人復殺無知。齊國大亂。二人各以其黨事兵內向。先已無嫡庶之分。又各在倉卒危亂之際。安能必其只誰當立哉。但桓公先入。國人立之。齊旣有君。子糾雖長。亦是齊臣。向因國亂無主。故有如此之爭。必欲責之以讓。豈惟子糾當讓桓公。桓公亦當讓於子糾。使桓公能自審此。則子糾不至見殺。召忽亦不必死。管仲不死。又不須論。正由子糾死非其罪。召忽爲義所激。於是死

之。其死可謂無愧矣。管仲則心忖子糾未正成君。桓公亦僖公之子。又有鮑叔牙素爲知己。故忍死以待其用。此管仲之志也。比之召忽。不無等差。惟是他日能有覇諸侯。一匡天下。非常之功。生民受非常之賜。孔子以是稱之耳。然亦止是專稱其功。終不言不死之理。意亦可見。向使仲於旣免之後。未及成功而死。孔子必不專許其不死爲是也。然則臣事人者。如召忽可也。程子以王珪魏徵爲諭。責王魏不死建成之難。亦爲未當。王魏之輔建成。與管召輔子糾之事。絕不相類。是時高祖爲君。王魏所居之職。高祖之所命

也。建成陰用邪謀。死於非義。輔導之官。當自請其不能匡正之罪於有司。無死私難之理。程子引此本以中明不可同世之說。意謂建成爲兄。王魏所輔者正。此又膠於立嫡以長之常例。專主建成當立也。夫建成太宗之事。又與餘者不同。太宗以童稚之年。運神武之略。芟夷大亂。制服群雄。化家爲國。致高祖遂有天下。近古以來。實未嘗有。高祖不權事宜。慮不及遠。意以尋常長幼之分。處之於建成之下。兄弟之不能相安。必然之勢也。建成雖居太宗之右。司馬溫公已嘗論之。善乎宋王成器之言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

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玄宗暫平內難。宋王已知難居其上。而以先功爲讓。如太宗之功。又當何如哉。建成本庸鄙無堪。徒以年長之故。據有儲副之位。彼見太宗功高望重。率土歸心。忌嫉不得不深。禍難不得不起。建成取闔門之誅。太宗負殺兄之惡。皆高祖處置違宜之所致也。太宗因嘗辭太子之位。以讓建成。未嘗聞有爭奪之計。惟建成內不自安。百計千方。期於必殺。太宗於數年之間。幾死者屢矣。王魏受君命。輔導太子。自合輔之以正道。既知建成畜此禍。必當如少保李綱竭

忠力諫。諫若不從。卽當棄官而去。彼既不務爲此。反更徇私迎合。惟勸早除秦王。不顧有君親在上。不恤其骨肉相殘。構其兄弟交惡之心。速其矢及相加之禍。此王魏所有之本罪。其罪正在黨於建成。不在不死建成之難也。死於其難。正爲黨惡而死。情罪益深。死固當死。但當就其自身。合得本罪而死。若不卽死。則遠遁山林。終身不顯。又其次也。過此以往。非所敢知。註文與程子之說。不可全言管仲爲無過。不可以王魏與管仲。停言有功。大抵管仲之過。比王魏所犯者特輕。管仲之功。比王魏所成者甚大。夫子之言。蓋

以大功掩其小過也。王滹南以爲所慊者小。所成者大。孔子權其輕重而論之。予謂說者雖多。惟此數語可爲定論。

毛奇齡曰。子糾小白。皆齊僖之子。齊襄之弟。然子糾兄也。小白弟也。春秋傳書。齊小白入于齊。公羊曰。簒。穀梁曰。不讓。皆以糾兄白弟之故。故經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而公羊曰。子糾貴。宜爲君者也。穀梁以爲病魯不能庇糾而存之。皆以兄弟次弟爲言。故荀卿有云。桓公殺兄以反國。又曰。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史記亦云。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杜元凱作左傳注。亦

曰。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兄。卽管仲自爲書。其所著大匡篇首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鮑叔傳小白。辭疾不出。以爲棄我。蓋以小白幼而賤。鮑叔不欲爲傳故也。觀此則糾兄白弟明矣。而程朱二子。獨云桓公兄。子糾弟。桓公宜立。子糾不宜立。一以輕召忽之死。一以減管仲之罪。一以定唐太宗及王魏二臣。殺兄事讐之案。而求其所據。皆因誤讀漢薄昭上淮南王長一書。中有齊桓殺弟以返國語。遂引之作據。而不知薄昭此語。因有忌諱。以漢文是兄淮南王長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

此見之漢書與淮南本傳。韋昭之註。明明白白。而故誤襲之。以顚倒古人之兄弟。何其誣也。況欲以此誣其後世也。

又曰。管仲鮑叔。各傳一子。因各奉。出奔以避內難。未嘗爲君臣也。此與唐王珪魏徵。不能死建成之難。而事太宗正同。故尹氏曰。高祖在上。命出一人。太子藩王。皆其臣也。王魏受高祖之命。而爲東宮臣僚。此非臣事高祖之比。今若不以高祖爲共主。而各欲死於所事。其或未亂之前。高祖遷王魏于秦府。則戰鬭之際。二人將何從乎。此言最當據。此則二公子之傳。受命在君命傳二子。未嘗命事二主也。先入爲君。何讐之有。若夫荀息之死。春秋嘉之。則又與忽異。奚齊卓子。獻公立爲儲。以屬荀息者也。況獻公死。二子已相繼爲君。則里克爲弑。而荀息爲殉。齊則僖未嘗以糾爲儲也。襄雖死。糾未嘗繼爲君也。未爲儲。且未繼爲君。何殉之有。煜按。論王魏處。與辨疑不合。

又曰。說苑。子路問于孔子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于天下矣。管子者天下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溝

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于天下。夫何爲死之哉。此則專論才具。特尙時用。與孔子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語。正是一意。蓋夫子未嘗薄事功也。若應劭駮尹次史玉。殺人當死。而兄母求代自縊。議貰次玉。以爲形罰不中。因引經云。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人莫之知。晁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此借召忽事。以證徒死。雖非正說。然死而無益。與徒死同。此事君致身。所以尙云。未學也。後儒但薄事功。不度時勢。而

於大義所在。則單辨兄弟。以校是非。夫人各爲其主耳。事兄可死。事弟不可死。則凡爲弟者懼矣。此不特引据不確。卽其論亦甚不當。乃欲以此定王魏之罪。豈非寃乎。

又曰。陳氏經典稽疑。引據二公子兄弟甚備。今并載于此。管子前見史記前見左傳杜預注前見荀子仲尼篇前見莊子盜跖篇。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韓非子。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越絕書。管仲臣于桓公兄公子糾。糾與桓爭國。管仲張弓射桓公。中其帶

鉤。說苑尊賢篇。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又鮑叔曰。昔者公子糾在上。而不讓非仁也。尹文子。齊人弑襄公。立公孫無知。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鄧驥左氏指縱云。桓公襄公之季弟也。煜按。子糾小白事。諸儒辨論紛紛。而四書辨疑。西河稽求篇。最爲明快詳盡。故錄之。

煜按。兄小白弟子糾之說。明係程朱之誤。雖家置一喙。恐不足以解辨也。然其所以致誤之由。則蹊徑了然可見。一則讀書之不博。一則執理之太拘。程子之學。足以上接孔孟之傳。顧其於經。良極其精熟。而於子史。則疑其未能浹洽。子糾小白兄弟之次。獨據薄昭一書。而其散見古書者。絕不之及。殊不知薄昭以漢文兄。而淮南弟故。移易其兄弟。此亦事迹之易見者。至於朱子。則尊信程子之甚。遂據以解經。亦不復能取證於羣書。可惜也。蓋程子以爲。弟弑兄。人倫之至惡。天下之大變。有人焉。忘仇蒙耻。以事之。聖人乃稱其功。而掩其罪。恐啓後世簒逆之端。程子先有是成見。積乎胷臆。故必欲明正其兄弟之倫。以防遏亂萌。其用意良深厚矣。然而聖人議論宏達周至。恐不若斯之譾譾而拘拘也。夫子糾小白之爭立。所當先

辨者。嫡庶之分。其次則爭國之是非。而後方當始辨兄弟之次。夫子糾小白。鈞之庶子。而非正嫡當立者。其爭國特出於一時利己之欲。而非由大義不得已之舉。是小白子糾二子。未始有輕重是非也。若論兄弟之次。則諸侯庶子。大抵業已異其所生之母。而其所以叙列兄弟者。或僅在先生一日二日之間。又且異宮殊室。情意不通。邈然胡越。若槪以下人生同胞。居同室。年紀懸殊。次序昭然者比之。則非其倫矣。夫如此則卽使小白兄。而子糾弟。其相去幾何。子糾固不可以無罪殺兄。小白亦豈可以無罪殺弟乎。兄無

罪見殺其臣固可冒死聲罪復不可同世之讐弟無
罪見殺其臣獨可袖手旁觀而翻得無罪之稱乎何
其偏頗之甚也糾子糾兄而小白弟明明左證不一
而足乎兄弟爭國推及同氣可以罪小白遺其主而
事其仇可以罪管仲而九合一匡則仲功之大者聖
人是非如權衡其於罪固不必掩匿而其於功尤欲
顯揚之其旨甚明何必移易兄弟紛生葛藤而後始
可以立教也程子見聞之狹則愚不能為賢者諱其
明人倫以警後人則亦可觀過知仁矣

陳成子章 憲問

程叔子曰左氏載孔子之言謂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
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恁地是聖人以力角
勝都不問義理也孔子請伐齊以弑君之事討之當時
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是顏回使周子路使
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
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又曰傳言以魯之衆代齊之半
此非孔子請討之計如是則孔子只待去較力借使言
行則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須謀而後行 集注引之文小異
毛奇齡曰魯史記當時在朝問對與魯論所載相為
表裏魯為齊弱一段論語無之者朝堂諮算私記所
略也之三子告一段魯史無之退有後言史官未聞
也其兩相得體如此若夫子所云民之不與暨以衆
加半諸語則正答魯為齊弱一問有解君之疑振君
之怯忻君之利誘君之瞻顧而予以可恃一舉而數
善備者此正大聖人經術不迂濶處而儒者以為不
正名義徒論勝負非聖人之言則必彊敵壓境危亡
呼吸而儒臣進策尚曰修文德舞干羽然後可也夫
君臣主客自有膈膜在哀公彊弱一問較計彼此此
不必盡庸君退諉之言設使果欲興師則此時慎重
量己量敵正非易事必以三綱大義拒之則不惟理

勢難辨且于子之伐之一問告東指西不相當矣人
縱不謟君亦何可使問答不當如此

煋按以義兵討弑君之賊雖直壯曲老勝敗之形懸
殊仍當審量彼此彊弱之勢然後動聖人處事周密
自不似迂儒俗吏之擿埴冥行也且以大計勸君尤
當詳論必勝之理以堅君之志助君之決此亦事理
之當然了了易見者也或問曰左氏所記蓋當世傳
聞之謬以衆人之腹為聖人之心者而程氏門人記
其師說又不能盡其意之曲折所以啓讀者之疑耳
則朱子雖襲程說亦不免意有所不安耳

衛靈公問陳章 衛靈公

程叔子曰。君子固窮者。固守其窮也。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集注。

固窮二說孰是。曰以文言之則舊說安。以理言之。則程說勝。然曰固有窮時。而不若小人之濫。則程子之意亦在其中矣。曰以子路慍見言之。則安知其不如程子之說。以救子路之失乎。曰固有窮時。則不必慍也。窮斯濫。則不可慍也。是亦不待必如程子之說。而後可以救子路之失矣。論語或問。

熤按舊說文義穩順。旨意含蓄。確乎不可易。集註從之。誠是也。如程說則本文牽强。殊不成句。不足以備一說。朱子明知其非。而猶收之集注中。蓋過信程子之失也。下文外丙仲壬條亦然。

孟子

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程叔子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無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爲聖之淸。聖之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爲聖人。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集注。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

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集注。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熤按史記曰。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旣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孟子序說。兩載而斷之曰史記近是。語類曰。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文集。吳伯

豐問先生謂。史記韓子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於第四章注曰。記者之誤。不知何如。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據此則朱子固斷以孟子之書。爲孟子自著。集注蓋沿襲舊說。而未及改也。然斯謬。程子已然。不妨於朱子。要之史記語類文集之說。實爲近理。趙岐曰。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此說可以爲證。

人有言章 萬章

程叔子曰。湯旣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

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資。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頃呂望之曾問及此。亦曾說與他。後來又看禮。見王巡狩問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爲年。二年四年之說。縱別無可證。理亦必然。且看尙書。分明說成湯旣沒。太甲元年。又看王徂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

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集注

或曰。程子所論外丙仲壬之年。商書固有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之云矣。或以邵子皇極之書考之亦然。彼蓋以數推之。其不誤矣。曰書序之文。本非正經。未足據也。且事之有理者。可以驗。其有迹者可以證。如其不然。而又無所繫於大義。則亦論而闕之可也。數之茫昧。吾之所未學。又安能必其可信。而隨人以信之邪。且魏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邵子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竹書。又安知其能不誤邪。孟子或問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說。孰是。曰今亦如何知得。然觀外丙仲壬。必是立二年四年。不會不立。如今人都被書序誤。書序云。成湯旣沒。太甲元年。故以爲外丙仲壬不曾立。殊不知書序是後人所作。豈可憑也。語類 煌按。據以上二說。則朱子固明知程說之非。不知何故仍收載集注中也。馬永卿曰。書所謂成湯旣沒太甲元年者。蓋爲伊尹欲明言成湯之德以訓嗣王。故須先言成湯旣沒。非謂中間無二君也。而注誤認此語。遂失之。當以孟子史記爲正。

四書辨疑曰。信如程氏之說。則外丙仲壬。皆當爲太甲之弟。太甲乃其庶兄也。嫡者尙幼。故庶長者得以立也。然欲叙外丙仲壬之年。以明其當立之意。亦須

有先後之次。當自長者言之。長者有故。始言次者。今先擧二歲之弟。後言四歲之兄。此何說也。仲壬乃太甲叔父。太甲嗣仲壬而立。蔡氏書傳。考據甚明。本趙氏之說爲是。

閻若璩曰。外丙仲壬。自程子謂年爲歲。始爲異說。後益聚訟。余謂一代有一代之禮。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此帝王之殊禮也。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見史記梁孝王世家。又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此殷周之殊禮也。故文王當伯邑考死。雖有伯邑考之子在。舍之而立武王。先儒以爲殷禮者

是。孔子曰。立孫。自爲周言之也。善乎艾千子有言。果商必世嫡。則孟子此二語爲贅辭。果其爲二歲四歲而不之立。乃及於太甲也。此特伊尹意中未形事。何緣流傳。至戰國時。而待孟子乃言之耶。湯之壽數。誠不可考。皇甫謐謂。其壽百歲。大丁既死。而外丙仲壬。均湯之子。僅二歲四歲。長幼相去。如此懸絕乎。且卽以齒序。而先外丙于仲壬乎。姑存吾說。以俟來學。余謂程復起。亦當從此說。煜按味程子語意似以外丙仲壬爲太甲之弟辨疑之言應得其實決非以爲太丁之弟。艾千子蓋誤會程說也。

左傳

程叔子曰。左傳非邱明作矣。虞不臘矣。幷庶長皆秦官秦語。

又曰。左邱明。古之聞人。論語集注引之

或云。左丘明。左邱其姓也。左傳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語類

或問。左邱明非傳春秋者耶。曰未可知也。啖趙陸氏辨之於纂例詳矣。程子蓋因其說。而范呂楊氏。則以爲當世之人也。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論語或問

毛奇齡曰。孔安國曰。左丘明卽魯太史也。按漢藝文志。左氏傳國語。皆魯太史左丘明著。司馬遷傳。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而左邱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復纂異同。爲國語。而劉向劉歆杜預輩。皆言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歆且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侔也。其曰好惡與聖人同。則明指論語左丘明恥之諸句。自唐人啖助趙匡陸德明輩。不知何據。乃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謂左氏卽其人非也。宋程伊川遂謂左丘明。古之聞人。而朱氏用之。亦遂分論語左傳爲

兩人。然實無明據。且未嘗言作春秋傳者。幷非左丘明也。煜按程叔子明云。左傳非丘明作。朱子取左傳左姓人作之說。西河之言誤矣。至明嘉靖間。有季本者。作私考一書。引宋儒說。謂左氏立言已雜秦制。如臘者秦之祭名也。酎者秦之飲名也。庶長者秦之官名也。而傳語皆及之類。非戰國以前文字。而謂丘明受經于仲尼。豈不謬哉。煜按程朱已疑臘庶長爲秦官秦語。奚待乎季本。其學秦官秦臘。以斷其爲秦後之書。則大不然。秦自非子受國。在周孝王朝。傳世十餘君。而入春秋。然則未有春秋時。已先有秦矣。人第知秦孝公時。始有不更庶長之號。惠王十二年。始有臘名。遂謂虞不臘矣。秦師敗績。

獲不更女父以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戰于櫟皆爲秦後之書之案則試問秦之稱臘稱不更稱庶長畢竟創於何公起于何世更制于何年何人之論與議而茫然無據但以所見之日爲始則安知其所立名不更先于所見者而以是爲斷是殷助始孟子太宰司敗始論語也且臘卽蜡祭見鄭氏蔡邕諸說卽月令記臘雖自不韋然其中所記無非周制安知虞之不臘在列國不原有是名者而欲以一字而斷全經何其愚乎

煜按臘之起尙矣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正義

曰始效中國爲之然則當時中國皆臘獨秦否耳故宮之奇曰虞不臘矣程子謂之秦語何也又史記惟云孝公以商鞅爲左庶長未嘗言孝公始置左傳魯襄公時有庶長鮑庶長武可以爲庶長不始於孝公之證況秦紀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寧公之卒當魯桓公之時是春秋之始已有庶長程子之誤明矣朱子復襲之何也鄭漁仲陳八難以論左氏爲六國人其言多襲啖趙程子之說無足取獨其所謂左氏紀韓魏智伯之事又擧趙襄子之謚則是書之作必在趙襄子既卒之後若以爲邱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邱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邱明猶能著書今左氏引之此左氏爲六國人此則可疑然漁仲特不能察耳蓋孔子之經止於獲麟則傳亦當止於獲麟十五年以後決非邱明之筆明王鏊曰獲麟以後文頗不類豈後人續之邪四庫全書提要曰經止於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明證確據如此謂左傳斷成於左丘明之手何害

崇程卷之四終

西銘參考

絅齋淺見先生傳
先生諱安正。號絅齋。江州高島人。後徙家京師。初業醫。
稱高島順良。後改爲淺見氏。先生爲人峭直。夙有大志。
家本豪富。破家產。以交一時豪傑。及見山崎闇齋。欽然
心服。遂改業爲儒。清苦篤志。時患咯血。連日不愈。闇齋
猶使苦學。槙元眞曰。病勢如此。姑廢業。似無不可。闇齋
曰。先生命也。何可使年少習於偷惰耶。佐藤直方謂先
生曰。吾輩哭翁怒罵。精力已罄。恐損壽如何。先生曰。予
亦知之。然當今之世。舍翁其師誰。先生頗好武事。常騎

馬擊劍。帶一長刀。刀鐔大三寸許。篆鏤赤心報國四字。
初。父以先生好學。欲使別成家。以叔子某繼其家。性質
不斷。家益衰。不能養繼母。大小倚賴先生。先生常往經
紀將護。每達旦而還。乃教授學者。炎暑祁寒。年如一日。
路人往往識其面。舉稱其孝。而先生貧窶尤甚。茅屋蓬
戶。藜藿不厭。隆冬或一布袍。恬然不易其操者數十年。
王侯貴人。聞先生之風。欲見者多。
太上皇帝亦召見之。固辭不出。嘗云。予於斯學。特拾先
師之遺穗耳。非有耕穫之功也。然至出處一事。雖古人。

無自愧也。直方曰。古人之論出處。出則出。處則處。予未
曾出。何自負之爲。先生嚴然正色曰。可仕而仕。與不可
仕而不仕。孰非出處。先生師弟之間甚嚴峻。門人侍講
筵。猶臣下之在君前。席上錄口義者。筆硯墨楮。皆豫備。
先生旣就席。不許注視聲欬。一坐肅然。屛氣聽聞。每一
章一節了。聽徒皆拜。嘗講近思錄爲萬世開太平章曰。
吾今日爲諸生講書。亦是爲萬世開太平也。時闇齋講
敬義內外。有身爲內天下國家爲外之說。先生以爲不
可。遂辨駁其說。闇齋又唱神道學。先生諫爭。於是見絕

師門。直方親喪未除。出而仕。先生面折之。自是不復相
接。門人三宅緝明仕于水府。先生曰。其志非行道。書以
絕之。然晚年悔背先師。炷香稽首。謝罪其靈。云年六十。
以正德元年十月卒。先生無子。以兄道哲子某爲嗣。
論曰。語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若先生與先
師及舊友絕交。不無過剛之病也。雖然。其學力尚精覈。
闡發義理。激揚廉恥。程子所謂處貧賤而不變。視富貴
而不移者。先生實其人也歟。故一聞其風。則使人興起。
知區區聲利不足慕焉。宜矣。傳道之任。有望於先生也。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西銘參考

近江　淺見安正著

朱子曰。横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性理大全四〇題名。

朝鮮李氏曰。訂。平議也。平去聲。平其不平曰平。故凡擬議商量處置得宜。謂之平議。亦有證正訛舛之義。頑者不仁之名。不仁之人。私欲蔽錮。不知通物我推惻隱。心頑如石。故謂之頑。蓋横渠此銘。反覆推明吾與天地萬物。其理本一之故。狀出仁體。因以破有我之私。廓無我之公。使其頑然如

石之心融化洞徹。物我無間。一毫私意。無所容於其間。可以見天地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痒痾疾痛。眞切吾身。而仁道得矣。故名之曰訂頑。謂訂其頑而爲人也。西銘考證講義。

山崎先生曰。易。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說卦。〇文會筆錄十二。下同。〇第一節。

左傳。藐諸孤。僖九年。文選。藐藐爾諸孤。廣絶交論注。呂向曰。藐小貌。書。眇眇予末小子。顧命。

易。乾。天下之至健。坤。天下之至順。繫辭。

禮記。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昏義。

程子曰。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易傳。

易。乾健也。坤順也。說卦。

中庸。至誠無息。

易。坤有常。文言。

易。乾元萬物資始。坤元萬物資生。彖傳。

書。惟天地。萬物父母。泰誓。

李氏曰。予字及銘中九吾字。固擬人人稱自己之辭。然

凡讀是書者。於此十字。勿徒認作横渠之自我。亦勿作讓與別人。謂我皆當自任以爲己事。方得夫西銘本以狀仁之體。而必主自己爲言者何也。昔夫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而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意與此同。蓋子貢不知就吾身親切處求仁。而求之太濶遠。無關涉。故夫子言此。使其反之於身。而認得仁體最切實處。今横渠亦以爲仁者雖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必先要從自己爲原本。爲主宰。仍須見得物我一理相關親切意味。與夫滿腔子

惻隱之心貫徹流行無有壅閼無不周徧處方是仁之實體若不知此理而泛以天地萬物一體為仁則所謂仁體者莽莽蕩蕩與吾身心有何干預哉（如墨氏愛無差等釋氏認物為己病皆不知此義故也）且予吾即我也與子貢所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之我字吾字同皆公也而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我字私也夫子所謂己欲立而立人之己字公也而顏子克己復禮之己字私也數字之稱本合為一字一字之間一公一私而天理人欲得失之分不啻霄壤之

判差毫釐而謬千里右不可不審也（西銘考證講義）

山崎先生曰朱子所云此篇皆古人說話集來皆張子用字妙處李退溪得此指意著考證講義其題註下云云予字及銘中九吾字云云極好諸儒所未見得出處但己立之己訓我克己之己訓私字同而訓異此李氏未辨盡耳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嘉謂此與西銘同意四己字與予吾字同（文會筆錄）

朱子曰西銘一篇首三句卻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塞帥兩句恰似人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止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處（語類九十八下同）

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

山崎先生曰孟子曰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又曰氣體之充又曰志氣之帥也（公孫丑○文會筆錄下同○第二節）禮記志氣塞乎天地（孔子閒居）易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繫辭）

朱子曰向要到雲谷自下上山半塗大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亦通及某人同在那裏某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著所以迤邐便作西銘等解（語類五）

吳伯豐問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近見南康一士人云頃歲曾聞之於先生其字有我去兼當之意（山崎先生曰此見語類散錄）今考經中初無是說曰西銘兼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兼當字不得恐當時

只是說稟受之意。渠記得不子細也。文集五十二。

或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爲天地之志。天地安得有志。曰。復其見天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語類九十八。下同。

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矣。帥卽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爲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兄弟等句。在他

人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爲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脈過度處。西銘解二字只說大槩。若要說盡。須因起疏注可也。

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卽用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要知道理只有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

天地是天下之父母。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爲最靈。故民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卽事親以明事天。

問西銘之義。曰。緊要血脉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撒開說。說許多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

物吾與也說來。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爲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天地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

山崎先生曰。前漢東方朔傳。同胞之徒。(蕭林曰。胞者。胞胎之胞也。言親)
(凡第○文會筆錄。下同○第三節。)
與國。(孟子告子)史記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
(黨與也。)語類曰。與如與國相與之類。間莫是黨與之與
否。曰然。(出史書。蕭按。黨與)
書。惟人萬物之靈。(泰誓)
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彖傳)
解。中全體全字屬上。體字屬下。或體字連全字讀。非也。
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

與我同類者。(告子)
孝經。天地之性。人為貴。
同儕。(左傳僖二十三年。)等輩。(後漢賈逵傳。)
禮記。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
(禮運)
周禮。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大司徒)
化書。有無情而化為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為無情者。
書。若有恒性。(湯誥)
中庸。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

易。大君有命。(師卦。第四節。○)
禮記。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內則)
論語。大臣者。以道事君。(先進)
禮記。不名家相。(曲禮)
前漢書。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刑法志)
慈幼。(周禮大司徒)禮記。慈幼。為其近於子也。(祭義)
長其長。幼其幼。二其一本作吾。依此則篇中吾字為十
一。(黎氏曰。九吾字)
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離婁)

長吾之長。(孟子告子)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
可運於掌。(梁惠王)
易。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文言)
禮記。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
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
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學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
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
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王制)

史記。平原君傳。罷癃之疾。韻會疲下。或作罷。癃下引此作疲癃。前漢食貨志。罷癃咸出。師古曰。罷讀曰疲。柳文癃殘頑鄙。與李建書。

詩。哀此惸獨。正月。哀此鰥寡。鴻鴈。

書。不虐無告。大禹謨。

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禮運。

禮記。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樂記。

所謂二字。文集作待。即所說。

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梁惠王。

顛連。未見出處。韻府亦引此銘出之。顛沛。大雅。里仁。來連。易蹇卦。張子合之歟。

穀梁傳。繼天者君也。文十五年。

詩。綱紀四方。棫樸。

等夷。史記。留侯世家。徐廣曰。夷猶儕也。如淳云。等夷。言等輩。

朱子與林黃中論西銘曰。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所謂旣爲父母。又降而爲子也。間

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爲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文集七十一。

山崎先生曰。詩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我將。下同。○文會筆錄。第五節。

詩。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文王有聲。

易。樂天知命。故不憂。繫辭。

左傳。潁考叔純孝也。隱元年。

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

子。

西銘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棊。勉齋黃氏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處以下。至顛連無告。如棊局。子之翼也以下。如人下棊。未曉其意。後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至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塞帥爲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爲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旣殊。吾既爲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爲孝子。不然則謂之悖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卽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語類九十八。下同。

林聞一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

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耳。

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又曰。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喩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

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

敬軒薛氏曰。西銘自乾父坤母至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一節。皆狀仁之體。自于時保之至沒吾寧也。皆求仁之方。讀書錄九。

山崎先生曰。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為政。易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繫辭。退溪違為違仁之違。失之。論語兩處違仁。皆違猶離也。去也。文會筆錄下同。○第六節。

孝經。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

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

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梁惠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滕文公。

左傳。不才子不可教訓。世濟其凶。增其惡名。文十八年。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盡心。

書。說築傅巖之野。惟肖。說命。前漢書。人肖天地之貌。刑法志。

禮記。滅天理而窮人欲。樂記。

書。自絕于天。泰誓。

禮記。孔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哀公問。

周禮。賊殺其親則正之。大司馬。

前漢書。大逆無道。景帝紀。

左傳。長惡不悛。隱六年。

中庸。盡人之性。

薛氏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苟為物

欲所蔽。失其不忍人之心。所謂戕滅天理。自絕本根
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讀書續錄。十一
山崎先生曰。易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繫辭下同。○○文會筆錄。第七節。
中庸。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易。知變化之道。繫辭
易。通神明之德。繫辭
易。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彖傳。
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善繼其志。其旨如何。朱子曰。
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

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
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
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
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亦此之謂歟。性理大全四。
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之事。神底便是理。故喚做天地
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
却又都見得。
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

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息
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
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
只是這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便吉。小人悖之便凶。
這物事機關。一下撥轉。便攔他不住。如水車相似。才
踏發這機。更住不得。所以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大化恁地流行。只得
隨他恁地。故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
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這與西銘都相貫穿。語類百十六。

薛氏曰。知化則善述其事。化者天地之化。一過而無迹。
如陰陽之變化是也。知陰陽之變化。則凡率性而行。
見諸事爲之間者。無非天地之事。猶孝子之善述其
事也。窮神則善繼其志。神者。妙而不測。如天命之神
明是也。有以窮之。則吾性之全體。無非天地之志。亦
猶孝子之善繼其志也。化以氣言。故曰知化則善述
其事。志以理言。故曰窮神則善繼其志。謂之知。猶知
化育之知。默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也。謂之窮。則洞
見天地之心。猶易所謂通神明之德。心與之相合。無

一毫之間也。如天地陰陽五行變化之道。體之吾身。而有動靜五常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天地元亨利貞神明之德。體之吾心而有健順五常之性。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然神者。天地之本。化者天地之用。必窮神而後知化也。知天地之變化而行事循乎天理。皆知化而善述其事也。知天道之本原。而存心循乎天理。卽窮神善繼其志也。（讀書續錄。下同。）

致中。是窮神繼志之意。致和。是知化述事之意。

山崎先生曰。詩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抑○文會筆錄。下同。○第八節）

詩。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小宛。）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盡心。）

詩。夙夜匪懈。（烝民。）

解。詩曰上加孝經引三字。尤有意思。又曰。二字亦當帶孝經看。

孟子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盡心。）

薛氏曰。西銘大旨。卽孟子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之意。（讀書續錄三。）

臨川吳氏曰。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性理大全四。）

山崎先生曰。孟子曰。禹惡旨酒。（離婁。）戰國策。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

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魏策。○文會筆錄。下同。○第九節。）

國語。在有虞氏有宓伯鯀。（周語注。宓古崇字。）

孟子曰。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不孝也。（離婁。）

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盡心。）

左傳。鄭莊公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

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隱元年。詩旣醉篇。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正蒙。

家語。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觀鄉射。又見禮記雜記〇第十節。

語類曰。不弛勞。橫渠解無施勞。亦作弛。淵源錄曰。張天祺不弛其勞。呂大鈞不弛厥勞。

語類曰。豫如後漢書言天意未豫。熹按前漢書劉輔傳言。天心未豫。

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離婁。

莊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人間世。

烹出史書。

禮記。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檀弓。又見左傳史記。

孟子曰。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盡心。

問西銘記頴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朱子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正有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語類九十八。下同。

問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盡子道。何故取之。先生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

山崎先生曰。禮記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祭義○文會筆錄下同。○第十一節。）

孝經。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論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里仁。）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泰伯。）

莊子。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令之從。（大宗師。）

天之所與我者。（孟子告子。）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盡心。）

孝經。曾子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云云。

小註云云。

黃氏巖孫曰。履霜操。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楟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家語曰。曾參遣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伯奇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伯奇乃亡走山林。說苑。王國子奇事。與此正同。必有一誤。（性理大全。）

朱子答林一之書曰。西銘中。申生伯奇事。張子但要以此心而事天耳。天命不惑。自無獻公吉父之惑也。（文集五十七。）

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沉。皆陷父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曰。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

之仁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其事不知據何書爲實。自沉。恐未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妄。故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又何陷邪。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著迹論也。

山崎先生曰。書。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大禹謨。○文會筆錄下同。○第十二節。）

詩。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民勞。）

孟子曰。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

民之從之也輕。梁惠王。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

敬心。孟子離婁。

論語。季氏富於周公。先進。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泰伯。

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

禮記。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祭義。

書。志以道寧。旅獒。○第十三節。

禮記。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內則。

禮記。孔子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哀公問。

論語。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

禮記。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

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檀弓。

朱子答吳伯豐書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云例之。則亦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文集五十二。

西山眞氏曰。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性理大全四。

朱子答郭冲晦書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文集三十七。

他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人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語類九十八。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氏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正謂此耳。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時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便學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謂如何。性理大全四〇後論。

程子答楊中立書曰。西銘之論未然。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文集

楊氏上程子第二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曉然

具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時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於是知知爲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爲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爲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爲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遠近親踈。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爲說也。故仁之過。其敝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爲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則均矣。

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性理大全四。

朱子答姜叔權書曰。西銘之疑。恐未然。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邪。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文集五十二。

問西銘。曰。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

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透過了。又曰。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只是一箇道理。不道是這箇是那箇不是。如水中魚。肚中水便只是外面水。語類九十八。

答陸子美書曰。西銘之說。今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

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旣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眞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文集三十六下同。

答陸子美書曰。熹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今詳來誨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不辨也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初未嘗謂與乾坤都無干涉而姑爲是言以形容之也。性理大全四。

答郭冲晦書曰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

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眞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眞以爲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顚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彊此而弱彼也文集三十七。

西銘本不曾說理一分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句。語類九十五。

問西銘分殊處曰有父有母有宗子有家相此即分殊也。語類九十八下同。

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

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有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

一之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而分殊乾父坤母同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

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又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而順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

道夫言。看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曰。合下便有一箇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箇理一分殊。是逐句恁地。又曰。合下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段。只是一箇天人。近夫曰。他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如此則三箇。曰。混然中處。則便是一箇。許多物事。都在我身中。更那裏去討一箇乾坤。

問西銘理一而分殊。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殊

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爲父。坤爲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某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喩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如此推之。舊嘗看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爲一截。上下排布。亦甚分明。

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今人說。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一分殊。據某看時。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喚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如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以天地言之。生能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後論云。推親親之恩。以示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實。看此二句。足以包括西銘一篇之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曰。然。又云。以人之自有父母言之。則中家之内。有許多骨肉宗族。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以下却是以天地爲一大父母。與衆人所共底也。

用之問西銘所以理一分珠。如民物則分同胞。吾與大

君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又如所以事天所以長長幼幼皆是推事親從兄之心以及之此皆是分殊處否曰也是如此但這有兩種看這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看若只恁地看怕淺了民吾同胞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踈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看見伊川說這意較多龜山便正是疑同胞吾與爲近於墨氏不知他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理一分殊了如公所說恁地分別分殊殊得也不大段這處若不子細分別直是與墨氏兼愛一般卓錄云劉用之

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若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與夫民物等皆是理一分殊否曰如此看亦是但未深當截看如西銘劈頭來便是理一而分殊凡乾稱父坤稱母雖以乾坤爲父母然自家父母自有箇親疎這是理一而分殊等而下之以至爲大君爲宗子爲大臣家相若理則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物吾黨與皆是如此龜山正疑此一着便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爲近墨氏之兼愛不知他同胞與裏面便有箇理一分殊若如公所記恁地分別恐勝得他也不多這處若不分別直是與墨子兼愛一般

西銘有箇劈下來底道理有箇橫截斷底道理直卿疑之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理一而分殊言理一而不言分殊則爲墨氏兼愛言分殊而不言理一則爲揚氏爲我所以言分殊而見理一底自在那裏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夾雜

龜山有論西銘二書皆非終不識理一至於稱物平施亦說不着易傳說是大抵西銘前三句便是綱要了得即句句上自有理一分殊後來已有一篇說了方云指其名者分之殊推其同者理之一

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亦只就事天事親處分否曰是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理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他只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長幼幼爲理一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闊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是也這不是即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渠只是借那事親底來形容事天做箇樣子否曰是

南軒張氏曰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

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性理大全四。

和靖尹氏曰。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云云。尾說渠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外書十二。

楊氏答胡康侯書曰。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權其分之輕重。無銖分之差。則精矣。夫爲仁由己爾。何不

足之有。顏淵之克己復禮。仲弓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此皆用力處也。但以身體之。當自知爾。龜山集。

陳仲蔚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匯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云。自斬而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知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

間放出來。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看界分。便有許多分別。語類百十六。

張氏曰。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疏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敝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敝也。

薛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理一爲仁。分殊爲義。讀書錄八。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仁也。於親曰親。於民曰仁。于物曰愛。仁之施。各得其宜者。義也。此仁之理一。貫乎分殊之中。義之分殊。不在理一之外也。讀書續錄五。
山崎先生曰。後題儒者多議。則陸子美郭冲晦林黃中等也。朱子撥口論之。見文集。文會筆錄。
張氏答咸德鉞書曰。無論心量褊狹。是己太重之病。伯恭相勉看西銘。善矣。第某尋常切謂西銘須是全篇渾然體認涵泳之。所謂理一而分殊者。句句皆是也。人只被去軀殼上起意思。故有許多病痛。須是體認公共底道理。此所貴日用間實做工夫。却不可想象臆度也。南軒集二十七〇讀法。
李氏答金惇叙書曰。所引朱子及欒正子春兩語。所疑甚當。朱子曰。聖人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欒正子春曰。君子一擧手。一擧足。而不敢忘父母。若每以不忘爲意。則便害於心如何。此難以言喩。須熟玩西銘之旨。識得仁體。則自知此兩語之味。蓋仁者之心。本自如此。非以不忘爲意。然後不忘也。然亦須於自家

心。得其正時。親切體驗。實見得乾父坤母。民胞物與。涵渾惻怛。無內外遠近之間。事親事天。眞是一理。擧目莫非此事。靡容一息之停。意思分明。方知此非强設之言也。不然假使眞能如子春之言。要止是篤於孝行之人爾。若於朱子之言。則又莽莽蕩蕩。無交涉不近情。而流於墨子之兼愛矣。自省錄。
答汪尙書書曰。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覆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豪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文集三十。〇東西銘。

西銘參考終

狼㚾錄

尚齋三宅先生傳

先生諱重固。字實操。三宅氏。父重直爲人後。冒平手氏。産先生於播之赤石。先生年十六喪父。執喪過哀。服闋。以遺命學醫于京師。後受業山崎闇齋之門。僅三年而闇齋卽世。自是就正佐藤直方淺見安正二子。二子亦以畏友待之。人遂稱崎門之三傑。教授東都。應忍侯阿部某聘而仕焉。時年二十六。元祿七年春。常憲公臨侯第。命先生講論語。公大賞奬。賜以時服二領。明年夏再臨侯第。復如前日。先生爲人方直。居

十年。侯卒。嗣侯襲封。與一二同志亟直諫。其言不行。託疾辭官。不允。固請不止。侯大怒。拘置一室。遂檻送因其邑矣。初先生之請去也。筮得蠱上九。意頗疑之。至是歎曰。大易不我欺也。乃以高尚爲別號。後改爲尚齋云。在獄凡三年。每旦乞水沐浴。布袍綻裂。以紙縷補綴之。每食後。必起行數百匝。守者怪而加嚴。先生笑曰。丈夫義不苟脫。所以然者。恐罹脚疾。膝行就刑。爲人所笑也。侯使人察之。先生作詩示之曰。富貴壽夭不二心。但向面前養誠心。四十餘年學何事。笑坐獄中鐵石心。偶得一

鐵釘。竊書以爲事若有不測。足以死矣。已而又得小木片。嚼爲筆。貯雜紙供廁溷用者。爲一小冊。心有所會。輙以鐵釘刺指血。書狼疐白雀二錄。後會赦而出。初先生之赴獄也。付金二十兩於妻田代氏。以養母育二子。田代氏以爲夫在囹圄。苦楚無量。爲之妻子者。豈可晏然煖飽。自是冬不襲縕袍。夏不用蚊幬。定省之暇。爲人裁縫澣濯。以供奉養。不費一金。至是還之。先生怒曰。如此奉養必有闕。妻曰。養姑妾自辦之。留之者。豫備君今日之用也。先生深感嘆。講業京師西洞院。塾有大小。小曰

培根。大曰達支。蓋以寓古者大小學之意云。搢紳貴家。從遊甚多。土佐侯厚禮師事焉。延到東都。居半年。其老山内矩重死。先生愀然曰。知己亡矣。遂辭歸京。後復東遊。唐津侯土井長島侯增山二侯嘗從佐藤直方學。直方沒。乃請先生受教。舊君忍侯欲見之。先生乃往謁。時侯已老。語及往事。悔且淚下曰。聞卿齒德俱邵。海內景仰。心深喜之。先生亦泣拜謝。左右莫不感泣。先生雖學規嚴密。而師弟之間。情意甚洽。恰恰敎誨。懇懇應答。先生之沒。門人哭泣如喪父母。先生又與三宅正名三輪希賢

玉木正英相友善。學識雖異。不復論辨。三子皆稱先生爲長者。先生雖方直。性仁恕。不忍傷物。有童子捕鼠。先生曰。殺之何益。使放之。案上有飯粘。雀每下而啄之。門人相謂曰。先生之仁及禽獸。元文六年正月二十九日。以疾終于京師。年八十。葬于京東新黑谷。男重德字長民。有才學。先父沒。

論曰。寬元之間。唱洛閩之學者。以山崎闇齋爲稱首。佐藤淺見二子。相紹擴之。但恨其矜持太過。乏從容寬裕之態。故言多偏而行過激。先生晩出。溫良成教。其在獄中。著書養志。凜然不失正。及舊君延見之。欣然往謁。不復念前寃。舊友門人慕之。如孝子之於慈父母。非有深造。豈能如此哉。闇齋之學。實至先生而全備。故其著書。皆爲後學之模範。所謂三傑。先生雖晩出。豈居第二哉。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狼疐錄序

寶永四年丁亥歲。予以故爲致仕之請。因蒙重譴。北行于武州忍。禁錮於獄者三年。至於今己丑歲。不圖得赦命脫獄。前在獄之日。閑居無事。無書可讀。無筆可書。只終日靜坐。熟思舊日所得之理義而已。心有所開。欲劄記之。不可得焉。一日得一釘於獄中。以刺指取血。以木爲筆。記之凡若干。追逐之日。懷之歸于江戶。淸書之。名以狼疐矣。而知閑居默坐非無益。而他日讀之則思舊年艱苦。安今日貧困之資。亦得之於此云。

寶永己丑歲臘月二十六日。

高尙軒識

忽下有於字。往下有於字。

狼疐録一

播磨　三宅重固實操著

祭祀卜筮詳說

人之生也。二氣之合。有魂有魄。人之死也。二氣之離。魂游魄降。祭祀之禮。合復二氣之道。求於陽求於陰。導之則來。感之則應。同氣相求者。氣也。而氣則理之爲體。理則氣之骨子。故根於理而生。循於理而聚者。氣也。氣有聚散。而理則無消散。祖考精神。則天地精神之根於理。而生生無窮者也。自家精神。又主其形。而不局於其形。忽往

神作人。

百里外。頓至於百年前。立位設主。必誠必敬。聚祖考精神。以祖考之理。求之於陽。求之於陰。則與自家精神二氣合復於位。有靈於主也。蓋立主致如在之敬。則我精神之所向。必有引而聚者。卽是我精神之伸也。二氣合復也。天神人鬼不二。驗於人而可見矣。十數年前。嘗有喜怒事。事已時過。我心亦不停。十數年後。因或他人問之。或自家求之。則其事頓復循於理而聚如此。天地間生祖考。是天地一事。雖祖考已死。年月過度。亦祖考之理不滅。以祖考之理。求之於天

止一作也。

地。則必有祖考者復根於理而生。循於理而聚如此矣。天地祖考自家。合一無間。只是一箇精神。我精神依於祖考之主。則與天地精神聚于此。祖考復生於天地精神。而與我精神依於主。有靈於位。我精神聚處。祖考洋洋彷彿於此。卽是復生於天地精神上也。喜怒哀樂。日用萬事。是根於理而日生。隨於感而見者。事已時過。我心亦不停。然其事一生。則雖事止。亦其理則不滅。故歲月久之后。或他人問之。或自以其理求之。則其事頓復。思之熟。其事洋洋彷彿。將見於此矣。此其循理而生。隨求而復如此。謂之自家精神之伸可矣。謂之往事復可矣。祖考生於天地間。是天地一事。根於理而生。循理而見者也。祖考已死。年月過度。天地氣亦不停。然祖考一生。則雖祖考已死。亦其理則不滅。故歲月久之后。以其理求之於天地。則祖考頓復。思之熟。誠之至。祖考洋洋彷彿。將見於其位矣。其循理而生。從求而復如此。謂之天地精神之伸可矣。謂之自家精神之伸可矣。謂之祖考復生可矣。況爲子孫者。祭之則同氣相求。燒香灌酒。盡求之於

復下一有於字

陰陽之道則合復之必然與我精神聚於位依於主其聚處有靈而洋洋彷彿實父母之影也爾設尸饗膳則祖考假尸之口腹而食與狐假人之口舌而言語假人之口腹而食相似我精神之妙主於形而不局於形行於百里外至於百年前千古一氣內外無間也我之神遠行於祖考時近依於祖考主天地精神妙於我精神我精神動於此而行於祖考時則感於彼而至於此與我精神聚於位依於主洋洋彷彿顯著必見於其位

喜怒哀樂日用萬事我精神功用雖事已時過亦以其理求之則往事復往事復者精神之復也

聚祖考遺精神以祖考之理扣于天地精神則從理而復於天地精神天神與我貫通無間則洋洋彷彿於我之神上即是復天神也與我之精神聚于位依于主而靈即是祖考之復生來格

祖考是天神功用扣之於天地則天神復二氣合復昭明焄蒿悽愴彷彿於神位即是祖考精神之復特無祖考之形體耳

見色則好之之氣生見食則食之之心動氣之循理而生者如此

炎上潤下水火之神魂氣精魄人之神陰陽變化天之神萬物不能無神而天地萬物只一箇陰陽故只是一箇神

神依人之神而言語是邪神狐魅而已非天地正神也巫覡爲神語是多虛僞或邪術聖人言語即天神言語衆人以私欲蔽天神言語皆私而已衆人告天神而卜筮則天神假人之手依龜筴而告吉凶也狐魅

天下一有神字　凡一作只

其人下一有見字

依人神而言語是邪神依邪神也狐魅不能乘于正人聖神與天神無間聖人言語直是天語衆人則私神故天不能依以言語告天神虛心以占之則只假手依龜筴以言語不能依衆人神以言語也

中庸云宗廟饗之聖人與天神合一來格之妙固非常人之比常人亦致誠敬則可以格鬼神文王祭王季周公爲尸則文王與王季神神相會故周公不言亦文王耳有聞者目有見者文王見王季之尸只見其王季他人見之則爲某人世間有邪祟其人見鬼形

閒。怨。

耳聞神語他人則無見聞神神相會之妙如此蓋神之格是格於我之神上而與我之神依于主有靈于位。

天人只一箇神。然天神無心而靈聖神有心而無爲。衆神私意計較而已。天神依人之心口而思知言語。故聖神所思所言直是天神之思知言語爾。衆人則爲私意人欲蔽天神。故思知言語皆私而已。是以所知不明。所言不中。是天神不能依衆人也。於是扣之於天地而卜筮。則天神假我手。依龜策而告吉凶。天神依龜策。是龜策無間也。邪魅之依邪神而言動。邪妄已如彼。天地正神之依聖神。而思知言語。正實如此。聖人直是天地。直是鬼神。故不待卜筮而不惑吉凶。人若能見得道理已十分。則亦不須更卜。○語類欵對。賢者守天神。故吉凶預知者多。占之少。常人全蔽天神。吉凶逆知者極少。無得聖賢問之。則不可不賴卜筮矣。

周公爲尸。則王季之神。必依周公。假周公之口腹以食。然不似邪神依邪神。彼邪神依邪神。或怨或怒或求食或求財。正神之依正神。自別。如伯有爲厲。亦怒氣鬱結如此。聖賢之死。自不如此。

巫覡爲神語。謂之託宣。不虛僞則邪神而已。巫覡以巳之邪神。尊奉神祠。衆人以其邪神。恭敬之。邪神所依則邪氣聚自成邪底神。

有形者。形形相會而氣氣相感。以耳目口舌相通。無形者。神神相感而相合。有形者不能形形相會。則亦神神相交通。我之神至于彼。彼之神至于我。相通之至我動彼之神。彼動我之神。俗所謂生靈者亦然。故祭祀卜筮以致誠敬爲要。

螢無燭而能自照。狐能使精神。而入于人之肌膚。武州秩父郡大嵜。文字未詳阿州犬神。及外法。文字未詳天狗之類皆偏氣一端之妙。能人之所不能。巫覡沸湯喫火。陰陽家因掌紋曇色。以告吉凶。此亦有術。然無用之妙。聖賢固不爲之。無益於修己治人之道。皆爲無用。四時之變化工之妙。是天地正大之神。高堅前後。過化存神。是聖人之全天地正大之神也。放下師能轉陶器於竿頭。立階梯於鼻端。磨煉得之妙如此。故巫覡陰陽家所爲。亦不可爲無術。如五音占。有此理。所謂動

乎四體者也。未知其術如何。孔明祭星。是老子之術
今陰陽家亦祭星。眞言家亦有似道家者。
人以言語文字相交通其情。是亦一氣貫通。神神相交
之妙。只是常常底事。故人不以爲妙。
天神無心而靈。然無心之妙。妙於有心之妙。天地是大
底人。天神亦人神之大者。大故不似人之有思慮計
較耳。已神而靈。不爲無心。金縢書。分明言出天帝之
神。明金縢之旨。而后得祭祀卜筮之說矣。
天神之靈。特不言之人也爾。故祭祀卜筮。必有應如此。

而尚孔孟之聖。不遇于世。比干而殺。箕子而囚。何也。
勢盛處天亦莫如之何。猶火盛而水不能勝也。人之
祈天。必有應。猶服參蓍劑養眞元。之有無應。猶雖服參蓍劑病則不能返其寃。
天神雖依人。亦常人則蔽天神。在我之天神。昏於吉凶。
於是扣之於在天之我神。則天神不依其人之神。特
假其手。依龜策而告吉凶。雖非周公。亦致誠敬以爲
尸。子孫致誠敬以祭之。則祖考必依其尸而食。依尸
者。依以食耳。同於卜筮假手。卜筮不依其人之神者。
雖依。亦不明於吉凶也。

之天闕。有祭。
筮。作策。

若紫姑神。若狐依人。其人所知。則能知之。所不知。則不
能言。常人之神蔽于私。不明於吉凶。以故扣之天地。
其人本昏昧。故天神不能依以告吉凶。特假手。依龜
筮以告吉凶。
或云。祖考依尸。假尸之口腹以食。何不假尸之口舌以
言。天神假我手。依龜策以告吉凶。何不直假我口舌
以言吉凶。曰。狐魅邪神依人。假口舌以言。是奪人神。
主人身。故狐魅除。邪神去。而後尚其人精神恍惚。不
自識前日言動。天地正神。豈如狐魅邪神哉。若依尸

而言語。假口舌而告吉凶。則狐魅巫覡而已。夫祭祖
考。祖考與我神神相交。而依主依尸。尸所食。是祖考
之食。尸不言。亦主祭者。耳聞其聲。目見其形。爲尸者。
只神色整整。坐食而已。固無失神恍惚也。自他人見
之。則只是尸之食。不見祖考之食。不聞祖考之聲。只
主祭者。則見聞祖考之食。目言神神相交之妙如此。
若他人。亦見祖考之形。聞祖考之聲。則狐魅之妖巫
祝之事而已。若祖考依尸而言。則其何言。問族人安
否。或喜或怒。或怨或求耳。其如此。又必言。族人其嚮

筮一作策。

之死。今我常常會語。我今來于此。因託言。將無數邪
安生于此矣。天神之在我者。無所蔽則不昏於吉凶。
何待卜筮。聖人是也。如常人。在我之天神。昏於吉凶。
故問之於在天之神。天神依我口舌以言。則是天神
奪我之神。豈如此邪。況天神今來主於我。則依舊昏
於吉凶。何得明告吉凶。故只假手依龜筮。而告吉凶。
巫祝爲神語。告將來。巫祝本昏昧不智。天神何依以
言吉凶。巫祝自言。神依我而言。近似而實則虛僞邪
術耳。

或曰。已有龜卜。又設筮。何也。曰。蓋龜人人所難儲。筮人
可常用。曰。問之於龜。復問之於蓍。何也。曰。謹之至也。
曰。龜筮有時而相悖。何也。曰。假手之間。占者略有所
不自然。則不告吉凶也。故龜爲長。筮爲短。天神之告
吉凶。必然之理。龜筮皆天神之告。龜從。則筮亦必從。
有相悖者。占者之過也。

藏往而復。精神之妙。藏而復。非留在。就求而生。循理而
見也。蓋自家精神。是祖考精神之生生無窮也。祖考
與自家。只是一連精神。以其理。近求昨日事。則精神

復。以其理。遠求祖考。則祖考精神復。祖考洋洋彷彿
於自家神上。是祖考精神之復也。故答廖子晦書。引
上蔡語結上文。極有深意。

或云。祖考精神。是天地精神之分布也。自家精神。又祖
考精神之生生無窮也。天地猶江河流。祖考猶江河
之派。自家猶派流之派。予謂如此。則尚有間於天地
矣。天地猶江河流。往者過。來者不已。祖考。猶江河浩
流中。波流爲一段形象。與浩流同過。同不已。更無間。
祖考生自家。猶上面一段波流。生後面波流。與上面

波流。固連續。與浩流亦合一無間。

祖考與自家。只是一條連綿精神。故自其過者見。則自
家昨日事。是祖考已死也。自其一連者見。則祖考已
死。是自家昨日事也。近求昨日事。遠求前年祖考。皆
無不復。天與我混合復。所謂自家精神。卽祖考精神。是也。

氣血充塞於一身者。天之陰陽也。肝心脾肺腎之爲質
者。天之五行也。耳目鼻口手足百骸之爲形者。天之
萬物也。心。人之神明。主於身而靈者。天之神。所謂上
帝天帝天地之心。而程子所謂以主宰謂帝。以妙用

謂神是也。謂之統體之神。其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足之行者。萬物之用在物之神。所謂神妙於萬物。而體物不可遺是也。謂之各具之神。自家昨日目視足行。是天之祖考已死也。自家今日耳目。卽是天之今日自家也。陰陽充塞於天地者。自家氣血也。水火木金土之爲質者。自家五臟也。人畜草木之爲形者。自家耳目鼻口也。變化不測。主於天而靈者。自家精神也。統體之神。人而藏往知來之妙。物而飛潛動植之變者。自家之耳目鼻口之妙。各具之神。祖考已死者。自家昨日視聽言動也。今

日自家在于此者。自家今日耳目鼻口也。各具之神。是統體之分賦也。分賦者。非分離各具。卽統體之妙。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所謂不疾而速之妙也。以今日耳目鼻口。求昨日視聽言動於精神。則往事頓復於此。目視昨日色。耳聽昨日聲。手將執。足將行。洋洋彷彿。往事復如此。以今日自家。求前年祖考於天地。則祖考乍復於天神。而洋洋彷彿於自家神上。目見祖考貌。耳聞祖考聲。祖考復如此矣。疾病間之。則目失其神。而不能視。耳失其神。而不能聽。口失其神。

而不能言。足失其神。而不能行。口不能言。則精神依筆墨以述其情。足不能行。則精神依杖假輦以行。私意累之。人慾蔽之。失知來之妙。則昏於將來。而不能知吉凶。問之於天神。則天神假手依龜策以告吉凶。

心。虛靈知覺。人之神明。具衆理。應萬事者也。知。心之神明。妙衆理。裁萬事者也。言心。知覺在其中。分而言之。則心。人之神明。虛而照者也。知。心之神明。活底者也。故心。人之神。知。又心之神。知神一。故曰。神發知。

中庸章句。引祭義語極的實。所謂僾然必有見乎其位。

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致愛則存。致愨則著。皆黙契鬼神之妙之人之語。

昨日耳目。固與心合一貫通。今日耳目。與昨日耳目。貫通一連。而今日耳目。亦與心合一貫通。祖考固與天合一貫通。自家與祖考貫通一連。而自家亦與天合一貫通。

藏往知來。精神之妙也。昨日事。元根於理而生。其事已過。而其理則不滅。以不滅之理。求昨日事。則循理而生。往事洋洋彷彿於我神上。是藏往非往事藏。其理

不滅也。所謂具衆理是也。雖事未來。亦一氣貫通。理則已定。以已定之理推之。則將來吉凶。循理而著見於我神上。此亦所謂應萬事所謂裁衆理也。天神亦如此。去歳春。梅生花。是元根於理而生。雖春過花落。亦其理則不滅。而今年陽氣發。則復生花。是天神之藏往。所謂萬象森然具者也。雖後事未來。亦一氣貫通。理已定。則來日千變萬化。今日明於天神可知矣。前日祖考元根於理而生。祖考雖已死。其理則不滅。以不滅之理求之。則循理而生。祖考洋

洋於天神。與自家精神。復於此矣。雖以已定之理求之。則吉凶循理而著見。然常人則以私欲蔽其神。不能盡知將來之吉凶。於是問之於天神。天神元無物蔽之間。依龜策以告吉凶。

藏往。是理之不滅。而神之由於理而來也。知來是理之已定。而神之由於理而往也。

水火不相射。相爲用。心是火。知覺是水。火照於外。水明於內。具衆理是水。應萬事是火。藏往是水。知來是火。藏往是鬼而精魄。知來是神而氣魂。心之有知覺。是

陽中之陰。火中之水。知有藏往知來之二。（猶水兩面。）有春夏秋歸于冬。是藏往。一陽來復。是知來。（已發來歲萌。）草木歸于根。宇宙蕭索。而太極立於此。是知之具衆理也。藏往知來之妙。天亦如此。人亦如此。天人貫通。人之藏往知來。與天藏往知來。所謂昊天及爾游衍也。理無形體。以氣爲形體。氣無模範。以理爲模範。以不滅之理。內求已滅之祖考於自家精神。則精神由於理而往。祖考復生於自家神上。而洋洋彷彿。尚以爲不足。外鼓動天神。求之於陽。求之於陰。則與神神相會之

精神。二氣合復于神位也。以已定之理。內求將來之吉凶於自家精神。則精神由於理而往。吉凶格於自家神上。尚以爲不明。外問之於天神。則與神。與我與事。合一無間。變于陽。化于陰。則鬼神行。而吉凶若見。以祐我之神。

昨日言動。前年祖考。皆根於理而生。雖事過祖考死。亦其理則不滅。不滅之理。復爲所根之理。昨日言動已過。而其理則存於今日耳目。存今日耳目者。便是藏於方寸之故也。前年祖考已死。而其理則存今日子

孫存於今日子孫者便是藏於天神之故也。昨日吐何等言語前年生何等人此理雖無耳目子孫。亦藏於方寸與天神者依然。以其理求之則精神感動。模於其理而出來祖考已死。雖無子孫。亦其氣亦不絶。前所謂浩流者不已也。浩流之中。藏祖考之理。以其理感動之則浩流者模於其理而出來如喜怒哀樂。亦渾然一元氣。循於所感之理。而模出來。

俗所謂生靈死靈者。是亦精神之妙。世間往往有之。如伯有是也孔子之於三家。程子之於北狄。皆有公之

怒。其於桓魋。於東坡。自常人見之。有私之怨。其不爲生前死後之祟者。聖賢雖有憂世惓惓之心。亦知其在天也。若私怨則聖賢固不怨天不尤人而安於命。何爲生死之祟哉。

雖事已過祖考已死。亦其理則不滅。雖事已過。祖考已死亦其氣亦不絶。不滅之理。藏於不絶之氣。以不滅之理。求之於不絶之氣。則不絶之氣。根於所藏之理。模於所求之理而出來。雖事未來。亦其理則已定。雖吉凶未見亦其幾則已動。已定之理。具于已動之幾

以已定之理。求之於已動之幾。則吉凶模於其理而出來但常人之神昏于此故問之於天神。則天神依龜策以告吉凶。不滅之理。所謂理無聚散也。不絶之氣。所謂根於理而生者。日浩然無窮也。已定之理。所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也。已動之幾。於此。氣之孕一陽之復也。模於理而出來。是循理而聚。所謂與道爲體也。不滅之理。藏於不絶之氣。已定之氣。具於孕之氣者。所謂易有太極也。陰陽合復。吉凶分見者。所謂生兩儀也。

由於道而往來者神也。不違其道。不紊於其數而推步。則千載日至。可致焉。推步於千載之上者。神之由於道而往也。千載日至。見于今者。神之由於道而來也。推步不違於其道。不紊於其數。則百世日至。可致焉。推步於百世之下者。神之由於道而往也。百世之日至。見于今者。神之由於道而來也。致其誠敬。以其理求之。則前年祖考。可格焉。以其理求之於前年者。神之由於道而往也。祖考來格洋洋者。神之由於道而來也。以其理。求將來吉凶。則吉凶可知焉。以其理求

之於將來者神之由於道而往也吉凶見于今者神之由於道而來也但常人之神不明於此故齊明盛服以告天神神與我與事合一無間則天神往于將來以不違陰陽之道具類萬物之情者變化之於此則鬼神假我手而行依龜筮以告吉凶是神之由於道而來也故祭祀之禮所以格已往之神也卜筮之道所以格將來之神也違陰陽之道則鬼神不行鬼神不行是天神不依也非具類萬物之情則不能明告吉凶也

神妙乎萬物而物不能遺是以藏往知來之妙天人因如此而禽獸草木亦如此但質有開塞故妙有大小耳

或云人與人一氣貫通然非以言語文字則不可通其情國遠俗異則文字言語尚不通天之高大我之藐焉實大倉之一粒固不可通天神況以思念求之於天神其感通我則不信曰人與人難相通者皮膜隔之也天神之於人豈如此邪天之於人猶心之於耳目手足目之視與心視足之行與心行其爪于踵而通於方寸之妙張子所謂一故神是也我之一念之動與天神動才動於此則通於彼所謂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者也人與人相感耳目與手足相通不若天與人心與耳目之相通捷於桴鼓影響矣

日月天之精神水火地之精神心腎人之精神吉凶事之精神日月代行而四時成水火相交而萬物生心腎相順而萬事出知禮成性而道義出月得日而光水映於火腎之知覺得心之虛靈而運用日赫然不已不散者月氣之合也火刻刻炎上者水氣之合也

心之精思潛玩者腎氣之合也火得水而盛見雷可知人腎虛則心漠然不能精思熟念知止則心定靜

禮其文固禮而其體之嚴是知雖體嚴明知其出於天理則行之和者知禮之相須所謂兩故化是也

或云人也禽獸也皆有所食而生生天何食邪曰有形者食形（人與禽獸是也）有氣者食氣天只是食氣而已（陰食陽食陰）氣與氣貫通相生根於理而生生無窮無是餒也（謂之氣食理亦可）故祭祀以其理求之燒香灌酒用牲饗膳者神之根於理食氣而生生也

上恐脫[illegible]字

或云。祖考已死。是祖考之氣已盡也。氣已盡則理亦無有。祖考已死而理尚不滅。此理在何處。理若不滅。則必有不滅之氣。其氣在何處。曰予前云。理無聚散。氣亦生生無窮。不滅之理。藏於不絕之氣。近取我身。則可見。喜怒哀樂之未發。喜怒哀樂之理則已具矣。雖理已具。此時只是渾然一理。未見有喜怒哀樂之條理也。而氣亦只是渾然一元氣。固無喜怒哀樂之區別也。以當喜當怒感之。則所具之一理與氣動。而或喜或怒。至于此時。而后所謂渾然者。有條理區別之

可見可言而已。若昨日喜是等事。怒是等事。雖事已過。亦其理則不滅。其氣亦不絕。不滅之理。藏於不絕之氣。今日之心。此時不滅之理。只是渾然一理。未見昨日喜怒之條理也。而氣亦只是渾然一元氣。無昨日喜怒之區別也。以其理求昨日喜怒。則渾然一理。與渾然一元氣感動發見渾然一理。爲昨日喜怒之條理。爲昨日喜怒之區別。不絕之氣。模於不滅之理。洋洋彷彿至于此。方始見理之不滅。而爲渾然一理。氣之不絕。而爲渾然一元氣矣。雖祖考已死。其理

人作神。下同。

自下有家字。

則不滅而其氣亦不絕。所謂浩流者是也。不滅之理。藏於不絕之氣。此時不滅祖考之理。只是渾然一理。未見有前年祖考之理也。而不絕祖考之氣。亦固渾然一元氣之浩然者。無前年祖考之區別也。及祭祀。以祖考之理求之。而渾然一理一元氣者。感動模於其理。爲前年祖考之條理區別出來。洋洋彷彿。不求之前。只是渾然一理一元氣而已。若有祖考一團之氣者。則有所謂餒鬼者爾。求昨日喜怒。求前年祖考時。渾然一理。已爲其體段了。故藏往時。只是渾然無條理區

別。求之之時。方區別來。

聖人之神。鬼神合吉凶。洞然於將來。有人執紙筆。謂於聖人云。我今將行此事。我之神昏。而不知吉凶。冀聖人明告吉凶矣。而虛心執筆。則聖人乍感通。聖神執其人之手。聖神依紙筆。以告吉凶。運筆略關自家。筆禿紙涩則聖神不能依以告吉凶也。卜筮亦猶此。自執蓍策。告天神云。我今將行此事。我之神昏於吉凶。冀天神明告吉凶。忽通于天神。天神頻至于我。猶爪蹄通方寸也。而虛心以分掛揲歸。略不由於自家。則天神假

（蓍。作龜）

我手而分掛揲歸。略由於自家卦策變占。違陰陽之道。則天神不能依以告吉凶也。

人神依形而靈。神依目而視。依耳而聽。依口而言。依足而行。天神依蓍策而告吉凶。其理一。神無形。依形而爲變化運用不測之妙如此。狐依人之形而益靈。亦略相似。

金木陰陽之穉。故其靈小。水火陰陽之極。故其靈大。水火日月心腎是天地人統體之神乎。人之生。二氣之合也。二氣之靈爲魂魄。謂精神。火照于外。故目明于外。言發于外。水明于內。故耳明于內。臭入于鼻。佛氏謂四大之外。別有魂魄者。而不與形朽滅。假胞胎復生。是不知魂魄之爲氣而假胞胎之云。則窒礙不通。尤甚矣。

金木質之質。故靈少。水火質中之氣。故虛而尤靈。朽木魚鱗之夜光。腐草爲螢。皆有理。木孕火。魚屬木。夜光。是陽得陰而益勢也。

天神假我手。而分掛揲歸。分掛揲歸。不違陰陽之道。則

天神行於分掛揲歸之間也。

占法定。則天神知之。天神知之。我知之也。伏羲之時。無彖象之辭。文王之時。無象之辭。其取象斷吉凶。假令不同于伏羲。亦不違其理。則天神之告吉凶。從辭定。天神知占法也。伏羲時若以乾爲馬。則天亦爲馬。周公時以爲龍。則天亦爲龍。以告吉凶。

天以人之耳目爲視聽。所謂天之視聽。從我民之視聽。是也。然常人以私蔽天。視聽皆私而不天。聖人則無一毫之私。視聽皆天。故不昏于吉凶。卜筮只是爲衆人設之然。有卜筮之後。聖人亦用卜筮。即是聖人之心。

（主下。一有所依字）

祭祀天神與我神。依主之神。妙於我神。便是我神離去形肉也。我神。即天神之依形肉。直是天神一念發動。以問之於天神。一念發動。其亦天神之發動。故通於天神。無容息也。神明在方寸之間。而亘耳目手足。天神有湊合之處。而亘人物。其理一也。只所依之形肉有清濁。而依濁器。則不發光而已。於是。以蓍策問之於天神。則天神與我神依蓍策。虛心以分掛揲歸。則

天神假我手。以分掛揲歸天神行於分掛揲歸之間。
而示吉凶。是亦我神離去形肉之故耳。離形肉而依
著策木主。是我神合於天神。我神爲天神也。
我神依木主。又有承祭祀之神。我神依著策。又有分掛
揲歸之神。卽是精神之妙。或云。我神依木主爲祖考。
則我知祖考之情。我神依著策爲天神。則我知天意。
不待變占。明於吉凶。曰。依木主著策。則已離形肉。故
有靈於木主著策。而自家則不關。但祖考與我神神
相交之間。洋洋彷彿。耳聞聲。目見形。卜筮亦然。天與

我神神相交之間。洋洋彷彿。如天神在。如聞天神告
吉凶。次之以分掛揲歸。則彼彷彿如聞者。著見於此
而已。
天無形體。然祀天之禮。如祭人之禮。金縢書以天爲人
而言之。理當如此。明鬼神之情狀者。默識之耳。
或云。爲尸者立心如何。曰。蓋同於虛心以分掛揲歸而
已。曰。木主式象陰陽之數者何也。曰。不苟也。不苟則
不安。不安則天神依之。猶著策不違陰陽之道。而鬼
神行也。木主元象人身。具陰陽之數。頭圓是徑一圍

也天間。有妙字。

三。手足方。是圍四。(手足凡四。)而用半。(手足並兩箇。)手足大節。凡
十二。是十二月。指節凡三十。是三十日。臍一。是中五
正中之一。手足四。是中五四正之四。舌一。是南方太
陽之一。耳目鼻脣手足乳陰各二。是陰陽也。氣有所
依則聚而留。木主。神之所依者。苟則我神已苟。
故神亦不依。
卜筮天神假手之妙難言。如十二木擲之。或爲陽面。或
爲陰面。無容息之間。蓋天神元明于吉凶。我問之天。
則天神有感通者。而依著木。著木卽天神。天神卽著

木。故著木自然隨天神之所向。猶心依手足。手足卽
心。心卽手足。故手足自然隨心之所向也。無計較。無
容息。或曰。卜筮天神依我手乎。抑依著策乎。曰。是猶
書字。筆卽手。手卽心。手與心動。筆與心運。而文字與
心爲體。謂之心依手可矣。謂之心依筆可矣。手執著
木。神與我依。是則著木卽手。手卽神。手與神動。著木
與天變化。吉凶與神著。可謂之神依手矣。可謂之神
依著木矣。過此以上。非言語所及也。
人與人交。以形爲擯介。而主賓相通。口舌以通于賓耳

目以通主賓主感通其妙不可言然是尚有擯介者
人之通于天神不待擯介不須言語一念發動直通
于天前所謂爪蹕而通于方寸我神是天神之依形
肉者故一念發動即與天發動者是也明知得人與
人感通應接之妙則見得我之通于天天之應于我
之妙而親切的實天人感動之妙妙於人與人相通
天神之虛靈知覺妙於人心之妙故祭祀卜筮祈請
皆有應
如人死爲厲怒氣不散而然其厲或至于三五十年之

久者是受厲之人恐懼爲有靈則其精神所依引而
及數十年之久剛强人不爲有神則不爲厲亦可以
見神神相交之妙矣
占法定則鬼神知之故雖非聖人亦可立占法如陰陽
家則占法極麤誠敬亦不至鬼神何告吉凶蓍策變
占假令朱子說不合於伏義文王之意亦不違陰陽
之道已如此則鬼神告吉凶必矣幾未動則鬼神不
能窺前占其事而後其事持久則復占之有焉前事
之中改端則復占之有焉將爲此事占之而吉則敬

格下一有事字

行之凶則敬不行吉亦不敬則變乎凶凶亦敬占之
則爲吉今有此事占之得吉則敬俟之不敬則變乎
凶得凶則敬俟之敬則變乎吉有焉故前得吉後得
凶有之前得凶後得吉有之持久之中吉凶或變幾
未動則鬼神不能知也再三瀆瀆則不告尤當思
或以湯藥譬來格之義衆劑渾然各應其病猶公共底氣各感其所求予謂此
說令人易謬
天下同日祭祖考者幾何人神格四方猶十指同時刺
之心皆至如喜怒則此心全體之動故從其輕重專

親一作神

其一然千變萬化所觸皆感動同時感之則從輕重
而已是人之小不如天之大而所以聖人希天也
親在百里之外謬聞親死設靈坐行朝夕奠洋洋彷彿
祖考來格雖親不死亦必有來格者感之至須動其
親親之天下同日祭先聖者幾何人而先聖無所不
格皆一理
人有所過而遇凶猶陸艸投水中改過遷善猶植之於
陸而求神之助猶植而培天下萬事之吉凶皆鬼神
之功用已自修而求神之助則天神至于我凶變于

吉必矣。如自家今遇凶禍。某人之心變如此。某人之處事如此。則自家凶禍變乎吉。求助於神。則誠之至。我神與天神合。精神感動。某人之心。與天神變。某人之處事。與天神運用。明道治洪水時。木橫決口。亦泛言則爲至誠所致。細說則明道之神與天神。依其木。其木與天神。橫決口也。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亦至誠精神之妙。他人之神。從於聖神所向。內外貫通。亦所謂一故神而已。

或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衆理皆有所屬。雖祖考已死。

其理則不滅而藏於不絕之已。祖考之理。於四性有所屬否。曰。二氣和合。以祖考生。則屬於天之元。人之仁也。且仁行于父子。則謂之屬於仁可矣。然自君視祖考則義。自先妣視則智。自朋友視則信。故謂之祖考之理。而知者知之爾。

或云。神能知來。則神可能知百里外。親在百里外。子占其安否如何。曰。固神知百里外。占之可知其安否。然非卜筮本意。將爲此事。昏於吉凶。不能決猶預。於是占之。是卜筮本意。故三百八十四爻。皆以這意係辭。

卦下。有者字。

俗所謂本卦。尤無義理。

右數十百言。要之不出於朱子所謂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無窮。上蔡所謂自家精神。卽祖考精神之二十餘字。大賢之辭約。而理全備如此。孟子曰。博學詳說。反說約也。非數千百言之詳。何知歸於二十餘字之要哉。

流下。一有同過二字。

法體下。一有故字。

祭祀說約

江河浩浩日夜流。往者過。來者不已。天。浩流中。波流爲一段形勢。與浩流同過同不已。合一無間。祖考。前波生後波。後波與前波。只是一條連綿之水。而亦與浩流同不已。合一無間。我。

○理無形體。以氣爲形體。氣無模範。以理爲模範。故根於理而生。從感而見者氣也。與理爲體。雖事已過。祖考已死。事。我神之功用。祖考。天神之功用。其理一。近驗我神之功用。則可以知天神之功用。然其理則不滅。理無形體。無聚散。雖事已過。祖考已死。然其氣亦不絕。所謂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無窮是也。今日之我。今日之天。皆不絕之氣也。不滅之理。藏於不絕之氣。此時只是渾然一理。渾然一元氣。以不滅之理。求之於不絕之氣。前日事。或他人問之。或自以其理。求之於己。前年祖考。以其理。內求於我神。外鼓動天神。而求之於陰陽。至于此。而一理者。始見面目。則不絕之氣。根於所藏之理。模寫於所求之理。而出來洋洋彷彿。見前日事。前日自家復生。見前年祖考。前年祖考復生。至于此。而一元氣者。始生巳鼻。氣之根於理而生。從感而見如此矣。

○藏往而復。藏往。是理之不滅也。復是不絕之氣。模於所求之理。而出來也。精神之妙。藏是精。復是神。而祖考與我。又只是一條連綿之精神。蔡上

所謂自家精神。卽祖考精神者。而千古一氣。祖考自家。亦只是一人也爾。故近求昨日之我於自家精神。則昨日之我復作。今日之精神。昨日之我。遠求前年祖考於自家精神。則前年祖考復作。今日之精神。作前年之祖考。自今日見之。則昨日之我。亦前年祖考也爾。往而過也。

○主於形而不囿於形。能依物於外者。精神之妙。宇宙一氣。內外無間也。內復於精神者。與外二氣之合復者。固無間。而自家精神依主。則二氣亦合復於此。二氣合處固生靈。而與自家精神依主。則木主孕祖考之氣。而含魂魄之靈。木主爲活物。謂之死者復生可矣。謂之木主生精神可矣。

○有理則有氣。雖祖考已死。其理不滅。則其氣亦不絕。雖祖考已死。不至於魂魄遽散盡。自生至死。魂魄生生於形肉中。魂游魄降。合于天地。則游降者。雖終歸於盡。然亦生生於形肉外。不遽散盡。故求之於陰陽。則必可合復。況爲子孫者祖考不絕之氣。而祖考根却在此。以同一氣。祭之。固可感召得祖考不盡之氣。雖世次遠而其魂魄散盡者。已有其理。則必有其氣。公共之氣。是所以爲祖考之氣。而其理之所藏存也。以其理求之。則二氣合復模於其理而出來。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耆。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以不滅之理。求於不絶之己。內)燒香灌酒。(以不滅之理。求於不絶之天。外)則與我之精神。二氣合復於神位。昭明若蒿悽愴。洋洋如在其上。彷彿如在其左右。僾然必有見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模於理而來神。神相交之妙如此。)謂之神之格。謂之神之著。

右凡六節。第一節。言天地祖考。自家貫通無間。明於此。則知云復於天。云復於我。云祖考神格。皆一理。第二節。第三節。雖立言不同。理則一。但第二節。主理而言。第三節。主我精神而言耳。第四節。言神之依主。第五節。言魂魄不遽散盡。以同氣感召。第六節。以祭祀之禮。復明上文之意。

卜筮說約

神妙乎萬物。(體物而不可遺。)而萬事之吉凶。則鬼神之功用。(事。是物之用。吉凶。是事之變化。)故神能知來。(存來而逆。精神之妙。)沖漠無朕。(渾然一理。渾然一元氣。)鬼神無知。將行此事。雖事未至。理則已定。(一理者。見面目。)方雖事未至。幾則已動。(一元氣者。方生巴鼻。)已定之理。存於已動之幾。(存來。)以已定之理。求之於已動之幾。則吉凶模於其理而出來。(百世一氣。今與後只是一條。逆綿精神。故求來日吉凶於自家精神。則逆爲來日之我。而來日吉凶見于今矣。)然常人昏於已定之理。而不明於吉凶之幾。(之神。藏在我。)於是擇地造室。敬居蓍策。(我精神所依。已有靈於不占之前。)齊明盛服。燒香執蓍策。告天曰。我今將行此事。我昏將來。茲明告吉凶。(在天之神。則我神之無蔽者。能存來而逆。)則天神感通。(所謂一神是也。)故忽與我神依蓍策。(神即蓍。蓍即神。)洋洋如在其上。彷彿如聞告語矣。(神神相交之妙如此。)而虛心以分掛之。則手與神動。蓍策與神變化。吉凶與神著矣。(蓍策變占。不遠陰陽之道。則天神乃此。而彼彷彿如聞者。著於卦爻文字上。)鬼神假我手而行。依蓍策以告吉凶。如此矣。

聖人與鬼神合吉凶。已定之理。洞然於已動之幾。故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無所惑於吉凶之道。(猶天)

神。有人執紙筆。猶執蓍策而占之。告聖人曰。我今將行此事。昏於將來。莫明告吉凶矣。而虛神執筆。則聖神感通。乍依手筆。猶天神依蓍策。頓執其手。則手與聖神動。筆與聖神運。文字與聖神爲體。而告吉凶矣。運筆畧由於巳。乍先紙濕。則聖神不能依以告吉凶也。猶分掛畧由於巳。蓍筮變占。遂陰陽之道。則不能依以告吉凶也。

祭祀卜筮說引證

己丑歲。蒙赦命歸家。後質之朱先生語。無不合者。

因謄寫成此篇。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爾心上事。才動必應也。語類三。下同。

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此理。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一身只是个軀殼在這裡。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

劉古云云係一頭書。

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曰。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裡面水。鱖魚肚裡水。與鯉魚肚裡水。只一般。

鬼神憑依言語。乃是依憑人之精神以發。

論及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所爲以敵之者。曰。後世人心姦詐之甚。感得姦詐之氣。做得鬼也姦巧。

程子曰。世間有鬼神憑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性理大全二十八。

只是這个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然其氣雖已散。這个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祖考之魂魄。這个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裡也。

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

根上有而字。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宗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漾。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个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裡。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

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問。先生荅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根於理而

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問。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祇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其爽鳩氏季前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

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句芒他便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荅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却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

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

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在。則是有餒鬼矣。

古人交神明之道。無些子不相接處。古人立尸。便是接鬼神之意。

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

焫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鬱鬯。所以招魄。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敬之至也。

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

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如狄仁傑只留吳太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因舉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

問。伸底只是這既死之氣。復來伸否。曰。這裏難恁地說。

這伸底又是別新生了。問。如何會別生。曰。祖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敬。肅然如在其上。是甚物。那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所以古人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已說得是。語類六十三。

廣云。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意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先不正了。故所感無由得正。語類八十七。

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爲。曰。天地之心。不

肆拾叁 册 95½反

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依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語類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于梁。觸于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性理大全廿八。下同。

問。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爲妖爲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爲神怪者乎。如黄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爲靈怪也。

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

類。已與尸。各既以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

朱子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纔感必應。

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

勉齋黄氏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沒也。升屋而號。設主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

於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盖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

狼疐録一終

狼疐錄二

播磨　三宅重固實操著

五行用數篇序

萬物之萬然交錯不齊。是以萬事之紛綸。吉凶亦不一焉。蓋神妙於萬物。而萬事之吉凶。則鬼神之功用。故唯至誠至明。鬼神合吉凶之人。而后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莫所迷於吉凶之塗矣。衆人蚩蚩而不能決嫌疑定猶豫。於是乎。聖人有卜筮之設也。龜兆之卜。連山歸藏之占今不可見。特周易洪範傳於世。其本於圖書。

蓍。作龜。

著於畫象之妙。著木變占之自然。皆可考知矣。夫以千古一氣。百世貫於今。而藏往知來者。精神之妙。故以其理求之。則已往可復。已往可復。則將來亦可致焉。只爲蔽在我之神。故昏於來。而不能盡知也。於是問之於在天之神。則鬼神假我手而行。依蓍策以告吉凶矣。竊謂擇地造室。敬奉龜策居之。我之精神所依。已有靈於不占之前。當占之時。齊明盛服。以其事告之。則神與我與事。合一無間。洋洋流動。事將著於此。次之以不違陰陽之道。具類萬物之情者。虚心分合之。則手與神動。蓍木與神變化。吉凶與神著。而後者格於今。微者顯於此。可以逆知將來之吉凶也。此理也。默契於鬼神之妙者。而可與言之焉爾。寶永戊子歲。予蒙重譴在獄。閒居終日。孰察天地萬物之象。見不過於五行兼五行。而九一五四六。爲五行之用數。於是書其所見。並設占法。極知其妄爲之罪無所逃。然亦可以見陰陽象數之妙。參伍錯綜。無所不通之一端云。

寶永戊子歲十月　　高尚軒識

五	行	體	數
一九	二八	三七	四六
太陽	少陰	少陽	太陰

一二三四。四象之位。而九八七六。四象之數也。詳見于易學啓蒙。

五	行	用	數	
九七	一三	五十	四二	六八
少陽	太陽		少陰	太陰
木	火	土	金	水
春	夏	土用	秋	冬
悔	吉	中	吝	凶

九一五四六。五行用數。而七三十二八。則其所含之數也。一一而一。九九而亦一。故太陽之數爲一也。二二而四。八八而亦四。故少陰之數爲四也。五五而五。故土之數依舊爲五也。三三而九。七七而亦九。故少陽之數爲九也。四四而六。六六而亦六。故太陰之數爲六也。徑一而圍三。故一含三。三九而七。故九含七。二二而四。故四含二。二八而六。故六含八。○太陽依舊得一。讓九於少陽。少陽依舊含七。讓三於太陽。太陰依舊守六。讓四於少陰。少陰依舊含二。讓八於太陰。陽奇故太陽少於少陽。陰偶故太陰多於少陰。○陰陽老少之爲四時。天文也。剛柔太少之爲五行之質。地理也。吉凶悔吝之不一。人事之變也。陽。淸明。所以爲吉也。陰。濁暗。所以爲凶也。少陽是陽之稺。所以爲悔爲半吉也。少陰是陰之稺。所以爲吝爲半凶也。土中央。所以爲中爲大吉也。少陽是陰中生陽。所以爲悔。向吉之端也。少陰。是陽中生陰。所以爲吝。歸凶之漸也。四失中。五正中之一。所以爲吝也。六已失一。又失五。成一箇六。故爲凶。遇凶而后是非之本心復。故六是二箇三。然未見於外。至於九。則顯然六

善下。有拳字。

之上生三。成三箇三。故爲悔。一則得中五正中之一。故爲吉。凡事失中則吝。吝遂入於凶。人情遇凶而后悔。悔能得吉。吉而后可以成大中至善。故失中而吝者。當不遠而復。不復則必入於凶。遇凶者。當悔省。悔則可以得吉也。悔者當希吉。吉者當求中。已得中。則必當不遷。遷則吝。悔而后吉。吉而后中。失中則吝。吝則遂入於凶。善之難成。惡之易入。如此矣。悔爲士。吉爲賢。中爲聖。吝爲小人。凶爲惡人。悔爲仁。惻隱之心也。吉爲禮。嘉之會也。吝爲義。羞惡之心也。凶爲智。是非之心也。遇凶而本心

將復所謂一陽來復也。○九九而八十一。四四而十六。故爲九一四六之次也。九與一。四與六。陰陽各十。而與中五。凡二十五。則是中央五五之所生。而二十五之父。百二十五之祖。六百二十五之曾祖。三千百二十五之高祖也。故五是衆數之主。所以一與四。九與六。皆歸于五也。一五之五。五九四十五。凡五十。四五之二十。五六之三十。亦凡五十。而皆歸五與十也。五自乘爲二十五。凡百二十五。則二十五者五也。九九八十一。四四十六。故一六爲陰陽之老數。而九則八十一。一則固一。四則四四十六。六則六六三十六。而皆歸於一六。亦可以見不越于吉凶之二端矣。○其含三七二八之數者如何。曰徑一而圍三。故一含三。三九而二十七。故九含七。二二而四。故四含二。二八而十六。故六含八。且一二三四。九八七六。四象體數。而其陽數之次則一三九七。其陰數之次則二四八六。一是數之父。二是數之母。徑一圍三。而一生三。三是長男。三三之九。而三生九。九是中男。三九而九生七。七是少男。以三乘于三與九。是長子。代於父也。二二而二生四。四是長女。二四而生八。八是中

女。二八而生六。六是少女。以二乘于二與四與八。是母卑而自執事也。七六之上更無去處。故三七復歸于一。二六復歸于二也。且一得二而生三。二得二而生四。一得四箇二而生九。二得三箇二而生八。一得三箇二而生七。二得二箇二而生六。是陽取於父母。陰唯取於母耳。長男繼父母。故三則一二之合也。長女歸于他資于母耳。其一與四。二與三。九與六。七與八相對。則皆五也。三與六。四與七。則九一也。九與二。一與八。亦九一也。一與三。二與四。則四六也。七與九。六與八。亦四六也。七與二則九一。與六則七是九含七也。三與八則一。四與九則三是一含三也。七與一則八。七與九則六。六與二。二與四。亦六八是六含八也。一與三。三與九。四與八。八與六。皆二四是四含二也。配十二月。圖九爲二百七十。一爲三十。四爲百二十。六爲百八十。亦可以見一九四六之含七三二八也。

一九	二八	三七	四六
七九三一父			六八四二母

九	一	五	四	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七	三	十	二	八

[illegible]陽[illegible]陰兩儀也。而三二之合。則五而土也。土生四行。故三三而生九。九九九而生一。二二而生四四四而生六。其相生則九九而一。徑一而圍三。二二而四四四而六。六是三簡二。故三三而六。復生九也。三九而七。故九合七。徑一而圍三。故一合三。二二而四。故四合二。二四而八。二八而六。故六合八。五則自合五而十。故五合十也。三九二十七。一三之三。二四八。二六十二。凡五十也。五九四十五。一五之五。亦凡五十。而四五二十。五六三十。亦凡五十也。[illegible]五之十五。[illegible]五之十。凡二十五。五五者。九一五四六以五乘之。則凡百二十五。者二十五五。而以十乘之。則爲二百五十。者十。二十五以[illegible]乘之。則凡七十五。以[illegible]乘之。則亦凡五十也。以五乘于十。以十乘於五。四卦爲五十也。六是水也。冬也。萬物之成終始處。故[illegible][illegible]而生六也。兩儀生四象。五行具。則交錯變化。爲二十五。爲百二十五。爲六百二十五。爲三千百二十五。而后五行之乘五行者周。而萬物之象數。萬事之功用悉備矣。其自九而

一。則所謂數往者順也。自四而六。則所謂知來者逆也。徑一圍三。是純陽。所以爲吉也。三九之二十七。是陰雜。所以爲悔也。二二之四。二八之十六。是純陰。所以爲吝凶也。

九	一	五	四	六
七	三	十	二	八

九九八十一。一一之一。四四十六。六六三十六。皆歸于老也。七七四十九。三三九。二二四。八八六十四。皆歸于少也。一九而九。五九而四十五。四九而三十六。三九而二十七。二九而十八。八九而七十二。皆因九而生。可見元善之長春生貫四時之義也。因一三七亦生。但因二四六八。則生陰數。不生陽數。亦可以見陰之爲吝凶矣。○三三之九。九九八十一。是陽陽相助以成外事也。二二之四。二四之八。二八之十六。是陰陰相因以成內事也。九與一。七與三。四與六。二與八。皆爲十。陽陽相集。陰陰相匹也。一與四。三與二。爲五。九與六。七與八。爲十五。陰陽相伴也。六九生四。四九生六。二九生八。八九生二。是陰陽交孕而生也。三三九九二二四四相乘。是同列相助也。三九相乘而生七。四八相乘而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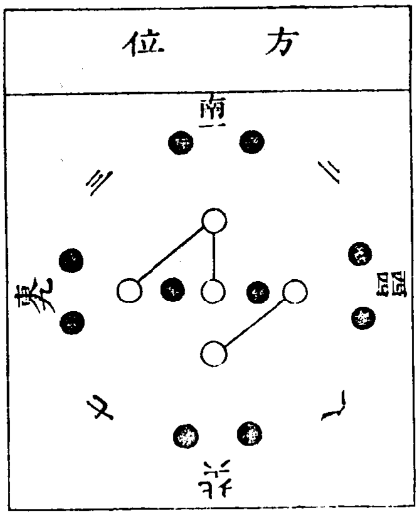
是尊卑相助也。二與三。七與八。相乘而生六。六與九。相乘而生四。是男女相合也。一與三而四。七與九而六。二與四。八與六。而亦六四。是男女以類相會也。三與八。七與四。皆爲一。三與六。一與八。皆爲九。是男女相匹也。

正 三陰十八。三陽二十七。	二 二陰十二。四陽三十六。	三 一陰六。五陽四十五。	九六。消長。凡百四十四。
四 六陽六。	五 五陽五。一陰四。	六 四陽四。二陰八。	一四。消長。凡二十七。
七 三陽三。三陰十二。	八 二陽二。四陰十六。	九 一陽一。五陰二十。	一四。消長。凡五十四。
十 六陰三十六。	十一 五陰三十。一陽九。	十二 四陰二十四。二陽十八。	九六。消長。凡百十七。

右十二月陰陽之數。凡三百四十二。加之以十八。季夏土用之數。則凡三百六十。而當朞之日也。七十二候。一月各六候。春月配九。夏月配一。秋冬配四六。則其積亦凡三百六十也。十二月陰陽之數。各三十六。而一者三十六。四者三十六。加之以五者三十六。則亦凡三百六十也。九者三十六。一者三十六。亦凡三百六十。四者三十六。六者三十六。亦爲三百六十矣。五者七十二。得三百六十。則亦可以見土之旺四時之理也。○四月。三陽廿七。三陽三。十月。三陰十二。三陰上。如是則九一四六。各十八。而其數亦爲三

大字恐七。下字恐六。

百六十也。



九一四六。五行之用數。故居四正。三七二八。所含之數。故居四維。各屬其側矣。其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相對者。五行生成之數也。一九三八。各爲十。二八四九。亦爲十。一四二三。皆爲五。九六七八。皆爲十五也。一六爲二。除五。四九爲三。亦除十。者三二之合。土之旺四方也。三八二七。亦皆爲五。其相生則七四十九而七生九。七九六十三而九生三。九九八十一。而三七二十一。亦生南方之一。三一與三則四。三是一之得二。且一而二三而四。故生西方之二。四二四之八。二八之十六。且二與四。亦六。故生北方之六。八六而七。八而九。且六是三箇二。故三三之九。而復生東方之九七。且一三是四。二四是六。故四四十六。而一三生二四。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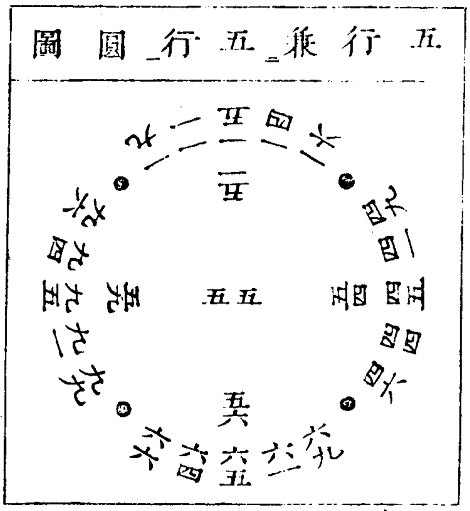
亦四九七亦六。故四四十六。而六八生九七。其火生土。則一生正中之一。三生中五東南之三。三與一一而生十。其土生金。則中五西北之二生二。二復自乘生四。二與四是六。而中五之二三相乘。亦生六。其相克者相對於四正。而土抑和中央。故相克者。却相生。是以一三和於中五。而生六八。六八亦和於中五。而生一三。二四和於中五。而生六八。六八和於中五。而生一三。二四和於中五。而生九七。九七亦和於中五。而生二四。且水克火。故土制水。以相和。金生於土。以克木。故木制土。以相

和。故相克者。却相悅。猶夫婦也。水火相悅。以水生木。故一與八而生九。木土相悅。以木生火。故中五之二與九。中五之四與九。四與七。皆生一三。一與三是四。故丑與九而生四。三七相乘。亦生一。火金相悅。以火生土。故一與四。二與三。皆生五。一三二四之積。而生十。一四之四。二三之六。亦生十。一一三三。二二四四。亦皆生十。且一是生正中之一。三是生中五東南之三。二是生中五西北之二。四是生中五四正之四。土水相悅。以土生金。故中五之三乘於八而生四。二乘於六而生二。中五之二、

三。相乘爲六。與北方之六而生二。與八而生四。四正之四與八而亦生二。金木相悅。以金生水。故四九三十六。四七二十八。二九十八。而皆生六八。○北方一陽之復。故六是二箇三。南方一陰之生。故三是一之生二。○中五。是奇者五。而正中之一。自含五四正之四。具九一四六之象。且五是三二之合者。而以東南正中爲三。故一三九七。以三乘之而生。一三之三。三三之九。三九之二十七。以西北爲二。故二四八六。以二乘之而生。二二之四。二四之八。二八之十六。其十。是偶者五。而中央之二。自含十。四維之八。具三七二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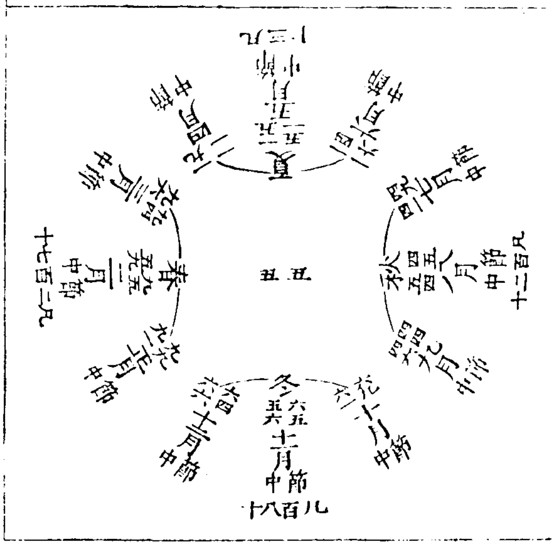
象。且五正中之一。與西北之二。與東南正中之三。與四正之四。凡十。是偶者五也。○一三九七四正。四維相對而生。一六而七。四九而三。三八而一。二七而九。二四八六。西北偏對而生。二六而八。二四而六。八六而四。四八而六。亦可以見陰陽吉凶之理矣。○東西南北側立之。則南爲天。北爲地。火炎上於天。水潤下於地。木生於東。金收於西。又以北爲上。爲地天交泰也。○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相乘。則皆爲四六。加之以中五。則還爲九一也。一與三。九與七。二與四。八與六。相匹則亦皆爲四六。加之以中五。則亦爲九六也。○一六水火也。

父母也。水火一交。一得一而生二。六得一而生七。二交。一得二而生三。六得二而生八。三交。一得三而生四。六得三而生九。四交。一得四而生五。六得四而生十。〇一六交。而生二七。一與六而七。七除五而二。二七交而生四九。四九交。而生三八。三八交。而生一六。〇五是土。土生萬物。故以五約之。則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六生七。七生九。九生三。三生一。以五乘之。則一歸于五。二歸于一。四歸于二。八歸于四。六歸于八。七歸于六。九歸于七。二歸于九。二是數之母。故以二乘之。則其漸次生。與以五約之同。以二約之。則歸于本。與以五乘之同。以三乘之。則一三九七漸次生。以二乘之。則七九三一。漸次歸于本。除五。以二乘之。則二四六八漸次生。以三乘之。則六八四二。漸次歸于本。



五九。故九者凡五。而五五廿五者。亦九也。五一。五四。五六。傚此。五五。故五者凡五。而五五廿五者。亦五也。余數亦廿五者。廿五也。凡六百二十五。九箇五。凡二百廿五。而正中之五五。自含五五。則凡二百五十也。二十五者十。南方一五。直中央之五。所以季夏土用爲土用之主。而南方之一。亦正中之一。可以見吉之於中一間矣。特吉未中耳。

配四時十二月二十四氣圖



以中央四正之五九。五一。五四。五六。加于四方。則東爲二百七十。而一月各得九十。南爲三十。而一月各得一十。而爲百二十。而一月各得四十。北爲百八十。而一月各得六十。亦可以見土之旺于四時。九一四六之爲四方正數。而含七三二八也。中五則三二之合。故三九而二百七十。三一而三十也。三四生八。北方。二六生二。西方。是逆可見悔吉之順。而吝凶之逆于中五也。然亦西北尚有四五六五。是本體之循未亡也。然四五之二十。五六之三十。皆失五。一五之五。五九之四十五。則皆得五。所以爲吉爲悔也。五九尚四十。而五不如直一五六。

方圖

六六	四六	五六	一六	九六
六四	四四	五四	一四	九四
六五	四五	五五	一五	九五
六一	四一	五一	一一	九一
六九	四九	五九	一九	九九

自北而南者五。自西而東者亦五。自西北而東南者一。自西南而東北者亦一。獨無自東南而西北者矣。正中之五五。則至正至善。衆數之主也。○第一段相乘。則凡二百二十五。是二十五者九也。第二段相乘。則凡二十五。是廿五者一也。第三段相乘。則凡百二十五。是二十五者五也。第四段相乘。則凡百。是二十五者四也。第五段相乘。則凡百五十。是二十五者六也。一段與二段。凡二百五十。四段與五段。亦凡二百五十。五段凡六百二十五。是二十五者二十五也。第一段之第一局。是九九八十一。與第二局。凡九十。第三局與第四局。亦八十一。而第四局與第五局。亦凡九十。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第五段。倣此。○中五。四正之五一。五四。四五。一五。凡五十。四維之四一。四四。一一。一四。凡二十五。外面之四九。一九。四六。一六。六一。九一。六四。九四。凡百五十。六五。九五。五九。五六。亦凡

百五十六九九。九九。六六。九六。與中央之五五。凡二百五十也。自北而南之五箇九。五箇一。五箇五。五箇四。五箇六。凡百二十五。而第一段。與第二段之積。凡百。第四段。與第五段之積。亦凡百。與第三段。凡二百五十也。

九	一	五	四	六

一日者五變。則五行之用數也。其積凡二十五。以十四四分乘之。則得三百六十。當朞之日也。十四四分。以五行約七十二候之數。

九九	九一	九五	九四	九六
凡七十				

一九	一一	一五	一四	一六
凡三十				

二日者。二十五變。則五行各兼一行也。其積凡二百五十。以十四四分乘之。則得三千六百。當十朞之日也。其七十則五九四十五。與五五二十五也。三十則一五與五五也。五十則五五與五五也。四十五則四五與五五也。五十五則五六與五五也。凡二百五十。是五五二十五之衍。而得十者也。一列之積。凡百二十五。二列相乘之數。凡六百二十五。

五九	五一	五五	五四	五六
凡五十				

四九	四一	四五	四四	四六
凡四十五				

六九	六一	六五	六四	六六
凡五十五				

九九九	九九一	九九五	九九四	九九六
一九九	一九一	一九五	一九四	一九六
五九九	五九一	五九五	五九四	五九六
四九九	四九一	四九五	四九四	四九六
六九九	六九一	六九五	六九四	六九六

九一九	九一一	九一五	九一四	九一六
一一九	一一一	一一五	一一四	一一六
五一九	五一一	五一五	五一四	五一六
四一九	四一一	四一五	四一四	四一六
六一九	六一一	六一五	六一四	六一六

九五九	九五一	九五五	九五四	九五六
一五九	一五一	一五五	一五四	一五六
五五九	五五一	五五五	五五四	五五六
四五九	四五一	四五五	四五四	四五六
六五九	六五一	六五五	六五四	六五六

九四九	九四一	九四五	九四四	九四六
一四九	一四一	一四五	一四四	一四六
五四九	五四一	五四五	五四四	五四六
四四九	四四一	四四五	四四四	四四六
六四九	六四一	六四五	六四四	六四六

九六九	九六一	九六五	九六四	九六六
一六九	一六一	一六五	一六四	一六六
五六九	五六一	五六五	五六四	五六六
四六九	四六一	四六五	四六四	四六六
六六九	六六一	六六五	六六四	六六六

右三目者。凡百二十五變。則五行各乘二行也。其積千八百七十五。一列之積。六百二十五。二列相乘。則爲三千百二十五也。純一者五。乘一者六十。乘二者六十。凡百二十五矣。以十四四分。乘於千八百七十五。則得二

萬七千。當七十五歲之日。

九九九九	九九九一	九九九五	九九九四	九九九六
九一九九	九一九一	九一九五	九一九四	九一九六
九五九九	九五九一	九五九五	九五九四	九五九六
九四九九	九四九一	九四九五	九四九四	九四九六
九六九九	九六九一	九六九五	九六九四	九六九六

九九一九	九九一一	九九一五	九九一四	九九一六
九一一九	九一一一	九一一五	九一一四	九一一六
九五一九	九五一一	九五一五	九五一四	九五一六
九四一九	九四一一	九四一五	九四一四	九四一六
九六一九	九六一一	九六一五	九六一四	九六一六

九九五九	九九五一	九九五五	九九五四	九九五六
九一五九	九一五一	九一五五	九一五四	九一五六
九五五九	九五五一	九五五五	九五五四	九五五六
九四五九	九四五一	九四五五	九四五四	九四五六
九六五九	九六五一	九六五五	九六五四	九六五六

九九四九	九九四一	九九四五	九九四四	九九四六
九一四九	九一四一	九一四五	九一四四	九一四六
九五四九	九五四一	九五四五	九五四四	九五四六
九四四九	九四四一	九四四五	九四四四	九四四六
九六四九	九六四一	九六四五	九六四四	九六四六

九九六九	九九六一	九九六五	九九六四	九九六六
九一六九	九一六一	九一六五	九一六四	九一六六
九五六九	九五六一	九五六五	九五六四	九五六六
九四六九	九四六一	九四六五	九四六四	九四六六
九六六九	九六六一	九六六五	九六六四	九六六六

四目者。凡六百廿五變。則五行各乘三行也。今爲百廿五變圖如上。（上面第一局九字。易一四五六之字。各百廿五變。則爲六百廿五變。）其積凡一萬二千五百。以十四四分乘之。則得十八萬。當五百歲之日。一列之積。三千百廿五。二列相乘則爲一萬五千六百廿五。純一者五。乘一者百四十。乘二者三百六十。乘三者百廿。凡六百二十五矣。

九九九九九	九九九九一	九九九九五	九九九九四	九九九九六
九九一九九	九九一九一	九九一九五	九九一九四	九九一九六
九九五九九	九九五九一	九九五九五	九九五九四	九九五九六
九九四九九	九九四九一	九九四九五	九九四九四	九九四九六
九九六九九	一	五	四	六

九九九一九	一	五	四	六
九九一一九	一	五	四	六
九九五一九	一	五	四	六
九九四一九	一	五	四	六
九九六一九	一	五	四	六

九九九五九　一五四六	九九九四九　一五四六
九九一五九　一五四六	九九一四九　一五四六
九九五五九　一五四六	九九五四九　一五四六
九九四五九　一五四六	九九四四九　一五四六
九九六五九　一五四六	九九六四九　一五四六

九九九六九　一五四六
九九一六九　一五四六
九九五六九　一五四六
九九四六九　一五四六
九九六六九　一五四六

變易間。一有易五字者百廿五變。易四字

五目者。三千百廿五變。則五行乘五行周。而萬事吉凶悔吝。無所不備矣。今爲圖百廿五變。擧之例之三千變倣此。○第二局九字易一字者。百廿五變易六字者。百廿五變。凡六百廿五變。○次第一局。九字易一字者。百

者。百廿五變十六字。疑是。

廿五變。而又第二局九字。易一字者。百廿五變。易五字者。百廿五變易四字者。百廿五變易六字者。百廿五變。凡六百廿五變○次第一局九字易五字者。百廿五變。而又第二局九字。易一字者。百廿五變易五字者。百廿五變。易四字者。百廿五變易六字者。百廿五變。凡六百廿五變。○次第一局九字易四字者百廿五變而又第二局九字。易一字者。百廿五變。易五字者。百廿五變易四字者。百廿五變易六字者。百廿五變。凡六百廿五變。○次第一局九字。易六字者。百廿五變。而又第二局九

乘字。當作乘之。

字。易一字者。百廿五變。易五字者百廿五變。易四字者。百廿五變。易六字者。百廿五變。以上凡三千百二十五變。其積凡七萬八千百廿五。○九之變。其積凡一萬八千百廿五。二之變。其積凡三千百廿五。五之變。其積凡一萬五千六百廿五。四之變其積凡一萬五千。六之變。其積凡一萬六千二百五十。乘之以十四四分。則得百十二萬五千。當三千百廿五歲之日也。一列之積。一萬五千六百廿五。一列相乘。則爲七萬八千百廿五也。九一五四六。各三千百廿五。而其九者積

九字恐衍。

二萬八千百廿五。一者積三千百廿五。五者積一萬五
千六百廿五。四者積一萬二千五百。六者積一萬八千
七百五十。凡七萬八千百廿五也。純一者。五乘一者。三
百乘二者。千五百乘三者。千二百乘四者。百廿九。凡三
千百廿五矣。

占法

板厚二分。用周尺。以象兩儀。徑五分。以象五行。靑書九字。表悔字。裏
者五箇。朱書一字。表吉字。裏者五箇。黃書五字。表中字
裏者五箇。白書四字。表吝字。裏者五箇。墨書六字。表凶
字。裏者五箇。凡廿五箇。厚五寸。亦象五行。古者齋戒沐浴。北
面燒香。儲二十五棋於兩掌間。以其事告曰。棊明告吉
凶。而混之於掌中。以象太極。次開兩掌。二十五棋在左掌。以象兩儀。
次以右手信手取一棋。居盤上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如第一次例束上。以象五行。以餘棋廿。歸于盤中央。見所得

之五棋。考其吉凶。如九九五九一。則其占爲悔悔中悔
吉。蓋本第一九也。屬悔。自第一至第五。是其事始終經歷之
吉凶。而以第五爲其事歸著處。故第一。第五。尤重。以第
二。第三。第四。低昂於第一。第五。以決吉凶之輕重。且合
考之於五行事類。須活看矣。而合二十五棋。儲之於器。
拜而退。

後論

古今一氣。百世貫於今。則已往可復。將來可致。本於理而生者氣也。故不違于其理。盡其禮。必誠必敬。而感動之。則二氣合復。而鬼神格焉。必誠必敬。以不違于陰陽之道。其類萬物之情者。而求之。則鬼神行。而吉凶見焉。占法定。則鬼神已知之。故雖非聖人。亦可立占法。循理而生。由道而行者氣也。占法不違於陰陽之道。其類萬物之情。則吉凶可致矣。如陰陽家。則占法蠹妄。而誠敬亦不至。鬼神何以告吉凶。

欲言天者當驗於人。有人問於人曰。將施於汝以某事。汝喜乎怒乎。問之必誠。以所有其理具焉。則其人或怡然有喜色。或咈然有怒言。又問之曰。今有此事。未知汝之喜否。則其人或有喜色而見。或有怒言而出。循理而生。隨感而應。將來至于今如此。

將爲此事。占之吉則敬爲之。不敬則吉變乎凶。凶則敬已之。敬已之則凶變乎吉。今有此事。占之吉則敬俟之。不敬則吉變乎凶。凶則盡己俟之。如此則凶亦或變乎吉。盡己俟之。亦遂遇乎凶。則謂之正命。

四下。一有叅字。

吉凶雖在天。亦能通其變則凶變乎吉。自盡而無違。是通變之道也。故蔡氏曰。一成于數。天地不能易之。能易之者人也。不自盡有所違。則吉亦變乎凶。故其事驗月。則次月或復占之。前凶而後吉者有焉。先吉而今待凶者有焉。從所待彌盡已。是卜筮之教也。

義當爲。則吉凶在所不顧。何用卜筮。比干是也。當爲之。未當爲之。當已未當已。則占之。遯尾之占是也。

神妙於萬物。故萬事吉凶。是鬼神功用。已往鬼神可致。則將來鬼神亦可致矣。

人不能言。則依筆墨而宣。鬼神無口腹。依尸而食。鬼神無口舌。依龜策而告吉凶。

有人呼則應。問已往則具往事。而或喜或怒。有人呼則應。問將來則曰。如此事則我喜之。如彼事則我不喜之。雖事未至。亦其心已知之也。

狐能使己之精神。不能自言。假人之口舌而言。其人知書字。則以文字言其情。鬼神無形體。假我手。依龜策而告吉凶。此理也。能知鬼神情狀者點頭。

非誠敬之至。則不可格。已往鬼神。故非誠敬之極。則不

可致將來之吉凶
心體之靜鬼神不能窺才動則神已知之占者不虛心則神不告
人之神主其形依耳目口舌而言動狐入于人身而合于人神假人之口舌而述其情鬼神與人神合假我手依龜策而告吉凶
卜筮聖人黙契於鬼神之妙而作
物二氣之質鬼神二氣之靈事物之用吉凶鬼神功用故聖人至誠至明無毫髮之私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而善盡先知不善盡先知無所惑於吉凶之塗矣心是人之神能藏往知來故雖衆人亦識往事知將來特爲累私意蔽人欲是以不能盡識盡知爾心散亂之甚往事尚失之將來固暗昧於是問之於天神則鬼神假我手依龜策而告吉凶蓋千古一氣故求往而已往復祭祀來將往事復生代心至於數年前亦一氣故爾百世貫於今故將來可知代心應後日事勢是心神貫後來者也
識往知來人神之妙聖人盡識盡知衆人不能盡識盡知耳不盡識者或問於人或因筆記而可得矣不盡知者問於天神因龜筮而可得矣
事人神功用吉凶事之變化故人神能知將來吉凶不能盡知者是累私意故爾於是問之於天神天神即是我神之無私累者也

春爲木夏爲火秋爲金冬爲水初十八日爲春之春木之木次十八日爲春之夏木之火次十八日爲春之秋木之金次十八日爲春之冬木之水次十八日爲春之土用木之土夏秋冬亦如此
朔後至上弦凡七日五分九十時爲一月之春爲木上弦至望七日五分爲一月之夏爲火望至下弦下弦至晦爲一月之秋冬爲金爲水
寅卯辰凡三十分爲一日之春爲木巳午未爲一日之夏爲火申酉戌爲一日之秋爲金亥子丑爲一日之冬爲水
甲乙爲木丙丁爲火戊己爲土庚辛爲金壬癸爲水甲子是木之水丙寅是火之木
青爲木赤爲火黃爲土白爲金黑爲水而五色各發五行青而赤爲紺黑而赤爲紫青是黑中微明赤是尤

明。尚有異色。至於黃則至明者也。白是失明而生微暗。黑尤暗昧。亦可以見吉凶悔吝之意矣。

五常各兼五常。五味兼五味。五音兼五音。五倫兼五倫。父母愛子。子愛父母。親之親也。父戒子。子爭父。親之義也。父先子後。親之序也。父不欺子。子以信事父。親之信也。父子異宮。親之別也。

木有五色。火有五色。土金水各有五色。

人受天地之中而生。故爲土。游行者爲木。青龍其長也。飛揚者爲火。鳳其長也。奔走者爲金。麟其長也。潛伏者

爲水。玄武其長也。而麟鳳龜龍亦各兼五行。

生者爲土。立者爲木。飛者火也。這者金也。臥者水也。

日火也。月水也。星金也。辰土也。日月流行生生不已者木也。

肺金氣之主。五臟之天。故星爲天。日月之麗。辰水火之生於土也。星有五星。金兼五行也。日有十干。火兼五行也。人有五臟。五臟各兼五行。肝是木。眼是木之水。爪是木之木。眼亦兼五行。醫書言之。

一身左爲木。爲春。前爲火。爲夏。右爲金。爲秋。後爲水。爲冬。故前具衆形。而後則索然。左手弱。右手强。金木也。

萌芽木之木。枝葉長茂木之火。幹之大木之土。木根之堅。木之金。土中不可見之根。通達者。木之水。生芽發花夭夭。木之木。枝葉長茂蓁蓁。木之火。菓實堅確。木之金。枝葉零落。索然歸於根。木之水。

木是木之木。草是木之火。苔是木之土。竹是木之金。蔓生。是木之水。而各兼五行。

人初生至二十爲春。三十四十爲夏。五十六十爲土。七十八十爲秋。九十百爲冬。

正心爲木。仁也。修身爲火。禮也。齊家爲土。信也。治國爲金。義也。平天下爲水。智也。

耳目鼻陰皆有二竅。是陰陽也。唯口有一竅。口屬土。有一竅是中五。正中之一也。一故信。言語是以主信。口亦兼五行。唇是土之土。舌是土之火。齒是土之水。音是土之金。筋是土之木。

一物之中。各備五行。然就其顯然者而見。則有兼一。有兼二。有兼三。有兼四。故自五而二十五。自二十五而百二十五。自百二十五而六百二十五。自六百二十五而

三千百二十五。於是萬事功用。吉凶變化。無所遺矣。
飛者火。潛者水。動者金。植者木。
金爲風。故風木相爭。木爲雷。爲龍。故龍雷相伴。而風逐之。鱗虫喜雷。羽虫喜暘。毛虫喜風。甲虫喜雨。
三千百二十五。而五行兼五行周矣。要之不過於二十五。本於五而生五也。

狼疐錄二終

氣作體

狠疐錄三

平安　三宅重固實操著

雜說

理氣說

理無形體。以氣爲形體。氣無模範。以理爲模範。故理則無體之氣。氣則有體之理。無體之理。則顯於有體之器。有體之器。則無體之理之爲體者也。程子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是之謂也。中庸說隱。說無聲無臭。周子所謂無極。程子所謂冲漠無朕。張子所謂大虛。皆言理無

形體矣。易曰。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程子說之云。器亦道。道亦器。須著如此說。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朱子說之云。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論語曰。逝者如斯夫。程子說之云。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已。皆與道爲體。中庸引詩鳶飛魚躍而曰。言其上下察也。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張子曰。糟粕煨燼無非敎。朱子曰。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無窮。此皆言氣以理爲模範。而有體之氣。則無體之理之爲體矣。其言元亨利貞。則無體之天理。存于有體之五行之目。

而總言則謂之天命。其無體者。與有體者行。謂之天道。無體者。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謂之太極。無體者眞實而無妄。謂之誠。其有體者。總言則一氣。而分言則謂之陰陽。謂之天地。謂之五行。謂之四時。有體之靈謂之神。以主宰謂之上帝。以性情謂之乾坤。以魂魄謂之鬼神。其仁義禮智。則無體天理。存於有體血氣之目。而總言則謂之性。無體者與有體者行。謂之人道。謂之孝弟。其無體者爲萬事大本。謂之未發之中。謂之人極。其眞實無妄。亦謂之誠。無體者寂而存。謂之性。動而發。謂

之情。謂之四端。其有體者。總言則一身。而分言則謂之血氣。謂之手足。謂之五臟。有體之靈謂之心。以主宰謂之主人公。以功用謂之魂魄精神。有體者自然合于無體之模者聖人。有體者守無體之模。而不失者賢者。有體者外于無體之模者小人。就有體之器。而求無體之條理。是格物。以無體者。正有體者。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顏子之克己。以無體者。克有體者也。仲引之敬恕。守無體者。而推于有體者也。大易言顯仁藏用者。說有體者與無體者動。無體者著見於動上。而無

色作臭

體者依皆無體於動上矣。凡聖賢說道論學。不越于理氣之外。予故云。宇宙之間一言以蔽之曰理氣而已。

理氣問答

宇宙之間。一言以蔽之。曰理氣而已。故古昔聖賢說道論學。不越于此二者焉。何曰理。何曰氣。無聲臭而有條理者謂之理。有聲色貌象而可見聞者謂之氣。或云。無聲色則是絕無。又何條理之有。且無聲色者在何處。孟子以上無此言。恐宋儒不覺入于禪之見焉爾。曰。理無聲色。以氣爲體。故氣是理之形體。理是氣之無體也。是

以理不離乎氣。而氣亦不能道理。可就聲色者。而見無體條理也。假令無聖賢之言。亦我知其不悖不謬。況大易曰。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顯諸仁藏諸用。又曰。察地理。又曰。窮理盡性至命。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詩曰。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論語曰。孝弟爲仁之本。又曰。禮之用和。又曰。何莫由斯道。又曰。高堅前後。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又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又曰。文理密

察。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矣。孟子曰。理義悅我心。又曰。四端。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禮記曰。天理。此數言。尤足於見有無聲色而有條理者。不離乎聲色而不雜乎聲色。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義。何謂之出於宋儒之私見哉。曰。吾子區區於宋儒範圍之中。而不能度越於宋儒佛見之外。胥熟於二三百年來之說。而不知淵源於千有餘歲之上。故不明於孔孟之正脉矣。宋儒已有理氣之言。故不能無體用之說。宋儒止一言。記一字。不言理氣體用。則如無可言者。其如此。孔孟何不言之。孔孟

只說道說德說誠。其言仁義。亦以人心說仁。以正路說義。以孝弟爲仁之本。以事親事君。從兄尊賢。爲仁義之實。不如宋儒分理氣體用。孝弟忠信謂之道。耳目鼻口謂之器。道尊故曰上。器不能比於道。故曰下。兩儀四象八卦。是易之大標的。故曰。易有太極。而下文序其太極曰。是生兩儀云云。非兩儀之前。有太極者。而太極生兩儀之謂。孝弟固可見聞。故曰顯仁。孝弟外更無他道。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如此之妙。蘊藏於孝弟上。故曰藏用。非無聲色者存於此之謂也。其曰地理。曰天理。曰窮理。

曰文理。曰理義則指文理可見者而言。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是天之文理也。山峙川流。火炎上。水潤下。是地之文理也。此皆可見聞者。而直謂之天道地道人道。故曰。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剛與柔。立人之道。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直是天道。然朱考亭云。陰陽則氣也。其理則所謂道。何附會强解如此也。若其說則理言似有所不達。待考亭而后爲盡矣。總言則謂之仁。分言則謂之孝弟。孝弟是仁之實。故於仁爲本。非以仁爲體。以孝弟爲用之云。禮是人事本來儀則。故

行之者不迫。非體嚴而用和之云。溫凊之孝。徐行之弟。是人道當然。謂之則。謂之彝。人不由孝弟而行。故戒而言何莫由。矣寒往暑來。水流而不已。直是天道。非別有虛底者而存于道上。與一陰一陽之謂道同一意。溫良恭儉讓是聖德實事。贊溫良恭儉讓之上。有不可企及之妙而存。曰高堅前後。非聖人之德有不可見聞者之云。惻隱是孝弟之擘頭。故曰仁之端。非言仁在於內而端著於外也。萬物不外于五行。人之五臟百骸是五行之質。故曰。萬物備於我也。吾子所引艦却足證予之說。

說一作記。

君子下恐脫之字。

引證句匡通。以備作不可不以引證左驗

覽之。

唯中庸一書出於漢儒附會之傳說。而其所言違于孔孟之正脉。以論孟質之。見其不可信。已以索隱爲君子所不爲。復曰。君子道費而隱。已以鳶飛魚躍爲上下察。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一書中前後矛楯如此。其不足取必矣。聖人之道無不可見聞者。故曰實學。又曰聞道見道。言無聲臭。是老佛空虛之見爾。曰。古之人以聖賢格言矯己之私見。如吾子則以己之私見矯聖賢之格言。己如此。以引證左驗不可質之。吾子以爲聖人之道有本末邪。曰。有之。聖賢數言之。曰。物有動靜邪。曰。有

之。曰。有所謂氣者邪。曰。有之。易孟子言之不一。曰。吾子言已如此。而何疑宋儒也。凡天地萬物。有動靜而不同時。本末異處。春夏爲動。秋冬爲靜。陰爲靜。陽爲動。晝爲動。夜爲靜。火有炎上時。有伏藏時。水有流時。有湛時。目有視時。有不視時。口有言時食時。有不言不食時。耳有聞時。有不聞時。手有執時。有不執時。足有步時。有不步時。凡萬物有動靜如此。獨心不有動靜哉。心有思時。有不思時。有喜怒時。有不喜怒時。其喜怒思慮時爲動。爲用。爲末。不思慮不喜怒時爲靜。爲體。爲本。謂之禮之用。

藏諸用。則體不言而可知矣。水湛時。已有流之性而存。口不言足不步時。已有言步之德而存。未見親未見兄時。已有孝弟之德而存。非溫凊徐行時。乍有孝弟出來。其靜而存者。有何之形色哉。動而用時。孝弟顯于溫凊徐行上。溫凊徐行。是手持足行而已。豈直謂之孝弟邪。吾子已曰。聖人言道。言德。言誠。道德誠直有何等形色。爲方乎。爲圓乎。爲赤乎。爲白乎。程朱所謂理是直指道德之有條理而言。豈別指奇異彷彿者而言哉。理不離形色。以形色爲理之形體。只是形色之理而已。何謂之

足上。恐脫身字。

空虛也。如佛則形色之外。別尋一種空妙者。所以謂之無實也。且疾徐先後身也足也。身足不謂之弟不弟。就身足上。有弟不弟者而存。故孟子直言徐行而後於長者。謂之弟。猶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曰。身足卽心也。心卽身足也。疾徐先後之外。何尋弟不弟。弟不弟卽心也。足也。故孟子曰。形色者天性也。大人能踐形。唯明道言。在天爲命。在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此言却當矣。心卽性。性卽形色。疾徐卽弟不弟。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是氣也。性也。形色也。手足是形色。手持足

之孝間。恐脫爲字。

行。卽心。卽手足之性。這上有何之體用分顯微與哉。孟子曰。仁人也。亦尤可見此意矣。故了則却曰。宇宙之間。一言以蔽之。曰形氣而已。氣是形之精。形是氣之質。心是氣之精者。自主於身。謂之心。自得於天而生。謂之性。形之動。而得之於心。謂之德。形之善動。謂之道。分言之爲仁義。又分言之孝弟。其言仁。以孝弟爲本爲實。其言孝弟。或曰色難。或曰生事葬祭無違禮。或曰徐行後於長者。謂之弟。千言萬語。不越于形氣之外也。語天地外。出形氣外者。非聖人之言。故以陰陽剛柔。爲天地之道。

或說見天地之心。孟子論高於聖人。然亦不過自心上說。其曰盡心知性。曰存心養性。亦可以見心性無二。不如宋儒分理氣也。蓋氣是形之上。心。又氣之上。心之上。更無形色。則謂之絕無。所以聖人無心以上之言也。曰吾子誤矣。且其說自矛盾已曰。心以上絕無。而却又曰。形之善動。謂之道。不可言形之動。直謂之道。則不得不言善不善。其善者。卽是形氣以上者。卽謂之道。謂之理。故孔子曰。從心之所欲。不踰矩。孟子曰。有權而後知輕重。有度而後知長短。心爲甚。可以見心以上有所謂規

矩權度者。而無形色。有條理。就形氣而存。不離乎形氣而立也。吾子之見。是伊藤仁齋之說。而漢唐諸子。見道不明。往往以吾子之說者有矣。曰疾行是不善之動。徐行是動之善。皆可見聞矣。非有隱微者。而顯於徐行上。曰。爲不當疾行而徐行。徐行前已有不可見聞者而存。曰。爲不當疾行者。心也。曰爲不當疾行者。固心也。其不當疾行者何哉。卽是道也。理也。而所謂不可見聞者也。

天命說

命之理微。故聖人罕言之。蓋命猶令也。天以陰陽五行。

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以成性。以賦與其理。謂之理之命。論語所謂五十知天命。易所謂至命。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皆指天理流行者而言。以賦與其氣。謂之氣之命。論語所謂死生有命。不知命。莫以爲君子。伯牛之病。言命。子貢之貨殖。言不受命。孟子所謂命也。知命非正命。是也。皆指昏明强弱貴賤壽夭吉凶禍福之出於氣者而言。或云。理固不可易。而氣則可變。故學力至於變化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强。雖貴賤壽夭吉凶禍福之定於有生之初。亦皆出於氣。則有可變之理否。曰。亦

可變之。蓋自盡無慊。而后至者正命也。所謂修身以俟之是也。巖牆之覆壓。桎梏之誅死。怠四支而凍餒。情欲過度而生病。皆不謂之正命。孔曾顏孟之不得志。絕糧微服之厄。陋巷三十之夭。比干剖心。箕子爲奴。文王羑里之難。伯夷西山之餓。皆無慊於己。則其至者。於其人謂之正命。於天則却可謂之非正矣。故盡人事。而后可言命也。貴賤壽夭貧富禍福。雖定於有生之初。然能成其德。則可移其氣。而貧賤爲富貴。禍夭爲福壽。故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又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

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詩云。其命維新。又云。峻命不易。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舜禹湯文武王周公之得其祿位。桀紂幽厲之失其身。皆可以見天命可變矣。程子曰。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易曰。積善之家有餘慶。積不善之家有餘殃。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于巖牆之下。尤盡矣。或曰。比干之死。謂之定於有生之初。

則不諫必引得許多年齡。謂之非已定之命。爲義亡天命。則凡吉凶禍福。生於今日。不可謂有命也。曰。比干之仁。而享百年之壽。以生於當死之時。皆定乎有生之初。比干若言百年之命。而忘義不諫。則盜造化之大賊。故孟子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亦蓋言此意。桀紂已爲天子。有四海。是定乎有生之初者如此。漸成其惡。以失其富貴。是變天命也。然失其富貴。亦謂之已定之命可矣。是所謂命之理微處。曰。吉凶禍福。皆有已定之命。而聖人設卜筮。令人趍吉避凶。何也。曰。將爲此事。逆知其吉凶。自謹

自直。是卜筮之教也。故卜筮教人盡人事矣。曰。清濁壽夭定乎有生之初。故謂之命。富貴患難。忽生於今日。故謂之天。是以伯牛之病曰命。又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又曰。吾之不遇魯公天也。尤明白。曰。不然。清濁壽夭固出於氣。而富貴患難亦生於氣。出氣者皆有已定之命。故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論語曰。不受命而貨殖。朱子曰。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可以見天與命不可分矣。孟子盡心第一章第二章。其論備矣。盡矣。只說到於此大意而已。更有隱微不可言者。難以口舌盡焉。

性說

性。人心所受得而生者也。所受得者何也。曰。仁義禮智矣。自條理區別謂之理。自天賦與之謂之命。自至正至直無惡謂之善。火之炎上。水之潤下。是水火之氣。火當炎上。水當潤下者。是水火之理。卽謂之水火之性。大易說繼善成性。說理性命。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孟子因直說性善。至伊川則以性卽理也。發明性善之義。可謂明

白的切矣。蓋繼善成性。是孟子性善之祖。而其言理性命。是中庸之父。伊川理也之曾祖也。仁義禮智。卽人之所具之理。直是人之性。已謂之理也。則善而無惡可知矣。故大學謂事理之極。而說至善。中庸謂明於理。而說明於善。大易謂天理流行不間斷。而說繼善。又四德之元。謂善之長。明道生之說。尤明備。而以理爲性之實體。則不異乎伊川也。伊川之說直截。而明道就理氣妙合之處。而說理元不離乎氣。則伊川之說。不可不同於明道也。朱子中庸首章解。可謂盤水不漏矣。明道惡亦性

之云。則明人性之條理區別者。不越于四者。而彼惡者。亦不外于四者。特四者偏而后然。蓋水洋溢滔天。火焞焞燒家。亦炎上潤下之偏也。姑息輭弱。仁之偏。刻薄暴虐。義之偏。人之質。不能外五行。則其所爲縱橫左右。大過不及。的當不當。豈外五行之理哉。邵子性道形體。心性郛郭。横渠合虚與氣有性名。合性與知覺有心名。及心統性情。程子穀種之譬喩。皆的確明白。或云。性已如此。又言相近習成之性。何也。曰。性人心所受得生之天理。而清濁昏明之禀。亦人之所受得而生之天氣。且理

是氣之理。氣是理之形體。二者皆出於天。而不相離。則有就理氣妙合之處。指其實體而言者。天命之性是也。有兼清濁昏明之禀而言者。相近之性是也。譬性猶月在水中。天命之性。不論水之清濁。指月之本體而言。氣質之性。兼水之清濁而言。水有清濁。故月有明暗之異。朱子解相近之性云。此性兼氣質而言者也。蓋此意矣。非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而言者。天命之性也。雜陰陽而言者。相近之性也。炎上潤下。是水火之性。水有清濁。火有文武。謂濁者文者。曰這水性濁。那火性弱。又補益

罕下。一有學。

眞元。是人參性。謂出於朝鮮者。曰那藥性厚而美。謂出於中國者。曰那藥性菲而弱。亦皆兼氣質而言者也。蓋命有理氣之二。則性亦有天命氣質之異。要之主所賦之理。而謂之天命之性。合所禀之氣。而謂之氣質之性。荀子性惡。揚子有善惡。韓子三品之説。皆不知有天命氣質之異。認氣以爲性。蘇胡二氏。以性善之善。爲非善惡之善。是佛氏之見。朱子已明辨之。但明於理氣分合之間者。而可與言性之説矣。

體用顯微説並圖。

體用之名。取人身之動靜矣。人之靜而立也。四支百體具焉而已。及其動而行。四支百體各爲用矣。合體用而人也爾。

體用以動靜言。顯微以理氣言。然動者屬陽而氣用事。故顯亦爲用有之。靜者屬陰。而理爲生。故微亦爲體有之。是以人心靜而無朕者。爲太極爲體。已應者爲用。屬兩儀。易所謂顯仁是也。

心之未動。性也。體也。此時一理一元氣。體中顯微分。心之已動。情也。用也。此時亦理與氣而已。用中顯微分。

心之德愛之理仁也爲性爲體爲微惻隱之心爲情爲用用是氣用事故謂之顯可矣婉色婉容是愛之理見於形色顯也形而下也上者藏諸這裏所謂藏諸用也謂之用可矣可謂之屬情不可謂之情也

心之制事之宜人心制斷之德事得宜之理所謂斷制裁割底之理義也爲性爲體爲微制斷羞惡之心爲情爲用謂之顯可矣外方事得宜是顯也形而下也上者藏諸這裏可謂之用可謂之屬情不可謂之情也天理節文人事儀則恭敬撙節底之理禮也爲性爲體爲微其三千三百當如此者恭敬撙節底之理之目也亦性也體也微也恭敬辭讓之心爲情爲用可謂之顯矣行之而事事有節文規矩是當如此者爲三千三百於事上是顯也形而下也上者藏諸這裏可謂之用可謂之屬情不可謂之情也分別是非底之理智也爲性爲體爲微是非之心爲情爲用謂之顯可矣事事善惡之分是顯也形而下也上者藏諸這裏可謂之用也可謂之屬情不可謂之情也

元亨利貞四德之體微也四時行四時之用顯也萬物生長收藏四德之見於形色顯也形而下也上者藏諸這裏亦用也四德具於冬而爲貞是靜也爲性爲體爲微猶五常立於未發而爲智爲性也發於春者動也爲用爲情爲顯所謂顯諸仁也四德各有體用而元亨爲陽動之德故爲用利貞爲陰靜之德故爲體四性各有體用而仁禮爲陽動之德故爲用義智爲陰靜之德故爲體易所謂立人之道仁與義周子所謂中正仁義是也自仁心之德義處事之道言之則仁爲體義爲用孟子所謂仁義是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顯道是微道是體而陰陽是用也就其顯者而言則陰爲體陽爲用

以深愛爲微以婉色婉容爲顯中庸兩處言顯微皆就氣上而分顯微

易太極圖說與孟子仁義分體用不同有何所據而知其然易以陰陽剛柔配仁義而言曰顯仁太極圖說曰主靜又引證易語可以見仁爲用義爲體也孟子每每說仁義而言仁安宅義正路則可以見仁爲體義爲用也

或云。孟子以義爲用。朱子解義字曰。心之制。事之宜。己爲用則是情也。何爲性而解之。蓋其曰心之制事之宜。是以發用言歟。曰仁義禮智。道之名目條理。心之寂然道斯立。心之感通道斯行。立者謂之性。行者謂之情。而皆形而上者也。微也。所謂心之制。事之宜。說道之一名目。一條理。形而上者也。微也。性情體用皆道者。朱子解亦爲道而說。但仁義各有體用。而仁義是性名。是正面說。仁義爲體用而說。是別一種意。已仁義爲體用之德。則仁謂之性。義謂之情。非不可言

謂心間。有之字。

矣。謂之羞惡之心。則可言動。而不可言靜。謂心之制。事之宜。則可言微。而不可言顯。氣。體用皆微。故可以言體。可以言用。

心之制。事之宜。與斷制裁割底之理一意。以心之制事之宜。爲義之用者。不是。天理節文人事儀則。與恭敬撙節底之理。亦一般。以天理節文人事儀則。爲見事上者。不是。孟子以義爲用而言。亦爲動之德。則形而上者也。道也。微也。謂之性可矣。謂之屬情亦可矣。

合虛與氣有性名。然靜時氣不用事。而理爲主。故曰。性即理也。性之動謂之情。則情亦虛與氣合之名。動時氣爲主。故有善有惡。是以中庸不直曰發謂之和。而以中節爲和。

性字專言。則兼體用。所謂天命之性貫動靜是也。對于情而言。則性爲體。爲靜。情爲用。爲動。情字則不能通于體也。如孟子所謂情才。則謂之性之動。謂之動上之性。所謂知性養性。亦兼動靜而言者也。程子所謂情熾而鑿其性。亦非云情勝而鑿未發之性。言失情上之理也。性其情。亦節其情。而不失其理也。

孟子以義爲動之德。所謂藏用者也。靜時渾然一理。仁是心之全德。而愛之理。故理只見仁之面目而已。理已渾然。故氣亦渾焉。一元氣。只見滋潤溫和底之氣象而已。動而應時。氣裁斷萬事。理只見義之面目。義是心之制。事之宜也。所以孟子以仁義爲動靜之德也。動靜者氣也。所以動靜者。理也。靜也。四性之體具。動也。四性之用行。用行時。四性之體依然立。第九之圖明此意。故動上亦可分言體用也。

體用以動靜言。顯微以理氣言。是正意。靜者不可見。而

動者可見。故以體用爲顯微。是亦一意。

理（動・靜）——復禮 / 氣（克己・非禮）——視聽言動

視聽言動氣也。已也。非禮也。氣由於已。而不由於理之模也。禮是理之節文。身之規矩也。已克則氣之非禮。復于理。此時只見理之節文規矩。氣亦由於規矩法則而已。復禮而后理之節文者。見心之德愛之理之面目。由於規矩之氣。亦生滋潤溫和底之巳鼻。孔子說仁。兼體用而言。

體：理（太極）　靜　氣（元氣）　△微
用：理（微見偏面目元亨利貞）　動　氣（生偏巳鼻生長收藏）　△顯

爲動靜者。氣也。所以爲動靜者。理也。靜時渾然一理。一太極而已。無區別矣。氣亦混焉一元氣而謂之體也。動時所謂一理一太極者。方見元亨利貞之面目。所謂太一一元氣者。亦有生長收藏之可見。謂之用也。理無迹。而氣則有形。故體之理氣可言顯微。而用中固可指言顯微。

體：理（利貞）　靜　氣（收藏）　△　△
用：理（元亨）　動　氣（生氣）　△　△

體：理（太極）　靜　氣（陰）
用：理（太極）　動　氣（陽）
（順・健）　△

體：理（道）　靜　氣（陰）　○體　成
用：理（道）　動　氣（陽）　○用　能

體：理（元亨利貞）　靜　氣　△微
用：理　動　氣（生長收藏）　△顯

體：理（性仁義禮智）　靜　氣　○體　△　△
用：理（情愛恭宜別）　動　氣　○用　△　△

體：理（元亨利貞）　靜　氣　△
用：理　動　氣（生長收藏）　△

體：理（渾然一理）　靜　氣（渾爲一元氣）　△　△
用：理（見偏面目仁義禮智。）　動　氣（生偏巳鼻。愛恭宜別。）　△　△

體：理（性）　靜　氣　○體　○用　△微
用：理　動　氣（情）　○體　○用　△顯　△　△

體：理（性）　靜　氣
用：理（性其情）　動　氣（情）　情熾而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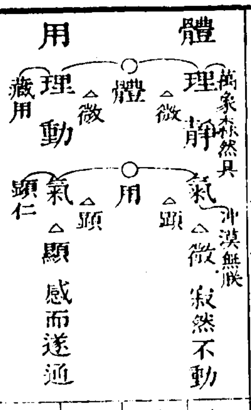
體：理（淺）　靜　氣（裁・處）　△
用：理（禮・仁）　動　氣（發・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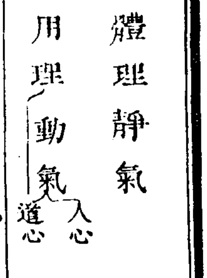
體：理（仁。心之德。愛之理。）　靜　氣（滋潤溫和底氣象）　△
用：理（義。心之制。事之宜。）○體　動　氣（裁制萬事。而宜之。）○用　△　△

體：理（仲）　靜　氣
用：理（和情）　動　氣（孟子所謂情才）

體：理（義。收斂底之理。）　靜　氣　△
用：理（仁。發動底之理。）　動　氣　△　△

體：理　靜　氣（存）　△
用：理　動　氣（心）　△
○體（性其情）　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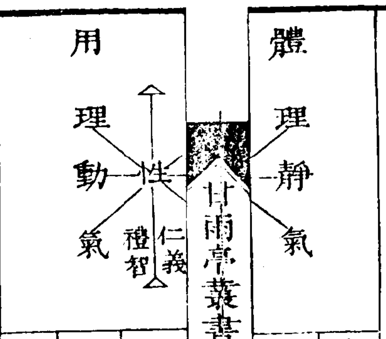




仁中天命之性。率性之道。

皆兼體用動靜。而指微而

形而上者也。



合體用。兼動靜。統理氣。包顯微。

而謂之性。其目謂之仁義禮智。

又謂之德。又謂之道。如此見而

可得孔孟之旨矣。然要之。形器

上下之分。則固不可混云。

修身說後更有定說此未定之說。

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故非格致誠正之外。別有修身

一段工夫。傳文特言身不修。則家不可齊而已。哀矜

敖惰之辟。其亦知不至。意不誠。心不正之故也爾。或

云。非別有修身工夫。則何立此一節目邪。曰雖非別

有修身一段工夫。而欲格致誠正。皆歸于修身。是聖

學著實處。所以爲不同於異學也。故修身是格致誠

正之標的歸宿處。

格物致知說

凡萬物有所職而照。而照理知之官也。故朱先生曰。所

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知只是理之

照。而心之條理區別者也。

理無形體。以氣爲形體。氣無模範。以理爲模範。故物是

理之形。理是物之無形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

曰。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程子說之云。器亦

道。道亦器。論語曰。逝者如斯歟。程子又說之云。寒往

暑來。水流而不息。皆與道爲體。中庸先曰。君子之道

費而隱。而后又引詩鳶飛魚躍曰。言上下察也。是皆

可以見物各具其理。而物卽理。顯微無間。就物可見

無體之理之義。

火照乎外。而昏於內。水昏乎外。而明於內。水火相交。而

無所不照。故心照乎外。而昏於內。知覺昏乎外。而明

於內。心得知覺。明於內。知覺得心。而運用於外。火照

外物。而物影於水。心應外物。而理照於知。萬物影於

水物理照於知。其理一也。故物之影。是水之官。理之照。是知之官。水動則物不照。心散則理不照。故居敬收心之功。照理之本。水雖不動。亦濁則不影。心雖不散。亦塞則不照。格物開其塞之功也。

或云。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我之心備衆理。何就物於外。而窮其理哉。曰。内外合一。更無間隔。所以爲萬物備於我也。萬物備於我。故爲就物於外。而窮其理。即是窮在我之理矣。遠而三代。近而今日。高而日月之運。星辰之度。卑而山川之文。草木之理。皆備於我矣。故推之其理可得。求之日至可致。非備於我。則如之何可得之哉。況物雖在於外。然所求之知在於内乎。

致知格物。開所備之衆理。誠意以下。致應萬事之實。

水分上下。有流而止之二。知分是非。有知而不去之二。

易所謂貞之正固。夫婦分男女。有和而不流之二。十一月。陽復。而天氣開。十二月而地氣開。天地交。萬物孕於此。夫婦交。而五倫生於此。是非搆兩精。百行出於此。誠意至平天下。皆本於致知。所以爲大學始教也。骨

妙。恐數之誤。

屬腎水。身依以立。理爲氣之骨子。知爲百行之骨。易所謂貞者。事之幹。其理一而已。

窮一理而萬理皆明。顔子不能。萬理逐一窮盡。雖百年之功。亦日不足。但窮得十之七八時。豁然貫通。貫通時。不窮之理。亦廓如矣。豁然貫通。却所謂一貫也。初窮萬箇理時。萬箇爲萬箇。稍熟時。萬箇合而爲千箇。爲百箇。爲十箇。至於知天命。則終爲只是一箇而耳。順喩之療病。初用三稜莪朮之劑。漸以用人参黄芪補眞元。治七八分時。不服藥而復舊。又似學數。初學因乘平立勾股盈朒時。千箇術爲千箇。稍熟時。爲百箇。爲十箇。終知只是歸於乘。至此則雖未推之妙。亦無不通。

以易所謂窮理釋格物。以一貫釋知至。後卷軸以中庸孟子語明善爲證。確乎不可拔。

物是理之形。理是無形之物。知是理之光。三者知理物不相離。

水是至柔物。却爲骨齒。所謂知而不去。貞之正固也。四時歸於冬。而冬開來歲之端。水是五行精汁。萬物始

於水。五常光於知。知生百行。其理一。水潛於地。知藏於內。水歸卑而后止而不流。是知之知而不去也。水之流通。是知之由於理而逵也。水就下。至於其極。是知之至於至善也。水至於其極而后止且平。是知之至於至善而不遷。是非之正也。

智。是天命之知。知是氣質之智。

知。爲智之用。非矣。知者心之神明。妙衆理。是兼體用而言。便是智之兼氣質而言者也。故知有淺深。有廣狹也。（虛靈知覺之知覺。與大學致知之知同。）

妙衆理。靜時知照而藏。動時與理運用。猶藏諸冬而發諸冬也。

殺生食肉說

凡萬物有所食而生育。天食氣。地食質。冬至一陽來復。而日生生者。天之二氣相食也。木食水。火食木。土食火。金食土。水食金者。地之五質相食也。其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者。養其所食也。（水食金。金爲火所克。故水制火。以養金。）他倣之。猶鳥獸害五穀。聖人從而爲田獵也。蟬食水。蟷螂食蟬。鳥食蟷螂者。物之相食而生也。人者萬物之靈。

故養於萬物。養於萬物者。治萬物。治萬物則勞其精神。勞精神則萬物之食人。亦不少矣。天地人物之相食而生者如此。而至於害天者。則雖同類者。亦聖人制之。五刑是也。以人之貴。食物之賤。尚斧斤以時入山林。數罟不入洿池。釣而不網。弋而不宿。遠庖廚而不聞其聲者。推物與同體之愛。仁心施見聞之所及也。食於此者。見食於彼。制於彼者。養於此。自然之理。而佛氏不知之。一切禁殺生。然尚不免飲水食稻。采薪造家。（水不飲則流去。稻不食則復生。采薪伐木。其亦殺生也爾。）則不能外自然之理。渠言有情非情之

別。似矣。然不知我食物。則物亦食我。制於彼則有所養於此。而相爲用之理。其殺非情。亦徒殺之。無有養之之政。有所食於天地間。（非情物。）而無所爲於天地間。則盜造化之大賊而已。鳥獸而不見食。草木而不見用。則其亦可謂盜造化之賊也。且稻而不刈則朽。水而不用則失性。（井水如此。）刈而植之則生生。用易之則其水清。水而不用。無見其溢。萬物皆如此。聖人裁制輔相之道。異端豈識之哉。

知行問答

學之道無他。在致知力行之二而已。先後不亂。工夫不欠。則近道矣。或云。學之道。固有知行兩端。然程朱以先後言之。非聖人之意也。知行合一。何以先後言之。雖知東。亦未往東去。則非眞知東。只是想像臆度。而往東去。而后眞知東之山川。道路之艱險平易。草木風土之厚美非薄。自程朱有先後之說。而世之學者。往往急於知。急於行。不知良知之尊。則只專務强探。其力行亦不見良能之易簡。則迫於力取。其氣象。終不似聖人。而不覺自欺人。伯者境陷。告子見也。曾子日省悟一貫於一唯

之問。而曰忠恕而已。子貢億則屢中。而無一唯之得。夫子告子路曰。由知德者鮮矣。漆雕開言未能信。而夫子說之。皆可以見此意。而孟子良知良能之謂。則尤明白親切。曰。合一無先後。則工夫始於何處。如吾子言。却謂之行先知後而可。曰。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物是工夫劈頭。何謂格物。視聽言動。謂之物。孟子所謂物蔽於物。是也。言極良知之量。在以天則正視聽言動。蓋視聽言動。有自然之則。而存矣。人之所知也。能正物。則所謂良知者。沛然不待强探。自然洞乎。所謂良能者。亦油然生。

不待力取。自然心正身修。不令而行於天下。謂之王道之學矣。工夫在格物上。格物即知底工夫。即行底工夫。曰。以格物爲正視聽言動。則格物是力行。而在致知之前。予故云。如吾子言。則却行先知後。且正視聽言動。是顏子克己。仲弓敬恕。與誠意正心。如何分別。如吾子言。則正誠亦格物耳。所謂視聽言動。有自然之則者。不有先知之。則何以正之。懲忿塞欲。貴痛切。初學遽欲比於聖人從容氣象。所謂畫虎不成類於犬者也。中庸言困知勉行。尤明白。夫知有淺深。行有大小。雖云知先行後。

亦以深知與小行言之。知却在行後。然淺知而后小行成。小行成而后知益深。知深而行之大者成。則知先行後之序。依然存其間矣。十五志學。而三十立。知之淺而小行之成也。不惑知天命。而耳順。而后不踰矩。知之益深。而行至其極也。知先行後之分定。而其進之間。相須爲用。猶左右足。依左足進而右足從至。依右足至。而左足復進。雖有知先行後之說。亦固非爲知成而后行始力。今之學者。唯知是勉。不省於其行者。豈足論之哉。知先行後。固非程朱之私言。古聖賢言之已歷歷。程朱特

逃之而已。理之必然。固不可動。則假令無聖賢之言。亦予信程朱之不謬矣。易曰。知崇禮卑。又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又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又曰。精義入神。以利用。又曰。識前言往行。以蘊德。書曰。惟精惟一。又曰。非知之艱。行之艱。大學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論語曰。知及之。仁能守之。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又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可與學。可與適道。可與立。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浩然之氣。

又曰。知皆擴而充之矣。又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又曰。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中庸曰。擇善而固執之。又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之。又曰。思修身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知天。又曰。知仁勇。又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右數言。說知先行後。義尤明白。射者非先知的之在處。則向何地而發矢。發而后親知敎率之味。固也。行人非先知東西。則方何路而起步。行而后親知地勢風景。固也。顏子問克己之功夫。而后禁止非禮。至於不還不復之後。其知眞固也。曾子因三省之功。而唯

有下恐脫爲字。

於一貫。因唯於一貫。而至於易簀啓手之極矣。假令先後之失。合一之得。亦因與吾子明辨。而後得用正物之功。則是亦可以見知先行後之序。夫知於五行屬水。於四時行冬。於五倫爲夫婦。水有東西之二。而萬物資始於水。冬至一陽來復。節氣始於此。夫婦有男女之二。而人倫生於此。知有是非之兩面。而百行本於此。自誠正修。至齊治平。皆出於此。是天地自然之理。不可易者也。先後之序。明白已如此。而曰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予曾疑其過詳。今而後知聖人慮遠之至也。孟子

言良知良能。非尊從容惡困勉之云。是特言不待外求本於固有耳。如吾子言。則四子六經。皆無用贅言。非特贅。知爲伯爲佛。如此則爲如何哉。曰。程朱所謂致知力行。則强探力取而已。强探則不能以知覺爲自然。不是良知也。力取則不能以有爲應迹。不是良能。强探則推而億。力取則內外異。孟子曰。所惡知爲鑿。易曰。何思何慮。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又曰。五伯假。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以爲仁。孔孟之言如此。尚何疑哉。程朱謂力久。眞積。而後可至不思不勉。我恐强探力取。雖積百

年之功。亦終不能至於聖域矣。孟子曰。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特爲良知良能之未廣大耳。致良知。致良能。則半知半能。亦不異於聖人氣象。爲眞知眞行。非伯者之假。充良知良能。時直是聖人。格物是物務本。能正物。則知自然開。不待探。謂之眞知。謂之良知。已良知開。則行自至。不待力取。謂之眞行。謂之良能。良知開處良能從生。更無先後可言。已强探。故不能不力取。已良知故直良能。良知則良能。良能則良知。知能之間。不容息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如之何。如

程朱求物於外哉。只能正物。澄治其氣。則固有者自開自行。可謂易簡也。曰。聖賢之誨人。或從質之强弱。或依習之生熟。或就所至之分域。或見所得之大小。擒縱予奪。操舍進退。不可以一律論焉。其言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說大舜安行之義。非初學者事。以之遽責學者。陷虛僞安行必矣。致知力行。各有節度。不及則悠悠懶惰。過則强探力取。明道答橫渠言。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不能以有爲爲應迹。孔子識季文子之三思。孟子惡知之鑿。皆矯其過而言焉。非惡思勉也。書曰。聖不思爲狂。狂

齊恐倒。

思爲聖。其說克己。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說言忠信行篤敬。見參前倚衡。說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說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說人十己百。其使人困於知。勉於行如此矣。原憲之不行。制伏之而已。非拔本塞源之功。與所謂克己大不同。見之不透。克之不深也。非孔子惡其力制之過中庸。分明說擇中庸而固執。又言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論語亦耳順不踰矩。在立而不惑之後。生熟之別。位域之異。尤明白。克己爲原憲思勉不怠。却爲橫渠是初學不足於窮理。而力行之失也。吾

子謂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是自內而明於外。非就外物究其理。萬物備於我。何求之於外也。萬物備於我。故內外無二。所以爲就物究其理。即求我之固有者也。所謂九經。哀公就政究其固有物也。顏子問爲邦。就邦究其理也。其曰窮理。曰觀天文察地理。曰博文。曰博學。皆言就物究理之義。尤明白。今吾子與予依論孟而論學術。直是就書討論而究其理。知元以知理爲德。物備其理。而物即理之形體。究之者。在於我所以就物究其理。即求有於我者也。吾子所謂正物而致良知。似程朱言

居敬而究理。然非是云居敬則理可得而究耳。吾子所謂正物而民能生。似程朱言居敬而集義。是亦言居敬則義可得而集耳。非云居敬則義自集也。若自窮自集。則何用言窮理集義。力行博學。近思明辨等語乎。吾子以精一工夫執中效驗。不執之執爲說者。似矣。要之不須煩多言。七十子之問孝。問仁。問政。問君子。子思孟子之說道論學。皆何爲者也。

謾記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具。則孝弟固性中所具之理。然仁

民字可疑。

義禮智性之目。體之名。孝弟則仁之發用之名。且有子以仁對言。所以程子言性中何嘗有孝弟來也。

終日對越在天。是說敬之氣象。然天是大底人。有理。有神。感應予奪。固顯然可畏之甚矣。對上帝。是亦初學者守己一術。

雁燕互往來。不知其往去處。以地球見之。北方有冬至前後常晝之地。此地冬却暖之故乎。

野州館林瀨戸井村。距武州忍之城。僅一里程。此地有長民之祠。傳言漢長民往昔來於此而死。因爲地鎭。

武州秩父郡日野澤村有古城遺趾。是平親王將門舊迹。王原王澤。皆在秩父郡内。亦皆將門經歷之地。故里名加王字。館林邊舞木村。是秀鄉之舊迹。今尚有遺趾。羽生領内有小松宮。越中前司持重盛遺骨。來葬於此而建祠。白川戸村有古墳。相傳言賴朝葬於此。古墳邊有小塚。名幡塚。埋賴朝幡。同鄉中有西明寺。是時賴經歷之地乎。足利有寺。稱學校。山有尊氏舊迹。新田脇屋瀨民田大田熊谷平山永井別府玉井栗生篠塚岡部本多猪股畠山今有舊迹。皆距

内。作。

忍城十里程。或一二里程。鎌田正清宅在崎玉村。同鄉有尾崎池。（古今集中秋題此池。）川越領内有青梅郡。此地有青花梅。傳言將門植之。熊谷邊有將門山。亦親王之舊迹乎。小山宇津宮在下総國小見村。（忍城外一里許。）有石室。不知何時何人作之。館林邊亦岩村亦有石室。往年里民毀之。得珠玉朽鐵。（以上皆聞獄屋番足輕話如此。未詳眞僞。）

僧日蓮在鎌倉。拘土牢内三年而後有赦命。日蓮迎使者云。將軍謂令我艱苦乎。我在一尺牢中。亦不關我。則心充天地間。又日蓮祈雨。時持雨具而行。果雨。其

篁下一有學。

胸中之大。自信之篤。吾黨却無此氣象。

性生也。人心所得而生者。謂之性。道路也。日用間當與由而行者。謂之道。德得也。人心所得者。謂之德。有得而生指有行而得於心者。理理也。主於物。有條理者。謂之理。天之賦於物。謂之命。主於天而有條理。謂之天理。天之自得而足。謂之天德。鬼神之自得。謂之鬼神之德。天理之行。謂之天道。而其實則皆一。故雖物曰理。人曰性。天曰命。然亦或曰犬馬之性。曰五行之性。曰天之性。或曰天理。曰地理。或曰明德。曰明命。曰天德。或曰天道

地道人道。或合而曰道德。曰性命。曰德性。曰道理。曰性理。自得於天而光明盛大。謂之明德。俊德也。指理之極處。謂之至善也。指天道聖德之无妄。謂之誠。以心體之靜。性理之不偏。謂之中。以心用之動。道理之不戾。謂之和。以心德之滋潤親切。謂之仁。萬殊之一本。是一貫也。理之湊合事物之骨子。是太極也。其無體。是無極也。其他說眞說義說元亨利貞之類。皆有所當而言之。其實則無二。

神出於目。東 著於舌。南 鬼入於鼻。西 藏於耳。北 洪範以

金下一有學。　爲一作名。

貌屬金。鼻是體之始生。

血屬心火。而肝木收血。是木孕火。東方離火乎。氣屬陽。而肺卯主氣。水是五行之精氣。而金主水。西方坎水乎。血陰屬心火。氣陽屬肺金。是陰陽互爲根。所謂互藏其宅也。聲音呼吸屬肺金。肺爲五藏之天。石氣上爲星。一理也。石氣上爲星。星零爲石。金石主氣。故萬物之氣爲星。所以有五星也。帝坐之類。何人以何理爲之。孔明祭星。亦未詳其理。

立春後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而白烏飛去子子丑兩

年試之果然。

人十月而生。蓋天地之數。天地之數凡十。而後生理當如此。

且木行於春。主發生。故頭向於下。勢急則必顚倒。物皆然。蹶者倒者可見。是以人生時。頭向於下。即是地天交泰之象。正月是三陽交泰。而爲歲首。亦此理也。

心人之神。主於形而不囿於形者也。故乍往千百里外。頻至於十數年前。其妙如是。是以乍爲聖頓爲狂。

一念之幾。一行之微。直達乎天神。不直達則祭祀不來格。卜筮不告吉凶。

統體之太極。與各具之太極。不同時。然各具之時。亦有統體者而存。

五臟之位。肺是氣之主。故位於天。土居中央。肝出於土。火上於天。水藏於地下。腎有左右。是水分東西也。丹田之元陽。是一陽生於下也。眼耳鼻舌脣在頭。是象見於天也。五臟在腹。是質具於地也。氣出入於鼻。是氣行於天也。

一是數之父也。二是數之母也。五則數之所依以立也。故一二交而二生。一二生二。則爲三四也。五是二三

之合也。正中之一。自含五。自餘四含一二三四。以一二三四五。加於五。則爲六七八九十也。

一	一	父
二	二	母
三	一 二	長男
四	二 二	長女
五	一 二 二	孫男
六	二 二 二	孫女
七	一 二 二 二	曾孫男
八	二 二 二 二	曾孫女
九	一 二 二 二 二	玄孫男
十	二 二 二 二 二	玄孫女

一父。二母。一二交而母生男。又生女。爲三四。長女生男女爲五六。孫女生男女爲七八。曾孫女生男女爲九十也。數皆本於一。生於二。〇數生於二。母立於五。土。故二九其用同。假令以五乘於一六。則得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以二約一六。亦得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以三乘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六。則復歸於一

也。以二乘於一六。則得六十四。以五約一六。亦得六十四。以五乘六十四。則亦復歸於一也。〇數本於一。生於二。故此圖皆生於二也。一是數之始。十是數之終。故一與十。二與九。三與八。四與七。五與六相對。皆爲十一也。〇下一列。一則一。而一則九。次一列亦一則一。而二則九一。夫有衆妾之義也。

天高地卑。地天交泰。以成其道。而生萬物矣。火炎上於天。禮也。水潤下於地。知也。知卑禮高。知禮交泰。（知高禮卑。）以成其性。而生百行矣。方位圖（伏羲八卦。）側立。以北爲上。

（形下一有也字）

則爲地天交泰。所謂知高禮卑也。人之形後高。知以守己也。前卑。禮以接物也。

天無形。只是理而已。地則有形質。知是知理而已。無形迹。禮則有形質。如菓實。是屬天屬冬。未生其形。才生芽。是屬地。故知本高。禮本卑。

祈雨而雨。祈晴而晴。便是鬼神來格。譬類北辰。亦有此理。誠之至必有應。所謂改過遷善。求助於神。遇凶祈神。蓋雖吉凶禍福在天。亦盡人事。則凶變乎吉。人事不盡。則吉亦變乎凶。誠信改過遷善。求助於神。當必

有應。不盡人事。則凶禍非正命也。自省無慊。則無當改之過。何以祈之哉。所遇吉凶。皆正命也。不能保無過之人。當有祈之理矣。如金縢書。非黙契鬼神之妙者。不可與言之。

一九太陽。（九）二八少陰。（六）三七少陽。（一）四六太陰。（四）徑一而圍三。三而進九。（少陽一春。太陽九夏。）自六而退四。（少陰六秋。太陰四冬。）是陽進陰退。陽順陰逆。斯見吉凶。分土中五之數。四害不親吉之吉。而爲平爲中。六添一箇私。四失正中之一。所以爲吝。爲凶。一得正中之一。是善端之發。

（一本連書爲一條）（故下一有之字）（下一有吉字）

悔。九是五而四。吝。未如五之五。一三居東。（徑一圍三。故一含三。）九七在南。（三九廿七。故九含七。）一三九七順。（一而九。三而七。）二四居北。（二二之四。故四含二。）六八在西。（二八之十六。故六含八。）六八二四逆。（六而四。八而二。）縱見其峯頭。橫見爲長嶺。河圖可作範。洛書亦合易。陰陽象數。妙參伍無相悖。

一日一周天。三十日而月與日會。一歲月數十二。一歲日數三百六十。蓋必有自然之妙數。未見古說。蓋日太陽。其數一。故一之一。一日一周天。月太陰。其數六與八。（六太陰。八少陰。）三八二十四與一六。（一三是日之數。）凡三十日。

而日月會。二是陰數之始。六太陰之數。故二六而十二月。天是星。其數四。（星是金石。故其數四。）十二月而日與天會。故三四之十二也。天地之數。凡五十五。而除其中五。其他皆自乘。則凡三百六十。故一歲三百六十日也。（是記一時所見耳。更詳之。）

邵子一元之數。予往年槩見之而已。推之未詳。今年中無書可讀。則今亦不可致詳矣。特識今所推耳。更考之。

年 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十二萬九千六百分。
月 三十日。三百六十時。一萬八百分。
日 十二時。三百六十分。
時 三十分。

元 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會 三十運。三百六十世。一萬八百年。
運 十二世。三百六十年。
世 三十年。

石
水
火
土

一 三百六十日。

正 三十日。三百六十時。一萬八百分。
二
三
四
五
六

朔 十二時。三百六十分。
二 二十四時。七百二十分。
三 三十六時。千八十分。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寅 三十分。
卯 六十分。
辰 九十分。
巳 百二十分。
午 百五十分。
未 百八十分。

年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十二萬九千六百分。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晦 三百六十時。一萬八百分。

申 二百十分。
酉 二百四十分。
戌 二百七十分。
亥 三百分。
子 三百三十分。
丑 三百六十分。

一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一會 三十運。三百六十世。一萬八百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一運 十二世。三百六十年。
二 二十四世。七百二十年。
三 三十六世。千八十年。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一世 三十年。
二 六十年。
三 九十年。
四 百二十年。
五 百五十年。
六 百八十年。

元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廿時。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三百六十世。一萬八百年。

七 二百十年。 八 二百四十年。 九 二百七十年。 十 三百年。 十一 三百三十年。 十二 三百六十年。

一

春 夏

朔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上弦。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望。

正 二日五分。凡三十時。爲一月之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春 三辰。凡九十分。爲一日之春

寅 卯 辰

正 二 三

夏

巳 午 未

四 五 六

月

秋 冬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下弦。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晦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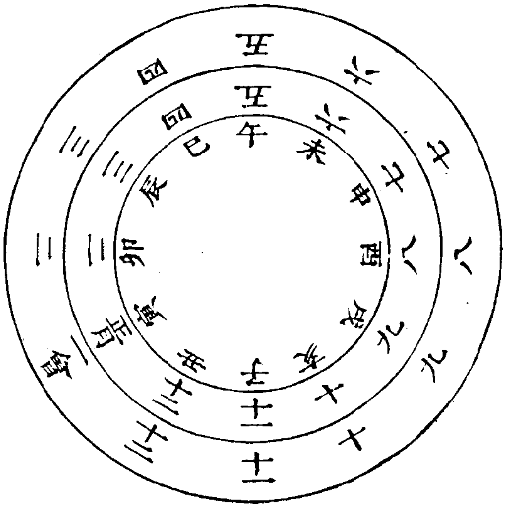
申 酉 戌

七 八 九

冬

亥 子 丑

十 十一 十二



幽明内外。遠近大小。二而一。更無間。孔子曰。不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孟子曰。萬物備於我矣。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邵子言一元之數。近取諸一年焉。近一年者如此。則遠一元者。何疑之也。所謂能言天者。必驗於人。是也。蓋一元是大一年。一年是小一元。一年者不過三十十二之積。則一元亦不過三十十二之積也。三十分而成一辰。十二辰而成一日。三十日而成一月。十二月而成一年。一年數。凡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十二萬九千六

一年下。原脫是一元云云十五字。今據一本補入。

百分。三千年而成一世。十二世而成一運。三十運而成一會。十二會而成一元。一元之數。凡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年是一元。十二月是十二會。三百六十日。是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時。是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以年月日時推之。知元會運世之必然矣。不唯一年數如此。一月亦如此。一日亦如此。以七日五分。凡九十時。爲一月之四時。以二日五分。凡三十時。爲一月之一月。以一時。凡

三十分。爲一日之一月。以一分爲一日之一日。以八毛有奇。爲一日之一時。○或曰。前瞻無端。後推無窮。理當如此。邵子言一元之數。則有端有窮。如何。曰。有理則有象。有象則有數。理數無二。以理言。則無端無窮。以數言。則以一元之數。爲天地之終始也。數是理之數。故一元之數。以數明無端無窮之理。近以一年言之。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分。爲一年之數。而此數未盡之前。十萬八千分之後。至十一月。一陽來復。是今年未終。已開後年之端。以一日言之。一日三百六十

分。而今日未盡。至子之半。已生明日之端。以人言之。非父死而後子生。父在子已生。一草一木。亦皆然。凡陰陽萬物。無斷而後續。終而後始之理。一元之數。十二會。凡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十二會未終。至十萬八千年之後。子之會。而已開後天之端。今天未終。復開後天之端。所謂前瞻無端。後推無窮如此。曰如此。則無不有天地之時。所謂混沌未分。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沖漠無朕。何之時歟。曰。至亥事已人定之時。一日之混沌。至十月。草木歸於本。宇宙蕭索之時。一年

之混沌。至第十一會山融川結人物消滅盡之時。一元之混沌。統體之太極。其立於此乎。太極動而生陽。十一月十一會。靜而生陰。十二月十二會。陽變陰合。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四時各三月。是小四時。四時各三會。是大四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形交氣感。萬物生生。變化無窮。十一月。天氣開。是乾父。十二月。地氣開。是坤母。父母搆兩精。生長男正月。長女。二月。長女又生男三月。女。四月。是孫男女也。孫女又生男五月。女。六月。是曾孫男女也。曾孫女又生男七月。女。八月。是玄孫男女也。玄孫女又生男九月。女。十月。是曷孫男女也。父母居前年之終者。老而在不用之地也。中正仁義。是四時之德。而主靜。本於混沌之時也。要之不過謂之陰陽剛柔仁義而已。一元之數。天地之生死。而皆有死生。唯天地無死生哉。原先天未終。後天已開端。則知今天亦未終。已復開後天之端。然今天之盡。曰邵子以堯即位。爲當某會某運某世某年。何以知之也。曰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是一元之始處。自今漸次推上。可得之。孟子所謂苟求其迹。千歲日至。可坐

而致是也。邵子言冬至子之半。亦此之云也。○天地萬物。續於未斷。始於未終。猶鐵鎖也。無斷而后續。終而后始之理。邵子一元之說。此理尤分明。○通一元之理。而後太極說有安頓處。某有數句。大哉無極翁。示我太易祕。不有混沌在。陽動何處起。魏魏一元公。示我混沌鄉。一元何處尋。直指一周歲。一念未起地。直是混沌鄉。極森然斯立。知洞乎獨明。是非搆兩面。這裏孕百行。倍養混沌地。幾微天心清。時會冬至有詩。宇宙蕭索見無物。無物鄉裏開天根。兩精相搆是又非。萬菓含芽貞中元。化工吹出黃鐘律。胎養閉得行旅關。誰謂萬物終后始。雪中寒梅已青眼。首以上四皆散韵。半中無書。不能質。○或曰。人稟五行氣而生。然男女搆水氣而生。何耶。曰水是五行精汁。故水兼五行。智兼五常。四時歸於冬也。水生五行。智爲百行之根。冬一陽來復。開來歲之端。五倫生於夫婦。所謂仁智交際。萬化機軸。是也。子丑二月。在一歲末。是男女搆精之時。一世三十年。十二萬九千六百時。一萬八百日。三百六十月。以二年半。凡三十月。爲一世之一月。以七年半。凡九十月。爲一世之四時。

一運十二世。三百六十年。四千三百二十月。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以三世凡九十年者四。爲一運之四時。以一世三十年。爲一運之一月。以一年三百六十日。爲一運之一日。以一月三十日。爲一運之一時。

一會三十運。三百六十世。一萬八百年。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以九十世凡二千七百年者四。爲一會之四時。以三十世凡九百年。爲一會之一月。以一世三千年。爲一會之一日。以二年半。凡三十月。爲一會之一時。

狼疐録三 終

杭地待传

益軒貝原先生傳

先生諱篤信。字子誠。姓貝原氏。初號柔齋。後稱損軒。又改益軒。筑前人也。臣福岡侯。黒田氏。父利貞號寬齋。母縮方氏。以寬永七年。生先生于福岡城中。兄弟四人。先生爲季。爲兒不喜戲嬉。七歲始讀書。十四歲讀醫書。略通藥方。且好讀佛書。仲兄元端授四書句讀。爲言其非。先生悔悟。終身不復手佛書。明曆丁酉。奉侯命遊京師。從松永尺五。山﨑闇齋。木下順菴諸公而學焉。日夜刻苦。凡三年。侯喜其力學。賜以時服。且加俸祿。寬文乙巳。著

易學提要。讀書備序。初先生頗喜陸王之學。及讀學蔀通辨。質諸尚書論語。而深悟其非。盡棄舊學。敦崇洛閩之學。在京聞父訃。慟哭不食者二日。先生爲人和而不流。遇事誾誾辨論。嘗在執政坐。會論某祠二祝爭訟事。執政素與一祝史。先生直云曲在某。雖主所善。神必不享也。聞者歎服。一日先生入城。塾生與鄰家藩士僕從角力園中。誤折所愛牡丹。懼見怒。就鄰家主人謝罪。先生笑曰。僕種牡丹欲樂也。豈欲怒哉。人服其量。八年八月。增賜食邑。既而橋侯世子。酒井忠明。數招先生聽講。天和元

年春。食邑饑。先生發倉賑之。是歲。著自警編。又選朱子文範近思錄備考等書。二年七月。承侯旨。接待朝鮮聘使于藍島。人見友元聞先生之風。因既橋侯請見焉。一見如舊。交誼日篤。三年十一月。元端病熱嗽危殆。諸醫投窮。先生深憂懼。徧閱諸方。偶得龔氏治嗽之方。投劑立有效驗。不累旬而愈。秋月侯福岡侯別封黒田某。從先生學。其他搢紳諸公。接遇甚厚。九年。賜別墅於紅葉原。增賜食邑。嘗自京歸藩。取路海上。同船數人。中有一少年。意氣傲然。解說經義。先生默然竦聽。已而達岸。各告姓名。少

年於是始知爲先生。大愧不告其名而去。正德三年十二月。室江崎氏沒。氏名初。字得生。號東軒。頗涉書史。有淑行。先生家道之盛。其助爲不少矣。先生嘗著用財記。以訓其子曰。某歷事三君。凡四十有餘年。役東都者十二。遊京師者二十四。行長崎者五。周遊諸州及封內者。不可勝數矣。秏費可知。而未嘗受人之助。此皆某平生節儉。無他嗜好之所致也。汝等宜深思焉。又曰。某稟氣薄弱。常恐不免夭札。嘗抄出古人之言資養生者數百條。以自攝。其所以得保耆艾之壽者爲此耳。先生讀書

必自抄錄。積至七十餘卷。名曰古今知約。後又頗疑程
朱理氣之說。著大疑錄云。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以疾終
于家。時年八十有五。乃賦二絕句。其畧云。存順沒寧雖
不免。朝聞夕死竟爲悲。又云。八十五年爲底事。讀書獨
樂是生涯。國制必使浮屠臨其葬誦經唱偈。先生晚年
自製棺椁。爲喪備。戲寺僧曰。吾不落子手也。及葬僧不
敢誦經。但拜跪柩前而退。子重春繼家。實仲兄元端次
子。先生養以爲子云。
論曰。先生博學強記。和漢之書。無不窮綜。其著述之富。

與羅山白石相頡頏。裨益天下後世。匪淺鮮也。獨恨晚
年疑程朱之學。使蘐園之徒。以爲口實。所謂大醇而小
疵者。非耶。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格物餘話

筑前　貝原篤信子誠著

鄒浩有謂曰。人間世之樂。有能易讀書者乎。篤信謂自黃帝迄今。四千餘歲。自神武帝至今。二千餘年。其間倭漢天下之治亂興亡。人物之賢否履歷。著見于史書者。一看過之。則恰如躬親經歷於其時。似有長生之樂。且諸子百家之載籍浩瀚。其所記萬端。玩覽之。則悅我心目。而其樂無窮。陶元亮之讀山海經詩。以覽觀周王傳山海圖。爲樂。與如今泛觀於歷史。博通於古今。其樂孰爲多乎哉。

古人一事不知。以爲深恥。蓋學者於格物致知之功。博學廣聞之事。其及用力之久也。豈唯於日用倫常之道。人身性情之理。無所不通而已乎哉。抑於天地之間。其所見所聞。萬事之理。皆逐一貫通。無所不知。無所疑惑。則其樂豈有窮乎。是博學之功。所以可貴也。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勿近刑。言爲善者。固可著實。不要近名。苟爲近名。則虛僞而已。不關自家受用之事。爲惡勿近刑。言爲惡是近刑之道。勿爲惡而近刑。蓋莊子之意。非謂擇不近刑者可爲惡。是謂惡必不可爲也。蓋爲大惡者。必遭刑。爲小惡者。雖或不遭刑。亦不免爲近刑。所謂惡雖小不可爲也。宋儒之說。固與莊子之本意戾。而林希逸註。亦未能說出莊子之本意。夫老莊之說。固與聖人之道乖異。然而論之刻薄。而與彼之本意不合。則使學彼者不能心服。須隨彼之本意而排斥之。

草木子曰。大抵人則女麗而艷。禽則雄綵而文。篤信謂此說不然。天地之道。陽剛陰柔。剛者常實而豐。柔者

常虛而歉。是以陽全陰半。故人生男子。端麗而豐美者常多。女子則否。而女子之不大醜者。以粧飾而已。如禽鳥亦雄美而雌否。唯鷹鸇雄柔小。雌剛大。爲異爾。

月之出沒。大率逐日以四分爲進。故計之之法。以四乘日數。每日以酉爲初。朔日至十四日。月之出皆在晝時。人不能見其出。故只可計其沒。十五日以後。月之沒皆在晝時。故人不能見其沒。只可計其出。知月沒。二日酉八分沒。三日戌二分沒。以四乘三。而自酉後

得一時二分。則可知戌二分而月沒。四日戌六分沒。以四乘四而得一時六分。則戌六分而沒。餘倣之。知月出十五日酉初分出。以四乘十五而得六時。是自卯初計之。而到申終得六時也。乃知申終酉初而月出。十六日酉四分出。以四乘十六。自酉後得四分。便知酉四分出。餘倣之。然是又世俗大率之臆度而已。月之出沒。隨時而有遲速。不可一槩而定也。

嘗聞之於耆老。人方起臥而伸其足時。或有轉筋之患。而不能安其身者。有豫治未病之術。平日不拘坐臥與晝夜時時令兩足大拇指緊緊屈伸頻頻。常習慣如此。則終身無轉筋之患。雖既轉筋。時亦行之。如此則有效。或列公會。坐久而起。則足痺而不能立床。至顛倒者。亦有之。將起之前。豫屈伸於兩拇指。如前所言。則亦無痺痛顛倒之患。

山海經曰。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劔。淮南子曰。東方有君子國。後漢書曰。東方有君子不死之國。今本邦之人。以後漢書爲吾邦稱君子國之據。不知前乎此淮南子既稱之。

吾邦人之作文字也。讀之不能無顛倒。雖古昔以儒業鳴世者。亦往往有此病。蓋國俗之誦書也。不能逐字隨聲音而讀下。常襍音與訓頡頏跳躍。自下而上。逆行而不順。是以不知連文字有布置次序。且不諳有焉哉乎也等之助字。故迨作爲文章。雖老師宿儒。布置處字之間。不免有顛倒錯亂。豈非習而不察乎。作文者不可不稽古而熟察精詳。凡本邦之學者。古來往往不能用心精詳。可以爲歎。蓋常傷於粗也。

倭音五十字。本邦一切言語音聲反切。無不出此者。竪横並相通用。苟欲通我國音語。須習曉之。小兒初學國字者。宜先習之。不要學伊呂波。蓋學伊呂波者無益。

舊事記第十卷曰。總任國造百四十四國。篤信竊謂古昔日本有一百四十四國。而以壤地褊小。故漸漸并減之。然其大者。後逐世而割分者。亦往往有之。至嵯峨帝割越前置加賀。而後爲六十六州。此後無分割之事。節用集謂文武天皇御宇分六十六箇國者。誤也。

李義山作雜纂。是雖戲謔之事。然其中頗寓警世之意。其立意分類。與本邦清少納言之所著書相似。李義山之後。有二續有三續。其說益至乎鄙俗。又猶清少納言之後。近也有倣彼而續作者。而甚鄙俚不可見。

文選二十七卷。沈休文早發定山詩。山櫻發欲然。注櫻果木名。花朱色。如火欲然也。篤信謂本邦所謂櫻花。非朱色。只帶微紅而淡。且其子不堪爲果而食。決是別物。中華之稱櫻者。定是櫻桃之類。與本邦之櫻不同。余昔年遊長崎。問之於閩人何清甫。何清甫曰。中華無櫻樹之如本邦者。篤信又嘗見朝鮮之客舩以櫻樹作篷桁。問之。韓客曰。二三月開淡紅白花。可愛賞。名之曰奈木。是爲本邦之櫻樹也。不可疑。日本朝鮮。俱有此樹。而中華無之。亦可爲異。此花極艷麗。絕倫。中華若有此花樹。可必愛賞發于歌詩。然未見稱譽之者。則絕無可知而已。

凡損傷於身體。閃挫於腰脚者。苟用艾火灸。則服藥不效。此言出乎醫書。自試誠然。不可不知。

人身以氣爲本。血者氣之液也。故氣盛則血旺。氣衰則

血亦隨而耗。氣盡則血亦竭。以何言之。人身有創傷。則其血出至于數升不止者。如衂血吐血下血。婦人產後亦然。至其氣一絕而死。則雖平生多血者。其血亦盡而無餘矣。試殺鳥獸。亦可知而已。故損其氣者。血亦耗。此非血者氣之液乎。或曰。如子之言。則人身唯可有氣虛之病。專補其氣而可也。又有血虛之病者何也。曰。是有因而然。有火動而損耗其血者。有勞心而血耗者。有生來血液少者。有因折傷跌撲吐血衂血下血。而亡其血者。是專損其血者也。是爲血虛之症。如此者用血藥而可也。然古人治失血甚者。亦專補其氣。是血出多者。其氣必虛。補其氣。則血亦自生也。故醫書曰。血脫而補氣者。古人之法也。且夏月井水多。冬月井水涸。川流亦然。至冬月川流枯竭。徃看之。是亦陽長則陰盛。陽退則陰衰之理也。

莊子天下篇。誹墨子曰。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子也夫。東坡范增論。極誹議范增。然編末曰。增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疊山以爲是學韓退之諍臣論末句。篤信謂東坡之言。抑揚褒貶。擬倣于莊子。可怪謝氏之論不及此。而只以學退之爲說者。何耶。

或問楚天胡天。其異如何。曰。是特言其人偶所居地上之天耳。在楚曰楚天。在胡曰胡天。非有異義也。

予自幼年。雖愛濃艷。未知綠樹青山之尤美。嘗自江戸歸鄕時。方當仲夏。所過青山綠樹甚可愛。勝于紅白繁華之地遠矣。初知繁華之不如綠陰。

楚辭。逐編考試之皆押韻。朱子音註。每章辨韵聲論叶韻。有一篇一韻者。一篇之中。有二三章而換韻者。有每章異韻者。皇甫士安以屈原之文爲賦之首。是也。

劉後村詠揚雄詩末句。枉被人書莽大夫。此枉字須爲揚雄自枉而看。故枉字在被字之上。蓋雄是失節者。枉道了。非朱子綱目枉書之也。凡讀書者。宜精察於文字之布置所在。

豈字。字書以爲非然之辭。篤信謂又有可爲疑問之辭者。文選鸚鵡賦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注呂延濟曰。豈自發問也。篤信謂論語八佾篇哀公問社章註。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此類亦多矣。是不可爲非然之辭。可爲自發問之辭。

道山清話曰。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篤信常相人於衆人之中。亦間有此相。試之不可以爲君子。又古人曰。眼無守睛不壽之相。篤信屢見有此相者。皆夭死。

篤信案五七言律詩。每句下三字。不禁連用同聲。中華律詩。下三字同聲者甚多。本邦之人不知之。往往拘忌者多矣。夫詩法出自中華。本邦何別有詩法哉。但如絕句。中華之人。用下三字同聲相連者極少。杜詩及蘇黃絕句中少有之。聯珠詩格中無之。本邦人又忌一句之中四仄一平者。中華人不忌之。如本邦之人稱挾聲者。中華詩用仄韵句。亦多有之。

爾雅。邑外謂之郊。註邑國都也。本邦諸州有都城亦可稱之邑。國俗稱之謂鄙之都

集句者。摘取於古人之詩句。合成一首者也。世以爲集句昉乎王荊公者非也。晉傅咸始爲集句。自此以降。爲之者多矣。唯文文山坐獄中集杜詩。凡若干百首。

其言世變人事。而述自己之衷情。循循有序。連綴結合之妙。如新制述者。可謂奇作也。

絕句第一句第二句。雖非所對。亦稱上聯。第三句第四。雖非後對。亦稱下聯。見于唐詩訓解。

本邦之歌人所作和歌之警句。後人以此稱爲佳名者多矣。與中華之人。以俳性過失爲諱名者異。如初音僧正。奧石讃岐。浦廻內侍。興浦丹後。伏柴加賀。下萠少將。待宵小侍從。物加波藏人。薄墨神主。千鳥祐臣日比正廣。是也。如中華詩人亦然。取其警絕之句中二字稱之者。如趙倚樓之類。是也。

觀本邦古書所記者。尊貴人有病。則往往賴僧巫祈禳而求愈焉。鮮有招醫者。蓋專延醫求療者。是後世之事。而富貴之家。今尚延僧巫而爲禱請。不愛太費。是國俗信巫祟佛之故也。今海島遠裔。鮮有醫。有病則專招巫祝而禳之。雖有醫藥而不信。意是古昔之遺俗也。平壤錄記日本俗信巫。疾無醫藥。病者裸而就水濱。杓水淋沐之。面四方呼其神。誠禱即愈。今案如本邦邊僻。雖近世亦然。故異邦亦稱謂如此耳。近年

亦京師有新巫。其術。役氏之徒。入水洗沐。呼於富士淺間大菩薩。合掌禱於人病。病者及其家奴亦有習此而祈禱者。雖隆冬祈寒時亦然。或有中寒濕而加病不起者。蓋寬文年中而始焉。是與平壤錄所記相似。今鴨川西濱爲此業者多矣。然未聞他州亦有此新巫。

列子說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國而死乎。晏子曰云云。此與豐臣秀吉公之憂有死。而其侍談者諫之之語同。又源氏物語若菜篇。稱如此人獨存世而盡世樂。傍人可苦矣。是語亦相似。和漢古今。雖異域殊時。而其事不異。如合符節者多矣。

國俗錢千數稱一貫。又謂之百疋。近古射者以鳥獸爲賭。以錢十文充鳥獸一匹。故百錢爲十匹。千錢爲百疋。蓋以國俗稱鳥獸一箇爲一疋也。然馬一頭稱爲一匹者。自中華而然。如其餘鳥獸。不可稱爲一疋。是國俗之誤稱也。

類聚國史百九十卷所載。桓武時崑崙人所攜來之綿

種與今所在異同未詳。本邦古者士庶不能衣帛者。皆以麻為服而無絮。寒月重袷衣。故方隆寒之時。苦難防禦。近古棉布自外國來。未有種子。服之者鮮矣。文祿年中。始傳其種子入本邦。徧布于天下。地無南北。皆宜植之。人無士庶皆用之。為布為絮。其利廣矣。其有資于民用。亞於五穀。今案本艸綱目及農政全書。木棉之種。始出乎南蕃云。如秈米甘藷。亦出于南蕃。亦利民用。

朔望行賀。和漢之所同。是以月初與月中為重。誠其所宜也。近世本邦以二十八日相賀。其禮與朔望無異。是古昔之所無。近世之習俗也。未知其所以行之由何故。又不知其所由起在何時。或曰。慶月之終也。或曰。用二十八日宿之數也。是恐附會臆度也。一說足利將軍義滿之生日也。如唐玄宗千秋節。然此說或近是。

諸廟之前門。有稱闢神者。筑紫之俗。稱之為門賓。其體貌。者衣冠。帶劍挾弓矢而有防禦之象。每有二人之像。未審是何神。或曰。武內大臣與鎌足公也。予謂不然。武內鎌足公二公。其位極顯貴。而有勲勞于王家。故後世尊之為神。因惱犹前亦有武內大臣之廟。大和談山有鎌足公之廟。而其威靈赫赫。不宜為諸社之闢者而賤辱之。神道者流說曰。諸社闢神者。豐磐窓神。櫛磐門戶神也。

丸藥稱如梧桐子者。本艸序例曰。以二大豆准之。時珍曰。梧桐子如胡椒大。今案二說不同。當以如胡椒大者為正。今以梧桐子比之胡椒。其大相等。梧桐世俗所謂青桐是也。種其子則易生易長。用之作器材而可也。如二大豆。大豆香之則恐遍大。今看梧桐子。比之二大豆甚小也。

本邦以字韻分開合者。以東冬蕭蒸尤五韻為合韻。上聲去聲與平韻對者亦同。如董送之與東對。腫宋之與冬對之類是也。以江肴豪陽唐庚耕清青六韻為開韻。上聲去聲與平韻相對者亦同。如講絳之與江對。紙寘之與支對之類是也。江韻或以為合韻。或以為開合相雜。然玉篇江字為居良切。字彙亦同。為音姜。洪武正韻以江韻合陽韻。亦可據。然則江韻為開

韻無疑。

本邦上世無菊。故萬葉集不載詠菊歌。古今集昉有詠菊之歌。源順和名鈔不載於砂糖。蓋夫時砂糖未來于我邦。下學集節用集既載之。則三百年前所來也。老學菴筆記曰。砂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自此中國方有砂糖。然則來於本邦。亦是可當于唐宋之間。如蕃椒。文祿年中。豐臣氏伐朝鮮時。其臣庶自彼土初攜來。故俗謂之高麗胡椒。如木棉種子。亦文祿時。自外國來。烟草種子亦然。西瓜寬永末年

來。如秋海棠。正保年中來。如椿樹。本邦初無之。寬文年中。自中華來。樗亦椿類。是本邦素所有也。如蠟梅茶蘭千日紅美人蕉。皆近年自外國所來也。

集詩者甚多。獨李攀龍之所輯唐詩選最佳。其所載風格淳厚清婉。且其訓解亦頗精詳。是可爲諸詩集及詩解之冠。

水有四德。滋潤萬物。浸養草木。仁也。蕩滌垢穢。洗濯熱熇。義也。激湍搏擊。流而不息。勇也。流行無滯。靜止清明。知也。尸子曰。水之四德。其說恐未可爲當。尸子曰水有四德沐浴群生。通流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汚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勇也。道江疏河。惡盈流謙。知也。故愚之臆說如此。未知當否。

東國通鑑。元元貞二年。高麗王年六十一。術者有換甲厄年之說。故推恩肆宥。篤信謂本邦術者。亦爲此說。俗稱謂之本卦回。

爾雅翼曰。蛇字古但作它。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以無它乎。篤信謂上古穴居而野處。草中穴裏。是蛇之所蟠居也。方此時。可畏者蛇而已。患蛇之害。其理信當如此。風俗通云。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相

勞問曰無恙。愚謂恙蟲者可如蛇之爲害之類也。蓋上古與今世。雖世異時殊。然其草野岩穴之中。所在之蟲。類與今日所在當無異。不可別有一物害人者。然則古書所稱恙者便是蛇之屬。爾雅翼所言。理當然。

古今醫統曰。醫十四科中。有脾胃科。而今亡之矣。自宋以來。止用十三科。篤信謂中華古者醫立十四科。其中有脾胃科傷寒科。惟最有理。蓋衆疾之中。此二病爲最大。脾胃之病。內症之最大者也。傷寒外症之最

上齊衰恐行

人恐久

大者也。故非久精熟其治法。多歷視其病人。則不能察其症施其藥。而適中其病。生起其人。是二病之所以尚有專門也。

東國通鑑。載宋雍熙二年。高麗所定五服給暇式。曰斬衰齊衰三年給百日。齊衰期年給三十日。大功九月給二十日。小功五月給十五日。緦麻三月給七日。是恰似　本邦後世忌服之式。而日數較人矣。

本邦上世。雖異母兄弟姑姪亦娶納。國史往往載而不諱。迨與中國通聘。漸知其非禮而改之。然至娶同姓。此風終未改。

高麗之習俗鄙野。嫁娶之事。雖姊妹亦不避。國王亦往往如此。是爲夷狄之風。

本邦古昔之風俗。與三韓相同者多矣。此古者與彼邦通信往來不絕。故有所視傚而然乎。抑又有國俗暗與彼相同而然乎。按東國通鑑。彼國俗之與日本相協者多矣。如娶姊妹。尚異教。信怪誕。使王子爲僧。王女及夫人爲尼。眩惑妖言。尊信覡者之言。造高塔。屢飯萬僧。足五服給服式。守庚申。爲石戰。賂神祇。勲蜥之類。何其倭韓相同如此乎。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鑿其古瓦。琢硯甚工。貯水數日不燥。篤信曰。本邦筑前大宰府。有都府樓之遺址。人多取其古瓦而作硯。其體質細潤。堅如石。與他瓦甚異。最可愛賞。近世人取而盡矣。今則亡。

本草綱目李時珍曰。草中有木。木中有草。篤信謂草中有木者。如牡丹迎春花雲實懸鉤子玫瑰花連翹之類是也。木中有草者。如枸杞蔓荊棣棠花平地木佛桑花紫陽花莩藤菓之類是也。

朱子曰。文章輕重。可見人壽夭。不在美惡上。篤信謂豈唯文章可見人之壽夭耶。見人之書字。其精神之強弱。而亦可以卜壽夭。是亦不在書之美惡上。

楊升菴丹鉛錄曰。温湯所在。必白礬丹砂硫黃三物爲之根。乃蒸爲暖流耳。篤信謂豐後州鶴見嶽下有平原。號鶴見原。一名石垣原。處處有温泉而出焉。其地中所有温泉之地。白礬之氣薰蒸。里人開圃數日。礬氣透土。時以鍤聚其土煮之。如煮鹽之法。遂爲白礬。爲貨鬻之。得利者多矣。以此可見非有自然礬石也。

世俗好造僞書而爲古書者多矣。至于券契亦然。辨之之法有三。一察其文辭之古今遠近。二觀其手跡之古今遠近。三視其紙牋之古今遠近。執此三者以試其時世之遠近古今。則眞僞無所逃矣。且文字之古近亦有一術焉。以水微浸之。以指摩之。古者遂難脫。近者易脫。此其證也。

本邦上世民俗頑愚。不孝之子。多不封父祖之墳墓。人稱之爲無墓。故後世謂頑愚之事。爲無墓者。此其由緣也。出丁泉覺記。

著書與編書不同。著者自著作也。編者編輯於古書之所在也。

後漢書。酈康曰。此自老子與之。是以老子爲自稱。陳簡齋詩。從今老子都無事。是亦自稱也。

朝鮮人成文公慵齋叢話曰。日本人死。則以板棺坐而埋之。不封樹。而與平地無異。篤信謂我國上世帝陵在畿內者甚高大。如山岡然。至中世則或不然。如醍醐朱雀高倉之諸陵。皆與平地無異。慵齋所稱信然。

朝鮮成慵齋稱。朝鮮崇奉佛教久矣。新羅故都招提多於閭閻。王之第一子爲太子。第二子則削髮爲僧。雖儒林名士。亦皆效之。篤信謂朝鮮王子及儒士爲僧。古昔朝鮮臣服于我邦。而信使屢往來。彼我互所視傚而然乎。何其俗之相同如此。

本邦近世儒者。削髮與僧相同。習而成風。此風寬文元祿之間。漸粗改。今也儒士蓄髮者多矣。

事文類聚載。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爲私記。謂之花書。事物紀原曰。花押。古者書名。破眞從草。取其便於書記。難於模傚。典籍便覽曰。今人押字。或用

號。或用他字。不盡用名。非古意矣。篤信云。花書又稱花押。或謂之押字。此中華之稱。本邦稱判形者是也。本邦人亦間有用其名者。縉紳家稱之爲二合。蓋草書於其名之二字也。或有用名之一字者。又有用他字者。不用字者。傚畫圖樣。是中華所謂花書也。古人多倣竪繪。今人皆用横繪。其下基皆以一字爲之横畫。花押。本邦人號之判形。而判形之稱。於中華之書所未見也。近時先輩有以押字爲印章者。訛也。

中華獨孤信之三女。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

高祖爲信謂本朝藤原道長之三女。爲一條三條後一條之皇后。第四之季女。亦爲後朱雀院之女御。生後冷泉院。和漢有女之兄弟貴幸如此者。

袁天綱視岑文本曰。肉不稱骨非壽兆。篤信曰。吾自少壯相人多矣。肉多骨小者。往往夭死矣。是所謂肉不稱骨。

陳藏器本草拾遺論溫泉曰。諸風筋骨攣縮及肌皮頑痺。手足不遂。無眉髮。疥癬諸疾在皮膚頑痺。打撲閃挫。余瘡日久不愈。疥癬瘡痒之症。病在皮膚骨節者。

固宜入浴。或如瘧寒症及有鬱症。痞塞積滯者。雖無效亦無害。苟無以上之諸症而入浴者。往往疾病增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宜愼而莫妄浴。有熱者尤有害。不可浴。

古昔所稱猿樂者。以戲謔之事爲長談。或爲歌舞。而能使人嬉笑。如今之猿樂。一變而後又別爲戲言。此俳優之事。謂之狂言者。卽古昔之所謂猿樂也。見於空穗物語源氏物語源平盛衰記等所記而可知矣。如今之所謂猿樂歌舞。此近世興福寺俳優之所業。做

古者之猿樂而爲之。非古之所謂猿樂也。

灘字、韻會小補云。瀨也。今淺灘之義。集韵別出潬字。水中沙出也。白居易恒眞寺詩。手拄青竹杖。足蹋白石灘。李時珍食物本草註云。嚴子瀨一名七里灘。蓋沙石上曰瀨也。篤信案字書數種。並未見灘字有海洋之義。本邦古來以灘字爲海洋者非也。雖宿儒不知其非。且浮屠氏往往誤用者多矣。可謂習矣而不察也。

古人論詩。以變爲佳。愈變則愈進。不變則不進。老杜

且然。況他人乎。蓋變者捨舊就新。漸漸進而不息之謂也。爲學者亦然。朱子所謂終身主一說而不移。若非上智則是下愚。是所謂不變者也。若夫捨正變邪者。復爲不善變。所謂下喬木而入幽谷者也。

古人爲詩。於所當用事而用之。爲無病。苟於所不當用事而用之者爲病。是爲事所用也。故曰。用事而不爲事所用可也。作文亦然。於所不當用事而用事者。苟非誇多則是衒巧。可謂無用之贅言也。妄陋亦甚矣。固其爲學之不精純也。可爲好名之病也。

作詩。如絕句。以後二句勝前二句爲佳。苟前二句好。而
後二句弱。或前後不相稱。則可爲拙。是古人之說也。
用兵之道。固在先據依乎險要之地。而固本深根。外禦
其侮而已矣。然舉兵征遠之方。在我先倡。先倡者。在
遠馳而行募而已矣。夫衆人之從違無常。特因其偶
與不偶也。故遠馳而行募。則衆人從其令而受其制。
附其勢。而不順服者少矣。其道上所倡各處之將士。
咸爲我兵矣。苟有不順服者。則討之而示威。以勵其
餘。若坐待敵之衆勢而來侵。則無奮發號令之勢。故

來服者少矣。敵兵之所來。道上各處之人士。爲敵所
倡者。咸爲我讎。雖素臣服于我者。不能不爲敵。故衆
之從違者勢而已。古人曰。先則制人。後則爲人所制
者。其此之謂乎。如湯武之征伐。漢高之入咸陽。是也。
永樂帝之入京師亦然。彼固雖非義兵。然得用兵之
法則一也。如本邦足利尊氏之爲反逆於京畿。與官
兵戰而不利。走乎筑紫。其勢猶微。方此時。新田義貞
諸將以大兵追討。則擒戮之也必矣。而悠悠曠日坐
待敵兵之來攻。可爲失計也。尊氏在筑紫。馳羽檄而

旁募兵。九州之七。順服之者多矣。其兵勢漸盛。而後
凡舟自海陸進來。道上之諸州景從響應。官兵不能
敵之。遂令君王蒙塵。神器而遷。是不先倡之過也。且
後年菊池氏之勇猛也。勵志於南朝。振威於鎭西。細
川頼之恐其長驅。而來逼于京師。說其君足利氏曰。
菊池氏苟自筑紫發兵而遂驅旁倡。則九國咸服從
矣。其所經過道上四州中州。亦恐强半爲敵。則其勢
恐不可當。然坐待其來侵則不可也。不若將軍親徃
征也。於是義詮從其謀而西征。諸州皆從其令。無爲

敵者。是以菊池不能敵。是頼之之好謀用兵之良也。
婆伽羅龍澍車軸雨。唯大海能受。出乎浮屠之書。天台
四教儀。國俗謂大雨爲車軸者本乎此。
國俗招神靈而建原廟者。稱之勸請。法華經化城喩品。
及天台四教儀有勸請二字。國俗之言。蓋本乎此。是
與文文山別集所載文山與弟書所謂如骨不可歸。
招魂以封之相似而不同。
外國之人。雖穢腥不美之物。然食之者多矣。此豈非因
佳穀之匱乏乎。本邦之人。若類之品物。不屑喫食者

甚多矣。豈非曰土地豐穰。佳穀嘉蔬之衆多耶。上世
稱日本爲豐葦原瑞穗國。不亦宜乎。異域與我國。其
豐歉之不同也如此。是以中華之人。當凶年饑歲也。
餓莩盈野。本邦則雖凶年。不至如此。其餓莩者稀有
爾。縣吏之輩。以所稀有之寒餓。不能賙而活之。而曠
其官職。惟豈非有司之不仁乎。

本邦之俗。父及兄弟族人。死爲骨骸。而不能辨其眞否。
則刺我身出血。而灑彼骨骸。而可能辨其滲入骨。異
族則不然。以此試之。無有違者。國俗謂之血合。此即

同氣相求也。理或然矣。顯昭法師亦言此事。案通鑑
載梁武帝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豫章
王綜。後淑媛告綜。綜由是自疑。俗說割血瀝骨滲則
爲父子。綜遂發東昏侯冢弁自殺一男。試之皆驗。遂
叛梁降魏。爲東昏侯擧哀。服斬衰三年。此可謂和漢
相同之說也。

爾朱榮之討葛榮也。以人馬逼遂。刀不如棒。勑軍士各
置袖棒一枚。馬側。至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擊之而已。
分命將勇。所向衝突。号令嚴明。戰士同奮。表裏合擊。

大破擒葛榮。是可謂用兵之良法也。篤信意昔用棒
之法。使戰士每一人杖一棒。此臨戰可令振之橫拂
之引而在己。勿令拂直擊而在敵。苟令拂在敵身。則
爲敵所奪。不如無棒也。雖以刀斬甲。則不能傷。只以
棒者能令破碎而敵不能當。故至戰時。用刀不如用
棒。其所向搏擊。令敵敗走。則雖不獲首級。是爲勝兵。
是亦可爲一時之良法也。

飲食之美者。脾胃之所嗜也。其不美者。脾胃之所惡也。
其所嗜者。其品有九焉。嗜甘。嗜芳。嗜温。嗜熟。嗜潔。嗜

軟。嗜臓。嗜鮮。其所惡者反此焉。而偶有嗜生冷嗜酸
辛者。此由時令之熱。與合食之宜。使然而已。非其嗜
之專而且常也。故能養脾胃者。在順其所嗜。遠其所
惡。然不節之以度。則雖順其所嗜。亦却損傷耳。惟以
其所養者害之也。然則養脾胃之道。雖順之爲先。而
以節之爲可尚而已矣。

皇明通紀建文皇帝之臣景清。及建文闔宮自焚。覘知
其出亡也。猶思興復。乃詣上自歸。上者謂永樂帝也。上喜曰。
吾故人也。卽厚遇。仍其官。清自是恒伏利劍衣衽中

一旦事覺遂遇害。篤信謂世俗傳言平氏之臣惡七兵衛景清欲刺源頼朝報舊仇事與此相類。而其名亦偶相同。可謂奇事也。則清欲報仇於東鑑無所見。然世俗所傳如此爾。

皇明通紀。僧道衍爲燕王之謀臣。後爲太子少師。復姓姚賜名廣孝。亦終不蓄髮娶妻。居止多在僧寺。篤信案本邦豐臣秀吉公之初起時。有安國寺僧惠瓊者。自毛利家出而遂爲秀吉公之謀臣。而輔佐軍事。甚蒙寵遇。釆邑頗多。亦不蓄髮娶妻。有和漢相類如此者。

胡致堂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牴牾處。本邦南朝源親房在常陸州關城作職原及神皇正統紀等書。亦無一卷携往。唯記其背所識而已。所以間有差誤也。此亦倭漢相似之事。

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外集四卷載之。司馬温公傳家集五卷。亦有和錢君倚日本刀歌。其詩與歐集所載大同小異。諸島夷二字。温公集作昆吾。與之居居字作俱。先王大典藏夷貊。此句作嗟予乘桴欲往學。繡字作鏽。其餘皆同。

本邦濵南海諸州。往往海潮沸溢。没倒廬舍。蕩失苗稼。人類多溺死。或十數年一至。國俗謂之沸浪。如北海諸州無之。嶺表錄異記謂之沓潮。又爲海翻。爲漫天。中華亦頗南海有之。然前漢元帝之時。北海水溢。然則北海亦有時而溢。

野外之鬼燐。其色青。亦其形如炬。聚散飛行。所謂火之怪曰遊光者是也。又有冢墓之鬼火不移者。是諸血之燐光也。則有狐之爲妖而如炬者。

墨客揮犀。宮殿有魚尾形尾指上者。本邦亦有之。俗名志也知保古。是海魚之名。其在棟角也。尾指上。又曰不知何時易名爲吻。狀亦不類魚尾。演義作鴟尾。原是蚩字。是海獸能却火災。是亦本邦有之。俗名鬼尾與魚尾別也。

釋氏要覽所謂如意者。本邦謂之麻姑之手。蓋刻作人手指爪之形具矣。手所不到。用以搔抓者。如人之意。故曰如意。

華昭云。外夷書皆旁行。篤信嘗聞之長崎人。其言亦然。

外逞用華夏之書者。本邦及胡絲韃子琉球等數國
而已。而各國皆有國字。如本邦之有國字五十文然。
東國通鑑曰。國俗於端午時。市井無賴之徒。群聚通衢。
分左右隊。手石礫相擊。或雜以短挺。以決勝負。謂之
石戰。篤信曰。昔本邦亦有石戰。京師及諸州往往有
爲之者。皆於端午日。近年有制而止。國俗謂打礫。
本邦謂水皆曰江。不論其大小。蓋自古而然。故之中華
之書。江水出岷山。又有三江九江。皆爲水名。字書曰。
又川之大者皆曰江。然書之註。江以南凡水。皆呼以

江。宋景文筆記云。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是倭漢同
稱也。
祝允明語怪曰。弘治末。太倉民家生兒。兩身背相粘著。
兩面向外。其首如雀。其陰皆雄。篤信聞寬文末年我
鄉有齊兒者。與允明所記盡同。世間有物怪如此者。
境地之隱顯。往往繫於人之賢否。雖佳山水。或古來隱
晦而不彰者多矣。蘭亭盤谷因王右軍之記。韓文公
之序而始顯之類。不可爲少。是亦有數而存歟。
舊事紀第七卷。神武天皇四年二月。于時皇輿巡幸。因

登腋上嗛間丘。而廻望國狀曰云云。猶蜻蛉之臀呫
焉。由此始有秋津洲之号矣。昔伊弉諾尊目此國曰
日本浦安細戈千足國。磯輪上秀眞國矣。復大己貴
大神目之曰玉牆內國。及至饒速日命。乘天岩船
云云。故因目之曰虛空見日本國。篤信謂此皆稱大
和國者也。非捴稱日本之号。然古昔京師在大和國
秋津洲。故稱日本惣号秋津洲。猶中華以其京師所
在。爲天下之号也。
古人之用藥治病。惟用一藥。或用二三味。品數不多。故

治病專。有功。病去則捨藥不用。唯用穀肉菜果。保
養之而已矣。是於攝生之理爲得宜。夫藥物皆是偏
勝之氣。雖參芪朮甘。無病則不可用。況其餘麁獷剛
烈之物乎。後世用藥品數多。每至十五六味。攻補兼
用。寒溫雜施。故藥力不專。治病少效。少效則用藥日
久。其偏勝之氣積久。而傷胃氣不少。不如不用藥之
爲勝也。
契丹宋時北狄之号也。元時号韃靼。今号韃子。契丹僧
行均撰於龍龕手鏡三卷。篤信謂看此書則契丹亦

用華字可知矣。吾昔於京師看此書，類似古今韵會蒙字書也。

韓退之說猫相乳，而以爲感於所畜。然此猫之常性，往往若是，不足以爲異耳。司馬温公猫虪傳亦言猫愛他子，而與己子並乳之事。夫猫者不仁之獸也，而其性如此，蓋物各有所長而然也。

心閑手敏者，就技者之所貴也。非心閑則不能運思，非手敏則不能施技。然非習熟之久，則何以至于此乎哉。

和漢故事相類者往往有之。晉王敦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襆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何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此得免。本邦源義經潛行過北土，到富樫氏門時，關吏疑之，其家士辨慶以杖捶義經，因遂得免。此事和漢相類。

宋人語錄多用俗語，是其當世之言語，故平日對人之說話皆用之者宜矣。當時記其語者，亦隨所聞而錄之，固當如此。然近世人作文字，纔記言語，多用宋人之俗語，是何謂也。可謂習而不察也。今欲輯錄言語者，不可用宋人之俗語，只倣學論孟春秋傳諸書作文字則可也。是古今宜通用之文字，亘萬世而不可易者也。如古註疏、程子易傳、胡氏春秋傳、朱子四書易詩等諸解，其所自作，亦不用時俗之語，是皆可爲法。

下學集以鳥居爲華表，是無稽之言。後人效其尤而因循者多矣，可謂習而不察也。蓋鳥居是神門，本邦神門之制與華表不同。華表非神門，其制亦異。尸子及崔豹古今註所言可見。大率本邦本自有制度者，是

本朝之令典，與中華之制度不同者，不可强牽合。吾邦書生古來作爲文章命名之間，往往與華言牽合附會者多矣，可謂固陋也。

江有汜，朱傳曰："水決復入曰汜。"爾雅䟽曰："凡水之岐流復還本水曰汜。"篤信謂本邦諸州亦處處有之，曰合渡。如濃州岐阜長柄川岐爲兩派，下流合爲一，謂合渡是也。

水火二物，有象而可見之物也。然無形質而不可把持，與木金土不同。然五行之中，此二者人之所日資用

甚切乎民生。不可一日而無之者。過于金木土焉。水德有二焉。洗之一也。滋之一也。盖洗之者取其潔也。滋之者取其浸潤也。火德有一。爆溫而已。盖火之所以煎炙炮炒者。皆爆之也。古人謂凡屬水者皆有兩。[redacted]北方玄武神爲龜蛇。人身有兩腎。知之實知而不捨。亦此兩義。冬之德爲貞。貞有終萬物始萬物之二理。謂屬水者皆有兩[redacted]者。寔然。

四書正解字畫辨訛曰。道字從辵。省作辶。凡之繞。故此篤信宗俗謂從辵偏字。命之爲之繞。盖以辶之字相似名之也。

國俗以抄錄稱爲拔萃者非也。盖拔萃二字出于孟子。朱子曰。拔特起也。萃聚也。特起于集聚之中之意。猶出乎群類之謂也。非抄出於其精要之謂也。大率世俗習而不察。依舊國陋而誤用者多矣。所宜察也。

楚辭天門篇曰。日安不到。朱子註云。夫日光彌天。其行而地固無不到之處。篤信嘗聞之矣。紅夷之人能航海遠遊而窮八荒。謂北方極遠之處。有半歳爲晝半歳爲夜之地。盖半歳日光不到。此爲夜國。見地毬圖而可知矣。盖宋時未有此議論。故朱子說如天門。又曰。焉有石林。朱子註曰。石林未詳。吾泛覽於中華書。有稱石人石橋石鼓石鏡石狗石牛者。未見石林者。今觀近江州石山。其岩石之叢立。恰如林木連並之形狀。是可謂本邦有石林也。且如紀州高野甲州身延諸山墳墓甚多矣。有巨大石碑。群立其上。不知幾千萬。此亦庶乎可稱石林也。案本草。珊瑚生海底。五七株成林。謂珊瑚林。此可稱海底亦有石林也。

盛年之時。夢寐少而間思雜慮多矣。不堪紛擾。而難排遣。是血氣方壯。心力盈溢而然。雖程門諸子。亦不免有此患。宜乎衆人多此病也。然而是亦壯歳之事。到衰晚則血氣凋耗。心志無力。不用除却。而自無此患。若夫衰老之身。思慮少而雜夢多矣。恍惚而不分明。不堪紛紜。夢覺後難記。雖記無道理可語者矣。非如周禮所謂六夢之類。且非後日之事有兆朕。而先入夢。又無因所感而夢。唯衰病精神無收斂而紛亂。且多痰塞氣而然。老弱盛衰之不同如此。此由血氣之強弱而然耳。程子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固當

如此。然老病少氣多痰者。亦不免有此患。然則此非
繫心痰。雖君子亦恐不可奈有此病耳。

莊子曰。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林希逸註莊子。往往
以宋儒之所見而解之。與莊子之意相乖戾。

宋儒之論老莊甚嚴刻。誠當有以也。然往往枉寃。而有
與彼之本意不相合者。彼徒之所以不心服也。

暮春之時。景氣鮮麗。一歲中古人以是爲最者。固宜乎
哉。然而此時餘寒未退。霖雨亦連綿。得晴景常寡矣。
往往累旬不能出門戸。湮鬱曠日。爲多憾。唯首夏之

大氣餘寒既去。初暑未來。晴色可愛。草木繁美。風光
舒暢。其景氣甚可人意。稱爲清和。不亦宜乎。且此月
也。日長而不久雨。內外之事易成功。最宜乎行遊。逢
此良辰美景之時。優遊可喜樂。人生一歲之中。可爲
得志之時。李夢陽曰。四時之景。莫如初夏。此言最可
爲當也。

小松內府重盛憂其父清盛之驕惡。屢諫不見聽。不可
若之何。於此乎慮其家必亡。詣熊野神廟。祈先父而
死。歸後俄薨。案左傳成公十七年。晉范文子使其祝

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
愛我者惟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柳宗
元謂范文子不知命。誠是也。如重盛固是善良。彼苟
不死。則平氏之亡。亦未可期也。然先父祈死者爲不
孝。請神求死者爲不知命。蓋質美而不學。故不知其
非也。可惜哉。

一家言者。笠翁公李漁之文集也。有龍燈賦。說龍燈之
事云。何物神龍。化爲祝融。逃乎水族。宅於火中。忽通
疑電。遠眺猶虹。明月失照。晴霞斂烘云云。或蟠或伸。

倏行倏止云云。尾曳曳兮珊瑚。篤信曰。本邦琵琶湖
及諸州海中。往往有龍燈而見焉。殆如笠翁之所言。
海人稱之謂海鷂魚尾。蓋其尾長形相似也。

啐啄禪林寶訓音義云。啐啄如鷄抱卵。山鷄欲出。以嘴
吮聲曰啐。母鷄憶出。以嘴啐之曰啄。作家機緣相投
而解。亦猶是矣。篤信案字書無此說。

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曰。凡年忌下上。人大忌常加七
歲。十六歲二十五歲三十四歲四十三歲五十二歲。
六十一歲。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感則病行。失

則毀矣。當此時。無爲敵事。是謂年忌。張介賓類註。此言年忌始於七歲。以至六十一歲。皆遞加九年者。蓋以七爲陽之少。九爲陽之老。陽數極於九。而極必變。故自七歲以後。凡遇九年。皆爲年忌。篤信謂國俗稱厄年者亦似之。

本邦古昔民俗蒙昧。迷邪說而不曉其非。習其土俗而祭妖神。用人爲牲者。往往有之。或老狸精假爲神靈。而貪享人牲。而人不察焉。時時爲彼見欺者有之。近世民俗知其非而止。案春秋僖公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左傳云。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是和漢同轍也。復諸州神祠佛寺。孟春捕行人面縛繫足打擲爲追儺者。處處有之。是舊習惡俗。至今不輟。

拜神不可合掌。合掌而三拜者。西域之人拜佛之禮也。中華之禮。拜則上左手而再拜。本朝之禮。亦再拜。中華後世有四拜之禮。所以重再拜也。本邦亦有兩段再拜之禮。

周禮春官宗伯九拜。有振動拜。註鄭大夫云。以兩手相

擊也。疏云。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蓋古之遺法。篤信謂本朝所謂拍手也。

中夏之人比之吾邦不仁。好食人肉者。古來多矣。軍中以人肉爲粮。以婦人小兒爲珍羞。看歷史所載可知也。左傳莊公十二年。宋人得南宮萬。猛獲皆爲肉醬。如子路亦爲醢。本邦人雖饑死。不食人肉。其天性與習慣。與中夏人不同如此也。

些兒二字。乃俗語。邵康節詩中間用之。意與微字相類。

田汝成熙朝樂事曰。除夜更深人靜。或有禱祀請方。抱鏡出門。竊聽市人無意之言。以卜來歲休咎。今案本邦鄙俗。婦人有爲之者。

東國通鑑攈近曰。孔子刪詩書。斷自唐虞以降。則中國載籍。已無可怪之事矣。三國始祖之生。俱與漢並時矣。安有若是其可怪者乎。非獨始祖爲然。閼英之生。脫解之出。亦皆怪而不常。意非厥初海隅之地。有生之衆。淳朴無知。聞有一爲詭說者。擧世信而神之。以傳後世也。不然何其怪異之多乎。篤信竊謂本邦古書記怪異。亦恐與此同意。蓋上世民俗質樸而無知。

故有一款神怪詭異者。擧世信尚之。附會益醸成妄誕之說。後之記事者。亦懵聖學而不察其妄誕矛訛踳駁。遂信而筆之於書以傳之。後人亦信之而不疑。因循沿襲。迷於後世也無窮。如中華文明之國。記上世之事者。荒唐之言尚多矣。然況於外夷乎。如朝鮮國。上世傳言檀君之事之類。中華日本朝鮮西域其地雖異。其事則同。盖上世聖學未傳。人文未開而然。予昔疑之。近看東國通鑑所記。權近之言。其意亦如此。可謂先得吾心之所同然者也。楊子雲曰。鴻荒之

世。聖人惡之。蓋上世草昧。禮義未興。近乎禽獸。所以聖人惡之也

唐書刑法志曰。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本朝亦循于唐制。有律令格式之書。其條目亦與唐書所載唐制同。令案令者尊卑貴賤之等級。國家之法令也。格者從日既行之迹。考之可以爲後日之準則者也。式者所當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苟有所違。而入于罪戾者。刑以齊之。五刑其屬三千。不可濫施。故分其科條。循其輕重。用律而行五刑。決

其科條輕重。而令無有濫刑。是所以有律書也。

文獻通考曰。宋雍熙元年。日本國僧奝然與其徒五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并本國職員令年代紀各一卷。奝然衣綠。自云姓藤原氏。父爲眞連。眞連其國五品官也。奝然善隸書。而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上召見。存撫甚厚。賜紫衣。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遠。其臣亦繼襲不絕。蓋古之道也。蝦夷海島中小國也。其使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插箭於首。令人戴之而立。

入恐衍

數十步無不中者。唐顯慶四年十月。隨和國使至入。又曰。應神天皇始於百濟。得中國文字。今号八幡菩薩。有大臣号紀武内。年三百七歲。又曰。倭人自後漢始通中國。

李時珍云。後世寒食禁火。乃季春改火遺意。而俗作介推事。謬矣。

格物餘話　終

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

郋園校刊

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 白行簡撰

夫性命者人之本嗜欲者人之利本存利資莫甚（原作甚當時俗體字）乎衣食既足莫遠乎歡娛至精極乎夫婦之道合（此下當亦有乎字）男女之情情所知莫甚交接（原注交接者夫婦行陰陽之道）其餘官爵功名寔人情之衰也大造構已爲群倫（原誤倫今改）之肇造化之端天地交接而覆載均男女交接而陰陽順故仲尼稱婚姻之大詩人著螽斯之篇考本尋根不離（此下當有字）也遂想男女之志形皃（原注皃之省文即貌字也）妍（原誤研今改）媸（原誤嗤今改）之類緣情立儀因象取意隱偽變機無不盡有難字異名並隨音注始自童稚（原誤今改）雅之歲卒（卒之消）乎人事之終難則猥談理標佳境具人之所樂莫樂如此所以名大樂賦至於

俚（原誤理今改）俗音號輒無隱諱焉唯迎咲於一時（此下有脫文）惟雅素（此下有脫文）賦曰

玄化初闢洪鑪耀奇鑠勁成雄鎔柔製雌鑄男女之兩體範（當作範）陰陽之二儀觀其男（此下當脫二字）既稟（原作稟當時俗體字）剛而立矩女之質亦（原誤忩今改）叶順而成規夫懷抱之時總（原誤穗今改）角之始蛹帶米囊花含玉蘂忽皮開而頭露（原注男也）俄肉偃而突（原誤作突今改）起（原注女也）時遷歲改生戚戚之鳥毛（原注男也）日往月來流涓（原誤消今改）涓之紅水（原注女也）既而男已羈冠女當笄年溫潤之容似玉嬌羞之皃如仙英（原作英當時俗體字）威燦嫺綺態嬋娟素水（此疑手之誤或掔之誤）雪淨粉頸（原誤鵄今改）花團觀昂藏之材已知挺秀見窈窕之質漸覺呈妍（原誤研今改）草木

芳麗雲水容裔嬾葉（原作業當時俗體字）絮花香風遠砌鸞拔異想於男（此句有誤下若乃大步要離一段有鶯拔翼於此句即重叢入此而此句原文不知何字）分寸心爲萬（原作万當時俗消字）計然乃求吉士問良媒初六禮以盈止復百兩而爰來既納徵（原誤徽今改）於兩姓娉（古聘字）交禮於同盃於是青春之夜紅煒之下冠纓之際花鬢將御思心淨默有殊鸚（原誤鶯今改）鵡之言柔情暗通是念鳳凰之卦乃出朱雀攬紅褌擡素足撫玉臀女握男莖而女心忒忒男含女舌而男意昏昏方以精液塗抹上下揩擦含情仰受縫微綻而不知用力前衝莖突入而如割觀其童開點點精溜汪汪六（此不知有誤否）帶用拭承筐（原誤匡今改）是（原誤侍今改）將然乃成乎夫婦所謂合乎陰陽從茲一度永無閒固或高樓月

夜或閑窗早春讀素女之經看隱側之鋪立郭圓施倚枕橫布美人乃脫羅裙解繡袴（此字原本旁添）頰似花圓腰如束素情宛轉以潛舒（姣）（此是衍字）眼恆迷而下顧初變體而拍搦後從頭而拗揉或掀（原注託也）胸而過肩或宣裙而至肚（原作肚當時俗體字）然更鳴（原誤烏今改）口嗍舌縩腳高擡玉莖振怒而頭舉（原注男陰）金溝顫（原注音戰）攝而闢開（原注女陰）屹若孤峯似嵯峨之挺坎湛如幽谷動趦趦（原注呼役二字蓋音切也然則字當作趦矣）之雞台於是精液流澌嫋水洋溢女伏枕而指要（古腰字）男據床而峻膝（原作脉當時俗消字）玉莖乃上下來去左右揩挃陽峯直入邂逅過於琴絃陰幹斜衝參差磨於穀實（原注交接經云男陰頭峯亦曰陰幹又素女曰女入陰深一寸曰琴絃五寸曰穀實過實則死也）莫不上挒下刺（原作剌當時俗消字）側拗傍

指臀搖似振盧入如埋唆滑淳淳（此二字原本旁添）淡淡（此二字上有脫文）或急抽或慢研淺插如嬰兒含乳深刺（原作刾）似凍蛇入窟扇簸而和核欲吞衝擊而連根盡沒乍淺乍深再浮再沈（兩冉字乃當作枕）舌入其口屄刺（原作刾）其心滋漣漣鳴櫻櫻或卽據或捫捺或久浸而淹留或急抽而滑脫方以帛子乾拭再內其中袋鬧尸而亂擺莖逼塞而深攻（原誤切今改）縱嬰嬰之聲每聞氣促舉搖搖之足時覺香風然更縱湛（此當作椹卽沈字也）上之婿用房中之術行九淺而一深待十候而方畢既恣情而乍疾乍徐亦下顧而看出看入女乃色變聲顫釵垂髻亂慢眼而橫波入鬢梳低而半月臨肩男亦彌茫兩目攤垂四枝精透子宮之內津流丹穴之池（原注洞玄子曰女人陰孔爲丹穴池也）

於是玉莖以退金溝未盡氣力分張形神散潰（原注苦囘二字蓋音切也）顆精尙濕傍粘肩袋之間臑（原注補滿二字蓋音切也）汁出（拔出猶同）多流下屄門之外侍女乃進羅帛具香湯洗拭陰畔整頓褌襠開花箱而換眼（原本此字塗去蓋下服字之誤）服（原本此字旁注蓋改眼誤）攬寶鏡而重粧方乃正朱履下銀床含嬌調笑接撫（原誤無今改）倚伴當此之時可戲（當云當此時之可戲疑時之二字誤倒）寶同穴之難忘更有婉娩（原本婉字傍添）姝姬輕盈愛妾好（原本有此字蓋衍文）細眼長眉啼粧笑臉皓齒皦牡丹之脣珠耳映芙蓉之頰行步盤跚言詞宛愜梳高髮（原本此字塗改上去旁改髻字鬢誤）之危峨曳長裙之輝（原作煇當時俗行字）熚（原誤燁今改）身輕若舞向月裏之瓊枝聲妙能歌碎雲間之玉葉（原作棄）迴眸幹黑（幹當是轉之誤）發鳳藻之

誇花含香舌銜（原誤銜今改）占駐能媒之跌（原作跦）蹤（原誤諺今改）乃於明窗之下白晝遷延（原作迺當時俗行字）裙襦盡脫花鈿皆弃且撫拍以抱坐漸背頰而放眼含妳嚼舌撐豎束膝（原作膝）龍宛轉鸞纏綿眼瞥臉足蹁躚鷹視須深入（原本有此字蓋衍文）乃掀腳而細觀（疑覷之誤否則讀爲樓觀之觀）鶴床徒窄方側臥而斜穿上下捫摸縱橫把握如如哥哥交相諾諾或適（此下適字之誤原本適字卽改之注於傍）逼向尻（當作或向尻逼疑句中誤倒）或含口嚼既臨床而伏揮又騎肚（原作肚）而倒蹲是時也膝棋（此二字不知何字之誤以下句夏姬作對當是人名）核袋而羞爲夏姬（原誤姮今改）掩屄而恥作則有腴映素體（原作躰）迴轉輕身迴精禁液吸（原誤汲今改）氣煙清（原本有此二字塗去）咽津（此二字原注煙清之傍蓋改誤也）是學道之全性圖（原作啚當時俗消字）保壽以延（原作延當時俗行字）

神若乃夫少妻嬾夫順妻謙節候則天和日暖（原注春也）閨閤（此下當有則字）繡戶朱簾鶯囀林而相對鸞接翼於相兼羅幌朝捲爐香暮添佯羞偃僂忍思醜臉枕上交頭含朱脣之詫詫花間接步握素手之纖纖其夏也廣院深房紅幃翠帳籠日影於窗前透花光於簟上茗茗（原作菖茗與下孃孃亭葵句不對今改）水柳搖翠影於蓮池孃孃亭葵散花光於畫幃萋不適意過多窈（原作窈當時俗體字）窕婆娑含情體（原作躰）動逍遙姿縱粧薄衣輕笑迎歡送執紈扇而共搖折花枝而對弄步砌香階（原誤階與下句不對今改）登筵（原作筵當時俗消字）樂動俱澥浴（此四字句當脫一字）似池沼之鴛鴦其寢匡床如繡閣之鸞鳳其秋也玉簟猶展朱衾半薰（原本此十一字旁注下當再有七字一句方與下句爲偶）庭池荷茂而

花芬斂團扇而閉日掩芳帳而垂雲絃調鳳曲錦織鴛紋透簾光而皎晶散香氣之氤氳此時也夫憐婦愛不若奉倩於文君其冬也則暖室香閨共會共擕被鴛鴦兮幃張翡翠枕珊瑚兮鏡似頗黎鋪旃瓊而雪斂展繡被而花低爇香則彫檀素[illegible](原本此字旁改象字則衍文也)象(原本改注上𥣯傍)插梳則鏤掌紅扉縈(原誤榮今改)鳳帶之花裙點翠色之雪篦滌酒同傾有春光之灼々紅爐歷滕(原作脒)無寒色之淒々顏如半笑眉似含啼嬌柔之婉婉(此句當脫一字)翠姣眼之迷低在一坐之徘徊何慙往鸞當重衾(原誤衾重今乙轉)之繾綣惟恨鳴鷄此夫婦四時之樂也似桃李之成蹊至若夫婦俱老陰陽枯朽(原注)癟空皮而皺皺屋無力而𧫴讘尚由縱快於心不慮泄精於腦信房中之至精實人間之好妙若乃皇帝下南面歸西殿滌服引前香風後扇妓女嬌迎宮官拜見新聲欲奏梨園之樂來庭菱角初嘗上林之珍入貢於是閽童嚴衛(原誤衙今改)女奴進膳昭儀起歌婕妤侍宴戚貴妃於夢龍幸皇后於飛鸞然乃啟鸞帳而選銀環登龍媒而御花顏愕眼星轉羞眉月彎侍女前扶後助嬌容左倚右攀獻素(此下當脫腎字)之宛々內玉莖而閑々三刺(原作剌)兩抽縱武皇之情慾上迎下接散天子之髡鬘乘羊車於宮裏插竹枝於戶前然乃夜御之時則九女一朝月滿之數則正后兩宵此乃(國)(原本此字塗去)典(脩)(原本此字塗去旁改修字)修之法在女史彤管所標今則南內西宮三千其數逞容者俱來爭寵者相妬

剗夫為人之軀奉此一人之故嗟呼在室未婚殊鄉異客是事乖違時多屈厄宿旅館而鰥情不寐處閨房而同心有隔有葉花只(此句應作六字句疑有脫文)每戀交歡規馬上之玉顏常思匹耦羨委禽於庭弊(此字有誤)廟擲果於春陌念剛腸之欲斷往々顛狂覺精神之散飛看々瘦瘠是卽寢食俱廢行止無操(原誤㩧今改)夢中獨見暗處相招信息稠於百度顧眄希於一朝想美質念纖要(古腰字)有時暗合魄散魂銷如女提色乾貞(此句有誤)惱人腸斷雖同居而會面且殊門而異館候其深夜天長閑庭月滿潛來偷竊焉知提憚實此夜之危危重當時之怛怛痝也不吠(原注男婦急偷女也痝狗也)乃深隱而無聲女也不驚或仰眠而露癟于時入戶兢々臨床款々精在陽峯之上滴々如流指刺(原作刾)陰縫之間噉々似啖莫不心忒々意惶々輕擡素足縱揭裙襠撫拍胷前慮轉身如睡覺摩挲腿上恐神駭而驚忙定知處所安蓋相當(此句有誤字)未嫁者失聲如驚起已嫁者佯睡而不妨有婿者詐嗔而受敵不同者違拒而改常或有得便而不絕或有因此而受殃斯皆花色之間難(疑當作問難)豈人事之可量或有留(原作畱)事而遇不施床鋪或牆畔草邊亂花深處只恐人知烏論禮度或(此字原缺今補)鋪裙而藉草或伏地而倚柱心膽驚飛精神恐懼當忿遽(原誤㨿今改)之一回勝安床之百度更有欠闕房事常嗟獨自不逢花艷之娘乃遇人家之婢一言一笑因茲而有意好意(此二句有脫誤)身衣綺羅頭簪翡

翠或鵠衍青衫或卽（此字疑衍文）雲鬟緗帔或十六十七或十十三十四笑兒嬌姿言多巧智貞若青衣之傳藝比綠（原作漆今改）珠之類摩挲乳肚滑膩之肥濃（滑上當脫一字）掀起衣裳散氣氳之香氣共此婢之交歡實娘子之無（原作无）異故郭璞設計而苦求阮咸走趂而無媿更行惡者醜黑（短）（原本衍此字蓋卽短之誤）短肥臀高面欹或口大而鼻（此下當脫一字）或鼻曲而累垂髻不梳而散亂衣不斂（原作歛當時俗體字）而離披或卽驚天之吹吐棒地之詞笑嫫母爲美嫗呼教洽爲妖姬遭宿瘤罵被無鹽欺梁鴻妻見之極哂許允婦遇之而嗤姣步（原誤頻今改）則人言精魅倚門則鬼號鍾馗艱難相遇勉彊爲之醋氣時聞每念糟糠之婦荒婿不擇豈思同於（豈思同於四字當衍二字）枕席之姬此乃（尼）（此字誤原本旁改是字）是（上足字傍改）曠絕之火急也非獸飫之所宜更有金地名賢秪薗幼女（原注卽師姑是也）各恨孤居常思於（此字原衍）同處門雖（原作雖門）不言心常暗許或是桑間大夫鼎族名儒求淨捨俗（原注大僧也）髠髮剃鬚漢語胡貞身長歷簏思心不觸於佛法手持豈忘乎念珠（原注女也）或年光盛小閨情竅寵不短不長唯端唯妙愣眼以菩薩爭妍嬾臉共桃花共笑（一共字當有一誤）圓々翠頂變（原誤彎今改）臣斷袖於帝室（此二句當有脫誤變句當屬下男色一段）臣然有連壁之貞暎珠之年變其嬌小或異堪憐三交六入之時或搜獲（此句有脫誤）百脉四枝之內汝賞通室（此句有誤字）不然則何似於陵陽君指花於則（此上不成句當有脫誤）彌子瑕分桃於主前漢高祖幸於藉孺孝武帝寵於韓嫣故惠帝侍臣冠鵔鸃戴貂蟬傅脂粉於鹽蜒曳羅帶於花筵豈女體之足獸是人（此下當脫一字）之相洽更有山村之人形貌醜惡男則峻屹淩兢女則兜毯醲俯而屈如匙頭長似枸眉毛乃過側如陰森精神則嘗瞪而鵰嘘口々繫腰年々赤脚綃口口以爲口偈口歌以爲樂攀花摘葉（原作菓）比翟女以閒懷（以下缺）

右賦出自燉煌縣鳴沙山石室確是唐人文字而原抄訛脫甚多無別本可據以校改又末一段文亦未完讀之令人怏怏不樂也作者白行簡爲白居易兄弟事載唐書居易傳賦中採用當時俗語如含妳醋氣妞々哥々等字至今尚有流傳亦足見千餘年來風俗語言之大同固未有所改變也至注引洞玄子素女經皆唐以前古書余已於醫心方中輯出校刻行世于此益證兩書之異出同原信非後人所能僞造而在唐宋時此等房中書流傳士大夫之口之文殊不足怪使道學家見之必以爲誨淫之書將拉雜燒之惟恐其不絕于世矣此類書終以古籍之故吾輩見之卽當爲之刊傳以覗楊升庵僞造之雜事祕辛袁隨園假託之控鶴監記不誠有豬龍之別耶甲寅秋八月上弦雙某景闇主人識

壽親養老新書

九齡劉華炲題

序

壽親養老之事眘於諸儒記禮之書備矣然自後世觀之則猶有未備焉者何也二帝三王之世風氣渾淪人生其間性質純厚故能平血氣于未定方剛之際全筋力於欲衰將老之時人子之愛其親因其康彊加以奉養爲之安其寢處時其旨甘娛其耳目心志卽可使之燕佚怡愉全生而益壽則禮經所載謂之備可矣後世大樸日漓眞元日散七情爲沴六氣乘之兆或夭傷老宜尫弱孝子慈孫服勤左右寢膳

調娛之外尤不能不唯疾之憂而求之禮經則不過曰痛癢抑搔而已素越人過雒之所爲醫曾未見之省錄顧得謂之備歟孝哉陳令尹乃能輯是書于千數百年之後而特詳于醫藥治療之方凡爲四時調攝食治備急合二百三十有三焉斯亦備矣吾樵鄉先哲太師文靖鄒公之曾孫敬直翁鉉推老老親親之念紬繹是書有手猶恨其說之未備也則又廣集前脩嘉言懿行奇事異聞與夫藥石膳羞器服之宜於佚老者釐爲三卷而方論所述愈益精詳是書始

大備吾聞喬木故家壽基世積翁之高祖叔祖二母夫人皆年過九十備極榮養令翁亦希年矣桂子蘭孫盈庭戲綵青山流水竹色花香鳩杖鸚盃蒼顏玄鬢見者謂不老地行仙蓋是書驗于公家久矣茲復不私其驗繡諸梓而公之且拳拳導夫人以自養之說夫能知自養之養而後能安享子孫之養也吾於續書重歎翁用心之仁也仁者必壽由是八十而師九十而相百歲而定律今百世而與謀衍而爲商大夫之八百曾元而下家慶一堂是書之驗將千歲

之日至而未止也詩曰永錫爾類又曰永錫難老請爲翁三誦之時大德丁未中元樵西麓危徹孫序

重刻壽親養老新書序

凡人之情無不知愛其身而養之者有疾無不知求所以治療之者仁人孝子之視其父母之身也重于已之身而其所以養父母也厚於已之養急父母之疾也甚於已之疾則所以用其心者宜無所不至矣昔人謂天有陰陽風雨晦明之氣人有喜怒哀樂好惡之情節而行之則和平調理專一其情則溺而生疾調中養氣通滯解結而反之于素此醫方之所以不容已也然天之陰陽流行乎四時而冬則閉枯人之元氣充滿乎一身而老則鑠耗故攝養之道宜加詳而藥物之施于老者尤難獲效焉人子之所以養其親者必順四氣之冲和而避其沴調飲食之品宜而致其精適起居順好惡以怡其情蓋其道多端而其事不容已也奉老節目載在典籍者紛滲而難竟醫方之散見醫書而不一得其總要者為難余在花馬池防秋適見壽親養老新書四冊其中養老治疾之方佚老孝之事不假旁披靡不畢備真足以為奉親之助而不可無者顧其中多殘缺至有不可讀者

寗夏兵糧道僉憲解君學禮請重刻之而且欲余言以弁其端吁昔陸宣公在忠州每手校方書蓋古人濟人利物之心不以為小道而遺之如此此其所以不可及也是書專于壽親養老循而行之可以培調神氣翼助恬愉使得全其天年以極壽命之數且足以啟迪人孝愛之念較之他方書其利益顧不尤要與仁人孝子得之將不啻如異珍和璧有不愛而傳者乎可謂不徒刻也已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益都石茂華書

萬曆四年丙子孟夏望日

壽親養老新書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第一卷爲宋陳直撰本名養老奉親書第二卷以後則元大德中泰甯鄒鉉所續增與直書合爲一編更題今名直於元豐時爲泰州興化合文獻通考載有直所著奉親養老書一卷而此本則題曰養老奉親書其文互異然此本爲至正中浙江刊本猶據舊帙翻雕不應標題有誤蓋通考傳寫倒置也鉉號冰壑又號敬直老人書中稱其曾祖曰南谷叔祖曰樸菴以福建通

志考之南谷爲宋參知政事應龍樸菴爲宋江西提刑應博皆有名於時據周應紫序稱爲總管鄒君又稱其官中都時則鉉亦曾登仕版者特通志不載其仕履不可詳考矣直書自飲食調治至簡妙老人備急方分爲十五篇二百三十三條節宣之法甚備明高濂作尊生八牋其四時調攝牋所錄諸藥品大抵本於是書鉉所續者前一卷爲古今嘉言善行七十二事後兩卷則凡寢興器服饘粥飲膳藥石之宜更爲賅

肆拾叁册 95½版

具而附以婦人小兒食治諸方凡二百五十六條其中如祝壽詩詞連篇載入不免失於冗雜又敘述閒適之趣往往詞意纖仄採掇瑣碎明季清言小品實亦濫觴於此然徵引方藥類多奇秘於高年頤養之法不無小補固爲人子所宜究心也

壽親養老新書目錄

敬直老人鄒　鉉編次

王　憁　黃應紫點校

卷之一

養老奉親書

承奉郎泰州興化縣令陳直撰卷首有目

卷之

保養　服藥

貯藥　爈閤

集方　天下受拜平胃散

易簡方縮脾飲　降氣湯

調氣散　養正丹

來復丹　震靈丹

紅圓子　青州白圓子

秘傳六和丸　神仙不老丸

三仙丹又名長壽丸　八仙丹

草還丹　小丹

交感丹降氣湯錯牙法　神仙訓老丹

經進地仙丸　八味丸

雙補丸　二黃丸

扶羸黑白丹　還少丹

勝駿丸　鱠鼈散

薑黃散　通利散

脾約丸　磨積丸

白芷丸　治眼昏夜光育神丸

牢牙烏髭方　東坡治脾節飲水說

飲食用暖　戒夜飲說

擦湧泉穴　擦腎腧穴

東坡酒經　仲長統樂志論

照袋　處方

食治方　眞一酒

桂酒　天門冬酒

山藥酒　菖蒲酒

菊花酒　紫蘇子酒

枸杞子酒　朮酒

蘇合香酒　醉鄉寶屑經進八仙散

丁香餅子　柑皮散
石膏湯　解酒葛花散
地黃煎　金櫻子煎
金髓煎　茯苓煎
補骨脂煎　五味子煎
薄荷煎　麥門冬飲
甘露飲　糯米糕
杏仁粥　人參粥
枸杞葉粥　燒肝散

參歸腰子　甲乙餅
茯苓麪　蘿蔔菜
羊肺羹　山芋羹
百合　黃精
金櫻子丸　靑娥丸
服椒法　服豨薟法
婦人小兒食治方　治血氣諸病地黃粥
豬肚粥　羊肉麪棊子
豬腎棊子　半夏撥刀

治妊娠諸病麥門冬粥
生地黃粥　陳橘皮粥
豉心粥　阿膠粥
鹿頭肉粥　鯉魚粥
葱粥　竹瀝粥
苧麻粥　鯉魚羹
黃雞臛　雞子羹
山芋麪棊子　木瓜麪棊子
雞肉索餅　雞子酒

小豆飲　葱豉湯
治產後諸病鮑魚羹乳汁不下
豬蹄粥　豬蹄羹
牛肉羹　鹿肉臛
三肉臛　蘇麻粥產後諸疾
茯苓粥　地黃粥
紫莧粥　滑石粥
羊肉粥　豬腎粥
黃雌雞飯　黃雌雞羹

豬肚羹　鯽魚羹
鯽魚鱠　脯雞糝
豬腎臛　冬瓜撥刀
煨豬肝　生藕汁飲
治小兒諸病四米湯　牡丹粥
扁豆粥　豬子肝
雞子餌　牛乳飲
甘草豆方

卷之三

太上玉軸六字氣訣
食後將息法　養性
安車　遊山具
居山約　欹床
醉床　觀雪庵
蒲花褥　湯鎗
羊羔酒　雪花酒
茶蘼酒　香炭
降眞香　雪梅香

江梅香　百花香
長春香　御愛四和香
試茶　香茶
柏湯方　三妙湯
乾荔枝湯　清韻湯
棖湯　桂花湯
醍醐湯　洞庭湯
木瓜湯　韻梅湯
熟水　紫蘇熟水

晨朝補養藥糜地黃粥
胡麻粥　乳粥
山芋粥　栗粥
百合粥　麋角粥
枸杞子粥　馬眼粥
紫不託法　山藥麪法
造乾地黃法　芭蕉脯
牛蒡脯笋脯　蓮房脯
薝蔔鮓　乾蕨菜

石芥苧菜　苦益菜
松藻　白芷
防風芽　水苔
瓜虀　菉虀
藕虀　豆虀
薺羹　筍鱖
種植　芸香
茅香　枸杞
甘菊　地黃
五加　青蘘
百合　黃精
苜蓿　合歡
牛蒡　蓮子
藕造藕粉法　雞頭菱角芡葛茯苓松柏造粉同法
脫果　種百部
菖蒲石　相鶴
養龜　收畫
置琴　延方士

延名衲　肅客
記事　二老相訪
儲書
卷之四
古今嘉言善行七十二事

壽親養老新書卷之一

敬直老人鄒　鉉編次
王　愬　黃應紫點校

養老奉親書

飲食調治第一
形證脉候第二
醫藥扶持第三
性氣好嗜第四
宴處起居第五

貧富分限第六
戒忌保護第七
四時養老總序第八
春時攝養第九
夏時攝養第十
秋時攝養第十一
冬時攝養第十二
食治養老序第十三
食治老人諸疾方第十四
簡妙老人備急方第十五

飲食調治第一

主身者神養氣者精益精者氣資氣者食食者生民之天活人之本也故飲食進則穀氣充穀氣充則氣血盛氣血盛則筋力強故脾胃者五臟之宗也四臟之氣皆稟於脾故四時皆以胃氣為本生氣通天論云氣味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是以一身之中陰陽運用五行相生莫不由於飲食也若少年之人真元氣壯或失於饑飽食於生冷以根本強盛未

易為患其高年之人真氣耗竭五臟衰弱全仰飲食以資氣血若生冷無節饑飽失宜調停無度動成疾患凡人疾病未有不因入邪而感所謂入邪者風寒暑濕饑飽勞逸也為人子者得不慎之若有疾患且先詳食醫之法審其疾狀以食療之食療未愈然後命藥貴不傷其臟腑也凡百飲食必在人子躬親調治無縱婢使慢其所食老人之食大抵宜其溫熱熟軟忌其粘硬生冷每日晨朝宜以醇酒先進平補下元藥一服女人則平補血海藥一服無燥熱者良[illegible]

以豬羊腎粟米粥一盃壓之五味葱薤鶉鴿等粥皆可至辰時服人參平胃散一服然後次第以順四時軟熟飲食進之食後引行一二百步令運動消散臨卧時進化痰利膈人參半夏丸一服尊年之人不可頓飽但頻頻與食使脾胃易化穀氣長存若頓令飽食則多傷滿緣衰老人腸胃虛薄不能消納故成疾患爲人子者深宜體悉此養老人之大要也日止可進前藥二服不可多餌如無疾患亦不須服藥但只調停飲食自然無恙矣

形證脉候第二

上古天眞論曰女子之數七丈夫之數八女子七七四十九任脉虛衝脉衰天癸竭地道不通丈夫八八六十四五臟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脉弱形枯女子過六十之期丈夫逾七十之年越天常數上壽之人若衣食豐備子孫勤養承順慈親參行孝禮能調其飲食適其寒溫上合神靈下契人理此順天之道也高年之人形羸氣弱理自當然其有丈夫女子年踰七十面色紅潤形氣康強飲食不退尚多秘熱者此

肆拾叁 册 95½版

理何哉且年老之人痿瘁爲常今反此者非眞陽血海氣壯也但脉左右手脉須大緊數此老人延永之兆也老人眞氣已衰此得虛陽氣盛充於肌體則兩手脉大飲食倍進雙臉常紅精神強健此皆虛陽氣所助也須時有煩渴膈熱大府秘結但隨時以常平湯藥微微消解三五日間自然平復常得虛陽氣存自然飲食得進此天假其壽也切不得爲有小熱頻用轉瀉之藥通利苦冷之藥疎解若虛陽氣退復歸眞體則形氣尫羸藏府衰弱多生冷疾無由補復若

是從來無虛陽之氣一向憊乏之人全在斟量湯劑常加溫補調停饘粥以爲養治此養老之先也

醫藥扶持第三

常見世人治高年之人疾患將同年少亂投湯藥妄行針灸以攻其疾務欲速愈殊不知上壽之人血氣已衰精神減耗危若風燭百疾易攻至於視聽不至聰明手足舉動不隨其身體勞倦頭目昏眩風氣不順宿疾時發或秘或泄或冷或熱此皆老人之常態也不順治之緊用針藥務求痊瘥往往因此別致危

殆且攻病之藥或吐或汗或解或利緣衰老之人不同年少眞氣壯盛雖汗吐轉利未至危困其老弱之人若汗之則陽氣泄吐之則胃氣逆瀉之則元氣脫立致不虞此養老之大忌也大體老人藥餌止是扶持之法只可用溫平順氣進食補虛中和之藥治之不可用市肆購買它人惠送不知方味及狼虎之藥與之服餌切宜審詳若身有宿疾或時發動則隨其疾狀用中和湯藥調順三朝五日自然無事然後調停飲食依食醫之法隨食性變饌治之此最爲良也

性氣好嗜第四

眉壽之人形氣雖衰心亦自壯但不能隨時人事遂其所欲雖居溫給亦常不足故多咨煎背執等閑喜怒性氣不定止如小兒全在承奉顏色隨其所欲嚴戒婢使子孫不令違背若性怒一作血氣虛弱中氣不順因而飲食便成疾患深宜體悉常令人隨侍左右不可令孤坐獨寢緣老人孤僻易於傷感纔覺孤寂便生鬱悶養老之法凡人平生爲性各有好嗜之事見即喜之有好書畫者有好琴棊者有好賭撲者有好珍奇者有好藥餌者有好禽鳥者有好古物者有好佛事者有好丹竈者人之僻好不能備舉但以其平生偏嗜之物時爲尋求擇其精絕者布於左右使其喜愛玩悅不已老人衰倦無所用心若只令守家孤坐自成滯悶今見所好之物自然用心於物上日日看承戲玩自以爲樂雖有勞倦咨煎性氣自然減可

宴處起居第五

凡人衰晚之年心力倦怠精神耗短百事懶於施爲蓋氣血筋力之使然也全藉子孫孝養竭力將護以免非橫之虞凡行住坐卧宴處起居皆須巧立制度以助娛樂棲息之室必常潔雅夏則虛敞冬則溫密其寢寐床榻不須高廣比常之制三分減一低則易於升降狹則不容漫風裀褥厚藉務在軟平三面設屏以防風冷其枕宜用夾熟色帛爲之實以菊花制在低長低則寢無罅風長則轉不落枕其所坐椅音倚宜作矮禪床樣坐可垂足履地易於興居左右置欄面前設几緣老人多困坐則成眠有所欄閡免閃側

之傷其衣服制度不須寬長長則多有蹴絆寬則衣服不著身緣老人骨肉疎冷風寒易中若窄衣貼身暖氣著體自然氣血流利四肢和暢雖遇盛夏亦不可令袒露其頸後連項常用紫軟夾帛自頸後巾幘中垂下著肉入衣領中至背甲間以護腠理尊年人肌肉瘦怯腠理開疎若風傷腠中便成大患深宜慎之

貧富禍福第六

經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

有也人子以純孝之心竭力事親無終始不及之理惟供養之有厚薄由貧富之有分限人居富貴有奉於已而薄於親者人所不錄天所不容雖處富貴而即貧賤也人雖居貧賤能約於已而豐於親者人所推仰天所助與雖處貧賤而即富貴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莫大於孝孝感於天故天與之福所以雖貧賤而即富貴也罪莫大於不孝不孝感於天故天與之禍所以雖富貴而即貧賤也善惡之報其猶影響為人子者可不信乎奉親之道亦不

肆拾叁册 95½版

在日用三牲但能承順父母顏色盡其孝心隨其所有此順天之理也其溫厚之家不可慢於老者豁依養老之方勵力行之其貧下闕乏之家養老之法雖有奉行之心而無奉行之力者但隨家豐儉竭力於親約禮設具使老者知其罄力事奉而止將見孝心感格陰靈默佑如姜詩之躍鯉孟宗之泣筍無非孝感所致此行孝之明驗也慮孝子順孫有窘乏不能依此法者意有不足故立此貧富禍福之說以齊之

戒忌保護第七

人萬物中一物也不能逃天地之數若天癸數窮則精血耗竭神氣浮弱返同小兒全假將護以助衰晚若遇水火兵寇非橫驚怖之事必先扶侍老人於安穩處避之不可喧忙驚動尊年之人一遭大驚便致冒昧因生餘疾凡喪葬凶禍不可令弔疾病危困不可令驚悲哀憂愁不可令人預報穢惡臭敗不可令食粘硬毒物不可令食弊漏旱濕不可令居卒風暴寒不可令冒煩暑燠熱不可令中動作行步不可令勞暮夜之食不可令飽陰霧晦暝不可令饑假借鞍

馬不可令乘偏僻藥餌不可令服廢宅欹宇不可令
入墳園塚墓不可令遊危險之地不可令行淵淵之
水不可令渡闇昧之室不可令孤凶禍遠報不可令
知輕薄婢使不可令親家緣冗事不可令管若此事
類頗多不克備舉但人子悉意深慮過爲之防稍不
便於老人者皆宜忌之以保長年常宜遊息精藍崇
尚佛事使神識趣向一歸善道此養老之奇術也

四時養老總序第八

四氣調神論曰陰陽四時者萬物終始死生之本也

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春溫以
生之夏熱以長之秋涼以收之冬寒以藏之若氣反
於時則皆爲疾癘此天之常道也順之則生逆之則
病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人能執天道生殺
之理法四時運用而行自然疾病不生長年可保其
黃髮之人五藏氣虛精神耗竭若稍失節宣即動成
危瘵蓋老人勤倚不能自調在人資養以延遐算爲
人子者深宜察其寒溫審其饘藥依四時攝養之方
順五行休王之氣恭恪奉親慎無懈怠今集老人四
時通用備疾藥法具陳于左(此方多用寒藥蓋北人所宜凡用藥者宜參處之)

四時通用男女老人方

治老人風熱上攻頭旋運悶喜卧怔悸起即欲倒背
急身強旋覆花散(女人通用)

旋覆花(半兩) 前胡(壹兩) 麥門冬(壹兩去心) 蔓荆子(半兩)
白朮(叁分) 枳殼(叁分去穰麩炒) 甘菊花(叁分) 防風(半兩)
半夏(半兩薑汁煮) 黃(虛人者用石膏) 獨活(半兩) 甘草(半兩)

右爲末每服叁錢水一中盞入薑半分同煎至

六分去滓溫服不計時候

老人補壯筋骨治風走疰疼痛并風氣上攻下疰羗
活丸

羗活 牛膝(酒浴過焙乾) 川練子 白附子 青鹽
舶上茴香 黃耆(去皮剉) 巴戟(去心) 沙苑白蒺藜
黑附子(炮製去皮臍)

右件等分一處擣羅爲末酒煮麪糊爲丸如梧
桐子大每服十九空心臨卧鹽湯下看老少加
減服

老人和脾胃氣進飲食止痰逆療腹痛氣調中木香人參散男子女人通用方

木香半兩 人參半兩去蘆頭 茯苓去黑皮壹分 白朮半兩微炒

肉豆蔻去皮壹分 枇杷葉去毛壹分 厚朴去麄皮用姜汁製 丁香半兩

藿香葉壹分 甘草半兩炙 乾薑半兩炮 陳皮半兩湯浸去穰

右件一十二味脩事了秤分兩擣羅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入生薑錢壹片棗弍枚同煎至六分去滓溫服此藥老人常服合喫

老人和脾胃氣治胷膈痞悶心腹刺痛不思飲食枳

殼木香散男子女人通用此方

木香壹兩 神麯杵末炒四兩 京三稜四兩炮 青橘皮去穰叄兩

甘草叄兩炮 益智去皮叄兩 白芷壹兩 桂心叄兩

莪朮叄兩炮 白朮微炒弍兩 枳殼麩炒炮

右件藥擣羅爲末每服弍錢水壹盞入生薑鹽各少許同煎至七分併滓熱服

解老人四時傷寒四順散男子女人通用此方

麻黃去節 杏仁去皮 甘草炙 荊芥穗已上各等分

右同杵爲末每服壹錢入鹽湯點熱服

治老人心脾積熱或流注腳膝疼痛黃耆散男子女人通用

黃耆 赤芍藥 牡丹皮 香白芷 沙參

甘草炙 肉桂去皮 柴胡去苗 當歸[illegible]

右件等分擣羅爲末每服弍錢水壹盞薑三片煎至五分日進二服春冬每煎時入蜜蒸辰薑煎半匙忌粘食炙煿等物

橘皮煮散益元氣和脾胃治傷寒此名不換金散但心腹諸疾並用療之男子女人通用

橘皮去穰秤壹兩用 人參 茯苓 白朮各壹兩 木香壹分

乾薑炮 官桂去皮秤半兩 檳榔壹兩雞心者用

草豆蔻去皮弍箇 半夏壹分麩炒 厚朴半兩入姜同杵碎炒乾壹分

枳殼去穰麩炒半兩 訶梨勒五箇煨熟去核 甘草半兩炮

右件擣羅爲末每服壹大錢水壹盞薑棗同煎至七分熱喫不問食前食後並宜服忌如常

治老人臟腑冷熱不調裏急後重關門不和香白芷散男子女人通用

當歸洗三錢 香白芷洗三錢 茯苓去皮三錢 枳殼麩炒三錢

木香壹錢

右件爲末每服壹錢水半盞生薑少許同煎至
四分溫服
治老人大小便不通勻氣散通用
生薑半兩 葱一莖和根葉泥用 鹽一撚 豉三十粒
右件四味搗爛安臍中良久便通
治老人小便不通地龍膏
白項地龍 茴香用時看多少
右件杵汁傾於臍內自然便通
治老人腳膝疼痛不能履地七聖散

杜仲 續斷 萆薢 防風 獨活 牛膝酒浸壹宿
甘草已上各壹兩
右件爲末每服二錢酒調下
治老人脾胃一切病溫白圓兼治脾不承受吐逆濕
痢及宿食不消方通用
半夏式兩湯洗薑汁浸 白朮壹兩炮 丁香壹分
右件爲末用生薑自然汁和飛麪爲糊搜和前
藥末爲圓如梧桐子大濃煎生薑湯下十圓空
心服如腹疼并嘔逆食後服

藁本散治婦人血氣丈夫筋骨風四肢軟弱及卒中
急風并寸白蟲但常服並皆攻治或要出汗無傷寒
湯使如後此方是孟相公進過
藁本 牛膝酒浸一宿焙乾 當歸 麻黄去節已上各壹兩
羌活 獨活 防風 肉桂去麁皮秤 芍藥 菊花
續斷 五加皮 芎藭 甘草 赤箭
枳殼麩炒去穰已上各半兩 黑附子大者一箇炮製去皮臍 細辛壹分去葉秤
右件藥一十八味並須州上好者使水洗過細
剉焙乾搗羅爲末空心溫酒下弍錢如不飲酒

薄荷湯下發汗解傷寒熟葱白酒下弍錢併服
三五服爲妙
治老人風冷展筋骨續斷散方
續斷壹兩 牛膝弍兩 芎壹兩 木瓜弍兩
右爲細末空心時溫酒調下壹大錢
墜痰化涎和脾胃人參半夏丸
半夏壹兩生姜四兩取汁先以湯洗半夏七遍浸三日後於日内煎乾切作餅子焙乾
白礬壹兩 人參壹兩 茯苓壹兩去皮
右爲末以蒸餅水浸過卻用紙裡煨熟爲圓如

菉豆大每日空心夜卧用淡生薑湯下十五丸
開胃口薑㕘湯下風涎用皂角一條薑三片蘿
蔔三片同煎湯下

治老人暖食藥丁香圓消食治一切氣悶止醋心腹
脹利胸膈逐積滯方男子婦人通用

大烏梅壹箇須是有裙襴者 巴豆壹箇新肥者和皮用 香墨末炒半錢
揀丁香五箇須是新者用 胡椒五粒須是黑者 乾漆末炒半錢先炒爲末
桂花末炒半錢香墨乾漆桂花三味研入

右爲末用馬尾羅子羅過用醋麪糊爲劑臼中

杵令匀如菉豆大溫酒下五圓至七圓茶下亦
得或入蠟茶末抄叁錢更妙

香草散治婦人氣羸腸寒便白食傷積滯冷結腸不
成溫脾肺活榮生肌進食益衞在二經

蔄茹 桔梗 白芷 當歸 地榆 芍藥
檳榔 白荳蔻各半兩 麝香秤壹錢

右爲末每服弍錢水壹盞薑棗同煎至數沸通
口食前日進三服

香枳湯治老人大腸秘澁調風順氣男子婦人通用

枳殼去穰麩炒 防風各壹兩 甘草半兩炙

右爲末每服弍錢百沸湯點服空心食前各一
服

治婦人男子久積虛敗壯元補血建胃暖脾止痰逆
消飲食北亭丸

北亭弍兩去除砂石 阿魏半兩同硇砂研令細醋化去沙石 陳橘皮去穰用紅
川當歸淨洗去苗稍用 厚朴去皮薑汁炙令黃色 官桂去皮秤 乾薑炮
甘草炙 川芎 胡椒揀好者 縮砂去皮用 茯苓弍兩
大附子炮去皮臍以上各秤四兩 青鹽弍兩與硇砂阿魏同醋研去沙土

白朮米泔水浸一宿切作片子焙乾 五味子壹兩半去沙土用之

右件依法脩事爲末將硇砂阿魏醋入麪看多
少同煎稀糊下藥更煉好蜜同搜和拌匀再入
臼中杵千百下圓如酸棗大每服壹圓空心鹽
湯茶酒任下嚼破女人一切病患並宜服此

治老人一切風烏犀丸

天麻弍兩 地榆壹兩 玄參壹兩 川烏頭壹兩炮製去皮 藿香葉壹兩
龍腦薄荷四兩 皂角壹挺不蛀者燒紅入水中浸之 龍腦少許 麝香少許

右爲末煉蜜爲膏如皂子大每服壹圓嚼喫小

兒半圓已下薄荷茶酒調下

鎮心丸養老人心氣令不健忘聰耳明目方

辰砂壹兩 桂壹兩 遠志去心 人參以上各壹兩 茯苓弍兩

麥門冬去心 石菖蒲 乾地黃各壹兩半

以上除辰砂並為末合勻右煉蜜為圓如桐子大空心薄荷酒吞下十圓至十五圓留少硃砂為衣益心氣養神宜常服

治老人脾肺客熱上焦滯痰涼心潤肺消壅枇杷葉散王防進男子女人通用

枇杷葉去毛炙 人參 茯苓 白朮 羌活

黃耆各壹兩 甘草炙 半夏湯洗去滑切破焙乾各半兩

右為末每服弍錢水壹盞入生薑薄荷煎至七分食後臨臥溫服

羌活散治老人耳聾眼暗頭項腰背疼痛渾身瘡癬此乃腎藏風所攻也

羌活 枳殼麩炒去穰 半夏湯浸七遍 甘草炙 大腹子

防風 桑白皮各等分

右為麄末每服弍錢水壹盞生薑煎至七分溫

服早辰日午時臨臥各一服

搜風順氣治老人百疾七聖圓男子女人通用

檳榔 木香 川芎 羌活 桂心各壹兩

郁李仁壹兩去皮尖炒令黃色 大黃壹兩壹分炒

右為末煉蜜為圓桐子大不計時候溫酒下七圓要利動即加七圓淡薑湯下亦得

春時攝養第九

春屬木主發生宜戒殺茂於恩惠以順生氣春肝氣旺肝屬木其味酸木能勝土土屬脾主甘當春之時

其飲食之味宜減酸益甘以養脾氣肝氣盛者調噓氣以利之順之則安逆之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春時陽氣初昇萬物萌發正二月間乍寒乍熱高年之人多有宿疾春氣所攻則精神昏倦宿患發動又復經冬已來擁爐熏衾啗炙飲熱至春成積多所發泄致體熱頭昏膈壅涎嗽四肢勞倦腰腳不任皆冬所發之疾也

常宜體候若稍利恐傷臟腑別主和氣涼膈化痰之藥消解或只選食治方中性稍涼利飲食調停與進自然通暢若

別無疾兆不須服藥常擇和暖日引侍尊親於園亭樓閣虛敞之處使放意登眺用攄滯懷以暢生氣時尋花木遊賞以快其意不令孤坐獨眠自生鬱悶春時若親朋請召老人意欲從歡任自遨遊常令嫡親侍從惟酒不可過飲春時人家多造冷餅米食等不令下與如水團兼粽粘冷肥僻之物多傷脾胃難得消化大不益老人切宜看承春時遇天氣燠暖不可頓減綿衣緣老人氣弱骨踈怯風冷易傷肌體但多穿夾衣遇暖之時一重漸減一重卽不致暴傷也今

具春時湯藥如後

春時用諸藥方

治老人春時多昏倦細辛散明目和脾胃除風氣去痰涎男子女人通用

細辛去土壹兩　芎弍兩　甘草炙半兩

右爲末每服壹大錢以水壹盞煎至六分熱呷可常服

治老人春時熱毒風攻頭項頭痛面腫及風毒眼澁

菊花散

菊花　前胡　旋覆花　芍藥　玄參　苦參

防風各等分

右爲末食後臨卧用溫酒調下叁錢不飲酒日米飲調下亦得

治老人春時頭目不利昏昏如醉壯熱頭疼有似傷寒惺惺丸通用

桔梗　細辛　人參　甘草　茯苓　瓜蔞根

白朮各壹兩

右爲末煉蜜爲圓如弹子大每服一圓溫水化

破治頭痛藥入口當下便惺惺

治老人春時多偏正頭疼神效方通用

旋覆花焙壹兩　白僵蠶炒壹兩　石膏細研壹分

右件爲末以葱煨熟和根同杵爲圓桐子大急痛用葱茶下二圓慢痛不過三服

治老人春時胸膈不利或時滿悶堅痰飲子

半夏湯洗十遍爲末不計多少用　生薑大壹塊　棗七枚

右二味以水二盞藥末弍錢慢火煎至七分臨卧時去生姜頻服

老人春時宜喫延年草進食順氣御藥院常合進通用

青橘皮四兩浸洗去穰 甘草弍兩爲細末 鹽弍兩半炒

右三味先洗浸橘皮去苦水微焙入甘草同焙乾後入鹽每早辰嚼三兩葉子通滯氣大好

治老人春時諸般眼疾發動黃耆散兼治口鼻生瘡

黃耆 川芎 防風 甘草 白蒺藜略炒杵去尖出火毒

以上各壹兩 甘菊花三分不得用新菊

右淨洗曬乾勿更近火擣爲末每服弍錢早辰空心日午臨卧各壹服乾曬或米飲調下暴赤風毒淚昏澁痛痒等眼只三服三兩日永效內外障服久服方退忌房室毒物火上食凡患眼切不得頭上針絡出血及服皂角牽牛等藥取一時之快並大損眼

治老人春時胸膈不利痰壅氣噎及咽喉諸疾黍粘湯方

黍粘子三兩炒令香熟 甘草半兩炙

右爲末擣羅細末每服壹錢食後臨卧如常點

之

夏時攝養第十

夏屬火主於長養夏心氣旺心主火味屬苦火能尅金金屬肺肺主辛其飲食之味當夏之時宜減苦增辛以養肺氣心氣盛者調呵氣以疎之順之則安逆之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盛夏之月最難治攝陰氣內伏暑毒外蒸縱意當風任性食冷故人多暴泄之患惟是老人尤宜保護若檐下過道穿隙破牕皆不可納涼此爲賊風中人暴毒宜居虛堂淨室水次木陰潔淨之處自有清涼每日凌晨進溫平順氣湯散一服飲食溫軟不令太飽畏日長永但時復進之渴宜飲粟米溫飲豆蔻熟水生冷肥膩尤宜減之緣老人氣弱當夏之時納陰在內以陰弱之腹當冷肥之物則多成滑泄一傷正氣卒難補復切宜慎之若須要食瓜菓之類量虛實少爲進之緣老人思食之物若有違阻意便不樂但隨意與之纔食之際以方便之言解之往往知味便休不逆其意自無所損若是氣弱老人夏至已後宜服不燥熱平補腎氣煖藥三

二十服以助元氣若蓯蓉圓八味圓之類宜往潔雅寺院中擇虛敞處以其所好之物悅之若要寢息但任其意不可令久眠但時時令歇久則神昏直召年高相協之人日陪閑話論往昔之事自然喜悅忘其暑毒細湯名茶時爲進之晚涼方歸謹選夏時湯藥如後

夏時用藥諸方

治老人夏多冷氣發動胸膈氣滯噎塞脾胃不和不思飲食豆蔻散

草豆蔻四兩以姜四兩炒香黃爲度和姜用　神麴四兩炒黃　杏仁四兩去尖炒熟

大麥糵十兩炒黃　甘草四兩炙　乾薑式兩炮製

右爲末每服壹錢如茶點之不計時候服

治老人夏月宜服平補下元明目蓯蓉丸

蓯蓉四兩　巴戟式兩　菊花式兩　枸杞子式兩

右爲末煉蜜爲丸梧子大每服鹽湯下二十丸

治老人夏月暴發腹痛及泄瀉木香丸

輕好全乾蝎二十箇每箇擘三兩段子於慢火上炒令黃熟　木香壹分

揀好胡椒三伯粒生

右件藥同搗爲末濕紙裹燒粟米飯爲圓如菉豆大如患腹痛每服十五丸煎燈心陳橘皮生姜湯下大便不調及泄瀉每服十五圓煎陳橘皮湯下

治老人夏月脾胃忽生冷氣心腹脹滿疼悶泄瀉不止訶子散

訶子皮五箇　大腹五箇去皮　甘草半兩炙　白朮半兩微炒

草荳蔻十四箇用麪裹燒令麪熟黃去麪并皮用　人參半兩去蘆頭

右爲末每服式錢水壹盞入生薑少許棗式箇

同煎至六分去滓温服

治老人夏月因食冷氣積滯或心腹疼痛等宜常服

京三稜三兩濕紙裹煨熟透剉　蓬莪朮式兩同上　烏藥式兩

益智式兩去皮　甘草三兩炙　陳橘皮式兩如烏藥用厚朴亦得

右爲末每服入鹽點之不計時候壹錢

治老人夏月宜服三聖丸祛逐風冷氣進食和胃去痰滯腰膝冷痛

威靈仙淨洗去土揀擇焙乾秤五兩　乾薑式兩炮製　烏頭式兩炮製去皮臍秤

右件爲末煮棗肉爲丸如梧子大每服十五丸

至二十丸温姜湯下

治老人夏月宜服平補楮實丸方駐顏壯筋骨補益元藏療積冷虛乏一切氣疾暖胃進酒食久服令人輕健此 神效方

楮實半斤輕杵去白及膜揀擇淨微炒 鹿茸四兩茄子茸爲上其次亦得淨毛上炙令黄色如無則鹿角屑代之亦妙

大附子四兩炮去皮臍出火毒

懷州牛膝四兩去蘆頭酒浸二宿焙 紫巴戟四兩洗去心

金釵石斛四兩去根揀淨細細切之 川乾薑弍兩炮製急於新水內淨過

肉桂弍兩去麁皮

右件八味爲末楮實子一味用砂盆別研二日令爛細後旋入前藥末同研拌令細勻入煮棗肉同研拌得所方入鐵臼杵二千下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温酒下忌牛肉豉汁

治老人百疾常服四順湯

神麴四兩 生姜四兩去皮一處作餅子焙乾 甘草壹兩半炙黄

草荳蔻壹兩半先炮熟去皮細剉用 大麥蘖子弍兩炒香熟

右件爲末鹽點之壹錢

婦人年老夏月平補血海活血去風五倍丸

五倍子弍兩 川芎弍兩剉細 菊花弍兩 荆芥穗弍兩 旋覆花弍兩

右爲末蜜爲丸如桐子大每日空心五更晚食後鹽湯酒下十五丸喫至半月日覺見漸安手足有力眼目鮮明進得飲食大旺血海請每一日三服若見大段安樂一日只喫一服尤佳

治老人脾胃弱不思飲食吐瀉霍亂理中丸

人參 甘草 乾薑 白朮各等分

右爲末煉蜜爲丸桐子大每服十五丸食前服

夏月消食和氣橘紅散

陳橘皮壹斤半湯浸洗五七度用淨巾拭乾後用生薑五兩取自然汁拌橘皮令勻淹一宿焙乾秤壹斤 肉荳蔻半兩 甘草五兩

右先將甘草寸截用白鹽五兩壹處同炒候鹽紅色甘草赤色爲度壹處爲末如茶點之

夏月平胃補老人元藏虛弱腑氣不順壯筋骨益顏容固精髓八仙丸

澤瀉叁兩 茯苓弍兩去麁皮 牡丹叁兩 官桂弍兩 附子叁兩炮去皮臍

生乾地黄八兩洗乾杵 山茱萸四兩 乾薯蘗四兩微炒炙

右事持了焙乾惟桂不焙爲末煉蜜爲丸如桐

子大每日空心温酒或鹽湯下三十丸

秋時攝養第十一

秋屬金主於肅殺秋肺氣旺肺屬金味屬辛金能尅木木屬肝肝主酸當秋之時其飲食之味宜減辛增酸以養肝氣肺氣盛者調咽氣以洩之順之則安逆之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秋時凄風慘雨草木黄落高年之人身雖老弱心亦如壯秋時思念往昔親朋動多傷感季秋之後水冷草枯多發宿患此時人子最宜承奉晨昏體悉舉止看詳若顏色不樂便須多

方誘說使役其心神則忘其秋思其新登五穀不宜與食動人宿疾若素知宿患秋終多發或痰涎喘嗽或風眩痒癖或秘泄勞倦或寒熱進退計其所發之疾預於未發已前擇其中和應病之藥預與服食止其欲發今布秋時湯藥如后

秋時用諸藥方

治老人一切瀉痢七寶丹此藥如久患瀉痢諸藥療不差者服此藥無不差　若老人反脾洩滑大宜服此藥

附子炮　當歸　陳橘皮　乾薑以上各壹兩　吳茱萸

厚朴以薑汁炙　南　椒以上三味各半兩　舶上硫磺壹兩

右件七味細剉以慢火焙過搗羅爲末與硫黄末同拌勻一處煎米醋和作兩劑却以白麪半斤和令得所亦令分作兩劑用裹藥如燒餅法用文武火煨令麪熟爲度去却麪於臼中搗三伯下圓如桐子大如患諸般瀉痢以米湯下二十丸空心日午服如患氣痛及宿食不消以薑鹽湯下二十丸空心日午服如患氣痛及宿冷並無忌此方如神如聖其効無及

治老人乘秋藏府虛冷滑泄不定攝脾丸

木香　訶子炮去核　厚朴生姜汁炙　五倍子　白朮各等分

右爲末用燒粟米飯爲丸桐子大每服十丸米飲送下

治老人秋肺壅滯涎嗽間作胃脘痰滯塞悶不快葳靈仙丸

乾薄荷取末壹斤　皂角壹斤不蛀肥者以河水浸洗去黑皮用銀石器內用河水軟揉去滓絹濾去粗熬成膏　葳靈仙洗擇去土焙乾爲末四兩

右入前膏搜圓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臨臥生
薑湯吞下

治老人脾臟泄瀉中心氣不和精神倦怠不思飲食

神授高青丸

高良薑　青木香各壹兩

右二味爲末煮棗肉爲丸桐子大乾薑湯下十
十丸至二十丸

治老人秋後多發嗽遠年一切嗽疾并勞嗽痰壅保

救丹

蛤蚧壹箇如是男人患取腰前一截雄者用之女人患取雌者腰後一截用之

不蛀皂角二挺塗酥炙去黑皮并子　乾地黃壹分熟蒸如傷　五味子壹分

杏仁壹分去皮尖用童子小便浸壹伏時人蜜炒黃色　半夏壹分漿水煮三七遍

丁香少許

右爲末煉蜜爲丸如桐子大每日食前一服五
丸薑湯下

治老人膈滯肺疾痰嗽生薑湯

杏仁四兩去皮尖　生薑六兩去皮細橫切之　桃仁半兩去皮尖

甘草三分　鹽花叁兩

右以杏仁桃仁薑濕紙同裹煨沙盆內研極細
後入甘草鹽再研潔器貯之湯點服

治諸般腹瀉不止及年高久瀉健脾散

川烏頭炮去皮臍三分　厚朴去皮薑汁製　甘草炙　乾薑炮各壹兩

右爲末每服壹錢水三合生薑弍片煎至弍合
熱服併進二服立止

冬時攝養第十二

冬屬水主於斂藏冬腎氣旺腎屬水味屬鹹水尅火火屬心心主苦當冬之時其飲食之味宜減鹹而增苦以養心氣腎氣盛者調吹氣以平之順之則安逆之則少陰不藏腎之水獨沉三冬之月最宜居處密室溫暖衾服調其飲食適其寒溫大寒之日山藥酒肉酒時進一盃以扶衰弱以禦寒氣不可輕出觸冒寒風緣老人血氣虛怯真陽氣少若感寒邪便成疾患多爲嗽吐逆麻痺昏眩之疾炙煿煎爐之物尤宜少食冬月陽氣在內陰氣在外池沼之中冰堅如石地裂橫璺寒從下起人亦如是故盛冬月人多患膈氣滿急之疾老人多有上熱下冷之患如冬月陽氣

在內虛陽上攻若食炙煿燥熱之物故多有壅噎痰嗽眼目之疾亦不宜澡沐陽氣內蘊之時若加湯火所逼須出大汗高年人陽氣發泄骨肉疎薄易於傷動多感外疾惟早眠晚起以避霜威晨朝宜飲少醞酒然後進粥臨臥宜服微涼膈化痰藥一服今列冬時湯藥如後

冬時用藥諸方

治老人大腸風燥氣秘陳橘丸 霍大使與馮尚藥同定此方

陳橘皮去穰壹兩 檳榔細剉半兩 木香壹分 羌活去蘆頭半兩

防風去蘆頭半兩 青皮去穰半兩 枳殼麩炒去穰半兩 不蛀皂角兩挺去黑皮酥炙黃 郁李仁壹兩去皮尖炒黃 牽牛微炒杵細羅取末弍兩

右為末郁李仁牽牛同研拌勻煉蜜為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前用姜湯下未利漸加三十丸以利為度

老人有熱壅滯不快大腸時秘結諸熱毒生瘡搜風順氣牽牛丸

牽牛弍兩飯甑蒸過 木通壹兩 青橘壹兩去穰 桑白皮壹兩 木香半兩

赤芍藥壹兩

右為末煉蜜為丸如桐子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男人酒下婦人血氣醋湯下

解老人熱秘方

大附子一箇燒留性研為末每服壹錢熱酒調下

食治養老序第十三

昔聖人詮置藥石療諸疾病者以其五藏本於五行五行有相生勝之理也榮衛本於陰陽陰陽有逆順之理也故萬物皆稟陰陽五行而生有五色焉有五味焉有寒熱焉有良毒焉人取其色味冷熱良毒之

性歸之五行處以為藥以治諸疾順五行之氣者以相生之物為藥以養之逆五行之氣者以相勝之物為藥以攻之或瀉母以利子或益子以補母此用藥之奇法也經曰天地萬物之盜人萬物之盜人所以盜萬物為資養之法其水陸之物為飲食者不啻千品其五色五味冷熱補瀉之性亦皆稟於陰陽五行與藥無殊大體用藥之法以冷治熱以熱治冷實則瀉之虛則補之此用藥之大要也人若能知其食性調而用之則倍勝於藥也緣老人之性皆厭於藥而

喜於食以食治疾勝於用藥況是老人之疾慎於吐利尤宜用食以治之凡老人有患宜先以食治食治未愈然後命藥此養老人之大法也是以善治病者不如善慎疾善治藥者不如善治食今以食醫心鏡食療本草詮食要法諸家治饌洎太平聖惠方食治諸法類成養老食治方各開門目用治諸疾具列於左爲人子者宜留意焉

食治老人諸疾方第十四

食治養老益氣方　食治眼目方

食治耳聾耳鳴方　食治五勞七傷方

食治虛損羸瘦方　食治脾胃氣弱方

食治瀉痢方　食治湯熱方

食治水氣方　食治喘嗽方

食治脚氣方　食治腰脚疼痛方

食治諸淋方　食治噎塞方

食治冷氣方　食治諸痔方

食治諸風方

食治養老益氣方

食治老人補虛益氣牛乳方

牛乳五升　蓽茇末壹兩

右件藥入銀器內以水三升和乳合煎取三升後入瓷合中每於食前煖一小盞服之

食治老人補虛羸乏氣力法製豬肚方

豶豬肚壹枚洗如食之人　人參半兩去蘆頭　乾薑弍錢炮製剉　椒弍錢去目不開口者微炒去汗　葱白七莖去鬚切　糯米弍合

右件擣爲末入米合和相得入豬肚內縫合勿令洩氣以水五升於鐺內微火煮令爛熟空心服放温服之次煖酒一中盞飲之

老人益氣牛乳方

牛乳最宜老人平補血脉益心長肌肉令人身體康强潤澤面目光悅志不衰故爲人子者常須供之以爲常食或爲乳餅或作斷乳等恒使恣意充足爲度此物勝肉遠矣

食治老人養老以藥水飲牛取乳服食方

鍾乳壹斤上好者細研　人參叁兩去蘆頭　甘草五兩炙微赤剉　薯蕷六兩　乾地黃三兩　黃耆三兩剉　杜仲三兩去皺皮剉　肉蓯蓉六兩

白茯苓五兩 麥門冬四兩去心 石斛弍兩去根剉

右藥爲末以水三斗先煮粟米七升爲粥放盆內用藥壹兩攪令勻少和冷水與渴牛飲之令足不足更飲之一日飲時患渴不飲淸水平旦取牛乳服之生熟任意牛須三歲以上七歲以下純黃色者爲上餘色爲下其乳常令犢子飲之若犢子不飲者其乳動氣不堪服也愼禁豬魚生冷陳臭其乳牛淸潔養之洗刷飲飼須如法用心看之

食治老人癥瘕虛羸不可平復宜服此枸杞煎方

生枸杞根細剉一斗以水五斗煮取一斗五升澄淸 白羊脊骨一具剉碎

右件藥以微火煎取五升去滓取入瓷合中每服一合與酒一小盞合煖每於食前溫服

食治老人補五勞七傷虛損法煮羊頭方

白羊頭蹄壹副 胡椒半兩 蓽茇半兩 乾姜半兩 葱白切半升 豉半斤頭蹄須用草火燒令黃色刮去灰塵

右件藥先以水煮頭蹄半熟內葯更煮令爛去骨空腹適性食之日食一具滿七具即止禁生冷醋滑五辛陳臭豬雞等七日

治老人大虛羸困極宜服煎豬肪方

豬肪不中水者半斤

右入葱白一莖於銚內煎令葱黃即止候冷暖如身體空腹頓服之令盡蓋覆臥至日晡後乃白粥調糜過三日後宜服羊肝羹

羊肝羹方

羊肝壹具去筋膜細切 羊脊膂肉弍條細切 麴末半兩

枸杞根五斤剉以水一斗五升煮取四升去滓

右用枸杞汁煮前羊肝等令爛入豉一小盞葱白七莖切以五味調和作羹空腹食之後三日愼食如上法

食治老人補虛勞油麪餺飥方

生胡麻油壹斤 浙粳米泔淸壹斤

右二味以微火煎盡泔淸乃止出貯之取合鹽湯二合將和麪作餺飥煮令熟入五味食之

食治眼目方

食治老人肝藏虛弱遠視無力補肝豬肝羹方

豬肝壹具細切去筋膜　葱白壹握去鬚切　雞子弍枚

右以豉汁中煮作羹臨熟打破雞子投在内食之

又方

靑羊肝壹具細切水煮熟漉乾

右以鹽醬醋和食之立效

又方

葱子半斤炒熟

右爲末每服一匙以水弍大盞煎取一盞去滓入米煮粥食之

食治老人靑白翳明目除邪氣利大腸去寒熱馬齒實伴葱豉粥方

馬齒實壹升

右爲末每服一匙煮葱豉粥和攪食之馬齒菜作羹粥喫亦明目極佳

食治老人肝臟風虛眼暗烏鷄肝粥方

烏雞肝一具細切

右以豉和米作羹粥食之

食治老人目暗不明蒼耳子粥方

蒼耳子半兩　粳米三合

右件擣蒼耳子爛用布絞濾以水一升取汁和米煮粥食之或作散煎服亦佳

食治老人熱發眼赤澁痛梔子仁粥方

梔子仁壹兩

右爲末分爲四服每服用米三合煮粥臨熟時下梔子末壹分攪令勻食之

食治老人益精氣强志意聰利耳目雞頭實粥方

雞頭實三合

右煮令熟去殼研如膏入粳米一合煮粥空腹食

治老人補中明目利小便蔓菁粥方

蔓菁子二合　粳米三合

右擣碎入水二大盞絞濾取汁着米煮粥空心食之

食治老人益耳目聰明補中强志蓮實粥方

蓮實半兩去皮細切　糯米三合
右先以煮蓮實令熟次入糯米作粥候熟入蓮
實攪令勻熟食之
食治老人膈上風熱頭目赤痛目赤䀮䀮竹葉粥方
竹葉五十片淨洗　石膏三兩　沙糖壹兩　淅粳米三合
右以水三大盞煎石膏等二味取二盞去滓澄
清用煮粥熟入沙糖食之
食治耳聾耳鳴諸方
食治老人久患耳聾養腎臟強骨氣磁石豬腎羹方

磁石壹斤杵碎水淘去赤汁用綿裹　豬腎壹對去脂膜細切
右以水五升煮磁石取二升去磁石投腎調和
以葱豉薑椒作羹空腹食之作粥及入酒並得
磁石常留起依前法用之
食治老人腎氣虛損耳聾鹿腎粥方
鹿腎壹對去脂膜切　粳米二合
右於豉汁中相和煮作粥入五味如法調和空
腹食之作羹及作酒並得
食治老人五臟氣壅耳聾烏雞膏粥方

烏雞脂壹兩　粳米三合
右相和煮粥入五味調和空腹食之烏雞脂和
酒飲亦佳
食治老人耳聾不差鯉魚腦髓粥方
鯉魚腦髓弍兩　粳米三合
右煮粥以五味調和空腹服之
食治老人腎臟氣憊耳聾豬腎粥方
豬腎壹兩去膜細切　葱白弍莖去鬚切　人參壹分去蘆頭　防風壹分去蘆
粳米弍合　薤白去莖去鬚

右件藥末并米葱薤白著水下鍋中煮候粥臨
熟撥開中心下腎莫攪動慢火更煮良久入五
味空腹服之
食治五勞七傷諸方
食治老人五勞七傷下焦虛冷小便遺精宜食暖腰
壯陽道餅子方
附子壹兩炮裂去皮臍　神麴麨二兩　乾薑壹兩炮裂剉　桂心壹兩
五味子壹兩　肉蓯蓉壹兩半酒浸一宿刮去皺皮炙乾
菟絲子壹兩酒浸三日曝乾爲末　羊髓弍兩　大棗二十枚煮去皮核

酥弐兩　蜜四兩　白麪壹斤　黃牛乳壹斤半
漢椒半兩去目及閉口者微炒去汗
右爲末入麪以酥蜜髓乳相和入甆瓶熟搜於
盆中蓋覆勿令通風半日久卽將出更搜令熟
捍作糊餅大面上以筯挑之卽入爐熬中上下
以火煿令熟每日空腹食五枚一方入酵和更
佳
食治老人五勞七傷益下元壯氣海服經月餘肌肉
充盛老成少年宜服食雌雞粥方

黃雌雞壹隻去毛藏腹　肉蓯蓉酒浸一宿一兩刮去皺皮切　阿魏少許焌過
生薑壹兩切　粳米弐合淘入
右以上先將雞爛煮擘骨取汁下米及雞肉蓯
蓉等都煮粥入五味空心食之
食治五勞七傷陽氣衰弱腰脚無力宜食羊腎蓯蓉
羹方
羊腎壹對去筋膜脂細切　肉蓯蓉壹兩酒浸壹宿刮去皺皮細切
右件藥和作羹著葱白鹽五味末等一如常法
空腹服之

食治老人五勞七傷陽氣衰弱強益氣力鹿腎粥方
鹿腎壹對去脂膜細切　肉蓯蓉弐兩酒浸一宿刮去皮切　粳米弐合
右件藥先以水弐盞煮米作粥欲熟下鹿腎蓯
蓉葱
食治老人虛損羸瘦諸方
食治老人臟腑虛損羸瘦陽氣乏弱雀兒粥方
雀兒五隻治如食法細切　粟米一合　葱白三莖切
右先將雀兒炒肉次入酒一合煮少時入水二
大盞半下米煮作粥欲熟下葱白五味等候熟

空心服之
食治老人虛損羸瘦下焦久冷眼昏耳聾骨汁煮餅
方
大羊尾骨壹條以水五大盞煮取汁二大盞五分　葱白五莖去鬚切　麪三兩
陳橘皮壹兩湯浸去白穰焙　羊肉四兩細切　荊芥壹握
右件藥都用骨汁煮五七沸去滓用汁少許後
搜麪作索餅卻於汁中與羊肉煮入五味空腹
服之
食治老人虛損羸瘦助陽壯筋骨羊肉粥方

羊肉式斤 黃耆壹兩生剉 人參壹兩去蘆頭 白茯苓壹兩 棗五枚 粳米三合

右件藥先將肉去脂皮取精膂肉留四兩細切餘壹斤十二兩以水五大盞并黃耆等煎取汁三盞去滓入米煮粥臨熟下切了生肉更煮入五味調和空心食之

食治老人虛損羸瘦令人肥白光澤雞子索餅方

白麪四兩 雞子四兩 白羊肉四兩炒作臛

右件以雞子清搜麪作索餅於豉汁中煮令熟

入五味和臛空腹食之

食治老人腎氣損陰萎固痺風濕肢節中痛不可持物石英水煮粥方

白石英二十兩 磁石三十兩槌碎

右件藥以水二斗器中浸於露地安置夜即揭蓋令得星月氣每日取水作羹粥及煎茶湯喫皆用之用卻一升即添一升如此經年諸風並差氣力強盛顏如童子

食治老人脾胃氣弱方

食治老人脾胃氣弱不多食四肢困乏無力黃瘦羊肉索餅方

白羊肉四兩 白麪六兩 生姜汁二合

右以姜汁搜麪肉切作臛頭下五味椒葱煮熟空心食之日一服如常作益佳

食治老人脾胃氣弱食飲不下虛劣羸瘦及氣力衰微行履不得鯽魚熟鱠方

鯽魚肉半斤細作鱠

右投豉汁中煮令熟下胡椒蒔蘿并姜橘皮等

末及五味空腹食常服尤佳

食治老人脾胃氣弱飲食不多羸乏藿菜羹方

藿菜四兩切之 鯽魚肉五兩

右煮作羹下五味椒姜并調少麪空心食之常以三五日服極補益

食治老人脾胃氣弱不能飲食多困無力釀豬肚方

豬肚壹箇肥者淨洗之 人參末半兩 橘皮末半兩 豬脾二枚細切 飯半碗 葱白半握

右總內豬肚中相和入椒醬五味訖縫口合蒸

之令爛熟空心漸食之能作三兩劑兼補勞

食治老人脾胃氣弱不多進食行步無力黃瘦氣微見食卽欲吐雞子餺飥方

雞子三枚 白麪五兩 白羊肉五兩作臛頭

右件以雞子白搜麪如常法作之以五味煮熟空心食之日一服常作極補虛

食治老人脾胃氣弱食不消化羸瘦舉動無力多臥麴末索餅子方

麴末二兩搗為麪 白麪五兩 生姜汁三兩 白羊肉二兩作臛頭

右以姜汁搜麴末和麪作之加羊肉臛頭及下醬椒五味煮熟空心食之日一服常服尤佳

食治老人脾胃氣弱勞損不下食羊脊粥方

大羊脊骨一具肥者搥碎 青粱米四合淨淘

右以水五升煎取二升汁下米煮作粥空心食之可下五味常服其功難及甚效

食治老人脾胃氣弱乾嘔不能下食羊血方

羊血壹斤鮮者麪漿作片 葱白壹握 白麪四兩捍切

右煮血令熟漸食之三五服極有驗能補益臟府

食治老人脾胃氣弱虛嘔吐不下食漸加羸瘦粟米粥方

粟米四合淨淘 白麪四兩

右以粟米拌麪令勻煮作粥空心食之一日一服極養腎氣和胃

食治老人飲食不下或嘔逆虛弱生姜湯方

生姜二兩去皮細切 漿水一升

右和少鹽煎取七合空心常作開胃進食

食治老人脾胃虛弱惡心不欲飲食常嘔吐虎肉炙方

虎肉半斤切作臠 葱白半握細切

右件以椒醬五味調炙之空心食冷為佳不可熱食損齒

食治老人脾胃氣弱不多食痿瘦黃雌雞餛飩方

黃雌雞肉五兩 白麪七兩 葱白二白切細

右以切肉作餛飩下椒醬五味調和煮熟空心食之日一服皆益藏府悅澤顏色

食治老人瀉痢諸方

食治老人脾胃氣冷痢白膿涕腰脊疼痛瘦弱無力鯽魚熟鱠

鯽魚肉（九兩切作鱠） 豉汁（七兩） 乾姜（半兩） 橘皮末（半兩）

右以椒醬五味調和豉汁沸即下鯽魚煮熟下二味空心食之日一服其效尤益

食治老人腸胃冷氣痢下不止赤石脂餺飥方

赤石脂（五兩碎篩如麪） 白麪（七兩）

右以赤石脂末和麪搜作之煮熟下葱醬五味

臛頭空心食之三四服皆愈

食治老人脾胃氣冷腸數痢黃雌雞炙方

黃雌雞（壹隻如常法）

右以五味椒醬刷炙之令熟空心漸食之亦甚補益臟腑

食治老人脾胃虛氣頻頻下痢瘦乏無力豬肝煎

豶豬肝（一具去膜切作片洗去血） 好醋（壹升）

右以醋煎肝微火令泣盡乾即空心常服之亦明目溫中除冷氣

食治老人脾胃虛弱冷痛泄痢無常不下食椒麪粥方

蜀椒（壹兩熬搗為末） 白麪（四兩）

右和椒拌之令勻即煮空心食之日一服尤佳

食治老人冷熱不調下痢赤白腹痛不止甘草湯方

甘草（壹兩切熬） 生姜（壹兩刮去皮切） 烏豆（壹合）

右以水一升煎取七合去滓空心服之不過三日服愈

食治老人赤白痢刺痛不多食痿瘦鯽魚粥方

鯽魚肉（七兩） 青粱米（四兩） 橘皮末（壹分）

右相和煮作粥下五味椒醬葱調和空心食之二服亦治勞和臟腑

食治老人腸胃虛冷泄痢水穀不分薤白粥方

薤白（壹握細切） 粳米（四合） 葱白（三合細切）

右相和作羹下五味椒醬姜空心食常作取效

食治老人脾虛氣弱食不消化泄痢無定麴末粥方

神麴（弍兩炙搗羅為末） 青粱米（四合淨淘）

右相和煮粥空心食之常三五服立愈

食治老人赤白痢日夜無度煩熱不止車前子飲

車前子五合綿裹用水二升煎取一升半汁　青粱米三合

右取煎汁煮作飲空心食之日三服最除熱毒

食治老人痢不止日漸黃瘦無力不多食黍米粥方

黍米四合淨淘　阿膠壹兩炙為末

右煮粥臨熟下膠末調和空心食之一服尤效

食治老人下痢赤白及水穀不度腹痛馬齒菜方

馬齒菜壹斤淨淘洗

右煮令熟及熱以五味或薑醋漸食之其功無

比

食治老人煩渴熱諸方

食治老人煩渴口乾骨節煩熱枸杞飲方

枸杞根白皮壹升　小麥壹升淨淘　粳米三合研

右以水壹斗煮二味取七升汁下米作飲渴即

漸服之

食治老人須渴不止飲水不定轉渴舌捲乾焦大麥湯方

大麥二升　赤餳二合

右以水七升煎取五升去滓下餳調之渴即服

愈

食治老人煩渴小便黃色無度黃雌雞羹方

黃雌雞壹隻如常法　粳米二合淘淅　葱白壹握

右切雞和煮作羹下五味少著鹽空心食之漸

進當效

食治老人消渴熱中飲水不止小便無度煩熱豬肚方

豬肚壹具肥者淨洗之　葱白壹握　豉五合綿裹

右煮爛熟下五味調和空心切漸食之渴即飲

汁亦治勞熱皆差

食治老人煩渴臟腑乾枯渴不止野雞臛方

野雞壹隻如常法　葱白壹握　粳米二合細研

右切作相和羹作臛下五味椒醬空心食之常

作服佳妙

食治老人煩渴飲水不足日漸羸瘦困弱兎頭飲方

兎頭壹枚淨洗之　豉心五合綿裹

右以水七升煮取五升汁渴即漸飲之最效

食治老人消渴煩悶常熱身體枯燥黃瘦牛乳方
牛乳壹升真者微熬
右空心分爲二服極補益五臟令人强健光悅
食治老人消渴壯熱燥不安兼無力青粱米飲方
青粱米壹升淨洗淘之研令細
右以水三升和煮之渴即漸飲服之極治熱燥並除
食治老人消渴熱中飲水無度常若不足青豆方
青豆二升淨淘

右煮令爛熟空心饑即食之渴即飲汁或作粥食之任性亦佳
食治老人消渴煩熱心神狂亂躁悶不安冬瓜羹方
冬瓜半斤去皮　豉心壹合綿裹　葱白半握
右以和煮作羹下五味調和空心食之常作粥佳
食治老人消渴消中飲水不足五臟乾枯蘆根飲子
蘆根切壹升水壹斗煎取七升半　青粱米五合
右以煎煮飲空心食之漸進爲度益效忌鹹食炙肉熟麪等
食治老人消渴諸藥不差黃瘦力弱鹿頭方
鹿頭壹枚炮去毛淨洗之
右煮令爛熟空心日以五味食之并服汁極效
食治老人水氣諸方
食治老人水氣病身體腫悶滿氣急不能食皮膚欲裂四肢常疼不可屈伸鯉魚臛方
鯉魚肉十兩　葱白壹握　麻子壹升熬細研
右以水濾麻子汁和煮作臛下五味椒薑調和

空心時漸食之常服尤佳
食治老人水氣病四肢腫悶沉重喘息不安水牛肉方
水牛肉壹斤鮮
右蒸令爛熟空心切以五味薑醋漸食之任性爲佳
食治老人水氣浮腫身皮膚燥痒氣急不能下食心腹脹滿氣欲絕貒肉羹方
貒肉壹斤細切　葱白半握切　粳米三合淅

肆拾叁册 95½版
97A

右和煮作羹下五味椒葱空心常食之最驗

食治老人水氣腫滿身體疼痛不能食麻子粥方

冬麻子壹升研取汁　鯉魚肉七兩切

右取麻子汁下米四合和魚煮作粥以五味葱椒空心食日二服頻作皆愈

食治老人水氣脹悶手足浮腫氣急煩滿赤豆方

赤小豆三升淘淨　樟柳根壹升好者切

右和豆煮爛熟空心常食豆渴卽飲汁勿別雜食服三二服立效

食治老人水氣面腫腹脹喘乏不安轉動不得手足不仁身體重困或疼痛郁李仁粥方

郁李仁式兩研以水濾取汁　薏苡仁五合淘

右以煎汁作粥空心食之日二服常立效

食治老人水氣面目手足浮腫腹脹風急桑白皮飲

桑白皮四兩切　青粱米四合研

右以桑汁煮作飲空心漸食常服尤佳益

食治老人水氣疾心腹脹滿四肢煩疼無力白煮鯉魚方

鯉魚一頭重式斤煮如常法　橘皮式兩

右和煮令爛熟空心以二味少著鹽食之常服并飲少許汁將理爲驗

食治水氣脹滿手足俱腫心煩悶無力大豆方

大豆二升　白朮式兩　鯉魚壹斤

右以水和煮令豆爛熟空心常食之魚豆飲其汁尤佳

食治老人水氣身體虛腫面目虛脹水牛皮方

水牛皮式斤刮去毛淨洗　橘皮壹兩

右相和煮令爛熟切以生薑醋五味漸食之常作尤益

食治喘嗽諸方

食治老人上氣急喘息不得坐卧不安豬頭酒方

豬頭三具細切　青州棗三十枚

右以酒三升浸之若秋冬三五日春夏一二日密封頭以布絞去滓空心溫任性漸服之極驗切忌鹹熱

食治老人上氣咳嗽胸中煩滿急喘桃仁粥方

桃仁（三兩去皮尖研） 青粱米（弍合淨淘）

右調桃仁和米煮作粥空心食之日一服尤益

食治老人上氣咳嗽煩熱乾燥不能食餳煎方

寒食餳（四兩） 乾地黃（生者汁壹升） 白蜜（三合）

右相和微火煎之令稠即空心每日含半匙細咽汁食後亦服除熱最效

食治老人上喘咳嗽身體壯熱口乾渴燥豬脂方

豬肪脂（壹斤切作臠）

右於沸湯中投煮之空心以五味漸食之其效

不可比補勞治百病

食治老人上喘咳嗽氣急面目浮腫坐臥不得蘇煎方

土蘇（四兩） 鹿髓（三合） 生地黃汁（壹升）

右相和微火煎之如餳即止空心及食後常含半匙細咽汁三兩日即差

食治老人氣急胸脇逆滿食飲不下棗煎方

青州棗（三十枚大者去核） 土蘇（三兩） 餳（二合）

右相和微火溫令消即下棗覽之相和以微火

煎令蘇餳泣盡即止每食上即噉一二枚漸漸咽汁為佳忌鹹熱炙肉

食治老人咳嗽胸脇引痛即多唾涕燠藜方

黃藜（壹大顆刺作五十孔） 蜀椒（五十粒） 麪（二兩）

右以蜀椒每孔內一顆軟麪裹放於塘灰火中候煨令熟去麪冷空心切食用三二服尤佳不當及熱食之益甚須羊肚肝羹治之

食治老人上氣咳嗽喘急煩熱不下食食即吐逆腹脹滿薑糖煎方

生薑汁（五合） 沙糖（四兩）

右相和微火溫之一二十沸即止每度含半匙漸漸下汁

食治老人咳嗽虛熱口舌乾燥涕唾濃粘甘蔗粥方

甘蔗汁（壹升半） 青粱米（四合淨淘）

右以蔗汁煮粥空心漸食之日一二服極潤心肺

食治老人上氣熱咳嗽引心腹痛滿悶桃仁煎方

桃仁（弍兩去皮尖熬末） 赤餳（四合）

右相和微煎三五沸即止空心每度含少許漸漸咽汁尤益

食治老人咳嗽煩熱或唾血氣急不能食地黃飲方

生地黃 半斤研如水取汁

右以地黃汁煎作膏空心漸食之日一服極效

食治脚氣諸方

食治老人脚氣煩熱流腫入膝滿悶豬肚生方

豬肚 壹具肥者細切作生

右以水洗布絞令乾好蒜醋椒醬五味空心常

食之亦治熱勞補益效

食治老人脚氣毒悶身體不任行履不能紫蘇粥方

紫蘇子 五合熬研細以水投取汁　粳米 四合淨淘

右煮作粥臨熟下蘇汁調之空心而食之日一服亦溫中

食治老人脚氣逆悶嘔吐衝心不能下食豬腎生方

豬腎 弍隻去膜細切作生

右以蒜醋五味空心食之日一服佳極

食治老人脚氣衝逆身腫脚腫大小便秘澁不通氣息喘急食飲不下郁李仁飲方

郁李仁 弍兩細研以水濾取汁　薏苡仁 四合淘研淨

右以相和煮飲空心食之一二服極驗

食治老人脚氣逆悶嘔吐衝心不能下食豬腎生方

豬腎 弍隻去膜細切作生

右以蒜醋五味空心食之日一服佳極

食治老人脚氣逆心悶煩燥心神狂誤鯉魚臛方

鯉魚 壹斤取肉　蓴菜 四兩　粳米 三合研

右切以葱白壹握相和煮臛下五味椒姜調和

空心食之常服亦治水氣

食治老人脚氣煩悶或吐逆不下食痺弱麻子粥方

麻子 壹斤熬研水濾取汁　粳米 四合淨淘

右以麻子汁作粥空心食之日一服尤益亦中治冷氣

食治老人脚氣煩燥或逆心悶憒嘔逆水牛頭方

水牛頭 壹枚炮去毛洗之

右煮頭令爛熟切以美醋五味空心漸漸食之皆效

食治老人脚氣毒衝心身面浮腫氣急熊肉腌方
熊肉 貳斤肥者切作塊
右切以五味作腌腊空心日炙食之亦可作羹
粥任性食之極效
食治老人脚氣攻心煩悶胸腹脹滿烏雞羹方
烏雞 壹隻治如常法　葱白 壹握細切　米 弍合研
右煮令熟空心切以五味作羹常食之爲佳
食治老人脚氣腎虛氣損脚膝無力困乏生栗方
生栗 壹斤以蒸熟透風處懸令乾

右以每日空心常食十顆極治脚氣不測有功
食治老人脚氣煩痺緩弱不隨行履不能豬腎粥方
猪腎 弍隻去膜切細　粳米 四合淘　葱白 半握
右和煮作粥下五味椒薑空心食之日一服最
驗
食治老人脚氣痺弱五緩六急煩燥不安豉心酒方
豉心 三升九蒸九曝爲佳　酒 五升
右以酒浸一二日空心任意温服三盞極效
食治諸淋方

食治老人五淋小便澁痛常頻不利煩熱麻子粥方
麻子 五合熬研水濾取汁　青粱米 四合淘之
右以麻子汁煮作粥空心漸食之一日二服常
益佳
食治老人淋病小便不通利秘澀少痛榆皮索餅方
榆皮 弍兩切用水三升煮取一升半汁　白麪 六兩
右搜麪作之於榆汁拌煮下五味葱椒空心食
之常三五服極利水道
食治老人五淋病身體煩熱小便痛不利漿水飲

漿水 三升酸美者　青粱米 三合研
右煮作飲空心漸飲之日二三服亦宣利效
食治老人淋小便秘澁煩熱燥痛四肢寒慄葵菜羹
方
葵菜 四兩切　青粱米 三合研　葱白 壹握
右煮作羹下五味椒醬空心食之極治小便不
通
食治老人淋煩熱小便莖中痛澁少不快利青豆方
青豆 二升　橘皮 弍兩　麻子汁 壹升

右煮豆臨熟即下麻子汁空心漸食之并服其汁皆驗

食治老人五淋久不止身體壯熱小便滿悶小麥湯方

小麥壹升 通草弍兩

右以水煮取三升去滓漸漸食之須臾當差

食治老人淋病小便長澁不利痛悶之極蘇蜜煎方

藕汁五合 白蜜五合 生地黃汁壹升

右相和微火煎之令如餳空心含半匙漸漸下

飲食了亦服忌熱食炙肉

食治老人五淋燥痛小便不多秘澁不通蘇粥方

土蘇弍兩 青粱米四合淘淨 漿水二升

右煮作粥臨熟下蘇攪之空心食之日一服尤佳

食治老人淋病小便下血身體熱盛車前子飲

車前子五合綿裹水煮取汁 青粱米四合淘研

右煮煎汁作飲空心食之常服亦明目去熱毒

食治老人五淋秘澀小便赤痛膈悶不利蒲桃漿方

蒲桃汁壹升 白蜜三合 藕汁壹升

右相和微火温三沸即止空心服五合食後服五合常以服之殊效

食治噎塞諸方

食治老人胸膈妨塞飲食不下漸黃瘦行履無氣軟弱羊肉索餅方

羊肉白者四兩切作臛頭 白麪六兩 橘皮末壹分

右搗薑汁搜麪作之如常肉下五味葱椒橘皮末等炒熟煮空心食之日一服極肥健温臟腑

食治老人噎病心痛悶膈氣結飲食不下桂心粥方

桂心末壹兩 粳米四合淘研

右以煮作粥半熟次下桂末調和空心日一服亦破冷氣殊效

食治老人噎病食不通胸脇滿悶黃雌雞餺飥方

黃雌雞四兩切作臛頭 白麪六兩 茯苓末二兩

右和茯苓末搜麪作䭔汁中煮空心食之常作三五服極除冷氣噎

食治老人噎病食飲不下氣塞不通蜜漿方

白蜜壹兩　熟湯壹升

右湯令熱卽下蜜調之分二服皆愈

食治老人噎病氣塞食不通吐逆蘇蜜煎方

土蘇式兩　白蜜五合　生薑汁五合

右相和微火煎之令沸空心服半匙細細下汁尤效

食治老人噎病胸滿塞悶飲食不下薑橘湯方

生薑式兩切　陳橘皮壹兩

右以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空心漸服之常益

食治老人噎臟腑虛弱胸脇逆滿飲食不下椒麪粥方

蜀椒壹兩杵令碎　白麪五兩

右以苦酒浸椒一宿明旦取出以拌麪煮熟空心食之日二服常驗

食治老人噎冷氣擁塞虛弱食不下蘇煎餅子方

土蘇二兩　白麪六兩以生姜汁五合調之

右如常法作之空心常食潤臟腑和中

食治老人咽食入口卽塞澀不下氣壅白米飲方

白米四合研　舂頭糠末壹兩

右煮飲熟下糠米調之空心服食尤益

食治老人噎塞水食不通黃瘦羸弱餛飩方

雌雞肉五兩細切　白麪六兩　葱白半握

右如常法下五味椒薑向雞汁中煮熟空心食之日一服極補益

食治冷氣諸方

食治老人冷氣心痛無時往往發動不能食桃仁粥方

桃仁式兩去皮尖研水淘取　青粱米四合淘研

右以桃仁汁煮作粥空心食之常服除冷溫中

食治老人冷氣心痛不止腹脇脹滿坐臥不得茱萸飲方

茱萸末式分　青粱米式合研細

右以水二升煎茱萸末取一升便下米煮作飲空心食之一二服尤佳

食治老人冷氣心痛鬱結氣悶桂心酒方

桂心末壹兩　清酒六合

右溫酒令熱即下桂心末調之頻服一二服效

食治老人冷氣心痛牽引背脊不能下食紫蘇粥方

紫蘇子三合熬細研　青粱米四合淘

右煮作粥臨熟下蘇子末調之空心服為佳

食治老人冷氣卒心痛悶澁氣不來手足冷鹽湯方

鹽末壹合　沸湯壹升

右以鹽末內湯中調頻令服盡須臾當吐吐即差

食治老人冷氣心痛嘔不多下食煩悶椒麪餺飥方

蜀椒壹兩去目及閉口者焙乾為末篩　白麪五兩　葱白三莖切

右以椒末和麪搜作之水煮下五味調和食之常三五服極效尤佳

食治老人冷氣心痛薑橘皮湯方

生薑壹兩切　陳橘皮壹兩炙為末

右以水一升煎取七合去滓空心食之日三兩服尤益

食治老人冷氣心痛鬱結兩脇脹滿高良姜粥方

高良薑弍兩切以水二升煎取一升半汁　青粱米四合研淘

右以薑汁煮粥空心食之日一服極益效

食治老人冷氣心痛發動時遇冷風即痛蓽茇粥方

蓽茇末二合　胡椒末壹分　青粱米四合淘

右以煮作粥熟下二味調之空心食常服尤效

食治老人冷氣逆心痛結舉動不得乾薑酒方

乾薑末半兩　清酒六合

右溫酒熱即下薑末投酒中頓服之立愈

食治諸痔方

食治老人痔病下血不止肛門腫野狸羹方

野狸壹兩法如常法

右細切以麪及葱椒五味拌作片炙熟空心漸食之亦可作羹粥任性尤佳

食治老人痔下血久不差漸加黃瘦無力鯉魚鱠方

鯉魚肉十兩切作鱠如常法

右以蒜醋五味空心常食之日一服差忌鮓甜食

食治老人痔常下血身體壯熱不多食蒼耳粥方

蒼耳子五合熟作水二升煎取一升半汁　粳米四合淘

右以前件煮作粥空心食之日常服亦可煎湯
服之極效破氣明目
食治老人痔病久不愈肛門腫痛鰻鱺魚臛方
鰻鱺魚肉壹斤切作臛　葱白半握細切
右煮作臛下五味椒薑空心漸食之殺蟲尤佳
食治老人痔病下血不止日加羸瘦無力鴝鵒散方
鴝鵒五隻治洗令淨曝令乾
右擣為散空心以白粥飲服二方寸匕日二服
最驗亦可炙食任性

食治老人五痔泄血不絕四肢衰弱不能下食杏仁
飲方
杏仁弍兩去皮尖細研以水浸之　粳米四合淘之
右以杏仁汁相和煮作飲空心食之日一服效
食治老人五痔久不愈生瘡痛野豬肉羹方
野豬肉壹斤細切　葱白壹握　米二合細研
右煮作羹五味調和椒薑空心漸食之常作極
效
食治老人五痔下血常煩熱羸瘦桑耳粥方

桑耳二兩水三升煎取二升汁　粳米四合淘之
右以桑耳汁煮作粥空心食之日一二服皆效
食治老人五痔泄血不止積日困劣無氣鵪鶉法炙
方
鵪鶉壹枚如常法
右以五味椒醬腌火炙之令熟空心漸食之亦
療久瘦瘡絕驗
食治老人五痔血下不差肛門腫痛漸瘦鮎魚方
鮎魚肉壹斤　葱白半把
右以白煮令熟空心以蒜醋五味漸漸食之常
作尤佳

食治諸風方
食治老人中風言語蹇澀精神昏憒手足不仁緩弱
不遂方
葛粉五兩　荊芥壹握　豉五合
右以搜葛粉如常作之煎二味取汁煮之下葱
椒五味臛頭空心食之一二服將息為效忌豬
肉蕎麪

肆拾叁　册 95½版
28 A

食治老人中風口面喎偏大小便秘澀煩熱荊芥粥方
荊芥壹把切 青粱米四合淘 薄荷葉半握切 豉五合綿裹
右以水煮取荊芥汁下米及諸味煮作粥入少鹽醋空心食之常服佳
食治老人中風緩弱不仁四肢搖動無氣力炙熊肉方
熊肉壹斤切 葱白半握切 醬椒等
右以五味腌之炙熟空心冷食之恒服爲佳亦

可作羹粥任性食之尤佳
食治老人中風汗出四肢頑痺言語不利麻子飲方
麻子五合熬細研水淹取汁 粳米四合淨淘研之
右以麻子煮作飲空心漸食之頻作極補益
食治老人中風口目瞤動煩悶不安牛蒡餺飥方
牛蒡根切壹升去皮曝乾杵爲麪 白米四合淨淘研之
右以牛蒡粉和麪作之向豉汁中煮加葱椒五味臛頭空心食之恒服極效
食治老人卒中風口噤身體反張不語大豆酒方

大豆貳升熬之 清酒貳升
右熬豆令聲絶即下酒投之煮一二沸去滓頓服之覆臥汗差口禁拘灌之
食治老人中風頭旋目眩身體厥强筋骨疼痛手足煩熱心神不安烏驢頭方
烏驢頭壹枚炮去毛淨治之
右以煮令爛熟細切空心以薑醋五味食之漸進爲佳極除風熱其汁如釀酒亦醫前患尤效
食治老人中風四肢不仁筋骨頑强蒼耳葉羹方

蒼耳葉五兩切好嫩者 豉心貳合別煎
右和煮作羹下五味椒薑調和空心食之尤佳
食治老人中風熱毒心悶氣壅昏倒甘草豆方
甘草壹兩 烏豆三合 生薑半兩切
右以水二升煎取壹升去滓冷漸食服之極治熱毒
食治老人中風煩熱言語澁悶手足熱烏雞臛方
烏雞半斤細切 麻子汁五合 葱白壹把
右煮作臛次下麻子汁五味姜椒令熟空心漸

食之補益

食治老人中風心神惛昧行即欲倒嘔吐白羊頭方

白羊頭壹具治如常法

右以空心用薑醋漸食之爲佳

食治老人中風邪毒臟腑壅塞手足緩弱蒜煎

大蒜壹升去皮細切　大豆黄二升炒

右以水一升和二味微火煎之似稠即止空心

每服食噉三二匙亦補腎氣

食治老人久風濕痺筋攣骨痛潤皮毛益氣力補虛

止毒除面皯宜服補腎地黄酒方

生地黄壹升切　大豆二升熬之　生牛蒡根壹升切

右以絹袋盛之以酒一斗浸之五六日任性空

心温服三二盞恒作之尤佳

食治老人風熱煩毒頑痺不仁五緩六急驢脂酒方

野驢脂五兩煉之爲上

右空心温酒五合下半匙已上脂調令消頓服

之日二服極效

食治老人風攣拘急偏枯不通利鴈脂酒方

鴈脂五兩消之令散

右每日空心温酒一盞下脂半合許調頓服之

食治老人風虛痺弱四肢無力腰膝疼痛巨勝酒方

巨勝子二升熬　薏苡仁二升　乾地黄半斤切

右以絹袋貯無灰酒一斗漬之勿令洩氣滿五

六日任性空心温服一二盞尤益

食治老人風冷痺筋脉緩急蒼耳茶方

蒼耳子二升熟杵爲末

右每日煎服之代茶常服極治風熱明目

食治老人熱風下血明目益氣除邪治齒疼利臟腑

順氣槐茶方

槐葉嫩者五斤蒸令熟爲片曝乾作茶搗羅爲末

右每日煎如茶法服之恒益除風尤佳

簡妙老人備急方第十五

治一切傷損血出消腫毒秦王背指散

宣連　檳榔各等分

右爲末傷撲乾貼消腫冷水調雞翎掃妙

治失音廻聲飲子

皂角壹挺刮去黑皮并子　蘿蔔三箇切作片

右以水二碗同煎至半碗以下服之不過三服

便語喫御蘿蔔更妙

治鼻衄醍醐酒

右以蘿蔔自然汁半盞熱酒半盞相和令勻再

用湯溫過服之立驗

補下元烏髭鬚壯腳膝進食悅顏色治腰疼杜仲丸

杜仲壹兩炙令黃為度　補骨脂壹兩炒令香熟為末　胡桃仁壹兩湯浸去皮細研

右件三味研令勻煉蜜為圓如梧桐子大空心

溫酒下三十丸

治一切眼洗眼藥

膽礬壹兩煅令白去火毒用　滑石壹兩研　秦皮半兩　膩粉弍錢七

右每用一字湯泡候溫閉目洗兩眥頭以冷為

度

補益療眼有黑花明目川椒丸

川椒壹斤每用鹽壹斤拌淹一宿三度換鹽淹三夜取出焙乾去鹽用　黑參半斤剉

右二味為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鹽湯

下三十丸食後臨臥服之

治腎臟虛冷肝膈浮熱上衝兩目生翳黑花風毒久

不治者

青鹽壹兩生研　蒼朮壹兩先用米泔水浸洗三日焙乾切　木賊壹兩小便浸三日焙乾

右為末空心熱水調下壹錢如大段青白不見

物者不過十服小可只三二服

治眼有冷淚木賊散

木賊壹兩為末　木耳壹兩燒為黑灰

右件二味同研令勻每用弍錢以清米泔煎熟

放溫調下食後臨臥各一服

治腸風瀉血當日止方

附子壹兩炮去皮臍為末　綠礬四兩用瓶子盛之火煅熱須候冷取食鹽一合硫黃壹兩同礬研依前入瓶子內燒熱久候冷取出研細用之

右二味一處研令勻粟米粥為丸如桐子大空

心用生地黃汁下三十丸當日止一月除根亦

可久服助下元除風氣補益臟腑

治瀉痢乳香散和氣止臟毒瀉血腹內疞痛等

乳香少許　訶子皮壹分　當歸半兩　木香半分

右細剉與乳香微炒候當歸乾為度杵為末每

服貳錢用陳米第三度泔六分一盞煎至五分
空心午前服此方最妙患及百餘日者服之皆
愈
芸苔丸治風血留滯下成腸風痔疾
鹿角（壹兩燒令紅候冷研） 芸薹子（半兩微炒）
右二味爲末醋煮麪糊爲丸如桐子大每服十
丸飯飲下溫酒下亦得空心食前服
白香散治一切惡瘡疼痛不可忍者
楓香（壹分紙襯於地上食須令脆細研） 膩粉（壹分）

右二味同細研令勻每有患者先用口內含漿
水令暖吐出洗瘡令淨後以藥治之
飛龍奪命丹治一切惡瘡無名腫毒服之神效
蟾酥（貳錢乾者老酒化） 血竭（壹錢） 乳香（貳錢） 沒藥（貳錢） 雄黃（貳錢）
輕粉（半錢） 膽礬（壹錢） 麝香（五分） 銅綠（壹錢） 寒水石（壹錢）
硃砂（壹錢爲衣） 蝸牛（貳十一箇連殼用） 腦子（半錢） 蜈蚣（壹條去首足）
右爲細末先將蝸牛研爲泥和前藥爲丸如菉
豆大如丸不就入酒打麪糊爲丸每服貳丸先
用白葱三寸令病人嚼爛吐在手心男左女右

將藥丸裹在葱白內用酒二三盞送下於避風
處以衣蓋之約人行五里許再熱酒數杯以助
藥力發熱大汗出爲度
神異散治魚口便毒瘡
金銀花 天花粉 木鱉（各壹錢） 甘草（三分） 連翹
黃芩（各八分） 山梔子（七分） 川山甲（貳錢） 皂角針（三錢） 木香（五分）
大黃（三錢）
右剉水一鐘煎半鐘入黃酒一盞煎三五沸空
心溫服

治上焦風熱毒瘡腫黃耆散并治發背熱毒
黃耆（貳兩） 防風（壹兩半） 甘草（壹兩炙）
右爲末如茶點服壹錢
治風氣神白散
白芷（貳兩） 甘草（壹兩）
右剉成骰子大慢火一處炒令深紫色勿令燋
黑放地上出火毒杵爲末每服壹錢半水八分
壹盞薑二片棗貳箇同煎至六分通口服如患
傷寒時疾去棗薑卻入葱白三寸豉五十粒依

前服如人行五七里已來更服汗出爲妙
治一切心腹刺痛應痛丸
乳香壹兩 五靈脂壹兩 没藥壹兩 川烏頭弍兩去皮臍
右爲末麪糊爲圓如桐子大每服熟水吞下二
十圓

治赤白痢方
黃連半兩 漢椒壹兩
右同炒令黃色去火毒爲末以多年水梅肉圓
如菉豆大每服二十丸鹽湯下小兒加減用之

續添
一年老豐肥之人承暑冒熱腹内火燒遍身汗流心
中焦渴忽遇水雪冷漿盡力而飲承涼而睡久而
停滯秋來不瘧則痢
一年老豐肥之人不可騎馬恐有墜墮宜別置乘座
器具穩當無失
一老人目暗耳聾腎水衰而心火盛也若峻補之則
腎水彌涸心火彌茂
一老人腎虛無力夜多小洩腎主足腎水虛而火不
下故足安心火上乘肺而不入脬囊故夜多小洩
若峻補之則火益上行脬囊亦寒矣
一老人喘嗽火乘肺也若温補之則甚峻補之則危
一老人臟腑結燥大便秘澁可頻服豬羊血或葵菜
血臟羹皆能疎利
一老人可常服杏湯杏仁板兒炒熟麻子芝麻子作
湯服之亦能通利

右第一卷備抄陳令尹元編養老奉親書
壽親養老新書卷之一

壽親養老新書卷之二

敬直老人鄒　鉉編次
王　勰　黃應紫點校

保養

安樂之道惟善保養者得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太乙眞人曰一者少言語養內氣二者戒色慾養精氣三者薄滋味養血氣四者嚥精液養臟氣五者莫嗔怒養肝氣六者美飲食養胃氣七者少思慮養心氣人由氣生氣由神住養氣全神可得眞道凡

在萬形之中所保者莫先於元氣攝養之道莫若守中實內以陶和將護之方須在閑日安不忘危聖人預戒老人尤不可不愼也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五臟受氣蓋有常分不適其性而强云爲用之過耗是以病生善養生者保守眞元外邪客氣不得而干之至於藥餌往往招徠眞氣之藥少攻伐和氣之藥多故善服藥者不如善保養康節先生詩云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知君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郭康伯遇神人授一保身衛生之術云但有四句偈須是在處受持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郭信用其言知自護愛康强陪常年幾百歲

服藥

沈存中云人非金石況犯寒暑霧露既不調理必生疾病常宜服藥辟外氣和臟腑也平居服七宣丸鐘乳丸量其性冷熱虛實自求好方常服紅雪三黃丸青木香丸理中丸神明膏陳丸膏春初亦解散天行

茵陳元散皆宜先貯之以防疾發忽有卒急不備難求其防危救急不可闕者伏火丹砂保精養魄尤宜長服伏火硫黃益氣除冷癖理腰膝能食有力小還丹愈疾去風伏火磁石明目堅骨伏火水銀壓熱鎭心金銀膏養精神去邪氣如上方藥固宜留心其餘丹火須眞神助不可卒致有心者亦宜精懇或遇其眞

貯藥

圓散皆以深瓷沙合盛之勿用有油卽受濕外爲滲

櫝櫝稍亦欲深深則濕氣難入櫝中俠灰淨磚之勿深則不受潤更集縑纊為襆厚襆之更以匱盛櫝口縫有潤氣自縫中入亦為匱纊所收暑月三焙之遇雨則入焙室中茶如此亦善藥璞新瓷器鹹蠟紙羃之懸東簷梢上令常得晨日勿令沾雨久陰則一焙移置深室晴復出之數品同一器可也喜蛀物用舊貯油麻罐淨拭貯藥其中即不蛀

焙閣

南方霉雨時茶藥圖籍皮毛膠糊物弓劍色衣笙簫

之類皆惡蒸溽悉可留在閣中若山居即依山為閣其高去地一丈則不復有蒸潤閣中循壁為厨厨三層壁仍板襯之前後開窗梁上為長竿物可懸者懸于竿除悉置格上天日明燥即大開門窗令納風日陰晦則密閉中設熅爐常令火氣鬱鬱然

又法熅閣中布臥床床下新出窑炭實之乃置物床上永不蒸潤更不須著火其炭至秋供燒明年復易新炭牀上慎不可臥臥者多病痞屢有驗蓋為火氣所爍也

又法有餘力則設一小閣子但去地盈丈以上自無蒸矣

集方

凡人少長老其氣血有盛壯衰三等岐伯曰少火之氣壯壯火之氣衰蓋少火生氣壯火散氣況復衰火不可不知也故治法亦當分三等其少日服餌之藥於壯老之時皆須別處之陳令尹集方俱為老人備用今所續編亦皆據平日見聞為老人對證處方者品列之

天下受拜平胃散

常服溫養脾元平和胃氣寬中進食仍治脾胃不和鬲氣噎塞嘔吐酸水氣刺氣悶脇肋虛脹腹痛腸鳴胸膈痞滯不美飲食

川厚朴去麁皮碎　陳橘皮湯洗不去穰　甘草以上各三兩剉

南京小棗二百枚去核切　生薑和皮四兩薄切

茅山蒼朮五兩去皮米泔浸一宿剉

右六味用水五升慢火煑乾擣作餅子日乾再焙碾為細末每貳錢入鹽少許點如泄瀉每服叁錢

生薑五片烏梅貳箇鹽少許水一盞半煎八分服

此藥人人常服獨此方氣透滋味相和而美與衆不同所以爲佳老人尤宜服之

易簡方

縮脾飲草果烏梅縮砂甘草各等分乾葛白扁豆各減半老人加附子每服五錢水一碗生薑十片煎至八分浸以熟水令極冷暑月用此代熟水飲之極妙

降氣湯老人虛氣上壅當間以生附子加生薑煎臨熟

以藥汁濃磨沉香水再煎一沸服之尤爲穩當

調氣散老人寒疝作疼不可攻擊改爲㕮咀每服二錢水一大盞生薑紫蘇鹽煎服或煎茴香鹽酒調下末子亦得

養正丹年高人臟腑寒秘者尤宜服之

來復丹老人寒秘悉能主之一法治老人寒氣入腹小便不通者用生薑半兩連根葉和泥葱一莖鹽一捻豆豉五十粒爛研略炒龕臍中心作兩劑更易用之以利爲度亦良法也

震靈丹老人血痢白梅茶下

紅圓子治大人小兒脾胃等患極有神效治病不能傷耗眞氣應老人小兒妊婦皆可服之

靑州白圓子治一切痰涎爲患常服有功咳嗽痰實咽喉作聲老人小兒皆宜服之

予家已刊易簡方大字本茲不贅述本方

秘傳六和元

益老扶羸助脾活血進美飲食第一平和之劑

熟地黃十兩 破故紙 兎絲子 白茯苓去黑皮曬

山 藥並同十兩曬乾 胡 桃五十顆須用顏州信豐產者佳

右先將熟地黃破故紙兎絲子三味酒浸一宿次早飯甑上蒸日中曝乾九浸九蒸九曝候十分乾次和白茯苓山藥二味杵臼中舂令極細爲末次用胡桃研爛和五味令勻用酒煑麪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溫酒鹽湯下此方不犯鐵氣所以佳妙

神仙不老丸

不老仙方功效殊駐顏全不費工夫人參牛膝川巴

戟蜀地當歸杜仲俱一味地黃生熟用兎絲柏子石
菖蒲更添枸杞皮兼子細末蜜丸梧子如早午臨眠
三次服鹽湯溫酒任君須忌飡三白并諸血能使鬢
烏髮亦烏

人參 新羅者須是團結重實滋潤去蘆頭刷洗淨焙乾薄切焙燥秤二兩

川牛膝 長三四尺而滋潤者去苗刷洗淨焙乾寸截用酒浸一宿焙燥秤一兩半

川巴戟 色黑紫沉重大而穿心者佳若色帶黃而淨輕者非刷洗淨焙乾細切刷酒浸一宿焙燥秤二兩 川當歸 大莖其稍如馬尾狀滋潤辛甘芬香者去蘆頭刷洗淨焙乾細切用酒浸一宿焙燥秤二兩 杜仲 截之多絲者倒去麁皮只取其肉如取肉桂之

法然後刷洗淨焙乾橫理剉之如豆用麥麩炒令絲斷色黑去麩別磨秤一兩半 地黃 冬節前取以水浸沉者爲是以其浮者擣取汁浸令浹蒸畢焙乾如是者三色黑味甘爲度用時以生乾熟二種焙乾酒浸一宿漉出竹刀細切焙乾各秤一兩忌鐵器 兎絲子 小如芥子極堅硬者佳大而輕者非用新布縫起挪洗焙乾以酒浸一宿又添酒浸一宿漉出將溫湯淋去酒焙燥別磨秤二兩

柏子仁 色紅而滋潤者去殼取仁秤一兩細研臨時和入衆藥

石菖蒲 緊細節密者去毛刷洗淨焙乾米泔浸一宿再焙乾細切焙燥秤一兩

枸杞子 色白而肥潤去蔕洗淨焙乾用酒浸一宿焙乾秤一兩

地骨皮 色黃入手輕者佳重者非㬥去浮皮淨洗焙乾落切焙乾秤一兩

右十二味選之貴精製之如法不可晒只用慢火
焙若太燥則又失藥氣只八分乾卽於風前略吹
令冷熱相激便十分燥取淨秤分兩磨如細散煉
白蜜以火日搜和入木石臼內擣數百杵圓如梧
桐子大每日空心午間臨卧三次服每服七十粒
鹽酒鹽湯任下忌食葱白薤白蘆菔豆粉及藕諸
般血蓋藕能破血諸血能解藥力若三白誤食亦
無它止令人鬚髮返白耳合時忌穢觸并婦人孝
子雞犬等見

陳書林 曄 云此方非特烏髭髮且大能溫養榮
衛補益五臟和調六腑滋充百脉潤澤三焦活
血助氣添精實髓須是節慾使藥力相須乃見
功效之速

三仙丹 又名長壽圓

一烏二朮三茴香久服令人壽命長善治耳聾并眼
暗尤能補腎與膀胱順氣搜風輕腰膝駐顏活血鬢
難蒼空心溫酒鹽湯下誰知凡世有仙方

川烏頭 一兩去皮尖剉作骰子塊用鹽半兩炒焦烈 茴香 三兩炒香

蒼　朮一兩米泔浸一宿用竹刀刮去麁皮切片用葱白一握共炒黃

右為細末酒糊為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食前温鹽酒或鹽湯下一日兩服切忌諸血

陳林書云先公晚年常服此飲啖倍進後見錢都倉年八十鬚髩皆黑詢其所以云自三十歲以後日進一服

八仙丹

治虛損補精髓壯筋骨益心智安魂魄令人悅澤駐顏輕身延年益壽閉固天癸

伏火硃砂　眞磁石　赤石脂　代赭石

石中黃　禹餘糧五味並用醋淬　乳香　沒藥八味各一兩

右為細末勻研極細糯米濃飲丸如梧桐子大或如豆大每服一粒空心鹽湯下

有人年幾七旬夢漏羸弱氣惙惙然虛損得此方服之頓爾强壯精氣閉固飲食如舊

草還丹

延年益壽耐寒暑能雙修德行可登地仙

補骨脂　熟地黃　遠志　地骨皮　牛膝

石菖蒲

右等分末酒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五丸空心日午温酒下鹽湯熟水亦可

大治虛勞白濁乃翊聖真君降授與張真人方服之百日百病除二百日精髓滿視聽倍常神聰氣爽瘟疫不侵服三百日步驟輕健鬢髮如漆反老還童

小丹

益壽延年安寧神志魂魄流滋氣血脉絡開益智慧

釋散風濕耳目聰明筋力强壯肌膚悅澤氣宇泰定

熟地黃　肉蓯蓉酒浸各六兩　五味子　菟絲子酒浸各五兩

柏子仁別研　石斛　巴戟去心

天門冬去心　蛇床子炒　覆盆子各三兩　續斷

澤瀉　人參　山藥　遠志去心炒焦

山茱萸　菖蒲　桂心　白茯苓

杜仲剉炒絲斷各二兩　天雄炮去皮臍秤二兩　煉成鍾乳粉扶衰三兩續老二兩常服一兩氣完則折去

右為末蜜丸如梧桐子食前酒服三十丸至五十

餘九忌五辛生葱韮黃餳鯉虛人多起去鍾乳倍地黃多忘倍遠志茯苓少氣神虛倍覆盆子欲光澤倍柏子仁風虛倍天雄虛寒倍桂心小便赤濁三倍茯苓一倍澤瀉吐逆倍人參

此方補勞益血去風冶百病諸虛不足老人精枯神耗女子絕傷斷緒並皆治之

交感丹

俞居易之祖通奉云予年五十一歲遇鐵甕申先生授此秘術確志行持服食一年大有補益平日所服

藥一切屏去而飲食嗜好不減壯歲此藥之功大矣今年八十有五享天然之壽爰以秘方傳之世人普願羣生同登道果後有牙藥可同用之

伏神四兩 香附子一斤用新水浸一宿臼內杵去毛炒令黃色

右爲細末煉蜜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早晨細嚼用降氣湯下

降氣湯

伏神一兩 香附子半兩製法如前 甘草一兩半炙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沸湯點下前藥

揩牙法

香附子五兩修治如前法擣生姜四兩同淹一宿炒令焦黑

青鹽二兩研細拌勻同上藥收

右每夜臨臥以少許揩牙如常法

神仙訓老丸

昔有宣徽使在鍾南山路邊見村莊一婦人年方二八持杖責一老兒年約百歲宣徽駐車令問何故婦人至車前云此老兒是妾長男宣徽惟之下車問其仔細婦人云適來責此長男爲家中自有神藥累訓

令服不肯服至令老邁鬚髮如霜腰曲頭低故責之宣徽因懇求數服并方以歸常服延年益壽氣力倍常齒落再生髮白再黑顏貌如嬰兒

生乾地黃 熟乾地黃各五兩 川椒十兩不去核

牛膝三兩酒浸了爲末 大黑豆一升生用

乾山藥五兩 雌雄何首烏各十兩雌者白雄者赤雄者不碾

肉蓯蓉五兩 枸杞五兩 蒼术十兩洗

右將雌何首烏爲末用水甑內旦辰蒸日出曬夜間露如此九蒸九曬九露數足焙焦爲末酒糊丸

如梧桐子大空心温酒鹽湯下忌蘿蔔
此藥性温無毒治百病補下元光澤皮膚嬰兒
亦可服之

經進地仙丸

凡男子婦人五勞七傷腎氣衰敗精神耗散行步艱
辛飲食無味耳聾眼昏皮膚枯燥婦人臟冷無子下
部穢惡腸風痔漏吐血瀉血諸風諸氣並皆治之

川牛膝酒浸一宿切焙　肉蓯蓉酒浸一宿切焙　川椒去白
附子炮以上各四兩　木鱉子去殼　地龍去土以上各三兩

覆盆子　白附子　菟絲子酒浸研
赤小豆　天南星　防風去蘆
骨碎補去毛　何首烏　萆薢　川羌活
金毛狗脊去毛　烏藥以上各二兩　綿黃耆　人參各一兩
川烏炮　白茯苓　白朮　甘草各一兩

右爲細末酒煑麪糊爲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四
十圓空心温酒下
陶隱居以此方編入道藏時有人母幼年得風
氣疾久治不瘥五十餘年隱居處此方脩合日

進二服半年毋病頓愈髮白返黑齒落再生至
八十歲顏色如少年人血氣筋力倍壯耳目聰
明其家老僕七十餘歲竊服此藥遇嚴冬御絺
葛履霜雪無寒色有別業去家七十里每使老
僕往返不移時又能負重非昔時比叛成地仙

八味丸

劉戴花方老人常服延壽延年

川巴戟一兩半酒浸去心用荔枝肉一兩同炒赤色去荔枝肉不要
高良薑一兩剉碎用麥門冬一兩半去心同炒赤色爲度去門冬子

川楝子二兩去核用降真香一兩剉碎同炒油出爲度去降真香
吳茱萸一兩半去梗用青鹽一兩同炒後茱萸炮同用
胡蘆巴一兩用全蝎十四箇同炒後胡蘆巴炮去全蝎不用
山藥一兩半用熟地黃同炒焦色去地黃不用
茯苓一兩用川椒一兩同炒赤色去椒不用
香附子一兩半去毛同牡丹皮一兩同炒焦赤色去牡丹皮不用

右一處研爲細末鹽煑麪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
服四五十丸空心食前鹽湯下温酒亦得
此方温平補肝腎淸上實下分淸濁二氣補煖

丹田接華池真水三車不敗五漏不生熱不流
於上膈冷不侵於脾胃令人耳目聰明治積年
冷病除累歲沉痾兼治遺精白濁婦人赤白帶
下其效如神

雙補丸

劉上舍之祖在京師辟雍得史載之家傳方服此四
十載享年八十七歲

熟地黃半斤補血　兔絲子半斤補精

右爲細末酒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人

參湯下

此方治下部虛冷平補不熱不燥氣不順沉香
湯下心氣虛茯苓湯下心經煩燥酸棗仁湯下
小便少車前子湯下小便多益智湯下

二黃丸

黃德延曰夫人心生血血生氣氣生精精盛則鬚髮
不白顏貌不衰可以延年益算其夭閼者多由服熱
藥性燥不能滋生精血也予深燭此理以謂藥之滋
補無出生熟二地黃天麥二門冬世人徒知服二地
黃而不知以門冬爲引導則服二地黃者徒過去爾
生地黃生精血用天門冬引入所生之地熟地黃補
血用麥門冬引入所補之地四味互相該說載於本
草可考而知而又以人參爲通氣之主使五味併歸
於心藥之滋補無出於此

生地黃　熟地黃　天門冬去皮　麥門冬去心各一兩
人參一兩

右五味爲末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
至五十丸空心溫酒鹽湯下

此方常服十日明目十日不渴自此以往可以
長生予登真人之位此藥之功也

扶羸黑白丹

治年尊氣血虛耗精血少不能榮養經絡精神枯瘁
行步戰掉筋脉緩縱目視茫茫

黑丹

用麋茸去床骨皮毛酒浸一宿酥炙令黃又用
鹿茸事治麋茸之法各等分並爲細末酒糊爲
丸如梧桐子大

白丹

用鍾乳粉一味糯米糊爲丸

右用此二丹雜之而服如覺血少卽多用黑丹如覺氣不足卽多用白丹溫酒或米飲呑下空心食前服

衰相常服此二丹

還少丹

西川羅赤腳方大補心腎治一切虛敗心神耗散筋力頓衰腰腳沉重肢體倦怠血氣羸乏小便昏濁服

藥五日顱覺有力十日精神爽健半月氣稍壯二十日耳目聰明一月夜思飲食久服令人身體輕健筋骨壯盛怡悅顏色婦人服之姿容悅澤大煖子宮去一切等疾

山　藥　牛　膝酒浸一宿焙乾以上各二兩　遠　志

山茱萸　白茯苓　五味子　肉蓯蓉酒浸一宿切焙乾

石菖蒲　巴　戟去心　楮實子

杜　仲去粗皮姜汁拌酒塗　茴　香各一兩

枸杞子　熟乾地黃各半兩

右爲細末煉蜜入棗肉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溫酒鹽湯下日進三服空心食前

看證候加減用藥身熱加山梔子一兩心氣不甯加麥門冬子一兩精液少加五味子一兩陽氣弱加續斷一兩

勝駿元

治老人元氣不足直氣虛弱及諸虛寒濕氣進襲手足拳攣屈伸不得筋脉不舒行步不隨常服益真氣壯筋骨治膚散一切風

附子一枚重八九錢重去皮臍　當　歸一兩酒浸一宿　天　麻酒浸

牛　膝酒浸　酸棗仁炒　防　風各一兩

熟地黃酒浸　沒　藥別研　木　香不見火

全　蝎去觜足稍尾　羌　活　甘　草炙

檳榔　萆薢炒　肉蓯蓉酒浸　破故紙

巴戟各一兩　木瓜四兩　麝香二錢半別研　乳香半兩別研

右二十味除乳香沒藥麝香別研外搗羅爲末用生地黃三斤淨洗研爛如泥入無灰酒四升爛煮如膏以前藥拌勻杵合堅每兩分作十丸每服一

丸細嚼臨臥酒送下如服半月見效甚速無事人服此亦壯筋力行步如飛故名勝駿此藥專在地黃得要製得好惟春夏好合以有生地黃也若合半劑每味減半此方黃謙仲傳於永福陳學諭

鱠藿散

老人脾胃久弱飲食全不能進兩服立效王醫繼先進高廟方

附子七箇炮　丁香　藿香葉　官桂　木香各三錢

人參半兩

右爲末每服二大錢以尋常辣糊齏半盞熱調服用匙挑服之

薑黃散

治老人脾泄

鷹爪黃連一兩斷作小段

生薑四兩淨洗和皮切作骰子塊

右於銀器內同炒得薑焦黃色去薑以黃連碾爲細末臘茶清調下二錢不拘時吳興沈漕德器傳

通利散

治老人秘澁

和劑方嘉禾散須用廣州增城縣隨風子

右每服三大錢水一盞半生薑三片棗二枚煎至七分入蜜一匙再煎去滓不拘時制帥謝倚書用光傳

脾約元

治老人津液少大便燥小便澁其脾爲約

大黃二兩酒洗焙　厚朴　枳殼　白芍藥各半兩

麻子仁一兩微炒　杏仁三分

右爲末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溫水下加至三十丸

磨積丸

治老人磨滯積去浮腫

厚朴　白薑　縮砂　胡椒　青皮

蓬朮　麥芽　陳茱萸　肉桂不見火

右用醋同鹽煮再焙乾爲細末酒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元日午或臨睡香附子煎湯吞下橘皮湯亦得此方老幼常服快脾進食

白芷丸

治老人氣虛頭暈

白茈　石斛　乾薑各一兩半　細辛　五味子

厚朴　肉桂　防風　茯苓　甘草

陳皮各一兩　白朮一兩一分

右為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清米飲下不饑不飽服卻致遠年八十有三有此疾得此方數服即愈楊吉老傳

治眼昏夜光育神丸

養神明育精氣主健忘益智聰心補血不壅燥潤顏色遠視移時目不睆睆臟腑調適久服目光炯然神宇泰定語音清徹就燈永夜眼力愈壯並不昏澁不睡達旦亦不倦怠服兩三月後愈覺神清眼明志強力威步履輕快體氣舒暢是藥之效常餌如飲食一日不可輟惟在脩合洗濯潔淨藥材須件件正當不宜草率

熟地黃洗曬乾酒浸　遠志淨洗就砧上槌碎取皮去骨木　牛膝去蘆

菟絲子淨洗曬乾以酒浸別研如泥　枳殼淨洗去穰麩炒赤色

地骨皮須自取淨洗淨砧上槌打取皮　當歸淨洗曬乾焙亦得

以上七味各等分逐一秤過分兩平除地黃菟絲子別器用酒浸其餘五味同剉細共入一鉢內或甆甕內若每件十兩都用第一等無灰濃酒六升同浸三宿取出文武火焙乾須試火令得所不可太猛恐傷藥性十分焙乾擣羅為末以兩手拌令十分勻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鹽酒下三十丸加至四五十丸亦不妨若不飲酒鹽湯亦得但不如酒勝煉蜜法冬五滾夏六七滾候冷以紙貼惹去沫丸後都入微火焙少頃入甕收陳書林云

黃牧仲司諫常服此藥晚年目視甚明因傳其方

李守愚取黑豆緊小而圓者侵晨以井花水吞二七粒謂之五藏穀到老視聽不衰本草云熟地黃麥門冬車前子相雜治內障眼有效屢試信然其法細擣羅蜜丸如桐子大三藥皆美擣羅和合異常甘香真奇藥也

牢牙烏髭方

紹定壬辰江淮趙大使剋復盱眙時納合行省相公名買住來金陵予在趙監軍廳同會納合年逾七十

鬢髮髭鬚皆不白資其所由謂吾國有行臺出典藩
鎮髭鬚皓然數載歸朝而鬚髮皆黑人怪其異自序
遇一方牢牙烏髭歲久得效因傳其方却不言分兩
續乙巳年會張經歷朝請始得分兩云紫壺溫尉序

旱蓮草二兩半

此草有二種一種是紫菊花爐火客用之此
一種再就北人始識之本草中名鱧腸草孫
真人千金方名金陵草浙人謂之蓮子草其
子若小蓮蓬故也

芝麻苹三兩此是壓油了麻枯餅是也訶子二十個并核剉
不蛀皂角三鋌月蠶沙二兩青鹽三兩半薑青鹽吾
鄉少且貴價只以食鹽代之但藥力減少

川升麻三兩半最治牙疼

右為末醋打薄糊為丸如彈子大撚作餅子或焙或曬
以乾為度先用小口甆瓶罐子將紙筋泥固濟曝
乾入藥餅在瓶內塘灰火中燒令煙出若煙淡時
藥尚存性急取退火以黃泥塞瓶口候冷次日出
藥旋即數丸旋研為末早晚用如指牙藥以溫湯灌嗽使牙
藥時須少候片時方使灌漱久用功莫大焉

烏髭方甚多此方頗為奇異故抄之

吾祖知縣承議公家傳常用牢牙方

荆芥不見火　土芎　細辛　當歸

右為末使時未可便用水漱須含藥氣入牙內良
久方漱為佳常用至老牙不動搖

東坡治脾節飲水說

脾能母養餘臟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
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

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全固百疾不生近
見江南一老人年七十三狀貌氣力如四五十人問
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人日
飲數升吾日減數合但只沾脣而已脾胃惡濕飲少
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或冒暑遠行宜不念水此
可謂至言不煩周曼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去之
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去乎當及今無病時力養
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向陳彥升云少時得此
疾服當歸防己之類皆不效服金液丹灸臍下乃愈

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薑桂辣藥例能脹肺多爲腫媒不可服

陳書林云友人陳昊卿年六十二面色光澤扣之以何道致此云常時絕不飲湯水雖羹汁亦少呷參以坡公之說方審昊卿之言爲信

飲食用暖

王玠密人常食道傍有一老人進言飲食須用暖蓋脾喜溫不可以冷熱犯之惟暖則冷熱之物至脾皆溫矣又因論飲食太冷熱皆傷陰陽之和 晁氏客語

戒夜飲說

酒古禮也奉祭祀會賓親製藥餌禮有不可缺者用之有時飲之有度豈可以爲常而不知節哉禮經賓主百拜而酒三行者蓋重其道而不容輕故爾豈令人浮沉於其中乎予家祖父處世養生惟務淡薄皆享年八九十上下予自幼年性喜恬退今又七十餘矣飲酒止一二盞纔夜卽睡明早卽起居常既罕病且康健亦自知節戒之功然也人生天地間貧賤者多貴而富豈易得哉倘能戒夜飲順陰陽正寢寐保精氣使一身神識安寧百邪不侵安享天年豈不幸歟好生君子審而察之 此序見陳氏經驗方不記何人所作

擦湧泉穴

其穴在足心之上濕氣皆從此入日夕之間常以兩足赤肉更次用一手握指一手磨擦數百多時覺足心熱卽將腳指略略動轉倦則少歇或令人擦之亦得終不若自擦爲佳陳書林云先公每夜常自擦至數千所以晚年步履輕便僕性懶每卧時只令人擦至睡熟卽止亦覺得力鄉人鄭彥和自太府丞出爲江東倉足弱不能陛辭樞莞黃繼道教以此法踰月卽能拜跪霅人丁邵州致遠病足半年不能下床遇一道人亦授此法久而卽愈今筆于冊用告病者豈曰小補之哉

東坡云揚州有武官侍真者官於二廣十餘年終不染瘴面色紅膩腰足輕快初不服藥唯每日五更起坐兩足相向熱磨湧泉穴無數以汗出爲度

歐公平生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云數年來足瘡一點痛不可忍有人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

去其法重足坐閉目握固縮穀道搖颺爲之兩足如氣毬狀氣極卽休氣平復爲之日七八得暇卽爲乃般運捷法也文忠痛已卽廢若不廢常有益又與王定國書云摩腳心法定國自己行之更請加工不廢每日飲少酒調節飲食常令胃氣壯健涌泉穴在足心陷者中屈足卷指宛宛中足少陰脈所出爲井地

擦腎腧穴

陳書林云余司藥市倉部輪差諸軍請米受籌鄉人張成之爲司農丞監史同坐時冬嚴寒余一二刻間

兩起便溺問曰何頻數若此荅曰天寒自應如是張云某不問冬夏只早晚兩次余詰之曰有導引之術乎曰然余曰旦夕當北面因暇專任叩請荷其口授曰某先爲李文定公家壻妻弟少年遇人有所得遂教小訣臨卧時坐於床垂足解衣閉氣舌柱上腭目視頂仍提縮穀道以手摩擦兩腎腧穴各一百二十次以多爲妙畢卽卧如是三十年極得力歸稟老人老人行之旬日云直是奇妙亦與親舊中篤信者數人言之皆得效今以告脩煉之士云

東坡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與秫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麪皆澤以少水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甕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

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旣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旣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旣水五日乃篘得三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撋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猛也篘口不旋踵而

弼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醅而醴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洪内翰曰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於致力則直味愈雋永今附編與耆英壽文章者玩之

歐公醉翁停記用二十一也字此經用十六也字每一也字上必押韻脂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也

仲長統樂志論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

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照袋

王少保仁裕每天氣和暖必乘小駟從三四蒼頭携照袋貯筆硯韻略刀子牋紙并小樂器之類名園佳墅隨意所適照袋以烏皮爲之四方有蓋并襻五代士人多用之偶閲此事寓筆于茲視沈存中遊山之具尤爲簡便

處方

人有常言看方三年無病可治治病三年無藥可用噫有是哉余近苦腳膝酸疼呂惠卿處以經進地仙

丹連服三日而愈由是知天下無不可治之病醫書無不可用之方特在於遇醫之明不明耳地仙丹見前第十八方

食治方

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天產動物地產植物陰陽稟質氣味渾全飲和食德節適而無過則入於口達於脾胃入於鼻藏於心肺氣味相成陰陽和調神乃自生蓋精順五氣以爲靈若食氣相惡則傷其精形受五味以成體若食味不調則傷其形陰勝則

陽病陽勝則陰病所以調安身之本必資於食不知
食宜不足以存生古之別五肉五果五菜必先之五
穀以夭生生不窮莫如五穀爲種之美也苟明此道
安腑臟資血氣悅神爽志平痾去疾何待於外求哉
孫真人謂醫者先曉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療
不愈然後命藥陳令尹書食治之方已備續編糜粥
之法已詳此卷所編諸酒諸煎諸食治方有草木之
滋焉老人平居服食可以養壽而無病可以消患於
未然臨患用之可以濟生而速效也

食治諸方不特老人用之少壯者對證療病皆可
通用貧陰抱陽有生所同食味和調百病不生保
生永年其功則一

真一酒

米麥水三一而已比東坡先生真一酒也

撥雪披雲得乳泓蜜蠭又欲醉先生

真一色味頗類予在黃州日所醞蜜酒也

稻垂麥仰陰陽足器潔泉新表裏清曉日著顏
紅有暈春風入髓散無聲人間真一東坡老真

作青州從事名

東坡云予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扣門時已三鼓
家人盡寢月色如霜其後有偉人衣桄榔葉手携
斗酒丰神英發如呂洞賓曰子嘗真一酒乎就坐
三人各飲數盃擊節高歌袖出一書授予乃真一
法及脩養九事其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既出恍然

桂酒

楚詞曰奠桂酒兮椒漿是桂可以爲酒也有
隱居者以桂酒方教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

然非世間物也

搗香篩辣入餅盆盎春溪帶雨渾收拾小山
藏社甕招呼明月到芳樽酒材已遣門生致菜
把仍叨地主恩爛煑葵羹斟桂醑風流可惜在
蠻村

天門冬酒

醅酒一斗六月六日麴末一升好糯米五升
作飯天門冬煎五升米須淘訖曬乾取天門
冬汁浸先將酒浸麴如常法候炒飯適寒溫

用煎和飲令相入投之春夏七日勤看勿令
熱秋冬十日熟

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予自漉
之且漉且嘗遂以大醉

自撥床頭一甕雲幽人先以醉奇芬天門冬熟
新年喜麴米春香並舍閒菜圃漸疎花濱漠竹
扉斜掩雨紛紛擁裘睡覺知何處吹面東風散
縠紋

山藥酒

補虛損益顏色用薯蕷於砂盆中細研然後下於銚
中先以酥一大匙熬令香次旋添酒一盞攪令勻空
心飲之

川人黃葛蜂次辰冬月霜晨常以待客

又方治下焦虛冷小便數瘦損無力生薯蘗半斤
刮去皮以刀切碎研令細爛於鐺中著酒酒沸下
薯不得攪待熟著鹽葱白更添酒空腹飲三二盞
妙

菖蒲酒

通血脉調榮衛主風痺治骨立痿黃醫所不治者服
一劑經百日顏色豐足氣力倍常耳目聰明行及奔
馬髮白更黑齒落再生晝夜有光延年益壽久服得
與神通

菖蒲

右搗絞取汁五斗糯米五斗炊熟細麴五斤搗碎
相拌令勻入甕器密蓋三七日即開每溫服一中
盞日三

又方菖蒲三斤薄切日中曬令極乾以絹囊盛之

玄水一斗清者玄水者酒也懸此菖蒲密封閉一百日
出視之如綠菜色以一斗熟黍米內中封十四日
間出飲酒則三十六種風有不治者悉效

又方

菖蒲一斗細剉蒸熟 生朮一斗去皮細剉

右二味都入絹袋盛用清酒五斗入不漏瓮中盛
密封春冬二七秋夏一七日取開每溫飲一盞日
三令人不老強健面色光澤精神

菊花酒

壯筋骨補髓延年益壽耐老

菊花五升　生地黄五升　枸杞子根五升

右三味都擣碎以水一石煑出汁五斗炊糯米五斗細麴碎分勻入甕內密封候熟澄清每温服一盞

東坡云菊黄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也又云仙姿高潔宜通仙靈

紫蘇子酒

紫蘇子一升微炒　清酒三升

右擣碎以生絹袋盛納於酒中浸三宿少少飲之

日華子云蘇子主調中益五臟下氣補虛肥健人潤心肺消痰氣

枸杞子酒

明目駐顏輕身不老堅筋骨耐寒暑療虛羸黄瘦不能食服不過兩劑必得肥充無所禁斷

枸杞子五升乾者搗　生地黄切三升　大麻子五升搗碎

右先搗麻子令熟攤去熱氣入地黄枸杞子相和得所納生絹袋中以酒五斗浸之密封春夏七日秋冬二七日取服多少任意令體中微有酒力醺醺為妙

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此言其補益精氣強盛陰道久服令人長壽葉和羊肉作羹益人

朮酒

朮三十斤去黑皮淨洗擣碎以東流水三石於不滿器中漬之三十日壓漉去滓以汁於瓷器中盛貯夜間候流星過時抄自己姓名置於汁中如是五夜其

汁當變如血旋取汁以浸麴如家醞法造酒酒熟任性飲之十日萬病除百日髮白再黑齒落更生面有光澤久服延年不老忌桃李雀肉服此酒者真康節所謂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也

蘇合香酒

蘇合香丸有腦子者炙去腦子

右用十分好醋酒每夜將五丸浸一宿次早温服一盃除百病辟四時寒邪不正之氣舊酒尤佳

醉鄉寶屑

經進八仙散

壯脾進食令人飲酒不醉宣和初華山貢士張老人號爲鐵翁居士入山採藥遇道人在石巖坐共酌約有八人手中各出一物亦令張翁坐與少酒飲飲數盃各賜手中之物張翁熟視之乃八味藥也兼求其方名曰八仙剉散

乾葛紋細嫩有粉者　白豆蔻去皮殼　縮砂仁實者

丁香大者以上各半兩　甘草粉者一分　百藥煎一分

木瓜鹽窨加倍用　燒鹽一兩

右件八味共細剉入不能飲酒者只抄一錢細嚼溫酒下即能飲酒醉鄉寶屑無如此方之妙

丁香餅子

溫胃去痰解酒進食寬中和氣仍治積滯不消心腹堅脹痰逆嘔噦噫酢吞酸脇肋刺痛胸膈痞悶反胃惡心等證

半夏湯泡去皮二兩　丁香半兩不見火　白朮一兩炒

川白薑一兩炒　甘草一兩炙　白扁豆用薑汁浸蒸熟焙一兩

橘紅二兩去白薑汁浸一宿焙

肆拾叁冊 95½版

右爲細末用生薑汁煮薄麪糊爲餅如大棊子大每服一餅細嚼生薑湯下不以時

柑皮散

治酒毒煩渴或醉未醒

柑子皮二兩洗焙乾

右一味擣羅爲散每服三錢七水一盞煎三五沸溫服或入少鹽末沸湯點未效再服

石膏湯

治飲酒過多大醉難醒

石膏五兩　葛根剉　生薑細切各半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七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解酒

葛花一兩

右擣爲散沸湯點一大錢七不拘時亦可煎服

又方葛根細剉作麄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煎去滓溫服

又方乾桑椹二合用酒一升浸一時久取酒旋飲

之卽解
大寒凝海惟酒不冰酒大熱不可多飲邵康節
詩又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在
老人斟酌問何如耳

諸煎

地黃煎
每年十月用生地黃十斤浮洗漉出一宿後擣壓取
汁鹿角膠一大斤半生薑半斤絞取汁蜜二大升酒
四升以文武火煎地黃汁數沸卽以酒研紫蘇子濾

取汁下之又煎二十沸以來下膠膠盡下酥蜜同汁
煎良久候稠如餳貯潔器中淩晨取一匕以溫酒調
服之
東坡答滕達道書蒙惠地黃煎扶衰之要藥若續
寄爲幸又與翟東玉書云藥之膏油者莫如地黃
啖老馬皆復爲駒吾晚學道血氣衰耗如老馬矣
欲多食生地黃而不可得也此藥以二八月採者
良

金櫻子煎
經霜後以竹夾子摘取於木臼中轉杵卻刺勿損之
擘爲兩片去其子以水淘洗過爛擣入大鍋以水煎
不得絶火煎約水耗半取出澄濾過仍重煎似稀餳
每服取一匙用煖酒一盞調服其功不可具載
沈存中云金櫻子止遺泄取其溫且澁也世之用者
待紅熟取汁熬膏大誤也紅熟則卻失本性今取
半黃時採爲妙十一月十二月採佳
本草云療脾洩下利止小便利澀精氣久服令人
耐寒輕身方術多用之

金髓煎
枸杞子不計多少逐日旋採摘紅熟者去嫩蔕子揀
令潔淨便以無灰酒於淨器浸之須是甕用酒浸以
兩月爲限用蠟紙封閉緊密無令透氣候日數足漉
出於新竹器內盛貯旋於沙盆中研令爛細然後以
細布濾過候研濾皆畢去滓不用卽并前漬藥酒及
濾過藥汁攪勻量銀鍋內多少升斗作番次慢火熬
成膏切須不住手用物攪恐粘底不勻候稀稠得所
然後用淨瓶器盛之勿令泄氣每早晨溫酒下二大

匙夜卧服之百日中身輕氣壯積年不廢可以延壽

茯苓煎

白茯苓五斤去黑皮擣篩以熟絹囊盛於三斗米下蒸之米熟卽止曝乾又蒸如此三過乃取牛乳二斗和合著銅器中微火煮如膏收之每食以竹刀割取隨性任飽服之則不饑如欲食先煮葵菜汁飲之任食無礙

又方

養老延年服茯苓方華山鋌子茯苓研削如棗許大令四方有角安於新甕瓶內以好酒浸以三重紙封其頭候百日開其色當如餳糖可日食一塊百日後肌體潤澤服一年後可夜視物久久食之腸化爲筋可延年耐老面若童顏

本草茯苓補五勞七傷安胎煖腰膝開心益智止健忘忌醋及酸物

補骨脂煎

唐鄭相公爲南海節度七十有五越地卑濕傷於內外衆疾俱作陽氣衰絕乳石補益之藥百端不應有

肆拾叁册 95½版

訶陵國舶主李摩訶獻此方經七八日覺其功神驗自爾常服之其功用破故紙十兩揀洗爲末用胡桃肉去皮二十兩研如泥卽入前末更以好煉蜜和勻如飴盛瓷器中旦日以溫酒化藥一匙服之不飲酒者溫熟水化下彌久則延年益氣悅心明目補添筋骨但禁食芸薹羊血

五味子煎

五味子紅熟時採得蒸爛研取汁去子熬成稀膏量酸甘入蜜再火上待蜜熟俟冷器中貯作湯肺虛寒人可化爲湯時時服作果可以寄遠

五味皮肉甘酸核中辛苦有鹹味此則五味具也移門子服之十六年色如玉女入水不霑入火不灼

本草云主益氣欬逆上氣勞傷羸瘦補不足强陰益精養五臟除熱生陰中肌入藥生曝不去子

薄荷煎

消風熱化痰涎利咽膈清頭目

龍腦薄荷葉一斤　川芎三兩　桔梗五兩去
蘆　甘草四兩　防風三兩　縮砂仁一兩
右爲末煉蜜爲劑此藥看之甚可忽用之大有功
倉卒之中亦可應手解利
治遍身麻痺百節酸疼頭昏目眩鼻塞腦痛語
言聲重項背拘急皮膚瘙痒或生癮疹及治肺
熱喉腥脾熱口甜膽熱口苦又治鼻衄唾血大
小便出血及脫著傷風并沐浴後風並可服之
兩眼暴赤腫痛可以生薄荷取汁更調此藥令

稀貼兩太陽臨睡更貼上下兩眼瞼次日即散
治腸風下血可用此藥一貼和雪糕圓如梧桐
子大作二服空心熟水下即止
麥門冬飲
東坡詩云一枕清風直萬錢無人肯買北窗眠開心
暖胃門冬飲知是東坡手自煎
本草云麥門冬根上子也安魂定魄止渴肥人治
心肺虛熱并虛勞客熱頭痛亦可取苗作熟水飲
之

陶隱居云以四月採冬月作實如青珠根似穬
麥故謂麥門冬以肥大者爲好用之湯澤抽去
心不爾令人煩
甘露飲
常服快利胸膈調養脾胃快進飲食
乾錫糟頭酢者六分　生薑四分洗淨和皮
右相拌搗爛捏作餅子或焙或曬令乾每十兩用
甘草二兩炙同碾羅爲末每服二錢入少鹽沸湯
點不拘時候

此方專治翻胃嘔吐不止飲食減少常州一富
人病翻胃往京口甘露寺設水陸泊舟岸下夢
一僧持湯一杯與之飲罷猶記其香味便覺胸
膈少快早入寺知客供湯乃是夢中所飲者胸
膈尤快遂求其方脩製數十服後疾遂痊名曰
觀音應夢散予得之常以待賓易名曰甘露飲
在臨河治一書吏旋愈切勿忽之　陳書林
糯米糕
治小便數用純糯米糕一掌大臨臥炙令軟熟啖之

仍以溫酒下不能飲溫湯下坐行良久待心間空便
睡盞糯稻能縮水凡人夜飲酒者是夜輒不尿此糯
之力也
又方有人渴用糯不稈斬去穗及根取其中心淨
器中燒作灰每用一合許湯一碗沃浸良久澄去
滓乘渴頓飲之此亦糯稻縮水之力也

杏仁粥

杏仁二兩去皮尖研 豬肺一具去管細研合爛如糊
右用瓦瓶煮粥令熟卻將瓷碗放火上炙令熱以

豬肚糊在碗內便瀉粥蓋之更以熱湯抵令熟後
服之大能補肺氣

人參粥

人參半兩為末 生薑取汁半兩
右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入粟米一合煮為稀
粥覺飢即食之治反胃吐酸水

枸杞葉粥

枸杞葉半斤細切 粳米二合
右二味於石器中相和煮作粥以五味末葱白等

調和食之

燒肝散

治男子婦人五勞七傷胸膈滿悶飲食無味腳膝無
力大腸虛滑口內生瘡女人血氣並宜服之
肉豆蔻三個和皮 官桂 香白芷 當歸 破故紙
人 參 茯苓 桔 梗各半兩
右為末每服四錢羊肝四兩作片糝藥在上以
紙裹後用南粉塗文武火煨熟米飲嚼下

參歸腰子

治心氣虛損
人參半兩細切 當歸半兩上去蘆下去細者取中段切 豬腰子一隻
右以腰子用水兩碗煮至一盞半將腰子細切入
二味藥同煎至八分喫腰子以汁送下有喫不盡
腰子同上二味藥滓焙乾為細末山藥糊為丸如
梧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此藥多服為佳
昆山神濟大師方獻張魏公丞相韓子常知府
閤中服之有效
平江醫者丁御幹謂葛樞密云此藥本治心氣

怔忡而自汗者不過二三服卽愈蓋奇藥也

甲乙餅

治痰喘嗽咳

杏仁一兩去皮尖 牡礪粉一兩同杏仁炒黃色 青黛一兩

右研勻入蠟一兩鎔捜丸如彈子大捏作餅每用一餅合日柹中濕紙裹煨約藥鎔方取出火毒細嚼糯米飲送下

茯苓麪

東坡與程正輔書云舊苦痔疾二十一年今忽大作

百藥不效欲休糧以清淨勝之而未能今斷酒肉與鹽酪醬菜凡有味物皆斷又斷秔米飯惟食淡麪一味其間更食胡麻茯苓麪少許取飽胡麻黑脂麻是也去皮九蒸曝白茯苓去皮入少白蜜爲麨雜胡麻食之甚美如此服食多日氣力不衰而痔漸退又云既絕肉五味只知此麨及淡麪更不消別藥百病自去此長年之眞訣但易知而難行爾

蘿蔔菜

治消疾下血旬日不止

生蘿蔔

右一味揀稍大圓實者二十枚留上青葉寸餘及下根用甆瓶取井水煮令十分爛熟薑米淡醋空心任意食之立止用銀器重湯煮尤佳

羊肺羹

治小便頻數下焦虛冷

羊肺一具細切 羊肉四兩細切

右二味入五味作羹空腹食之

又方

生山芋半斤削去皮 小豆葉嫩者一斤

右二味豉汁中入五味煮羹食之

又方

生山芋半斤削去皮 薤白切一握

右二味以豉汁煮羹入五味如常法空腹食之

又方

生山芋半斤削去皮

右拍碎慢火煎酒二升候酒沸旋下山芋入鹽椒葱白空腹飲之

百合

治肺臟經熱煩悶

新百合四兩

右用蜜半盞和蒸令軟時時含一棗大嚥津服之

黃精

餌黃精耐老不饑其法可取甕子去底釜上安頓令得所盛黃精令滿密蓋蒸之令氣溜即暴之第二遍蒸之亦如此九蒸九曝凡生時有一碩熟有三四斗方好蒸之不熟則刺人咽喉既熟曝乾不爾朽壞食

之甘美補中益氣安五臟潤心肺輕身延年饑歲可以與老小休糧食療云根葉花實皆可食之但相對者是不對者名偏精不可食

金櫻子丸

補腎秘精止遺泄去白濁牢關鍵神妙

金櫻子一升搥碎入好酒二升銀器內熬之候酒乾至一升以下去滓再熬成膏

桑白皮一兩炒　雞頭粉半兩夏採日乾　桑螵蛸一分酥炙

白龍骨半兩燒赤爲末　蓮花鬚二分

右爲末入前膏子搜爲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鹽湯

溫酒下三十丸如丸不就即用酒麪糊爲之

青娥丸

治腎氣虛弱腰痛俛仰不利秘精大益陽事老人服此顏色還童少年服此步行如飛

破故紙十兩以水淘過用香油炒如臟腑虛冷麥麩炒

杜仲五兩須是六兩方得五兩剉如骰子大麥麩炒黃色

胡桃仁五十箇以糯米粥相拌臼內搗五六百下只用此粥爲丸

右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鹽酒下

此方趙進道從廣州太守處得之久服大有神

效遂作詩一絶以紀其功十年辛苦走邊隅造化工夫信不虛奪得風光歸掌內青娥不笑白髭鬚

服椒法

書林陳嗤括爲之歌

青城山老人服椒得妙訣年過九十餘貌不類期耋再拜而請之忻然爲我說蜀椒二斤淨揀去梗核及閉口者淨秤解鹽六兩潔其色青白龜背者良研細糝鹽慢火煑煑透滾𥺌末糝鹽在椒上用滾湯泡過椒五寸許經宿以銀石器慢火煑止留椒汁半盞掃乾地鋪淨紙傾椒在紙上

覆以新瓮封以黃土經宿取貢盆內將乾菊花末六兩拌滾令水更洒所餘椒汁然後攤於篩子內晒乾（菊須花小色黃葉厚莖紫氣香味甘名日甘菊蕋可作羹者爲眞陰乾爲末）初服十五圓早晚不可輟每月漸漸增累之至二百（初服之月早十五粒晚如之次月早晚各二十粒第三月增十粒至二百粒止）鹽酒或鹽湯任君意所歡服及半年間胸膈微覺塞每日退十圓還至十五粒侯其無礙時數服如前日（服半年後覺胸膈間橫塞如有物礙即每日退十粒退至十五粒止侯其無礙所服仍如前）常令氣熏蒸否則前功失（須終始服之令椒氣早晚熏蒸如一日不服則前功俱廢矣）飲食蔬果等並無所忌節一年效即見顏容頓悅澤目明而耳聰鬚烏而髮黑

補腎輕腰身固氣益精血椒溫鹽亦溫菊性去煩熱四旬方可服服之幸毋忽逮至數十年功與造化埒耐老更延年不知幾歲月（四十歲方可服若四十歲服至老只如四十歲人顏容此其驗也）嗜慾若能忘其效尤卓絕我欲世人安作歌故恒切

服狶薟法

狶薟俗呼火炊草春生苗葉秋初有花秋末結實近世多有單服者云甚益元氣蜀人服之法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九月九日採其葉去根莖花實淨洗曝乾入甑中層層洒酒與蜜蒸之如此九過則已氣味極香美熬搗篩蜜元服之云治肝腎風氣四肢麻痺骨間疼腰膝無力亦能行大腸氣張乖崖詠進表云誰知至賤之中乃有殊常之效臣喫至百服眼目輕明至千服髭鬢烏黑筋力較健效驗多端陳書林經驗方敘述甚詳療諸疾患各有湯使令人採服一就秋花成實後和枝取用洒酒蒸曝杵臼中舂爲細末煉蜜爲丸以服之

婦人小兒食治方

陳令尹書精細眼好處在食治諸方然老人晚景兒孫眷輯團欒侍奉諸婦妊娠望得雄之喜諸孫孺褓快含飴之樂其間或有疢疾者在目前豈不縈懷余疇昔聞見所抄有婦人小兒食治諸方用之良驗今附益于編末亦以資耆英閑覽且以備用云

血氣諸方

地黃粥

治婦人血氣不調

生地黃汁（二合）粟米（一合）粳米（一合）訶黎勒（泡去核爲末半兩）

鹽花少許

右以水三升先煮二米將熟次入訶梨勒末地黃汁鹽花攪勻煮令稀稠得所分二服

豬肚粥

治婦人腹脇血癖氣痛衝頭面熻熻嘔吐酸水四肢煩熱腹脹

白朮二兩　檳榔一枚　生薑一兩半切炒

右三味粗擣篩以豬肚一枚治如食法去涎滑納藥於肚中縫口以水七升煮肚令熟取汁入粳米

及五味同煮粥空腹食之

羊肉麪棊子

治婦人血氣癖積臟腑疼痛泄瀉

小麥麪四兩　肉豆蔻去殼為末　蓽撥為末　胡椒為末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各一錢末

右五味拌勻以水和作棊子用精羊肉四兩細切炒令乾下水五升入葱薤白各五莖細切依常法煮肉以鹽醋調和候熟濾去肉將汁煮棊子空腹熱食之

豬腎棊子

治婦人血積久憊冷氣心腹常疼

小麥麪四兩　良薑末　茴香末　肉蓯蓉去皮炙為末

蜀椒各一錢末　豶豬腎一對去脂膜切如菉豆大

右六味除腎外以水切作棊子先將腎以水五碗煮次入葱薤白各少許候腎熟以五味調和如常法入藥棊子再煮令熟分三次空腹食之

半夏撥刀

治婦人痃癖血氣口吐酸水

大麥麪四兩　半夏湯洗去滑盡炒半兩為末　桂去粗皮一錢為末

右三味同以生薑汁并米醋少許和切作撥刀熟煮如常法空心食之

妊娠諸病

麥門冬粥

治妊娠胃反嘔逆不下

生麥門冬去心淨洗切碎研爛絞汁取一合　白粳米淨淘二合　薏苡仁揀淨去上一合　生地黃肥者四兩淨洗切碎研爛絞汁三合　生薑汁一合

右以水三盞先煮煎粳米薏苡仁二味令百沸次

下地黃麥門冬生薑三味汁相和煎成稀粥空心溫服如嘔逆未定晚後更煑食之

生地黃粥

治妊娠下血漏胎

生地黃汁一合 糯米淨淘一合

右先將糯米煑作粥熟後下地黃汁攪調勻服之每日空腹服

陳橘皮粥

治妊娠冷熱氣痛連腹不可忍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一兩 苧麻根刮去土曝乾一兩 良薑末三錢

白粳米擇淨半合

右四味除粳米外搗羅爲散每服五錢匕先以水五盞煎至三盞去滓入粳米半合鹽一錢煑作粥食之空心一服至晚更一服

豉心粥

治諸種瘧疾寒熱往來

豆豉心二合以百沸湯泡細研 芘葫去苗二錢末 桃仁湯浸去皮尖研三十箇

右先將豆豉心桃仁以白米三合水半升同煑爲粥臨熟入芘葫末攪勻食之

阿膠粥

治妊娠胎動不安

阿膠一兩搗碎炒令黃燥搗爲末 糯米

右先將糯米煑粥臨熟下阿膠攪勻溫食之

鹿頭肉粥

治妊娠四肢虛腫喘急脹滿

鹿頭肉半斤 蔓荊子去土一兩 良薑 茴香炒令香各半兩

右四味除鹿肉外搗羅爲末每服四錢匕先將水

五盞煑鹿肉候水至三盞去肉下白米一合同藥末候米熟下五味調和得所分作三服一日食盡

鯉魚粥

治妊娠安胎

鯉魚一尾治如食法 糯米一合 葱二七莖細切 豉半合

右以水三升煑魚至一半去魚入糯米葱豉煑粥食之

葱粥

治妊娠數月未滿損動

葱三莖　糯米三合

右以葱煑糯米粥食之如產後血運用之亦效

竹瀝粥

治妊娠常苦煩悶

淡竹瀝三合　粟米二合

右以水煑粟米成粥臨熟下竹瀝更煎令稀稠得所溫食之

苧麻粥

治妊娠胎不安腹中疼痛宜常食

生苧麻根一兩淨洗煑取汁二合　白糯米二合　大麥麪一合

陳橘皮湯浸去白炒半兩末

右四味以水同煑爲粥令稀稠得所熟後入鹽少許平分作二服空腹熱食之

鯉魚羹

治妊娠傷動胎氣不安

鮮鯉魚一頭理如食法　黃芪剉炒　當歸焙切　人參

生地黃各半兩　蜀椒十粒炒　生薑一分

陳橘皮湯浸去白一分　糯米一合

右九味剉入味令勻細納魚腹中用綿裹合以水三升煑魚熟將出去骨取肉及取魚腹中藥同爲羹下少鹽醋熱啜汁喫極效

黃雞臛

治妊娠四肢虛腫喘急兼嘔逆不下

黃雄雞一隻去頭足及皮毛腸胃等洗淨去血脉於沸湯中掠過去腥水

良薑一兩　桑白皮一兩半剉　黃耆一兩剉

右四味剉後三味與雞同煑候雞熟去藥取雞留汁將雞細擘去骨將汁入五味調和入雞肉再煑

令滋味相入了隨性食之不計早晚不妨別服藥

餌

雞子羹

治妊娠胎不安

雞子一枚　阿膠一兩炒令燥

右取好酒一升微火煎膠令消後入雞子并鹽一錢和之分作三服相次食之

山芋麪

治妊娠惡阻嘔逆及頭痛食物不下

肆拾叁 册 95½版

30 B

生山芋一尺於沙盆內研令盡以葛布絞濾過 苧蔴根去皮爛擣碎
右研勻入大麥麪三兩和搜細切如棊子大於葱
薤羹汁內煮熟旋食之
又方
木瓜一枚大者切 蜜二兩
右二味於水中同煮令木瓜爛於沙盆內細研入
小麥麪三兩搜令相入薄捍切為棊子每日空心
用白沸湯煑強半盞和汁淡食之
雞肉索餅

治妊娠養胎藏及治胎漏下血心煩口乾
丹雄雞一隻取肉去肚作臛 白麪一斤
右二味搜麪作索餅和臛任意食之
雞子酒
治妊娠血下不止
雞子五枚取黃
右取好酒一盞同煎如稀餳頓服之未差更作服
之以差為度
小豆飲

治妊娠漏胎血盡子死
赤小豆半斤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十四枚 烏雌雞一隻理如食法
右三味以水二升同煮令熟取汁時時飲之未差
更作服之
葱豉湯
治妊娠傷寒頭痛
豉一合 葱白一握去根切 生薑半兩
右以水一大盞煑至六分去滓分二服
產後諸病

論曰妊娠者十月既足百骨皆坼肌肉開解然後能
生百日之內猶名產母時人將調一月便為平復豈
不謬乎若飲食失節冷熱乖理血氣虛損因此成疾
藥餌不和更增諸病今宜以飲食調治為良
鮑魚羹
治產後乳汁不下
鮑魚肉半斤細切 麻子仁一兩半別研 葱白二莖切碎 香豉半合別研
右先將水三升煑魚肉熟後入後二味煑作羹任

意食之

豬蹄粥

治產後乳汁不下

母豬蹄一隻治如食法以水三盞煮取二盞去蹄　王瓜根洗切　木通洗剉碎

漏蘆去蘆頭各一兩

右四味除豬蹄汁外粗擣篩每服三錢匕以煮豬蹄汁二盞先煎藥至一盞半去滓入葱豉五味等并白米半合煮作粥任意食之

豬蹄羹

治產後乳汁不下

母豬蹄二隻淨洗剉　木通一兩半剉作十段

右先將木通以水五升煎取四升去木通和豬蹄入五味如常法煮羹任意食

又方

豬蹄一具洗剉　粳米一合淨淘

右用不拘多少入五味煮作羹任意食作粥亦得

牛肉羹

治產後乳無汁

牛鼻肉淨洗切作小片

右用水煮爛入五味如常法煮作羹任意食之

鹿肉臛

治產後乳無汁

鹿肉四兩洗切

右用水三碗煮入五味作臛任意食之

三肉臛

治產後乳汁不下

龜肉二兩洗切　羊肉三兩洗切　麞肉三兩洗切

右用水不拘多少入五味煮為臛食之

蘇麻粥

治婦人產後有三種疾鬱冒則多汗汗則大便秘故難於用藥惟此粥最佳且穩

紫蘇子　大麻仁二味各半合洗淨研極細用水再研濾汁二盞分二次粥啜

右此粥不獨產後可服大抵老人諸虛久風秘皆得力嘗有一貴人母年八十四忽腹滿頭疼惡心不能食醫家供補脾進食治風清頭目藥數日疾

益甚恐予辨之予曰誤矣此老人風秘臟腑壅滯聚胸中則腹脹惡心不喜食至巔頂痛神昏如得臟腑流暢諸疾悉去予進此而氣洩下結糞如胡椒十餘少間通利諸證悉去許學士方

茯苓粥

治産後無所苦欲睡而不得睡

白茯苓去黑皮取末半兩　粳米二合

右二味以米淘淨煑粥半熟即下茯苓末煑熟任意食之

地黄粥

治初産腹中惡血不下

生地黄五兩擣絞取汁三合　生薑擣絞取汁三合　粳米三合淨淘

右先將米如常法煑粥臨熟下地黄及生薑汁攪令勻空腹食之

紫莧粥

治産前後赤白痢

紫莧葉細剉一握　秔米三合

右先以水煎莧葉取汁去滓下米煑粥空心食之立瘥

滑石粥

治産後小便不利淋澁

滑石半兩別研　瞿麥穗一兩　秔米三合

右以水三升先煎瞿麥取二升半濾去滓將汁入米煑如常粥將熟入鹽少許葱白三寸方入滑石末煑令稀稠得所分作三度食之

羊肉粥

治産後七日後宜喫此粥

白羊肉去脂膜四兩細切　秔米淨淘三合　生地黄汁三合

桂去粗皮剉取末一分

右以水煑肉并米熟後入地黄汁并桂末令得所以五味調和空心任意食之

豬腎粥

治産後寒熱狀如瘧豬腎粥方

豬腎一對去脂膜細切　香豉一合　白秔米二合　葱三莖細切

右四味以水三升煑豬腎豉葱至二升去滓下米煑如常法以五味調和作粥食之未瘥更作

黄雌雞飯

治產後虛羸補益

黄雌雞 一隻去毛及腸肚　生百合 淨洗擇一果　白粳米飯 一盞

右將粇米飯百合入在雞腹內以線縫定用五味汁煑雞合熟開肚取百合粇米飯和雞汁調和食之食雞肉亦妙

黄雌雞羹

治產後虛損

黄雌雞 一隻肥者理如食法　葱白 五莖切　粇米 半斤

右三味依常法以五味調和爲羹任意食之

豬肚羹

治產後積熱勞極四肢乾瘦飲食不生肌肉

豶豬肚 一件淨洗洗以小麥煑合半熟取出肚細切合安一處　黄耆 半兩剉碎

人參 三分　粇米 三合　蓮實 一兩剉碎

右以水五升煑豬肚入人參黄耆蓮實候爛濾去藥并肚澄其汁合淸方入米煑臨熟入葱白五味調和作粥任意食

鯽魚羹

治產後乳無汁

鯽魚 一斤　蠐螬 五箇

右依常法煑羹食後食之

鯽魚鱠

治產後赤白痢

鯽魚 一斤治如食法　蒔蘿　陳橘皮 湯去白焙　蕪荑　乾薑 泡　胡椒 各一錢爲末

右取鯽魚作鱠投熱豉汁中入鹽藥末攪調空腹食之

脯雞糝

治產後心虛忪悸徧身疼痛

黄雌雞 一隻去毛頭足腸胃淨洗以小麥兩合水五升煑雞半熟卽取出雞去骨　蜀椒 去目并閉口炒汗出取末一錢　芘胡 去苗一錢　乾薑末 半錢　粳米 三合

右先取水再煑雞及米令爛入葱薤椒薑芘胡末等次又入五味鹽醬取熟任意食之

豬腎臛

治產後風虛勞冷百骨節疼身體煩熱

豬腎一對去脂膜薄切 羊腎一對去脂膜薄切

右以五味并葱白豉爲臛如常食之不拘時

冬瓜撥刀

治産後血壅消渴日夜不止

冬瓜研取汁三合 小麥麪四兩 地黄汁三合

右三味一處搜和如常麪切爲撥刀先將獐肉四兩細切用五味調和煑汁熟後緫漉去肉取汁下撥刀麪煑令熟不拘多少任意食之

煨豬肝

治産後赤白痢腰腹疼痛不能下食

豬肝四兩 蕪荑末一錢

右將豬肝薄切糝蕪荑末於肝葉中五味調和以濕紙裹塘灰火煨熟去紙食

生藕汁飲

治産後惡血不利壯熱虛煩

生藕汁 地黄汁各半盞 蜜一匙 淡竹葉一握切以水一盞半煎取汁半盞

右四味同煎沸熟温分三服日二夜一

又方

治婦人蓐中好食熱麪酒肉變成渴燥

生藕汁 生地黄汁各半盞

右二味相和温煖分爲三服

小兒諸病

四米湯

治小兒泄注

粱米 稻米 黍米各三合 蠟如半彈丸大

右以東流水二升煑粱米三沸絞去滓以汁煑稻

米三沸去滓用汁煑黍米三沸絞去滓置蠟於汁中候蠟消每服半合空心午後各一隨兒大小增減

牡丹粥

治小兒癖瘕病

牡丹葉 漏蘆去蘆頭 決明子各一兩半 雄豬肝一具去筋膜切研一兩

右以水三升煎前三味去滓取一升半入豬肝及入粇米二合煑粥如常法空腹食之隨兒大小加

減

扁豆粥

治小兒霍亂

扁豆莖一升切焙 人參二兩

右以水三升先煑扁豆莖令熟下人參煎至二升去滓取汁煑粟米三合爲粥與乳母食臨乳兒時先將去少許冷乳汁然後乳母常食此粥佳

豬子肝

治小兒久痢

豬子肝一具

右切作片炙熟空心食之

雞子餌

治小兒秋夏中暴冷忽下痢腹脹乍寒乍熱渴甚

雞子二枚去殼 胡粉半兩炒令黃 黃蠟一大棗

右先下黃蠟於銚子內微火上鎔次下雞子黃及胡粉調和候冷作餅與兒空心午後食之量兒大小增減

牛乳飲

治小兒噦

牛乳一合 生薑汁半合

右於銀器中慢火同煎至六七沸一歲兒飲半合仍量小兒大小以意加減

甘草豆方

冬月小兒解諸熱毒老人亦宜服之

大黑豆三升淨洗 甘草三兩細剉

右用水六升煑令爛熟時時以三五十顆與小兒食之汁亦可服又可用已煑過黑豆入香藥末和

勻甑上蒸令香軟尤佳

壽親養老新書卷之二

壽親養老新書卷之三

敬直老人鄒　鉉編次

王　　聰　黄應紫點校

太上玉軸六字氣訣黄庭山人鄒應博述

道藏有玉軸經言五臟六腑之氣因五味薰灼不和又六欲七情積久生疾内傷臟腑外攻九竅以至百骸受病輕則痼癖甚則盲廢又重則喪亡故太上憫之以六字氣訣治五臟六腑之病其法以呼而自瀉出臟腑之毒氣以吸而自採天地之清氣以補之當

日小驗旬日大驗年後萬病不生延年益算衛生之寶非人勿傳呼有六曰呵呼呬嘘嘻吹也吸則一而已呼有六者以呵字治心氣以呼字治脾氣以呬字治肺氣以嘘字治肝氣以嘻字治膽氣以吹字治腎氣此六字氣訣分主五臟六腑也凡天地之氣自子至巳爲六陽時自午至亥爲六陰時如陽時則對東方勿盡閉窗戶然忌風入乃解帶正坐扣齒三十六以定神先攪口中濁津漱鍊二三百下候口中成清水卽低頭向左而嚥之以意送下候汩汩至腹間卽低頭開口先念呵字以吐心中毒氣念時耳不得聞呵字聲聞卽氣麄反損心氣也念畢仰頭閉口以鼻徐徐吸天地之清氣以補心氣吸時耳亦不得聞吸聲聞卽氣麄亦損心氣也但呵時令短吸時令長卽吐少納多也吸訖卽又低頭念呵字耳復不得聞呵字聲呵訖又仰頭以鼻徐徐吸清氣以補心亦不可聞吸聲如此吸者六次卽心之毒氣漸散又以天地之清氣補之心之元氣亦漸復矣再又依此式念呼字耳亦不可聞呼聲又吸以補脾耳亦不可聞吸聲

如此者六所以散脾毒以補脾元也次又念呬字以瀉肺毒以吸而補肺元亦須六次次念嘘字以瀉肝毒以吸而補肝元嘻以瀉膽毒吸以補膽元吹以瀉腎毒吸以補腎元如此者並各次是謂小周小周者六六三十六也三十六而六氣徧臟腑之毒氣漸消病根漸除祖氣漸完矣次看是何臟腑受病如眼病卽又念嘘嘻二字各十八徧仍每次以吸補之總之爲三十六訖是爲中周中周者第二次三十六通爲七十二也次又再依前呵呼呬嘘嘻吹六字法各爲

六次並須呼以瀉之吸以補之愈當精虔不可怠廢此第三次三十六也是爲大周卽總之爲一百單八次是謂百八訣也午時屬陰時有病卽對南方爲之南方屬火所以卻陰毒也然又不若子後巳前面東之爲陽時也如早起床上面東將六字各爲六次是爲小周亦可治眼病也凡眼中諸證惟此訣能去之他病亦然神乎神乎此太上之慈旨也略見玉軸眞經而詳則得之師授也如病重者每字作五十次凡三百而六腑周矣乃漱鍊嚥液叩齒訖復爲之又三百次訖復漱鍊嚥液叩齒如初如此者三卽通爲九百次無病不愈祕之祕之非人勿傳

四時攝養論中有云春肝氣盛者調噓氣以利之夏心氣盛者調呵氣以疎之秋肺氣盛者調呬氣以洩之冬腎氣盛者調吹氣以平之但言調此四氣而書中未詳及四氣之訣今舉會叔祖樸庵炎詹集中玉軸六氣全文以明之黃玉牕云愛山袁倅得樸庵親傳每日子午卯酉四時行持六字密室中竹簾布帷隔風爲上亦嘗得愛山親授口訣云

食後將息法

平旦點心訖卽自以熱手摩腹出門庭行五六十步消息之中食後還以熱手摩腹行一二百步緩緩行勿令氣急行訖還牀偃卧顆蘇煎棗啜半升以下人參茯苓甘草等飲覺似少熱卽以麥門冬竹葉茅根等飲量性將理食飽不宜急行及走不宜大語遠喚人嗔喜卧睡覺食散後隨其所業不宜勞心力腹空卽須索食不宜忍饑生硬粘滑等物多致霍亂秋冬間暖裹腹腹中微似不安卽服厚朴生薑等飲如此將息必無橫疾

養性

雞鳴時起就卧床中導引訖櫛漱卽巾正坐量時候寒温喫點心飯若粥若服藥先飯食服藥喫酒消息訖入靜室燒香誦經洗雪心源息其煩慮良久事了卽出徐徐步庭院散氣地濕卽勿行但屋下東西步令散氣家事付與兒子不宜關心平居不得嗔叫用力飲酒至醉並爲大害四時氣候和暢之日量其時

節寒温出門行三二里及三百二百步爲佳量力行但勿令氣之喘而已親故相訪間同行出遊百步或坐量力談笑纔得歡適不可過度耳人性非合道者焉能無悶須畜數百卷書易老莊等第一勤洗浣以香霑之身數沐浴令潔淨則神安道勝也左右供使之人得清淨子弟小心多過謙謹者自然事閑無物相惱令人氣和心平凡人不能絕嗔若用無理之人易生嗔怒妨人導性

二篇之旨養衞得理皆沈存中懷山錄所述存中名括

安車

論不欲高高則搖車身長六尺可以卧也其廣合轍輞以索繫合之索如絛大可也車上設四柱蓋密簾竹織絹糊黑漆少加欞欞重又蔽眼害於觀眺箱高尺四寸設茵薦之外可以隱肘爲法車後爲門前設扶板加于箱上在前可憑在後可倚臨時移徙以鐵距子簪于兩箱之上板可濶尺餘令可容書策及肴樽之類箱下以板彌之卧則障風近後爲牽戶以備仄卧觀山也車後施油幰幰兩頭施軸如畫幀軸大如指有雨則展之傳于前柱欲障日障風則半展或偏展一邊臨時以鐵距子簪于車蓋梁及箱下無用則卷之立于車後車前爲納陛令可垂足而坐要卧則以板梁之令平琴書酒榼扇帽之類挂車柱及蓋間車後皆可也

漢召申公以安車蒲輪閔子騫江革皆嘗爲親御車邵康節詩云喜醉豈無千日酒惜花還有四時花小車行處人觀看滿洛城中都是家又云大槩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司馬温公崇德待

康節不至有詩云淡日濃雲合復開碧嵩清洛遠縈迴林端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章亦有萬花深處小車來之句老人遊觀雅宜小車之適存中懷山錄以安車爲首云

遊山具

遊山客不可多多則應接人事勞頓有妨靜賞兼僕衆所至擾人今爲三人具諸應用物共爲兩肩三人荷之操几杖持蓋雜使更三人足矣肩輿者未預容有所携則相照裁損無須重複惟輕簡爲便器皿皆

木滌輕而遠盜惟酒盃或可用銀錢一二千使人腰
之搽几杖者可兼也
行具二肩
甲肩
左衣篋一
衣　被　枕　盥漱具　手巾　足巾
藥　湯　梳
右食匣一
竹爲之二鬲并底蓋爲四食盤子三每盤

果子様十幾酒樝一可容數勝以備沽酒
匏一盃三幾筒合子貯鋪脩乾果嘉蔬各
數品餅餌少許以備飲食不時應猝惟三
食盤相重爲一鬲其餘分任之暑月果脩
皆不須携
乙肩　竹鬲二下爲櫃上爲虛鬲
左鬲上層書箱一
紙　筆　墨　硯　剪刀　韻略雜書册
櫃中食碗楪各六匕筯各四生果數物削

果刀子
右鬲上層琴一竹匣貯之
摺疊棊局一櫃中棊子茶二三品臘茶即
碾熟者盞托各三瓢七等
附帶雜物　小斧子　刀子　斸藥鋤子
蠟燭　杜杖　泥靴　雨傘　涼笠
食銚　虎子　急須子　油筒
老人心閑無事每喜出遊康節詩所謂待天春暖
秋涼日是我東遊西泛時也懷山錄述遊山之具

適用之宜倪尚書思經鉏堂雜誌記雲川城内外
遊賞去處凡四十二所謂每月一遊則日日可度
每歲一遊則可閱三十年日日遊大頻勞費可厭
歲一遊太疎今酌其宜每月往一處遊一月之中
又擇良辰美景具山殽野蔌或邀一兩賓無賓携
子弟同行庶踈數得中亦康節所謂遍洛陽城皆
可遊也
居山約
余嘗兼山本以藏拙已就粗安可以忘歸諸兒之意

眷戀挽留又難遠絕今與汝曹約每月二十日在山
十日在家獨甚暑甚寒兩月則全在家恐山中不便
也山中不可獨須子弟一人侍置曆輪流四子每人
一旬周而復始其當旬者飲饍之類專一掌之其餘
在家有故時新各隨其意多少不拘無亦不責其或
有商議事合要來此不必當旬自宜前稟自六月為
始各於旬下書名如當旬有私幹兒弟那容（倪尚書之子祖仁祖義祖禮祖智祖信祖常祖常有最良之譽）
老人之性有喜山居者沈存中云山林深遠固是

佳境獨往則多阻數人則喧雜必在人野相近心
遠地偏背山臨流氣候高爽土地良沃泉石清美
如此得十畝平坦處便可葺居左右映帶岡阜形
勝最為上地地勢好則居者安也締造規模從人
意匠中門外作池可半畝餘種芰荷蔆芡遶池岸
種甘菊既可採又可觀賞

欹床

如今之倚床但兩向施檔齊高合曲尺上平（僧家亦有偏禪倚亦有爪檔然高低不等難為爪倚）若背倚左檔則右檔可几臂倚右
檔則左可几臂左右几互倚令人不倦仍可左右蹻
足或枕檔角欹眠無不便適其度座方二尺足高一
尺八寸檔高一尺五寸（從地至檔共高三尺三寸）木製藤綳或竹
為之（尺寸隨人所便增損）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
床坐風送水聲來耳邊裴晉公詩也

醉床

為床長七尺廣三尺高一尺八寸自半以上別為子
面嵌大床中間子面廣二尺五寸長三尺皆木製韋

綜之（韋綜欲疏欲眠人身不退）韋下虛二寸牀底以板彌之勿令
通風子面嵌下與大牀平一頭施博軸（當大牀中間）子面
底設一拐撐分為五刻子面首掛一枕若欲危坐即
撐起令子面直上便可靠背以枕承腦欲稍偃則退
一刻盡五刻卽與大床平矣凡飲酒不宜便卧當倚
床而坐稍倦則稍偃之困卽放平而卧使一童移撐
高下如意不須卧大床以盡四體之適大床兩緣有
二尺餘前後皆有竅孔為直凡孔其下為筍欲倚手
則欹於各竅孔中以上二床便於佚老制度皆佳

觀雪菴

菴長九尺濶八尺高六尺以輕木爲格紙糊之三面如枕屏風上以一格覆之而前施夾幔中間可容小坐床四具不妨設火及飲具隨處移行背風展之適地即就雪中卓之比之氊帳輕而門濶不礙瞻眺施之別用皆可不獨觀雪也

此菴即東坡之擇勝亭也東坡守汝陰作亭以帷幕爲之世所未有銘略云乃作新亭䟽楹欒梁盤柄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

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又云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趍無翼而翔倣又改爲其背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觀此銘則其製度可備見也子由亦云子瞻以幄爲亭欲往即設不常其處名曰擇勝作四言一章摠愛其文故繼之略云我兄和仲寔剛立柔覩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磐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潁尾甚清潁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養老奉親者爲之良可以供遊觀之適云

蒲花褥

九月採蒲略蒸不爾則生蟲累合燥投布囊中將取花如柳絮者欲爲坐褥或卧褥以帛爲方囊滿實蒲花杖鞭令勻厚五六寸許其上復以褥表蘡之虛軟温煖他物無比春間不御則褫去褥表出囊復晒燥處略暴之歲歲如此南方海閩中有木綿亦不及蒲花之柔暖

湯鎗 鎗音掌 非器

温酒爲鐵銅鎗深三寸平底可貯二寸湯以酒盃排湯中酒温即取飲冬時擁爐靜話免使僮僕紛紛殊益幽致

羊羔酒

米一石如常法浸漿肥羊肉七斤麴十四兩諸麴皆可將羊肉切作四方塊爛煮杏仁一斤同煮留汁七斗許拌米飯麴更用木香一兩同醞不得犯水十日熟味極甘滑 此宣和化成殿方

雪花酒

羊精膂肉一斤去筋膜溫水浸洗批作薄片用極好
酒一升煮令肉爛細切研成膏別用羊筒髓三兩腎
窠脂一兩於銀鍋內鎔作油去滓卻入先研肉膏內
并研令勻又入龍腦少許拌和傾入甆甌內候冷每
用時取出切作薄片入酒盃中以温酒浸飲之龍腦
候極溫方入如無腦入木香少許亦佳二味各入少
許尤佳

二酒宜爲旨甘之奉

荼蘼酒

好酒一斗用木香一塊以酒一盃於砂盆內約磨下
半錢許用細絹濾入瓶密封包臨飲取荼蘼百英浮
沉酒面人不能辨查花和露紅小者取十箇去枝葉
用生紗袋盛掛於瓶口近酒面一寸許密封瓶口三
兩日可飲或以湯柑皮旋滴汁數點於酒琖內亦佳
此酒色香味三絕宜奉老人清興酴醾本酒名也
世所開花元以其顏色似之故取其名唐書百官
志良醞署令供酴醾酒今人或取花以爲枕囊故
黃山谷詩云名字因壺酒風流付枕幃

香炭

以精石炭屑之生葵葉雜搗爲餅錢大暴乾焚香雖
致冷濕地火亦不滅石炭相郡煤子最佳餘處者性
急動之則火滅不得已清泉者次之長泉者又爲下
一法杉炭末五兩胡粉黃丹各一兩合擣爲細末
著糯米膠和勻作餅子候乾火內燒通紅以紙灰
埋香爐中焚香經夕不滅不消

降眞香

虛堂清夜宴坐焚之降眞香一斤沉香四兩龍腦一

分蜜和之
茅香時燒少許亦佳本草云可入印香中合香附
子末用

四品奇香

雪梅香　丁香一分沉檀半脛炭篩研半兩來捻取
些兒爐口爇人人道是雪中梅
江梅香　人人盡道是江梅半兩丁香一分茴更用
藿零俱半兩麝香少許是良媒
百花香　一兩甘松二兩芎麝香少許蜜和同圓如

彈子安爐上恰似百花凝曉風

長春香　二兩箋香三兩檀麝香腦子一錢寬華堂

靜處爐煙起濤韻長春賽蕙蘭

御愛四和香

沉香　檀香　降眞　箋香　茅香

海螵蛸各一兩重　麝香二錢重　樟腦一錢半重

龍骨半兩　蜜

右諸香剉碎蜜和勻後用龍骨麝腦碾細和入新瓦瓶內封閉勿令氣出經三日方傾出限三日過

過四更時分當天取露氣天明便收陰乾如此三次研爲末用蜜些子黃蠟調作餅子用甆器收過燒時用水一盞傍香爐邊方燒香

香方甚多獨此方用龍骨鎖住其烟不散所以爲妙

試茶

採嫩芽先沸湯乃投芽煮變色挹取握去水小焙中焙欲乾鎗內略炒使香磨碾皆可坐圃臨泉旋擷旋烹芳新不類常品

香茶

上春嫩茶芽每五百錢重以菉豆一升去殼蒸焙山藥十兩一處細磨別以腦麝各半錢重入盆同研約二千杵納罐內密封窨三日後可以烹點愈久香味愈佳

栢湯方

採嫩栢葉線繫垂挂一大甕中紙糊其口經月取如未甚乾更閉之至乾取爲末如嫩草色不用甕只密室中亦可但不及甕中者靑翠若見風則黃矣此湯可以代茶夜話飲之尤醒睡飲茶多則傷人氣耗精害脾胃栢湯甚有益如太苦則加少山芋尤佳外臺秘要有代茶新飲然作藥味不若栢湯隱居道話尤助幽尙

三妙湯

地黃枸杞實各取汁一升蜜半升銀器中同煎如稀餳每服一大匙湯調酒調皆可實氣養血久服彌益人

乾荔枝湯

蔗糖一斤毬糖亦好 大烏梅灣者二兩湯浸時復換水澄去酸汁不去核焙
乾 桂去皮為末 生薑二兩薄切作片焙乾
右先將烏梅生薑為細末入在沙糖內與桂末拌
和勻再取麄隔過如茶點喫欲作膏子喫烏梅用
去核餘事如上法不焙桂作小片為末薑切片不
焙用水三碗煎至二碗湯調服暑熱心煩井水調
服 葉龍圖傳暑月可常合服之

清韻湯

縮砂仁三兩 石菖蒲一兩半 甘草一兩

右末入鹽點服

橙湯

橙子核乾山藥一兩 甘草二兩 鹽四兩炒 白梅四兩搥碎去仁
十个
右先用橙子山藥白梅甘草一處研細捏作餅子
焙乾為末入檀香半兩尤佳

桂花湯

黃桂花弍斤揀淨去青柄研細以瓷器盛貯覆合略蒸花 乾薑一兩
甘草一兩略炒

右末和勻量炒鹽盛貯莫令漏氣如常點服

醍醐湯

神曲二兩 鹽十兩炒 官桂二兩 甘草七兩 烏梅八兩洗拍碎
乾薑二兩煨
右先用五味焙干為末後入炒鹽和勻作一處新
磁罐收

洞庭湯

眞橘皮四兩不去白去蒂擘作小錢大冷水浸一宿曬乾 生薑四兩淨洗擦
右將薑與橘皮同淹一宿曬乾焙乾入甘草一兩

三錢炙黃好白鹽梅二十箇去核以白麪拍作片
子無油銚內焙乾入炒白鹽一兩半同一處為末
沸湯點用

木瓜湯

生薑四兩取汁 木瓜十兩 白鹽五兩 甘草五兩 紫蘇十兩
右炒薑鹽拌和蘇瓜甘草三日取出曬乾為末沸
湯點服手足酸服之妙又一方加縮砂山藥炒為
末消食化氣壯脾

韻梅湯

半黃梅百箇搥去仁　青椒四兩揀淨秤　薑一斤去皮研

甘草四兩炙為末　鹽半斤

右件安淨鉢內一處拌勻烈日曬半月以色變稍紫為度更約度稀稠得所為佳須用曬半月日安淨瓶內點用以上諸方皆得之秘傳宜供湯藥之用

熟水

稻葉穀葉楮葉橘葉樟葉皆可採陰乾紙囊懸之用時火炙使香湯沃㨶其口良久

前朝翰林院定熟水以紫蘇為上沉香次之麥門冬又次之蘇能下胷膈滯氣功效至大炙蘇須隔竹紙不得翻候香以湯先泡一次傾卻再泡用大能分氣極佳

晨朝補養藥糜法

地黃粥

切地黃二合候湯沸與米同下鎗先取酥二合蜜一合同炒令香熟別貯之候粥欲熟乃下同煮取熟

胡麻粥

烏油麻去皮蒸一炊曝乾更炒令香熟每用白秔米一升胡麻半升如常煮粥法為之臨熟加糖蜜任意極香甘胡麻多治之臨時取用

乳粥

牛羊乳皆可先淅細秔米令精細控令極乾乃煎乳令沸一依用水法乃投米煮之候熟即挹置碗中每碗下真酥半兩置粥上令自鎔如油遍覆粥上食時旋攪美無比

山芋粥薯蕷生於山者名山藥一名山芋

山芋山生者佳園種者無味取去皮細石上磨如糊

每碗粥用山芋一合以酥二合蜜一合同炒令凝以匙揉碎粥欲熟投攪令勻乃出

栗粥

小栗去殼切如米粒每秔米一升栗肉二合同米煮更無他法

百合粥

生百合一升切蜜一兩同水窨熟投欲熟粥中每盌用三合

麋角粥

新麋角一具寸截流水内浸三日刷腥穢以河水入
砂瓶或銀瓶内以桑葉塞瓶口勿令漏氣炭火猛煮
時時看候如湯耗旋益熱湯一日許其角爛似熟山
芋掐得酥軟卽止未軟更煮愼勿漏氣漏氣則難熟
取暴乾爲粉其汁澄濾候清冷以綿濾作膠片盛
風中吹乾麋角膠別入藥每粥一盌入麋角粉五錢
鹽一匙同攪溫服

枸杞子粥

枸杞子生研捩取汁每一盌粥可用汁一盞加少熟

蜜同煮

馬眼粥

新黑豆一斗淨淘入大釜中如常用水煮令熟撈去
汁再入釜以熟麻油浸之豆上油深四指密蓋之慢
火煮直候露出豆卽以匙拌轉更煮直令泣盡油卽
住每粥一釜可下熟豆三五盌欲熟入拌勻食之

又法

白米二升別煮令熟大顆黑豆一升先以薄灰汁煮
豆令熟漉出豆卻以清水燒沸依前入豆再煮透出

卻以沙糖六兩用水兩盌化濾過入鹽二兩醬三兩
只用水取醬汁同煮熟桃仁杏仁皆可爲粥生去皮
尖略炒令香細研水絞取濃汁隨意入粥中煮臨時
加酥蜜亦可金罌尤煎亦可作粥一如用糖法

諸山蔬可作粥者皆只如菜粥法

禮記內則言子事父母婦事舅姑進盥授巾之後
問所欲而敬進之以饘酏爲先饘厚粥酏薄粥也
故此編詳述懷山錄中諸藥糜法陸放翁云平旦
粥後就枕粥在腹中暖而宜睡天下第一樂也

紫不託法

新黑豆煮取濃汁搜麪作湯餅極甘美能去麪毒令
不熱熱服丹石人尤宜食此雜蕈菜爲羹妙
沈存中云麪治壅熱益氣力但不可多食致令憒
悶料理有法節而食之餺飥蒸餅及餻索餅起麪
等法在食經中此法用黑豆汁搜麪則無毒矣

造山藥麪法

取山藥去皮薄切日中暴乾捌筭中按爲粉下篩如
常麪食之加酥蜜爲渻麪尤補益氣力長肌肉久服

輕身耳目聰明不饑延年

造乾地黃法

九月末掘取肥大者去鬚熟蒸微暴乾又蒸暴乾食之如蜜可停

芭蕉脯

蕉根有兩種一種粘者爲糯蕉可食取作手大片灰汁煮令熟去灰汁又以清水煮易水令灰味盡取壓乾乃以鹽醬蕪荑椒乾薑熟油胡椒等雜物研浥一兩宿出焙略搥令軟食之全類肥肉之味

牛蒡脯

十月以後取根洗乾去皮切成片少煮勿太爛硬者卽熟煮並搥令軟下雜料物如芭蕉脯法浥焙取乾

筍脯一如牛蒡脯法

蓮房脯

取嫩蓮房去蒂又去皮留中間絡入灰煮浥一如芭蕉法焙乾以石壓令匾作片收之

薝蔔鮓

薝蔔花卽梔子也採嫩花釀作鮓極香美

白樂天方齋劉禹錫饋以菊苗虀蘆菔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自醒酒

乾蕨菜

採嫩蕨菜蒸熟以乾灰伴之同爆極乾濯去灰又爆乾收之臨食湯浸令軟味如合蕈

石芥辛菜

此二物極辛爲菹大佳

苦益菜

苦益菜青蘘苦麻皆可作羹

苦麻卽今俗謂之胡麻者葉作羹大甘滑其苗名青蘘

松蘂

去赤皮取嫩白者蜜漬之略燒令蜜熟勿太熟極香脆

白芷

鹽漬糟藏皆可食

防風芽

防風芽如臙脂色天門冬芽如馬椿芹菜苕芽又有蘼蕪枸杞芽菊芽荇菜水藻牛膝芽地黃嫩葉皆如

常菜治之
東坡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况藥菜之佳乎

水苔

立春前採嫩者淘淨令極淨其間多沙石蝶蟲取得壓乾只入鹽油完椒切碓白同入瓶中釀爲酸醋浸食之甚佳又可油炒加鹽醬亦善

瓜虀

生甜瓜揀取未熟者每十斤隨瓣切開去穰不用就

百沸湯綽過以鹽五兩勻擦醃轉豆豉末半升釅醋升半麪醬斤半馬芹川椒乾薑陳皮甘草茴香各半兩蒔蘿二兩並爲細末同瓜一處拌勻入甕缸內淹壓於冷處頓之經半月後則熟瓜色明透絕類琥珀味甚香美

菜虀

大菘菜叢採十字劈裂萊菔取緊小者破作兩畔同向日中曬去水脚二件薄切作方片如錢眼子大入淨罐中以馬芹茴香雜酒醋水等令得所調淨鹽澆之隨手舉罐撼觸五十七次密蓋罐口置竈上温處仍日一次如前法撼觸三日後可供菜色青白間錯鮮潔可愛

藕虀

嫩藕梢隨意切作方塊如骰子大就蝌眼湯內快手綽上取牽牛花揉汁淹染片時投冷熟水中滌過控乾以馬芹鹽花泡湯入少醋加蜜作虀澄冷澆供之

豆虀

先取濕沙納甕器中以綠豆勻撒其上如種蓺法深

桶覆藏室中勿令見風日一次掬水洒透俟其苗長可尺許摘取蝌眼湯綽過以料虀供之赤豆亦可種然不如綠豆之佳

薺羹 俗謂薺爲東風菜方言訛而爲公爹菜謂可以奉公爹也

東坡與徐十三書云今日食薺極美天然之珍雖不甘於五味而有味外之美其法取薺一二升許淨擇入淘了米三合冷水三升生薑十去皮搥兩指大同入釜中澆生油一蜆殼當於羹面上不得觸觸則生油氣不可食不得入鹽醋君若知此味則陸海八珍

皆可厭也天生此物以爲幽人山居之祿輒以奉膳
不可忽也羹以物覆則易熟而羹極爛乃佳也
本草薺和肝氣明目凡人夜則血歸於肝爲宿血
之臟過三更不睡則朝旦面色黄燥意思荒浪以
血不得歸故也若肝氣和則血脉流通津液暢潤
東坡嘗有詩云時遶麥田求野薺强爲僧舍煑山
羹陸放翁亦有詩云小著鹽醯助滋味微加薑桂
助精神風爐歙鉢窮家活妙訣何曾肯授人

筍鱖

東坡回錢穆父書云竹萌蒙佳貺取筍簟菰心與鱖
魚相和清水煑熟用薑蘆菔自然汁及酒三物等入
少鹽漸漸欵酒之過熟可食不敢獨味此請依法作
與老嫂共之

老人有性喜茹素不忍害物者菽水之奉在嘉蔬
藥菜料理如法殊益於人杞菊芎朮等苗嫩時採
食之或羹或虀或炒或𦤣悉用土蘇鹹豉汁加鹽
下飲甚良蔓菁作虀最妙不斷五辛者春秋嫩韭
四時採薤甚益緣豆紫蘇烏麻須宜貯俱能下氣

其餘豉醬之徒食所不可少皆須貯蓄肉食亦不
害物但以錢買猶愈於殺第一戒愼勿殺若肉須
新鮮似有氣息則不宜食爛臟損氣切須愼之戒
之

種植

庭檻園林間種植可愛翫之物加世間花果人家自
有此不悉載今抄東坡一書誠齋一詩于左

東坡與程全父書

白鶴峯新居成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

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碪稍大不傷
根者

柑　橘　柚　荔枝　楊梅　松　柏　含笑

梔子

謾寫此數品不必皆有仍告書記其東西誠齋三

三徑詩

東園新開九徑

江梅　海棠　桃　李　橘　杏　紅梅

碧桃　芙蓉

九種花木各植一徑命曰三三徑其詩云三三徑初
開是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奄有三三徑
一徑花開一徑行

歐陽公示謝道人種花詩云
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
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西園胡一大卅喜種花卉以窺造化生育之妙喜飲
醇酎以寓經綸燮理之方

芸香

古人藏書謂之芸香是也採置書帙中即去蠹置席
下去蚤虱栽園庭間香聞數十步極可愛葉類豌豆
作小藂生秋間葉上微白如粉江南人謂之七里香
江南極多大率香草多只是花過則已縱有葉香者
須採擷嗅之方香此草遠在數十步外此間已香自
春至秋不歇絕可翫也

茅香

閑地種之可洗手終日香一年數次刈閑屋中時時
燒少許亦佳

本草云苗葉可煮作浴湯令人身香同藁本尤佳
仍入印香中合香附子用

枸杞

揀好地熟斸加糞訖然後逐畦長開壠深七八寸令
寬乃取枸杞連莖剉長四寸許以草為索慢束如羹
椀大於壠中立種之每束相去一尺下束訖別調爛
牛糞稀如麪糊灌束子上令滿減則更灌然後以肥
土壅之滿訖土上更加熟牛糞然後灌水不久即生
化如剪韭法從一頭起首割之得半畝料理如法可

供數人其割時與地面平高留則無葉深剪則傷根
割仍避熱及雨中但早朝為佳

又法但作束子掘坑方一尺深於束子三寸即下
束子訖著好糞滿坑填之以水沃糞下即更著糞
填以不減為度令糞蓋束子一二寸即得生後極
肥嫩數數鋤壅每月一加糞尤佳

又法但畦中種子如種菜法土糞下水當年疎瘦
二年以後悉肥勿令長苗即不堪食如食不盡即
剪作乾菜以備冬中常使如此從春及秋其苗不

絕取甘州者爲眞葉厚大者是有刺葉小者是白
棘不堪服食
又法枸杞子於水盆內挼令散訖暴乾斸地作畦
畦中去卻五六寸土勿作壟縛草稕作稕似臂長
短卽以泥塗稕令徧以安壟中卽以子布泥上一
面令稀稠得所乃以細土蓋之令徧又以爛牛糞
蓋上令徧又布土一重令與畦平待苗出時時澆
灌及堪採卽如剪韭法更不要煮鍊每種用二月
初一每年但五度剪不可過也凡枸杞生西河郡

谷中及甘州者其味過於蒲萄今蘭州西去鄰城
靈州九原並大根莖尤大

甘菊

移根最佳若少時折取苗乘雨濕種更活一年之後
落徧地長服卻老冬中收子剪如韭法
陸龜蒙杞菊賦云惟杞與菊偕寒互綠或穎或苕
煙披雨沐我衣敗綈我飯脫粟羞慚齒牙苟且粱
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
予何其如予何東坡云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

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食不已余守膠西
與通守劉君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
作後杞菊賦云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貧何
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
肉而黑瘦何侯方丈庾郎三韭較豐約於夢寐卒
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爲粱以菊爲糗春食苗夏
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尙庶幾乎河西南陽之
壽張南軒賦云張子爲江陵之數月時方仲春草
木敷榮經行郡圃意有所欣爰命採掇付之庖人

汲淸泉以細烹屏五味而不親甘脆可口蔚其芬
馨蓋日爲之加飯而他物不足以前陳又云天壤
之間孰爲正味厚或腊毒淡乃其至猩脣豹胎徒
取詭異山鮮海錯紛糾莫計苟滋味之或偏在臟
腑而成贅惟杞與菊微勁不苦滑甘靡滯非若它
蔬善嘔走水既瞭目而安神復沃煩而滌穢橋南
陽於西河又頹齡之可制隨寓必有約居足恃雪
消壤肥其茸葳蕤與子婆娑薄言掇之古銚瓦盆
啜汁咀虀高論唐虞詠歌書詩嗟乎微斯物孰同

先生之歸於是相屬而歌殆日晏以忘饑

地黃

十二月耕地至正月可止三四遍細爬訖然後作溝溝闊一尺兩溝作一畦畦闊四尺其畦微高而平硬甚不受雨水苗未生間得水即爛畦中又撥作溝溝深三寸取地黃切長二寸種於溝內訖即以熟土蓋之其上厚三寸以上每種一畝用根五十斤蓋土訖即取經冬爛草覆之候牙稍出以火燒其草令燒去其苗再生葉肥茂根益壯自春至秋凡五六耘不得

鋤八月堪採根至冬尤佳若不採其根太盛春二月當宜出之若秋採訖至春不復更種其生者猶得三四年但採訖比之明年耨耘而已參驗古法此為最良按本草二月八月採殊未窮物性也八月殘葉猶在葉中精氣未盡歸根二月新苗已生根中精氣已滋不如冬月採殊妙又與蒸暴相宜古人云二月八月非為種者將為野生當須見苗矣欲食葉但露散後摘取傍葉勿損中心正葉甚益人勝諸菜

東坡詩云地黃飼老馬可使光鑒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白樂天採地黃詩淩晨荷插去薄暮不盈筐攜來朱家門賣與白面郎與君啖肥馬可使照地光願易馬殘粟救此苦饑腸我衰正伏櫪垂耳氣不振移栽附沃壤本草古稱地黃宜黃土今不然大宜肥壤虛地則根大而多汁蕃茂爭新春沉水得穉根言以水沉而試之也日華子云浮者名天黃半浮半沉者名人黃沉者名地黃其沉者佳也重湯養陳薪於鼎釜水中更以器盛水而蒸謂之重湯投以東阿淸阿膠出東阿其用皮有老少則膠有淸濁和以北海醇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山薑朮名古方用朮融為寒食餳寒食日研杏仁為酪以煑麥粥以餳沃之嚥作瑞露珍丹田自宿火渴肺還生津願餉內熱子一洗胸中塵

五加

取根深掘肥地二尺埋一根令沒得根甚易活苗生從一頭剪取每剪訖鋤土壅之

五加蓋天有五車之星精也金應五行人應五德位應五方物應五車青精入莖有東方之液白氣入節有西方之津赤氣入華有南方之光玄精入根有北方之粕黃煙入皮有戊己之靈五神鎮主相轉育成用之者真仙服之者反嬰久服輕身耐老明目下氣補中益精堅筋骨強志意五葉者良

葉可作蔬菜食五月七月採莖十月採根陰乾張
子聲楊建始王叔才于世彥皆服此酒得壽三百
年有子二十人世世有得服五加酒散而獲延年
者不可勝計或只爲散以代湯茶而餌之驗亦然
也

青蘘 胡麻苗也

取八稜者畦中如菜法種之生苗爲菜食秋間依此
法種之甚滑美

百合

上好肥地加糞熟斸訖春中取根大劈取瓣於畦中
如種蒜法五寸一瓣種之直作行又加糞灌水苗出
卽鋤四邊令絕無草春後看稀稠得所處更別移亦
得畦中乾卽灌水三年後其大如拳然後取食之又
取子種亦得或一年以後二年以來始生甚遲不如
種瓣

黃精

擇取葉參差者是眞取根擘破稀種一年以後極稠
種無得其苗香美可食

肆拾叁 册 95½版
31 B

苜蓿

擇肥地斸令熟作壠種之極益人還須從一頭剪每
剪加糞鉏土擁之

合歡 萱草也

移根畦中稀種一年自稠春剪苗食如枸杞秋夏不
堪食

牛蒡

取子畦中種種時乘雨卽生若有水不候雨也地須
加糞灼然後肥旱則沃水剪如上法菜中之尤益者

但多種食苗及根莖益於人

蓮子

八九月取堅黑子瓦上磨尖頭直令皮薄取墐土作
熟泥封如三指大長使帶頭兼重令磨須尖泥欲種
時擲至池中重頭向下自能周正薄皮上易生數日
卽出不磨者卒不可生

藕

春初掘取藕三節無損處種入深泥令到硬土穀雨
前種當年有花

耦可作粉其法取麄耦不限多少淨洗截斷浸三宿數換水看灼然潔淨然後漉出碓中碎擣以新布絞取汁重擣取汁盡爲度又以密布濾去麄惡物澄去清水如稠難澄以水攪之然後澄看水清即寫去一如造米粉法

雞頭

雞頭取新熟者去皮熟擣實如上法

菱角粉去皮如上法

薑粉以生薑爛研淚汁如上法以和羹

葛粉去皮如上法開胃止煩熱

茯苓粉剉如彈子以水浸去赤汁如上法

松栢粉春採嫩葉如上法須垂露採爲之經宿則無粉如嫩草鬱鬱可愛

脫果

木生之果八月間以牛羊滓和上包其鶴膝處（被端幹相樓黃緻處）如大杯以紙裹蠟殺之麻繞令密緻重則以杖柱之任其發花結實明年夏秋間試發一包視之其根生則斷其本埋土中其花實皆晏然不動一如巨木所結子在蕭山縣見山寺中橘木止高一二尺實皆如拳大蓋用此術也大木亦可爲之嘗見人家有老林檎木根已蠹朽圃人乃去木本三二尺許如上法以土包之一年後土中生根乃截去近根處三尺許包入地後遂爲完木

凡種果木須望前種實多望後種實少

百部

山地種之如百合法多種爲佳取根搾汁灑衣令不生虱仍潔白如用皂角也

右自杞菊以次爲粥爲蔬爲脯爲粉須自種植充饌足用百部之種亦可爲澣濯之供

菖蒲石

怪石奇峰以沙石器種之旦暮易水則茂水濁及有泥滓則萎一寸九節者服之可以烏髭輕身延年夜架燈間置一兩盆可以收煙不薰人眼東坡詩云碧玉椀盛紅瑪瑙青盆水養石菖蒲曾茶山詩云窗明几淨室空虛盡道幽人一事無莫道幽人無一事汲泉承露養菖蒲文石清漪斯几案間良玩也

相鶴

相鶴不必如鶴經所說但取其標格立瘦唳聲清徹者爲勝凡老鶴所生則氣韻清古三年頂赤則能唳細論其法頸欲細而長身欲人立而不欲足欲瘦而節欲高頸肥則類鴈身橫則類鶖脛粗韻俗則類鸛聲濁體肥則類鵝皆下材也爲雛食魚稻甚多老則食穀漸少甚老則不食惟華亭縣鶴窠村所出者爲得地他處雖時有佳者凡格也養處須有廣水茂木風月清曠之地嘗食生物則格韻高野畜之籠樊飼以

熟熟則多肥濁而精彩羽毛日漸摧藏類乎雞矣

養龜

龜者壽物養庭檻中可以愛翫愈於觀他物尤宜畜山龜俗謂之攝龜者腹下殼能開合此龜啖蛇蛇甚畏之庭檻中養此龜則蛇不復至以至園圃中多畜之大能辟蛇兼此龜不賴水陸地畜之不失其性予在隨州時寓法雲寺之後有竹園常苦多蛇寺僧乃畜龜于園中自爾不復有蛇相鶴養龜二事皆懷山錄所述

收畫

子弟過好圖畫極宜收拾在前士大夫家有耕莘築巖釣渭浴沂荀陳德星李郭仙舟蜀先主訪草廬王羲之會蘭亭陶淵明歸去來韓昌黎盤谷序晉廬山十八賢唐瀛洲十八學士香山九老洛陽耆英古今事實皆繪爲圖可以供老人閑玩共賓友高談人物山水花木翎毛各有評品吟詠亦以廣後生見聞梅蘭竹石尤爲雅致瑤池壽鄉圖慶壽近年有壽域圖備列歷代聖賢神仙耆壽者丹青粧點尤爲奇玩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擢進士工草隸善畫名

盛於開元天寶間當時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平水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別墅在輞川地奇勝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相酬爲樂東坡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秦太虛云余爲汝南得疾臥直舍高仲符攜輞川圖示余曰閱此可以療疾余本江海人得圖甚喜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絕茱萸沜躡槐陌窺鹿柴返

於南北坨航欲洲戕柳浪遲奕家瀬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棊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䕃縶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

龍眠居士李公麟字伯時能行草書善畫尤工人物人以比顧陸顧凱之陸探微晚年致仕歸老肆意於泉石間作龍眠山莊圖為世所寶韓子蒼題太乙真人蓮葉圖云太乙真人蓮葉舟脫巾露髮寒颼颼輕風為帆浪為檝臥看玉宇浮中流中流蕩漾翠

綃舞澹如龍驤萬斛舉不是峰頭十丈花世間那得葉如許龍眠畫手老入神尺素幻出真天人恍然坐我水仙府蒼煙萬頃波粼粼玉堂學士今劉向禁直岩嶤九天上不須對此融心神會植青藜夜相訪觀畫之趣一一可參

置琴

朱文公琴贊云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慾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欲與子鉤其深歐陽公云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而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則疾之忘也宜哉奉親者能琴時為親庭鼓一二操亦足以娛悅其意和平其心

琴師六言云擘托抹挑打摘先後輕重疾徐最是一般妙處更要其人讀書斯亦子弟藏修息游之一益云

延方士

湖州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公見其風骨秀偉蹵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圖氏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曰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為壽如何公曰飲器中鍾鼎為大屈卮螺杯次之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為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

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回公與至卯舉杯常命東
老鼓琴回浩歌以和之又嘗圍碁以相娛止奕數子
輒拂去笑曰秪恐碁終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
飲數斗無酒色東老欲有所叩回公曰聞公自能黃
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余每日
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叩長生輕舉之
術回公曰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東老攝
衣起謝有以喻之回公曰此古今所謂第一最上極
則處也欲將達且甕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餘瀝回

公曰久不遊浙中今日為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
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壁間上榴皮畫字題於庵壁
其色微黃而漸加黑其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
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已
而告别東老啟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並行至舍西
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

延名衲

成都一僧誦法華經甚專雖經兵亂卒不能害忽一
山僕至云先生請師誦經引行過溪嶺數重煙嵐中
一山居僕曰先生老病起晚請誦至寶塔品見報欲
一聽之至此果出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聽經罷
入不復出以藤盤竹箸秫飯一盂杞菊數甌無鹽酪
美若甘露得襯錢一環僕送出路口問曰先生何姓
曰姓孫問何名僕於僧掌中書思邈二字僧伏駭僕
遽失之三日山中尋求竟迷舊路歸視襯貨乃金錢
一百文也由茲一飯身輕無疾天禧中僧一百五十
歲矣後隱不見

欲延方士談眞誥時約名緇聽梵書一士共談必
說妙法眞有所遇豈不樂哉

肅容

朱文公晚年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滎陽呂公嘗言京
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
或不能然其指深矣某叨恩致事前此蒙賓客下訪
初亦未敢援此遽以老人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
動作遂以野服從事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
自不為簡所便者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且
使窮鄉下邑復見京都舊俗之美亦補助風教之一

端也又云衰病之餘不堪拜跪親舊相訪亦望察此非應受者並告權免庶幾還荅不至闕禮

羅鶴林云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爲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記事

周益公云蘇子容聞人引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卽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

司馬公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常致座間苟有可取隨手抄錄或對客卽書率以爲常其字皆眞謹劉元城見時已有三十餘册

曾祖南谷文靖公叔祖樸庵提刑皆有日記樸庵所記名長生歷有序云司馬溫公日記凡十年作一袠一日之事無論善惡必載焉限以十年所以推一期進德與否也夫子三十而立自是十年則有加於前矣至從心之時蓋涉歷四十年聖人所以密推熟察以自驗其道藝所造功力所成者至矣夫甲乙周而時已久矣時愈久而行愈進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溫公之袠蓋其原亦出於此歟(長生歷亦十年爲一袠)

二老相訪

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祕書監退休爲廬陵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鬬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卻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爲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如何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酬寇也誠

齋家嗣東山先生伯子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盖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攜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褰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穎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在塵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盃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若奴來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塗回直到荒林意盛哉蘺菊莅時披宿霧木犀香裛絕纖埃錦心繡口垂金薤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得出巢來共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

二老相訪倡研酬麗四詩可觀放翁詩云老人無一事有興即吟詩唱者和者皆須興到也

諸書

邵康節詩云花木四時分景致經書萬卷號生涯有人若問閑居處道德坊中第一家歐陽文忠公六一堂記云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藏書十萬卷集錄金石遺文一千卷以吾一翁老於此五者之間是為六一陸放翁書巢記云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吾室之內或栖于櫝或陳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未嘗不與書俱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至不得行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二公盡儲書以自佚其老者也丁度之祖顗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如學者為吾子孫度力學有守登服勤嗣學科仕至參政曾子固平生嗜書家藏至二萬餘卷手自讎對白首不倦此儲書以遺其子孫者也孟子有賢父兄之言惟以書教子弟者而後為賢晉人有佳子弟之目惟從父兄之教而知書者而後為佳

唐杜荀鶴詩云欺春只愛和醅酒諱老看猶夾註書放翁詩云燈前目力依然在且盡山房萬卷書歐公詩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家仲本云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又云人家教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須積德以澆灌之子弟儲書正以備侍旁檢閱陳后山左右圖書日以討論為務其志專欲以文章名後世夜與諸生會宿忽思一事必明燭繙閱得之乃已或以為可待且者后山曰不然人情樂因循一放過則不復

省矣故其學甚博而精尤好經術非如唐之諸子
作詩之外他無所知魏衍昌世亦彭城人從后山
學年五十餘見異書猶手自抄寫藏書數千卷云

壽親養老新書卷之三

壽親養老新書卷之四

敬直老人鄒　鉉編次

玉　牕　黃應紫點校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經史傳記述孝子順孫善言懿行聯篇累牘不勝其紀今略舉數十條以激發夫人孝愛之心必有目之心之而興起者

文公家禮曰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具冠帶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父母舅姑起子供湯藥婦具晨羞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

按內則曰子事父母婦事舅姑雞初鳴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怡悅也苛瘡也抑按也搔摩也溫公曰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問侍者夜來安否何如侍者曰安乃退其或不安節則侍者以告此即禮之晨省也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先後隨時便也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槃承盥水者巾以拭手問所欲而敬進之所欲如下文饘酏之類柔色以溫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也饘酏粥也稠者爲饘稀者爲酏酒醴厚者爲酒薄者爲醴芼羹魚肉爲羹芼之以菜菽麥蕡稻黍粱秫菽大豆也蕡麻也稻黍粱秫皆米也唯所欲隨所愛棗栗飴蜜以甘之飴餳也四者味皆甘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堇與荁相類枌與榆相類四物新者曰免乾者曰薧滫溲也瀡滑也數者性皆滑脂膏以膏之脂膏亦類也角者曰脂無角曰膏二者皆肥而澤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尊長舉箸子婦乃各退就食溫公曰藥物乃關身之切務人子當親自檢數調煮供進不可但委婢僕脫若有誤即其禍不測晨羞俗謂點心易曰在中饋詩曰惟酒食是議凡烹調飲膳婦人之職也近年婦女驕倨皆不肯入庖廚今縱不親執刀匕亦當檢校監視務令精潔劉氏曰問其

意之所欲食者則敬順其心以進之和柔其色以溫之芬芳其意以奉之庶其親喜而不厭也孝子之事其親必養其志常使歡欣樂其子之能養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定安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如何溫公曰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丈夫唱喏婦人道安置此即禮之昏定也

老萊子少以孝行養親年七十父母俱存著五色斑斕之衣爲嬰兒戲於親側言不稱老爲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臥地而嬰兒啼或弄鶵於親側欲親之喜身老壽而雙親具慶亘古今鮮儷者也

手 . 之 册 9½ 版
32 B

東漢黃香事父竭力致養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
席晉王延事親色養夏則以扇枕席冬則以身溫
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二人之孝
行甚則類也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
持杖從後長文尚少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
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
時奏眞人東行兩家父子仁聚之樂至矣哉陳寔字仲弓爲太長荀淑舉方正補朗陵侯相紀字元方寔長子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每

宰府辟召羔鴈成群世號三君諶字季方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專居西豪里縣令日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爲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朱文公聚星亭畫屏贊云猗歟陳子神嶽鍾英文
淵懿範道廣心平願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
荀季和氏迪峯對起麗澤潛滋愛而不見有黯其
思蕩言造之傾無僕役獨呼二兒駕予以出青絪
黃犢布幰柴車策紀前御杖諶後趨所造伊何高
陽之里維時荀君開至而喜顧謂汝靖往應於門
七龍矯矯布席開尊靖肅而前翁拜其辱何慢斯

晨得見請穆命爽行觴旅觶次陳獻酬交錯禮度
情親誠笑載言罔非德義益遒乃歆以輔斯世髦
髦兩稚亦置膝前源深本固莫出匪賢梁臺回極
于以占天猶曰茲野德星萃焉高山景行好德所
同課忠責孝獨鮮余衷
有客詣陳太丘談鋒甚敏太丘乃令元方季方炊
飯太問炊何遲留元方長跪曰君與客語乃具竊
聽炊忘著箄今皆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否二
子長跪俱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成糜自可
何必飯邪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丞相見長豫輒
喜敬豫輒嗔長豫與丞相語常以謹密爲端觀其
親之喜溫則其子之爲人可知矣悅字長豫導長子恬字敬豫導次子丞相導也
王羲之牽諸子抱弱孫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
前羲之生七子羲之又有長凝之字子直第二子徽之字子猷最幼子獻之字子敬孫禎之徽之
後周李遷哲除直州刺史其本州也男女六十九人

絳漢十餘里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漢陸賈五男常乘安車四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約其子曰過汝汝給人馬酒食其往來擊鮮之樂未得如遷哲之子孫衆

唐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不盡辨頷之而已此亦可以爲戚也（子儀中書令二十四考壽八十五）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

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容與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公綽公權公諒兄弟三人公器公度其從兄弟也公綽一子四孫子仲郢孫璞珪璧玭公權字誠懸子仲憲孫玭字直清）公綽子仲郢事公權如事公綽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爲京兆尹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公綽妻韓氏相國體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爲縉紳家楷範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常端坐拱手出內齋亦肅容束帶三爲大鎮廐無良馬衣不薰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事事皆可法也

柳玭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

旦櫛縰笄拜於階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甯一日疾病長幼咸聚宣言無以報新婦有子有孫皆得以新婦孝敬則崔之門安得不昌乎（崔山南昆弟唐世系傳陵第二房崔邠八子世比荀氏八龍琯字從律爲山南西道節度）

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壽百餘歲穢城有人年一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飲曾孫婦乳（見南史梁須蕭卯傳）

東漢姜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

夫婦常力作供饋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
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子婦
同心竭力以致其養不易得也
節孝徐先生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
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卽奔走閭市若有所亡人或
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或致甘毳誠不
至禮不腆弗受也所奉饌皆手自調味太夫人飲
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爲兒嬉或謳歌以說之
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

不快也
先生名積字仲車字兒童不爲嬉戲寡言笑莊
毅如成人事母太夫人篤孝朝夕冠帶問起居
一日幞頭晨省外氏諸婦大笑之翌日復如是
笑不已被笑旬日彌恪自是至老不廢童蒙訓
云先生因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
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
晨夕具公裳揖其母先生應舉貢禮部不忍一
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中進士第同

牓第一人許安世率同年數十人拜太夫人於
堂上仍以百千爲太夫人壽數往返先生終拒
之先生年過壯未娶或勉之答曰娶非其人必
爲母病予非敢忘嗣固有待也初從安定胡先
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精
思六經而喜爲文詞老而不衰政和六年謚節
孝處士
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
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

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候之無
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
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張魏公作都
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
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況能舍
母而與公軍事邪魏公太息而許之
程明道先生曰事親者不可以不知醫
陸放翁曰先公守南都時有直秘閣張山者開封人
判留司御史臺事年八十餘矣視聽步履飲食悉

如少壯或問何術至此曰吾無他術但頃嘗遇異人授一藥服之數十年未嘗一日輟耳其法用香附子薑黃甘草三物同末之沸湯點晨起空心服三四錢名降氣湯以為人所以多疾病者多由氣不降故下虛而上實此藥能導之使歸下爾鄉人有效之者或返致虛羸蓋香附子薑黃瀉氣太甚而然不知山河以獨能取効如此意其別有它術特託此藥以罔人及渡江見一武官王昇者亦七十餘矣康強無病問何所服藥則與山正同而後

知人之於藥各有所宜不可強也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為中郎（祖訥字士言能清言溫嶠薦為光祿大夫王乂字叔元為平北將軍）

吳隱之事母孝謹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婦人也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隱之遂階清級古人以孝行取人賢明之婦亦知此義

呂侍講希哲言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說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逆也

呂侍講字原明申國正獻公公著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

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外則焦先生千之字伯強化導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
於家長又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
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所不可行
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
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
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為
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吳傾愷每得父書常掃洒几案舒書於上拜跪
讀之每何應諾閱畢再拜得父之書猶拜跪而

讀受父之命其敬佩而行當何如耶

包孝肅拯字希仁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官且十
年人稱其孝

范忠宣純仁字堯夫再調官皆不赴文正公遣之公
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邪雖近不能
朝夕在側遂終養焉

二公以事親為重以仕進為輕可法也

王逢原思歸賦云吾父八十母髮亦素尚爾為吏負
焉退路嗷嗷晨烏其子反哺我豈不如鬱其誰訴

惟秋之氣慘慄感人日與愁思側睇江濱憶為童
子當此凜辰百果始就迭進其珍時則有紫菱長
腰紅芡圓實牛心綠蒂之柿獨包黃膚之栗青芊
連區烏椑五出鴨腳受彩乎微核木瓜鏤丹而成
質青乳之梨頳壺之橘蜂蛹淹醢榠樝漬蜜膳羞
則有鴰鶡野鳩澤梟鳴鶉清江之膏蟹寒水之鮮
鱗冒以紫薑雜以葵首觴浮黃菊俎薦青韭坐溪
山之松篁掃門前之桐柳僮僕不譁圖書左右或
靜默以終日或歡言以對友信吾親之所樂安閒

里其滋久切切余懷欲辭印綬固非效淵明之徧
心恥折腰於五斗

潘岳閑居賦云太夫人在堂覽止足之分無浮雲之
志築室種木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
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
資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
人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席長筵列
子孫柳垂陰車結軌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班
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或一懼而一喜壽觴

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王潘二賦仕宦而志於事親者良可諷味

黃山谷手書云王彸稚川元豐初調官京師寓家鼎州親年九十餘矣尚閣貴人家歌舞醉歸書其旅邸壁間云鴈外無書爲客久蛩邊有夢到家多畫堂玉佩縈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余訪稚川於邸中而和之詩曰五更歸夢常苦短一寸客愁無奈多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身如病鶴

翅翎短心似亂絲頭緒多此曲朱門歌不得湖南湖北竹枝歌王稚川既得官都下有所盼忘歸余戲作林夫人欸乃歌二章與之竹枝歌本出三巴其流在湖湘耳欸乃湖南歌也詩曰花上盈盈人不歸棗下纂纂實已垂臘雪在時聽馬嘶長安城中花片飛從師學道如千里蓋世成功黍一炊日月倚門人不見看盡林烏返哺兒四詩之作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爲親滌虎子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故錫類之意力勸稚川以歸侍云

明道伊川二先生之母夫人侯氏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太中公珦相待如賓客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

伊川曰先夫人侯氏七八歲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卽起詣廚

躬作粥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啟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興夫人於郡圃種紵躬緝績以爲衣時年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

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其家采
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官
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
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
東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
者亦多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歜
之家而主猶績乎母曰王后親織紘綖公侯之夫
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
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

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羅鶴
林大經云觀誠齋夫人乃知古今未嘗無列女未
嘗無賢母

籍溪胡氏宗系記序云吾家自上世以來事親從兄
多以孝悌聞曾祖十四公有二兄雖已異居每事
先必咨長兄次咨仲兄二兄許取而後取二兄許
行而後行曾祖妣余太君感末疾十年不離床席
飲食起居梳沐盥漱便圊皆須人抱負扶掖子孫
婦女左右奉事惟懼不如其意祖妣章太君妣余
氏叔祖妣吳令人更互直侍衣不解帶目不交睫
朝夕匪懈余太君嘗慰勞之曰吾無以報汝等天
當以福汝等吳令人果膺福慶是生文定公登巍
科歷顯任其立朝正色直言無所假借所以納忠
君父之意雖死不忘憲昔侍文定居漳濱十五年
見其躬事二親可謂盡之矣喬由白屋二親安樂
享祿養者二十年皆生受官邑之封此人間所稀
有令人慈母也通詩書達義理愉顏柔色以事之
不足以爲難中大公嚴毅豪勇不可少犯文定所

以事之者未始徇其意每每以正道開說中大久
而益親信之有晚生兒女三人初以爲慮文定視
之如一嫁幼妹與己女裝遣奩具無少異中大臨
終以二荊授文定曰二弟若不才爲汝之羞可嚴
教之文定泣對曰誓不忍撻之其後循循然誘以
學術迪以道義立之婚宦皆克有成立至使一家
烝烝雖婦女兒童咸知恭順之道實由文定躬行
之化所及也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有子曰孝
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後代子孫當務勉行孝弟

以無忝所生庶幾門風益振家聲不墜豈不善哉

胡文定公安國字康侯仕至給事中二弟長安止仕至郡倅次安老仕至知州三子長致堂寅字明仲仲五峯宏字仁仲季寧籍溪憲字原仲仕至祕書省正字西園大壯字季履五峯第三子

元魏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至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堦下椿

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筯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楊播字延慶事元魏孝文帝為平東將軍椿字延壽位至司徒津字羅漢為司空椿津俱事明太后椿嘗戒子孫云吾兄弟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饑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三不忍別食也間汝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又不如吾

一世也又云仕魏以來高祖而下七郡守三十二刺史內外顯仕少比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范忠宣知襄城縣承事伯兄照管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事親從兄仁義之實愛敬之理與生俱生仁之至義之盡也

溫公耆英真率會約

序齒不序官

為具務簡素

朝夕食各不過五味

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

酒巡無筭深淺自斟主人無勸客亦不辭

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

召客共用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或因事分簡者聽會日早赴不待促違約者每事罰

一巨觥
公自序其詩云作眞率會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歲口號成詩用安之前韻（伯康温公之兄君從席汝言安之王尚恭正叔楚建中不疑王謹言）
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鬬雞非我事紵絲髮且相輝
經春無[illegible]連翩醉彼此往來能遂家切莫辭厨十

分酒儘從他笑滿頭花
南陽劉驎之爲相沖長史沖嘗至驎之家驎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宜先詣家君沖詣其父父命乃還拂短褐與沖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勑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也也德星之聚慈明行酒六龍下食宋胡侍講瑗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諸子常侍立左右賓至則供億茶湯侍客不用使令而以子弟禮度嫺雅杜子美詩亦有問荅未及已兒女

羅酒漿之句
橫渠先生曰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唐張士嚴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宋查道字湛然歙州人母病思鱖魚羹方冬苦寒道泣禱于河鑿冰脫巾以取之得鱖尺許以饋母疾尋愈孝感之事無世無之孟

宗得筍之事尤奇陳遺之鐺底飯蔡順之異器椹尤於患難中得力眞西山參政性篤孝爲母吳夫人祈福詞云天下之樂莫如以祿之及親人子之情尤欲其親之難老母疾愈醮謝詞云莫親乎母實爲命以相依蓋高者大惟盡誠而可動願損臣身之筭以延母氏之齡鐺藥之爐未銷饗樂之功己應孝行之簡在帝心若此爲人子者可不敬諸應璩古樂府云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

置辭量腹節所受中叟前置辭室内嫗麄醜下叟
前置辭夜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晦
翁語錄或云俗語夜飯減一口活得九十九先生
曰此出古樂府三叟詩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强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
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此下十數條述老人所以觀頤自養者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右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張延老名共年七十餘步趨拜起健甚自言夙興必

拜數十老人氣血多滯拜則支體屈伸氣血流暢
可終身無手足之疾
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
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
故老而不衰
太醫孫君昉字景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
休笑曰麄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
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
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

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煑茗談上都貴游
人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皆忘其居與余相
望暇則步草逕相尋故作小詩遺家僮歌之以侑
酒茗詩曰太醫診得人間病安樂延年萬事休又
曰無求不著看人面有酒可以留人嬉欲知四休
安樂法聽取山谷老人詩
山谷四印云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君百
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簡擇
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我肱三折得此醫自覺

兩踵生光輝團蒲日靜鳥吟詩鑪薰一炷試觀之
四休四印老少富貧皆同受用
東坡云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
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
有見五世孫者道極嶮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枸
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
道人中往往多有耆壽者陸放翁云青城山上官道
人此人也巢居食松麨年九十矣人有謁之者但
粲然一笑有所情問則託言病聵一語不肯荅予

嘗見之於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爲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瞶矣

放翁又云老葉道人龍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七八平生未嘗有疾居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牖壁使極完固下帷設簾多儲薪炭杜門終日及春乃出對客莊敬不肯多語予每訪之殊無它語

一日默作意欲叩其所得纔入門即引入卧內燒香具道其遇師本末若先知者亦異矣夫

盱江有日峯邱道人號河南子年九十餘皓髮朱顏冬夏一單衣雨雪不張蓋叔祖西巖寺丞招之來泰寧留十餘載攜一道篋繫一小牌子上書詩四句云老遲因性慢無病爲心寬紅杏難禁雨青松耐歲寒常跣足賣卜於市得錢則散與小兒爭拾之黄玉飈與二三友扣問功名皆笑而不言獨指玉飈云子壽高嘗問養生之術但指小牌子上

詩四句眂焉今歷五十餘年信知其言之有味也

太乙眞人七禁文其六曰美飲食養胃氣彭鶴林云夫脾爲臟胃爲腑脾胃二氣互相表裏胃爲水穀之海主受水穀脾爲中央磨而消之化爲血氣以滋養一身灌溉五臟故修生之士不可以不美其飲食所謂美者非水陸畢備異品珍羞之謂也要在乎生冷勿食堅硬勿食勿强食勿强飲先饑而食食不過飽先渴而飲飲不過多以至孔氏所謂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等語凡此數端皆

損胃氣非惟致疾亦乃傷生欲希長年此宜深戒而亦養老奉親與觀頤自養者之所當知也

黄山谷云爛蒸同州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南都撥心麪作槐芽温淘糝以襄邑抹豬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鱸鱠繼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鬭品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此雖山谷之寓言然想像其食味之美安得聚之以奉老人之旨甘

東坡老饕賦云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鏖嘗項上之一臠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以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天美以養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顏如桃李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瓈酌涼州之蒲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瀝於兩髦候紅潮於玉頰驚暖響於檀槽忽纍珠之妙曲抽獨繭之長繰閔手

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柁之瓊艘各眼灧於秋水咸骨碎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逃響松風於蟹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闊而天高

苕溪漁隱曰東坡於飲食作詩賦以寫之往往皆臻其妙如老饕賦豆粥詩是也豆粥詩云江頭千頃雪色蘆茅簷出沒晨煙孤地碓春秔光似玉沙瓶煮豆軟如酥我老此身無著處賣書來問東家住卧聽雞鳴粥熟時蓬頭曳履君家去又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褊佳人纏臂金寒具乃捻頭也出劉禹錫佳話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詩云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北海金虀鱠輕比東坡玉糝羹誠齋菜羹詩亦云雲子香抄玉色鮮菜羹新煮翠茸纖人間膾炙無此味天上酥陀恐爾甜

宋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遺子食經羹藜含糗之說上因問食品何物最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虀汁爲美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夜半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虀盂連咀數根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胎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紀其事因循未果也上笑而然之

唐劉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蒸胡處熱氣騰輝使人買以袍袖包裙褐底啗謂同列曰美不可言此亦物無定味適口者珍之意也

倪正父思云齊直作食時五觀其言深切可謂知慙愧者矣余嘗入一佛寺見僧持戒者每食先淡喫三口第一以知飯之正味人食多以五味雜之未有知正味者若淡食則本自甘美初不假外味也第二思衣食之從來第三思農夫之艱苦此則五觀中已備其義每食用此爲法極爲簡易且先喫三口白飯已過半矣後所食者雖無羮蔬亦自可了處貧之道也又云造物勞我以生逸我以老少年不勤是不知勞也年老奔馳是不知逸也天命

我逸而我自勞可乎又曰吾鄉有前輩三人其一施大任參政享年九十有四其一李季叔參政享年八十有一其一沈持要詹事今年已八十有二耳目聰明步履輕捷夜書細字三賢雖老皆以絕欲早故效驗彰彰如此然則欲求長年者可不以爲法乎

倪正父經鉏堂雜誌述五事云靜坐第一觀書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與良朋講論第四教子弟第五

述齊齋十樂云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講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翫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寓意奕棊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劉後村云外舅林寶章象晚歲奉祠舊廬略繕葺小圃粗種藝體中佳時幅巾短褐野眺露坐悠然忘歸二子公遇公選朝夕侍公趾步不離家庭講肄偶有會意公輒喜曰天下至樂不出閨門之內公遇兄弟安隱約習苦淡者年一燈熒然語必達旦至言妙義不緣師授亦非言語文字可傳公遇號寒齋二子同字子眞合字子常守寒齋孝友之規

子常事兄如父家政聽焉子眞亦極友愛連床之語至曙一膳之珍必剖制行同孝謹臨財同廉讓讀書同義趣作文同機鍵奕世傳一心百年如一日父子兄弟自爲師友世未有如林氏家庭講肄之樂者也

鶴林羅大經云余家深山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煑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

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麋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
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山妻稚子作
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
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
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盃出步溪邊邂逅
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
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
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
而月印前溪矣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

小年玩味此句最妙然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
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忽忽駒
隙影耳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
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
多乎易曰觀頤觀其自養也康節詩云老年軀體
素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盡道山翁拙於用也能
康濟自家身此自養之旨也善自養如鶴林斯可
以佚老矣

邵康節先生年老逢春吟云年老逢春雨乍晴雨晴

況復近清明天低宮殿初長日風暖園林未囀鶯
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東君見賜何
多也又復人間久太平 凡八首 首尾吟云堯夫是非
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明著衣冠為士子高談
仁義作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前浪皺眉
六十七年無事客堯夫是非愛吟詩 凡十首 惜芳菲
吟云綠楊陰裏尋芳徧紅杏香中帶醉歸末聯云
芸樽有酒慈親樂猶得拱前戲綵衣 凡四首 擊壤集
一編老人怡神悅目時可吟玩無名公傳自敘尤

詳性喜飲酒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不喜過醉
其詩曰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
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
枕其詩曰牆高于肩室大如斗布被暖餘藜羹飽
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間人言人之善就而和之
又從而喜之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
言樂行善意聞人之善如佩蘭蕙聞有二子教之
以仁義授之以六經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
身未嘗不道儒行其詩曰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

殊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
飲歡喜酒百年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强不爲不
壽老境從容善於自養孰有如康節翁者乎
呂東萊伯恭橫山吳氏佚老庵記云橫山吳君珉治
別室之西偏榜以佚老休工歸役斤斧收聲轄杖
立于前閒竊語於階者曰某隴細畦坻粟京稼籌
笄掛壁萬貨四臻此吾主人翁所以佚其老也少
進至於門聞行語於塗者曰豐林邃宇樽俎請嘉
鷗鷺不驚風月相荅此吾宗長者所以佚其老也

又進至於郊聞聚語於塾者曰培嗣以學旣㭊旣
敷秩壺以禮旣序旣飭此吾鄉丈人所以佚其老
也他日吳君爲予道之予曰夫三者之言何如吳
君曰階得吾柏塗得吾漪塾得吾醇出浸遠吾名
吾室義其究於此乎予曰未旣也䁱嶠登輿身閒
心慓脈市築墉日靜耳喧君雖善自佚踰閾以往
肩赬腹枵者踵相接歲或不升尫瘠困憊呻吟交
於大達專一室之佚樂乎哉君里中望也盍勸族
黨憫勞振乏已責紓逋同其美於是鄉則盍橫山

表裏皆吾佚老庵也其視尺椽半席廣狹何若君
謝曰厚矣子之拓吾境也顧宜奴陌其說於壁間
以勸此記爲勉者英力行好事斂歲濟賑實積陰
功必有紫府眞人延之於上坐者
辛稼軒詞壽趙茂中郎中時以置兼濟倉里中賑濟
除直秘閣沁園春云
甲子相高亥首曾疑絳縣老人看長身玉立鶴
般風度方頤鬚磔虎樣精神文爛卿雲詩凌鮑
謝筆勢駸駸更右軍渾餘事羨仙都夢覺金闕

名存門前父老忻忻煥本閭新褒詔語溫記他
年帷幄須依日月只今劒履快上星辰人道陰
功天教多壽看到貂蟬七葉孫君家裏是幾枝
丹桂幾樹靈椿
又呈茂中前章記廣濟倉事滿江紅云
我對君侯長怪見兩眉陰德更長要玉皇金闕
姓名仙籍舊歲炊煙渾欲斷被公扶起千人活
算胸中除卻五車書都無物溪左右山南北花
遠近雲朝夕看風流杖履蒼髯如戟種柳已成

陶令宅散花更滿維摩室勸人間且住五千年
如金石

趙龍岡自詠念奴嬌云
吾今老矣好歸來了取青山活計甲子一周餘
半紀請盡人間物理婚嫁隨緣田園粗給知足
生慚愧心田安逸自然綽有餘地還是初度來
臨葛巾野服不減貂蟬貴門外風波煙浪惡我
已收心無累弟勸兄酬兒歌女舞樂得醺醺醉
滿堂一笑大家百二十歲

辛稼軒壽人七十感皇恩云
七十古來稀人人都道不是陰功怎生到松姿
雖瘦偏耐雪寒霜冷看君霜鬢底青青好樓雪
初晴庭闈嬉笑一醉何妨玉壺倒從今康健不
用靈丹仙草更有一百歲人難老

又為姊母王氏慶七十感皇恩云
七十古來稀未為稀有須是榮華更長久滿床
靴笏羅列兒孫新婦精神渾似箇西王母遙想
畫堂兩行紅袖妙舞清歌擁前後大男小女逐

箇出來為壽一箇一百歲一盃酒

最高樓詩洪內翰七十云
金閨老眉壽正如川七十且華筵樂天詩句香
山裏杜陵酒債曲江邊問何如歌窈窕舞嬋娟
更十歲太公方出將又十歲武公方入相留盛
事看明年直須腰下添金印莫教頭上欠貂蟬
向人間長富貴地行仙

鵲橋仙為人慶八十席間戲作云
朱顏暈酒方瞳點漆閑傍松邊倚杖不須更展
畫圖看自是箇壽星模樣今朝盛事一杯深勸
更把新詞齊唱人間八十最風流長貼在兒兒
額上

又為岳母慶八十云
八旬慶會人間盛事齊勸一盃春釀臙脂小字
點眉間猶記得舊時宮樣綵衣更著功名富貴
直過太公以上大家著意記新詞遇著箇十年
便唱

品令族姑慶八十來索俳語

更休說便是箇任世觀音菩薩甚今年容貌八十歲見底道才十八莫獻壽星香燭莫祝靈龜椿鶴只消得把筆輕輕去十字上添一撇

張于湖孝祥帥潭州日壽黃倅永存母淑人木蘭花云慈闈生日見說今年年九十歲綵盈門大底孩兒七箇孫人間盛事只這一般難得似願我雙親都似君家太淑人

曾祖參政文靖公壽伯母太夫人上官氏木蘭花詞云吾家二老前有高平生癸卯若到今辰卽止榮

華九十齡共推伯母九十新年還又五五五五相承好看重逢乙巳春　上官氏朋溪甯國府判夢得樸庵編修戶部提刑應博之母　高平郡夫人江氏文靖公之祖母皆年過九十吾家二壽母也

又有鷓鴣天二闋云

九十吾家兩壽星今夫人容昔夫人百年轉眼新開袠十月循環小有春十月二十一日生生日到轉精神目光如鏡步如雲年年長侍華堂宴子子孫孫孫又孫

壽母開年九十三佳辰就養大江南緹屏晃耀新甯國繡斧斕斑老樸庵傾玉笋孳黃柑兩孫垂綬碧於藍便當刋頌崆峒頂留與千年作美談

文靖公在朝日壽母昌國葉夫人詞云

帝里風光別是天花如錦繡柳如煙還逢令節春三二又慶慈闈歲八千斟壽斝列長筵子孫何以詠高年各裒千首西湖什一度生朝獻一篇

任靜江經略安撫日元夕奉親出郊詞云

綵結輕車五馬隨傾城爭出看花枝笙歌十里巖

前去燈火千門月下歸蓮炬引老萊衣蛾眉無數捲簾窺誰知萬里逢燈夕郤勝尋常三五時

壽母詞云

滿一望三時中春三十月生春景方明媚又見蟠桃結子來王母初筵啟無數桂林山不盡灕江水摠入今朝祝壽杯永保千千歲

樸庵編修戶部知平江府日壽母上官太夫人感皇恩云覓得箇州兒稍供綵戲多謝天公為排備一輪明月醞作清廉滋味個人壽杯裏何妨醉我有

祿壽呈母年萬計八十三那裏曁便和兒算恰一
百四十地遠九千餘歲長隨侍
鷓鴣天云天遣豐年祝母齡人人安業卽安親探
支十日新陽福來獻千秋古佛身兒捧盞婦傾瓶
更欣筵上有嘉賓紫駞出釜雙臺饌玉節升堂兩
使星
家居日鷓鴣天壽詞云諸佛林中女壽星千祥百福
萃心田喜歸王母初生地滿勸麻姑不老泉吾要
佛半千員一年一佛護庭萱數過九十從頭數四

百餘零一十年序云十月二十一日吾母太淑人
生日也今年九十仰荷乾坤垂佑賜以福壽康甯
願益加景復令其耳目聰明手足便順五臟六腑
和氣流通常獲平安之慶子孫賢順寸祿足以供
甘旨也黃玉總祖母張氏壽八十有三乃翁怡軒
居士賦詞有八十加三逈九十還似嬰童之句其
居與樸庵對門樸庵聞之喜曰吾仁鄰亦有壽母
如此耶怡軒慶母年開九袠詩云又見梅糚碧玉
枝弟兄相率著萊衣四方佛慶明朝誕南極星騰

壽日輝百歲阿孃開九袠兩房孫子戲重闈年年
得侍高堂醉坐對天花散漫飛
劉隨如鎮壽趙路分八十感皇恩云八十最風流那
誰不喜況是精神可人意太公當日未必榮華如
此兒孫列兩行萊衣戲好景良辰滿堂和氣唱箇
新詞管教美願同彭祖尙有八百來歲十分才一
分那裏曁此詞亦用那裏曁三字蓋本於康伯可之詞
程滄州壽後溪劉侍郞云朱顏白髮烱雙瞳一念平
生造物通內閣圖書眞學士西園几杖老仙翁木

公金母人間現桂子桐孫壽籍同遙想綵衣圍四
世後溪無日不春風姚狀元賦呂氏宜老堂云此
堂淸不著珠璣只要雙親佚老宜春酒儘堪眉壽
介斑衣長似乳時嬉婦垂鶴髮傍姑縫翁撚銀鬚
課子詩飽飲菊花潭上水雞窠猶自拜孫枝二詩
貴華宮豔人間至樂孰嘉焉李守爲承旨奉使過海至瓊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其叔父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宋卿年九十五次見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幾歲矣
唐九老圖白樂天詩序云胡杲年八十九吉旼年八

十八劉眞年八十七鄭據年八十五盧眞年八十
三張渾年七十七居易年七十七於東都履道坊
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旣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
希有因各賦七言韻詩一章以記之樂天詩云
七人五百八十四拖紫紆朱垂白鬚囊裏無金
莫嗟歎樽中有酒且歡娛吟成六韻神還旺飲
到三杯氣尚麄嵬峩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
孫扶天年高邁二疎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卻
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且應無

或傳諸好事者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
斯會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
歸洛年九十五皆年之尤高者也續命書姓名年
齒寫其形貌附於圖右樂天贈之詩云
雪作鬚眉雲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
猶希有何況今逢兩令威
宋洛陽耆英會文潞公年七十七留守西都富韓公
年七十九致政在里第二公弼亮三朝爲國元老
與席司封汝言等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十
有二人圖于妙覺僧舍司馬溫公年未七十亦與
焉潞公命溫公序其事諸公皆有詩溫公詩云
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眞隨家所有
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筯只
將佳景便娛賓庾公此與知非淺藜藿終難作
主人
潞公請老致仕後再起平章軍國重事制書云呂
望惟賢起佐文王之治周公已老留爲孺子之師
繼而請老復以太師致仕年九十二壽獨高於諸

公云

勿藥須知

一卷

勿藥須知

吳中尤乘生洲父輯

臞仙曰古神聖之醫能療人之心預使不至於有疾今之醫者惟知療人之疾而不知療人之心是猶舍本逐末不窮其源而攻其流欲求疾愈安可得乎殊不知孽由人作病由心生釋氏所謂一切唯心造凡事皆然也所以人之七情內起正性顚倒以致大疾纏身誠非醫藥所能治療蓋藥能治五行生尅之色身不能治無形之七情能治七情所傷色身之氣血不能治七情忽起忽滅動靜無端之變幻故臞仙又曰醫不入刑官之家藥不療不仁者之疾蓋福有所主禍有所司報復之機無一不驗故有天刑之疾自戕之疾其天刑之疾由夙世今生所積過愆天地譴之以致斯疾此業原于心也其自戕之疾者風寒暑濕之所感酒色意氣之所傷六欲七情生于內陰陽二氣攻于外此病生于心也仙經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試將從何處煉乎總不出於心耳故凡思慮傷心憂悲傷肺忿怒傷肝飲食傷脾淫慾傷腎藥之所治只有一半其一半則全不係藥力唯要在心藥也客問何謂心藥予引林鑑堂詩曰自家心病自家知起念還當把念醫只是心生心作病心安那有病來時此之謂心藥以心藥治七情內起之病此之謂療心余攷歷代醫書之盛汗牛充棟反覆詳明大要主於卻疾然內經有一言可以蔽之曰不治已病治未病是也治有病不若治于無病療身不若療心吾以爲使人療尤不若先自療也

療心法言

上古天眞論曰恬憺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眞仙直指曰淸謂淸其心源靜謂靜其氣海心源淸則外事不能擾性定而神明氣海靜則邪欲不能作精全而復實

指歸曰遊心於虛靜結志於微妙委慮於無欲指歸於無爲故能達生延命與道爲久

妙眞經曰人常失道非道失人人常去生非生去人故養生者愼勿失道爲道者愼勿失生使道與生相守生與道相保

劉河間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形以氣充氣耗形病神依氣立氣合神存修眞之士法于陰陽和于術數持滿御神專氣抱一以神爲車以氣爲馬神氣相合可以長生

又曰全生之術形氣貴乎安安則有倫而不亂精神貴乎保保則有要而不耗故保養之道初不離于形氣精神

元道眞經曰生可冀也死可畏也草木根生去土則死魚鱉沈生去水則死人以形生去氣則死故聖人知氣之所在以爲身寶

達磨曰心不緣境住在本源意不流散守于內息神不外役免于勞傷人知心卽氣之主氣卽形之根形者氣之宅神形之具令人相因而宜若一事有失卽不合于至理何能久立焉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仙經曰精氣神爲內三寶耳目口爲外三寶常令內三寶不逐物而流外三寶不誘中而擾

定觀經曰惟令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塞舊業日銷新業不造無所罣礙迥脫塵病

又曰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

重陽祖師曰老人于十二時中行住坐臥一切動中要把

心似泰山不搖不動謹守四門眼耳鼻口不令內入外出此名養壽緊要

眞人大計曰奢懶者壽慳靳者夭放散劬勞之異也田夫壽膏粱夭嗜欲多少之驗也處士少疾遊子多患事務簡煩之殊也故俗人競利道士罕營

老子曰人生百年爲限節護乃至千歲如膏之小炷與大耳人大言我小語人多煩我少記人悖怖我不怒淡然無爲神氣自滿此長生之藥

唐書云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散初雖無覺久則爲弊

九仙論曰形神相托神形相成口受外味以亡識身受內役以喪精神離形以散敗形離神以去生殊不知皮肉相應筋骨乃成肝合筋其外爪心合脉其外色脾合肉其外脣肺合皮其外毛腎合骨其外髮故外無五傷以敗五體

天眞論曰外不勞形于事內無思想之患以恬愉爲務以自得爲功形體不敝精神不散

元始經曰喜怒損性哀樂傷神性損則害生故養性以全炁保神以安身氣全體平心安神逸此全生之訣也

洞神眞經曰養生以不損爲延年之術不損以有補爲衞生之經

劉河間曰心爲君主之官得所養則血脉之氣王而不衰

生之本無得搖也神之變無得測也腎爲作强之官得所養則骨髓之氣榮而不枯臟之本無得而傾也精之聚無得而奪也

莊子曰能遵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

胎臟論曰先除欲于養精後禁食以存命是知食胎氣飲靈元爲不死之道返童還年

黃帝素問曰食風者靈而延壽算食穀者多智而奪形神食草者癡愚而力足食肉者鄙勇而多嗔服氣者常存而得道

傳曰雜食者百病妖邪所鍾所食愈少心愈開年愈益所

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損焉所以服氣者千年不死故身飛于天食穀者千百皆死故形歸于地

自玉蟾先生曰薄滋味以養氣去嗔怒以養性處卑下以養德守清靜以養道

素問曰謹和五味骨正筋柔氣血以流腠理以密長有天命

學山曰食飲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動靜以敬心火自定寵辱不驚肝木自寧恬然無欲腎水自足

小有經曰才所不勝而强思之傷也力所不任而强舉之傷也深憂而不解重喜而不釋皆傷也

淮南子曰太喜墜陽太怒破陰是以君子有節焉有則不過

神仙傳曰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

玄珠曰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脈絡傷傷陽則衄傷陰則下

書曰行走勿語傷氣語多則住而再語笑多則腎轉腰疼

秋聲賦云奈何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黟然黑者爲星星此士大夫能患也

人常有多思多憂之患方壯遽老方老遽衰反此亦長生之藥

陰符經曰淫聲美色破骨之斧鋸也世之人不能秉靈燭以照迷情持慧劍以割愛慾流浪生死之海害生于恩也

眞誥曰鏡以照面智以照心鏡明則塵垢不染智明則邪惡不生

崔瑗箴曰動不肆勤靜不燕逸

眞訓曰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

莊子養生篇曰吾生也有涯而智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已而爲智者殆而已矣

妙眞經曰視過其目者明不居聽過其耳者精不守愛過其心者神不居牽過于利者動則懼

河圖帝視萌曰侮天地者凶順天時者吉春夏樂山高處秋冬居卑深藏吉利多福壽考無窮

西山記曰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于天地應于萬類和之于始和之于終靜神滅想生之道也

素問天眞論曰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

明醫論云疾之所起自生五勞五勞既用二臟先損心腎受邪腑臟俱病五勞者一曰志勞二曰思勞三曰心勞四曰憂勞五曰疲勞五勞則生六極一曰氣極二曰血極三曰筋極四曰骨極五曰精極六曰髓極六極即爲七傷七傷變爲七痛令人邪氣多正氣少忽然喜怒悲傷不樂飲食不生肌膚顏色無澤髮白枯槁甚者給汄

得大風偏枯筋縮四肢拘急百關阻塞羸瘦短氣腰腳重痛此由早娶用精過度血氣不通極勞之所致也

林鑑堂安心詩

我有靈丹一小錠能醫四海羣迷病此兒吞下體安然管取延年兼接命

安心心法有誰知卻把無形妙藥醫醫得此心能不病翻身跳入太虛時

念雜由來業障多憧憧擾擾竟如何袪魔自有玄微訣引入堯夫安樂窩

人有二心方顯念念無二心始爲人人心無二渾無念念絕悠然見太清

這也了時那也了紛紛擾擾皆分曉雲開萬里見清光明月一輪圓皎皎

四海遨游養浩然心連碧水水連天津頭自有漁郎問洞裏桃花日日鮮

益州老父曰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使其心不亂求心不狂思不貪嗜慾不著迷惑則心先無病矣心君無病則五臟六腑雖有病不難治療獨此心一動諸患爲招雖百華佗扁鵲在傍亦無處下手

養心說

夫心者萬法之宗一身之主生死之本善惡之源與天地而可通爲神明之主宰而病否之所由係也蓋一念萌動于中六識流傳于外不趨乎善則五內顛倒大疾纏身若夫達士則不然一真澄湛萬禍消除老子曰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所以妄想一病神仙莫醫正心之人鬼神亦憚養與不養故也目無妄視耳無妄聽口無妄言心無妄動貪嗔癡愛是非人我一切放下未事不可先迎遇事不宜過擾既事不可留住聽其自來應以自然信其自去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得其正此養之法也

養肝說

夫肝者魂之處也其竅在目其位在震通於春氣主春升

發動之令也然木能動風故經曰諸風掉眩皆屬于肝又曰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于夏使人煎厥設氣方升而煩勞太過則氣張于外精絕于內春令邪辟之氣積久不散至夏未痊則火旺而眞陰如煎火炎而虛氣逆上故曰煎厥按厥解論曰肝氣失治善怒者名曰煎厥戒怒養陽使生生之氣相生于無窮又曰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菀結也怒氣傷肝肝爲血海怒則氣上氣逆則絕所以血菀上焦相迫曰薄氣逆曰厥氣血俱亂故爲薄厥積于上者勢必厥而吐也薄厥者氣血之多而盛者也所以肝藏血血和則體澤血衰則枯槁故養肝戒忿是攝生之切要也

養脾說

脾者後天之本人身之倉廩也脾應中宮之土土爲萬物之母如嬰兒初生一日不再食則飢七日不食則腸胃涸絕而死經曰安穀則昌絕穀則亡蓋穀氣入胃灑陳六腑而氣至和調五臟而血生而人資以爲生者也然土惡濕而喜燥飲不可過過則濕而不健食不可過過則壅滯而難化病由是生矣故飲食所以養生而貪飲無厭亦能害我物理論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養性之術常令穀氣少則病不生穀氣且然矧五味餍飫爲五內害甚且廣搜珍錯爭尙新奇恐其所食多毒其與人之臟腑宜忌尤未可曉故西方聖人使我戒殺茹素本無異道人能戒

殺則性慈而善念舉茹素則心清而腸胃厚無嗔無貪罔不由此

養肺說

肺者臟之長也心之蓋也其藏魄其主氣統領一身之氣者也經曰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充之則耐寒暑傷之則百邪易侵隨事癈矣故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七情之害皆氣主之也直養無害而後得其所以浩然者天地可塞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可一也道義可配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可通也先王以至日閉關養其微也愼言語節飲食防其耗也發皆中節養之妙也

養腎說

腎者先天之本藏精之處也仙經曰借問如何是玄牝嬰兒初生先兩腎未有此身先有兩腎蓋嬰兒未成先結胞胎其象中空一莖透起形如蓮蕊一莖卽臍帶蓮蕊卽兩腎也故腎爲臟腑之本十二脈之根呼吸之主三焦之源人資以爲始者也而命寓焉故曰命門曰坎水夫人慾念一起熾若炎火水火相剋而水熱火寒則靈臺之焰藉此以滅矣使水先枯竭則木無養而肝病火炎則土燥而脾敗脾敗則肺金無資而五行受傷大本已去欲求長生豈可得乎莊子曰人之大可畏者衽席之間不知戒故也養生之方首先節慾嗟乎元氣有限情欲無窮內經曰以酒

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竭其精此當戒也夫人之有慾如樹之有蠹蠹甚則木折欲熾則身亡仙經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歸心寂靜可以長生識者鑒之

齋說

夫世之持齋往往以齋之名爲誤何也茹素而已茹素可以弭災集福卻病延年則謬矣玉華子曰齋者齊也齊其心而潔其體也豈僅茹素而已所謂齊其心者澹志寡營輕得失勤內省遠葷酒潔其體者不履邪徑不視惡色不聽淫聲不爲物誘入室閉戶燒香靜坐方可謂之齋也誠能如是則身中神明自安升降不礙可以卻病可以長生可以迪福弭罪

食忌說

太乙眞人七禁文其六曰美飲食養胃氣彭鶴林曰夫脾爲臟胃爲腑脾胃二氣互相表裏胃爲水穀之海主受水穀脾爲中央磨而消之化爲血氣以滋養一身灌溉五臟故修生之士不可不美其飲食所謂美者非水陸畢具異品珍饈之謂也要在乎生冷勿食麄硬勿食勿强食勿强飲先飢而食食不過飽先渴而飲飲不過多孔子所謂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凡此者皆損胃氣非惟致疾亦乃傷生欲希長年此宜深戒而奉老養親與觀頤自養者所當知也

食飲以宜

飲食之宜當候已飢而進食食不厭熟嚼當候焦渴而引飲飲不厭細呷無待飢甚而食食勿過飽時覺渴甚而飲飲勿過多食不厭精細飲不厭温熱五味無令勝穀味肉味無令勝食氣食必先食熱後食冷

居室安處論

天隱子曰吾謂安處者非華堂邃宇重裀廣榻之謂也在乎南面而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人之魂陽而魄陰苟傷明暗則疾病生焉此所謂居處之室尙使之然況天地之氣有亢陽之攻肌淫陰之侵體豈可不防愼哉修養之漸儻不法此非安處之道

曰吾所居室四邊皆窗戶遇風即闔風息即開吾所居座前簾後屏太明即下簾以和其內映太暗則捲簾以通其外耀內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俱安則身安矣明暗且然況太多事慮太多情欲豈能安其內外哉

居處宜忌說

保生要錄曰人之家室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凡人居處隨其方所皆欲土厚水深土欲堅潤而黃水欲甘美而淸常坐之處令其四面周密勿令小有細隙致風得入人不易知其傷人最重初時不覺久能中人夫風者天地之氣也能生成萬物亦能損人有正有邪故耳初入腠理漸至肌膚內傳經脈達于臟腑傳變既深爲患不小故天眞論曰夫上古聖人之教下民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又修養書曰避風如避箭盛暑所居兩頭通屋衖堂夾道風回涼爽其爲害尤甚養生者當更愼之

寢室宜忌說

凡人臥床常令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氣侵人常因地氣逆上耳人臥室宇當令潔淨淨則受靈氣不潔則受故氣故氣之亂人室宇者所爲不成所依不立一身亦爾當數沐浴潔淨

臥時祝法

黃素四十四方經云夜寢欲合眼時以手撫心三過閉目微祝曰太靈九宮太乙守房百神參位魂魄和同長生不

死寒誠邪凶呪畢而寝此名九宮隱祝寝魂之法常能行之使人魂魄安寍永獲貞吉

睡訣

西山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晩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謂未發之妙

導引卻病法

老子曰天有三寶日月星人有三寳精氣神此其旨可得而知也余自少慕道夙有因緣幸遇高賢異士得讀古聖法言乃知性命之理簡易淵深舍精氣神別無了道之門而老子一言固已悉之矣世人自離母腹三元眞氣日日生發後爲情欲所蔽罔知保養斵喪者多于是古仙傳授

教人修補之法呼吸吐納存神運想閉息按摩雖非大道然勤行積久自可卻病延年若夫虛勞內損痼疾經年即扁鵲盧醫難于措手苟能積氣開關決有回生之效久之則任督二脈交通水升火降乃成旣濟從前受病之根斬刈無遺嗣後眞元之氣蒸蒸不竭然勿謂草木無功遂委之命也哉余雖不敏嘗事于斯以謝奇痾諦信專行功臻旦夕敢以告之同志

內養下手訣

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闔闢往來無非道也人生以氣爲本以息爲元以心爲根以腎爲蒂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心與腎相去八寸四分此腎是內腎臍下一寸三分是也中有一脈以通天息之浮沈息總百脈一呼則百脈皆開一吸則百脈皆合天地造化流行亦不出于呼吸二字人之呼吸出于心腎之間以應天地陰陽升降之理人能知此養以自然則氣血從軌無俟乎搬運之煩百病不治而自卻矣凡欲修養必先均調呼吸均調呼吸先須屏絕外緣順溫涼之宜明燥濕之異明窗淨几滌慮淸心閉目端坐叩齒三十六徧以集心神然後以大拇指背拭目大小眥九徧兼按鼻左右七徧以兩手摩令極熱閉口鼻氣然後摩面不論徧數爲眞人起居法次以舌舐上腭攪口中華池上下取津漱鍊百次候水澄淸滿口分作三次汨然咽下名曰玉液煉已法最能灌漑五

臟光澤面目潤肺止嗽其妙若神行持時不必拘于子午每于夜半後生氣時或五更睡覺時或日中閑暇時皆可

運氣法

凡運氣法當閉目靜坐鼻吸淸氣降至丹田轉過尾閭隨即提起如忍大便狀自夾脊雙關透上直至泥丸轉下鵲橋汨然咽下仍歸丹田初行功時焚香一炷爲度漸增三炷功行七日爲止凡臥病者宜用厚褥綿被煖帳重衣不論寒暑初行功三日發大汗以攻陰邪之氣進熱粥以爲表汗之資渴則漱玉泉以咽之飢則炊熱粥以食之飢焉則食不拘飡數如是衣不解帶者一月則在牀三五七年癱瘓臟腑等症皆可刻期而愈如患在上身收氣當存想

其處患在下身收氣亦存想其處放氣則歸于丹田患在徧身當分經絡屬上屬下運法亦如之或患在何經用針者不得用此法以其氣有所損故也女子行功先提水門後及穀道運法如前

愚按人之氣即天地之氣故天地之氣不交乾坤或幾乎息矣人之所以常運其氣者亦體天地交泰之義也先提穀道使勿洩也自背至頂使相交也想丹田使歸根也不惟有療病之功抑且有延年之妙何況于微病乎況無病乎

固精法

金丹秘訣曰一擦一兜左右換手九九之數眞陽不走每戌亥二時陰旺陽衰宜解衣閉息一手兜外腎一手擦臍下左右換手各兜擦九九之數仍盤膝端坐手齒俱固先提玉莖如忍小便狀想我身中元精自尾閭穴升上直至泥丸復過鵲橋降至丹田每行七次則精自固矣

愚按精者天地眞元之氣而神附之以生者也夫神猶火也精猶油也油盡則燈滅精竭則神亡故精由氣生神由精附固精之法豈宜緩哉

定神法

人身之神出入固無定在迨病者窮思極想又有甚焉若能行功則神隨氣轉不慮其他出否則難乎其有定在也故恆時必須常想玄關思睡必須常想鼻準如此則神不外馳而定矣

愚按神外無心心外無神神即心之主心即神之宅也收其心即神定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夫放心而知求則志氣淸明義理昭著此定神之功驗也今之養病者曰思丹田思鼻準亦收放心之謂也不曰收放心而曰定神蓋遊心千里無有定在此皆神之外出故曰定神已上三條乃修養卻病之大綱中有導引雜法詳具於後

十二段動功

一叩齒　齒爲筋骨之餘常宜叩擊使筋骨活動心神淸爽每次叩擊三十六數

二嚥津　將舌舐上腭久則津生滿口便當嚥之嚥下汨然有聲使靈液灌漑五臟則火自降矣嚥數以多爲妙

三浴面部　將兩手自相摩熱覆面擦之自頸及髮際如浴面之狀則鬢髮不白顏如童矣

四鳴天鼓　將兩手心掩兩耳竅先以第二指壓中指彈腦後兩骨左右各二十四次其聲壯盛者佳

五運膏肓穴　此穴在背上第四顀下背心兩旁各三寸藥石所不到將兩肩扭轉七次治一身諸症

六托天　以兩手握拳以鼻收氣運至泥丸即向天檠起隨放左右膝上每行三次

七左右開弓　此法要閉氣將左手伸直右手作拳弓狀

兩眼稍隨右手左右各行三次瀉三焦火

八擦丹田　法將左手托腎囊右手擦丹田三十六次後將左手換轉如前法行

九摩內腎穴　此法要閉氣將兩手搓熱向背後擦腎經命門各三十六次

十擦湧泉穴　法用左手把住左腳右手擦左腳心左右換轉各三十六次

十一摩夾脊穴　此穴在背脊之下大便之上統會一身之血脈運之大有益

十二灑腿　足不運則氣血不和行動不能爽健須將左足立定右足提起灑七次左右交換如前

右十二段乃運導按摩之法古聖相傳卻病延年簡約頗易行時須要兩目垂簾兩手握固握固二字人多不考豈特閉目見自己之目冥心見自己之心哉趺坐當以左腳後跟曲頂腎莖根下動處不令精竅漏泄耳一云屈兩大指抵食指根餘四指捻定大指是爲兩手握固行功何必拘于子午朝起坐牀時及臨臥時日間閒暇時皆可爲之有病者借以痊愈無病者得以保養天年不論內外諸症獲效甚速

導引約法篇

莊子曰呼吸吐納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由是論之導引之術傳自上世其來久矣其法自修養書醫書所載種數繁多今取其要約切當者十六則參之諸論大槩備矣凡行導引法常以夜半及平旦將起之時爲之此時氣清腹虛行之益人先閉目握固冥心端坐叩齒三十六通即以兩手抱項左右宛轉二十四　此可以去兩脇積聚風邪　復以兩手相叉虛空托天抑手按項二十四　此可以除胸膈間邪氣　復以兩手心掩兩耳卻以第二指壓第三指彈擊腦後二十四　此可以除風池邪氣　復以兩手相促按左膝左捩身按右膝右捩身二十四　此可以去肝家風邪　復以兩手一向前一向後如挽五石弓狀二十四　此可以去臂腋積邪　復大坐展兩手紐項左右反顧肩膊隨二十四　此可以去脾

家積邪　復兩手握固並拄兩脇擺撼兩肩二十四　此可去腰脇間風邪　復以兩手交捶臂及膊反捶背上連腰股各二十四　此可以去四支胸臆之邪　復大坐斜身偏倚兩手齊向上如排天狀二十四　此可以去肺間積聚之邪　復大坐伸腳以兩手向前抵頭攀足十二次卻鉤所伸足屈在膝上按摩之二十四　此可以去心胞絡邪气　復以兩手據地縮身曲脊向上十二舉　此可以去心肝積邪　復以起立據牀拔身向背後視左右二十四　此可以去腎間風邪　復起立徐行兩手握固左足前踏左手擺向前右手擺向後右足前踏右手擺向前左手擺向後二十四　此可去兩肩俞之邪　復以手向背上相捉低身徐徐宛轉二十四　此可

肆拾叁册 95½版

目去兩脇之邪　復以足相紐而行前進十數步後退十數步復高坐伸足將兩足紐向內復紐向外各二十四以上二條可以去兩膝及兩足間風邪　行此十六節訖復端坐閉目握固冥心以舌拄上齶攪取津液滿口漱三十六次作谷谷聲嚥之復閉气想丹田之火自下而上徧燒身體內外蒸熱乃止按老子導引四十二勢婆羅門導引十二勢赤松子導引十八勢鍾離導引法八勢胡見素五藏導引法十二勢在諸法中頗爲妙辨然撮其切要不過于此學者能日行一二過久久體健身輕百邪皆除不復疲乏矣

靜功妙用六字氣訣

六字出息治病之旨常道從正變道從權

噓	應肝	春行之	肝病行之
呵	應心	夏行之	心病行之
呼	應脾	四季行之	脾病行之
呬	應肺	秋行之	肺病行之
吹	應腎	冬行之	腎病行之
嘻	應三焦		熱病行之

右六字訣乃道藏有玉軸經言世人五臟六腑之氣因五味薰灼不和又被六欲七情擾亂積久成疾以致百骸受病故太上憫之以六字氣訣治五臟六腑之病其法行時宜靜室中煖帳厚褥盤足端坐將動功畧行一次初學靜功恐血脉不利故先行動功後及靜功若七日後不必行動功行動功畢即閉固耳目口齒存想吾身似氷壺心如秋月良久待其呼吸和血脉定然後口中微放濁氣一二口然後照前節令行之且如春月口中放氣低聲念噓字不可令耳聞聞即氣粗粗恐氣洩口放氣既盡即以鼻收清氣入于本經仍及丹田一收一放各二十四度或三十六度餘皆倣此乃節令運行之常道也且如秋患目疾應乎肝經當行噓字以治肝又如春月患虛黃當行呼字治其脾此乃權使之道應病不應時者也獨肺經之疾肺主氣不得行此法當服清痰潤肺藥可也或行嚥津法爲妙

凡修此道於子日子時起首行五十七日耳聾虛勞臌脹諸症頓然自愈行之既久腹內自鬧碌碌之聲內視自有虛無自然之景象百病除而精神充矣至于精滿不思欲氣滿不思食神滿不思睡則又向上一著功夫到日則有此驗耳

用功時候并戒說

凡子午卯酉時于靜室之中重裀之上盤膝端坐閉目存想身似氷壺心如秋月良久則行前呼吸六字訣行畢再想丹田中一道眞火徧燒五臟炎及一身內外通紅百病消除眞元自旺口中則嚥津液水火交互于中脘之間久之再想此火復歸丹田鼻中清氣隨呼吸一往一來上下

于心腎之間徐疾任其自然坐一炷香覺得口鼻之氣不
粗漸漸和柔似有若無然後緩緩伸縮下地徐行數步再
少臥片時起卽食粥半碗戒凶怒勞碌貪妒邪妄當施仁
播德持廉秉公則神清氣和并勿食葱蒜炙煿猪首大肉
羊肉雞鵝螃蟹甜瓜西瓜茄子番桃櫻桃之類恐損靜功

靜功次序

初行冰壺秋月及動功然後及呼吸六字水火交互七日
或二七日二七日後則不須行動功單行冰壺秋月呼吸
訣水火交互再七日或二七日則不須行呼吸訣單行冰
壺秋月水火交互再二十七日百病旣消精神三寶已固
不必行木火交互再單行冰壺秋月存想光華徧照一身

而已凡病者每于未行前平身仰臥閉目運瞳六十四次
久則不須行轉目法

念六字口訣歌

肝若噓時目睜開肺知呬氣手雙擎心呵頂上連叉手腎
吹抱取膝頭平脾病呼時須撮口三焦客熱臥嘻嘻

又

春噓明目木扶肝夏至呵心火自閑秋呬定知金肺潤冬
吹惟取坎中安三焦嘻卻除煩熱四季長呼脾化餐切忌
出聲聞口耳其功尤勝保神丹

六字主病訣

呵屬心王主其舌口中乾澀身煩熱量疾深淺以呵之三
焦有病自消滅
噓屬肝神主其目赤翳昏昏淚如哭都緣肝熱氣上衝噓
而理之最神速
呼屬脾神主其土煩熱氣脹腹如鼓四肢壅悶氣難通呼
而理之復如故
呬法顯應切須秘外屬鼻根內關肺寒熱勞悶及膚瘡以
斯吐納無不濟
吹屬腎藏主其耳腰膝冷多陽道萎微微縱氣以吸之不
用於邊求藥餌

逍遙子導引十六段訣

水潮除後患　津液頻生在舌端　尋常漱嚥下丹田

于中暢美無凝滯　百日功靈可駐顏
起火得長安　陽火須知自下生　陰符下降落黃庭
周流不息精神固　此是眞人大鍊形
夢失封金匱　精滑神疲欲火升　夢中遺失致傷生
搓摩有訣君須記　絕欲除貪是上乘
形衰守玉關　卻老除衰別有方　不須身外覓陰陽
玉關謹守常淵默　氣足神全壽更康
鼓呵消積聚　氣滯脾虛食不消　胸中鼓悶最難調
徐徐呵鼓潛通泰　疾退身安莫久勞
兕禮治傷寒　跏趺端坐向蒲團　手握陰囊意要專
運氣低頭三五徧　頓令寒疾立時安

叩齒牙無疾　熱極風生齒不寧侵晨叩漱日惺惺
若教運用常無隔還許他年老不零
升觀鬢不斑　神氣沖和精自全存無守有是胎仙
心中念慮皆消滅要學神仙也不難
運睛除眼翳　喜怒傷神目不明垂簾塞兌養元精
精生氣化神來復五內陰魔自失驚
掩耳去頭旋　視聽無聞意在心神從髓海逐邪氛
更兼精氣無虛耗可學蓬萊境上人
托踏應輕骨　精氣沖和五藏安四肢完固骨強堅
雖然未得刀圭餌且住人間作地仙
搓塗自美顏　寡欲心虛氣血盈自然五臟得和平

衰顏仗此增光澤不羨人間五等榮
閉摩通滯氣　榮衛流行不暫休一纔凝滯便堪憂
誰知閉息能通暢此外何須別討求
凝抱固丹田　丹田完固氣歸根氣聚神凝合道眞
久視定知從此始莫教虛過好光陰
淡食能多補　厚味傷人無所知能甘淡泊是吾師
三千功行從茲始天鑒行藏信有之
無心得大還　有作有為非至道無聲無臭語方奇
中秋午夜通消息明月當空造化機

孫眞人養生銘

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來侵勿使悲歡極常令飲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亥寢鳴天鼓晨興漱玉津妖邪難犯已精氣自全身若要無諸病常當節五辛安神宜悅樂惜氣保和純壽夭休論命修行本在人若能遵此理平地可朝眞

勿藥須知終

老耋[illegible]

望雲仙館

老老恒言序

孟子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庭棟久失怙恃既無吾老之可老今吾年七十有五又忽忽不覺老之及吾宜有望於老吾者之使吾克遂其老也嗣孫應穀年甫弱齡未能老吾之老并不知吾之老吾惟自知其老自老其老而已老之法非有他也宋張耒曰大抵養生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不過起居寢食之間爾昨歲壬辰自秋而冬以迄今春薄病纏綿動多拂意此正老態畢現欲得所以老之法能薈萃其類者卒罕成書也爰於

臥室呻吟之餘隨事隨物留心體察間披往籍凡有涉養生者摘取以參得失亦祇就起居寢食瑣屑求之素問所謂適嗜欲於世俗之常絕非談神仙講丹藥之異術也縱無解於老亦自成其為老更無待於老吾者而所以老之法在是而吾所以自老其老亦在是隨筆所錄聚之以類題曰老老恒言其中有力易辦者有力不易辦者有易辦而亦非必辦者有不易辦而不可不辦者概存其說遂付梓以公諸世是即所謂及人之老可各竭其力各老其老俾老者起居寢食咸獲康寧之福竟若不自知其老優游

盛世以享餘年吾之老與人之老得同為太平安樂之

壽民豈非大幸與豈非大幸與

乾隆三十八年歲在昭陽大荒落之涂月上浣慈山居

士曹庭棟書於觀妙樓

老老恒言目次

書凡五卷前二卷詳晨昏動定之宜次二卷列居處備用之要末附粥譜一卷借爲調養治疾之需老老之法畧具於此

卷一
安寢　晨興
盥洗　飲食
食物　散步
晝眠　夜坐

卷二
燕居　省心
見客　出門
防疾　慎藥
消遣　導引

卷三
書室　書几
坐榻　杖
衣　帽
帶　襪
鞋　雜器

卷四
臥房　牀
帳　枕
席　被
便器

卷五
粥譜說
擇米第一　擇水第二
火候第三　食候第四
上品三十六　中品二十七
下品三十七

老老恒言引用書目

引用書三百有七種書名隨事附見始壬辰秋訖癸巳冬統計一年間作輟參半就所記憶及便覽者錄入欲速成編未詳未備

周易　尚書
毛詩　周禮
儀禮　禮記
論語　孟子
爾雅　家語

春秋左傳　卓爾康易學
孔安國尚書註　朱子詩集註
陸機詩義疏　周禮集傳（棟八世祖諱律）
鄭康成儀禮註　陳皓禮記集說
三禮圖　譚氏論語說叢
杜預左傳註　三代儀制錄
漢書　後漢書
漢舊儀制　蜀志
吳書　晉書

晉東宮舊事　南史
梁史　隋書
唐書　唐會要
五代史　宋史
遼史　元史
程子外書　朱子語錄
邵子皇極經世　鮑氏皇極經世註
邵子語錄　邵子觀物內外篇
黃帝陰符經　老子道德經

莊子南華經　列子
荀子　廣成子
抱朴子　亢倉子
公孫尼子　金樓子
草木子　寒山子
春秋元命包　春秋運斗樞
呂氏春秋　班固白虎通
羅願爾雅翼　張揖廣雅
陸佃埤雅　劉熙釋名

許愼說文　徐鍇說文解字
王安石字說　急就篇註
崔豹古今注　服虔通俗文
世說新語　杜佑通典
胡氏事物紀原　陶穀清異錄
李石續博物志　贊甯物類相感志
洪邁夷堅志　香山故事
王逵蠡海集　周密齊東野語
顏氏家訓　楊愼丹鉛錄
沈括筆談　沈括靈苑記
劉敬叔異苑　蔗庵漫錄
陶宗儀輟耕錄　王佐格古論
王旻山居錄　林洪山居清供
瑯嬛記　野人閒話
張居正倦遊錄　馮耘廬行厨記要
黃氏日抄　盛氏宦遊日札
陸容菽園雜記　蚓庵瑣語
紫巖隱書　臞仙神隱書

蕭氏竹窗瑣語　劉青田多能鄙事
陳仲言餘話　勿齋清閟錄
遯庵秘錄　金受昌學圃錄
身章撮要　六研齋三筆
李氏一家言　高江村天祿識餘
黃長睿博古圖　王洪洲三才圖會
師曠禽經　陸羽茶經
毛文錫茶譜　蘇易簡紙譜
游默齋花譜　陶淵明集
歐陽文忠公集　司馬溫公集
楊升庵外集　文選古詩
曹植九詠　沈佺期詩
李太白詩　杜少陵詩
韓昌黎詩　白樂天詩
元微之詩　王建詩
張潮詩　陸龜蒙詩
盧綸詩　陳傅良詩
許丁卯詩　韓偓詩

徐寅詩　羊士諤詩
段成式詩　釋清珙詩
楊誠齋詩　陸放翁詩
王半山詩　韋莊詩
蘇東坡詩　黃山谷詩
張文潛詩　柳子厚詩
魏野詩　劉後村詩
范石湖詩　劉著詩
張昱詩　范蔚宗詩

馬祖常詩　陳泰詩
吳景奎詩　龔翊詩
吳寬詩　應璩詩
瞿佑詩話　祝穆儀銘彙鈔
楊雄甘泉賦　眞西山衛生歌
楊雄解嘲文　趙子昂不自棄文
劉向列仙傳　東方朔別傳
杜蘭香傳　史記龜筴傳
葛洪西京雜記　段成式酉陽雜俎

燕臺風土記　三湘雜志
山左小記　貴州物產錄
巴蜀異物志　吳地志
建昌志　邛州志
交廣雜志　河東備錄
孟琯嶺南志異　陳懋仁泉南雜記
南間記聞　嵇含南方草木狀
吳興掌故　周處風土記
楊雄方言　涉齋遊具備遺

韓椿外洋碎事　熊三拔泰西水法
楞嚴經　梵書
沙彌戒律　相宅經
造門經　青田秘記
黃庭內景經　魏伯陽參同契
希夷睡訣　八段錦
華陀五禽戲　娑羅門十二法
天竺按摩訣　華陀導引論
洞靈經　定觀經

顯道經　太素經
沖虛經　上清洞微經
三茅衛生經　陶宏景眞誥
保生心鑑　法藏碎金
元關眞諦　玉樞微旨
丹房鏡源　邱長春玉笥要覽
崔實四時月令　吳球四時調攝論
丹陽悟眞錄　抱一子葆元錄
施肩吾衛生錄　彭祖服食經

華陀食論　張杲玉洞要略
養生彙論　冰蟾子攝生要論
嵇康養生論　東坡養身雜記
玉虛子濟生編　保生集要
譚景丹頤生錄　張君房雲笈七籤
高濂遵生八牋　內經靈樞素問
神農本草經　寇宗奭本草衍義
蘇恭唐本草　陳藏器本草拾遺
甄權藥性本草　王好古湯液本草

孟詵食療本草　朱震亨本草補遺
馬志開寶本草　蘇頌圖經本草
日華子本草　李時珍本草綱目
汪昂本草備要　陶宏景名醫別錄
後唐刊石藥驗　張元素珍珠囊
陶隱居藥性論　雷斅炮炙論
唐開元廣濟方　宋太平聖惠方
宋徽宗聖濟方　周憲王普濟方
張仲景傷寒方　孫思邈千金食治

孫思邈千金翼　孫思邈千金月令
天寶單方圖　王燾外臺秘要
韋宙獨行方　劉禹錫傳信方
陳言三因方　婁居中食治通說
昝殷食醫心鏡　飲膳正要
楊仁齋直指方　張傑子母秘錄
王執中資生錄　陳直奉親養老書
吳旻扶壽方　張從正儒門事親
南陽活人書　延年秘旨

醫餘錄　摘元妙方
薩謙齋經驗方　萬表積善堂方
韓忞醫通　楊珣丹溪心法
葛洪肘后方　臞仙壽域神方
崔元亮海上方　姚旅露書
吳瑞日用舉要　楊起簡便方
葉氏枕中記　陳延之小品方
拾便良方　劉涓子鬼遺方
錦囊秘錄　濟世仁術編

李絳手集方　朱瑞章家寶方
張文仲備急方　尤乘壽世青編
王維德全生集　吳又可瘟疫論
陳枚采珍集　龔應圓三福丹書
吳儀洛醫學術

老老恒言卷一

慈山居士著　　　　檇李道書

同里後學孫福清校刊

安寢

少寐乃老年大患内經謂衛氣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則陰氣虛故目不瞑載有方藥罕聞奏效邵子曰寤則神棲於目寐則神棲於心又曰神統於心大抵以清心爲切要然心實最難把捉必先平居靜養入寢時將一切營爲計慮舉念卽除漸除漸少漸少漸無自然可得安眠若終日擾擾七情火動輾轉牽懷欲其一時消釋得乎

南華經曰其寐也魂交養生家曰先睡心後睡目俱空言擬議而已愚謂寐有操縱二法操者如貫想頭頂默數鼻息返觀丹田之類使心有所着乃不紛馳庶可獲寐縱者任其心遊思於杳渺無朕之區亦可漸入朦朧之境最忌者心欲求寐則寐愈難蓋醒與寐交界關頭斷非意想所及惟忘乎寐則心之或操或縱皆通睡鄉之路

語曰寢不尸謂不仰臥也相傳希夷安睡訣左側臥則屈左足屈左臂以手上承頭伸右足以右手置右股間右側臥反是半山翁詩云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此果其睡方耶依此而臥似較穩適然亦不得太泥但勿仰臥可也

記玉藻曰寢恒東首謂順生氣而臥也保生心鑑曰凡臥春夏首向東秋冬首向西愚謂寢處必安其常記所云恒也四時更變反致不安又曰首勿北臥謂避陰氣雲笈七籤曰冬臥宜向北又謂乘旺氣矣按家語曰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則凡東西設牀者臥以南首爲當

臥不安易多反側臥卽安醒時亦當轉動使絡脈流通否則半身板重或腰肋痛或肢節痠者有之按釋氏戒律臥惟右側不得轉動名吉祥睡此乃戒其酣寐速之醒也與老年安寢之道正相反

胃方納食脾未及化或卽倦而欲臥須强耐之蠡海集曰眼眶屬脾眼開眶動脾應之而動又曰脾聞聲則動動所以化食也按脾與胃同位中州而膜聯胃左故脈居右而氣常行於左如食後必欲臥宜右側以

舒脾之氣續博物志云臥不欲左脇亦此意食遠則左右皆宜

覺須手足伸舒睡則不嫌屈縮續博物志云臥欲足縮是也至冬夜愈屈縮則愈冷玉洞要訣曰伸足臥一身俱煖試之極驗楊誠齋雪詩云今宵敢歎臥如弓所謂愈屈縮愈冷非耶

就寢即滅燈目不外眩則神守其舍雲笈七籤曰夜寢燃燈令人心神不安眞西山衛生歌曰默寢暗眠神晏如亦有滅燈不成寐者錫製燈龕半邊開小竇以通光背帳置之便不照耀及目

寢不得大聲叫呼蓋寢則五藏如鍾磬不懸不可發聲養生家謂多言傷氣平時亦宜少言何況寢時玉笥要覽曰臥須閉口則元氣不出邪氣不入此靜翕之體安貞之吉也否則令人面失血色

頭爲諸陽之首攝生要論曰冬宜凍腦又曰臥不覆首有作睡帽者放空其頂即凍腦之意終嫌太熱用輕紗包額如婦人包頭式或狹或寬可趁天時亦惟意所適

腹爲五藏之總故腹本喜煖老人下元虛弱更宜加意煖之辦兜肚將蘄艾搥軟鋪勻蒙以絲緜細鍼密紉勿令散亂成塊夜臥必需居常亦不可輕脫又有以薑桂及麝諸藥裝入可治腹作冷痛段成式詩云見說自能裁袙肚不知誰更着帩頭注袙肚即今之兜肚

兜肚外再加肚束腹不嫌過煖也古今注謂之腰綵有似婦人袜胸寬約七八寸帶繫之前護腹旁護腰後護命門取益良多不特臥時需之亦有以溫煖藥裝入者

解衣而寢肩與頸被覆難密製寢衣如半臂薄裝綿上以護其肩短及腰前幅中分扣鈕如常後幅下聯橫幅圍匝腰間繫以帶可代肚束更綴領以護其頸頸中央之脈督脈也名曰風府不可着冷領似常領之半掩其頸後舒其咽前斯兩得之矣穿小襖臥則如式作單者加於外說叢云鄉黨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疑是度其身而半之如今着小襖以便寢義亦通

晨興

老年人往往天未明而枕上已醒凡藏府有不安處骨
節有酸痛處必於此生氣時覺之先以卧功次第行
數遍卧功見二卷導引內反側至再俟日色到牕方可徐徐而
起乍起慎勿即出戶外即開牕牖
春宜夜卧早起逆之則傷肝夏同於春逆之則傷心秋
宜早卧早起逆之則傷肺冬宜早卧晏起逆之則傷
腎說見內經養生家每引以爲據愚謂俗欲卧而勿
卧醒欲起而勿起勉强轉多不適况乎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豈動夜靜乃陰陽一定之理似不得以四時

分別
冬月將起時擁被披衣坐少頃先進熱飲如乳酪蓮子
圓棗湯之屬以益脾或飲醇酒以鼓舞胃氣樂天詩
所謂空腹三杯卯後酒也然亦當自審其宜易頤卦
象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晨起漱口其常也洞微經曰清早口含元氣不得漱而
吐之當以津漱口卽細細嚥津愚謂卧時終宵呼吸
濁氣上騰滿口粘膩此明證也故去濁生清惟漱爲
宜仲賢餘話曰早漱口不若將卧而漱然兼行之亦

無不可
漱用溫水但去齒垢齒之患在火有擦齒諸方試之久
俱無効惟冷水漱口習慣則寒冬亦不冰齒可以永
除齒患卽當欲落時亦免作痛騣刷不可用傷輔肉
也是爲齒之祟抱朴子曰牢齒之法晨起叩齒三百
下爲良
日已出而霜露未晞曉氣清寒最易觸人至於霧蒸如
烟尤不可犯元命包曰陰陽亂則爲霧爾雅曰地氣
發天不應曰霧月令曰仲冬行夏令則氛霧冥冥其

非天地之正氣可知更有入鼻微臭卽同山嵐之障
毒彌甚焉皇極經世曰水霧黑火霧赤土霧黃石霧
白
每日空腹食淡粥一甌能推陳致新生津快胃所益非
細如雜以甘鹹之物卽等尋常飲食楊子雲解嘲文
云大味必淡本草載有粥記極言空腹食粥之妙陸
放翁詩云世人箇箇學長年不悟長年在目前我得
宛邱平易法只將食粥致神仙
清晨略進飲食後如值日晴風定就南牕下背日光而

坐列子所謂負日之暄也春冬得有微煖能使遍體
和暢日爲太陽之精其光壯人陽氣極爲補益過午
陰氣漸長日光減煖久坐非宜
長夏晨興勿輒進食以實胃夏火盛陽銷爍肺陰先進
米飲以潤肺稼穡作甘土能生金也至於曉氣清涼
爽人心目惟早起乃得領略寒山子曰早起不在雞
鳴前蓋寅時初刻爲肺生氣之始正宜酣睡至卯氣
入大腸方可起身稍進湯飲至辰氣入胃乃得進食
此四時皆同

盥洗

盥洗手也洗髮曰沐洗面曰靧洗身曰浴通謂之洗養
生家言髮宜多櫛不宜多洗當風而沐恐患頭風至
年老髮稀沐似可廢晨起先洗面飯後午睡後黃昏
後俱當習以爲常面爲五藏之華頻洗所以發揚之
太素經曰手宜常在面謂兩手頻頻擦面也意同
冬月手冷洗以熱水煖可移時頗勝烘火記玉藻曰日
五盥蓋謂洗手不嫌頻數耳又內則云三日具沐其
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燂溫也潘淅米汁
也卽俗所謂米泔水
洗面水不嫌過熱熱則能行血氣冷則氣滯令人面無
光澤夏月井水陰寒洗手亦恐手戰寒透骨也玉藻
曰沐稷而靧粱注沐稷以淅稷之水洗髮靧粱以淅
粱之水洗面皆泔水也泔水能去垢故用之去垢之
物甚多古人所以用此者去垢而不乏精氣自較勝
他物
浴必開發毛孔遍及於體如腑臟開發之令人耗眞氣
諺云多梳頭少洗浴盛夏亦須隔三四日方可具浴

浴後陽氣上騰必洗面以宣暢其氣進飲食眠少頃
而起至浴時易冒風邪必於密室
記內則云五日則燂湯請浴盆浴水不可太熱溫涼須
適於體故必燂湯或浴久湯冷另以大壺貯熱者置
於浴盆旁徐徐添入使通體暢快而後已雲笈七籤
曰夜臥時常以兩手揩摩身體名曰乾浴
浴後當風腠理開風易感感而卽發僅在皮毛則爲寒
熱積久入裏患甚大故風本宜避浴後尤宜避論語
浴乎沂風乎舞雩不過借以言志暮春非浴之時況

復當風耶
清閟錄載香水洗身諸方香能利竅疏泄元氣但浴猶
慮開發毛孔復以香水開發之可乎愚按記言沐稷
靧粱不以稷與粱洗身者蓋貴五穀之意凡上品諸
香爲造化之精氣醞釀而成似亦不當褻用藏器云
樟木煎湯浴脚氣疥癬風癢按樟辛烈香竄尤不可
無故取浴
有甑築浴室鐵鍋盛水浴即坐鍋中火燃其下溫凉惟
所欲非不快適曾聞有八浴者鍋破遂墮鍋底水與

火并而及其身吁可以鑒矣

飲食

記內則曰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
甘注酸苦辛鹹木火金水之所屬多其時味所以養
氣也四時皆調以滑甘象土之寄也孫思邈曰春少
酸增甘夏少苦增辛秋少辛增酸冬少鹹增苦四季
少甘增鹹內則意在乘旺孫氏意在扶衰要之無論
四時五味不可偏多抱朴子曰酸多傷脾苦多傷肺
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腎此五味克五藏乃五
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當時特未遽覺耳
凡食物不能廢鹹但少加使淡淡則物之真味真性俱
得每見多食鹹物必發渴鹹屬水潤下而反發渴者
何內經謂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血燥其義似未顯
豁泰西水法曰有如木燼成灰漉灰得鹵可知鹹由
火生也故鹵水不冰愚按物極必反火極反鹹則鹹
極反渴又玩坎卦中畫陽爻即是外合火性之象故
腎中亦有眞火
記內則曰棗栗飴蜜以甘之菫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

之脂膏以膏之愚按甘之以悅脾性滑之以舒脾陽
膏之以益脾陰三之字皆指脾言古人養老調脾之
法服食即當藥餌
抱朴子曰熱食傷骨冷食傷肺熱毋灼唇冷毋冰齒又
曰冷熱並陳宜先食熱後食冷愚謂食物之冷熱當
順乎時之自然然過冷寧過熱如夏日伏陰在內熱
食得有微汗亦妙內經曰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
汗由氣化乃表裏通塞之驗也
衛生錄曰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腎四

季不食脾當旺之時不可犯以物之死氣但凡物總無活食之理其說太泥玉樞微旨曰春不食肺夏不食腎秋不食心冬不食脾四季不食肝乃謂不食其所受克此說理猶可通

夏至以後秋分以前外則暑陽漸熾內則微陰初生最當調停脾胃勿進肥濃內經曰味厚爲陰薄爲陽厚則泄薄則通再瓜果生冷諸物亦當愼胃喜煖煖則散冷則凝凝則胃先受傷脾卽不運白虎通曰胃者脾之府脾稟氣於胃

午前爲生氣午後爲死氣釋氏有過午不食之說避死氣也內經曰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虛故早飯可飽午後卽宜少食至晚更必空虛

應璩三叟詩云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量腹二字最妙或多或少非他人所知須自己審量節者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寧少無多又古詩云努力加餐飯老年人不減足矣加則必扨胃氣況努力定覺勉强縱使一餐可加後必不繼奚益焉

勿極飢而食食不過飽勿極渴而飲飲不過多但使腹不空虛則沖和之氣淪浹肌髓抱朴子曰食欲數而少不欲頓而多得此意也凡食總以少爲有益脾易磨運乃化精液否則極補之物多食反至受傷故曰少食以安脾也

洞微經曰太飢傷脾太飽傷氣蓋脾藉於穀飢則脾無以運而虛脾氣轉於脾飽則脾過於實而滯氣故先飢而食所以給脾食不充脾所以養氣

華陀食論曰食物有三化一火化爛煮也一口化細嚼也一腹化入胃自化也老年惟藉火化磨運易卽輸

精多若市脯每加消石速其糜爛雖同爲火化不宜頻食恐反削胃氣

水陸之味雖珍美畢備每食忌雜雜則五味相撓定爲胃患道德經曰五味令人口爽爽失也謂口失正味也不若次第分頓食之乃能各得其味適於口亦適於胃

食後微滓留齒隙最爲齒累以柳木削籤剔除務淨虎鬚尤妙再煎濃茶候冷連漱以蕩滌之韋莊詩漱瓶如練色漱口作泉聲東坡云齒性便苦如食甘甜物

更當漱每見年未及遲齒即欽落者乃甘味留齒斷
至生蟲作䘌公孫尼子曰食甘者益於肉而骨不利
也齒爲骨之餘

食物

本草謂煑飯以陳廩米爲補益秋穀初成老年食之動
氣發病恐意胃弱難化則有之滋潤香甘莫如新粒
不妨兩宜而食微炒則鬆而易化兼開胃有香稻米
炒則香氣減可竟煑食煑必過熟乃佳昌黎詩所謂
匙抄爛飯穩送之合口軟嚼如牛呞也有以米浸水

冬月冰之風乾煑飯鬆軟稱老年之供凡煑白米宜
緊火候熟開鍋即食廩米炒米宜緩火熟後有頃候
收溼氣則發鬆透裏

煑粥用新米香甘快胃樂天詩云粥美嘗新米香稻彌
佳按本草煑粥之方甚多大抵以米和蓮肉爲第一
其次芡實苡薏仁俱佳此外或因微疾借以調養雖
各有取益要非常供李笠翁曰煑飯勿以水多而減
煑粥勿以水少而添方得粥飯正味

茶能解渴亦能致渴蕩滌精液故耳盧仝七碗乃愈飲
愈渴非茶量佳也內經謂少飲不病喘渴華陀食論
曰苦茶久食益意思恐不足據多飲面黃亦少睡魏
仲先謝友人惠茶詩云不敢頻嘗無別意只愁睡少
夢君稀惟飯後飲之可解肥濃若淸晨飲茶東坡謂
直入腎經乃引賊入門也茶品非一近地可覓者武
彝六安爲尚

詩豳風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書酒誥云厥父母慶自
洗腆致用酒酒固老年所宜但少時傷於酒老必戒
即素不病酒黃昏後亦不宜飲惟宜午後飲之藉以

宣導血脈古人飲酒每在食後儀禮謂之酳注云酳
者演安其食也今世俗筵宴飽食竣復設小碟以佐
酒其猶存古之意與米酒爲佳麴酒次之俱取陳釀
多年者燒酒純陽消爍眞陰當戒

烟草據姚旅露書產呂宋名淡巴菰本草不載備要增
入其說御未明確愚按烟草味辛性燥熏灼耗精液
其下嚥也肺胃受之有禦寒解霧辟穢消膩之能一
入心竅便昏昏如醉矣淸晨飲食未入口宜慎篤嗜
者甚至舌胎黃黑飲食少味方書無治法食猪羊油

可愈潤其燥也有製水烟壺隔水吸之者有令人口噴以口接之者異其熏灼仍難捐棄故又名相思草蚓庵瑣語曰邊上人寒疾非烟不治至以匹馬易烟一觔明崇禎癸未禁民私售則烟之能禦寒信矣然夏自當强制

菹菜之屬每食所需本非一類人各有宜文王嗜菖歜孔子不撤薑食皆第其所宜故取之非僅曰菖可益聰薑可通神明也按菖歜即菖蒲菹遯庵秘錄有種石菖蒲法以辰砂搥末代泥候其生發採根食之不必定作菹也利竅兼可鎮心據云能治不寐極爲神妙之品

蒸露法同燒酒諸物皆可蒸堪爲飲食之助蓋物之精液全在氣味其質盡糟粕耳猶之飲食入胃精氣上輸於肺宜布諸藏糟粕歸於大腸與蒸露等故蒸露之性雖隨物而異能升騰清陽之氣其取益一也如稻米露發舒胃陽可代湯飲病後尤宜他如藿香薄荷之類俱宜蒸取露用泰西水法曰西國藥肆中大半是藥露持方詣肆和露付之則方藥亦可蒸露也

須預辨蒸器隨物蒸用

水陸飛走諸食物備載本草可考而知但據其所採論說試之不盡獲驗張文潛詩云我讀本草書美惡未有憑是豈人之稟氣不同遂使所投亦異耶當以身體察各隨稟氣所宜而食之則庶幾矣

散步

坐久則絡脈滯居常無所事即於室內時時緩步盤旋數十匝使筋骸活動絡脈乃得流通習之既久步可漸至千百兼增足力步主筋步則筋舒而四肢健懶步則筋攣筋攣日益加懶偶展數武便苦氣之難免久坐傷肉之弊

欲步先起立振衣定息以立功諸法徐徐行一度（立功見二卷導引內）然後從容展步則精神足力倍加爽健荀子曰安燕而氣血不惰此之謂也

飯後食物停胃必緩行數百步散其氣以輸於食則磨胃而易腐化蠡海集曰脾與胃俱屬土土耕鋤始能生殖不動則爲荒土矣故步所以動之瑯嬛記曰古之老人飯後必散步欲摇動其身以消食也故後人

以散步為消遣

遵生箋曰凡行步時不得與人語欲語須住足否則令人失氣謂行步則動氣復開口以發之氣遂斷續而失調也雖非甚要寢食而外不可言語亦須添此一節

散步者散而不拘之謂且行且立且立且行須得一種閒暇自如之態盧綸詩白雲流水如閒步是也南華經曰水之性不雜則清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此養神之道也散步所以養神

偶爾步欲少遠須自揣足力毋勉強更命小舟相隨步出可以舟回或舟出而步回隨其意之所便既回即就便榻眠少頃并進湯飲以和其氣元微之詩云僶俛還移步持疑又省躬即未免涉於勉強矣

春探梅秋訪菊最是雅事風日晴和時偕二三老友搘笻里許安步亦可當車所戒者乘興縱步一時客氣為主相忘疲困坐定始覺受傷悔已無及

晝臥

午後坐久微倦不可便榻即眠必就臥室安枕移時或醒或寐任其自然欲起即起不須留戀左傳醫和之言曰晦淫惑疾注寢過節則惑亂既起以熱水洗面則眼光倍爽加薄綿衣煖其背則肢體俱覺輕健樂天詩所謂一覺閒眠百病消也三伏時或眠便榻另設紗帳總戶俱須密閉

冬月晝臥當以薄被覆其下體此時微陽潛長必溫煖以養之血氣本喜溫而惡寒何況冬月如不以被覆睡起定覺神色偃蹇遍體加冷陽微弗勝陰凝也

長夏晝臥醒後即進熱飲以助陽氣如得微汗亦妙夏

為陽極之候晝宜動而臥則反靜宜達之所以順時

歐陽公曰介甫嘗云夏月晝臥方枕為佳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老年雖不宜受冷首為陽不可令熱況長夏晝臥枕雖末節亦取所宜

天祿識餘云李黃門以午睡為攤飯放翁詩攤飯橫眠夢蝶牀此惟年壯胃強方可老年胃氣既弱運動尚慮停滯必待食久既化胸膈寬然未倦猶弗臥少倦亟就枕過此恐又不成寐矣

坐而假寐醒時彌覺神清氣爽較之就枕而臥更為受

葢然有坐不能寐者但使緘其口閉其目收攝其心神休息片時足當晝眠亦堪遣日樂天詩云不作午時眠日長安可度此眞老年閒寂之況

常晝卽寢旣寢而起入夜復寢一晝夜間寢與分而二之葢老年氣弱運動久則氣道澀故寢以節之每日時至午陽氣漸消少息所以養陽時至子陽氣漸長熟睡所以養陰東坡詩云此身正似蠶將老更盡春光一再眠若少壯陽氣方盛晝寢反令目昏頭重陽亢也

夜坐

日未出而卽醒夜方闌而不寢老年恒有之黃昏時如輒就寢則愈不能寐必坐有頃坐時先調息以定氣塞聰掩明屏除雜想或行坐功運動一番（坐功見二卷導引內）亢倉子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夜坐如此卽安睡之妙訣

五藏之精氣上注於目坐時燈光照耀卽閉目亦似紅紗罩之心因目動遂致淆亂神明須置隱燈放翁詩所云小幟幛燈便細書是也使光不射目兼養目力若滅燈而坐更妥楞嚴經曰開眼見明名爲見外閉眼見暗名爲見內荀子曰濁明外景淸明內景意同

坐久腹空似可進食亦勿輒食以擾胃氣內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或暑進湯飲以煖之酒更不可飲氣血入夜而伏酒性動散兩相妨也夜不食薑亦此意

剪燭夜話此少壯之常老年若不檢束愈談笑愈不倦神氣浮動便覺難以收攝鮑氏皇極經世作曰人之神晝在心夜在腎葢腎主納氣談笑則氣不納氣不納則神不藏所以終夜無寐談笑亦足致之

夜以更點爲候如更點無聞何以取準拈香一炷或兩炷隨所坐之久暫令每夜同之則氣血之動定有常入寢始覺安然四時夜有長短各酌其宜可也

予嘗有秋夜詩云薄醉倦來禁不得月光窺牖引人看凡値月明時推窻看月事所恒有然呼吸間易感風露爲從煖室中頓受凉氣耳內經曰因于風露乃生寒熱秋月彌佳尤宜戒看

夏夜時刻甚短卽早臥僅及冬夜之半陳傅良詩所謂短夜得眠常不足縱未就枕祇宜寢室中坐少頃至

若風檐露院涼爽宜人非不快意但夜氣暗侵每爲病根所伏大凡快意處即是受病處老年人隨事預防當於快意處發猛省又不獨此夜坐納涼之一節也

夜坐乃凝神於靜所以爲寐計耳按紫巖隱書曰每夜欲睡時繞室行千步始就枕其說卻與坐相反蓋行則身勞勞則思息動極而返於靜亦有至理首篇論安寐息謂有操縱二法此夜坐是以靜求靜行千步是以動求靜與操縱意相參可以體驗得之

老老恒言卷一畢

老老恒言卷二

慈山居士著　　同里後學孫福清校刊

燕居

養靜爲攝生首務五官之司俱屬陽火精髓血脈則陰精也陰足乃克濟陽內經曰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降者降伏之降陰不足而受陽制立見枯竭矣養靜所以養陰正爲動時揮運之用

顯道經曰骨涌而白血涌而赤髓涌而黃肌涌而黑精涌而光氣涌而澤光澤必根乎精氣所謂睟然見於

面也按精氣二字俱從米是精氣又必資乎米調停粥飯飢飽適時生精益氣之功孰大焉

記王制云九十飲食不離寢寢謂寢處之所乃起居臥室之意如年未九十精力衰頹者起居臥室似亦無不可少視聽寡言笑俱足甯心養神卽卻病良方也

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

心者神之舍目者神之牖目之所至心亦至焉陰符經曰機在於目道德經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平居無事時一室黙坐常以目視鼻以鼻對臍調勻呼吸毋間斷毋矜持降心火入於氣海自覺遍體和暢

定觀經曰勿以涉事無厭故求多事勿以處喧無惡强求就喧蓋無厭無惡事不累心也若多事就喧心卽爲事累矣冲虛經曰務外遊不如務內觀

心不可無所用非必如槁木如死灰方爲養生之道靜時固戒動動而不妄動亦靜也道家所謂不怕念起惟怕覺遲至於用時戒雜雜則分分則勞惟專則雖用不勞志定神凝故也

人藉氣以充其身故平日在乎善養所忌最是怒怒心

一發則氣逆而不順窒而不舒傷我氣卽足以傷我身老年人雖事値可怒當思事與身孰重一轉念間可以渙然冰釋

寒煖飢飽起居之常惟常也往往易於疎縱自當隨時審量衣可加卽加勿以薄寒而少耐食可置卽置勿以悅口而少貪濟生編曰衣不嫌過食不嫌不及此雖救偏之言實爲得中之論

春冰未泮下體甯過於煖上體無妨略減所以養陽之生氣綿衣不可頓加少煖又須暫脫北方語曰若要

安樂不脫不着南方語曰若要安樂頻脫頻着
夏月氷盤以陰乘陽也冬月圍爐以陽乘陰也陰陽俱不可違時內經曰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調寒暑然冬寒猶可近火火在表也夏熱必戒納涼涼入裏也
濟世仁術編曰手心通心竅大熱時以扇急扇手心能使遍體俱涼愚謂不若諺語云心定自然涼心定二字可玩味

省心

六淫之邪其來自外務調攝所以却之也至若七情內動非調攝能却其中喜怒二端猶可解釋倘事值其變憂思悲恐驚五者情更發於難遏要使心定則情乃定定其心之道何如曰安命
凡人心有所欲往往形諸夢寐此妄想惑亂之確證老年人多般涉獵過來其為可娛可樂之事滋味不過如斯追憶間亦同夢境矣故妄想不可有并不必有心逸則日休也
世情世態閱歷久看應爛熟心衰面改老更奚求諺曰求人不如求己呼牛呼馬亦可由人毋少介意少介意便生忿忿便傷肝於人何損徒損乎己耳
少年熱鬧之場非其類則弗親苟不見幾知退取憎而已至與二三老友相對閒談偶聞世事不必論是非不必較長短愼爾出話亦所以定心氣
語云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財利一關似難打破亦念去日已長來日已短雖堆金積玉將安用之然使恣意耗費反致奉身匱乏有待經營此又最苦事故節儉二字始終不可忘

衣食二端乃養生切要事然必購珍異之物方謂於體有益豈非轉多煩擾食但慊其心所欲心欲淡泊雖肥濃亦不悅口衣但安其體所習鮮衣華服與體不相習舉動便覺乖宜所以食取稱意衣取適體即是養生之妙藥
凡事擇人代勞事後核其成可也或有必親辦者則毅然辦之亦有可姑置者則決然置之辦之所以安心置之亦所以安心不辦又不置終日往來縈懷其勞彌甚

老年肝血漸衰未免性生急躁旁人不及應每至急躁益甚究無濟於事也當以一耐字處之百凡自然就理血氣既不妄動神色亦覺和平可養身兼養性

年高則齒落目昏耳重聽步蹇澀亦理所必致乃或因是怨嗟徒生煩惱須知人生特不易到此地位耳到此地位方且自幸不暇何怨嗟之有

壽爲五福之首既得稱老亦可云壽更復食飽衣煖優游杖履其獲福亦厚矣人世間境遇何常進一步想終無盡時退一步想自有餘樂道德經曰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身後之定論與生前之物議已所不及聞不及知同也然一息尚存必無願人毀已者身後亦猶是耳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務名也常把一名字着想則舉動自能檢飭不至毀來否即年至期頤得遂考終亦與草木同腐道德經曰死而不亡者壽謂壽不徒在乎年也

見客

記王制曰七十不與賓客之事蓋以送迎僕僕非老年所能勝若夫來而不往記以爲非禮豈所論於老年

子嘗有掃徑詩云積閒成懶痼難砭掃徑欣看客跡添若要往來拘禮法爾音金玉亦無嫌

見客必相揖禮本不可廢但恐腰易作酸此禮竟宜捐棄腰爲腎之府腎屬水水動則生波又按蠡海集云肺居上肝居下一鞠躬則肺俯肝仰矣故嵇康言禮豈爲我輩設愚謂揖豈爲老年設

客至進茶通行之禮茶必主客各一謂主以陪客也老年交好來往定皆習熟止以佳茗進於客可耳若必

相陪未免强飲或謂設而不飲亦可又安用此虛文

老年人着衣戴帽適體而已非爲客也熱即脫冷即着見客不過便服如必肅衣冠而後相接不特脫着爲煩寒溫亦覺頓易豈所以適體乎南華經曰是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倘有尊客過訪命閽人婉辭可也

凡客雖盛暑其來也必具衣冠鵠立堂中俟主人衣冠而出客已熱不能勝當與知交約主不衣冠則客至即可脫冠解衣本爲便於主却亦便於客

喜談舊事愛聽新聞老人之常態但不可太煩亦不可太久少有倦意而止客卽在座勿用周旋如張潮詩所云我醉欲眠卿且去可也大呼大笑耗人元氣對客時亦須撿束

往赴筵宴周旋揖讓無此精力亦少此意與卽家有客至陪坐陪飲强以所不欲便覺煩苦至値花晨月夕良友歡聚偶爾開尊設饌隨興所之可也毋太枯寂

慶弔之禮非老年之事自應槪爲屏絕按禮重居喪曲禮猶曰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于內又王制

曰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況其他乎

出門

邵子自言四不出大風大雨大寒大熱也愚謂非特不可出門卽居家亦當密室靜攝以養天和大雷大霆尤當緘口肅容敬天之怒如値春秋佳日扶杖逍遙儘可一抒沈鬱之抱

偶然近地遊覽茶具果餌必周備以爲不時之需葢食籠竹編如盒形作數層外以環約之使一手可提記王制曰膳飲從於遊乃兼具酒食如近地亦非必備

春秋寒煖不時卽近地偶出綿夾衣必挈以隨身往往頃刻間氣候迥異設未豫備乍煖猶可乍涼卽足爲患

乘輿而出不過遊在村郭間可泛小舟舟前後必障蔽樂天詩所謂一莖竹篙剔船尾兩幅青幕覆船頭也

舟中不能設椅屹坐搖杌殊覺不甯製環椅無足平置舟板上與坐環椅無別居家時不妨移置便榻亦堪小坐

舟中另置褥厚而狹者可坐可臥另置枕短而高者可

靠手可枕首微覺𢚩倦有此則坐臥胥安

足力尚健者備遊山鞋每製必二緉上山則底前薄後厚下山則底前厚後薄趁宜而着命童子攜之古人有登山屐去屐前齒亦此意

摺疊櫈遊具也四足兩兩交加邊則但具前後以木稍縷繃爲面軟而可折今俗稱馬踏子其制昉自前明見三才圖會予詩有穩坐看山權當榻不妨摺疊人遊蹤之句凡出門命攜以相隨足力倦卽堪少坐不必尋爲遊山也

太白詩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又東坡戴笠行雨中繪笠屐圖笠為古人所恒用禦雨兼障日夏秋之初或倚杖而出亦可預辦製以椶與藤俱嫌少重竹為骨旱紗蒙其上似較輕便另用紗二寸許垂於笠邊謂之篩檐亦堪障日

老年出不遠方無過往來鄉里曲禮曰行役以婦人謂設有不得已而遠行所以慮之周也以婦人者婦人舉動柔和故用之然此亦古人優體衰羸不嫌過於委曲苟有勤謹童僕左右習慣者未始不可用

遠道行李必作信宿計各項周備外其要尤在牀帳辦潤大摺疊櫈二其制見前或椶綳之或皮綳之兩櫈相接而拼長廣恰如牀式聞軍營中多用此帳用有骨子可以架起者制詳四卷帳內

嚴冬遠出另備帽名將軍套皮製邊邊開四口分四塊前邊垂下遮耳及頰偶欲摺上扣以紐仍如整邊趁寒趁燠水陸俱當

防疾

心之神發於目腎之精發於耳道德經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謂淆亂其耳目即耗散其精神試於觀劇時驗之靜默安坐暢領聲色之樂非不甚適至歌闌舞罷未有不身疲力倦者可恍悟此理

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此內經五勞所傷之說也老年惟久坐久臥不能免須以導引諸法隨其坐臥行之導引有睡功坐功見本卷末使血脈流通庶無此患

男女之欲乃陰陽自然之道易大傳曰天地絪縕男女構精是也然傳引損卦爻辭以為言損乃損剛益柔

之象故自然之中非無損焉老年斷慾亦盛衰自然之道損之爻辭曰窒慾是也若猶未也自然反成勉強則損之又損必至損年

五藏俞穴皆會於背夏熱時有命童僕扇風者風必及之則風且入藏貽患非細有汗時尤甚縱不免揮扇手自揮動僅及於面猶之御風而行俱為可受靜坐則微有風來便覺難勝動陽則靜陰面陽而背陰也

時疫流行乃天地不正之氣其感人也大抵由口鼻入吳又可論曰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入於膜原是

也彼此傳染皆氣感召原其始莫不因風而來內經所謂風者善行而數變居常出入少覺有風卽以衣袖掩口鼻亦堪避疫

窗隙門隙之風其來甚微然逼於隙而出另有一種冷氣分外尖利譬之暗箭焉中人於不及備則所傷更甚慎毋以風微而少耐之

酷熱之候俄然大雨時行院中熱氣逼入於室鼻觀中并覺有腥氣者此暑之鬱毒最易傷人內經曰夏傷于暑秋爲痎瘧須速閉窗牖毋使得入雨歇又卽洞開以散室中之熱再如冷水潑地亦有暑氣上騰勿近之

飽食後不得急行急行則氣逆不但食物難化且致壅塞內經所謂濁氣在上則生䐜脹飢不得大呼大叫腹空則氣旣怯而復竭之必傷肺胃五藏皆禀氣於胃諸氣皆屬於肺也

凡風從所居之方來爲正風如春東風秋西風其中人也淺從衝後來爲虛風如夏北風冬南風溫涼因之頓異傷人最深當加意調養以補救天時涼卽添衣

溫毋遽脫退避密室勿犯其侵

三冬天地閉血氣伏如作勞出汗陽氣滲泄無以爲來春發生之本此致病之原也春秋時大汗勿遽脫衣汗止又須卽易溼氣侵膚亦足爲累

石上日色曬熱不可坐恐發臀瘡坐冷石恐患疝氣汗衣勿日曝恐身長汗斑酒後忌飲茶恐脾成酒積耳凍勿火烘烘卽生瘡目昏毋洗浴浴必添障凡此日用小節未易悉數俱宜留意

慎藥

老年偶患微疾加意調停飲食就食物中之當病者食之食亦宜少使腹常空虛則絡脈易於轉運元氣漸復微邪自退乃第一要訣

藥不當病服之每未見害所以言醫易而醫者日益多殊不知既不當病便隱然受其累病家不覺醫者亦不自省愚謂微病自可勿藥有喜重病則寒涼攻補又不敢輕試諺云不服藥爲中醫於老年尤當

病有必欲服藥者和平之品甚多儘可施治俗見以爲氣血衰弱攻與補皆必用人參愚謂人參不過藥中

一味耳非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者且未必全利而無害故可已即已苟審病確切必不可已甯謂人參必戒用哉

凡病必先自已體察因其所現之症原其致病之由自頂至踵寒熱痛癢何如自朝至暮起居食息何如則病情已得施治亦易至切脈又後一層事所以醫者在乎問之詳更在病者告之周也

方藥之書多可充棟大抵各有所偏無不自以為是竊考方書最古者莫如內經其中所載方藥本屬無多如不寐用半夏秫米湯鼓脹用雞矢醴試之竟無效他書可知總之同一藥而地之所產各殊同一病而人之稟氣又異更有同一人同一病同一藥而前後施治有效有不效乃欲於揣摹仿彿中求其必當良非易事方藥之所以難於輕信也

本草所載藥品每曰服之延年服之長生不過極言其效而已以身一試可乎雖扶衰補弱固藥之能事故有謂治已病不若治未病愚謂以方藥治未病不若以起居飲食調攝於未病

凡感風感寒暑當時非必遽病內經所謂邪之中人也不知於其身然身之受風受寒暑未有不自知病雖未現即衣暖飲熱令有微汗邪亦可從汗解道德經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病中食粥宜淡食清火利水能使五臟安和確有明驗患泄瀉者尤驗內經曰胃陽弱而百病生脾陰足而萬邪息脾胃乃後天之本老年更以調脾胃為切要

人乳汁方家謂之白硃砂又曰仙人酒服食法以瓷碗浸滾水內候熱擠乳入碗一吸盡之勿少冷又法以銀鍋入乳烘乾成粉和以人參末丸如棗核大腹空時嚥化兩三丸老人調養之品無以過此此則全利而無害然非大有力者不能辦

程子曰我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蓋謂養生卻病不待他求然定心氣實是最難事亦是至要事東坡詩云安心是藥更無方

術家有延年丹藥之方最易惑人服之不但無驗必得暴疾其藥大抵煆煉金石故峻厲彌甚列子曰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乎或有以長生之

說間程子程子曰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故知人但可以久生而不能長生老年人惟當謹守爐餘勿置之風中可耳

消遣

筆墨揮灑最是樂事素善書畫者興到時不妨偶一爲之書必草書畫必蘭竹乃能縱橫任意發抒性靈而無拘束之嫌飽食後不可捉筆俯首倚案有礙胃氣若因應酬促逼轉成魔障

棋可遣閒易動心火琴能養性嫌磨指甲素即擅長不

必自爲之幽牕邃室觀奕聽琴亦足以消永晝

能詩者偶爾得句伸紙疾書與二三老友共賞之不計工拙自適其興可也若拈題或和韻未免一番着意至於題照及壽言輓章槪難徇情

法書名畫古人手跡所存即古人精神所寄牕明几淨展玩一過不啻晤對古人諦審其佈妙到心領神會處儘有默默自得之趣味在

院中植花木數十本不求名種異卉四時不絕便佳呼童僕溉可爲日課玩其生意伺其開落悅目賞心無過於是

鶴野鳥也性却閒靜園圃寬濶之所即可畜去來飲啄任其自如對之可使躁氣頓蠲若籠畫眉架鸚鵡不特近俗并煩調護豈非轉多一累

堦前大缸貯水養金魚數尾浮沈旋繞於中非必池沼然後可觀閒竚時觀魚之樂即樂魚之樂既足怡情兼堪清目

拂塵滌硯焚香烹茶插瓶花上簾鉤事事不妨身親之使時有小勞筋骸血脈乃不凝滯所謂流水不腐戶

樞不蠹也

導引

導引之法甚多如八段錦華陀五禽戲娑羅門十二法天竺按摩訣之類不過宣暢氣血展舒筋骸有益無損茲釋老年易行者附於左分臥功立功坐功三項至於叩齒嚥津任意爲之可也修煉家有納氣通三關結胎成丹之說乃屬左道毋惑

仰臥伸兩足豎足趾伸兩臂伸十指俱著力向下左右連身牽動數遍

仰臥伸左足以右足屈向前兩手用力攀至左及脇攀左足同輪流行

仰臥竪兩膝膝頭相並兩足向外以左右手各攀左右足着力向外數遍

仰卧伸左足竪右膝兩手兜住右足底用力向上膝頭至胸兜左足同輪流行

仰卧伸兩足兩手握大拇指首着枕兩肘着席微舉腰摇動數遍

正立兩手叉向後舉左足空掉數遍掉右足同輪流行

正立仰面昂胸伸直兩臂向前開掌相並擡起如擡重物高及首數遍

正立橫伸兩臂左右托開手握大拇指宛轉順逆搖動不計遍

正立兩臂垂向前近腹手握大拇指如提百鈞重物左右肩俱聳動數遍

正立開掌一臂挺直向上如托重物一臂挺直向下如壓重物左右手輪流行

趺坐擦熱兩掌作洗面狀眼眶鼻梁耳根各處周到面覺微熱爲度

趺坐伸腰兩手置膝以目左右瞻顧如摇頭狀數十遍

趺坐伸腰兩臂用力作挽硬弓勢左右臂輪流行之

趺坐伸腰兩手仰掌挺肘用力齊向上如托百鈞重物數遍

趺坐伸腰兩手握大拇指作拳向前用力作搥物狀數遍

趺坐兩手握大拇指向後托實坐處微舉臀以腰擺搖數遍

趺坐伸腰兩手置膝以腰前紐後紐復左側右側全身着力互行之不計遍

趺坐伸腰兩手開掌十指相叉兩肘拱起掌按胸前反掌推出正掌挽來數遍

趺坐兩手握大拇指作拳反後搥背及腰又向前左右交搥臂及腿取快而止

趺坐兩手按膝左右肩前後交紐如轉轆轤令骨節俱響背覺微熱爲度

老老恒言卷二畢

老老恆言卷三

慈山居士著　　檇李遺書

同里後學孫福清校刊

書室

學不因老而廢流覽書冊正可借以遣閒則終日盤桓不離書室室取向南乘陽也洞靈經曰太明傷魂太陰傷魄愚按魂爲陽氣之英也魄爲陰體之精也所謂傷者卽目光可驗如太明就暗則目轉昏傷其陽也太暗就明則目轉眯傷其陰也又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多陰則痿痿者喻言肢體懈弛心神渙散之意

室中當户秋冬垂幕春夏垂簾總爲障風而設晴暖時仍可鉤簾卷幕以挹陽光內經曰風者百病之始也又曰古人避風如避矢石焉其危詞相儆如此當隨時隨地留意避之

三秋涼氣尚微垂幕或嫌其密酌疎密之中以簾作裏藍色輕紗作面夾層製之日光掩映葱翠照入几榻閒許丁卯詩所謂翠簾凝晚香也可以養天和可以清心目

每日清晨室中洞開牕户掃除一遍雖室本潔淨勿暫輟否則漸生故氣故氣卽同鬱蒸之氣入於口鼻有損脾肺脾開竅於口肺開竅於鼻也古人掃必先灑水溼日積似亦非宜嚴冬取乾雪灑地而掃至佳常時用木屑微潤以水亦能黏拌塵灰不使飛揚則倍加潔淨

卑溼之地不可居內經曰地之溼氣感人則害皮肉筋脈氊鋪年久卽有溼氣上侵必易新氊鋪以板則溼氣較微板上亦可鋪氊不但舉步和軟兼且能收

溼春秋左氏傳晉平公疾秦伯使醫和視之有雨淫腹疾之語謂雨溼之氣感而爲泄瀉故梅雨時尤宜遠溼

南北皆宜設牕北則雖設常關盛暑偶開通氣而已淵明常言五六月中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此特其文辭佳耳果如此入秋未有不病者毋爲古人所愚

牕作左右開闔者檻必低低則受風多宜上下兩扇俗謂之和合牕晴明時掛起上扇仍有下扇作障雖坐

牕下風不得侵牕須櫺疎則明糊必以紙則容三冬日行南陸光入牕牖最為可愛如院中東西墻峻日已出而牕未明日方斜而牕頓暗惟兩旁空潤則紅日滿牕可以永晝予嘗作園居詩有好是東西墻放短白駒挽得駐疎櫺之句

室前庭院寬大則舉目開朗懷抱亦暢更須樹陰疎布明暗適宜如太逼簷陽光少而陰氣多易滋溼蒸入室之弊北向院小溼蒸彌甚坐榻勿近之

長夏院中陽光照灼藍色布為幄以障之妥矣微嫌光猶耀目不若荻簾漏影兼得通風或剪松枝帶葉作棚時覺香自風來更妙如以席篷遮蔽非不幽邃然久居於中偶見日色反易受暑

高樓下日不上逼其西偏者日過午即影移向東三伏時可以暫遷書室於此兼令檐下垂簾院中障日南牕向明而時啟北牖雖設而常關起居其中儘堪銷夏

書几

几倚案也桌也其式非一書几乃陳書冊設筆硯終日

坐對之几長廣任意而適於用者必具抽替二三以便雜置文房之物抽替不可深深不過二寸許太深未免佔下地位坐必礙膝或左右作抽替而空其坐處則深淺俱可

檀木瘿木作几極佳但質堅不能收溼梅雨時往往蒸若汗出惟香楠無此弊或以漆微揩之其弊仍不免矣有黑漆退光者杜少陵詩所謂拂拭烏皮几是也口鼻呼吸几面即浮水氣着手有跡黏紙污書不堪書几之用

几上文具羅列另以盤陳之俗稱多陳盤或即於几邊上作矮欄勿雕飾高不過寸前與兩旁三面相同其兩旁欄少短僅及几之半則手無障礙以此雜陳文具得有遮攔較勝於盤

大理石肇慶石堅潔光潤俱可作几面暑月宜之又有以洋玻璃作几面檀木鑲其邊錫作方池承其下蓄金魚及荇藻於其中靜對可以忘暑

冬月以氊鋪几非必增煖但使着手不冷即覺和柔適意蘇子由詩細氊淨几讀文史漢舊儀志云冬月加

綈錦於几謂之綈几則錦氈便可謂之氈几夏月鋪以竹席書顧命曰敷重筍席注竹席也古設以坐今鋪於几取其凉滑緣以邊邊下垂檐數寸乃不移動亦可爲几飾

記玉藻曰君子居恆當戶謂向明而坐也凡設書几向南偏着東壁爲當每有向南之室設書几向西者取其作字手迎天光此又隨乎人事之便位置之宜非必泥古予舊有自題書室詩蘿薜緣墻松倚天園居愛此最幽偏面西一几南牕下三十年來坐榻穿憶

予春秋二十有八始起居此室自今計之幾五十年几榻未嘗少更也

几下腳踏矮櫈坐時必需櫈之製大抵面作方檽僅供腳踏而已當削而圓之寬着其兩頭如轆轤可以轉動腳心爲湧泉穴俾踏處時時轉動心神爲之流暢名滚腳櫈或几足下四周鑲作轆轤式寬如几面更覺踏處舒展

坐榻

有臥榻寬而長者有坐榻僅可容身服虔通俗文曰榻者言其塌然近地也常坐必坐榻乃適元微之詩望山移坐榻輕則便於移也因其後有靠旁有倚俗遂稱爲椅子亦曰環椅椅面墊貴厚冬月以小條褥作背靠下連椅墊鋪之皮者尤妙

臥榻亦可坐盤膝跏趺爲宜背無靠置竪墊燈草實之則不下墜旁無倚置隱囊左右各一不殊椅之有靠有環也隱囊似枕而高俗曰靠枕顔氏家訓曰梁朝全盛時貴遊子弟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

環椅之上有靠有倚趺坐更適但爲地有限不能容膝

另備小杌與椅高低相等者並於椅之前上鋪以褥坐極寬平冬月最宜偶欲正坐去杌甚便

有名醉翁椅者斜坦背後之靠而加枕放直左右之環而增長坐時伸足分置左右首臥枕背着斜坦處雖坐似眠倦時可以就此少息

有名飛來椅者臥榻上背靠也木爲匡穿以籐無面無足如鏡架式其端圓似枕可枕首後有橫幹架起作高低數級惟意所便似與竪墊相類用各有宜

安置坐榻如不着墻壁風從後來卽爲賊風製屏三扇

中高旁下濶不過丈圍於榻後名山字屏放翁詩處
齋山字屏是也可書座右銘或格言黏於上

李氏一家言有煖椅式腳下四圍鑲板中置爐火非不溫煖但老年腎水本虧腎惡燥何堪終日熏灼北地苦寒日坐煖炕亦祇宜於北地又有涼杌式杌下錫作方池以冷水注之尤屬稚氣福按笠翁之書本無足採此似可刪

杖

杖曰扶老既可步履借力且使手足相顧行不忘躁其長須高過於頭一尺許則出入門戶俾有窒礙可以留心檢點雖似少便荀子曰便者不便之便也古人制作蓋有深意在

記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禮所當用用之可也毋強作少壯棄置弗問

杖用竹取其輕而易舉故扶杖必曰扶邛亦曰扶筇按邛竹產蜀之邛州根有三歧為異又節高如鶴膝者出蜀之敘州為節竹竹類不一質厚始堅乃當於用藤亦可為杖產兩廣者佳有謂藤不及竹其質較重有謂竹亦不及藤年久則脆而易折物無全用大抵如是

周禮伊耆氏掌王之齒杖謂賜老者杖也後漢書民年七十授杖其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飲食不噎即祝哽祝噎之意嘗見舊銅鳩朱翠斑斑的是漢時杖頭物蓋古以銅為之竊意琢以玉雕以香俱可非定用銅也杖之下須以銅鑲方耐用短則鑲令長二三寸亦可下必微平着地不滑

近時多用短杖非杖也其長與腰齊上施橫餘四五寸以便手執名曰拐取梅柘條老而堅緻天然有歧出可執者為佳少壯俱攜以遊山及行遠道頗借其力

若老年或散步曠野或閒立庭除偶一攜之然恆情喜便易而厭委曲往往用拐不用杖制作之本意恐漸就湮也

杖頭下可懸備用物如阮修以錢掛杖所謂杖頭錢是也其式以銅圈釘於杖頭下相去約五六寸物即綳於圈有以小瓶插時花為杖頭瓶抱朴子曰杖懸葫蘆可貯丹藥又五岳圖入山可辟魑魅

杖有銘所以寓勸戒之意古人恆有之予嘗自銘其竹

杖曰左之左之毋爭先行去自到今某水某山所謂左之者扶杖當用左手則右腳先向前杖與左腳隨其後步履方爲穩順扶拐亦然予近得邛竹杖截爲拐根有三歧去其一天然便於手執恰當邛竹之用或不與削圓方竹同譏也取易履卦九二之爻辭鐫於上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衣

衣服有定制俗子曰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惟長短寬窄期於適體不妨任意製之其厚薄酌乎天時綿與

絮所用各異大抵初冬需薄綿不如絮之薄而勻嚴冬需厚絮不如綿之厚而軟按急就篇注曰新者爲綿故者爲絮今俗以繭絲爲綿木棉爲絮木棉樹也出嶺南其絮名吉貝江淮間皆草本通謂之木棉者以其爲絮同耳放翁詩奇溫吉貝裘東坡詩江東賈客木棉裘蓋不獨皮衣爲裘絮衣亦可名裘也

虞夏商周養老各異其衣見諸禮記要之溫煖適體則一也如今制有口衣出口外服之式同袍子惟袖平少寬前後不開髮兩旁約開五六寸俗名之曰一箍圓老年禦寒皮衣此式最善極寒時再辦長套裘毛於外穿之古人着裘必以毛向外裘之外加衣曰裼皮衣毛表於外當風則毛先受之寒氣不透裏也如客室靜坐無取此且多着徒增其重另置大襖襯入一箍圓內其長略相等紬裏紬面上半厚裝綿下半薄裝絮四邊縫聯則煖氣不散溫厚同於狐貉而輕軟過之晉謝萬曰禦寒無復勝綿者洵非虛語特非所論於當風耳

方春天氣和煖穿夾襖如常式若襯入袍子內製半截

者前後兩幅斜裁而倒合之下濶上狹以就腰聯其半邊繫以帶如裙亦似古人下裳之意欲長欲短可隨繫帶之高下有作半截夏衫聯上截以鈕扣又有以紗葛作一箍圓此皆應酬所需不稱老年之服

隋制有名貉袖者袖短身短圉人服之蓋即今之馬掛取馬上便捷家居之服亦以便捷爲宜仿其裁制胸前加短襟袖少窄長過肘三四寸下邊縫聯名曰緊身隨寒煖爲加外之衣夾與綿與皮必俱備爲常服之最適

式如被幅無兩袖而總摺其上以爲領俗名一口總亦
曰羅漢衣天寒氣肅時出戶披之可禦風靜坐亦可
披以禦寒世說王恭披鶴氅行雪中今製蓋本此故
又名氅衣皮者尤妙
肺俞穴在背內經曰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不可失寒
煖之節今俗有所謂背搭護其背也即古之半臂爲
婦人服江淮間謂之綽子老年人可爲乍寒乍煖之
需其式同而製小異短及腰前後俱整幅作襟仍扣
右肩下襯襟須窄僅使肋下可綴扣則平勻不堆垛

乃適寒煖之宜
領衣同半臂所以綴領布爲之則澀而不滑領無上聳
之嫌鈕扣仍在前兩肋下前後幅不用縫合以帶一
頭縫着後幅一頭綴鈕即扣合前幅左右同外加衣
欲脫時但解扣即可自衣內取出
夏雖極熱時必着葛布短半臂以護其胸背古有兩當
衫謂當胸當背亦此意須多備數件有汗即更換用
亦可着以就寢
冬夜入寢毋脫小襖恐易着冷裝綿薄則反側爲便式

如緊身袖小加長而已左傳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注
曰衵音日近身衣說文曰日日所常服也即小襖之
類
襯衣亦曰汗衫單衣也製同小襖着體服之衫以頻浣
取潔必用杵搗升庵外集云直舂曰搗今易作臥杵
搗之取其便也既搗微漿候半乾疊作小方布裹其
外復用杵搗使漿性和柔則着體軟滑有生姜取汁
浣衫者療風溼寒嗽諸疾
帽

通典曰上古衣毛冒皮則帽名之始也陽氣至頭而極
宵少冷毋過熱狐貂以製帽寒甚方宜若冬月常戴
恐遏抑陽氣未免眩暈爲患入春爲陽氣宣達之時
尤不可以皮帽煖之內經謂春夏養陽過煖則遏抑
太甚如遏抑而致汗又嫌發泄矣皆非養陽之道帽
頂紅緯時制也少爲宜多則嫌重帽帶或可省老年
惟取簡便而已
腦後爲風門穴脊梁第三節爲肺俞穴易於受風辦風
兜如氊雨帽以遮護之不必定用氊製夾層綿製亦

可綴以帶二縛於頷下或小鈕作扣并得容遮耳家常出入微覺有風卽攜以隨身兜於帽外䙝佰詩話云元廢宋故宮爲寺西僧皆戴紅兜蓋亦用以障風者

周禮天官掌皮共毳毛爲氈唐書黠戛斯傳諸下皆帽白氈遼史臣僚戴氈冠今山左張秋鎮所出氈帽羊毛爲之卽本於古有質甚軟者乍戴亦似與首相習初寒最宜漸寒鑲以皮邊極寒添以皮裏各製而酌用之禦冬之帽殆無過此

幅巾能障風亦能禦寒裁製之式上圓稱首前齊眉貼額額左右有帶繫於腦後其長覆及肩背巾上更戴皮帽亦可又有截幅巾之半綴於帽邊下似較簡便唐輿服制有所謂帷帽此彷彿似之後漢書云時人以幅巾爲雅用全幅皁而向後不覆着冠但幅巾束首而已按全幅不裁製今俗婦人用之古以爲雅今異宜也

乍涼時需夾層小帽亦必有邊者邊須軟令隨手可摺則或高或下方能稱意又有無邊小帽按蜀志王衍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卽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今小帽無邊者蓋亦類是

梁有空頂帽隋有半頭幘今兒童帽箍大抵似之虛其頂以達陽氣式最善每見老年仿其式以作睡帽竊意春秋時家常戴之美觀不足適意有餘

帶

帶之設所以約束其服有寬有狹飾以金銀犀玉不一其制老年但取服不散漫而已用徑寸大圈玉與銅俱可以皁色紬半幅一頭縫住圈上圍於腰一頭穿

入圈內寬緊任意勒之卽將帶頭壓定腰旁旣無結束之勞又得解脫之便

有用鉤子聯絡者不勞結束似亦甚便吳書所謂鉤絡帶類是但腰間寬緊惟意所適有時而異鉤子雖可作寬緊兩三層終難恰當未爲適意之用

古人輕裘緩帶緩者寬也若緊緊束縛未免腰間拘板少壯整飭儀容必緊束垂紳方爲合度老年家居宜緩其帶則營衛流行胸膈兼能舒暢南華經曰忘腰帶之適也又放翁詩云寬腰午餉餘

或製腰束以代帶廣約四五寸作夾層者二縐其下縫開其上口并可代囊圍於服外密綴鈕扣以約束之記玉藻曰大夫大帶四寸注謂廣之度也然則古制有帶廣四寸者腰束如之似亦可稱大帶

帶可結佩古人佩觿佩礪咸資於用老年無須此可佩小囊或要事善忘書而納於中以備省覽再則剔齒籤與取耳具一時欲用等於急需亦必囊貯更擦手有巾用絺及用紬用皮隨時異宜俱佩於帶老年一物不周遂覺不適故小節亦必加詳

韈

韈以細鍼密行則絮堅實雖平勻觀美適足未也須紬裏布面夾層製就翻入或綿或絮方為和軟適足又樂天詩云老遺寬裁韈蓋不特脫着取便寬則倍加溫煖耳其長宜過膝寸許使膝有蓋護可不另辦護膝護膝亦曰蔽厀內經曰膝者筋之府不可着冷以致筋攣筋轉之患

絨韈頗煖出陝西者佳擇其質極軟滑者但大小未必恰當豈能與足帖然且上口薄不足護其膝初冬可着或購寬大者緝以皮裏則能增其煖膝亦可護

有延袴韈於袴脚下照韈式裁製絮薄裝之既着外仍加韈不特煖勝於常韈以內亦無袴脚堆摺之弊

內經曰陰脈集於足下而聚於足心謂經脈之行三陰皆起於足所以盛夏即穿厚韈亦非熱不可耐此其驗也故兩足四時宜煖雲笈七籤有秋宜凍足之說不解何義至夏穿絮韈自必作熱用麻片搥熟實之即妥不必他求也或天氣煩熱單與夾韈俱可暫穿

按韈制見商代曰角韈兩幅相承中心繫帶今穿單

夾韈亦需帶繫乃不下墜老年祇於韈口後綴一小鈕以扣之可免束縛之痕

韈內將木瓜曝研和絮裝入治腿轉筋再則韈底先鋪薄絮以花椒肉桂研末滲入然後縫就冬寒時即穿之可預杜凍瘡作患或用樟腦可治脚氣陶宏景曰腿患轉筋時但呼木瓜名及書土作木瓜字皆驗此類乎祝由存其說可耳

韈外加套上及於股所謂套褲本屬馬上所用取其下體緊密家居辦此亦頗適於體可單可夾可綿可皮

事物紀原曰草謂之屨皮謂之履今外洋哈刺八有底面純以皮製內地亦多售者式頗雅黃梅時潮溼卽居常可穿非雨具也然質性堅重老年非宜

鞋取寬緊恰當惟行遠道緊則便而捷老年家居宜寬使足與鞋相忘方能穩適南華經所謂忘足履之適也古有履用帶者寬則不妨帶縶之按元輿服制履有二帶帶卽所以絚履者

冬月足冷勿火烘脫鞋趺坐爲煖足第一法綿鞋亦當辦其式鞋口上添兩耳可蓋足面又式如半截靴皮爲裏愈寬大愈煖鞋面以上不縫聯小鈕作扣則脫着便

陳橋草編涼鞋質甚輕但底薄而鬆溼氣易透暑天可暫着有機結者機性不受溼梅雨天最宜黃山谷詩云桐帽棕鞋稱老夫又張安國詩云編棕織蒲繩作底輕涼堅密穩稱趾俱實錄也

製鞋有純用綿者綿撚爲條染以色面底俱以綿編式似麤俗然和軟而煖勝於他製臥室中穿之最宜趺坐亦穩貼東坡詩所謂便於盤坐作跏趺也又本草

隨天時之寒煖作套外之加減

韈以內更襯單韈其長必與加外韈等半截者不堪用

冬月有以羊毛撚線編就鋪中現成售者亦頗稱足而煖如穿皮裏韈則無藉此

鞋

鞋卽履也舃也古今注曰以木置履底乾腊不畏泥溼輟耕錄曰舃本鵲字舃象取諸鵲欲人行步知方也今通謂之鞋鞋之適足全係乎底底必平坦少彎卽礙趾鞋面則任意爲之樂天嘗作飛雲履黑綾爲質

素紗作雲朵亦創製也

用氈製底最佳暑月仍可着熱不到腳底也舖中所售布底及紙底俱嫌堅實家製布底亦佳製法底之向外一層薄鋪絮再加布包然後鍼縫則著地和軟且步不作聲極爲稱足

底太薄易透溼氣然薄猶可取晴燥時穿之頗輕軟若太厚則堅重不堪穿唐釋淸珙詩所謂老年腳力不勝鞋也底之下有用皮托者皮質滑以大棗肉擦之卽澀滯總不若不用尤妥

曰以糯稻稈藉鞾鞋煖足去寒溼氣
暑天方出浴兩足尚餘溼氣或辦拖鞋其式有兩旁無
後跟鞋尖亦留空隙以通氣着少頃即宜單韈裹足
毋令太涼

雜器

眼鏡爲老年必需蔗庵漫錄曰其制前明中葉傳自西
洋名靉靆中微凸爲老花鏡玻璃損目須用晶者光
分遠近看書作字各有其宜以凸之高下別之晶亦
不一晴明時取茶晶墨晶陰雨及燈下取水晶銀晶

若壯年即用以養目目光至老不減中凹者爲近視
鏡
骨節作酸有按摩之具曰太平車或玉石或檀木琢爲
珠大徑寸而匾如算盤珠式可五可六鑽小孔貫以
鐵條折條兩頭合之連以短柄使手可執酸痛處令
人執柄按捺珠動如車輪故曰太平車聞喇嘛治病
有推拏法此亦其具也
搥背以手輕重不能調製小囊絮實之如蓮房凡二綴
以柄微彎似蓮房帶柄者令人執而搥之輕軟稱意

名美人拳或自已手執反肘可搥亦便
隱背俗名搔背爬唐李泌取松樛枝作隱背是也製以
象牙或犀角雕作小兜扇式邊薄如爪柄長尺餘凡
手不能到持此搔之最爲快意有以川山甲製者可
搔癬疥能解毒
西京雜記廣川王發魏襄王冢得玉唾壺此唾壺之始
也今家常或瓷或錫可以多備隨處陳設至寢時枕
旁尤要偶爾欲唾非此不可有謂遠唾不如近唾近
唾不如不唾此養生家之說黃氏日抄曰鬼畏唾故

謂唾非可畏蓋人之陽氣唾必着力發泄之陽氣所
薄故畏耳或有此理養生貴乎不唾正恐發泄陽氣
也
冬寒頻以爐火烘手必致十指燥裂須銀製煖手大如
鵞卵質極薄開小孔注水令滿螺旋式爲蓋使不滲
漏投滾水內有頃取出煖手不離袖則煖可永日又
有玉琢如卵手握得煖氣即溫和不斷
暑天室有熱氣非風不驅辦風輪如紡車式高倍之中
有轉軸四面插木板扇五六片令人舉柄搖動滿室

風生頓除熱氣特不可以身當之耳三才圖會謂此
器中有用此置地窖內扇揚石灰者
冬用煖鍋雜置食物爲最便世俗恆有之但中間必分
四五格使諸物各得其味或錫製碗以銅架架起下
設小碟盛燒酒燃火煖之名曰煖碗
深夜偶索湯飲猝不能辦預備煖壺製以錫外作布囊
厚裝絮以囊之納諸木桶中煖可竟夜博古圖有溫
酥壺如膽瓶式入滾水內化酥者古用銅今或用錫
借爲煖湯之備亦頃刻可俟按頤生錄曰凡器銅作

蓋者氣蒸爲滴食之發瘡則用銅不如用錫更
不如用瓷
椶拂子以椶櫚樹葉擘作細絲下連葉柄即可手執夏
月把玩以逐蚊蚋兼有淸香轉覺雅於麈尾少陵詩
云不堪代白羽有足驅蒼蠅山野銷夏之具亦不可
少此

老老恆言卷三畢

慈山居士著　同里後學孫福清校刊

臥房

室在旁曰房相宅經曰室中央爲洛書五黃乃九宮尊位不敢當尊故臥須旁室老年宜於東偏生氣之方獨房獨臥靜則神安也沈佺期詩云了然究諸品彌覺靜者安房以内除設牀之所能容一几一榻足矣房以外令人伺候亦擇老年者不耽酣睡聞呼即應乃安

易言君子洗心以退藏於密臥房爲退藏之地不可不密冬月尤當加意若窗若門務使勿通風隙窗閤處必有縫紙密糊之青田秘記曰臥房窗取偶門取奇合陰陽也故房門宜單扇極窄僅容一身出入更懸氊幕以隔內外按造門經門之高低闊狹隨房大小方向另制尺量之妄斷禍福此假陰陽而神其說可勿泥

臥房暗則能斂神聚氣此亦陰陽家之說易隨卦之象辭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臥房必嚮晦而後入本無

取乎塏爽但老年人有時起居臥房暗則又非白晝所宜但勿寬大常取塏爽者或窗外加簾酌明暗而上下之也可

房開北牖疏櫺作窗夏爲宜冬則否窗內須另製推板一層以塞之詩豳風云塞向墐戶注曰向北出牖也北爲陰陰爲寒所從生故塞以禦之也

冬以板鋪地平誠善入夏又嫌隔住地氣未免作熱置矮腳櫈數張櫈面大三四尺量房寬窄鋪滿於中即同地平板夏月去櫈亦屬兩便臥房與書室並宜之

蠡海集曰春之氣自下而升故春色先於曠野秋之氣自上而降故秋色先於高林寒氣亦自上而降故子後霜落時寒必甚氣隨霜下也椽瓦疏漏必厚作頂板以禦之即長夏日色上逼亦可隔絕熱氣如板滿僅足承塵而已徒添鼠竊以擾夜眠

窗戶雖極緊密難免鍼隙之漏微風遂得潛入北地禦寒紙糊遍室則風始斷絕兼塵飛不到潔淨爽目老年臥房可仿而爲之每歲初冬必重糊一度

長夏日曬酷烈及晚尚留熱氣風即挾熱而來故臥房

秖宜清晨洞啟牕戶以散竟夜之鬱悶日出後必俱
密閉牕外更下重幃遮隔不透微光幷終日毋令人
入人氣即致熱也蓋熱皆從外至非內生耳入寢時
但卷幃亦勿開牕枕簟胥含秋意
樓作臥房能杜溼氣或謂梯級不便老年華陀導引論
曰老年筋縮足疲緩步階級以展舒之則登樓正可
借以展舒諺又有寒暑不登樓之說天寒所畏者風
耳如風無漏隙何不宜之有即盛夏但令牕外遮蔽
深密使無熱氣內侵惟三面板隔者木能生火也按

吳興掌故有銷暑樓顏眞卿題額則樓亦可銷暑也
又韓偓詩云寢樓西畔坐書堂則樓宜寢幷可稱寢
樓然少覺不適暫遷樓下詎曰非宜
臥所一斗室足矣如地平鋪板不嫌高過於常須去地
二尺許令板下前後氣通入冬仍以板塞向南微開
小隙而已縱不及樓居亦足以遠溼氣
北方作地炕鋪用大方甎墊起四角以通火氣室之北
壁外開火門熏令少熱其煖已徹晝夜設牀作臥所
冬寒亦似春溫火氣甚微無傷於熱南方似亦可倣

牀

記內則云安其寢處安之法牀爲要服虔通俗文曰八
尺曰牀故牀必寬大則盛夏熱氣不偪上蓋頂板以
隔壓灰後與兩旁勿作虛欄鑲板高尺許可遮護汗
體四腳下周圍板密鑲之旁開小門隆冬置爐於中
令有微煖或以物塡塞即冷氣勿透板須可裝可卸
夏則卸去牀邊上作抽替一二便於置物備用
安牀着壁須杉木板隔之杉質鬆能斂溼氣若加油漆
溼氣反凝於外頭臥處近壁亦須板隔否則壁上溼

蒸驗之帳有黴氣人必受於不覺竹牕瑣語曰黃梅
時以乾欒炭置牀下堪收溼晴燥即撤去臥久令人
病瘠
牀低則臥起俱便陸放翁詩所謂綠藤水紋穿矮牀也
如甎地安牀恐有地風暗吹及溼氣上透須辦牀墊
稱牀大小高五六寸其前寬二尺許以爲就寢竚足
之所今俗有所謂踏牀者牀前另置矮櫈既有牀墊
踏牀可省
煖牀之製上有頂下有墊後及兩旁俱實板作門三面

鑲舊紙糊其縫設帳於內更置幔遮於帳前可謂淺燠至矣入夏則門亦可卸不礙其爲涼爽也今俗所謂煖牀但作虛欄繞之於煖之義奚取

說文曰簟竹席也昌黎詩云卷送八尺含風漪是也今以木鑲方匡或棧穿或藤穿通謂之簟竊意溫涼異候牀不得屢易簟則不妨更換夏宜棧穿者取其疎冬宜藤穿者取其密陜西有以牛皮綳若鼓作冬月臥館尤能隔絕冷氣

盛夏暫移牀於室中央四面空虛即散煩熱樓作臥室者更宜窗牖不可少開使微風得入臥所凡室有裏外間者則開戶以通煩悶之氣戶之外又不嫌窗牖洞達矣

帳

帳必與牀稱夏月輕紗製之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者曰輕容王建宮詞云嫌羅不着愛輕容是也又須量牀而廣狹作帳底如帳頂布爲之帳下三面縫連不但可以禦蚊凡諸蟲蚤之類亦無鬨得入

夏帳專在禦蚊其前兩幅闔處正蚊潛入之徑也須以一幅作夾層五六寸以一幅單層納入再加小鈕二三扣於帳外則蚊不能曲折以入東方朔別傳曰蚊喜肉而惡煙禁其來不若驅其去撈水面浮萍曝乾加雄黃少許燒煙熏室可并帳外驅之劉蕘詩云雷聲吼夜蚊亦得免矣（按此俗所謂蚊蟲藥也雖可袪蚊氣味甚惡非養生家所宜）

紗帳須高廣范蔚宗詩所謂修帳含秋陰也有以細竹截竿橫掛帳中安置衣帕爲便冬月頗宜夏則多一物即增一物之熱至腳後可設小几陳茗椀花佛手柑等類有枕旁置末麗夜來香者香濃透腦且易引蟲蟻須用小棧籃置之懸於帳頂下二花香有餘色不足惟供晚賞凡物豐此即嗇彼亦造物自然之理

予嘗以荷花折置帳中夜半後瓣放香吐辛烈之氣睡夢中觸鼻驚醒甚透腦爲患可知因憶茂叔香遠益清之說直善於體物也若移置帳外能使隔帳香來斯尤獨絕

另有小帳之製竹爲骨四方同於牀或彎環如弓樣或上方而窄下方而寬如覆斗樣釋名所謂斗帳是也

帳罩於外大小稱乎骨隨處可張頗爲輕便又扇帳荷包帳俱非居家便用無取也

冬月帳取低小則煖氣聚以有骨子小帳即設諸大牀內牀之外頂板覆其上四面更以布作圍周匝亦如帳牀大帳小得圍遮護乃益其煖若煖牀三面鑲板竟設小帳於中作圍贅矣

紙可作帳出江右大以丈計名皮紙密不漏氣冬得奇煖或布作頂少令通氣東坡詩困眠得就紙帳煖劉後村詩紙帳鐵擎風雪夜又元張昱詩隔枕不聞巫峽雨繞牀惟走剡溪雲或繪梅花於上元陳泰詩夢回蘄竹生清渠五月幻作梅花看蓋自宋元以來前人賞此多矣如有題詠并可即書於帳

南史梁武帝有木棉布阜帳名曰古終木綿布質厚於紬煖即過之竊意宮幃中所以用此者乃寓崇儉之意不然則帳之煖又豈獨木棉布哉晉書元帝紀帝作布帳練帷皆崇儉也宮幃中猶有崇儉如此者士庶之家宜知節矣

有竹簾極細名蝦鬚簾見三湘雜志夏製爲帳用骨子

彎環如弓樣者簾分四片前二後一頂及兩旁彎環合一布緣其邊多綴以鈕稱骨子扣之前二片中分處入寢亦扣密則蚊可禦跡漏生涼似勝於紗

輟耕錄云宮闈制有銀鼠皮壁帳黑貂皮煖帳壁帳豈尋常易辦皮煖帳世俗恆有非必黑貂耳但就枕如入暗室曉夜不能辨必於帳前開如圓月紗補之以通光玻璃尤爲爽亮

有名紗橱夏月可代帳須樓下一統三間前與後俱有廊者方得爲之除廊外以中一間左右前後依柱爲界四面綳紗作牕牖不設櫺透漏如帳前後廊簷下俱另置牕傍有掩蔽於中驅蚊陳几榻日可起居夜可休息爲銷夏安適之最

帳有籠罩牀外牀內設擱版如几脚後橫欄搭衣帕之類似屬安便但帳不能作底又礙不能壓帳僅以帶縛牀外冬則煖氣不固夏則不足禦蚊武林儈房有此制

枕

釋名云枕檢也所以檢項也側曰頸後曰項太低則項

垂陽氣不達未免頭目昏眩太高則項屈或致作痠不能轉動酌高下尺寸令側臥恰與肩平卽仰臥亦覺安舒類道經曰枕高肝縮枕下肺蹇以四寸爲平

枕

唐書明皇爲太子時嘗製長枕與諸王共之老年獨寢亦需長枕則反側不滯一處頭爲陽惡熱卽冬月輙轉枕上亦不嫌冷如枕短臥得熱氣便生煩躁

囊枕之物乃製枕之要菉豆皮可淸熱微嫌質重茶葉可除煩恐易成末惟通草爲佳妙輕鬆和軟不蔽耳

聰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煖蓋足能息心自瞑目枕頭軟者甚多盡善無弊殆莫過通草

放翁有頭風便菊枕之句菊花香氣可淸頭目但恐易生蠹蟲元馬祖常詩云半夜歸心三徑遠一囊秋色四屏香前人蓋往往用之淸異錄盧文杞枕骨高凡枕之堅實者不用縫靑繒充以柳絮按本草柳絮性涼作枕亦宜然生蟲之弊尤甚於菊吳旻扶壽方以菊花艾葉作護膝

藤枕以藤纏而編踈者乃得涼爽若細密止可飾觀更加以漆旣不通氣又不收汗無當於用藤枕中空兩頭或作抽替可藏物但勿置香花於內以致透腦物類相感志曰枕中置麝少許絕惡夢麝能通關鎭心安神故也偶用則可久則反足爲累

側臥耳必着枕老年氣血易滯或患麻木甚且作痛辦耳枕其長廣如枕高不過寸中開一孔臥時加於枕以耳納入耳爲腎竅枕此幷杜耳鳴耳塞之患

山居淸供曰慈石搗末和入囊枕能通耳竅益目光又文廉藥枕以赤心栢木製枕如匣納以散風養血之

劑枕面密鑽小孔令透藥氣外以稀布裹之而臥又升庵外集云取黃楊木作枕必陰晦夜伐之則不裂

按木枕堅實夏月晝臥或可用箴銘彙鈔蘇彥楠榴枕銘頤神靖魄須以甯眠恐未然也

瓷器作枕不過便榻陳設之具格古論曰定窯有瓷枕製極精巧但枕首寒凝入骨東坡詩暫借藤牀與瓦枕莫教孤負北牕涼北牕涼氣已不宜受況益之瓦枕乎石枕亦然

枕底未緝合時囊實後不用緝合但以鈕聯之凡筆札

及察要物可潛藏於內取用甚便漢書曰淮南王有
枕中鴻寶苑秘書其製蓋類是
一枕可兩用曰摺疊枕先製狹條如枕長厚徑寸或四
或五再以單層布總包其外分界處以鍼綫縫其邊一
縫其左之上一縫其右之下可左摺右摺而疊之疊
之作枕平鋪即作墊此便榻可備之物
凡仰臥腿舒側臥兩膝交加有上下壓疊之嫌辦膝枕
小於枕首者置諸被側或左或右以一膝任意枕之
最適

竹編如枕圓長而疏漏者俗謂之竹夫人又曰竹几亦
以枕膝東坡詩聞道牀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
山谷曰竹夫人蓋涼寢竹器憩臂休膝似非夫人之
職名以青奴有詩云我無紅袖堪娛夜秖要青奴一
味涼老年但宜用於三伏時入秋則涼氣侵人易爲
膝患
有名竹夾膝者取貓頭大竹削而光之置諸寢其用同
於竹夫人唐陸龜蒙有詩云截得筼筜冷似龍翠光
橫在暑天中但嫌實不漏氣着體過涼老年無取

席

席之類甚多古人坐必設席今則以作寢具如竹席俗
謂之簟席今俗每於夏月臥之但新者耗精血陳
者不收汗或極熱時以其着體生涼偶一取用兩廣
所出藤席亦同
蒲席見周禮又三禮圖曰士蒲席今俗亦常用質頗柔
軟適於羸弱之體其尤佳者加嘉紋席龍鬚席即蒲
同類雖不出近地猶爲易購顯道經曰席柔軟其息
乃長謂臥安則能久寢也

藤竹席老年既不宜久臥常臥柔軟者或嫌少熱襯以
藤竹席能借其涼深秋時即柔軟席亦微覺冷輒以
布作褥衣而臥又恐太熱布作面蒲席作裏二者聯
合則溫涼恰當詩云乃安斯寢庶幾得之
貴州土産有紙席蓉適餉予其長廣與席等厚則什倍
常紙質雖細而頗硬臥不能安乃爲緊卷以杵捶熟
柔軟光滑竟同絨製又不嫌熱秋末時需之正宜
周禮地官司几筵掌五席中有熊席註曰獸皮爲席也
今有以牛皮作席者出口外製皮法拔去毛極淨香

水浸出燥氣粲以紅色名香牛皮晉東宮舊事有赤
皮席今蓋仿而為之皮性煖此卻着身有涼意質亦
軟滑夏月頗宜河東備錄云猪皮去毛作細條編以
為席滑而且涼號曰壬癸席又晉書羊茂為東郡守
以羊皮為席然則凡皮皆可作席軟滑必勝草織者
古人席必有緣緣者猶言鑲邊也古則緣各不同所以
飾席今惟取耐用緣以紬與緞不若緣以布
盛暑拭席亦用滚水方能透發汗溼有愛涼者汲井水
拭之陰寒之氣貽患匪小又有以大木盆盛井水置
牀下雖涼不着體亦非所宜惟室中几案間設冰盤
則涼氣四散能清熱而無損於人
席底易為蚤所伏殊擾安眠物類相感志曰苦楝花曬
乾鋪席底驅蚤盡千金月令曰大棗燒煙熏牀下能
辟蚤其生衣襦間者為虱抱朴子曰頭虱黑着身變
白身虱白着頭變黑所漸然也酉陽雜俎曰嶺南人
病以虱卜向身為吉背身為凶又草木子曰虱行必
向北竊意虱喜就暗非果向北也銀硃和茶葉熏衣
可除之

被

被宜裏面俱紬毋用錦與緞以其柔軟不及也裝絲綿
者厚薄各一隨天時之宜或厚或薄以其一着體蓋
之外多備裝絮者數條酌寒煖加於裝綿者之上絮
取其勻薄取其以漸可加故必多備
身章撮要曰大被曰衾單被曰裯老年獨臥着身蓋者
被亦宜大乃可摺如封套式使煖氣不散此外酌寒
煖漸加其上者必狹尺幅兩邊勿摺則寬平而身之
轉側舒有以單被襯其裏至纏非所適秖於夏初需
之亦用狹者夾被同
老年畏寒有以皮製被皮衣宜表毛於外皮被宜着毛
於體面用紬薄加絮寬大可摺為妥然較以絲綿裝
者究之輕軟勿及
被取煖氣不漏故必濶大使兩邊可摺但摺則臥處不
得平勻被內亦嫌偪窄擬以兩邊緝合如筒勿太窄
須酌就寢之便且反側寬舒腳後兼緝合之錫以名
曰繭子被謂如蠶繭之周密也
嶺南志異曰邕州人選鵞腹之毳毛裝被質柔性冷宜

覆頂兒兼辟驚癇愚謂如果性冷老年亦有時宜之特頂兒體屬純陽利於常用又不貝棄文曰食鵝之肉毛可遺也峒民縫之以禦臘柳子厚詩亦云鵝毛禦臘縫山罽然則性冷而兼能禦臘所謂煖不傷熱

褻被之物竟屬盡美

江右建昌志產紙大而厚柔軟作被細膩如繭而裏俱可用之薄裝以綿已極溫煖唐徐寅詩一牀明月蓋歸夢數尺白雲籠冷眠明龔詡詩紙衾方幅六七尺厚軟輕溫膩而白霜天雪夜最相宜不使寒侵獨眠

容可謂曲盡紙被之妙龔詩云獨眠紙被正以獨眠爲宜

有摘玫瑰花囊被去蒂曬乾先將絲瓜老存筋者剪開捶軟作片約需數十以線聯絡花鋪其上紗製被囊之密鍼行如麂眼方塊式乍涼時覆體最佳玫瑰花能養血疏肺氣得微煖香彌甚絲瓜性清寒可解熱毒二物本不甚貴尋常猶屬能辦

冬月子後霜落時被中每覺加冷東坡詩所謂重衾腳冷知霜重也另以薄綿被兜住腳後斜引被角置諸枕旁覺冷時但伸一手牽被角而直之即可益煖凡

春秋天氣夜半後俱覺稍涼以夾被置牀內趁意加體亦所以順天時詩杕杜疏云從旦積煖故日中之後必熱從昏積涼故夜半之後必涼

記王制曰八十非人不煖本草曰老人與二七以前少陰同寢藉其熏蒸最爲有益少陵詩煖老須燕玉是也愚謂老年以獨寢爲安或先令童女睡少頃被煖則起隨即入寢既藉熏蒸之益仍安獨寢之常豈非兩得倘氣血衰微終宵必資人以煖則非如王制所

云不可

法藏碎金曰還元功夫全在被中行之擇少女肥白無病者晚間食以淡粥擦齒漱口極淨與之同被而寢至子後令其呵氣吸而嚥之再則令其舌抵上腭候舌下生津接而嚥之眞還元之秘也愚按此說近採補詭異之術然易大過之爻辭曰枯楊生稊謂老陽得少陰以滋長也蓋有此理姑存之參同契有鉛汞丹鼎之說惑世滋甚或有以飛昇之術問程子答曰縱有之只恐天上無着處

熏籠祇可熏香若以烘被火氣太甚當於欲寢時先令人執爐遍被中移動熨之但破冷氣入寢已覺溫煖如春西京雜記曰長安有巧工作熏爐名被中香外體圓中為機環使爐體常平以此熏被至佳近亦有能仿而為之者香毬衛生經曰熱爐不得置頭臥處火氣入腦恐眩暈

有製大錫罐熱水注滿緊覆其口徹夜納諸被中可以代爐俗呼湯婆子然終有溼氣透漏及於被褥則必及於體暫用較勝於爐黃山谷名以腳婆明吳寬詩

窮冬相伴勝房空博古圖漢有溫壺為注湯溫手足之器與湯婆子同類

夏月大熱時裸體而臥本無需被夜半後汗收涼生必備葛布單被覆之葛布廓索不全着體而仍可遮護使勿少受涼晨起倍覺精神爽健

褥

穩臥必得厚褥老人骨瘦體弱尤須褥厚必宜多備漸冷漸加每年以其一另易新絮緊着身鋪之倍覺鬆軟挨次遞易則每年皆新絮褥着身矣駱駝絨裝褥煖勝於常但不易購北地苦寒有鋪褥厚至盈尺者須實木板牀臥之則軟而能平故往往以臥甎炕為適

司馬溫公曰劉恕自洛陽歸無寒具以貂褥假之凡皮皆可製褥羊士諤皮褥詩云青氈持與藉重錦裁為飾謂以氈襯其底以錦緣其邊也臥時以毛着身方與絮褥異有用藏氆氇作褥面或西洋絨單鋪褥面被須俱用狹者不然褥弗着體雖煖不覺

蘆花一名蓬蕽可代絮作褥本草曰性寒以其稟清肅

之氣多也質輕颺囊入褥即平實稱體老年人於夏秋初臥之頗能取益亦有用以囊被者元吳景奎詠蘆花被云雁聲髣髴瀟湘夜起坐俄驚月一牀但囊被易於散亂若蒙以絲綿又慮其熱惟極薄裝之極密縫之

陽光益人且能發鬆諸物褥久臥則實隔兩三宿即就向陽處曬之毋厭其頻被亦然不特綿絮加鬆終宵覺有餘煖受益確有明驗黃梅時臥席尤宜頻曬吳苑云五月勿曬薦席此不足據范石湖詩云候晴先

曬席惟長夏爲忌恐暑氣伏於內侵人不及覺耳
羸弱之軀雖夏不能去褥而臥或用麻皮捶熟截作寸
斷葛布爲褥裹面以此實之雖質鬆適體其性微温
非受益之物有刮竹皮曝乾裝褥則涼血除熱勝於
麻皮又本草云凡骨節痛及瘡瘍不能着席臥者用
麩裝褥臥之麩麥皮也性冷質軟并止汗較之竹皮
受益均而備辦易且類而推之用以囊枕亦無不可
四川邛州志其地產櫻甚夥居民編以爲薦釋名曰薦
所以自薦藉也無裹面無緣飾蒲葦皆可製櫻薦尤
鬆軟而不煩熱夏月用之不嫌任意加厚以支瘦骨
曹植九詠曰茵薦兮蘭席薦亦古所用者
交廣物產錄高州出紙褥其厚寸許以杵搥軟竟同裝
絮老年於夏秋時臥之可無煩熱之弊亦有以葛布
數十層製褥者
褥底鋪氈可藉收溼臥時熱氣下注必有微溼得氈以
收之有用油布單鋪褥底晨起揭褥單上溼氣可證
油布不能收溼也南華經曰民溼寢則腰疾偏死此
非溼寢然每夜如是受溼亦甚必易致疾

便器

老年夜少寐不免頻起小便便壺實爲至要製以瓷與
錫俱嫌取攜頗重惟銅可極薄爲之但質輕又易傾
覆式須邊直底平規圓而匾即能平穩
大便用圊桶坐略久即覺腰腿俱瘦坐低而無依倚故
也須將環椅於椅面開一孔孔大小如桶鋪以絮墊
亦有孔如椅面桶即承其下坐既安然並杜穢氣
山居清供曰截大竹整節以製便壺半邊微削令平作
底底加以漆更截小竹作口提手亦用竹片黏連又
有撑葫蘆匾瓢中灌桐油浸透製同於竹此俱質輕
而具樸野之意似亦可取再大便用環椅如前式下
密鑲板另搆斗室着壁安置壁後鑿穴作抽替承之
此非老年所必辦
葆元錄曰飽則立小便飢則坐小便飽欲其通利飢欲
其收攝也愚謂小便惟取通利坐以收攝之亦非確
論至於冬夜宜即於被中側臥小便既無起坐之勞
亦免冒寒之慮
膀胱爲腎之府有下口無上口以氣滲入而化入氣不

化則水歸大腸爲泄瀉東坡養身雜記云要長生小便清要長活小便潔又南華經曰道在屎溺屎溺詎有道乎良以二便皆由化而出其爲難化易化遲化速化在可知不可知之間所謂臟府不能言故調攝之道正以此驗得失

衛生經曰欲實脾必疏膀胱愚謂利水固可實脾然亦有水利而脾不實者惟脾實則水無不利其道維何不過曰節食少飲不飲尤妙

欲溺即溺不可忍亦不可努力愈努力則愈數而少腎

氣窒塞或致癃閉孫思邈曰忍小便膝冷成痺

元關眞諦曰每臥時舌抵腭目視頂提縮穀道即咽津一口行數次然後臥可愈頻溺按此亦導引一法偶因頻溺行之則可若每臥時如是反致澀滯內經曰通調水道言通必言調者通而不調與澀滯等

或問通調之道如何愚謂食少化速則淸濁易分一也薄滋味無黏膩則滲泄不滯二也食久然後飲胃空虛則水不歸脾氣達膀胱三也且飲必待渴乘微燥以淸化源則水以濟火下輸倍捷四也所謂通調之道如是而已如是猶不通調則爲病然病能如是通調亦以漸可愈

悟眞錄曰開眼而溺眼中黑睛屬腎開眼所以散腎火又曰緊咬齒而溺齒乃腎之骨宜泄時俾其收斂可以固齒詩魯頌云黃髮兒齒謂齒落復生也此則天稟使然養生家有固齒之法無生齒之方故齒最宜惜凡堅硬物亦必愼

腎氣弱則眞火漸衰便溏溺少皆由於此菽園雜記曰回回教門調養法惟煖外腎夏不着單袴夜則手握

腎丸而臥愚謂手心通心竅握腎丸以臥有既濟之功焉嘗畜猴見其臥必口含外腎本草謂猴能引氣故壽手握腎丸亦引氣之意又有以川椒和綿裹腎丸可治冷氣入腎

小便太淸而頻則多寒太赤而短則多熱赤而濁着地少頃色如米泔者則熱甚矣大便溏泄其色或淡白或淡黃亦寒熱之辨黑如膏者則脾敗當隨時體察

每大便後進食少許所以濟其氣乏也如飽後即大便進湯飲以和其氣或就榻暫眠氣定即起按養生書

論有按摩臍腹及諸穴者若無故頻行之氣內動而不循常道反足致疾予自見屢矣槪不錄

六硯齋三筆曰養生須禁大便泄氣值腹中發動用意堅忍十日半月不容走泄久之氣亦定此氣乃穀神所生與眞氣爲聯屬留之則眞氣得其協助而日壯愚謂頻泄誠耗氣强忍則大腸火鬱孫思邈曰忍大便成氣痔況忍愈久便愈難便時必至努力反足傷氣總之養生之道惟貴自然不可纖毫着意知此思過半矣黃庭經曰物有自然事不煩垂拱無爲心自

安道德經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予著是書於客歲病餘以此爲消遣時氣怯體羸加意作調養法有出諸臆見者有本諸前人者有得諸聽聞者酌而錄之卽循而行之訖今秋精力始漸可支大抵病後欲冀復元少年以日計中年以月計至老年則以歲計汲汲求其效無妙術也茲書四卷以次就竣因以身自體驗者隨筆錄記另有粥譜附著於後

老老恆言卷四畢

老老恆言卷五

慈山居士著　　同里後學孫福清校刊

粥譜說

粥能益人老年尤宜前卷屢及之皆不過畧舉其概未獲明析其方考之軒岐家與養生家書煮粥之方甚夥惟是方不一例本有輕清重濁之殊載於書者未免散見而雜出竊意粥乃日用常供借諸方以爲調養專取適口或偶資治疾入口違宜似又未可盡廢不經彙錄而分別之查檢既嫌少便亦老年調治之闕書也爰撰爲譜先擇米次擇水次火候次食候不論調養治疾功力深淺之不同第取氣味輕清香美適口者爲上品少遜者爲中品重濁者爲下品準以成數共錄百種刪其入口違宜之已甚者而已方本前人乃已試之良法註明出自何書以爲徵信更詳兼治方有定而治無定治法亦可變通內有竊據鄙意參入數方則惟務有益而兼適於口聊備老年之調治若夫推而廣之凡食品藥品中堪加入粥者尚多酌宜而用胡不可自我作古耶更有待夫後之明此理者

擇米第一

米用粳以香稻爲最晚稻性軟亦可取早稻次之陳廩米則欠膩滑矣秋穀新舂者香氣足脫穀久漸有故氣須以穀懸通風處隨時舂用或用炒白米或用焦鍋巴膩滑不足香燥之氣能去溼開胃本草綱目云粳米秈米粟米粱米粥利小便止煩渴養脾胃糯米秫米黍米粥益氣治虛寒泄痢吐逆至若所載各方有米以爲之主峻厲者可緩其力和平者能倍其功此粥之所以妙而神與

擇水第二

水類不一取煮失宜能使粥味俱變初春值雨此水乃春陽生發之氣最爲有益梅雨溼熱熏蒸人感其氣則病物感其氣則黴不可用之明驗也夏秋淫雨汎溢水傳浹而發驟昌黎詩洪潦無根源朝乘夕已除或謂利熱不助溼氣竊恐未然臘雪水甘寒解毒療時疫春雪水生蟲易敗不堪用此外長流水四時俱宜山泉隨地異性池沼止水有毒井水清冽平旦第一汲爲井華水天一眞氣浮於水面也以之煮粥不假他物其色天然

微絲味添香美亦頗異凡鋼貯水以硃砂塊沈鋼底能
解百毒并令人壽

火候第三

煮粥以成糜爲度火候未到氣味不足火候太過氣味
遂減火以桑柴爲妙抱朴子曰一切藥不得桑煎不服
桑乃箕星之精能除風助藥力欒炭火性緊粥須煮不
停沸則緊火亦得煮時先煮水以杓揚之候沸數十次
然後下米使水性動盪則輸運捷煮必瓷罐勿用銅錫
有以瓷瓶入竈內砻糠稻草煨之火候必致失度無取

食候第四

老年有竟日食粥不計頓飢卽食亦能體強健享大壽
此又在常格外就調養而論粥宜空心食或作晚餐亦
可但勿再食他物加於食粥後食勿過飽雖無虞停滯
少覺脹胃卽受傷食甯過熱卽致微汗亦足通利血脈
食時勿以他物侑食恐不能專收其益不獲已但使鹹
味沾唇少解其淡可也

上品三十六

蓮肉粥 聖惠方補中強志按兼養神益脾固精除百病去皮心用鮮者煮粥更佳乾者如經火焙肉卽僵煮不能爛或磨粉加入湘蓮勝建蓮皮薄而肉實

藕粥 慈山參入治熱渴止泄開胃消食散留血久服令人心懽磨粉調食味極淡切片煮粥甘而且香凡物製法異能移其氣味類如此

荷鼻粥 慈山參入荷鼻卽葉蒂生發元氣助脾胃止渴止痢固精連莖葉用亦可色青形仰其中空得震卦之象珍珠囊煎湯燒飯和藥治脾以之煮粥香清佳絕

芡實粥 湯液本草益精強志聰耳明目按兼治溼痺腰脊膝痛小便不禁遺精白濁有粳糯二種性同入粥俱須爛煮鮮者佳楊雄方言曰南楚謂之雞頭

薏苡粥 廣濟方治久風溼痺又三福丹書補脾益胃按兼治筋急拘攣理腳氣消水腫張師正倦遊錄云辛稼軒患疝用薏珠東壁土炒服卽愈乃上品養心藥

藊豆粥 延年祕旨和中補五藏按兼消暑除溼解毒久服髮不白莢有青紫二色皮有黑白赤斑四色白者溫黑者冷赤斑者平入粥去皮用乾者佳鮮者味少淡

御米粥 開寶本草治丹石發動不下飲食和竹瀝入粥按卽罌粟子花譜名麗春花兼行風氣逐邪熱治反胃痰滯瀉痢潤燥固精水研濾漿入粥極香滑

薑粥 本草綱目溫中辟惡氣又手集方擣汁煮粥治反胃按兼散風寒通神明取効甚多朱子語錄有秋薑夭人天年之語治疾勿泥春秋運斗樞曰璇星散而爲薑

香稻葉粥 慈山參入按各方書俱燒灰淋汁用惟摘元妙方糯稻葉煎露一宿治白濁綱目謂氣味辛熱恐未然以之煮粥味薄而香清薄能利水香能開胃

絲瓜葉粥 慈山參入絲瓜性清寒除熱利腸涼血解毒葉性相類瓜長而細名馬鞭瓜其葉不堪用

瓜知而肥名丁香瓜其葉煮粥香美拭去毛或擣汁洗

桑芽粥 山居清供止渴明目按兼利五藏通關節治勞熱止汗字說云桑爲東方神木煮粥用初生細芽苞含未吐者氣香而味甘吳地志焙乾代茶生津清肝火

胡桃粥 海上方治陽虛腰痛石淋五痔按兼潤肌膚澀鬚髮利小便止寒嗽溫肺潤腸去皮研膏水攪濾汁米熟後加入多煮生油氣或加杜仲茴香治腰痛

杏仁粥 食醫心鏡治五痔下血按兼治風熱欬嗽潤燥出關西者名巴旦味甘尤美去皮尖水研濾汁煮粥微加冰糖野人閒話云每日晨起以七枚細嚼益老人

胡麻粥 錦囊秘錄養肺耐飢耐渴按胡麻即芝麻廣雅名藤宏堅筋骨明耳目止心驚治百病烏色者名巨勝仙經所重栗色者香油過之炒研加水濾汁入粥

松仁粥 綱目方潤心肺調大腸按兼治骨節風散水氣寒氣肥五藏溫腸胃取潔白者研膏入粥色微黃即有油氣不堪用列仙傳云偓佺好食松實體毛數寸

菊苗粥 天寶單方清頭目按兼除胸中煩熱去風眩安腸胃花譜曰莖紫其葉味甘者可食苦者名苦薏不可用苗乃發生之氣聚於上故尤以清頭目有效

菊花粥 慈山參入養肝血悅顏色清風眩除熱解渴明目其種以百計花譜曰野生單瓣色白開小朵者良黃者次之點茶亦佳煮粥去蒂曬乾磨粉和入

梅花粥 采珍集綠萼花瓣雪水煮粥解熱毒按兼治諸瘡毒梅花凌寒而綻將春而芳得造物生氣之先香帶酸性非純寒粥熟加入略沸埤雅曰梅入北方變杏

佛手柑粥 宦遊日札閩人以佛手柑作菹并煮粥香清開胃按其皮辛其肉甘而微苦甘可和中辛可順氣治心胃痛宜之陳者尤良入粥用鮮者勿久煮

百合粥 綱目方潤肺調中按兼治熱欬腳氣稽含草木狀云花白葉闊爲百合花紅葉尖爲卷丹卷丹不入藥竊意花葉雖異形相類而味不相遠性非迥別

砂仁粥 拾便良方治嘔吐腹中虛痛按兼治上氣欬逆脹痞醒脾通滯氣散寒飲溫腎肝炒去翳研末點入粥其性潤燥韓懋醫通曰腎惡燥以辛潤之

五加芽粥 家寶方明目止渴按本草五加根皮效頗多又云其葉作蔬去皮膚風溼嫩芽焙乾代茶清咽喉作粥色碧香清效同巴蜀異物志名文章草

枸杞葉粥 傳信方治五勞七傷豉汁和米煮按兼治上焦客熱周痺風溼明目安神味甘氣涼與根皮及子性少別筆談云陝西極邊生者大合抱摘葉代茶

枇杷葉粥 枕中記療熱嗽以蜜水塗炙煮粥去葉食按兼降氣止渴清暑毒凡用擇經霜老葉拭去毛甘草湯洗淨或用薑汁炙黃肺病可代茶飲

茗粥 保生集要化痰消食濃煎入粥按兼治瘧痢加薑茶經曰名有五一茶二檟三蔎四茗五荈茶譜曰早采爲茶晚采爲茗丹鉛錄茶即古荼字詩誰謂荼苦是也

蘇葉粥 慈山參入按綱目用以煮飯行氣解肌入粥功同按此乃發表散風寒之品亦能消痰和血止痛背面皆紫者佳日華子本草謂能補中益氣竊恐未然

蘇子粥 簡便方治上氣欬逆又濟生方加麻子仁順氣潤腸按兼消痰潤肺藥性本草曰長食蘇子粥令人肥白身香丹房鏡源曰蘇子油能柔五金八石

藿香粥 醫餘錄散暑氣辟惡氣按兼治脾胃吐逆霍亂心腹痛開胃進食交廣雜志謂藿香木本金樓

肆拾叁 册 95½版 37 B

子言五[illegible]穴是一木葉爲霍
香人粥用南方草木鮮者佳

薄荷粥 醫保錄通關格利咽喉令人口香按兼止痰嗽治頭腦風發汗消食下氣去舌胎綱目云煎湯煮飯能去熱煮粥尤妥
揚雄甘泉賦作茇葀

松葉粥 聖惠方細切煮汁作粥輕身益氣按兼治風溼瘡安五藏生毛髮守中耐飢或擣汁澄粉曝乾點入粥字說云松柏爲百木之長松猶公也柏猶伯也

柏葉粥 遵生八牋神仙服餌按兼治嘔血便血下痢煩滿用側柏葉隨四時方向采之擣汁澄粉入粥本草衍義云柏木西指得金之正氣陰木而有貞德者

花椒粥 食療本草治口瘡又千金翼治下痢腰腹冷加炒麵煮粥按兼溫中煖腎除溼止腹痛用開口者閉口有毒巴蜀異物志出四川清溪縣者良香氣亦別

栗粥 綱目方補腎氣益腰腳同米煮按兼開胃活血潤沙收之入夏如新梵書名篤迦其扁者曰栗楔活血尤良經驗方每早細嚼風乾栗豬腎粥助之補腎効

菉豆粥 普濟方治消渴飲水又綱目方解熱毒按兼利小便厚腸胃清暑下氣皮寒肉平用須連皮先煮汁去豆下米煮夷堅志云解附子毒

鹿尾粥 慈山參入鹿尾關東風乾者佳去脂膜中有凝血如嫩肝爲食物珍品碎切煮粥清而不膩香有別韻大補虛損益陽氣聚於角陰血會於尾

燕窩粥 醫學述養肺化痰止嗽補而不滯煮粥淡食有効按本草不載泉南雜記采入亦不能確辨是何物色白治肺質清化痰味淡利水此其明驗

中品二十七

老老恆言卷五　七　望雲仙館

山藥粥 經驗方治久泄糯米水浸一宿山藥炒熟加沙糖胡椒煮按兼補腎精固腸胃其子生葉間大如鈴入粥更佳杜蘭香傳云食之辟霧露

白茯苓粥 直指方治心虛夢洩白濁又綱目方主清上實又宋珍集治欲睡不得睡按史記龜策傳名伏靈謂松之神靈所伏也兼安神滲溼益脾

赤小豆粥 日用舉要治水腫又綱目方利小便治腳氣辟邪厲按兼治消渴止洩痢腹脹吐逆服食經云冬至日食赤小豆粥可厭疫鬼卽辟邪厲之意

蠶豆粥 山居清供快胃利脾按兼利藏府本經不載萬表積善堂方有誤吞針蠶豆同韭菜食針自大便出利藏府可驗煮粥宜帶露采嫩者去皮用皮味澀

天花粉粥 千金月令治消渴按卽栝樓根炮炙論曰圓者爲栝長者爲樓根則一也水磨澄粉入粥除煩熱補虛安中療熱狂時疾潤肺降火止嗽宜虛熱人

麩粥 外臺秘要治寒痢白瀉麥麩炒黃同米煮按兼強氣力補不足助五藏綱目曰北麩性平食之不渴南麩性熱食之發渴隨地氣而異也梵書名迦師錯

腐漿粥 慈山參入腐漿卽未點成腐者諸豆可製用白豆居多潤肺消脹滿下大腸濁氣利小便暑月入人汗有毒北方呼爲甜漿粥解煤毒清晨有肩挑鬻於市

龍眼肉粥 慈山參入開胃悅脾養心益智通神明安五藏其効甚大本草衍義曰此專爲果未見入藥非矣名醫別錄云治邪氣除蠱毒久服強魂輕身不老

大棗粥 慈山參入按道家方藥棗爲佳餌皮利肉補去皮用養脾氣平胃氣潤肺止嗽補五藏和百藥棗類不一青州黑大棗良南棗味薄微酸勿用

老老恆言卷五　八　望雲仙館

蔗漿粥 采珍集治欬嗽虛熱口乾舌燥按兼助脾氣利
爲漿加入粥如經火沸解酒毒有青紫二種青者勝榨
失其本性與糖霜何異

柿餅粥 食療本草治秋痢又聖濟方治鼻窒不通按兼
健脾澀腸止血止嗽療痔日乾爲白柿火乾爲
烏柿宜用白者乾柿去皮納瓮
中待生白霜以霜入粥尤佳

枳椇粥 慈山參入按俗名雞距子形卷曲如珊瑚味甘
如棗古今注名樹蜜除煩清熱尤解酒毒醉後
次早空腹食此粥頗宜老枝
嫩葉煎汁倍甜亦解煩渴

枸杞子粥 綱目方補精血益腎氣按兼解渴除風明目
安神謠云去家千里勿食枸杞謂能強盛陽
氣也本草衍義曰子微寒今
人多用爲補腎藥未考經意

木耳粥 鬼遺方治痔按桑槐楮榆柳爲五木耳神農本
草經云益氣不飢輕身強志但諸木皆生耳良

毒亦隨木性煮粥食兼治
腸紅煮必極爛味淡而滑

小麥粥 食醫心鏡治消渴按兼利小便養肝氣養心氣
止汗本草拾遺曰麥涼麴溫麩冷麪熱備四時
之氣用以治熱勿令皮拆拆
則性熱須先煮汁去麥加米

菱粥 綱目方益腸胃解內熱按食療本草曰菱不治病
小有補益種不一類有野菱生陂塘中殼硬而小
曝乾煮粥香氣較勝左
傳屈到嗜芰卽此物

淡竹葉粥 慈山參入按春生苗細莖綠葉似竹花碧色
瓣如蝶翅除煩熱利小便清心綱目曰淡竹
葉煎湯煮飯食之能辟
暑煮飯曷若煮粥尤妥

貝母粥 資生錄化痰止嗽止血研入粥按兼治喉痺目
眩及開鬱獨顆者有毒詩云言采其蝱蝱本作
莔爾雅莔貝母也詩本不得
志而作故曰采蝱爲治鬱也

竹葉粥 奉親養老書治內熱目赤頭痛加石膏同煮再
加沙糖此卽仲景竹葉石膏湯之意按兼療時
邪發熱或單用竹葉
煮粥亦能解渴除煩

竹瀝粥 食療本草治熱風又壽世青編治痰火按兼治
口瘡目痛消渴及痰在經絡四肢非此不達粥
熟後加入本草補遺曰竹
瀝清痰非助薑汁不能行

牛乳粥 千金翼白石英黑豆飼牛取乳作粥令人肥健
按兼健脾除疸黃本草拾遺云水牛勝黃牛又
芝麻磨醬炒麪煎茶加鹽和
入乳北方謂之麪茶益老人

鹿肉粥 慈山參入關東有風乾鹿肉條洒微煮碎切作
粥極香美補中益氣力強五藏壽世青編曰鹿
肉不補反痿人陽按別錄指茸
能痿陽蓋因陽氣上升之故

淡菜粥 行廚記要止泄瀉補腎按兼治勞傷精血衰少
吐血腸鳴腰痛又治癭與海藻同功刊石藥驗

曰與蘿蔔或紫蘇冬瓜入米
同煮最益老人酌宜用之

雞汁粥 食醫心鏡治狂疾用白雄雞又奉親養老書治
腳氣用烏骨雄雞按兼補虛養血巽爲風爲雞
風病忌食陶宏景眞誥曰養
白雄雞可辟邪野雞不益人

鴨汁粥 食醫心鏡治水病垂死青頭鴨和五味煮粥按
兼補虛除熱利水道止熱痢禽經曰白者良黑
者毒老者良嫩者毒野鴨尤益
病人忌同胡桃木耳豆豉食

海參粥 行廚記要治痿溫下元按滋腎補陰南閩記聞
言捕取法令女人裸體入水卽爭逐而來其性
淫也色黑入腎亦從其類
先煮爛細切入米加五味

白鯗粥 遵生八牋開胃悅脾按兼消食止暴痢腹脹爾
雅翼曰諸魚乾者皆爲鯗不及石首魚故獨得
白名吳地志曰鯗字從美下
魚從鯗皆非煮粥加薑豉

下品三十七

酸棗仁粥　聖惠方治骨蒸不眠水研濾汁煮粥候熟加地黃汁再煮按兼治心煩安五藏補中益肝氣刊石藥驗云多睡生用便不得眠炒熟用療不眠

車前子粥　肘后方治老人淋病綿裹入粥煮按兼除溼利小便明目亦療赤痛去暑溼止瀉痢服食經云車前一名地衣雷之精也久服身輕其葉可為蔬

肉蓯蓉粥　陶隱居藥性論治勞傷精敗面黑先煮爛加羊肉汁和米煮按兼壯陽潤五藏煖腰膝助命門相火凡不足者以此補之酒浸刷去浮甲蒸透用

牛蒡根粥　奉親養老書治中風口目不動心煩悶用根曝乾作粉入粥加葱椒五味按兼除五藏惡氣通十二經脈冬月采根并可作菹甚美

郁李仁粥　獨行方治脚氣腫心腹滿二便不通氣喘急水研絞汁加薏苡仁入米煮按兼治腸中結氣泄五藏膀胱急痛去皮生蜜浸一宿漉出用

大麻仁粥　肘后方治大便不通又食醫心鏡治風水腹大腰臍重痛五淋澀痛又食療本草去五藏風潤肺按麻仁潤燥之功居多去殼煎汁煮粥

榆皮粥　備急方治身體暴腫同米煮食小便利立愈按兼利關節療邪熱治不眠初生莢仁作糜食尤易睡嵇康養生論謂榆令人瞑也擣皮為末可和菜菹食

桑白皮粥　三因方治消渴糯穀炒拆白花同煮又肘后方治同按兼治欬嗽吐血調中下氣采東畔嫩根刮去皮勿去涎炙黃用其根出土者有大毒

麥門冬粥　南陽活人書治勞氣欲絕和大棗竹葉炙草煮粥又壽世青編治嗽及反胃按兼治客熱口乾心煩本草衍義曰其性專泄不專收氣弱胃寒者禁服

地黃粥　臞仙神隱書利血生精候粥熟再加酥蜜按兼涼血生血補腎真陰生用寒製熟用微溫煮粥宜鮮者忌銅鐵器吳旻山居錄云葉可作菜甚益人

吳茱萸粥　壽世青編治寒冷心痛腹脹又千金翼酒煮治同此加米煮檢開口者洗數次用按兼除溼逐風止痢周處風土記九月以茱萸插頭可辟惡

常山粥　肘后方治老年久瘧秫米同煮未發時服按兼吐胸中痰結截瘧乃其專長性暴悍能發吐甘草末拌蒸數次然後同米煮化峻厲為和平也

白石英粥　千金翼方服石英法搥碎水浸澄清每早取水煮粥輕身延年按兼治肺痿溼痺疸黃實大腸本草衍義曰攻疾可暫用未聞久服之益

紫石英粥　備急方治虛勞驚悸打如豆以水煮汁作粥按兼治上氣心腹痛欬逆邪氣久服溫中蓋上能鎮心重以去怯也下能益肝溼以去枯也

慈石粥　奉親養老書治老人耳聾搥末綿裹加豬腎煮粥養老書又方同白石英水浸露地每日取水作粥氣力強健顏如童子按兼治周痺風溼通關節明目

滑石粥　聖惠方治膈上煩熱滑石煎水入米同煮按兼利小便蕩胸中積聚療黃疸石淋水腫炮炙論曰凡用研粉牡丹皮同煮半日水淘曝乾用

白石脂粥　子母秘錄治水痢不止研粉和粥空心服按石脂有五種主治不相遠濇大腸止痢居多此方本治小兒弱不勝藥者老年氣體虛羸亦宜之

葱白粥　小品方治發熱頭痛連鬚和米煮加醋少許取汗愈又綱目方發汗解肌加豉按兼安中開骨

飾殺百藥毒用胡葱良不可同蜜食壅氣害人

萊服粥 圖經本草治消渴生搗汁煮粥又綱目方寬中下氣按兼消食去痰止欬治痢制麪毒皮有紫白二色生沙壤者大而甘生瘠地者小而辣治同

萊服子粥 壽世青編治氣喘按兼化食除脹利大小便止氣痛生能升熟能降升則散風寒降則定喘欬尤以治痰治下痢厚重有殊績水研濾汁加入粥

菠菜粥 綱目方和中潤燥按兼解酒毒下氣止渴根尤良其味甘滑儒門事親云久病大便澀滯不通及痔漏宜常食之唐會要尼波羅國獻此菜為能益食味也

甜菜粥 唐本草夏月煮粥食解熱治熱毒痢又綱目方益胃健脾按學圃餘甜本作菾一名莙薘菜兼止血療時行壯熱諸菜性俱滑以為健脾恐無驗

秃菜根粥 全生集治白濁用根煎湯煮粥按本草不載其葉細綿似地黃葉俗名牛舌頭草即野甜菜味微澀性寒解熱毒兼治癬鬼遺方云搗汁熬膏藥貼之

芥菜粥 綱目方豁痰辟惡按兼溫中止嗽開利九竅其性辛熱而散耗人眞元別錄謂能明目暫時之快也葉大者良細葉有毛者損人

韭葉粥 食醫心鏡治水痢又綱目方溫中暖下按兼補虛壯陽治腹冷痛莖名韭白根名韭黃禮記謂韭為豐本言美在根乃莖之未出土者治病用葉

韭子粥 千金翼治夢泄遺尿按兼暖腰膝治鬼交甚效補肝及命門療小便頻數韭乃肝之菜入足厥陰經肝主泄腎主閉止泄精尤為要品

莧菜粥 奉親養老書治下痢莧菜煮粥食立效按學圃餘莧類甚多常有者白紫赤三種白者除寒熱紫者治氣痢赤者治血痢並利大小腸治痢初起為宜

鹿腎粥 日華本草補中安五藏壯陽氣又聖惠方治耳聾俱作粥按腎俗名腰子兼補一切虛損麋類鹿補陽宜鹿補陰宜麋靈苑記有鹿補陰麋補陽之說非

羊腎粥 飲膳正要治陽氣衰敗腰腳痛加葱白枸杞葉同五味煮汁再和米煮又食療心鏡治腎虛精竭加豉汁五味煮按兼治耳聾腳氣方書每用為腎經引導

豬髓粥 慈山參入按養老書豬腎粥加葱治腳氣肘后方豬肝粥加菉豆治溲澀皆罕補益肉尤動風煮粥無補丹溪心法用脊髓治虛損補陰兼塡骨髓入粥佳

豬肚粥 食醫心鏡治消渴飲水用雄豬肚煮取濃汁加豉作粥按兼補虛損止暴痢消積聚圖經本草曰四季月宜食之豬之畜而胃屬土用之以胃治胃也

羊肉粥 飲膳正要治骨蒸久冷山藥蒸熟研如泥同肉下米作粥按兼補中益氣開胃健脾壯陽滋腎療寒疝杏仁同煮則易糜胡桃同煮則不臊銅器煮損陽

羊肝粥 多能鄙事治目不能遠視羊肝碎切加韭子炒研煎汁和米煮按兼治肝風虛熱目赤及病後失明羊肝能明目他肝則否青羊肝尤驗

羊脊骨粥 千金食治方治老人胃弱以骨捶碎煎取汁入青粱米煮按兼治寒中羸瘦止痢補腎療腰痛脊骨通督脈用以治腎尤有効

犬肉粥 食療心鏡治水氣鼓脹和米爛煮空腹食按兼安五藏補絕傷益陽事厚腸胃塡精髓煖腰膝黃狗肉尤補益虛勞不可去血去血則力減不益人

麻雀粥 食治通說治老人羸瘦陽氣乏弱麻雀炒熟酒略煮加葱和米作粥按兼縮小便煖腰膝益精

髓食療本草曰冬三月食之起陽道李時珍曰性淫也

鯉魚粥詩域神方治反胃童便浸一宿炮焦煮粥又食醫心鏡治欬嗽氣喘用糯米按兼治水腫黃疸利小便諸魚惟此爲佳風起能飛越故又動風風病忌食

右煮粥方上中下三品共百種調養治疾二者兼具皆所以爲老年地毋使輕投攻補耳前人有食療食治食醫及服食經飲膳正要諸書莫非避峻厲以就和平也且不獨治疾宜愼卽調養亦不得概施如人參粥亦見李瀕手集方其爲大補元氣自不待言但價等於珠未易供尋

常之一飽聽之有力者無庸摭入以備方此外所遺倘多豈僅氣味俱劣之物亦有購覓難獲之品徒矜博采而無當於用奚取乎茲撰粥譜要皆斷自臆見合前四卷足備老年之頤養吾之自老其老恃此道也乃或傳述及之不無小裨於世謬妄之譏又何敢辭

是歲季冬月之三日慈山居士又書

老老恆言卷五畢

肆拾叁 册 95½版
37 A

右吾邑曹慈山徵君所纂老老恒言五卷向經栞板行世自遭兵燹舊本罕有存者同里金眉生都轉得之錢醉漁封翁家私爲枕秘既而刻之鄉塾曾以一冊貽余按曹氏自勝國迄　本朝科第蟬聯家門鼎盛徵君幼攖羸疾素乏宦情故足跡不越里閈乾隆丙辰詞科再徵君與兄古謙明經庭樞均以宏博特徵鶴書敦促獨堅臥不起閉門却掃著書等身所交如歸愚蘀石隨園諸君皆當代名人極一時壇坫之盛生平工詩善書兼好臨池揮灑淋漓得者珍爲三絕復闢小園於城之中

河里水木明瑟花竹扶疎雅擅一方之勝暇則焚香鼓琴翛然自得園有土阜數仞因家居奉母命曰慈山晚歲即以自號山上建產鶴亭每當風月良宵時聞鶴唳數聲輒作天際眞人想雖宋之林處士妻梅子鶴不是過也用能頤養天和身名俱泰壽至九十餘乃終非是書之明效大驗耶所輯宋百家詩存曾子逸篇等書均經採入　四庫其餘撰述尚多此編爲徵君晚年所輯凡持身涉世及家常日用之具纖屑靡遺引證羣書多至三百餘種博而約微而精誠起癈之金方養生之實筏也抑壽世壽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俾宇內之老者起居飲食咸獲安康是則徵君著書之微意也爰重校付梓以廣流傳而余亦垂垂老矣光緒己卯暮春之初

同里後學孫福淸謹跋

洞玄子

魏職著

癸卯嘉平
月葉氏觀
古堂刊行

新刊洞玄子序

洞玄子言陰陽祕道其書不見於隋唐史志引見日本丹波康賴醫心方廿八卷要是北宋以前古書其文辭閎雅多似六朝人綺語非襍事祕辛控鶴監記諸偽書所可同日論也夫房中之術載在漢書藝文志方技略志之言曰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人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信哉是言曰極曰際曰制曰禁非縱欲以敗度乃養性以延齡也洞玄子者其亦容成務成之流亞與書中臚列三十法為後世祕戲之濫觴要其利血脈去疢疾其言出入於素女經玉房祕訣之閒故醫家重之並相援引

惜傳世久遠無有刊行之者余既錄素女經玉房祕訣諸書手校付刊並及此書以存古學近日妄人喜談新理以為男女裸逐而後進於大同豈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裸而不逐則衣冠揖讓婚姻孔嘉上以廣造化生物之仁下以獲子孫螽斯之慶果如妄人所向則是未犯綺戒先墮泥犁不為豕交而亦獸畜彼亦人情耳胡不起化於閨門本身以作則而乃空言惑世欲率天下之人還於牛首蛇身之俗亦獨何心哉是書傳則人道亦因之而傳而一切異俗野言不至淆亂耳目余雖從諸侯壁上觀或不至為溺人所笑也夫癸卯日長至後二日長沙葉德輝序

洞玄子一卷

洞玄子曰夫天生萬物唯人最貴人之所上莫過房欲法天象地規陰矩陽悟其理者則養性延齡慢其眞者則傷神夭壽至於玄女之法傳之萬古都具陳其梗概仍未盡其機微余每覽其條思補其闕綜習舊儀纂此新經雖不窮其純粹抑得其糟粕其坐臥舒卷之形偃伏開張之勢側背前卻之法出入深淺之規並會二儀之理俱合五行之數其導者則得保壽命其違者則陷於危亡既有利於凡人豈無傳於萬葉

洞玄子云夫天左旋而地右迴春夏謝而秋冬襲男唱而女和上為而下從此物事之常理也若男搖而女不應女

動而男不從非直損於男子亦乃害於女人此由陰陽行佷上下了戾矣以此合會彼此不利故必須男左轉而女右迴男下衝女上接以此合會乃謂天平地成矣

凡深淺遲速捌捩東西理非一途蓋有萬緒若緩衝似鯽魚之弄鉤若急蹙如群鳥之遇風進退牽引上下隨迎左右往還出入疏密此乃相持成務臨事制宜不可膠柱宮商以取當時之用

凡初交會之時男坐女左女坐男右乃男箕坐抱女於懷中於是勒纖腰撫玉體申嬿婉敘綢繆同心同意乍抱乍勒兩形相搏兩口相嗚男含女下唇女含男上唇一時相吮茹其津液或緩嚙其舌或微齚其唇或邀遣抱頭或逼

命拈耳撫上拍下嘔東嘔西千嬌既申百慮竟解乃令女左手抱男玉莖男以右手撫女玉門於是男感陰氣則玉莖振動其狀也峭然上聳若孤峰之臨迥漢女感陽氣則丹穴津流其狀也涓然下逝若幽泉之吐深谷此乃陰陽感激使然非人力之所致也勢至於此乃可交接或男不感振女無婬津皆緣病發於內疾形於外矣

洞玄子云凡初交接之時先坐而後臥女左男右臥定後令女正面仰臥展足舒臂男伏其上跪於股內即以玉莖豎拖於玉門之口森森然若偃松之當邃谷洞前更拖磣勒鳴口嗍舌或上觀玉面下視金溝撫拍肚乳之間摩挲璿臺之側於是男情既惑女意當迷即以陽鋒縱橫攻擊或下衝玉理或上築金溝擊刺於辟雍之旁憩息於璿臺之右（以上外遊未內交也）女當婬津湛於丹穴即以陽鋒投入子宮快洩其精津液同流上灌於神田下溉於幽谷使往來拚擊進退揩磨女必求死求生乞性乞命即以帛子乾拭之後乃以玉莖深投丹穴至於陽臺岩岩然若巨石之擁深谿乃行九淺一深之法於是縱拄橫挑傍牽側拔乍緩乍急或深或淺經廿一息候氣出入女得快意男即疾縱急刺磣勒高擡候女動搖取其緩急即以陽鋒攻其穀實捉入於子宮左右研磨自不煩細細抽拔女當津液流溢男即須退不可死還必須生返如死出大損於男特宜慎之

洞玄子云考覈交接之勢更不出於卅法其間有屈伸俯仰出入淺深大大是同小小有異可謂括囊都盡採摭無遺余遂像其勢而錄其名假其形而建其號知音君子窮其志之妙矣

一敘綢繆
二申繾綣（不離散也）
三曝鰓魚
四騏驎角（已上四勢之外遊戲皆是一等也）
五蠶纏綿（女仰臥兩手向上抱男頸以兩腳交於男背上男以兩手抱女項跪女股間即內玉莖）
六龍宛轉（女仰臥屈兩腳男跪女股內以左手推女兩腳向前令過於乳右手把玉莖內玉門中）
七魚比目（男女俱臥女以一腳置男上面相向嗚口嗍舌男展兩腳以手擔女上腳進玉莖）
八燕同心（令女仰臥展其足男騎女伏肚上以兩手抱女頸女兩手抱男腰以玉莖內於丹穴中）
九翡翠交（令女仰臥拳足男胡跪開著腳坐女股中以兩手抱女腰進玉莖於琴絃中）
十鴛鴦合（令女側臥拳兩腳安男股上男於女背後騎女下腳之上豎一膝置女上股內玉莖）
十一空翻蝶（男仰臥展兩足女坐男上正面兩腳據床乃以手助為力進陽鋒於玉門之中）
十二背飛鳧（男仰臥展兩足女背面坐於男上女足據床低頭抱男玉莖內於丹穴中）
十三偃蓋松（令女交腳向上男以兩手抱女腰女以兩手抱男腰內玉莖於玉門中）
十四臨壇竹（男女俱相向立嗚口相抱於丹穴以陽鋒深投於丹穴沒至陽臺中）
十五鸞雙舞（男女一仰一覆仰者拳腳覆者騎上兩陰相向男箕坐著玉物攻擊上下）
十六鳳將雛（婦人肥大用一小男共交接大俊也）
十七海鷗翔（男臨床邊擎女腳以令舉男以玉莖入於子宮之中）
十八野馬躍（令女仰臥男擎女兩腳登右肩上深內玉莖於玉門之中）
十九驥騁足（令女仰臥男蹲左手捧女項右手擎女腳即以玉莖內入於子宮中）

廿馬搖蹄令女仰臥男擎女一脚置於肩上一脚自攀之深內玉莖入於丹穴中大興哉

廿一白虎騰令女伏面跪膝男跪女後兩手抱女腰內玉莖於子宮中

廿二玄蟬附令女伏臥而展足男居股內屈其足兩手抱女項從後內玉莖入玉門中

廿三山羊對樹男箕坐令女背面坐男上女自低頭視內玉莖男急抱女腰碜勒也

廿四鵾鷄臨場男胡蹲床上坐令一小女當抱玉莖內女玉門一女於後牽女衿裾令其足快大興哉

廿五丹穴鳳遊令女仰臥以兩手自擧其脚男跪女後以兩手據床以內玉莖於丹穴甚俊

廿六玄溟鵬翥令女仰臥男取女兩脚置左右膊上以手向下抱女腰以內玉莖

廿七吟猿抱樹男箕坐女騎男髀上以兩手抱男男以一手扶女尻內玉莖一手據床

廿八貓鼠同穴男仰臥以展足女伏男上深內玉莖又男伏女背上以將玉莖攻擊於玉門中

廿九三春驢女兩手兩脚俱據床男立其後以兩手抱女腰即內玉莖於玉門中甚大俊也

卅秋狗男女相背以兩手兩脚俱據床兩尻相拄男即低頭以一手推玉物內玉門之中

洞玄子云凡玉莖或左擊右擊若猛將之破陣其狀一也或緣上驀下若野馬之跳澗其狀二也或出或沒若此下當缺一字波之羣鷗其狀三也或深築淺挑若鵶臼之雀喙其狀四也或深衝淺刺若大石之投海其狀五也或緩聳遲推若凍蛇之入窟其狀六也或疾縱急刺若驚鼠之透穴其狀七也或擡頭拘足若鶬鷹之揄狡兔其狀八也或擡上頓下若大帆之遇狂風其狀九也

洞玄子云凡交接或下捺玉莖往來鋸其玉理其勢若割蚌而取明珠其勢一也或下擡玉理上衝金溝其勢若剖石而尋美玉其勢二也或以陽鋒衝築璿臺其勢若鐵杵之投藥臼其勢三也或以玉莖出入攻擊左右辟雍其勢若五鎚之鍛鐵其勢四也或以陽鋒來往磨耕神田幽谷之間其勢若農夫之墾秋壤其勢五也或以玄圃天庭兩相磨搏其勢若兩崩巖之相欽其勢六也

洞玄子云凡欲泄精之時必須候女快與精一時同泄男須淺拔遊於琴絃麥齒之間陽鋒深淺如孩兒含乳即閉目內想舌柱下腭踠脊引頭張鼻歙肩閉口吸氣精便自上節限多少莫不由人十分之中只得泄二三矣

洞玄子云凡欲求子候女之月經斷後則交接之一日三日爲男四日五日爲女五日以後徒損精力終無益也交接泄精之時候女快來須與一時同泄泄必須盡先令女

正面仰臥端心一意閉目內想受精氣故老子曰夜半得子爲上壽夜半前得子爲中壽夜半後得子下壽

凡女懷孕之後須行善事勿視惡色勿聽惡語省婬慾勿咒詛勿駡詈勿驚恐勿勞倦勿妄語勿憂愁勿食生冷醋滑熱食勿乘車馬勿登高勿臨深勿下坂勿急行勿服餌勿針灸皆須端心正念常聽經書遂令男女如是聰明智惠忠眞貞良所謂教胎者也

洞玄子云男年倍女損女女年倍男損男

交接所向時日吉利益損順時效此大吉

春首向東　夏首向南　秋首向西　冬首向北

陽日益隻日是　陰日損雙日是　陽時益子時已後午前是　陰時

損午時已後子前是　春甲乙　夏丙丁　秋庚辛　冬壬癸

禿雞散治男子五勞七傷陰痿不起爲事不能蜀郡太守臣敬大年七十服藥得生三男長服之夫人患多玉門中疹不能坐臥即藥棄庭中雄雞食之即起上雌雞其背連日不下啄其冠冠禿世呼爲禿雞散亦名禿雞丸方

宍蓯蓉三分　五味子三分　兔絲子三分　遠志三分　蛇床子四分

右五物擣篩爲散每日空腹酒下方寸匕日再三無敵不可服六十日可御卌婦又以白蜜和丸如梧子服五九日再以知爲度

鹿角散治男子五勞七傷陰痿不起卒就婦人臨事不成中道痿死精自引出小便餘瀝腰背疼冷方

鹿角　柏子仁　兔絲子　蛇床子　車前子　遠志　五味子　蓯蓉各四分

右擣篩爲散每食後服五分匕日三不知更加方寸

長陰方

肉蓯蓉三分　海藻二分

右擣篩爲末以和正月白犬肝汁塗陰上三度平旦新汲水洗卻即長三寸極驗

療婦人陰寬冷急小交接而快方

石硫黃二分　青木香二分　山茱萸二分　蛇床子二分

右四味擣篩爲末臨交接內玉門中少許不得過多恐最孔合

又方取石硫黃末三指撮內一升湯中以洗陰急如十二三女

附玉房指要

玉房祕决

魏戫署

癸卯嘉平
長沙葉氏
觀古堂刊

新刊玉房祕決序

日本丹波康賴所撰醫心方書中引玉房祕決玉房指要詳言房中陰陽之術所稱黃帝彭祖之說亦不見於他書蓋其事甚祕非方技家所得知即知之亦不足語於人也嘗考隋書經籍子部醫家類載有玉房祕決十卷又通出八卷均不題撰人唐書經籍志作房祕錄訣八卷云沖和子撰新唐書藝文志作沖和子玉房祕訣十卷云張鼎撰此書每稱沖和子曰則爲張鼎書無疑但所謂指要者僅寥寥數條或即一書異名或撮書中要指別爲卷帙俱未可知唯是房中之術本五帝三王之遺閱漢書藝文志方技略錄房中書有容成陰道以下八家自東京板蕩典午

序　一

胡灰官史志書未見箸錄丹波之所稱述不過存什一於千伯之中而其書若存若亡不傳於中土不入於道藏若更數百年陰陽失和民物天札天地閉塞黃胄淪胥東方發舒之地不幾成爲寂滅之境耶今幸同州之國文教相通祕本流傳還吾故土及今傳述俾人人知飲食男女之節可以致中和位育之功且以知聖聖相傳之仁心非損人益己之詭道篇中所言形勢皆所以調和百脉平治性情後附方書無金石剋伐之劑美矣善矣誠養生之祕言保命之奇方後有述者勿可及已余自弱冠篤好方書留於參同家言失偶鰥居自調坎兌其間閱人世之奇變託男女以浮游每見朋侶惡疾攖身嗣續艱貴甚或朝爲東

門之客夕登北邙之山木槿榮枯蜉蝣覘息試與窮此書之究竟言夫婦之能知莫有奉爲至言以相節制及至身死嗣絕悔悟無由豈不可哀豈不可痛嗚呼余刊此書將以振一世之沈迷登斯民於衽席非以侈陳祕道矜示異聞後之覽者可以諒矣癸卯日長至後一日葉德輝序

序　二

肆拾叁册 95% 版
38 B

玉房指要

彭祖曰黃帝御千二百女而登仙俗人以一女而伐命知與不知豈不遠耶知其道者御女苦不多耳不必皆須有容色姸麗也但欲得年少未生乳而多肌肉者耳但能得七八人便大有益也

彭祖曰交接之道無復他奇但當縱容安徐以和爲貴玩其丹田求其口實深按小搖以致其氣女子感陽亦有微候其耳熱如飲醇酒其乳㬉起握之滿手頸項數動兩腳振擾淫衍窈窕乍抱男身如此之時小縮而淺之則陽得氣於陰有損又五藏之液要在於舌赤松子所謂玉漿可以絕穀當交接時多含舌液及唾使人胃中豁然如服湯

藥消渴立愈逆氣便下皮膚悅澤姿如處女道不遠求但俗人不能識耳采女曰不逆人情而可益壽不亦樂哉

道人劉京言凡御女之道務欲先徐徐嬉戲使神和意感良久乃可交接弱而內之堅强急退進退之間欲令疏遲亦勿高自投擲顛倒五藏傷絕絡脉致生百病也但接而勿施能一日一夕數十交而不失精者諸病甚愈年壽自益

數數易女則益多一夕易十人以上尤佳

仙經云還精補腦之道交接精大動欲出者急以左手中央兩指卻抑陰囊後大孔前壯事抑之長吐氣并啄齒數十過勿閉氣也便施其精精亦不得出但從玉莖復還上入腦中也此法仙人以相授皆飲血爲盟不得妄傳身受其殃

若欲御女取益而精大動者疾仰頭張目左右上下視縮下部閉氣精自止勿妄傳人能一日再施一歲廿四施精皆得壽一二百歲有顏色無病疹

治男子欲令健作房室一夜十餘不息方

蛇床　遠志　續斷　縱容

右四物分等爲散日三服方寸匕曹公服之一夜行七十女

治男子令陰長大方

柏子仁五分　白斂四分　白朮七分　桂心三分

附子二分

右五物爲散食後服方寸匕日再十日廿日長大

令女玉門小方

硫黃四分　遠志二分　爲散絹囊盛著玉門中卽急又方　硫黃二分　蒲華二分　爲散三指撮著一升湯中洗玉門廿日如未嫁之僮

玉房祕決一卷

沖和子曰夫一陰一陽之謂道構精化生之爲用其理遠
乎故帝軒之問素女彭鏗之酬殷王良有旨哉（醫心方廿八）
沖和子曰養陽之家不可令女人竊窺此術非但陽無益
乃至損病所謂利器假人則攘袂莫擬也（醫心方廿八）
彭祖曰夫男子欲得大益者得不知道之女爲善又當御
童女顏色亦當如童女女苦不少年耳若得十四五以上
十八九以下（按文當作十四五以下十八九以上）還甚益佳也然高不過卅
雖未卅而已產者爲之不能益也吾先師相傳此道者得
三千歲兼藥者可得仙（醫心方廿八）
欲行陰陽取氣養生之道不可以一女爲之得三若九若

十一多多益善採取其精液上鴻泉還精肌膚悅澤身輕
目明氣力強盛能服衆敵老人如廿時若年少勢力百倍
（醫心方廿八）
御女欲一動輒易女易女可長生若故還御一女者女陰
氣轉微爲益亦少也（醫心方廿八）
靑牛道士曰數數易女則益多一夕易十人以上尤佳常
御一女女精氣轉弱不能大益人亦使女瘦瘠也（醫心方廿八）
沖和子曰非徒陽可養也陰亦宜然西王母是養陰得道
之者也一與男交而男立損病女顏色光澤不着脂粉常
食乳酪而彈五弦所以和心繫意使無他欲（醫心方廿八）
王母無夫好與童男交是以不可爲世敎何必王母然哉

（醫心方廿八）
與男交當安心定意有如男子之未成須氣至乃小收情
志與之相應皆勿振搖踊躍使陰精先竭也陰精先竭其
處空虛以受風寒之疾或聞男子與他人交接嫉妒煩悶
陰氣鼓動坐起悁恚精液獨出憔悴暴老皆此也將宜抑
愼之（醫心方廿八）
若知養陰之道使二氣和合則化爲男子若不爲子轉成
精液流入百脉以陽養陰百病消除顏色悅澤肌好延年
不老常如少童審得其道常與男子交可以絕穀九日而
不知飢也有病與鬼交者尙可不食而瘠瘦況與人交乎
（醫心方廿八）

年廿常二日一施卅三日一施卌四日一施五十五日一
施年過六十以去勿復施寫（醫心方廿八）
沖和子曰夫極情逞欲必有損傷之病斯乃交驗之著明
者也旣以斯病亦以斯愈解醒以酒足爲喩也（醫心方廿八）
交接閉（原校旁作開）目相見形體夜燃火視圖書卽病目瞑淸
盲治之法夜閉目而交愈（醫心方廿八）
交接取敵人着腹上者從下舉腰應之則苦腰痛少腹裏
急兩腳拘背曲治之法覆體正身徐戲愈（醫心方廿八）
交接側斯旁向敵手舉敵尻病脇痛治之法正臥徐戲愈
（醫心方廿八）
交接低頭延頸則病頭重項強治之法以頭置敵人額上

不低之愈醫心方廿八
交接侵飽謂夜半飯氣未消而以戲即病創胸氣滿脇下
如拔胸中若裂不欲飲食心下結塞時嘔吐青黃胃氣實
結脉若衄吐血若脇下堅痛面生惡創治之法過夜半向
晨交愈醫心方廿八
交接侵酒謂醉而交接戲用力深極即病黃疸黑癉脇下
痛有氣接接動手下髀裏若囊盛水撒齊上引肩膊甚者
胷背痛欬唾血上氣治之法勿復乘酒熱向晨交接戲徐
緩體愈醫心方廿八
當溺不溺以交接則病淋少腹氣急小便難莖中疼痛常
欲手撮持須臾乃欲出治之法先小便還臥自定半飯久

秘訣 三

頃乃徐交接愈醫心方廿八
當大便不大便而交接即病痔大便難至清移日月下膿
血孔旁生創如蜂穴狀清上傾倚便不時出疼痛臃腫臥
不得息以道治之法用雞鳴際先起更衣還臥自定徐相
戲弄完體緩意令滑澤而退病愈神良並愈婦病醫心方廿八
交接過度汗如珠子屈伸轉側風生被裏精虛氣竭風邪
入體則病緩弱爲跛蹇手不上頭治之法愛養精神服地
黃煎醫心方廿八
巫子都曰令人目明之道臨動欲施時仰頭閉氣大呼嗔
目左右視縮腹還精氣令入百脉中也醫心方廿八
令耳不聾之法臨欲施寫大咽氣合齒閉氣令耳中蕭蕭

聲復縮腹合氣流布至堅至老不聾醫心方廿八
調五藏消食療百病之道臨施張腹以意内氣縮後精散
而還歸百脉也九淺一深至琴絃麥齒之間正氣還邪氣
散去令人腰背不痛之法當壁申腰勿甚低仰平腰背所
卻行常令流欲補虛養體治病欲寫勿寫還流流中流中
通熱醫心方廿八
夫陰陽之道精液爲珍即能愛之性命可保凡施寫之後
當取女氣以自補復建九者内息九也厭一者以左手殺
陰下還精復液也取氣者九淺一深也以口當敵口氣呼
以口吸微引二无咽之致氣以意下也至腹所以助陰爲
陰力如此三反復淺之九淺一深九九八十一陽數滿矣

秘訣 四

玉莖堅出之弱内之此爲弱入強出陰陽之和在於琴絃
麥齒之間陽困昆石之下陰困麥齒之間淺則得氣遠則
氣散一至穀實傷肝見風淚出溺有餘瀝至臭鼠傷肺欬
逆腰背痛至昆石傷脾腹滿腥臭時時下利兩股疼百病
生於昆石故傷交接合時不欲及遠也醫心方廿八
黃帝曰犯此禁療方奈何子都曰當以女復療之也其法
令女正臥兩股相去九寸男往從之先飲玉漿久久乃弄
鴻泉乃徐内玉莖以手節之則裁至琴絃麥齒之間敵人
淫躍心煩常自堅持勿施寫之度卅息令堅強乃徐内之
令至昆石當極洪大大則出之少息劣弱復内之常令弱
入強出不過十日堅如鐵熱如火百戰不殆也醫心方廿八

合陰陽有七忌第一之忌晦朔弦望以合陰陽損氣以是生子子必刑殘宜深慎之醫心方廿八

第二之忌雷風天地感動以合陰陽血脉踴以是生子子必癰腫

第三之忌新飲酒飽食穀氣未行以合陰陽腹中彭亨小便白濁以是生子子必顛狂

第四之忌新小便精氣竭以合陰陽經脉得澁以是生子子必妖孽

第五之忌勞倦重擔志氣未安以合陰陽筋腰苦痛以是生子子必夭殘

第六之忌新沐浴髮膚未燥以合陰陽令人短氣以是生

子子必不全

第七之忌兵堅盛怒莖脉痛當合不合內傷有病如此爲七傷

人生瘖聾者是臘月暮之子臘暮百鬼聚會終夜不息君子齋戒小人私合陰陽其子必瘖聾

人生傷死者名曰火子燃燭未滅而合陰陽有子必傷死市中

人生顛狂是雷電之子四月五月大雨霹靂君子齋戒小人私合陰陽生子必顛狂

人生爲虎狼所食者重服之子孝子戴麻不食肉君子羸頓小人私合陰陽有子必爲虎狼所食

人生溺死者父母過胞藏於銅器中覆以銅器埋於陰垣下入地七尺名曰童子裏溺死水中

大風之子多病雷電之子狂顛大醉之子必癡狂勞倦之子必夭傷月經之子兵亡黃昏之子多變人定子不喑之靖之誤則聾日入之子口舌不祥日中之子顛病晡時之子自毀傷

彭祖曰求子之法當蓄養精氣勿數施捨以婦人月事斷絕潔淨三五日而交有子則男聰明才智老壽高貴生女清賢配貴人

當向晨之際以御陰陽利身便軀精光益張生子富貴長命

男子滿百歲生子多不壽八十男可御十五十八女則生子不犯禁忌皆壽老女子五十得少夫亦有子

婦人懷子未滿三月以戊子取男子冠纓燒之以取灰以酒盡服之生子富貴明達祕之祕之引同廿四

婦人無子令婦人左手持小豆二七枚右手扶男子陰頭內女陰中左手內豆著口中女自男陰同入聞男陰精下女仍當咽豆有效萬全不失一也醫心方廿八女人自聞知男人精出不得失候多三句廿四引

沖和子曰婉婉淑慎婦人之性美矣夫能濃纖得宜修短合度非徒取悅心目抑乃尤益壽延年

陽精多則生男陰精多則生女陽精爲骨陰精爲肉引廿四

欲御女須取少年未生乳多肌肉絲髮小眼眼精白黑分明者面體濡滑言語音聲和調而下者其四支百節之骨皆欲令沒肉多而骨不大者其陰及腋下不欲令有毛有毛當令細滑也

若惡女之相蓬頭䵂面槌項結喉麥齒雄聲大口高鼻目精渾濁口及頷有高毛似鬢髮者骨節高大黃髮少肉陰毛大而且強又多逆生與之交會皆賊損人

女子肌膚麤不御身體癯瘦不御常從高就下不御男聲氣高不御股脛生毛不御嫉妒不御陰冷不御不快善不御食過飽不御年過卌不御心腹不調不御逆毛不御身體常冷不御骨強堅不御捲髮結喉不御腋偏臭不御生

滛水不御

沖和子曰易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禮云雷將發聲生子不戒必有凶災斯聖人作誡不可不深慎者也若夫天變見於上地災作於下人居其間安得不畏而敬之陰陽之合尤是敬畏之大忌者也

彭祖云消息之情不可不去又當避大寒大熱大風大雨日月蝕地動雷電此天忌也醉飽喜怒憂悲恐懼此人忌也山川神祇社稷井竈之處此地忌也既避三忌犯此忌者既致疾病子必短壽

凡服藥虛劣及諸病未平復合陰陽並損人

月煞不可合陰陽凶

建破執定日及血忌日不可合陰陽損人

彭祖云奸淫所以使人不壽者未必鬼神所爲也或以粉內陰中或以象牙爲男莖而用之皆賊年命早老速死

治男子陰痿不起起而不強就事如無情此陽氣少腎源微也方用

縱容　五味（各二分）　蛇床子　兔絲子　枳實（各四分）

右五物擣篩酒服方寸匕日三蜀郡府君年七十以上復有子

又方雄蛾未連者干之三分細辛蛇床子三分擣篩雀卵和如梧子臨交接服一枚若強不止以水洗之

欲令男子陰大方

蜀椒　細辛　內縱容　凡三味分等治下篩以內狗膽中懸所居屋上卅日以磨陰長一寸

治婦人初交傷痛積日不歇方

甘草二分　芍藥二分　生薑三分　桂十分（廿一引作桂心一分）　水三升（廿一引作一升）煮三沸一服

女人傷於夫陰陽過患陰腫疼痛方（廿一引痛下有欲斂之意）

桑根白皮切半升　干薑一兩　桂心一兩　棗廿枚（廿一引作卅枚）

以酒一斗煮三沸服一升勿令汗出當風亦可用水煮

素女經

魏槭著

光緒癸卯
嘉平月長
沙葉氏刊

新刊素女經序

隋書經籍志子部醫家類有素女祕道經一卷注云並玄女經又有素女方一卷 新舊唐志均不箸錄惟日本寬平中見在書目有素女經一卷而無玄女經素女方疑其時合爲一書不復分列也寬平當中國唐昭宗時其時彼國齋書之使絡繹於道途故五代亂後亡書彼國皆有傳者此經雖未見有刊本而載在彼國永觀二年丹波康賴所撰醫心方廿八卷中首尾貫通似是完帙永觀二年爲宋太宗雍熙元年去唐未遠其中所採玉房祕訣玉房指要洞玄子并此經皆言房中之事又載養陰養陽諸篇大抵漢隋兩志中故書舊文十得八九今遠西言衛生學者皆於飲食男女之故推究隱微譯出新書如生殖器男女交合新論婚姻衛生學無知之夫詫爲鴻寶殊不知中國聖帝神君之胄此學已講求於四千年以前即緯書所載孔子閉房記一書世雖不傳可知其學之古又如春秋繁露大戴禮所言古人胎教之法無非端性情廣似續以盡位育之功能性學之精豈後世理學迂儒所能窺其要眇然則素女一經猶是斯道之大輅椎輪焉耳經中雜出玄女釆女問答知素女玄女本合一經與隋志并卷之說合其文首多冠以玉房祕訣玉房指要太清經産經必是從諸書引出葢其書爲房術之鼻祖各家援引人人得而見之故亦不必別行傳世也素女方全卷載唐王燾外臺祕要十七卷題稱素女經四季方孫氏星衍錄出刻入平津館叢書讀者因隋唐舊籍以求古聖人制樂禁情之節文延年種子之要道俾華胄之族類繁衍於神州和平壽考之休徵充溢於宙合世有達人熟誦而潛學焉其於陰陽始終之義思過半矣癸卯日長至長沙葉德輝序

素女經一卷

黃帝問素女曰吾氣衰而不和心內不樂身常恐危將如之何素女曰凡人之所以衰微者皆傷於陰陽交接之道爾夫女之勝男猶水之勝火知行之如釜鼎能和五味以成羹臛能知陰陽之道悉成五樂不知之者身命將天何得歡樂可不愼哉醫心方廿八下同

素女曰有釆女者妙得道術王使釆女問彭祖延年益壽之法彭祖曰愛精養神服食眾藥可得長生然不知交接之道雖服藥無益也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天地得交會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絕之道故有夭折之漸能避漸傷之事而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釆女再拜曰願聞要教彭祖曰道甚易知人不能信而行之耳今君王御萬幾治天下必不能備爲眾道也幸多後宮宜知交接之法法之要者在於多御少女而莫數瀉精使人身輕百病消除也

素女曰御敵家當視敵如瓦石自視如金玉若其精動當疾去其鄉御女當如朽索御奔馬如臨深坑下有刃恐墮其中若能愛精命亦不窮也

黃帝問素女曰今欲長不交接爲之奈何素女曰不可天地有開闔陰陽有施化人法陰陽隨四時今欲不交接神氣不宣布陰陽閉隔何以自補練氣數行去故納新以自助也玉莖不動則辟死其舍所以常行以當導引也能動而不施者所謂還精還精補益生道乃著

素女經云黃帝曰夫陰陽交接節度爲之奈何素女曰交接之道故有形狀男致不衰女除百病心意娛樂氣力強然不知行者漸以衰損欲知其道在於定氣安心和志三氣皆至神明統歸不寒不熱不飢不飽亭身定體性必舒遲淺內徐動出入欲希女快意男盛不衰以此爲節

玄女經云黃帝問玄女曰吾受素女陰陽之術自有法矣願復命之以悉其道玄女曰天地之間動須陰陽陽得陰而化陰得陽而通一陰一陽相須而行故男感堅強女動闢張二氣交精流液相通男有八節女有九宮用之失度男發癰疽女害月經百病生長壽命消亡能知其道樂而且強壽卽增延色如華英

黃帝曰夫陰陽之道交接奈何素女曰交接之道固有形狀男以致氣女以除病心意娛樂氣力益壯不知道者則侵以衰欲知其道在安心和志精神統歸不寒不暑不飽不飢定身正意性必舒遲深內徐動出入欲稀以是爲節愼無敢犯女既懽喜男則不衰

黃帝曰今欲強交接玉莖不起面慚意羞汗如珠子心情貪欲強助以手何以強之願聞其道素女曰帝之所問眾人所有凡欲接女固有經紀必先和氣玉莖乃起順其五常存感九部女有五色審所足扣採其溢精取液於口精氣還化塡滿髓臟避七損之禁行八益之道毋逆五常身

乃可保正氣內充何疾不去府藏安寧光澤潤理每接即起氣力百倍敵人賓服何慚之有玉房秘訣

玄女經云黃帝曰交接之時女或不悅其質不動其液不出玉莖不强小而不勢何以爾也玄女曰陰陽者相感而應耳故陽不得陰則不喜陰不得陽則不起男欲接而女不樂女欲接而男不欲二心不和精氣不感加以卒上暴下愛樂未施男欲求女女欲求男情意合同俱有悅心故女質振感男莖盛男勢營扣俞鼠精液流溢玉莖施縱乍緩乍急玉戶開翕或實作而不勞强敵自佚吸精引氣灌漑朱室今陳八事其法備悉伸縮俯仰前卻屈折帝審行之愼莫違失玉房秘訣

素女經云黃帝曰陰陽貴有法乎素女曰臨御女時先令婦人放平安身屈兩腳男入其間銜其口吮其舌拊搏其玉莖擊其門戶東西兩傍如是食頃徐徐內入玉莖肥大者內寸半弱小者入一寸勿搖動之徐出更入除百病勿令四傍洩出玉莖入玉門自然生熱且急婦人身當自動搖上與男相得然後深之男女百病消滅淺刺琴絃入三寸半當閉口刺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因深之至昆石旁往來口當婦人口而吸氣行九九之道訖乃如此玉房指要

黃帝曰何謂五常素女曰玉莖實有五常之道深居隱處執節自守內懷至德施行無已夫玉莖意欲施與者仁也中有空者義也端有節者禮也意欲即起不欲即止者信也臨事低仰者智也是故眞人因五常而節之仁雖欲施予精苦不固義守其空者明當禁使無得多實既禁之道矣又當施予故禮爲之節矣執誠持之信既著矣即當知交接之道故能從五常身乃壽也玉房秘訣

黃帝曰何以知女之快也素女曰有五徵五欲又有十動以觀其變而知其故玉房秘訣

夫五徵之候一曰面赤則徐徐合之二曰乳堅鼻汗則徐徐內之三曰嗌乾咽唾則徐徐搖之四曰陰滑則徐徐深之五曰尻傳液則徐徐引之玉房秘訣

素女曰五欲者以知其應一曰意欲得之則屏息屏氣二曰陰欲得之則鼻口兩張三曰精欲煩者則振掉而抱男四曰心欲滿者則汗流濕衣裳五曰其快欲之甚者身直目眠醫心方廿八下同

素女曰十動之效一曰兩手抱人者欲體相薄陰相當也二曰伸其兩髀者切磨其上方也三曰張腹者欲其洩也四曰尻動者快善也五曰舉兩腳拘人者欲其深也六曰交其兩股者內痒淫淫也七曰側搖者欲深切左右也八曰舉身迫人淫樂甚也九曰身布縱者支體快也十曰陰液滑者精已洩也見其效以知女之快也

玄女經云黃帝曰意貪交接而莖不起可以强用不玄女曰不可矣夫欲交接之道男候四至乃可致女九氣

黃帝曰何謂四至玄女曰玉莖不怒和氣不至怒而不大

肌氣不至大而不堅骨氣不至堅而不熱神氣不至故怒
者精之明大者精之關堅者精之戶熱者精之門四氣至
而節之以道開機不妄開精不洩矣
玄女經云黃帝曰善哉女之九氣何以知之玄女曰伺其
九氣以知之女人大息而咽唾者肺氣來至鳴而吮人者
心氣來至抱而持人者脾氣來至陰門滑澤者腎氣來至
慇懃咋人者骨氣來至足拘人者筋氣來至撫弄玉莖者
血氣來至持弄男乳者肉氣來至久與交接弄其實以感
其意九氣皆至有不至者則容傷故不至可行其數以治
之（今檢諸本無一氣）
玄女經云黃帝曰所說九法未聞其法願爲陳之以開其

意藏之石室行其法式
玄女曰九法第一曰龍翻令女正偃臥向上男伏其上股
隱於牀女攀其陰以受玉莖刺其穀實又攻其上疏緩動
搖八淺二深死往生返勢壯且强女則煩悅其樂如倡致
自閉固百病消亡
第二曰虎步令女俯俛尻仰首伏男跪其後抱其腹乃內
玉莖刺其中極務令深密進退相薄行五八之數其度自
得女陰閉張精液外溢畢而休息百病不發男益盛
第三曰猿搏令女偃臥男擔其股膝還過胸尻背俱舉乃
內玉莖刺其臭鼠女還動搖精液如雨男深案之極壯且
怒女快乃止百病自愈

第四曰蟬附令女伏臥直伸其軀男伏其後深內玉莖小
舉其尻以扣其赤珠行六九之數女煩精流陰裏動急外
爲開舒女快乃止七傷自除
第五曰龜騰令女正臥屈其兩膝男乃推之其足至乳深
內玉莖刺嬰女深淺以度令中其實女則感悅軀自搖舉
精液流溢乃深極內女快乃止行之勿失精力百倍
第六曰鳳翔令女正臥自舉其腳男跪其股間兩手據席
深內玉莖刺其昆石堅熱內牽令女動作行三八之數尻
急相薄女陰開舒自吐精液女快乃止百病銷滅
第七曰兔吮毫男正反臥直伸腳女跨其上膝在外邊女
背頭向足據席俛頭乃內玉莖刺其琴絃女快精液流出

如泉欣喜和樂動其神形女快乃止百病不生
第八曰魚接鱗男正偃臥女跨其上兩股向前安徐內之
微入便止纔授勿深如兒含乳使女獨搖務令持久女快
男退治諸結聚
第九曰鶴交頸男正箕坐女跨其股手抱男頸內玉莖刺
麥齒務中其實男抱女尻助其搖舉女自感快精液流溢
女快乃止七傷自愈
素女曰陰陽有七損八益一益曰固精令女側臥張股男
側臥其中行二九數數畢止令男固精又治女子漏血日
再行十五日愈（玉房祕決）
二益曰安氣令女正臥高枕伸張兩胜男跪其股間刺之

行三九數數畢止令人氣和又治女門寒日三行二十日愈

三益曰利藏令女人側臥屈其兩股男橫臥卻刺之行四九數數畢止令人氣和又治女門寒日四行廿日愈

四益曰强骨令女側臥屈左膝伸其右髀男伏刺之行五九數數畢止令人關節調和又治女閉血日五行十日愈

五益曰調脈令女側臥屈其右膝伸其左髀男據地刺之行六九數數畢止令人脈通利又治女門辟日六行廿日愈

六益曰畜血男正偃臥令女戴尻跪其上極內之令女行七九數數畢止令人力强又治女子月經不利日七行十日愈

七益曰益液令女人正伏舉後男上往行八九數數畢止令人骨塡

八益曰道體令女正臥屈其髀足迫尻下男以髀脅刺之以行九九數數畢止令人骨實又治女陰臭日九行九日愈

素女曰一損謂絕氣絕氣者心意不欲而强用之則汗泄氣少令心熱目冥冥治之法令女正臥男擔其兩股深案之令女自搖女精出止男勿得快日九行十日愈玉房秘決

二損謂溢精溢精者心意貪愛陰陽未和而用之精中道溢又醉飽而交接喘息氣亂則傷肺令人欬逆上氣消渴喜怒或悲慘慘口乾身熱而難久立治之法令女人正臥屈其兩膝俠男男淺刺內玉莖寸半令女子自搖女精出止男勿得快日九行十日愈

三損謂奪脈奪脈者陰不堅而强用之中道强寫精氣竭及飽食訖交接傷脾令人食不化陰痿無精治之法令女人正臥以腳鉤男子尻男則據席內之令女自搖女精出止男勿快日九行十日愈

四損謂氣泄氣泄者勞倦汗出未乾而交接令人腹熱脣焦治之法令男子正臥女跨其上向足女據席淺內玉莖令女自搖精出止男子勿快日九行十日愈

五損謂機關厥傷機關厥傷者適新大小便身體未定而强用之則傷肝及卒暴交會遲疾不理勞疲筋骨令人目䀮䀮癰疽並發衆脈槁絕久生偏枯陰痿不起治之法令男子正臥女跨其股踞前向徐徐案內之勿令女人自搖女精出男勿快日九行十日愈

六損謂百閉百閉者淫佚於女自用不節數交失度竭其精氣用力强寫精盡不出百病並生消渴目冥冥治之法令男正臥女跨其上前伏據席令女內玉莖相搖精出止男勿快日九行十日愈

七損謂血竭血竭者力作疾行勞因汗出因以交合俱已之時偃臥推深没本暴急劇病因發連施不止血枯氣竭令人皮虛膚急莖痛囊濕精變爲血治之法令女正臥高

抗其尻申張兩股男跪其閒深刺令女自搖精出止男勿快日九行之十日愈

采女問曰交接以寫精爲樂今閉而不寫將何以爲樂乎彭祖答曰夫精出則身體怠倦耳苦嘈嘈目苦欲眠喉咽乾枯骨節解墮雖復暫快終於不樂也若乃動不寫氣力有餘身體能便耳目聰明雖自抑靜意愛更重恆若不足何以不樂耶 玉房秘決

黄帝曰願聞動而不施其效何如素女曰一動不寫則氣力强再動不寫耳目聰明三動不寫衆病消亡四動不寫五神咸安五動不寫血脉充長六動不寫腰背堅强七動不寫尻股益力八動不寫身體生光九動不寫壽命未央十動不寫通於神明 玉房秘決

黄帝問素女曰道要不欲失精宜愛液者也即欲求子何可得寫素女曰人有强弱年有老壯各隨其氣力不欲强快强快即有所損故男年十五盛者可一日再施瘦者可一日一施年廿盛者日再施羸者可一日一施年卅盛者可一日一施劣者二日一施卌盛者三日一施虚者四日一施五十盛者可五日一施虚者可十日一施六十盛者十日一施虚者廿日一施七十盛者可卅日一施虚者不寫 玉房秘決

素女法人年廿者四日一洩年卅者八日一洩年卌者十六日一洩年五十者廿一日一洩年六十者即畢閉精勿

復更洩也若體力猶壯者一月一洩凡人氣力自相有强盛過人者亦不可抑忍久而不洩致癰疽若年過六十而有數旬不得交接意中平平者可閉精勿洩也 千金方

采女曰男之盛衰何以爲候彭祖曰陽盛得氣則玉莖當熱陽精濃而凝也其衰有五一曰精洩而出則氣傷也二曰精清而少此肉傷也三曰精變而臭此筋傷也四曰精出不射此骨傷也五曰陰衰不起此體傷也凡此衆傷皆由不徐交接而卒暴施寫之所致也治之法但御而不施不過百日氣力必致百倍

黄帝曰人之始生本在於胎合陰陽也夫合陰陽之時必避九殃九殃者日中之子生則歐逆一也夜半之子天地閉塞不瘖則聾盲二也日蝕之子體戚毀傷三也雷電之子天怒興威必易服狂四也月蝕之子與母俱凶五也虹蜺之子若作不祥六也冬夏日至之子生害父母七也弦望之子必爲亂兵風盲八也醉飽之子必爲病癲疽痔有瘡九也 產經

素女曰求子法自有常體清心遠慮安定其衿袍垂虚齋戒以婦人月經後三日夜半之後雞鳴之前嬉戲令女盛動乃往從之適其道理同其快樂卻身施寫勿過遠至麥齒遠則過子門不入子戶若依道術有子賢良而老壽也

素女曰夫人合陰陽當避禁忌常乘生氣無不老壽若夫婦俱老雖生化有子皆不壽也

39A

黃帝曰入相女人云何謂其事素女曰入相女人天性婉順氣聲濡行絲髮黑弱肌細骨不長不短不大不小鑿孔居高陰上無毛多精液者年五五以上卅以還未在產者交接之時精液流漾身體動搖不能自定汗流四逋隨人舉止男子者雖不行法得此人由不爲損（大清經）

房中禁忌日月晦朔上下弦望六丁六丙日破日月廿八日月蝕大風甚雨地動雷電霹靂大寒大暑春秋冬夏節變之日送迎五日之中不行陰陽本命行年禁之重者夏至後丙子丁丑（德輝按此條原引養生集要末句作丙午丁巳下有注云今按玉房祕訣云作丙午丁未黃帝問素女經作丙子丁丑據此則素女經文與養生集要同惟末句爲異）冬至後庚申辛酉及新沐頭新遠行疲勧大喜怒皆不可合陰陽至丈夫衰忌之年不可妄施精

素女論曰五月十六日天地牝牡日不可行房犯之不出三年必死何以知之但取新布一尺此夕懸東牆上明日視之必有血色切忌之（洞玄子）

采女云何以有鬼交之病彭祖曰由於陰陽不交情欲深重卽鬼魅假像與之交通與之交通之道其有勝於人久處則迷惑諱而隱之不肯告人自以爲佳故至獨死而莫之知也若得此病治之法但令女與男交而男勿寫精晝夜勿息困者不過七日必愈若身體疲勞不能獨御者但深按勿動亦善也不治之煞人不過數年也欲驗其事實以春秋之際入於深山大澤閒無所云爲但遠望極思唯念交會陰陽三日三夜後則身體翕然寒熱心煩目眩男見女子女見男子但行交接之事美勝於人然必病人而難治怨曠之氣爲邪所淩後世必當有此者若處女貴人苦不當交與男交以治之者當以石硫黃數兩燒以熏婦人陰下身體並服鹿角末方寸匕卽愈矣（玉房秘決○二十一卷引同）當見鬼涕泣而去一方服鹿角方寸匕日三以差爲度

采女曰交接之事既聞之矣敢問服食藥物何者亦得而有效彭祖曰使人丁强不老房室不勞損氣力顏色不衰者莫過麋角也

其法取麋角刮之爲末十兩輒用八角生附子一枚合之服方寸匕日三大良亦可熬麋角令微黃單服之亦

令人不老然遲緩不及用附子者服之廿日大覺亦可用隴西頭伏苓分等擣篩服方寸匕日三令人長生房內不衰（千金方）

黃帝問素女對曰女人年廿八九若廿三四陰氣盛欲得男子不能自禁食飲無味百脉動體候精脉實汁出污衣裳女人陰中有蟲如馬尾長三分赤頭者悶黑頭者沫治之方用麵作玉莖長短大小隨意以醬及二辦綿裹之內陰中蟲卽著來出出復內如得大夫其蟲多者卅少者廿（醫心方廿四）

祀經

龍經

唐楊益筠松著　金陵甘福德堂校

撼龍統說

崑崙山是天地骨中鎮天心爲巨物如人背脊與項梁生出四肢龍突兀四肢分出四世界南北東西爲四派西北崆峒數萬程東入三韓隔杳冥惟有南龍入中國分宗孕祖來奇特黃河九曲爲大腸川江屈曲爲膀胱分肢擘脈縱橫去氣血勾連逢水住大爲都邑帝王州小爲郡

縣居公侯其次偏方小鎮市亦有富貴居其地大率龍行自有眞星峯磊落是龍身高山須認星峯起平地龍行別有名峯以星名取其類星辰下照山成形龍神二字尋山脈神是精神龍是質莫道高山方有龍卻來平地失眞蹤平地龍從高嶺發高起星峯低落穴高山旣認星峯起平地兩傍尋水勢兩邊水夾是眞龍枝葉周迴中者是眞爺山反枝葉散山若反時水散漫外山百里作羅城此是平洋龍局段星峯頓伏落坪去外山隔水來相顧坪中仰掌似雞窩隱隱微微立邱阜便從邱阜覓回窠或有勾夾如旋螺勾夾是案螺是穴水注明堂聚氣多四傍擁護如城裏水遶山迴聚一窩霜降水涸尋不見春夏水交龍脊現此是平洋看龍法過去如絲或如線高水一寸卽是山低土一寸水迴環水纏便是山纏樣纏得眞龍如仰掌窩心掌裏或乳頭端然有穴名天象山經水遶在平坡遠有山岡近有河只愛山來抱身體不愛水返去

從他水抱知有山來抱水不抱兮山不到莫道高山龍易識行到平洋失蹤跡藕斷絲連正好尋退卸愈多愈有力高龍多下低處藏四沒神機便尋得祖宗父母數程遙誤得時師皆不識凡到平洋莫問蹤只觀水遶是眞龍念得龍經無眼力萬卷眞藏也是空

垣局篇　北辰紫微垣

北辰一星天中尊上相上將居四垣天乙太乙明堂照華蓋三台相從先此星萬里不得一此

龍不許時人識識得之時不用裁詛與星朝鎮
家國請從垣外論九星北斗星宮係幾名貪巨
武星弁輔弼祿文廉破地中行九星人言有三
吉三吉之餘有輔弼不知星曜定錙銖禍福之
門教君識

貪狼星一木

貪狼頓起笋生峯若是斜枝便不同斜枝到頂
爲破面尖而有脚號乘龍脚下橫拖爲帶劍文
武功名從此辯橫看是嶺側是峯此是貪狼出
陣龍側面成峯身直去不是爲朝便不住莫來
此處認高峯道是元武在其中亦有高峯是元
武元武落處四獸聚聚處方爲龍聚峯四獸不
顧只成空空亡龍上莫尋穴縱然有穴易歇滅
或爲關峽似龍形正身潛在峽中行時師多向
峽中覓不識眞龍斷續情貪狼自有十二樣尖
圓平直小爲上欹斜側石倒破空禍福輕重自
不同欹側似斜斜似側斜似乘龍側似直側卽
似破倒似空空似有巖卽似石問君來此如何

觀莫道貪狼總一般欹是崩崖破是折斜是邊
有邊不同側是面尖身直去空是巖穴多玲瓏
倒是飛峯偏不正七者未是貪狼龍平地卓然
頓起笋此是尖貪本來性圓無欹側四面同平
若臥蠶在高嶺直如決脊引繩來小似筆頭插
高嶺五者方爲貪正形吉凶禍福要詳明火星
要起廉貞位生出貪狼由此勢若見火星動燄
時看他蹤跡落何地此龍不是尋常貴生出貪
狼別有奇火星若起廉貞位落處須尋一百里
中有貪狼小小峯有時迴顧火星宮世人只道
貪狼好不識廉貞是祖宗貪狼若非廉作祖爲
官也不到三公高山嶺上平如掌中分細脈如
蛇樣貴龍多是穿心去富龍只從傍生上高山
如帳從面遮帳裏微微似帶斜帶舞下來如鼠
尾此是貪狼上嶺蛇帶舞下來鵓伸頸此是貪
狼下嶺蛇上嶺解生朱紫客下嶺須爲朽腐家
大山特起小爲貴小山忽起大爲勢高低大小
斷續行此是貪狼眞骨氣大抵九星有種類生

子生孫巧相似相似方知骨氣眞剝換不眞皆不是一剝一換大生細從大剝小最奇異剝換退卸見眞龍小峯依舊狼星起剝換如人換好裳如蟬退殼蠶退匡或從大山落低小或從高山落平洋退卸剝換成幾段十條九條亂了亂中有一條卸是眞若是眞時斷了斷亂山回抱在面前不許一條出外邊只有眞龍坐穴內亂山在外卻為纏此龍多從腰裏落回轉餘枝作城郭城郭彎環生捍門門外羅星當腰著羅星

要在羅城外此與火星常作對火星龍始有羅星若是羅星不居內居內名為抱養摽又為患眼蹬胎山羅星若生羅城口城口皆為玉笋斑羅城恰似城牆勢龍在城中聚眞氣羅星若在城關間時師喚作水口山欲識羅星眞妙訣一邊枕水一邊田田中有骨脈相連或為頑石焦土堅此是羅星有餘氣卓立為星在水邊貪巨羅星尖與圓輔弼武曲方匾眠祿文廉貞多破碎破軍尖破最為害只有尖圓方匾星此是羅星得正形忽然四面皆是水兩山環合鬱然青羅星亦自有種類混說羅星在水邊

巨門星二　土

巨門星峯覆鐘釜鐘釜之分有何故鐘高釜矮事不同高卽為巨矮為輔二者雖然皆吉星金土不容有差誤巨門福壽富貴牢輔弼隨龍厚薄助貴龍若行五六程臨落之時剝輔星如梭如印如側月三三兩兩牽連行前關後峽相引從峽若多時龍猛勇剝到輔星三四重子細來

此認龍蹤貪巨若無輔弼落高嶺如何佳得龍雖然輔弼是入穴作穴隨形又不同穴隨星峯作鉗乳形神大小隨龍宗圓峯忽然長拖腳恐是鬼龍如覆杓覆箕覆掌是鬼龍莫來此處失眞蹤請君細認前頭穴莫使參前失後空問君何以知我落看他尾後圓峯作問君知我如何行尾星搖動不曾停前官後鬼須細辯鬼尅我身居後面官星我尅在前朝此是龍家官鬼現眞龍落處陰陽亂五行官鬼無相戰水龍剝作

火龍出鬼在後頭官出面坎山來龍作午丁卻把地羅差使轉此是陰陽辯五行不是龍家官鬼辯龍家未要論五行且從龍上看分爭爭龍奪脈是鬼氣鬼氣不歸龍伺行大抵正龍無鬼山有鬼不出半里間橫龍出穴必有鬼逆跳翻身穴後環鬼山若長奪我氣鬼短貼身如抱攔問君如何謂之鬼主山背後撐者是分肢擘脈不迴頭奪我正身少全氣真龍穴後如有鬼山短枝多為雉尾此是真龍穴後星星辰亦有尖

圓體正龍穴後若有鬼隻隻回頭來護衛若不回頭衛本身此是空亡歇滅地問君何者是空亡穴後捲空仰瓦勢便從鬼上細尋覓鬼山星峯少收拾真龍身上護衛多山山有情來拱揖衛龍貼體不敢離中有泉池暗流入要識真龍鬼山短緣有纏龍在後段既有纏龍貼護來不許鬼山空散漫鬼山直去投江河此龍無纏散亂多如戈如矛亂走去包裹無由柰爾何龍若無纏又無送縱有真龍不堪用護纏多愛到穴

前三重五重福綿延一重護衛一代貴護衛十重牢相地兩重亦主典專城一重只出丞簿尉鬼山亦自有真形形隨三吉輔弼類九星皆有鬼形樣不類本身不入相貪狼鬼星必尖小巨門鬼星枝葉少多作圓峯覆杓形撐住在後最為妙巨為墜珠玉枕形貪作天梯背後生一層一級漸低小雖然有腳無橫行武曲多為小橫嶺託後如屏玉几正弼星作鬼如帷屏或從龍虎後橫生橫生爪瓠抱穴後金斗玉印盤龍形

輔星多為獨節鬼三對平如寫王字三對兩對相竝行曲轉護身皆有意廉文破祿本是鬼不必問他穴後尾破祿廉文多作關近關大關與散關關門是局有大小破祿二星多外攔祿星無祿作神壇破軍不破為近關善論大地論關局關局大小水口山鬼山只向橫山作正龍多是平地落平地勢如蜈蚣行腳長便如撓掉形撥掉向前穴即近撥掉向後龍未停撓掉向頭忽峯起定有真龍居此地只看護託回轉時朝

揖在前拜眞氣大抵九星皆有鬼相類相如各
有四四九三十六鬼形識鬼便是識龍精問君
如何謂之鬼主山背後有餘氣問君如何謂之
官朝山背後逆拖山此是朝山有餘氣與我穴
後鬼一般官星在前鬼在後官要回頭鬼要就
官不回頭鬼不就只是虛拋無落首龍虎背後
有衣裙此是關攔拜舞袖雖然有袖穴不見官
不離鄉任何受眞氣聚處看明堂明堂裏面要
平陽明堂裏面停瀦水第一寬平是爲貴側裂

傾摧撞射身急瀉奔騰非吉地明堂裏面分公
位公位眞在明堂裏請君未斷左右山先向明
堂觀水勢明堂亦有如鍋底橫號金船龍虎裏
直號天心曲御階馬蹄直分有曲勢明堂要似
蓮葉水盪歸左位長公起盪歸右畔小公興君
在中心諸位貴大抵明堂橫爲貴其次之元關
鎖是蕩然直去不回頭雖似御階非吉地明堂
要如衣領襟左紐右襟方爲貴或是田隴與山
腳如此關攔方可喜忽然前面無關鎖地劫風

吹非吉利請君來此細消詳便識前官弁後鬼
左脇生來搢笏樣右脇生來魚袋形方長爲象
短爲木小巧是金肥是銀看此樣形尋局勢中
間乳穴是爲眞賜帶鬼形如瓜瓠二帶連移左
轉去回頭貼身侍從官前案橫交金玉盤玉盤
賜相金盤將左右在人心眼上重數如多賜亦
多一重未是金犀廢二重是犀三金帶橫轉穴
前官轉大子孫三代垂魚袋右上三魚虎身外
三代子孫賜金帶三重橫盤龍外尋四重即是

賜金玉重數如多福最深此是龍家賜帶鬼莫
將龍向左邊臨玉几方屏武[illegible][illegible]身後是几几
外屏几屏須要問先後未有屏先几後生几屏
如在後頭託此是公侯將相庭

祿存星三土

祿存上形如頓鼓下形有腳如瓜瓠瓜瓠前頭
有小峯此是祿存帶祿處大如螃蟹小蜘蛛此
是祿存帶煞處煞中若有橫磨劍此是權星先
出武人龍大峽百十程寶殿龍樓去無數忽逢

此等入長垣爲仍打圍君莫顧痴師偷眼傍睥
睨曉者默然佯不睹若然尖脚亂如茅喚作蚩
尤旗爪距小圓帶祿圖本身將相公侯出方虎
大抵星辰嫌破碎不抱本身多作怪端正龍神
無怪形醜惡龍神多破敗怪形異穴出凶豪殺
戮平民終大壞草頭作亂因此山赤族誅夷償
命債只緣龍上有欃槍賊旗倒側非旌幢旌幢
對對端正立獨立欹側名欃槍頓鼓微方似武
曲武曲端正下無足有足周圍眞祿存圓淨方

爲武曲尊龍家最要子細辯疑似亂眞分背面
背似面非豈有眞此是祿存大移轉凹處是面
凸是背作穴分金過如線凡看星辰看轉移轉
移須教母顧兒支分派別有眞種忽作瓜蔓無
東西十里半程無岡嶺平陽砂磧煙塵迷到此
君須看水勢水勢莫問江與溪只要兩源相夾
出交鎖外結重重圍祿存好處落平漫大作方
州小鎭縣坪中時復亂石生或起橫山或梭面
此處或如輔弼形輔弼無枝祿多辨祿是帝車

第三星也主爲文也主兵九星行龍皆要祿最
要夾貪兼巨輔或從武曲左右起此等貴龍看
不足若逢此龍遠尋穴莫向高山尋促局若過
九星相夾行只分有脚并無足燕雲下嶺出九
關中帶祿存三吉山高山峽裏多尖秀也有圓
祿生屛顔君看山須分種類莫指橫行作正班
祿破二星形無數也有正形落低處也有低行
上隴頭雜亂分形君莫誤形在高嶺爲高形山
頂上生祿存星形在平陽山卓立頂矮脚手亦

横平頂上生形頂必正平地生形脚亂行請君
看我細排列禍福皆隨龍上生第一祿存如頓
鼓脚手對對隨身去平行有脚如劍鋒旌節幢
幡排次序此等星辰出大江中有小貪并小巨
輔弼時從左右生隔岸山河遠相顧此是龍神
作州縣雄據十州并一路忽然諸山作垣局更
求吉水爲門戶若得吉水爲門戶萬水千山不
須做第二祿存如覆釡脚尖矛戟周回布有脚
方爲眞祿存無脚名爲祿推巨此星不是有威

權曰天成家稱巨富第三祿存鶴爪布兩短中
長龍出露出露定爲低小形隱隱前行忽蹲踞
有穴必生龍虎巧醜陋穴形龍不住第四祿存
肋扇具腳手又似扛絲勢此龍只好結神壇別
有星峯主秀氣第五祿存如懸鶉破碎肋痕摺
無數此龍便是平行星星平生枝自頂分此龍
只去作神宇高山大峽開三門撓掉回來斬關
做第六祿存落平洋勢如巨浪橫開張他星亦
有落坪者此星平地亦飛揚平中時復生巨石

石色亦是黑與黃兩傍請看隨龍峽長短大小
宜消詳護龍轉時看他落落處當隨水斟酌右
轉皆右不參差左轉皆左無駁雜朝迎指正真
穴形左右高低莫參錯祿存鬼形如披髮雖曰
衆多勢如掠第七祿存如長蛇左右無護無攔
遮此龍是作貴龍從枕在水邊身橫斜第八祿
存在高頂如戴兜鍪有肩領漸低漸小去作穴
定作窩鉗極端正此龍號爲八貴山捉穴眞時
最昌盛第九祿存如落花片片段段水推砂不

作蛟潭爲鬼穴定作羅星水口遮天下山山有
祿存或凶或吉要君分莫道祿存全不善大爲
將相公侯門要知五嶽眞龍落半是祿破相參
錯太行頂上馬耳峯祿存身上貪狼龍泰山頂
上有日觀下有月觀高一半此是祿存上有貪
如此星峯孰能判海中洲渚亦有山君如論脈
應難言不知地脈連中國遠出山形在海問東
出青齊爲東嶽過盡平陽大江塹地脈連延隨
勢生澗水止龍君莫錯我觀祿存滿天下九等

分星無識者君如識得祿存星珍寶連城貴無
價

文曲星四水

文曲正形蛇行樣若作邪淫如撒網此星柔順
最高情形神卻似生鱔樣問君如何生此山定
出廉貞絕體上問君如何尋絕體本宮山上敗
絕氣問君如何尋本宮寶殿之下初出龍認得
星峯初出面看是何星細推辯九星皆夾文曲
行若無文曲星無變變星更看何星多多者爲

主分惡善文曲星柔最易見每遇旺方生側面側面成峯身直行直去多如絲雜線此星山骨少星峯若有星峯輔弼同平地蛾眉卻爲吉半嶺蛾眉最得力若有此星連接生女作宮嬪后妃職男家因婦得官班又得貲財並美色凡起星峯必有情自然連接左右生若是無峯如鱔樣死龍散漫空縱橫縱饒住處有形穴社壇神廟血食腥若是作墳并建宅女插花枝逐客行男人破家因酒色女人內亂公訟興更出瘵癆

鬼怪病令人冷退絕人丁困龍坪下數十里忽然卓立星峯起左右前後忽逢巡貪巨武輔取次生只得一峯龍便活蛾眉也變輔弼形平行雖云變輔弼只是低平少威力若得尊星生一峯便使柔星爲長雄男人端貌取科第女人主家權勝翁大率尋龍少全格雜出星峯多變易輔星似弼巨似文長短高低細辯識莫道凶龍不可裁也有凶龍起家國蓋緣未識間星龍貪中有廉文有弼武有破軍間斷生祿存或有巨武力十里之中卓一峯小者成大柔成雄此是龍家間星法大頓小伏爲真蹤一山便斷爲一代看在何代生間龍便向此星定富貴困弱生旺隨星峯困弱之龍無氣力死鱔煙包入沙磧十里百里無從山獨自單行少收拾君如識得間星龍到處鄉村可尋覓龍非久遠少全氣易盛易衰非人力

廉貞星五火

廉貞如何號獨火此星得形最高大高山頂上

石嵯峨傘摺犁頭裂絲破只緣尖燄聳天庭其性炎炎號火星起作龍樓並寶殿貪巨武輔由此生古人深識廉貞體喚作紅旗并曜氣此星威烈屬陽精高燄赤黑峯頭起高尖是樓平是殿請君來此細推辯亂星頂上亂石間此處名爲聚講山聚講既成即分去分宗拜祖迢迢路尋宗尋嫡更尋兒龍來此處最堪疑卻來此處橫生帳形如帳幙開張樣一重入帳一重出四重五重如巨滾帳中有線穿心行帳不穿心未

入相帳幙多時貴亦多一重只是富豪樣兩帳
兩幙是貴龍帳裏貴人最爲上帳中隱隱仙帶
飛帶舞低垂主興旺天關地軸兩邊迎異石龜
蛇過處旺高山頂上有池水兩邊夾得眞龍行
問君高處何生水此是眞龍樓上氣樓殿之上
水泉生水還落處兩邊迎眞龍卻在泉中過也
有單池在傍抱單池終不及兩池池若傾崩反
生禍池平兩水夾又清此處名爲天漢星天漢
天潢入閣道此星入相居天庭更有衛龍在高

頂水貼龍身入深井更無水出可追尋或有蒙
泉小如鏡看他辭樓并下殿出帳聳起生何形
應星生處別立形此是分枝擘脈證祖宗分處
分兄弟來此分貪識眞性分貪之處莫令差差
謬一毫千里迴筭峯貪狼從此出鐘斧枕梭巨
輔弼方峯是爲巨門星最要來辯嫡庶行嫡庶
不失出帳形便是龍家五吉星廉貞惡石衆所
畏不識眞陽火裏精此龍多向南方落北上衆
山驚錯愕低頭欽往山朝來莫向他方妄參錯

凡是星峯皆有石若是土山全無力廉貞獨火
氣沖天石骨稜層平處覓廉貞不生吉星峯定
隔江河作應龍朝迎必應數百里遠望鼓角聲
琴瑟凡見廉貞高聳石便上頂頭看遠跡細認
眞龍此處生華蓋穿心正龍出此龍最貴難尋
覓五吉要聳華蓋出此等眞龍不易逢華蓋三
峯品字立兩肩分作兩護龍此是兄弟同祖宗
兄弟便爲護龍去前迎後送生雌雄雌若爲龍
雄作應雄若爲龍雌聽命問君如何辯雌雄高

低肥瘠便不同低肥爲雌雄高瘠只來此處識
蹤跡眞龍身上有正峯時作星峯拜宗祖但看
護送似盤龍又有迎龍如虎踞隨龍山水皆朝
揖狐疑來此失蹤跡水口重重生異石定有羅
星當水立羅星外面有山關上生下生細尋覓
蓋緣羅星有眞假眞假天然非人力羅星傍水
便生石羅星端正最高職廉貞多生顧祖龍祖
龍遠遠是朝峯更有鬼腳回顧處纏送須生十
數重送龍之山短在後抱山不抱左右手纏龍

纏過龍虎前三重五重福延綿纏多不許外山
走那更長遶作水口護送託龍若十全富貴雙
全眞罕有尋龍千萬看纏山一重纏是一重關
關門若有十重鎖定有王侯居此間廉貞已具
貪狼內更述此篇爲詳載有人曉得紅旗星遠
有威權近凶怪權星斬砍得自由不統兵權不
肯休若遇廉貞不起石腳下也須生石壁石壁
是背面是平平處尋龍出蹤跡貪巨武輔弼星
行出身生處是何星剝龍換骨若九段此是公

侯將相庭紅旗氣燄威靈在愚妄時師駭怪驚
權星威福得自專縱陟文階亦武威廉貞一變
貪巨武文武全才登宰輔廉貞不作變換星子
身亂倫損君父

武曲星六金

武曲尊星性端莊纔離祖宗卽高昂星峯自與
衆星別不尖不圓其體方高處定爲幞笏樣且
是無腳生兩傍如此星峯止一二方岡之下如
驅羊方岡或爲四角帳帳中出帶微飛揚飛揚

要得穿帳去帳上兩角隨身張枝葉不多關峽
少卻有護衛隨身防帶旌帶節來擁護旌節之
峯多是雙更有刀劍同護送刀劍送後前圓岡
離宗斷處多失脈抛梭馬跡蛛絲長梭中自有
絲不斷蜂腰過處多趨蹌自是此星性尊貴護
送重重來就體每逢跌斷過處時兩傍定有衣
冠吏衣冠之吏似圓峯兩邊有腳衛眞龍若是
獨行無護衛定作神壇佛道宮平行穿珠行數
里忽然又作方峯起方峯直去如橋杠背長頗

類平尖貪平尖貪狼如一字生在山頂如臥蠶
武曲橫從身中出貪狼直去如僧參夾輔護龍
次第轉眞龍在內左右函此龍住處無高隴間
生窩穴隱潭潭獨在高山峽中者穴落高岡似
草菴四圍若高來朝護前案朝迎亦高舞卻作
高穴似人形按劍端嚴似眞武此星若行三十
里內起方峯止三四峯峯端正方與長不肯欹
斜失尊體峯上忽然生摺浪此與廉貞何以異
凡起星峯不許斜更嫌生腳照他家端峯若生

四花穴花穴端嚴要君別眞龍直去向前行四
向誤成龍虎穴此是武曲鉗峽來間氣來此偶
生穴此龍悞了幾多人定來此處說眞形要識
四花穿心過但看護衛不曾停尊星自有尊星
體方正如屏將相位武曲行龍少鬼劫蓋緣兩
位多羅列小公分處夾龍行不肯單行走空缺
小公分處亂生枝枝葉雖多夾水隨護龍亦自
有背面背後如壁面平夷平夷便是貼龍體荒
過之時形怪異不起圓峯卽馬旗攢劍蟠龍歸

此地護衛纏遶如打圍重重包裹外山歸致令
武曲少關峽護送無容左右離明堂斷定無陡
瀉橫案重重拜舞低平貪覆巨似武曲尖圓方
整不能齊三星尖圓方整處向此辯別無狐疑
識龍須是辯疑處識得眞龍是聖師

破軍星七金

破軍星峯如走旗前頭高卓尾後低兩傍失險
落坑陷壁立側裂形傾欹不知此星出六府上
有三台遠爲祖然後生出六曜星貪巨祿文廉

武輔三台星形號泰階六星兩兩魚眼挨雙尖
雙圓如貪武卻在絕頂雙安排雙尖定出貪狼
去方圓生出武曲來上台中台下台出行到六
府文昌臺文昌六星如偃月穿排六星似環玦
平嶺上頭生六星六處微堆作凹凸凹中微起
似六星生出九星若排列破軍將受九星麾逐
位生峯形象奇山形在地不可移星氣下感禍
福依尊星頓起眞形了枝葉皆是破祿隨尊星
雖云有三吉三吉之餘有輔弼不知三吉不常

生百處覩來無一寶蓋緣不識破星行只說走
旗拖尾出走旗拖尾是眞形若出尊星形變生
與君細論破軍體逐一隨星種類名貪狼破軍
如頓旗一層一級名天梯頂尖沖前有巖穴伸
頸猶如鷄乍啼頂頭有帶下巖去引到平處如
蛛絲欲斷不斷馬跡過東西隱顯梭中絲三吉
之星總如此此處名爲吉破地過坪過水皆如
是定有泉塘湖夾隨貪下破軍巨門去去爲垣
局不須疑巨門破軍裂十字頂上微圓欹側取

勢如豕木上高枝直上高崖石嘴露此星出龍生鼎足爪甲巉巖若鷄距此龍富貴生王侯五換六移出宰輔祿存破軍在平嶺兩脇蛇行肋微露前如大木倒懸榦獨榦生枝葉無數葉中生出嫩枝條又作高峯下坪去當知爲穴亦不遠護送不來作神宇武曲破如破廚櫃身形臃腫崩形勢前頭走出鶴伸項嶺上下來如象身一高一下脚不尖作穴乳頭生富貴廉貞破軍高崔嵬水流闕峽聲轟雷輔星破軍如幞頭兩傍有脚如拋毬弼星破軍如鯉躍行到平中一錐卓三三兩兩坪中行直出身來橫布脚爲神爲廟爲富貴只看纏護爲斟酌纏多便是富貴龍纏少只爲鐘鼓閣九星皆有破祿文三吉之餘輔弼尊平行串珠巨門祿擱掉尖拖是破軍吉星之下無不吉凶星之下凶所存凡是凶龍不爲穴只是閑行引過身縱饒有穴必是假假穴如何保久存時師不識尋龍脈來此峽內空低蹲便指纏護爲積氣或有遠秀出做村便說

朝山朝水好下了凶事日入門只緣不識正龍出前面必出星辰尊尊星活了死龍骨換了破軍廉祿文破軍忽然橫開帳帳裏戈旗出生旺此龍去作將軍形前遇溪流爲甲仗破祿形象最爲多枝蔓懸延氣少和不爲尖刀即劍戟不作蛇行即擲梭三逢六秀方位上上與六氣橫天河六氣變而生六秀凶星到此亦消磨凶星消磨生吉氣定有星辰巨浪波此是神仙絕妙法不比尋常格地羅與君略舉大形勢舉目一望皆山河天下江山幾萬里我見破祿到處是祿存文曲輔弼星低小山形總相類只有高山形象殊略舉大綱與君議崑崙山脚出闐顏隻隻都是破軍山連綿走入瀚海北風俗強悍人麤頑生兒三歲學騎射骨硬剛方是此間山來隴右尖如側蓋是貪峯更高卓此處如何不出文只爲峯多反成濁高山大嶺峯多尖不如平陽一錐卓行行退卸大散關百二山河在彼間大纏大護到函谷水出黃河如玦環低平漸漸

出熊耳萬里平陽漸如砥大梁形勢亦無山到
彼尋龍何處是識得星峯是等閒平處尋龍最
是難若無河流與淮水渺渺茫茫不見山河流
沖決山斷絶又無石骨又無脈君若到彼說星
峯一句不容三寸舌黃河在北大江南兩水夾
行勢不絶行到青齊忽起峯兗州東嶽插天雄
分枝擘脈鍾靈氣聖賢多在魯邦中自古英雄
出西北西北龍神少人識紫微垣局太微宮天
市天苑太行東南龍高枝過葱嶺黑鐵二山雪
峯盛分出秦川及漢川五嶺分星入桂連山行
有斷脈不斷直到江陰大海邊海門旺氣連閩
越兩兩水夾相交纏此是海門南脈絡貨財文
武相交錯何處是貪何處文何處認辯武曲尊
尋龍望氣先尋脈雲霧多生在龍脊春夏之交
與二分夜望雲霓生處覓雲霓先生絶高嶺此
是龍樓寶殿定大脊微微雲自生霧氣如多反
難證先尋霧氣識正龍御筆枝龍觀遠應此是
神仙尋地法百里羅城不爲迴知此然後論九

星要識九星識正形因就正龍行脚處認取破
祿中間行天下山山有破祿破祿交橫有地軸
祿存無祿只爲關破軍不破只爲攔關攔之山
作水口必有羅星在水間大河之中有砥柱四
川之口生灩澦大姑小姑彭蠡前采石金山作
門戶更有焦山羅刹石雖是羅星門不固此是
大尋羅星法識者便知愚未悟君如論及破軍
星多是引龍兼作護大龍須要大破軍小龍亂
夾祿破文廉貞多是作龍祖輔弼隨龍富貴分
廉貞若高龍不出只是爲應兼爲門請君看取
州縣關何處不生水口山水口關攔皆破祿無
脚交牙如疊環或爲橫山如臥虎或作重重如
瓜瓠禹鑿龍門透大河便是當時關水處太行
走出河中府河北河南關兩所大河北來直射
東西山在水如眠龍馬耳山枕大江口絶無脚
手爲神廟靈壁山來截淮河更無一脚如橫戈
海門二山鎭兩浙兩山相合如環玦文廉生脚
鎖溜流橫在水中爲兩截大關大鎖數十重定

有羅星橫截氣截住江河不許流關內不知多
少地小羅小鎖及小關一州一縣須有攔十攔
十鎖百十里定有王侯居此間鄉落羅星小關
鎖枕水如戈石橫臥但看無脚是關攔重數多
少分將佐君如能識水口山便識天戈弁祿破

左輔星八金

左輔正形如幞頭前低後高小大毬伸腰舒長
如杖鼓後大前小駝峯伴下有兩脚平行去或
在武曲左右遊此龍如何似武曲自是分宗爲

伯叔分宗已作兩貴龍此與他星事不同武曲
兩傍必生輔不似他星變形去左輔自有左輔
形方峯之下如卓斧此是武曲輔星形若是眞
輔不如此眞輔自作貴龍身幞頭橫脚高低去
高頂高峯圓落肩低處低落肩頭圓忽然堆起
如纍卵又如棃栗堆簇纍嶺上纍纍山結頂斷
定前頭深入垣要知此星名侍衛入到垣中最
爲貴東華西華門水橫水外四圍列峯位此是
垣前執法星卻分左右爲兵衛方正之垣號太

微垣有四門號天市紫微垣外前後門華蓋三
台前後衛中有過水名御溝抱城屈曲中間流
紫微垣內星辰足天市太微少全局朝迎未必
皆眞形朝海拱辰勢如簇千山萬水皆入朝入
到濠中九回曲入垣輔弼形微細隱隱微微在
平地左衛右衛星傍羅輔在垣中爲近侍右弼
一星本無形是以名爲隱曜星隨龍剝換隱跡
去脈跡便是隱曜行只緣飛宮有九曜因此弼
名右弼星天下尋輔知幾處河北河南只三四

更有終南太華龍由沒爲垣盡如此南來莫錯
認南嶽雖有輔星垣氣弱卻有回龍輔大江水
口三峯卓如倒北龍燕雲多輔星又隨塞垣入
沙漠西京嵩山最難尋已被前人曾安作東西
垣局並長江中有黃河入水長後山展帳如負
扆下廠秦淮枕水鄉輔弼隱曜入大梁卻是英
雄古戰場大河九曲之中有輔弼九星分入首
無人識得左輔星識得之時莫開口如何識得
左輔星次第生峯無雜形天門上頭生寶殿寶

殿引出龍樓橫樓中千萬尋池水水是眞龍樓上氣兩池夾處龍脊高池中崩傾非大地池中石是輔弼星只分有跡與無形有形便是眞左輔無跡便是隱曜行縱然不大也節鉞巨浪重重不堪說巨浪是帳帳有杠杠曲生峯巧如玦杠星便是華蓋柄曲處生峯來作證證出貪巨祿文廉武破周而復始定天戈直指破軍路此是天門龍出序若出天門是正龍不出天門形不具一形不具便無力次第排來君莫誤自貪

至破爲次第顛倒亂行名失序一剝一換尋斷處斷處兩傍生擁護旌幢行出盡天旗旗似破軍或斜去看他橫帶如巨浪浪滾一峯名出帳帳中過去中央行不出中央不入相星形備具入垣時怪怪奇奇合天象我到京師驗前說帝垣果有星羅列南北雖短東西長東長水遶西華岡水從闕口復來謁九曲九回朝帝闕前星儼若在南上周召到此觀天象上了南岡望北岡望人卜宅分陰陽北岡峙立天門上分作長

垣居兩傍垣上兩邊分九個兩垣夾帝中央坐要識垣中有帝星皇都坐定甚分明君若要識左輔宿凡入皇城辯垣局重重圍遶八九重九重之外猶重復重山復嶺看輔星高山頂上幞頭橫低處恰如千官入戴弁橫班如覆笠子細觀來眞不同應是爲垣皆俯屈輔爲上相弼次相破祿外衛廉次將文曲分明是後宮武曲貪狼帝星樣更有巨門最尊貴喚作極星事非誑三垣各有垣內星凡是星峯皆內向垣星本不

許人知若不明言恐世迷只到京城君便識重重外衛內垣低此龍不許時人識西與皇家鎮家國請從九曜尋剝龍剝盡麤龍尋細跡要識眞龍眞輔相只看高低幞頭樣若是輔星自作龍行行不識眞形象若還三吉去作龍隨龍變形卻不同貪狼高尖品字立武巨方圓三個峯三峯節節隨身轉中有一峯是正面兩傍夾者是輔弼大小尖圓要君辯此龍初發在高山高處生峯亦生獬有獬須明是幞頭滾滾低來似

輥毬平地鯉鯽露背脊有脚橫排如覆笠若是
降樓弁下殿節節如樓下剝換貪下剝換如拋
毬尖處帶出如盤浮此是下嶺方如此上嶺逆
行推覆舟尖圓皆是品字立世人誤作三台求
脉存剝換蜈蚣節微微短脚身邊列文曲梭中
帶線行曲屈飛梭巧藏跡廉下變爲梭齒形梭
齒中央引龍出武曲幞頭無改換行到平中斷
復斷破軍之下夾兩鎗若作天戈如走電亂行
失序出頭來又似虎狼行帶箭纏多便斷作吉

龍若是無纏爲道院

右弼星九 水

弼星本來無正形形隨八曜高低生要識弼星
正形處八星斷處隱藏形隱藏是致名隱曜此
是弼星最要妙拋梭馬跡線如絲蜘蛛過水上
灘魚驚蛇入草失行跡斷脈斷跡尋來無右弼
之星形本脉每每隨龍作過脈脈是尊名右弼
星左右隨龍身上行龍行之時有輔弼變換隨
龍看蹤跡君如識得右弼星每到垣中多失跡

剝龍失脈失跡時地上朱弦琴背覓若識弼星
隱曜宮處處觀來皆是吉此星多吉少傍凶蓋
爲藏形本無寶藏形之時神殺藏卻在地中時
來脈此是平陽千百程不然彼處卻是弼坪中
還有水流坡高水一寸卽是阿只爲時師眼力
淺到彼茫然無柰何便云無處尋蹤跡直到有
山方認得如此之人豈可言有穴在坪元自失
只來山上覓龍虎又要圓頭始云吉不知山窮
落坪去穴在坪中貴無敵痴師悞了幾多人又

道理藏畏卑濕不知穴在水中者如此難憑怕
泉濕只緣水漲在中間水退卽同乾地力且如
兩淮平似掌也有州軍落窠濔也有英雄在彼
中豈無墳墓與宮室只將水注與水流兩水夾
流是龍脊非惟弼曜在其中八曜入坪皆有蹤
前篇有時說坪地坪裏貪廉皆一同時師識盡
眞龍脈乃知富貴與豐隆

九星變穴篇

貪下作穴是乳頭巨門作穴窩中求武曲作穴

釵鉗覓祿梳齒廉犁鏵頭文曲穴來坪裏作高處亦是掌心落破軍作穴如戈矛兩傍左右手皆收定有兩山來護轉不然一水過橫流輔星正穴燕窠仰落在高山掛燈樣若在低平似雞窠縱有圓頭亦凹象此是剝換尋星穴尋穴隨龍細辯別龍若眞時穴始眞龍不眞時少眞穴尋龍雖易裁穴難只爲時人昧剝山剝龍換骨星變易識得剝龍穴不難古人望龍知正穴蓋將識龍尋換骨識得龍家換骨星富貴令人無歇滅

龍經

唐楊益筠松著　金陵甘福德基校

疑龍上卷

尋龍何處最難疑尋得星峯卻是枝關峽從行幷護託疊疊旗鎗左右隨幹上星峯全不作星峯龍法近處辟與君少釋狐疑處幹上尋龍眞可據幹龍長遠去無窮行到中間陽氣聚面前山水又可愛背後護龍皆反背君如就此問疑龍此是欹龍迎送隊營如齎糧適千里豈無顛

宿分內外龍行長遠去茫茫定有參隨部位長凡有好山爲幹去枝龍盡處有旗鎗旗鎗也是星峯作圓淨尖方高更卓就中尋穴穴卽無幹去未休枝早落枝龍身上亦可裁半是虛花午是開若是虛花無朝應若是結實纏護回纏護尙要觀幾數一纏回來龍身顧莫便將爲眞實看恐是護龍葉交互三重五重抱回來此就枝龍身上假幹龍猶自隨水出護送迢迢不回揖正龍身上不生峯有峯皆是枝葉送君如見此

幹龍身的向幹龍窮處覓君如尋得幹龍窮二水相交穴受風風吹水劫卻非穴君尋到處是疑龍請君看水交纏處水外有山來會聚翻身顧母顧祖宗此是回龍轉身處宛轉回龍似掛鉤未作穴時先作朝朝山皆是宗與祖不拘千里遠迢迢穴前諸官皆拜揖千源萬派皆朝集此是尋龍大法門兩水夾來皆轉揖尋龍何處使人疑尋得星峯卻是枝枝葉亂來無正穴眞龍到處又疑非只緣不識兩邊護卻愛飛峯到

腳隨飛峯斜落是龍腳腳上生峯一邊卓眞龍平處無星峯兩邊生峯至難捉背斜面直號飛峯此是眞龍夾從龍一節生峯一節插兩節雖長號寬峽峽長繞出眞龍前背後星峯又可憐到此狐疑不能釋請向正龍尋兩邊兩邊起峯爲護從正龍低平最貴重星峯兩邊轉前揖轉在穴前爲我用問君州縣正龍身大浪橫江那有峯起峯皆是兩邊腳去爲小穴爲村落如此尋穴看兩邊兩邊生腳未嘗偏正身遠卻中央

去祿破廉文多作闘闘門是局有大小破祿二
星外爲搁祿存無祿作神壇破軍不破作近闘
要看大地尋闘局闘局大小水口山大凡尋龍
要尋榦莫到無星又無換君如不識枝榦龍每
見榦龍多延蔓不知榦長纏亦長外州外縣山
爲伴尋龍千里非迢遞其次五百三百里先就
輿圖覩水源兩水夾來皆有氣水源自是有長
短長作軍州短作縣枝上節節是鄉村榦上時
時斷復斷分枝擘脈散亂去榦中有枝枝有榦

凡是枝龍長百里百里周回作一縣百里各有
小榦龍兩水夾來尋曲岸曲岸有水抱龍頭抱
處好尋氣無散到處先看水口山水口交牙內
局寬便就寬容平處覓左右周回無空閒斷然
有穴在此處更看朝水與朝山朝山與龍一般
遠共祖同宗來作伴客山千里來作朝朝在面
前爲近案如是朝迎眞有情將相公侯立可斷
尋得眞龍不識穴不識穴時總空說識龍識穴
始爲眞下著眞龍官不絕眞龍藏倖穴難尋惟

有朝山識倖心朝若高時高處下朝若低時低
處鍼朝山亦自有眞假若是眞時特來也若是
假時山不來徒愛尖圓巧如畫若有眞朝來入
懷不必尖圓如龍馬但要低昂起伏來不愛尖
傾直去者直去名爲墜朝山雖見尖圓也是閒
譬如貴人背面立與我情意不相干亦有橫列
爲朝者若是橫朝似徛啫前山橫過腳分枝枝
上作朝首先下首下作峯或尖圓隻隻來朝列
我前大作排班小徛列如魚騈首鱗比肩朝餘

卻去作水口與我後纏兩相湊交牙護斷水不
流不放一山一水走到此尋穴定明堂明堂橫
直細推詳明堂已向前篇說更就此篇重辯別
橫城寬抱有垣星更以三垣論交結交結多時
垣氣深交結少時垣氣泄長垣便是橫朝班房
心便是明堂山鈎鈐垂腳向垣口北面重重尊
聖顏大抵山形雖在地地有精光屬星次體魄
在地光在天識得星光眞精藝明堂惜水如惜
血堂裏避風如避賊莫令穴缺被風吹莫使湮

牙遭水劫問君如何辯明堂外山抱裹內平陽
也有護關亦如此君須到此細推詳時師每到
護關頁山水周回秀且麗蹲踏四顧說明堂妄
指橫山作真地不知關峽自周回只是護關堂
泄氣泄氣之法妙何觀左右雖回外無關此是
正龍護關峽莫將堂局此中看與君細論明堂
樣明堂須要之元放明堂遶曲如遶繩遶過穴
前須內向內向之水抱身橫對面抱來弓帶樣
上山下來下山上中有吉穴隨形向形若真時

穴始真形若不真是虛誑虛誑之山看兩邊兩
邊虛穴亦如然外纏不轉內託返此是貴龍形
氣散貴龍行處有氈褥氈褥之龍富貴局問君
氈褥如何分龍下有坪如氈裙譬如貴人有拜
席又如僧道壇具伸真龍到穴有裀褥便是枝
龍山富足此是神仙識貴龍莫道肥龍多息肉
瘠龍雖是孤寒山也有瘠龍出高官肥龍雖作
貴龍體也有肥龍反凌替問君肥瘠如何分莫
把雌雄妄輕議大戴亦嘗有此言溪谷為牝低

伏蹲岡陵為牡必雄峙不知肥瘠有殊分漢儒
以山論夫婦夫山高峻婦低去此是儒家論尊
卑便以龍家雌雄語大抵肥龍多瘠護瘠龍也
要肥為觕瘠龍若有祖禰形千里侯邦居此地
敢將兩跡來問君輿圖之上要細論尋龍論脈
不論勢地勢如何御屬坤若以山川分兩界黃
河川江兩源派其中有枝濟與渭淮漢湘水亦
長源幹中有枝枝有幹長者入海短入垣若以
幹龍論大盡太行碣石至海壖又有高山入章

嶺又分汝潁河流吞南幹分枝入海內河北河
東皆不背蔥嶺連綿入桂連又入衡陽到江邊
其間屈曲分擘去不知多少枝葉繁又分一派
入東海又登碣石會為垣一枝分送入海門幹
龍盡在江陰瀆若以幹龍為至貴東南沿海天
中尊如何垣星不在彼多在枝龍身上分到彼
枝幹又難辯枝上多為[illegible]、與縣京都多是在中
原海岸山窮風蕩散君如要識枝幹龍更看疑
龍中下卷

疑龍中卷

雖然已識枝中幹長作京都短作縣枝中有幹幹有枝心裏能明口能辯只恐尋龍到此窮兩水夾來風蕩散也有方州并大邑直到水窮山絶岸也有城隍一都會深在山原隈僻畔今日君尋到水窮砂礫坦然纏護寬右尋無穴左無形無穴無形卻尋轉尋轉分枝上覓穴惟見縱橫枝葉亂也識轉換也識纏也識護託也識斷只是狐疑難捉穴穴若假時無正案到此之時

心生疑欲得高明能剖判爲君決破此疑心枝幹亂時分背面假如兩水夾龍來便看外纏那邊回纏山纏水回抱處背抵纏山纏水隈護纏亦自有大小大小隨龍長短來龍長纏護亦長遠龍短纏護亦近換大抵纏山必曲轉莫把明堂向外栽曲轉之形必是面只恐朝門塞不開尋得纏護分明了更看落頭尋要妙纏山纏水如扆屏面前寬闊看多少纏水纏山似案山只爲明堂狹不寬山回水抱雖似面浪打風吹崖

壁寒請君來此看背面水割石旋龍背轉若是面時寬且平若是背時多陡岸面時平坦中立穴局內必定朝水綏縈紆環抱入懷來不似背邊風蕩散君如識得背面時枝幹尋龍無可疑寬平大曲處尋穴此爲大地斷無疑詳看朝迎在何處中有橫過水城聚背後纏水與山回相合前朝水亦隨從纏抱來結水口前頭生腳來相湊兩山兩水作一關更看羅星識先後羅星亦自有首尾首逆上流尾拖水如此尋穴與尋

龍不落空亡與失蹤秤停上下左右手的有眞龍在此中忽然數山皆過水水夾數山來相從君如看到護送山上坡下坡事亦同無疑上坡是眞穴今看下坡亦藏風二疑更看上下轉山水轉抱是眞龍夾龍身上亦作穴此處恐是雙雌雄雖作兩穴分貴賤分高分低更分中也有眞形無朝水只看朝山爲近侍朝水案外暗循環此穴亦非中下地只要案山逆水轉不愛順流隨水勢順流隨水案無力此處名爲破城裏

若是逆水作案山關得內垣無走氣也有眞龍無朝山只看諸水聚其間汪汪萬頃明堂外內局周迴如抱環鈎鈐鍵閉不漏泄內氣無容外氣殘外陽朝海拱辰入內氣端然龍虎安枝幹之龍識背面位極人臣世襲官總饒已能分背面面是寬平背崖岸假如兩水夾龍來屈曲翻身時大轉一回頓伏一翻身一回轉換一回斷兩邊皆有山水朝兩邊皆有水打岸兩邊皆有穴形眞兩邊皆有山水案兩邊朝迎皆可觀兩

邊明堂皆入選兩邊纏護一般來兩邊下手皆回轉此山背面未易分心下狐疑又難判不應兩邊皆立穴大小豈容無貴賤只緣花穴使君疑更有護山腳多瓣莫來此處認眞龍兩邊夾來龍必轉逆轉之龍有鬼山鬼山拖腳背後環識得背面更識鬼識鬼之外更識山官鬼已向前篇說更就此篇重分別大凡幹龍行盡處外山隔水來相顧餘龍若是有鬼山回轉向前寬處安凡山大曲水大轉必有王侯居此間也有

幹龍夾兩水更不回頭直爲地只是兩護必不同定有護關交結秘幹龍行盡若無鬼須看眾水聚何處眾水聚處是明堂左右交牙鎖眞氣如此明堂方是眞鎖結交牙誠可貴問君疑龍何處難兩水之中必有山兩山之中必有水山水相夾是幾源假如十條山同聚必有十水歸一處其間一水是出門九山同來作門戶東上看西西山好西上看東東山妙南岡望見北上山山奇水秀疑似間北上望見南山水矗矗尖

奇秀且麗君如遇見此處時兩水夾來何處是與君更爲何分別先分貴賤星羅列更須參究龍短長又看頓伏星善艮尊星不肯爲朝見從龍雖來撓掉藏貴龍重重出入帳賤龍無帳空雄强十山九水雖同聚貴龍居中必異常問君如何分貴賤眞龍不肯爲朝見凡有星峯去作朝此龍骨裏福潛消譬如吏兵與臣僕終朝跪起庭前伏那有精神自立身時師只說同關局朝山護送豈無穴輕重多與貴龍別龍無貴賤

只論長纏龍遠出前更强君若論長不論貴纏龍有穴反爲賤只恐尋龍易厭斁雖有眼力無脚力若不窮源論祖宗也尋頓伏識眞蹤古人尋龍尋頓伏蓋緣頓伏生尖曲曲轉之餘必生枝枝上必爲小關局譬如人行適千里豈無解鞍弁頓宿頓宿之所雖未住亦有從行弁部曲頓伏移換與退卸卸看山面何方下移換切須尋岡山山岡卻有迎送還迎送相從識龍面龍身背上是纏山纏山轉來抱龍體此中尋穴又

何難古人建都與建邑先尋頓伏識龍關升虛望楚與陟巘此是尋頓與山面降觀於桑與降原此是尋伏下平田度其夕陽揆以日南北東西向無失乃陟南岡景與京此是望穴識龍形逝彼百泉觀水去瞻彼溥原觀水聚或陟南岡與隰原是尋伏頓非苟然古人卜宅貴詳審經旨分明與後傳

疑龍下卷

龍已識眞無可疑尚有疑穴費心思大抵眞龍臨落穴先爲虛穴貼身隨穴有乳頭有鉗口更有平坡無左右亦有高峯下帶垂更有昂頭居隴首也曾見穴在平洋四畔周圍無高岡也曾見穴臨水際俗人見穴無包藏也曾見穴如側掌卻與仰掌無兩樣也曾出穴直如鎗兩水射脇自難當更有兩山合一處兩水三山同一場君如識穴不識怪只愛左右包者强此與俗人無以異多是葬在虛花裏虛花左右似有情子細辯來非正形虛花作穴更是巧子細觀來無

甚好怪形異穴人厭看如何子孫世入官只緣怪形人未識識得裁穴卻無難識龍自合當識穴已在變星篇內說恐君疑穴不敢裁好向後龍身上別龍上星峯是根荄前頭形穴是花開根荄若眞穴不假蓋從種類生出來若不隨星識根種多隨虛穴鑿山限請君熟認變星穴爲鉗爲乳爲分別高山平地穴隨宜豈肯妄爲鉗乳穴穴若不隨龍上星斷然是假不是眞請君更將舊墳覆貪狼乳頭巨鈴局外縣京國多平

陽也有城邑在高岡淮甸州縣在水尾夔峽山
嶺是城隍隨他地勢看高下不可執一拘攣也
千萬隨山尋穴形此說斷能辯眞假冀州壺口
落低下蓋緣輔弼爲垣馬太原落處尖如槍矟
緣廉破龍最長建康落在坡平地蓋緣輔弼星
爲體大梁平坦古戰場熊耳爲龍星可詳長安
帝垣星外峙巨武出龍生出勢京師落在垣局
中狠星夾出巨門龍太行走入河中府入首連
生六七巨入首雖然只是山落處卻在囘環間

此與窩鉗無以異只在大小識形難我觀星辰
在龍上預定前頭穴形象爲鉗爲乳或爲坡或
險或夷或如掌歷觀龍穴無不然大小隨形無
兩樣此是隨星定穴法不肯向人謾空誑更有
二十八舍間星穴裁之最爲上大凡識星方識
龍龍神落穴有眞蹤眞蹤入穴有形勢形勢眞
時尋穴易若不識形穴難尋左右高低如何鍼
且如龍形有幾樣近水近山隨物象如蛇如虎
各有穴形若眞時穴可想龍有耳角與腹腸鼻

顙如何卻福昌虎有鼻脣弁眼耳肩背如何卻
出貴看他形象宛在中最是朝山識正龍高低
只以朝爲定莫言三穴有仙蹤千里來龍只一
穴正者爲優傍者列枝上有穴雖有形不若幹
龍爲至精龍從左來穴居右只爲囘來方入首
龍從右來穴居左只爲藏形如轉磨高山萬仞
或低藏看他左右及外陽左右低時在低處左
右高時在高岡朝山最是證龍穴必不須他金
尺量正穴當朝必有將有將便宜爲對向穴在

南時北上尋穴在北時南上望朝迎矗矗兩邊
遮向內有如鷄見蛇對面正來不傾側纔方移
步便欹斜只將對將尋眞穴將若眞時穴最佳
乳頭之穴怕風缺風缺入來人絕滅必須低下
避風吹莫道低時鼈裙絕鉗穴如釵掛壁脥惟
嫌頂上有水來釵頭不圓多破碎水傾穴內定
生災仰掌要在掌心裏左右挨排恐非是窠形
須是由如窠左右不容少偏坡偏坡不可名窠
穴倒側傾攲禍奈何尖鎗之穴要外裏外裏不

半反生禍外山抱裏穴如鎗左右包來尖不妨
山來雄勇勢難竭是至尖形也作穴只要前山
曲抱轉鍼著正形官不絕穴法至多難具陳識
得龍眞穴始眞形定是有眞案三百餘形穴
穴新大凡尋穴非一樣降勢隨形合星象譬如
銅人鍼灸穴灸穴宛然方始當忽然鍼灸失眞
穴一指隔差連命喪大凡立穴在人心心眼如
同巧處尋重重包裹如蓮瓣正穴卻在蓮花心
眞龍定是有眞穴只爲形多難具說朝迎護送

亦有穴形穴雖成有優劣朝山若是有穴時不
問眞龍斷不疑朝山逆轉官星上小作星形分
別枝雖然有穴非大器隨形斟酌事隨宜大凡
有形必有案大形大穴如何斷譬如至尊坐明
堂列班排衙不撩亂出人短小與氣寬皆是明
堂與案山明堂寬闊氣寬大案山逼近人凶頑
案來降我人慈善我去伏案貴人賤龍形若有
雲雷案人善享年亦長遠虎蛇若遇蛤與狸雖
出威權勢易衰略與此言以爲例請君由此細

尋推周家農務起后稷享國享年延八百秦人
關內恃威強吞滅諸侯二世絕此此言雖大可喻
小嵩嶽降神出申伯大抵人是山川英天降聖
賢爲時生祖宗必定有山宅占得山川萬古靈
誠言裁穴出機巧穴法分毫爭微妙假穴斬關
莫道眞正穴正形都差了京國丹徒之後山常
有雲氣在其間曲阿之中有正穴卻被劉裔斬
一關斬關之穴始於此只得一代生龍顏後來
子孫卽彫喪蓋爲正穴尋眞難孔恭以爲不鑿

壞可以數世王無難我因覆此舊墳隴乃知垣
局多回環今人裁穴多論向更不觀星後龍上
觀星裁穴始爲眞不識星辰是虛誑君知天地
人三劫劫去不回無美利天劫便是龍身去地
劫乃是穴前觜人劫卻是向中求向上飛來必
回視有人識得三般劫子子孫孫皆富貴天劫
雖去卻回來回朝面前擱穴水地劫雖長有水
橫初下有災後又利人劫遠朝雖空闊卻要有
情無別意三劫如能辯得時便識漏胎并泄氣

龍有漏胎泄氣者皆從三劫推奧秘問君天劫如何說天劫又去作他地已去又復分脚轉攔住面前看優劣水去五六里迂回悠悠揚揚去轉來水要迂回山要轉便知天劫不爲災地劫穴下原有嘴元武吐舌正謂此退田筆動土牛走其質元武長而已雖長山水若横攔地劫翻然增福祉人劫當從向上求面前空闊要遠朝隻隻直來或横抱信知人劫不爲妖龍髓經中究至理漏胎泄氣謂此爾

地形家言之傳於今者葬經而外厥惟龍經龍經之有宋本始見於陽湖孫氏岱南閣藏書之目曰撼龍經疑龍經惜未刊入叢書中公諸同好余客金陵當兵燹之餘求其書渺不可得見最後乃見甘氏津逮樓所刊龍經其序固云於孫淵如督糧家假得宋本詳校一過則知甘本之與他本有異同者實出宋本誠可寶貴凡高文良公所刪僞託諸篇皆此本所無尤足據爲古本與津逮秘書中之古本葬經並傳視粵雅堂叢書所刊張晃改本龍經誠不可同年而語矣

光緒癸未夏六月歙後學汪宗沂仲伊謹跋

心得要旨

費念慈署

德化李氏木犀軒校梓

金星橋先生心得要旨

弁言

國子司業金星橋先生邃于形家之學嘗以所卜葬地白決其科名蚤莫高下纖毫不爽自江以西至都下翕然以爲神時餘姚呂文安公其座師而先父則其同年同門石交也金既以大魁及第入翰林未幾歸守制呂公業以太夫人壽藏爲托又未幾而先君旋在疚中亦以王母之兆域請故先生於餘姚會稽足迹殆徧則所以爲我兩姓計亦勞矣豈晦菴西山之儔耶所貽有要旨一集殆繼玉髓而作者耶其論理氣明二天三元甲子三局致用之法辨眞僞貴賤之分其論形勢備尋龍

認穴消砂納水之要其言皆執簡以御煩守分以達變實得白鶴青烏之秘非若他書泛而不切煩而多誤者比也今天下談形家者衆矣其峩冠博帶經宦轍者則迂談闊步以示名高其負笈擔簦覓生涯者則步影鑿空以希厚利何嘗窺揚曾之蘊奧躡陶郭之藩籬而謬言風水乎哉

萬歷癸卯七月望日蘭亭陶允宜懋宇甫叙

序

腐儒執拘墟之見鄙堪輿之說謂其書不出于聖賢則爲怪誕而不可信而世之託此以苟衣食者未嘗精究古人之眞傳挾污穢之胸次襲流俗之謬務爲口給播弄庸愚其造福于斯人者渺無影響而致禍之捷則有不旋踵者腐儒見其然遂以爲果不足信而是道益晦于天下余幼時聞諸父老曰西江有星橋金先生者嘗讀書吾邑之林歷精于堪輿之學爲同志謀其宅兆莫不獲吉而致福且歷觀各族之祖墓斷以禍福判如也嘗言我邑多有元地然不可遽得而亦卒不輕言其後歸浮梁貸一地以葬母自課必爲一甲第三人已而

果驗不爽余于是竊有疑焉夫世儒多不言地而先生則固有明之大儒而出其緒餘以取巍科高第者也果其說不可信先生必不信之胡爲乎精其術有若此者固可見是道之在天壤確而可據而非世之腐儒所能及知抑是道流傳于古今自有其眞而非世之苟衣食者所得而與也已而臆爲揣焉以先生之高才絶學其智固足以通天而徹地其仁必有以濟世而傳後想其生平著之簡帖關爲論說當必有與白鶴青囊諸書前後輝映于千古者余心蓋皇皇然欲得先生之書而讀之固自幼時以至于今日也常覓之坊間則渺無所得前年秋因偶言事而得一人焉言其家有先生書余往

求之其人吝不肯出且屢竭誠以懇其人因之而益秘
余甚恨夫得聞先生之書而猶不得讀先生之書也今
歲之夏親人舒子得是書而惠以示余余欣喜彌日而
讀之不輟意先生在天之靈前則試余向慕之誠後則
鑒予願望之苦故使之難遇其書而不遽得亦終無不
得也歟余乃夜以繼日而抄之且熟味之其文雅其理
精其識卓其說詳而大小不遺其製密而脈絡分明是
蓋先生以真儒格物之功深究古人之精微入之幽而
出之顯者挾此以取驗于天下固有甚于操券之易易
者也則宜先生之當日有如父老傳聞之所云者然余
既獲讀先生之書而竊欲為先生廣其傳焉是非塗說

其道聽也蓋先生之書雅粹詳明人得之而喜讀讀之
而易解庶幾使天下之腐儒得以悟夫己之為儒必不
能過先生而先生于是道且精其術以永其傳則是誠
非怪誕而不可信因以堪輿之真傳吾儒得而家喻戶
曉則世之庸愚亦或少為苟衣食者所悞歟然余又聞
之父老曰嚴分宜擅權時諸正人攻之不下其後先生
以是術而致其天討遂如摧枯振槁焉則先生固以是
扶社稷者大矣予于是又悟夫儒者遇國家之憂患誠
不可無術而慢然以有濟也則益穆然于先生矣茲于
抄畢之餘備述以記焉

雍正十年歲在壬子蒲月後學淡齋許紹獬序

心得要旨

論龍

龍有九十六家又有三十六脈七十二峰一百二十嶠星而古人以个字喻最切但合得五星者爲正體合得九星者爲變格龍分三等穴取三才皆古法今取最切近秘密者論之

起祖

起祖者凡至一方先看一方之祖山必高大出衆其枝分皆從此出水源皆從此始看九星中合得何星此山得正星爲起祖再登看其分幾枝何順何逆發幾源水何長何短衆山何歸衆水何會前去何枝重起少祖去

到入首力量從此可知其半然後尋宗

立宗

立宗者少祖山傳出一二節內再起尊星爲宗山要在五星內取如合得一正星爲出門好龍身圓淨只在三五節六七節內必結穴如起祖山不明宗山又不成正體此龍神帶殺前面必定過峽退卸再起小祖分宗結地峽前所起宗山圓淨合五星正體則三五節必結大地如更星辰不明則殺未淨盡其行尚遠定落平洋脫陰胸結地得宗便可考其父母

父母

父母者本身宗山前一二節三四節內重起一星是爲父母乃結穴後一節山看合得何正星爲庇蔭好其地力量必大如父母不明則當尋轉宗山之中或斬截或腰結如宗山中無堂局無腰結處必然卸落平地又當前去察其本身胎息

本身胎息

本身胎息者到頭一山爲本身或金或木看得何星爲正體光圓肥滿潤澤叢闊鍾盡衆山之秀收拾四神之全穴有正名字者爲本身好自成大地如本身不明當退轉父母山下尋住結處以此山爲餘氣若父母山下無穴則當詳其變體合得何星以定穴次以人物禽獸類推合得何形其生氣歸何地穴應立何處從此處細

認圓暈明晦收何龍納何水而穴可得矣書云龍巧穴常拙拙穴用巧裁言穴有隱拙而龍無怪異也得其本身又當反推其原

推原

推原者反求其父母及祖宗每出一節如人一代故山以節數推代如本身成星而後節星辰不明者一代之地也若本身合得正星而後節祖宗更有好星者其地力量甚大而發福甚遠凡地之大小長遠必取之祖宗龍神如太祖上分枝枝中又起一少祖傳出有宗及父母到頭而太祖旁分之枝護送分龍之水入局而一家眷屬相顧乃大地也或一枝到頭只本身一節後面山

歸 抄 叁 册 92½版
41B

散了其地只取在龍身上此地只受得一節龍也若七節九節上分枝護送到頭可作七九節受用愈長愈貴有百里水交則有百里砂會便有百里堂局垣城也若行龍節上有一節枝脚及逆走失則水亦隨走正龍邊行不受度謂之枝脚反逆反逆中最防偷結若反逆之枝不結或作本身龍之鬼護不可作反逆論然尋龍有方所有到頭有行度各有名字如十二龍降勢並紫薇梧桐枝芍藥枝之類也

十二龍勢

一曰生龍離祖有活潑之勢立宗有端嚴之形嬝嬝娜娜迢迢遠到枝枝葉葉重重護纏起而即伏斷而即續八風不動四勢周旋如此降勢自結善地二曰福龍出身敦厚帳幙重重遮護星辰圓滿倉庫疊疊隨從左右四顧前臥後聳垣牆周密氣象雍容星似肥而不濁體實重而秀出如此降勢必作佳城三曰飛龍離祖斬昂立宗宏大撐霄礙日駕霧騰雲氣概雄猛精神秀發低不結于窠汙高必藏于壺蕩定結天秘之巧四曰應龍離祖則分繞行隊而不亂立宗則雅揖羣峰而會局始散布而終合一主尊隆而賓特應有翕聚之勢無分擘之流必結大會之局五曰蟠龍逶迤曲折起伏回旋山迎水而水纏山血脈交固首顧尾而尾抱首一體回環左右夾輔門戶關防多結顧祖之穴六曰臥龍橫亘磅

礴舒徐偃息不枝不挺如長虹引霧直褸匾幅似輕絲拽練頭側而氣注肩腕面瑩而臂遶長彎門戶周密應對舒閑肩脇可憑七曰潛龍發祖陰昂立宗陽化脫落平地藏踪門跡舟逐晨潮目注來迎之楫魚遊春水鈎連不斷之絲浪花滾月雪裏飄梅潛隱難認得水為憑盤盂當看八曰出洋龍離祖出身布爪揚鬣有飄雲出洞之勢立宗繼體騰峰聳秀有逐鹿下山之形越田過水穿河渡江多近湖地結穴九曰怒龍頭角崢嶸威風猛烈磊磊落落形體隱然是石嶙嶙峋峋星辰何曾見土如馬鬣龍鬐鱗甲紛紜似鉄牙爪尖利如刀骨氣盛而英華外發龍力壯而體格堅剛入穴似獸逢笑口以堪裁十曰劫龍奇幻倏忽易步分程聯鑣附轡並足爭衡向背無常競媚取容左尖右乳界合不明東奔西竄懷挾鬼情經云大石為鬼小為劫不為廟社即神堂多是假穴十一曰游龍軟活劣弱既無頭而無緒東扯西拽又非直而非橫平不平起不起二氣何擬金不金木不木五星何形主人愛其曲動術者誤為生活豈知文曲之末變實掃蕩之枉形虛生敗局十二曰敗龍束倒西傾如戰敗之兵左攤右缺似受藥之魚斷不能接連不能脫頭高頭低邊起邊倒大如葫蘆頭小如竹篙尾無端然之形有傾覆之景名為敗龍當棄何疑

尋龍

尋龍之法多疑門令但舉嶠上分枝一閃而論或三或五或二或四在正星面上中出者為正派旁出者為偏枝輕重寓焉枝分後起得有好星辰為一枝自已祖宗若得星辰明則手腳闊大雖不見隨龍之水亦不必疑只從脊中一直踏去看峽從峽上踏去至入首若見明堂水會水外砂交砂內星見就星上看暈認穴如到頭合水不明峽長龍虎亂交則當倒尋退後二三節四五節中間生得有好星辰開叉分手腳則穴已成在開叉處而前行數節反是官星餘氣細察之則去者乃側脈抽枝非星面中出者也若是大龍開帳兩邊橫擺者俱是手腳中間直行者乃是正龍橫擺之手腳亦有峰巒只無手腳縱有手腳亦只短小且多在一邊大情多顧正龍而自已則少隨從故不足取中間正龍自是不同其星辰尊嚴手腳飛舞夾室周密其專特天淵不類也若過正幹結大富貴地不必尋大盡處蓋行龍長遠到盡處多是有一邊缺風吹水割難成穴局故直龍大幹蟠泊分牙布爪結穴之外有三五里或十數里餘氣並皆暗拱如人巨室寢處必在堂奧中如大官行衙前遮後擁官必居中人莫易窺故曰大地一如閨中女豈肯拋頭露面顏

又有一等祖山高聳出帳過峽護衛重重左搖右曳卸落平岡兩邊枝分飛揚亦自有結而正龍中行二三十

里不起峰前去倏然頓起高大之山侵雲入漢此積之厚故發之雄其局多結上聚蓋離祖既遠精華久蘊一發而秀氣畢露其勢自平而高其氣直冲而上不能伏下故結上聚以收三陽之勢乃大富貴地餘氣必去十餘里不止世人不識此格多從盡處覓穴豈知盡處局勢偏斜星不尊重縱有所結不過枝之小可耳不可謂正氣止于此也

又有一等大地高峰數十里而來兩邊枝分瘦削如臂中間忽然鋪出一片平陽方幅十數里不見山亦大富貴地當察其水會堂聚處即可尋穴其龍行亦遠陰氣久積一泄為陽難以卒收必待水界而氣方止息切須尋到盡處

大抵尋龍之起先看祖宗尋龍之住先看手足有祖宗必有好子孫手腳蟠則必無去意書云祖宗聳拔者必有奇異之子孫手腳盤旋者多是真龍之住結

察龍

察龍難此廖公獨言也其難辨而宜察者有五體勢有枝幹分派有正從行度有格局傳變有陰陽入首有偏正又若無中生有有處條無行中藏住相住處引行蹤至于灰中線路草裏蛇蹤雲裏飄梅浪花漾月看之似無察之實有非至明難與語此又甚者似是實非似非實是如燕石之于趙璧其所宜察而細辨者有僞佐之

于串珠文曲之于生活架墻之類清細截斬之類跌斷踏碓之似起伏擲竹之似盧鞭琴弦之與絲鞭此類若非明師耳提面命敎以砂圖分類明白而能朱紫不混者鮮矣察龍豈易乎詳見下文

辨枝幹

辨枝幹者謝雙湖以幹如人之項準腹居中行去而枝分如左右手此理甚明但枝龍之大者亦自有左右手又謂幹龍收兩水夾盡枝龍只收得一邊水大枝亦自有兩水夾盡何也山行則水隨水合則山止有三里五里山便有三里五里水如幹龍行千里兩旁分手腳萬條短者三五十里長者百餘里每見水隨山過左右何

嘗見一水隨幹龍行也枝之長大者類幹幹之中佳者反類枝如此又何以別枝幹若山有星峰者爲幹無者爲枝又與疑龍經尋得星峰却是枝相悖盭以橫看似岡直看賓峰此是眞幹出陣龍大幹身高千丈手拽百里幹上星峰從何得見必登其脈始得知其爲幹也百里者枝中之幹也遠者且勿論如百里之幹兩邊手足亦有二三十里兩水相去當有二三十里隨行夾護亦有十數條條條有星峰枝枝有纏護枝幹相錯亂到此莫把星峰判星峰難判水難憑何由得辨枝與幹我今試說尋幹法當腰橫踏蹤必見若是幹時張兩翼枝龍翼短空豪悍幹龍枝葉大束氣清橫看不見峰直看則

手腳飛揚非無峰可見蓋爲手腳長大遮蔽所以橫看不見峰若登峰回看則星峰特達高不見頂兩手大張稍不見止非登脈亦不知其過故人不得見風不得吹也枝龍手腳短小無大蓋座橫看則峰巒挨秀直看則手腳不舒如衣冠之吏項常伸而手常斂也何爲幹之中佳者反類枝幹龍力大手足開闊隨龍大水在手足外常不見其佳多結花心穴或上聚故近身界水又多是乾流陽聚若不察其本始是幹反短小而類枝但登穴細察其情則近衛遠列環集四應之間小水大源咸會三陽之內故知其爲幹枝長大者雖見兩水合盡而局則不能得其大會故爲枝察幹之法先從嶄下看分

枝次從局內考會聚三陽備具六建齊明此眞幹佳不須疑　枝幹異相既分行度自別幹龍之行橫開高帳大展羽翼星羅碁布蟬聯蜂聚如陣馬奔迅行雲飛捲枝葉茂盛其形爲嶂天水巡山火連雲金冲天木玉屏土高厚雄峙此幹體也枝龍之行起伏踴躍隱隱隆隆清秀遠迢蜿蜿蜒蜒如鳥舒翼如鸞翔舞如珠貫璧聯枝疎葉朗其形爲流珠水爐中火滾浪金開椏木櫃庫土端巧清秀此枝體也幹脊之行有所據其佳也中而正枝之行多變其佳也偏而顧此幹枝形勢之異而力量大小所由分

分正從

龍既分派則有正有從正尊從劣既有尊卑則貴賤判矣正龍脈從中出如鳥之飛手脚一舒徑來徑往無回無顧對丁對脈不偏不倚如君父出入臣子相隨不問長短到頭自結正穴兩旁從山自相護衛所謂正龍結處如羊見犬介介回頭轉顧管氏云正龍幹勢衆山必顧是也　從龍多是側面出身枝脚常倚一邊兩臂不當大展而體勢又多繚繞面多側顧正龍然從龍亦自結地但力量不及正龍而少秀氣耳所以正龍得從龍爲用而從龍不能用正龍也正從既分大小自見

兄弟龍

兄弟龍者共祖宗分出或五七枝或十數枝雖有長短

大小不同然大勢相類不甚相遠其結地如兄弟輩平分祖父家業各自成个人家但結局堂實有大小砂水會集亦有衆寡纏護亦有疎密于此處少有差別則力量便自不同語其始則同條共貫似無輕重考其終則收拾勤怠實有別也此等龍最宜細察多是大帳之中同分同落俱是大枝小幹長短大小枝枝各有結个局面成穴只是大小相去有限總之不失爲兄弟也若大帳中初落只是一枝到三五節內分枝別派則有正從之分力量不同中間有正結者爲尊其餘分枝小結不過餘氣分形于外與正結大相懸遠又不可概作兄弟龍看也

主僕龍

主龍是中行正幹僕龍是兩旁隨從之枝也其龍從祖山出脈處便分了主僕主龍形勢尊崇特達不羣大飛大展旁若無山直冲直行勢似騰雲起如升天伏如潛淵横舒數十里直行數百里到頭結箇中正之穴會三陽堂局城郭於百十里外者正幹之主也僕是僕從大幹之正龍過峽亦有起伏行動亦有手脚細察則手脚偏斜身常側倚枝多繚亂到頭自不成星此龍眞是大幹隨身纏護之山必迂主龍之旁故不能轉面做局結地非若兄弟龍之枝枝結穴也所謂大山峽裏莫尋龍是也蓋大山峽裏之山多爲大山作衛峽衣冠之吏亦

是好星辰只是有些菩薩面而無穴場故好星辰生在大龍身旁或居峽之左右只可作大龍旗鼓弧角太乙太乙扛護之山是主龍之僕未可便指爲龍而尋穴也主僕龍又與正從龍自異正從龍固有分別然從龍亦自結地至于奴僕龍多不能結地間或有結亦甚輕小較從龍更輕一頭地不可不辨

無中生有

無中生有者如蘇松嘉常等處大坪數百里忽然聳起一山以露其跡使人莫測其來踪又何以知其住足而結聚如斯形勢斷續難以脈尋交搆惟以意會亦以住勢與去勢不伴分形與合勢自異去勢尾動首鋭如金

斂奔海無反顧之意住勢手軟脚彎如鷲蛇顧尾有回抱之情分形則直行直往少留連之踪合形則顧左顧右多脊戀之態因其去住分合之勢而察其遠近行止之程則無中生有之龍可得矣

如平田數里渺無形影是龍隱伏若因其隱而遂不知求豈知數里外忽起墩埠或忽生拳石此皆無中生有純陽中現出金精猶貴骨隱于草莽人所不測及其發揚如飛龍在天攀之莫及李曰平陽數里龍難覓忽然有石便爲脊卽此類也可不察耶

有中倏無

有中倏無者行龍起伏踴躍間忽然瀉下平地如鋪氊

展席而去寂無形影雖曰倏無然脈絡相連可以形求水神來合得以情察考其欲收未收之脈幾絕欲絕之絲看其微高微低之跡審其細分細合之痕不結梧桐葉下定結楊柳枝頭一直踏去水交砂會之處自有開鉗佈局之所此積陰中化出純陽亦貴龍隱伏結胎雖云無頭無頂實是有血有脈乃大貴之格不可因其變而不察其盡也

行中藏住相

行中藏住相者行龍半中忽有一星翻身開面藏胎露息兩頭來去之山皆轉首反顧其星端嚴雅秀卽是眞龍潛住之處于此處當便察其容受之情堂陛之聚書云一星頓住便須著眼是也然其頓住之星必是與衆不同鍾盡後來前去之秀收盡內形外勢之局一星轉面四應齊回無反背之山無分劫之流是眞行中之住相也不可以爲行龍之處而不加察也

住處引行踪

住處引行踪者行龍長遠虛開假面似無去勢若不詳察皆云穴在是矣豈知綳面漏胎既無夾室之衛脚下傾瀉又無注氣之堂是砂水不交脈尙行而龍未止住無胎息形似住而氣實去所謂劫咽分流拋踪有欲舉之勢界水未合引絲連未斷之情或過水重興營寨或偷踪別立門墻此晦踪潛迹之勢必住形于砂水將盡

之中當因其未斷之絲而察其行止之程尋其將盡之處而審其容受之的看其交會之情則引踪之龍無遁情矣

草蛇灰綫

草蛇灰線者乃微陰藏於純陽之內雖大坪而席展渺無涯際中有痕路何常盡沒故直看則茫然一片橫看則隆然有脊如蛇行草內綫拽灰中形雖隱而跡顯乃純陽中含微陰之象所謂精光略露一分也便當隨其一綫之脊而察其入首其脊忽如人字分開則人字中間平凹之處是受穴之口成功之所也但脊氣尙存陰殺亦未全化立穴不可太閙只就人字口中坐入如陽

煖之取火可也

雪梅浪月

雪梅浪月者此少陰少陽交會而成形平中忽起墩埠其墩如蒸餅然不甚高大似酥凝杯中狀略見形影如梅花之瓣飄落雪上如月之影印入波中是少陰之間氣微見于少陽之外故少陽之間氣反入于少陰之內交互隱顯于莫測形象昭著于無端悠悠揚揚在鋪氈展席之上飄飄蕩蕩居水痕帛紋之中如此之龍遠視則無近察則有尋至盡處必有荷葉之蒂葵花之心者在焉是荷葉葵花之所即眞龍胎息之地也此與落地梅花格龍顯而易見者不同此又在隱顯之間然其力

量又在落地梅花上也宜察之

相類宜辨

串珠龍如綫貫珠一節一墩一墩一脈圓淨清潔佌佑之體似珠不圓似金無腳此即連氣大體剛燥之體雖分節如珠而剛燥之脈則不清非串珠故二體相類頑秀不同

生活龍如走馬之金活動擺閃文曲龍如蚓曲動無頭無腦是語其活動則相類論其頑靈大相別也

起伏龍如天馬馳坂下而即起踏碓龍如病人探步下不能上起脈不正似起伏而實非也

清細脈如纖腰細中有生活築墻脈瘦削卓絕瘦中多死形二脈清細相類生死則有別也

跌斷之龍來有勢去相連血脈貫截斷之龍來既無勢去又不聯如剖瓜截竹勢無接續形雖連而氣不貫如死魄然此似跌斷而形有不同也

擲竹直長瘦削頭大而尾小如撚鎗蘆鞭直長清瘦首尾相應如鞭節二體相類而貴賤不同也琴弦形肥厚而帶金絲鞭清瘦而帶木二體亦相類而清濁則殊也是一形少異貴賤天淵分別不清受悞非淺此察龍之所以難不可不辨其類也

認住難

經云界水所以止來龍書云住腳雖伸只伸于水內擡身欲走只走于水濱又何以爲難蓋山腳則住于水內

而山之住結則非水可拘是有見于住處非住不住處有眞住也故其住有中住有零散有三停有三落有源頭有水尾難以槩律此廖公之所以爲難也

直龍住龍其來如赴以勢止以形成局必員而堂必周後擁推車之勢前憑捍禦之衛內停蓄而外環集來悠揚而去挽轉形住于中勢垂于外氣象雍雍神宇安安堂勢閑閑城郭完完如此則水雖未交而形已止龍似未住而氣已息此分住中之眞也又若銀海波崩腳下傾陡伏尸風急背後無屏水脈不附氣洶於砂勢降不續氣絕于泉或如亂衣投崖或如灰囊伏杓有勢無形非水口則爲輔從有形無勢非奴僕則是孤還雖曰水

界山住寶住中之不住也大抵險隰之巔以寬平為特結易野之岡以幽邃為深藏故曰山不閑生有形勢以彰星象住難遽曉因星象而加審詳　看龍勢如棗核者腰落如蒜子者終盡則認住之難也下五部詳言之

中住之結

經云雖零散而其深者猶有聚也幹龍多結中住不論到頭腰落直來橫止只要星辰傑出尊嚴端秀左顧右抱前朝後樂四應分明堂陛豐盛則中住之局成而眞龍住矣雖臂分枝行未盡去勢尚遠亦不過內餘氣分行于外也時人不識此格直尋盡處察穴雖得些少餘

氣多失幹住大地可嘆若細察前去星辰無有尊于此者護衛無有盛于此者朝山無有秀特于此者四勢無有圓聚於此者舉斯數者較量則知眞龍之住在此不在彼也大水雖遠合于外小水則近合穴下三陽全備六建無虧眞中住完局不可以不能盡忽之

零散之住

經云氣之盛者雖流行而其餘者猶有止也大幹固多結中住其分枝之流行在外者亦有小聚其星辰雖不得如中住之尊重亦要明朗成形秀麗崇雅大小有個局面縱一賓一主亦須有情有意則零散之住成矣其龍行亦不止一枝且有長短亦自有輕重所謂短中求長小中又有大也書云大幹即大聚小幹長枝即小聚至于小枝亦有聚焉此零散之說也蓋零散之聚常淺近而易識中住之住多深邃而難知不可得此而遺彼又不可貪彼而棄此可與認住者道

三停

天地人上中下三穴有三停住勢則有三停住穴也上住發跡自天降勢雲從住勢城垣橫延望之危若莫登門戶周密應對不閑精神氣概有儀有象層巒四起居之自安裀褥席展明堂養元此天停上聚也中住山水盤踞內方外圓禽伏獸蹲龍驤鳳翥精神秀發氣象軒昂山南水北而三形衛主水南山北而四勢朝元高則

露而低則逼上受風而下脫氣此中停人聚也下住平陽脈理如蚓蜒壞陌如蛛絲畫簷蛇附蛙躍黿伏鼈圓水城親切仰掌金盤忌冲忌割怕露怕脫此下停平聚也三停之勢不同而住亦異因勢認住者察之

三落

初落之龍乃離祖未遠過了峽三五節八九節內即便成胎惟要星辰融秀明堂舒展開揚布局四圍不迫中間有堂有陛則初落之住成矣中落離祖稍遠星辰復換手足盤完龍雖未盡而局巳聚會水雖未交而堂巳先佈龍神周密水口完固中落之住也末落龍既盡而水合局開陽而砂會星辰端重左右雙收明堂聚而不

疎水口交而不露內周外固則末落之住成矣此三落之概在人觸類亦有一龍而結三落者有大龍而穿帳數里度峽外數十節內開鉗佈局而結者為初落結了初落龍虎分抽枝去別開鉗再布局而結者為中落外又抽枝到水交山盡處開鉗佈局而結者為末落然三落自有輕重看局勢得遠大者力重近小者力輕又非末落獨重也所謂遠大者亦以穴居中收外如大將馭兵不必論初短末長真龍住處恰好在帳中而周圍四勢方幅盤迴者則為力重也若偏居一隅左右不齊四圍不等者則為力輕也

大凡龍結了初落則精氣已瀉難成中落必歇息一程

另起祖再過峽而中落乃成中落再結則精神兩瀉其氣益分其力益弱必大歇數程潛養精神前去重起祖度峽另開帳而後結如此雖三落之勢殊其實各自有祖有宗各一局一門戶未可以優劣論也若只初落有峽坐帳而前去再無專峽則初重而末輕若中末有專峽專帳而初落無專峽則中末重而初輕也祖宗會局開峽三者不可缺一缺一則輕輕則穴不成況三者俱缺乎是謂地理之三重

源頭水尾

源頭龍之離祖未遠水發源未甚長故為源頭之住源頭者必須脉點清秀星辰俊雅氣象雍容堂階寬舒城郭周迴面無傾側之流背無反逆之枝此源頭之住龍內可尋穴然穴亦多結上中二停諺云左兜右兜穴在源頭是也源頭之局不怕無水口只怕無堂局不怕無城郭惟怕城郭逼穴逼則人品凶暴堂塞則子孫愚頑不可不察水口不收內局不開其龍行必遠所謂水聚山來來山之真水界山住住山之盡勢全形就者鍾氣之府也諺云砂飛水走穴居水口即水尾穴是也水尾之住不怕無明堂惟怕明堂空疎不怕龍不盡惟怕無餘氣堂空疎則風蕩氣盡無餘氣則子孫稀少不可不察如水口收緊則外局不成源頭砂飛則內局不就若此者當察其中間看其開場佈局處天象彰而天蕩寬

地幅方而地心正三形形就四勢勢圓或左抱而右水彎或右拱而左水迎八風不動五患無侵則成腰結書曰通顯一邦延聚一邦之仰止豐饒一邑彰揚一邑之觀瞻是也又曰穴不結者如當簷之堵形不住者如出港之舟案外見洋高既危于緻腳鉗前逼案低又蔽于埋頭故勢分則形不住形分則穴不居並頭之住謂之爭生歧頭之住謂之分途形既不住則穴不可尋此住形為要謎住為難廖公之言可謂約而博也

審勢

勢乃形象中之最難者故入局先觀大勢大勢先觀城郭城郭要無缺陷山鄉以山為城郭外圍貴高于內圍

而堂氣宜舒（指內堂言）水鄉以水爲城池大水宜緊于小水
而兜收宜小蓋以高山屬陰先須藏風平地屬陽先須
得水書曰遠以觀勢雖略而眞凡入鄉村先登其高大
山之顛看其分枝劈脉而求其勢之始審山水之會局
而求其勢之聚則遠近行止之程四方向背之情無虛
假矣又有局外四勢後龍爲來勢要星辰聳特不羣迢
迢而至退一步高一步欲其專端雄健不欲其繚繞而
多枝繚繞則歪類砂多枝則精神分散前朝爲應勢要
端拱朝揖伏伏而拜遠一層秀一層欲其開面相向不
欲其背面斜飛背面則叛主而無情斜飛則竄堂多凶
左右環拱勢要開脚內向圓圓而彎有一臂長一臂欲

織鎖交牙不欲鬬牙反弩鬬牙則人多不義反弩則背
主無情入首爲住勢要星辰明秀而豐凝氣象冲和而
有容有一重圓一重欲其藏聚完固不欲其面綳胎露
面綳則無可以立穴胎露則氣乘風散故曰內而三形
衞其玄空外而四勢衞其明堂經云占山之法以勢爲
難形次之方位又次之

五星三勢

五星之性不同其體亦異而住結因之水之體流察其
止水之性動求其靜火之體尖逐其鋭火之性炎乘其
烟木之體長審其口木之性直取其曲金之體圓擇其
窩金之性實取其虛土之體方看其角土之性厚取其
飢高山水泡焰焰似火平岡水勢閃閃如雲平地水脚
汎汎浮動高山火勢尖尖如鎗平岡火突焰如倒旗平
地火脚炎炎生曜高山木卓聳而圓平岡木枝柯宛轉
平地木軟圓曲直高山金頭圓如鐘平岡金如釜脚闊
平地金如鏡淨圓高山土雄峙如屏平岡土橫琴列凡
平地土棊盤方闊三勢也又立坐臥亦謂三體立體勢
聳氣上浮眠體勢仰氣下墜坐體勢屈氣中藏也

支隴勢

幹龍枝高大者曰隴岡體延蔓者曰支隴龍中行百里
小行五十里祖山高數百仭闊平之起處必成樓殿之
勢非廉貞火必漲天水落脈處正是辭樓下殿行度如

貴人乘輦前遮後擁連岫疊嶂如迎如送正龍在正脊
中行不偏奔騰飛舞類萬馬排空兩手舒展亦有三四
十里隨從纒護如雲從龍風從虎峽內周密無少欠缺
左右拱衞無少假借非足力到者罔知若只泛泛峯巒
聳拔者看則兩邊手脚如波逐浪亦自有頭有腦且有
二三十里遠亦便似一枝若細加檢點有領無脉有頭
無脚橫看則峯巒聳秀直看則手脚無從所謂衣冠吏
眞正龍之大手脚也正龍潛行中間至大至高傍觀不
見其頂中看不見其脚盖頂爲衆護所蔽脚爲長遠所
隱也此龍前去不爲州縣市鎭必結上聚陰地盖此龍
多爲廉貞起祖五凶換盡換至三吉則穴成故結亦多

是腰落若到盡處恐風搖水割不成完局故撼龍經曰此龍多是腰裡落回轉餘枝作城郭此大隴之勢若五十里者手腳亦有一二十里之闊起勢如龍飛鳳翥頂勢軒昂落脈入路旌旗旄節備具其穿帳過峽處如垂簾挂幞貴人居中如大將領兵兩傍捍禦如隊伍排列大山轉出小山節節增勝小山接得大山峰峰挺秀主尊而將降四輔齊攢向堂佈局人穴居中裀褥藉足大抵此龍得陰氣之盛者到結處必須舒暢裀褥寬展陰陽冲和餘氣茂盛方成隴勢也

支龍之行

氣本中和頂高大者不過千尺手腳寬展遠不踰里其

行又不過二三十里枝葉疎朗則要纏護緊密踊躍起伏健如走馬起頂落脈个字分明然必來情要專住形要端左右要圓不必求連雲之勢但求無斷臂之風勢當住時必定枝分枝分處必定回頭看頂若星辰圓秀頂下出唇圓正左右齊拱微見泡路則勢住穴成左右之枝去亦不遠不作龍虎必作几案書云龍若住時看枝分枝上分枝便有穴是也此支行之勢也

短長勢

龍離祖遠而結地者曰長龍離祖近而結地者曰短龍時師見水源長者便道長而有力見水源短者便道短而少力廖公步龍歌則曰二三節內見星辰此地實非輕蓋重短也曾公覓龍訣則曰入穴欲得後龍遠又重長也二者亦非專論也長短各有輕重而所以重者亦各有取用大約不相侔也龍長者勢怕軟弱怕孤單怕遊蕩所重者要手腳闊大兩邊不見脈踴躍有勢節節要見頂有扛有護兩傍不見空蓋節節有頂則勢非軟弱有扛有護則勢不孤單手腳闊大則行不游蕩如是則長枝重也短勢有二一曰山谷短離祖未遠者一曰過峽後分枝近者但水源來淺者皆曰短二短亦各有不同如山谷之短龍在大山中要落脈細嫩起頂豐厚星辰明朗明堂圓聚四山雖高高不壓穴衆水縱低低不割腳此山谷之短者例也龍過峽分枝短者其分處

先須得中脈脈後就要有正星來龍雖短星辰要接續一頂趕一頂連接生峰手腳雖狹小聳頭要尊重一節起一節端特異常如此則本身之水雖短而外面所收反長故大幹結花心穴者又多乾流陽聚是亦短者所重也先究其來以審其會後察其去則長短之勢可得矣

論帳

山必有帳者則陰陽闔闢之理也大抵尋常結富貴之地無帳惟大富貴之地有帳橫長二十里之外一帳十字穿者上也丁字穿者中也帳中出脈或單或雙以中為勝左次之右爲輕廖公曰星辰落脈要中出中出方

爲吉左出爲輕右更輕輕重此中生是也帳開三十里帳中所出斷非一枝雖是兄弟龍亦自有長短大小不同有星辰內任而收局于外四圍方齊宏正則短小者反重龍專力旺收四水而會局盡處則長大者爲佳俱以後坐帳心前對堂心外應局心爲至貴也若後不坐帳前不會堂者皆非正結多是輔從小穴不可與正龍並論如正帳開北上正龍必南行兩傍輔從之砂必隨幹南行大局必會于南上則南向者雖枝分亦爲得勢而東西向者非小結則是鬼胎以其失勢也若大帳后又有小帳坐穴穴坐帳中而四應均齊者雖乾流陽聚不失爲至貴之地自是不同他結所不能及也有帳而而不坐帳有局而不用局非枉佳則爲詭結枉佳則前散詭結則後絕不可不考

關峽

龍大跌斷處曰關峽行龍之精氣從此瀉如關津然峽有二曰全統曰枝分全統峽是五凶將脫未脫之際帳幙將展未展之時先做一段工夫收拾此等惡曜作本峽旗鼓劍戟爲行隊之貲重重排列正龍如將軍戎道兩傍之護衞如行伍相隨則峽不空疎而氣體雄峙然後換三吉列屏開帳前去又有關峽此三關備具則四勢自周合九關而成全統之勢

分枝之峽是三吉成形離祖稍遠自穿一峽去結地雖不能如全統之盛然有了自已專峽則力量不輕尋常富貴之地無專峽多藉大龍之峽爲峽豈知彼遠峽不爲此用也凡龍過一次峽有一次力量便有一次事業關峽必是大鋪設大跌斷大穿田渡水然後始可語關峽若尋常个字跌斷無一線過脈如蜂腰鶴膝者只可作結咽通關未可便言關峽葢結咽通關尋常富貴之地亦有之至于關峽非大龍不能有也審之

博換

龍脫御爲博去粗老出嫩枝爲換發龍初多是粗蠢巉巖必博去五凶換去三吉則龍入格而勢將住矣故發將之山雖尖秀如畫實峻峋可憎及其過將入路勢倏然遠到形穎然自成山雖可觀水去未聚至于住將結咽後欲絕而復連前似去而不揚三形內就四勢外環此發將過將住將之所以分亦博換之以漸而有成或曰老博嫩則吉穴將成嫩反博老者何如葢此龍在嫩處已結了穴餘氣在外變曜或作門戶禽獸關攔水口不可以爲龍去不然重剝一番再過峽另起頂方始結局看地須看博換書云一剝一換大生小大山剝小最精妙是也若龍行百里則九星換盡而自成一格者又不可拘如紫薇蜈蚣節玉陛御街之類須從博換後論格局不可于成格後論博換此先後之序又在所當知个字

龍博換起頂出脈必作个字不問五星皆然但一星成形出脈必分左右手為翼如个字之人而中間一脈直出如个字之丨也若龍起星行時得个字者便是入格之龍有二个字三个字則穴將近矣若無个字多非正龍个字不從中出者皆非或曰三个字之説固然但紫薇梧桐枝則是个字串心中出若芍藥枝上節發左從左落下節發右從右落又不可拘蓋梧桐枝是正个字大穿心若芍藥枝雖上左下右其實幹未離乎中亦是一丿一乀丨從中出如草字个隸字个是也杞梓枝蒹葭葉皆然惟楊柳枝則枝幹全倚一邊故其力量不得與梧桐芍藥並也又有轉身作个字之龍借丨作人者

其勢則巧目力到者當自得之若辨得个字明白則龍之轉折可知謝雙湖曰尋个字以認其頂得頂則識龍之起尋結咽以認其喉得喉則識氣之止由喉而求其心不遠矣此測穴之論也

論脈

治病察脈脈之虛實用藥審穴看脈之陰陽用杖人一生之富貴壽夭在脈地百年之子孫隆替亦在脈人之脈有三部有九候地之脈有三重有九要三重者有龍脈峽脈穴脈九要者曰正曰中曰生曰清曰健曰曲曰軟曰活曰短龍峽穴脈之分者山起頂出手腳脈從个字中心穿出為龍脈貴悠揚飛舞而奔龍開翼展翅大跌斷處為峽脈貴清潔短小而藏入首結處為穴脈貴從容和緩而豐九要者正如捧圭執笏端嚴不偏中如蜈蚣穿心兩腳均勻生如飛燕游絲飄逸瀟灑清如臥蠶吐絲真純不雜健如天馬馳坂起伏雄逸曲如金牛轉車圓而有勢軟如九天飛帛緼藉蜿蜒活如生蛇渡水屈曲而至短如銀錠束腰雄緊工緻能審三重明九要則穴之大小可知

凶脈

夫脈固當知三重九要又當知紫可奪朱脈有似跌斷而非跌斷曰斬截似精細而非精細曰築墻又當深辨有三惡九賤三惡者龍脈如踏碓歪斜一惡也峽脈如

破瓜截竹二惡也穴脈如劍脊瓜瓠者三惡也九賤者吨估不變一文曲游蕩二粗蠢硬截三偏斜伏陷四築墻深塹五龜背鶴胸六直長瘦嫩七漏露無扛八貫頂懸針九既明三重九要又曉三惡九賤則察脈之功十得其九矣

龍中八病

龍無頓伏者形困跌斷過多者力倦出脈不起頂者體輕瘦直竹節者弱劣陰硬短縮者急迫項破身漏者虛餒形雜無特者勢亂岡隴單行者孤獨登山細看勢若如此則非結地之龍不必尋踏到頭

勢形相因

形乘勢降勢隨形住相形勢之住處察星辰之來去有勢無形則爲枉住有形無勢則爲詭結枉住則前散詭結則後絕蓋有勢方行而形未住巧作虛鉗虛鉗半是落槽身直去而腳橫伸僞成詭結詭結多是硬乳來勢遠而去勢平彎中有主發山奔而住山綫盻中堪塋拱以抱兒手有搠勒之辨來如仰掌背分伸縮之情勢合形全連身婉轉故曰勢欲出祖出祖必期于顯祖豈栖栖奔逐之倫形欲承宗承宗必貴于興宗有翼翼輔弼之衞是形勢相親如子孫之于父母形勢相依如方圓之于規矩所以近相住形遠求來勢來勢爲本住形爲末則可以知龍之結聚矣

形勢相異

來龍觀勢要雲騰浪湧大張飛舞之狀入首察形如揖讓雍容端莊厚重之體勢如赳赳武夫挺特而不羣形如醰醰雅士舒懷以相從勢宜動動則脈生形宜靜靜則山聚形勢之象常相因形勢之體常相反行止之不同也龍有四旁高而中忽低者曰潛形有四方小而中獨大者曰特勢潛形特勢之間必眞龍蟠結之所如貴人在草莽中咯之者衆矣故云留心四顧緩步重登則形勢行止無遁情矣

平地龍

敦素論南北平陽重氣重水并較高低尺寸開鉗布局之說可謂詳盡矣但此說行于平田之有高低者斷不可易若蘇松嘉湖一片平陽無分寸高低者又難以此法必之也如是則全在于水証書云落在平陽莫問蹤水神纏繞是眞龍此法用之其要在先明水之來去以察其來去中順逆牽交媾以認住結平地認住甚難水固可以斷龍而龍又常多穿水盤平陽到將結穴處小水必亂大水必盤小水亂則多龍虎大水盤則多護衞大槩水多歸東北若過水過西南則是逆水逆水之中必然有結穴處但當尋其中有小水溝分繩路兜收明白則穴在其間矣平陽散必小水近收則氣緊蓄而穴結若立穴處大過十數畝者則氣散不收斷難安穴又

大富貴之地嘗依小河或溝底結穴而大河在外作應耳亦必小河并溝內水常靜水靜則風藏氣蓄故多能結穴蓋水本動妙在靜也但觀已往發富貴之地未有結在大河邊者是大河邊水大風入也平陽結穴水有三重欲其朝欲其蓄欲其遶又有三忌朝忌冲穴蓄忌空疎遶忌裹頭知斯三者可以語平地住結矣

巒頭

山必巒起頭而後成星辰必出面而後受穴又或巒轉山頭一巒轉必有住結之情故以山之行勢曰龍住勢曰巒頭凡入首後有頭如人之頂則前起頂如人之頭是頂又巒頭之要緊處若頭頂不分則不成巒頭矣巒

動也起也

星面

夫頭項既分則五星九星之形自見形見則當審其星有面無面有面則察其受穴之處無面非行龍則是詭結星辰必要分背面然後有穴若四面相等則背面不分徒好看而無結作所謂菩薩面也凡星辰背多陡絕面常平夷勢俯而降者爲面形仰而挺者爲背環抱顧內者爲面反臂外射者爲背凹者爲面陀者爲背面可安而背不可鑿手脚盤旋者爲面光剛卓立者爲背星辰易認星面難認如綳面星辰似面而無穴不知者妄指爲有脈從山下頂脈立穴誤矣又有面仰瓦星辰是

內有橫稜的星面有穴可安人多以爲無脈而棄之惜裁大抵星辰懸乳其面有脈人所易識星辰展面開口其面無脈人所少知故正體與開口星辰不扦者衆矣

認主

入垣看勢先要認得何者是主從主尋穴入穴審局四山會合百不失一書云主山降勢四山必輔又云山必欲特特則不羣出類拔萃儔衆難倫則知異于衆者必主矣如三五齊出以中爲主衆長者短勝並短者長强衆大者小貴衆小者大尊直中取橫橫裏尋直稠衆之間看其尊盤旋之勢擇其端則主可識而穴易得矣

論穴

龍看何星起祖穴從本體出身不變爲佳此句却拘不得有情方用先看容受次及雄雌肥厚圓滿堪裁尖斜懶病須棄乳帶突而光圓是爲眞結鉗有窩而圓平乃爲內聚乳頭瘦小崚峋便名帶殺鉗若峭崚崩陷謂之落槽突要端圓扁齊窩要淺平肥滿突忌粗硬尖小窩病空疎深陷斷臂風不宜入穴穿脣水切忌冲懷頂門穴凸下尋凹水中穴盤內認珠脊穴莫露雙肩夾耳要緊陰穴最嫌割脚恐防傾瀉高忌風動低怕水冲風動散氣水冲聚凶直教無射無冲只要有情有意案應轉頭便須着眼行龍住處必是現身向首三吉宜來內外八煞宜避太陽天人可作太陰蟾宮月角木宿必居極節火焰

求其靜盡金水珠曲中裁天財偏居飽腹掃蕩截蕩而裁孤曜開孤而葬天罡高裁可挨須尋眞暈爲的切忌綳露虛花山勢軟平縱硬木當頭可葬水星大旺逢土宿彎內堪安穴法千般不外偏正凸凹之中生死一氣但取藏風得脈之處脈不可鬬氣不可脫脈鬬曰撞殺氣脫曰葬凶此又扦穴者當致意也

論形難

廖公亦以五星之形有正變而九星生焉九星之形又有正變于是有人物禽獸之象焉其形非一識之最難故不得其形者難乎其穴也雖倫類之難盡舉一二以作則額廣平以角爲防角傾危以頭爲的鼻吩污藏口

露傾滴耳停取其深蓄唇淺忌其促偃臥而腰環蘊乎腹乳坐而膝踞環其腹端豈上露風足下絕陽肩井膊翼堪負戴之勞握手掌心任操持之力惟象之禽獸蟲魚斯可備奇形怪格鸞翔背脊可安駝載內鞍尤特蟹伏螯强眼目非露軀圓頭伸肩足難易蜈蚣鉗抱口內分明馴象準長鼻乃端的魚額光尾擺揚波馬耳峭唇口受勒項舒觜銳鶴何拘于耳項腰滿準露牛不堪于鼻息穴劍股者枷稍之不等穴豬腰者羊蹄之不易蛇形之趕蛤與聽蛤要分蜈蚣之鬚腳與出土須別萬變不足盡其形一竅豈可窺其髓書曰端巧之精神容受之氣概求之不得必憎于目目之不得必炫于心目熟

其巧心研其極目會于心心順于目相通不間于一絲相應不留于一息則形接于目而容受之法已灼于心心目昭著難察之形庶乎可得

認穴難

廖公以點穴如灼艾必先認定眞穴然後燒艾艾燒而疾除若認穴有差艾雖燒不惟不能除疾而且更得一患地穴認不眞而扦點有差不惟不能致福而且反生新凶故認穴要緊眞龍到結處有形體以彰星辰則必隨星象生个穴場要認箇天生自然眞穴然後扦點無差欲得眞穴先須認得星辰眞若入首是五星九星正體則從正面上詳其陰面陽面察其窩鉗唇突若是變格看其趨閃歸左歸右察其精神發露處細看之有个月影横看之有个圓暈此是眞穴所在當就圓影中扦之言認不言點教人須得个眞穴而後點如醫者先認定穴然後燒艾也若認穴不眞妄自扦點則外形內土自不相應此所以認穴爲難也

太極暈

萬物同歸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況地理乎故點穴重認此暈人知藏之土內而不知見于上外亦有此暈其暈常彷彿不可爲象有影無形隱隱隆隆暈外微起似砂非砂暈內微凹似水非水是其見于微者明唇暗鱉淺窩微突是其見于顯者乃天地生人生物本然之

根是眞葬口也未有有眞穴而無此暈者如日暈月暈之象有全暈者有半暈者皆天然之妙善察者睨而視之望而定之不前不後不左不右恰當暈中則生氣絪縕而人物生焉一或少差失之千里

葬口

僅近方丈間蘊神妙不測之功自古揚曾而下愈論愈紛竟未能了然一者亦以葬口之説未發明耳葬口即是眞暈尋穴先看葬口在準之下唇之上葬口分明則四應必備四應備則穴移易不動而眞矣四應者葬口上有毬蓋金突起爲上應下有詹合襟內會爲下應左右有繩路水送水有蟬翼砂爲左右應四應分明便是

眞穴此正枕尖圓法雖形勢千萬不同而葬口之四應則萬古不易也所謂至變之中有不變者存焉則是外太極圈也若無此圈則葬口不明假穴也古人立斬截弔墜正毬架折之法亦以是圈生在斬截弔墜正毬架折之處故立此名以示人今人不明此理緣此名以臆度其穴豈不悞哉盍穴貴方如穿斧孔移易不得取其靜而止也卽前四應證穴也如穴法內有曰冲天打顋門必曰孩兒頭盍孩兒頭顖門未滿中間一塊虛軟的卽是太極也如此恰好居中豈可移易乎又云反手粘高骨高骨雖生居偏處其骨突亦有微凹卽是葬口反手一看其骨自分開兩片不曰扦而曰粘者骨硬非可

扦之處凹面乃太極圈所在此挨堅就軟立穴偏中正也舉一反三自可類推書曰若還差一指如隔萬重山愼之

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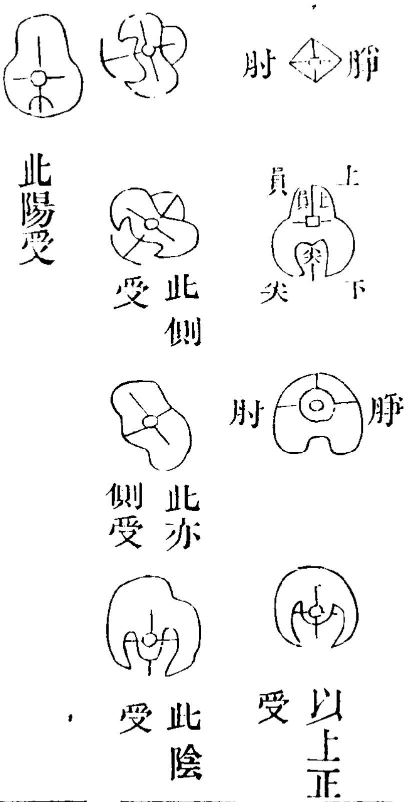
夫穴固有千形萬狀不同而點穴之法則有一定不可易之理至難中有至易者存盍一貫之有本也不然則千頭萬緒一何能盡明乎此則一可貫萬不明乎此雖一形一法有所不通況萬乎一者何十字也盍入穴處葬口中不問窩鉗乳突正毬架折盍粘倚撞斬截弔墜等類俱不能出十字之中若是眞穴必生窩靨或開睜肘結成一箇圓暈如太極之圈從圈中打箇十字其棺

放于十字之中則眞穴得而眞氣受矣若離了這个十字則可上可下可左可右非穴也或曰有窩靨則從窩靨面定十字若無窩靨則十字安施曰無窩靨必有唇臍凹凸就唇臍凹凸之上十字亦有可安之處又曰若并唇臍凹凸無之只一塊不方不圓之地十字亦可安乎曰若龍神奇特水神會集四面便無他結則後從來脈前對合水打一直再從兩旁有脟處打一橫則十字之中是尖圓可枕之處亦一定不可易也書云天心十道雀啣柴蓋雀啣柴必要均停不使偏重乃能便飛也悞傳口啣柴口字欠切是認十字以定穴則自然移易不動此千古不易之法所謂方也推此則形雖千萬而

十字則一術家肯究心于穴場以安十字則取驗如響又何悞哉廖公著鴻寶論至立穴必曰看棺匣無棺匣者爲假至于天罡孤曜立開孤破罡等穴有曰看棺匣在若何是天罡孤曜亦自生得有箇可開可破之處十字不可移易者在焉旣曰棺匣則自然生成有箇形影如太極之圈認得此圈則十字自在人自不察耳常見人云土內得太極暈曰此眞穴也不知有諸內必形諸外見于表者必由于裏若不察外之太極暈以定穴而徒求諸內其不得一失十者鮮矣若能明乎土外之太極圈而內未有不應者古人所以百發百中以其先明乎外而後得其內也眞穴入脈難知入穴易識所以易

者認得圈得十字之訣也所以難者不認得圈十字無所施也十字不妄安必在暈中始得

十字圖式



辨明杖法

楊公立倒杖十二法而窮三百六十之穴法可謂、用約而該博矣至於枕圓對尖體情用意隨形使杖至理寓焉蓋郎一陽一陰以十二月該三百六十日之意也相傳既久幾于泯沒至若以鬪杖為開杖以頓杖為離杖妄立圖形訛傳㑹後可勝嘆哉其次序則順逆縮綴鬪穿離沒對截頓犯也蔡牧堂曰軟來勁去分離縮正落斜飛順逆安㥹仰沒穿潛脫裏縱横鬪截湊腰問更詳犯綴因强弱頓對低昂兩相闗蓋來龍和緩星出正體曰正落用順杖枕圓對尖是也龍勢偏斜星出側腦曰側落用逆杖腳惟踏逆是也體豐氣和脈軟勢閑陽受曰緩緩來急受用縮杖所謂緩處何妨安絕頂也體强勢健勁氣直下陰受曰急急來緩受用離杖也所謂急來不怕葬深泥也沒杖者硬中取軟柔裹鐵堅開金取水是也綴杖者穴大龍虎小虛粘實粘乘息臘葬其巃之謂也鬪杖者龍正穴斜倚穴鬪斧是也穿杖者龍斜穴正穿其來應曲來直受對杖者中聚穴短龍虎長對直扞之截杖者穴長龍虎短憑横扞之頓杖者俯伏頓首之狀猛則穴于彎環之所犯杖者犯顏諫諍之意湊急葬此十二倒杖之辨也餘書皆謬

四登定穴

一登後龍察其脈眞二登穴場認得圓暈眞三登左右

看龍虎開脖情意眞四登門堂看合水眞四登如明雖不用羅經而穴亦不差矣

三闗定穴

看山立穴有內三闗外三闗六闗備乃大貴之地今只以內三闗証穴塲之眞僞入首小界水合明堂一闗也隨龍砂水合中陽二闗也下手攔轉水口周密三闗也穴前有此三闗則內局聚而穴不虛矣此內三闗也外三闗者朝應几案捍門為外三闗也必大龍穿帳結穴而后六闗備若尋常富貴之地只三闗便可安矣

九合定穴

大龍穿帳度峽來結一地定不草草了事其結穴有九

合之勢人多不知豈能得大地九合者穴左右繩路水合小明堂一合也龍虎會局二中陽砂水聚三左右親隨會外陽四朝應特來內外交互五三陽全六關備六禽曜捍門羅城砂水外禦爲三合九合如全福祿齊人能勤着脚高舒眼詳審九合何大地不得哉

五星定穴

千里來龍八尺入首欲得二五正氣須得五星眞形則穴正而富貴在其中矣金心入穴後頭圓臍腦是正名木星落處作勢直紫氣穴情定水星屈曲多閃側一溺穴星成火星落穴後微尖土穴貴無敵土星入首後面橫金凹討端的若得形眞穴正扦之庶免有失

九星定穴

貪狼出乳巨門窩武曲釵鉗文掌心祿存犁鐴破戈矛輔弼多結燕窩仰九星穴法仔細籌又瀉天機九星九變則曰太陽太陰紫氣金水天財孤曜掃蕩燥火爲九星正體開口懸乳雙臂單股弓脚側腦沒骨平面爲九變也認得星正察得穴明倖窩鉗無空疎之病乳突有肥圓之體則下手無悞矣

天穴第一

上聚結天穴之龍帳開數十里峰高數千丈星辰齊聳三形高聚四勢上應堂開山頂三陽大備登穴不知其爲高也此乃淸氣上聚不能伏下故其堂局應對俱在上上看則羣峰呈秀明堂寬展局勢周密下看則星辰粗頑局勢迫塞此眞天穴極其尊貴當産聖賢豪傑非尋常可比但其地多結腰落圓聚一箇至中之穴收拾八方四面之應其餘氣常去十餘里方止盡龍亦有結此穴者然纏護不及則其次也朱夫子等祖地皆然動或三五里十餘里高及登其穴則明堂平聚開陽佈局自是不同

地穴第二

眞龍住處顯昂身俯氣下墜落平結曰地穴四山下應左右砂低繩路微茫合局三停下聚六關低鎖此等形勢皆爲上晦下明不結盤心之穴必作鋪氈之勢是穴兩手下揖界合低明低覷則四應相登稍高則胎元漏露眞地穴也若曰勢俯從上立穴則悞矣

人穴第三

眞龍住處不高不低星辰出面半仰半俯穴居中正不上不下曰人穴巒頭圓淨坐體勢類人形穴結胸窩爲第一若或胸長中闊則尋兩乳有雙乳單乳故有雙穴單穴惟臍中一穴深蓄至中結似巢窩乃爲貴穴經云其臍深蓄必後世福吉可知也但此穴無脈人所難識然兩手均勻攝聚中停不寬不窄雍容自如此等穴法實易中有難須要認箇的當扦箇恰好始合人穴之眞也如太陽開口無脈穴坐口中不可以冷窩棄之此窩

須陽中有陰微茫脗合生氣乃聚非眞指僻隝也

龍頭穴四

眞龍穿帳分雌分雄飛舞而來到頭豎立一星無手無足但左右隨龍二水交合堂前外抱龍虎均匀朝對端嚴則眞龍住矣星面無稜弦則不成穴腳下髓裙氣絶則穴不堪安向后又無住所左右無可剪裁豈知眞氣正注項中細察腦下額上有微靨如孩兒頭顋門一塊眞暈形影發露是眞龍頭穴也從靨上作蓋穴扦之大富貴穴也此等穴法若護砂太遠身必孤形必露是貴不尊而福不厚若得砂水周密則福力自不侔矣

龍腰突穴五

行龍半路中間結地此必來龍長遠星辰變換勢雖未盡而氣已先注大水未交小水已合門堂開展左右雙彎更兼去山逆轉下首迴環星辰尊重應對不閒乳突豐圓三形成就眞龍腰突穴書云行龍頓住便須着眼不可以不盡棄之也如松睦坊汪氏祖地其行龍轉身結了穴背上卻抽去五五六里至巖鎮上街方盡前去尙結數處陽基但其結穴處星辰端重乳突已圓兩手雙彎過峽一起便結故力大功宏且去龍逆轉收下水上堂會局而後去出甲第六七八至今文風未艾

龍腰凹穴六

兩頭大而中細者是也眞龍行來翻身橫轉結成擔凹之勢如天財之形當就中腰細處立穴然龍既橫落穴又仰瓦必要特樂後貸衆砂前會下首大轉始可言眞又有頭高頭低兩手環抱中間微露復乳者曰扳鞍穴如鼇背水頭俱凹穴類蓋既名曰龍腰則是大龍去而未盡曰凹穴則是眞形就而堪裁此穴必審星辰的確葬口分明堂局周備方是眞脈結也　此地四應俱備方可扦立若有一缺便難下手愼之廖公扦德興張氏兩大爭春形可證

龍尾穴七

行龍長遠中間不作形勢至將盡處湧起精巧星辰巒頭作穴曰龍尾穴此龍行勢必是邊輕邊重如楊柳枝

然其到頭多作顧祖之穴雖曰迎源結局亦要來龍有勢明堂無偏下手收緊穴不畏高鬼不嫌重但得四山得應不怕水口無關龍神合格福祿不輕最忌迫案太高又怕轉身鼠尾太高則逼穴鼠尾則勢劣非眞龍尾穴也

大龍小穴八

大龍形勢雄偉骨格精奇星辰聳拔人孰不知但勢雄則直頭受殺形大則汗漫難收枝分散亂將何爲據此等龍神多是閃歸一邊結穴登須細察看脈歸何地局開何所不論窩鉗乳突只要后坐有樂有托前朝有堂有案得二水合宮則小穴眞矣楊公曰大形大勢渺難

收局面須從小處求不問窩心併懸乳只尋二水合宮流眞尋大龍之要訣也

小龍大穴九

龍行瀟洒或岡隴或墩埠無大形勢到中間倏起一尊星端然莊重與衆不同則尊星之上必結一穴名曰小龍大穴然此龍行度多金水起伏擺折淸活流動水盛金弱故不見大星峰必變有尊星始可尋穴不然亦是文曲類耳大則金體旺而穴成書云衆山雖小大爲尊此尋岡隴之法則也但要特大而有口雖結穴不在盡處亦何必拘

蟠龍穴十

平岡行龍透地蟠旋自外旋入結穴其龍多不甚高大而其結處首尾相交周身砂水纏轉其轉身有左右之分故立穴有項耳之別書云左轉盤龍氣屬陽正穴項中安右轉蟠龍氣屬陰正穴耳邊尋又有腰結盡結腰結者左右雙串盡結者首尾兼收則砂水交固步步踏逆故爲難得

騎龍穴十一

龍有前虛後實當腰對土斬截立穴是也騎龍勢如乘馬須要穴恰中受穴之所穴前明堂平正雖水分八字而朝案端然四應均停星辰明朗夾室周密逆龍齊住應龍回轉其穴方眞蓋騎龍多是乘其所來截其所去落過處陽平可扦若陰脊則不可扦矣

左右鼠肉穴十二

行龍入首斜側落脈結穴肩下臂上是也其龍項偏一邊脈閃歸臂如人之左右手其脚一長一短其水邊明邊暗星成側腦氣聚縮鑑古人爲左右仙宮今名爲偏斜怪穴頭顱雖別力量則全如龍左來氣必趨右當于右臂上尋穴龍自右來反觀穴不坐項後必有樂穴下有托下手兜收有力眞鼠肉穴也

左右垂脬穴十三

星辰入首分兩股垂下如拳曰垂脬穴其股一長一短一陰一陽其氣必趨陽明長而陰者必是內衛其穴須

察脬頭陽暈處對折十字扦之亦有垂左垂右之勢陽平圓整則穴在焉陰長繚繞則是砂體不必着眼切忌穴高又怕溜牙穴高則當頭露風溜牙則堂前水劫愼之凡星辰口中不平當從兩手察之

兩掌穴十四

龍脈入首落平地結穴如仰掌形曰陽掌是平面出星立掌心穴若稍側則邊厚邊薄爲側掌形穴坐厚向薄橫枕扦之左厚枕左右厚枕右若無掌心又非側形而合水居中從中指節穴安之此陽掌穴也龍至結處如覆掌形曰陰掌其龍多是水木出面只有左右穴而中無穴或左或右有高骨側掌二穴若兩指平開則虎口

堪裁若短長雙並則點鹽是的又有左右擔竹穴若左短右長當就左高節突上立點鹽穴低則甲尖絶矣右亦然此龍本身不多分枝常藉外山來抱二水合堂爲眞雖俱爲掌穴而陰陽相去甚遠楊公于掌上分三十訣一掌共有三十般穴法可謂衆矣衆則難認其要在先認得陰陽二掌明白然後從陰陽中審詳掌心正側指節明晦左右長短細細步而體認之則三十般如一也又何難哉如認形不眞一般促差況三十乎

兩肩穴十五

龍入首粗雄正乳陰硬氣必因歸左右肩窩作咬虱穴是雄粗則直來鬭鋒陰硬則殺氣難破兩臂彎瘦無肩肉之形然砂水交會龍無他走堂局前聚必有融結當審分臂上有微陽平虛 乳平處作咬虱穴扦之既云肩穴則穴不在頂后必有樂前必有堂眞暈分明正肩穴也星辰與没骨少相類故法亦相同

反插穴十六

龍入首面乳直硬內堂逼窄或左或右生一手腕先回抱而氣從肘外結穴曰反插穴是龍來力宏氣勁故眞氣居于肘閃出在外乃前實後虛不可以本身小水爲用而以隨龍界合爲憑以外來山爲龍虎穴后雖似仰瓦穴前必有唇突縱無毬簷可藉定有明堂爲證乃眞反插穴也

仰空穴十七

來龍至盡處忽翻身仰面迎朝結穴而后坐空無樂曰仰空穴此等形勢極爲難扦前無界合　少樂星必也裀褥豐盛夾室周密小水前朝大水后繞明堂聚而不疎案對特而不亂無走竄之砂無分臂之流其穴方眞書云翻身仰面去張湖不怕八風搖是也反此則爲空亡穴斷不可用雖見水朝坐下力弱穴水不相當也宜愼之范越鳳扦建昌劉氏天馬飲泉形卯龍丙向雄健落脈婉轉入首結天財開口穴不粘脊而下口中者蓋此盡龍穴不可言横龍若貼脊則穴高受風口內則風藏氣蓄各有不同出科第數十餘人

截翦穴十八

星辰出面擺脚立穴曰截翦穴此星有雙擺單擺雙擺者穴必居中單擺者截氣安墳如木星搖蕩立截蕩穴金星拖火立翦火穴此類多是龍神旺盛結了穴餘氣擺動爲曜書云山本靜勢求動處動則生氣融焉當于動靜相乘處立翦截穴方的歙縣方副憲祖地木星截蕩穴出進士五六人龍專特星辰入首尊重且金星變水生木一節節順生但砂水順飛俗嫌走竄豈知龍貴星尊穴的正合書云或如鎗或如劍隨水順流飛冉冉時師只斷主離鄉豈知內有眞龍占砂雖走不爲凶也

開孤穴十九

龍入首星辰不分手脚微露磨壳用工開去麤膜立穴是也此多是龍神特奇星辰肥滿傍無他結細察星面微有飢膌此飢䐹天秘也即是眞量穴場先用杖下定了應對堂心然后將浮土大勞去穴成鉗窩展平兜堂深坐其中功力若具天眞自見非目力工學力到者未可以語此

直冲穴二十

龍脈入首無少逶迤竟直到結處是也須察后龍陰陽立脫然閃然二穴若陽脈岡行少緩者可粘則粘之陰脈隴行稍急者當拋則拋之切不可當頭直撞必須要傍戸簷的書云直送直奔有氣要安無氣是也

橫擔穴二十一

龍橫行而闢斧取穴也其星結穴多是天財扳鞍之形或如過勢中梭肚鶴膝之狀乳氣短促必須明堂聚前鬼樂聳後肩臂停勻左右雙拱眞暈顯然方爲的確立穴不可過低恐防脫氣書云橫擔橫落無龍須下有龍是也

有脈田穴二十二

田龍有高低之勢積氣可乘者曰有脈田穴然田中尋穴大難多有鋤高爲低塡作高低之病必明審其高低之形而考其行度之踪從脊踏至入首水合處開有鉗局則眞穴在焉是龍行時兩傍有微低之水痕以界脈水外有畧高之田成砂以護龍有內堂以聚氣外局以全形則就氣之穴得矣書云平地不開口神仙難下手必有鉗局合水則開口在其中矣

無脈田穴二十三

離祖已遠大坪無脊如鋪氈展席爲無脈田穴也其田多爲水所穿一圩之田廣不過千畝長不過數里無寸高之脊無界脈之水認穴又難書云落在平陽莫問踪水神纏繞是眞龍此正以水爲龍之說也是穴多結在勾角盤心小水成穴于內大水纏繞于外切忌穴寬又嫌澗深穴寬則氣散澗深則風蕩非成格之地也

麒麟石穴二十四

直龍入首石筍矗若插竿石塊光如鴨卵石嘴彎如牛角者蟠結穴之前後左右又石洞開口成穴頑石一片結穴者總名曰麒麟石穴此勢形勢既奇砂水自然易見必細察龍神詳審局勢四顧相登葬口明白方可言吉若下石山石中得土者最佳土下有石底平者亦妙不平非眞底也洞穴忌兩傍有孔見天爲漏腮又忌深大深則濕生大則風生非有穴之洞也凡遇此等結當從龍上并左右隨水源看箇十分的確方可立穴無誤

吸泉水穴二十五

眞龍出身精奇體合五星正形臨入首結成一泓清泉穴立水中曰吸泉水穴時師便言非地豈知水火有既

濟之功陰陽有舒翕之妙旺氣融液金精流瀉正在水中棺安其內不久水乾爲陰吸陽精大富貴穴也淺深以水爲度偏正以棺匣爲準如水過深以疊土法葬之廖公鴻寶論有乘氣遺氣穴法正謂此也

會脈穴二十六

或二龍三龍四龍相會合成一穴是也又爲聚氣穴滆風小卷八法中有此穴法或作三仙錬丹或作二十對弈或作兩牛相鬬如四金四木四水四火四土相應之穴又或雙合或三就俱是會脈然脈云會穴必聚氣所謂明來暗受雖是數龍相會當求一水出門然脈來三路水有四條須防冲割必水跆淺散無溝壑之流墩埠時隆收四龍之口此眞會氣穴也如玉筯夾饅頭三仙踢毬皆是

分脈穴二十七

龍來結了穴脈從左右手分去不盡其去者或作龍虎或作朝案兩手並出爲分若只一邊出者可言腰落不可言分也分脈穴畧似騎龍模樣穴坐三义頭上有天然之妙必就身合了堂而後分作龍虎重重關鎖元辰水不見出此眞分脈也如去手輕重不等長短不齊水不合堂則穴不在分處當以兩手察之不可妄作分脈穴扦又有一星到頭分數乳結穴者亦名分總非此類

窩穴二十八

星辰人首平分兩手圓抱如燕窩形也但開窩星辰無脈有氣溢以幹龍力大者殺重故多結窩穴分餘氣作兩手脚融正氣于中心古人以窩爲藏殺穴良有以也又石骨行龍多結窩穴穴以閃殺亦理勢然也窩穴有九體虛實寓焉不可不察如金星分兩手圓抱中淺而平者爲水窩穴居底如星辰仰面開窩淺而平者爲陽窩穴居窩內而奏弦金星開窩大而深乳突內見者曰氣窩穴粘坐乳突金星起頂開窩如窩樣中深而兩手相合如八鞠躬者曰抄手窩又如梧桐葉者穴皆居合手之上鞠躬梧桐葉星辰兩手如燕窩大而淺如碟子樣者曰淺窩穴居窩中星辰仰面開窩深而弦扁厚者曰深窩此窩空疎而內虛穴居弦上窩淺而小者曰小窩氣融而內實安穴窩內天罡頭上開窩半圓淺小者曰仰窩穴居窩內孤曜脚彎展陽暈如窩者曰閉口窩就暈中劈開成窩而穴居中以上九體名雖異而實殊因形異施自然之理也吳守禮碟裏菓形龍皆平岡入首石骨穿水得金蛇度水格大開陽窩窩內田有高低形坐穴窩中高田之弦穴下有石底此陰化爲陽陽中生陰之穴非學力到者不能扦新安人財富貴無過吳氏者吳地雖多此爲最左手穴亦富貴長林胡氏祖也又吳太守宗吉祖地在景德鎭其龍勢雄偉出脈淸麗入首窩小而深底平正而圓

不知者以爲冷窩又嫌有水漓頭豈知既名爲窩雖無脈而有氣自無水矣人財貴盛上二體皆人所難識者

鉗穴二十九

星辰開兩手直長者曰鉗穴鉗與窩相類而實不同窩底平而肘圓鉗底常側而手直長斯窩鉗之所不同故點穴法亦異鉗名則一形亦有九如星辰半俯兩脚直下中垥淺而有坎者曰釵鉗穴立鉗上星辰半仰兩脚直長中垥淺者曰長鉗穴立鉗上星辰立體兩脚下垂脚頭齊拱中垥淺而下吐微唇者曰合鉗穴坐對拱此與會穴相類星辰半仰兩手圓抱中垥平淺者曰短鉗穴坐鉗中星辰側面半俯兩手下垂一長一短一陰

一陽曰邊鉗又爲折股釵鉗穴居陽短星辰仰面兩手平出中垥平淺者曰直鉗小巧者曰金梘寬大者曰銀槽穴入半腦中星辰兩手長飛中垥圓淺平正者曰翦刀鉗又爲風吹羅帶穴居鉗窩內星辰兩脚雙垂脚頭圓平而中垥深滔者曰分鉗穴居兩脚頭處星辰側股橫攔過穴者曰橫鉗立穴葬股作架折扦之此九式總名曰鉗而形勢不一取用亦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績溪黃晃進士祖地戊龍辰向李德貞扦釵形龍來雄健跌斷復起翻身顧祖結穴兩脚下垂直硬故從鉗上立穴中垥扦深其山通身俱石打開石一丈八尺始得土復打深六尺安棺此高點深坐法也計二

丈四尺則穴與托平矣此亦高山只與明堂並法宜識之葬後科第四五人

乳穴三十

星辰入首開兩手而脈從中出結穴者曰懸乳穴其名則一形亦有九葬法因之星辰分兩手中垂一脈由細漸大而勢懸正乳穴也安穴毬下簷上半呑作之星辰半俯半仰中脈平出半陰半陽如棗核者曰眠乳穴坐乳上核中垂乳長而曲者爲象冲曰曲乳宜斬冲曲處作截穴垂乳短匾陽平者爲龍唇穴立乳上陰脊直垂似劍脊者曰直乳當避其斜殺宜脫而扦粘星辰項下無脈而閃歸肩中垂下界水股明股暗兩

手一長一短爲之垂珠側乳作挨生穴坐乳上星辰垂落上大而下細側尖直落如鎗頭曰尖乳此是木星生火當避銳立穴急則扦烟盡立拋穴緩則少就翦其尖而粘之急穴緩法星辰氣盛而雙乳並出者曰雙乳一乳一穴安之三乳穴同此義已上九勢俱名懸乳形勢作用各有不同宜細玩之有垂乳肩下者雖界水有長短但要龍身明堂四應正穴坐乳珠自妙歙洪遠倘書祖地是也

突穴三十一

星辰入首無乳無窩湧動結穴者曰突穴凡穴皆是陽中發陰書云陽來陰受休傷腦腦便是湧起之突奏簷

者俱多惟脣突陽匾突居突上與湧起之突不同弦亦少異若天心湧起之突并魚頭骨突之類屬陰宜粘突下脣突肥突乳突之類屬陽宜坐突上突穴雖易識而辨別識認實難星面上隱隱隆起一塊如拳者曰天心湧突穴居突下星面發揚而下吐水腳湞突者曰脣突穴居突上金星擺腳而形如魚頭突起者曰項突穴居突下平洋中忽起墩埠者曰陰突大者破突小者粘突立穴（大破）（小粘）星辰仰面發乳裏面瘦瘤湧起者曰鵲突穴居突下、星辰倒側垂珠如人乳者曰乳突穴居突上星辰分面乳突並出者曰閃乳其乳必陰硬而突實陽動者乳假突眞棄乳取突穴居突上也

已上總名曰突隨形作用大要先審陰陽明白葬日的確然後開掘則低者不至脫脈高者不至傷腦斯吉氣得來而福自臻矣歙程大賓忝政祖地龍起伏健旺過脈淸秀入首星辰肥厚分落三腳中間似乳但界水右狹長而深左寬大而淺穴閃左細看寬平短淺者是聚氣之堂非界水葬突上出科甲數人

開口穴三十二

大約與窩穴相類而實不同窩常深而手腳圓長寬大口常淺而手足短縮狹小然既名開口則星面無脈多因無脈而不下者有之豈知書云金星開口量金用斗不開口一發不久是以開口爲貴也然開口亦自不同而穴法異施不可不考星辰開面舒兩手而內圓平者爲開口穴坐口中星辰面上微露員暈而手腳向前長短相抱者爲旋環口穴宜坐暈破脫扦之天財面仰帶水而小有凹者爲猪腰口安穴半吞星辰端正平分兩腳稍寬者爲虎口立穴腦下金星開口兩腳不齊一長而陰一短而陽口中稍側溜者爲金星開口名揖聚穴居陽短處星面開口短小者曰雀口穴居夾根之中星辰平圓如蟹眼睛小而深遂平開兩口者曰雙口立雙穴于兩睛之上星辰陽面半仰而中有眞暈如掌心者曰暗口勞開坐入口中脈落平田兩角圓而中稍凹者謂之禾鍬口穴坐口上若直來急

者穴坐口中（緩穴）（急穴）以上九體名異形殊各有自然之穴不可執名同而不分穴異也有金星平開兩腳而口寬穴安腦下書曰虎口推開飽安正腦是也

剛柔穴三十三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者强大而雄健柔者軟嫩而雖伏又陰來爲剛陽來爲柔凡地入首處必剛柔相濟則其氣中和而出人溫厚過剛者出人强暴過柔者出人懦弱氣使然也如兩金扛一水穴向水中裁爲剛中取柔穴是硬處求軟柔龍取剛穴曰柔裏鑽堅如是則中和之氣得聚而相濟之義不悖矣

動靜穴三十四

動靜者此變道也易曰動靜有常山以靜爲常是惟無動動則行成矣故曰山本靜勢求動大抵天下之理必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爲陰陽得配成生育之功若靜一于靜則無生機動一于動則無息機爲陰陽不變而無成也五行各以動靜相成山之取穴以五星爲體任是變格不離五行如金木土稟陰質之重其性也靜而穴成于動處水火稟陽氣之重其性也動而穴成于靜處故金取虛木取節土取飢是靜體而動用穴成于動也火取焰盡水取凝止是動體而靜用穴成于靜也若金不虛則爲頑金木無節則爲死木土不飢則爲糞土此靜而愈靜之失也火不靜則燥烈水不息則泛蕩此

動而復動之病也審穴先審得五星形體的確而后以動靜取之百不失一

順逆穴三十五

順逆者來去也山隨水而出者爲順謂上生下也山逆水而入者爲逆謂下生上也欲知順逆之山先察大勢之水必順中有逆而逆者不爲逆斯爲貴也如三分三合之穴三陽俱順若下手砂逆收水過堂而後去者此順中逆也吉莫如之書云東朝水又歸東去是也如回龍顧祖之穴逆收三陽若當面砂水走竄飛射入堂此逆中逆也凶莫如之是逆張朝以砂水安靜爲貴順收三陽以砂水直牽爲嫌大抵內堂水無不出之理不可以明堂論順逆必察之大小水相交之處如小水倒左大水過右大水東行小水西走此雌雄交度順也逆在其中矣如張潮之地雖云爲逆若大水西行小水亦過西逆也順在其中矣

生死穴三十六

生死者氣也有氣則生無氣則死凡物皆然矧地理乎地理得生氣則澤及後人失生氣則災侵先靈故立穴重在識生死生死須明聚散聚則氣融結而生散則氣飄零而死大抵星辰圓淨而豐腴者爲生嶙峋而瘦削者爲死陰陽冲和者爲生偏勝者爲死故山以靜爲常動則生氣基焉如飽中取飢則薄處爲生瘦中取肉則

厚處爲生脈右來則生氣趨左從左取穴脈左來則生氣趨右從右立穴經云葬者乘生氣也生死辨明然後從而乘之使高不破圓低不脫脈立个恰中之穴則生氣得而福自臻矣

以上三十六穴正變奇怪該括略盡而察脈定穴之法兼備不遺若由是而拓充之則三百六十在眉睫矣又何變之不可窮而穴之不可得乎

論砂

夫砂所以布置局勢護衛區穴輔從龍身者也有內外之分內砂欲其舒徐而不逼外砂欲其環抱而週巡迴不集不應五氣散于八風或偪或沈三光四于五造後

來如展屏左右如列城面前如拜舞帷駐立顧中而無離去之意則曰佳城之藏此砂之善者也若其要緊則近身蟬翼砂下手逆砂有蟬翼砂則穴無空疎之病有逆水砂則下水到堂而內局固是二砂爲有力察砂者先看此二砂始或曰有凶砂出面欲避而不得避者奈何曰砂如美女貴賤從夫水似精兵進退由將又云本主旺相殺刀化作牙刀又曰或如刀或如劒排立面前官必顯此俱惡形而反致吉應則知所重在龍穴而砂水次之故曰富貴出在龍身上觀此而輕重可知

蟬翼砂

立穴處近身小砂也是砂雖小衛穴最眞而有力保護

胎元送繩路水入小明堂全藉於此書云兩片蟬翼砂相水印木情是也蓋蟬翼護體必過其體體即胎元翼即砂也砂護必要過胎不過胎則爲漏胎此砂在龍虎之內又名爲夾室緊近穴之左右故是砂爲尤重也

龍虎砂

居穴之左右皆護衛侍從之山大抵以開脟環抱爲吉欹斜反逆爲凶若得環抱顧穴雖無峯巒而亦吉若硬直返逆雖有峯巒而愈凶靑龍吉神也其峯巒喜高若居上手高亦非宜白虎凶神也其峯巒要低若居下手高亦不嫌龍虎雖然衛穴左右必須停勻以近身爲要緊區穴因之而成堂水由之而食是亦要緊堂食者軀命所關若此水不得食則內關不固非眞穴也欲此水得食不拘單提雙臂謝氏曰如左水先到則虎砂要在內以收左水龍砂在外以收外來之大水右可列觀如此則步步踏逆左右交固堂水得食爲有用龍虎也單提是一手提物之象要生居下手提住去水兜收堂氣則吉若順提則非也或曰龍虎有偏勝者何如書云水自左來無左亦扞水自右來無右亦裁是也又曰龍虎俱無者亦結穴否曰有如龍來專特到頭雖無本身龍虎纏護必有隨龍兩水到堂水外有砂相交收拾內堂周密是亦龍虎又何必拘本身乎如長虹飲水形并出洞蛟形俱無本身龍虎而結穴者以其本龍專特不分

又得兩水交合爲上也或又曰書云所喜者峯上生峯可謂秀矣亦有忌乎曰龍上生峯須防嫉主虎上起巒最怕擘拳嫉主則八品愚頑擘拳則子孫凶暴曰嫉主擘拳者偪近穴而脚高過眼也

串財接福

穴之左右山謂之財山明堂合水謂之祿水左右山無齊到必有一長一短立穴之處必趕財山收祿水若見左砂長右砂則以棺脚踏住龍頭收拾左水右砂若是右砂抱左砂則以棺脚架之虎腰收拾右水左砂大抵取先到者收之所謂暗取串財明取接祿是也

交度

左爲雄右爲雌又水爲雄山爲雌山水相交左右相就已雌雄交度得之則山水完固雌雄配合吉莫如之又山左行水歸右山右顧水左行皆爲交度若山左行水亦過左山右走水亦右飛爲山水不交雌雄失度也故單雌單雄則不結書云山水不顧莫勞看古人以爲要訣不誣也

主客

坐下及朝山是也朱文公曰擇地先看其賓主之情意情意相親首向自如故坐山欲其圓淨挺特不羣朝山欲其卑遜拱揖而俯又云主山降勢列屏開帳如浪湧雲騰客山應龍如拜如舞若領職謝恩是謂賓主相登

前後相稱穴也吉在其中矣蓋主忌粗頑無面客嫌背面斜飛

朝案

山岡以賓主爲相應之氣故朝案之義求交情之合但欲其開面相向不拘尖圓方俱吉惟以拱揖拜伏爲佳朝案之勢雖同朝案之義不一案近而朝遠案緊于朝案近者高不可過眉過眉恐防逼穴朝遠者貴聯峯聳秀而特不特則相應非眞案與朝二者案要緊書曰外鎖千重不如眠弓一案又曰一案能藏百殺知案緊于朝也蓋朝山高大其山脚不能个个開面相揖必有一二走竄斜飛穴內見之非宜有近案以齊眉則朝山之脚一有差者咸得近案遮攔而不見所見者惟星頭之尖秀益知遠之疎不如近之親也案重于朝者以此

應樂

樂是穴後護托之山也不但橫龍有樂就是側腦截蕩剪火沒骨之穴皆有之來龍入首有正有偏立穴有饒有減砂水不到穴宜扦轉氣隨樂行依樂取穴或饒或減截長補短其後龍自祖宗來多斜行立穴却正如左畔頓長故減左饒右全取應樂爲的右亦然大凡氣脈隨應樂而行依應樂而止扦穴穿其後樂踏着財頭其氣自聚而吉自應耳故天財扳鞍全以樂星爲主若無樂星以蔽之則穴被風搖而氣亦不聚也倚穿之穴以

樂星爲十道無樂斷不可扦

官星

是結了穴分出爲案案外順拖出者爲官星亦有大龍之餘氣官星之名不一惟以迴環拜伏爲佳若高大過本身而又背去此必前面別有結作非官星也官星生在前面衆多如拜如伏者點軍山也當主大貴若龍勢中格只可作穀堆山主大富書云要知結穴虛實但看前官後鬼是官鬼星亦可證穴無官星有官不顯官星非大龍不生有官星者必幹龍也

鬼星

是正身結了穴后逆翻一山托在穴後者是也不但橫

龍有鬼就是直龍大者亦自有鬼蓋大龍多折轉折轉處少護則是處風搖脈寒力弱前去難成大器故大龍凡轉折處必逆拖出一山爲托護是皆鬼之類也故曰直龍之胎氣有鬼則轉處不虛而爲完氣之穴或曰樂與鬼有別乎曰樂是他山特來應穴鬼是本山翻展爲托此其不同至于應托其功一也鬼山亦有名如孝順三台天祿踏節玉枕之類不一皆爲富貴之應因名別異當自得之

禽星

小生口鎮壓流神以固內局一邊枕水一邊背山者爲禽爲獸大者曰曜星此水口之關護山川之樞紐也有

如游魚猛獸鎮踞水口形雖不同總爲禽星並大龍之外應也

曜星

龍虎肘外生出財山爲龍虎之餘氣長者爲曜短者爲擺燥擺宕此龍氣盛而發出爲曜有長過里餘者不可認作龍去曜氣秀盛者亦有嵷頭只是少手脚有手脚皆生居一邊作正穴之外護入首無面雖見挺生之峯終少沖和之氣也

火曜

曜星有二土與石是也火曜俱是純石乃大龍旺氣發于表骨秀外見或生石圭石笏劍戟戈矛之屬特立山巔或侍立穴之左右前後皆是秀氣英華外發不可以爲石而去之也

天乙太乙

二山生在帳前度峽之旁夾護正龍過峽者是也其山特立聳秀如衣冠吏侍立脈側扛護去龍俾脈不受風則氣暖而力宏矣

門戶

門戶者謂三門五戶也太華經云不問眞龍住不住只是看他立門戶門戶之上定榮華此處別知貧與富門戶實爲要緊故三門貴寬舒不寬舒則逼窄不成局勢五戶要閉藏不閉藏則虛空無遮攔謂之少門戶則不

成地矣又三門爲天關五戶爲地軸天關宜開不宜逼迫逼迫則閉塞明堂地軸貴緊不宜缺陷缺陷則風蕩局勢故曰三門逼穿不須觀五戶不閉何足取若得三門寬舒五戶緊鎖三陽增秀六建齊攢來如鋪氈展席去似交牙投織此門戶之至善者也

捍門

捍門者水口之山也風水之有捍門則曰富貴之佳城捍門華表是兩山對峙特立水口水從中出者是也書云教君千萬看纏山一重纏是一重關關門若有十重鎖自有王侯居此閒然此山不宜太近近雖易見其實局小必在一二三十里之閒帳脚盡處方可成大局勢也

北辰

羅星之大者爲北辰北辰爲天之柱羅星爲山水之柱也宜居水口之上不宜居明堂之內頭宜逆水朝裏撼龍經云首逆上流尾拖水爲北辰之眞惟其逆水而上故首向內逆愈深則力愈重或曰北辰與捍門有異乎曰捍門是羅城上生作水口兩山相對水從中出北辰是羅城下生出水中水從兩傍行如軍塞函谷之兆較禽星爲尊大鎭住流神使不得逕去經云巨石嶙峋如猛獸麒麟非大龍正幹結地焉得此山爲水口縱有亦不能用也太華經曰得个北辰水口居堯上青雲出太虛現形更有平鋪出此是乾坤鎭國符其可忽諸

內形

大地有三陽中陽內之山水爲內陽內陽裏先看內三形如主山要端左右二山要彎宜團聚不宜斜飛宜環抱不宜背直宜美嫩不宜粗老宜顯不宜露宜藏不宜泥宜寬舒不宜散蕩宜緊巧不宜四逼宜開熱不宜雜亂宜交鎖不宜闘射水欲會而流欲曲堂欲平而局欲圓內形既周正穴在內

外勢

中陽外之山水爲外四勢宜周密不宜缺陷宜顧主不宜反主宜兜堂不宜竄堂宜聳秀不宜彈射宜寬大不宜虛曠宜合聚不宜分散宜洋潮不宜直冲宜彎環不宜斜流三關宜固八國宜豐騰雲峯起谷將山高祿馬朝元貴人應穴三陽齊秀六建並明則外勢圓密而內形亦固管云勢遠而形深者氣之府也勢從而形散者氣之衰也要知有形無勢者雖小必眞有勢無形者似是實非此眞僞之所以分

羅城

乃周圍遠山羅列如城在龍虎几案之外障空補缺無崩陷疎漏之處如城郭之衞都會大抵名曰羅城要方幅盤廻穴坐其中如北斗居中天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大者百里小者三五十里以山爲羅城者外山欲其高大而縝密以水爲羅城者外水欲其環繞而周旋高

大則捍之至環繞則禦之固縝密則無賊風周旋則無瀉走夫水亦有羅城者大坪之鄉百里不見山間有山不過一二重豈可以言羅城然不知大坪以水爲來龍故以水爲羅城取穴不畏卑下以其得城池也山鄉大地有十數里山纏水鄉大地亦有十數里水纏但山纏高處顯而易見水城汙下隱而難察故言羅城者每詳山而略水不可謂水無羅城如蘇州申太師祖地左右前後有三層小水四面大水各相去六七里則周圍便是三四十里局面小水分龍虎大水作羅城又太倉王相公祖地前後有數層案托便有數層水繞大小圍圓相去亦二三十里則大水便是羅城也此水鄉之羅城

肆拾叁 册95%版

未嘗無也人自不察耳

四吉砂

金水日月也從本山坐穴卦內推出若見四吉峯高應穴為佳書云遁取穿山鬼與財好將子父九宮排若臨四吉皆為福不遇三奇定有穴四吉三奇砂者四圍峯巒起而應穴者是也大要不出四龍天星之外易所謂勞坎戰乾役坤之道大抵天地形勢西北高東南下其局法只是一格要帝座亥也高起華蓋壬子癸也昂藏震帝卯也星高丁峯端嚴辛兌巽文筆特立丙午丁三火齊明天祿天馬艮乾並聳天旗天輦巽乾並拱黃道兵符丙庚雙薦明堂清秀巳峯特隆四神之山坤艮在近乾巽稍遠停駟之砂庚丙宜高申壬宜秀合得此局者為眞天星上吉之地也其餘正祿正馬貴人騰雲催官等吉星之見于青囊者並宜博採兼收以盤針仔細消息之則造化在我矣

論水一

水法多門總不外乎來生去死之義又理氣中所取者不一惟四生三合以零正反借論消納之法實玉尺經中詳言之乃楊公所用收雙山玄空論龍向者實作用法連珠之妙人多不得師傳妄自揣摩諸書並無言及者另有秘傳再有納甲論水者及玄空自量山放水外又有生入尅入生出尅出合共六三法玉尺經中已盡言之近有書中無知妄作變亂正法以悞後人姑不具論但以正法論之曰來之玄去曲折來如展席之平去似鋪氈之鎖經云朱雀源于生氣派于未盛潮于大旺澤于將衰流于囚謝此正為三合玄空言之而未顯耳又云每折瀦而後洩洋洋悠悠顧我欲留其來無源其去無流論雖不同總不外乎環抱澄凝無離叛之意形勢中所取者如此是皆論外來之水而未及乎內水卜氏曰乘金相水此內水也察水者又當從此水始

水二

水者山之血脈經云氣者水之母有氣斯有水水者氣之子有水斯有氣故曰次看血脈認來龍又水流山來來山之眞水為要緊蓋人之血脈相養先乳汁而後有堂食外水堂食也非乳汁也所言水之要緊者在穴之左右繩路水取裀褥下合者是蓋穴如嬰兒嬰兒非乳汁不生穴非此水不成若左右有砂送此水合穴下明堂內而又有逆砂以收之則乳汁得食而生矣所謂來不來金魚水蔭腮是也故近穴水為要緊大抵水貴和平穴水要相當以小穴而朝大水如以嬰兒享食前方丈不能勝矣蓋穴前之水雖朝來不欲冲冲則射破內堂雖順去不欲直直則牽動土牛卜氏曰山如筆笏休裝卦水倒之玄莫問踪言水之來去如之玄之曲折則是顧我欲留又何必問其所去所來之方位故又云山

使歛斜破碎縱合卦例何爲言方位雖吉而形勢若凶縱得卦例無益地理以形勢爲體方位爲用亦以呈卦可以入合形勢必出天然所以形勢爲難所當先也

蝦鬚

乃穴傍近身小水此水從蓋金頂上分從穴前小明堂內合有影無形又謂之繩路水有此水則穴眞是水上分下合如蝦鬚狀似棗核之形上下小中稍大梭肚發露穴坐中間肚上方的是佐穴之水若無此水則穴亦可上可下而非眞矣

金魚水

亦證穴小水書云來不來只看金魚水蔭腮又云趕金

魚先到者收之名金魚者凡魚食水從口入腮出惟金魚食水從兩腮入出自口中是穴前小水取以爲義故曰蔭腮金魚蝦鬚亦有別蝦鬚水星辰垂乳結穴水自蓋金頂上分下金魚水是星辰面上唇突閉水影出兩腮合堂下者其名與形不同而其證穴一也是水爲穴之乳汁乃要緊者故認穴當先察此二水眞則無悞

蠏眼水

是穴傍近身一滴小水乃平陽證穴之水蓋平地出脈多陽既少乳穴則無蝦鬚金魚將何爲據必其出唇圓如蠏臍之傍有一點小水滴下如蠏之眼是爲眞水水眞則穴自眞若無此水則陽散不收而穴亦難定矣

三合水

水雖居四字之末而其力甚重故曰外氣橫行內氣止生蓋言外有橫攔之水斯內有住脚之山山住則氣止聚而穴成矣不然龍行未住生氣何止此水所以要緊三合者繩路水自蓋金頂上分到小明堂爲第一合自宗山分脈水隨父母山行來到堂內爲第二合從祖山發龍水隨龍界入龍虎外三陽堂中會者爲第三合也斯三合水乃本身之血脈與外不同故此水爲尤要緊三合中惟第一合爲最以其近穴也

得水爲上

易曰山澤通氣蓋水無山則氣散而不止山無水則氣

塞而不理二者恆相須五行中各有生旺休廢惟水土自爲一家而不相悖有夫婦之親配合之義故地貴于得水謝雙湖曰來之玄去曲折環抱澄凝只可以言水之善不可以言水之得得之一字必要穴中相逆始可以言得以大地必有逆龍之水小地必有逆砂之流龍逆爲上砂逆次之亦爲切要若無此砂則順水之地水終不得而三分三合之地多順結而力量反有大于逆水者何蓋謝氏之論深有所見但龍水相逆一說似乎太拘曰逆砂之流則盡之矣得水之義以穴得食水爲上如入以手持杯到口爲食若三分三合之水周身血脈榮衛之水交會三陽之內而又三橫九折反覆迴環

穴前則是下砂收緊若無逆砂雖有逆水亦不得食也故三分三合之地不畏順者亦以砂水交固于前也書云元辰水當面直出未可言凶外面砂轉身橫攔得之反吉推之思過半矣

水城

水以城言者蓋城有包護捍禦之力不可輕視管氏謂砂如兵水如城駐兵之地非城不營結穴之地非水不停故曰山界水住住山之盡取之爲城者以其外界山水蓄氣也若得水城纏繞則山勢團聚書云水纏便是山纏是也

水口

水之出處爲水口要緊固水道要逶迤曲折行處貫小潴處宜寬有逆砂以收回利道有禽曜以鎭塞去路捍門雙峰北辰獨雄俾去水不知其流雌雄交配內外齊備水口之善也

水勢水隨山行山界水住山水相因互相表裏內勢欲周外勢欲逆來勢欲寬去勢貴鎖穴前水忌雜胸之兩分明堂水忌兎唇之前裂環遶澄凝爲吉反斜悲鳴爲凶射脇冲胸直牽斜飛並來凶皆三灣九折淵澄湖𣸣俱爲吉水也

水道

山水相配如夫婦之親審五行相替之理考六氣陰陽之分惟陽朝陽以粹陰朝陰而純若不得宮隅之不雜亦惟要生旺之相因大凡審龍行水不雜爲貴得配爲先三合與元空並用穴向與流神同視則自成一家而得通氣之理矣

三奇水

從穴上本山奇門局內看也乙丙丁三奇有水朝來則吉三奇之水是也

八殺水

坎龍坤兎震山猴巽雞乾馬兌蛇頭艮虎離豬爲殺曜宅墓遇之一時休也謂坎山見辰水來尅爲客犯主人口傷凶故不宜來餘倣此

黃泉水（有如庚丁二向所喜坤來之水若放坤水流去卽犯黃泉）

庚丁坤上是也如庚丁二向見坤水爲犯黃泉水凶及驗之已往不然如嘉興屠六僖公祖地丙向巽水朝十世科第湖州茅憲副祖地丁向坤水休甯商山吳氏鼠形乾向辛水來皆極富貴不驗盖乾坤艮巽四維之地居四生四墓之中有成始成終之道爲生死死生之根如乾金生壬水壬水托始于乾是壬得乾以資生乾金佐辛金成終于乾是辛得乾以輔生旺之氣始終之道以是感以是通每相須而不相戾是辛壬二向以乾水來以全生成之功致福何疑艮坤巽以此類推八但未察耳古八立法得其義而著之書後人執其書而迷其

意此所以有黃泉之失也豈知宅墓水切不宜放此方流去放此方則是犯黃泉如丙向不放巽水是也餘倣此

明堂

水合之所書云登穴看明堂亦甚要緊明堂之名一而義有三內中外是也而內堂爲尤要此乃繩路水所合處穴由之而成又爲裀褥有此堂則穴不傾瀉而生氣融無此堂則𨚫下傾倒而氣不蓄穴亦不成矣書云面前傾倒休誇穴好故最要緊所謂有人識得明堂法五百年來一間生正謂要識明堂耳此堂不必太大惟要托得穴住過大則龍虎虛空而氣不翕聚若此堂前得一小砂橫攔過穴而再見中陽之堂則內堂固外堂顯乃大富貴之地若更得外陽砂水相應則三陽備而勢益宏矣曰明堂容萬馬者指中外二堂而言也內堂眞則正穴得而中外二陽具若無內堂而徒以中外二堂取穴者悞矣所謂登穴看明堂者小明堂也要識地之眞假須從小明堂始

三陽

三陽者內陽是第一合水會處貴寬舒忌空疎貴緊密怕逼窄貴員匾忌直長此水無不出之理切忌直流直流則牽動土牛故要有橫攔砂不拘山地只要攔得水住則內陽固矣中陽要圓整不偏斜外陽要團聚無缺

陷三陽齊明十道相稱四神高起八國不虛三關緊閉大小相應六關咸備內外無虧斯眞龍結局之勢也

六建

天地人馬財祿是也中外陽水遶明堂內有六建左來爲天建右來爲地建洋朝當面爲人建本山驛馬方爲馬建本山祿位方爲祿建本山財方爲財建三陽內得此方山起水朝照應穴堂吉在其中亦大龍方有此應

十道

前後及左右輔弼也穴上看四應前後左右打个十字則上下四傍均齊方正無少差謬穴場在十字之中爲得正穴也若十道少欠而三陽不固者小康而已

八國

八國者四正四隅也穴居八國之中八國要起星相應則八風不動穴暖氣蓄而生氣聚焉八國不固則風入穴寒氣散而死機萌焉此皆中外二陽內之山水一方有虧三形不全不可不察

辨眞僞要訣

只入首近穴處節內察之遠龍雖尋常入首數節合格者決爲眞地遠龍雖美入首數節內不吉者決爲假地又須以穴辨之假龍必無眞穴眞龍必有眞穴此乃至緊要的切法也

盤針

凡下針時須用淨水洗淨天地然後下水放針必三換針針針相對始作準否則誤矣針定然後架線量山步水與行注分布須節節下針步步架線看得分明以便消納架線後看二十四位陰陽如陽龍坐陰山立陽向陰龍坐陽山立陰向爲夫妻配合又爲淨陰淨陽古人云此法惟于維可用若支神則不然廖瑀曰龍坐支神穴坐干自可保平安八干四維同一理山與水同使收來山放去水俱見古法雙山三合則以十二支神爲主生旺衰墓因之二十四位分定看其龍之行度七十二龍是何龍起祖屬何五行傳變是何龍屬何五行以至入首審其中生尅以判吉凶何節遇尅斷何代凶何節遇生斷他何代吉每節下針而細推之然其中有雙辰行者有單辰行者單者不必論如雙辰若巽辰雙行七巽三辰則收巽立陰向作用從巽七辰三巽則收辰立陽向作用從辰此古人確論不可貪巽之秀棄辰之罡而失山川融結正氣

龍既審明則是穿了針孔次開金井看百二十龍用何分金六十龍得何坐穴若得金卦俱全爲美如得分金而不得坐穴者謂之得金不得卦得六十龍坐穴而不得分金者謂之得卦不得金皆非全吉青囊經所云九九有氣等語在此二盤內工夫務使九六冲和無相尅伐爲吉故知分金不可尅坐穴坐穴不可尅龍神順尅則吉逆尅則凶生旺則吉休囚則凶

葬法

氣乘風散龍得水止故云葬者藏也欲藏風而得水也藏風則氣聚得水則氣止楊公曰前迎又口聚後倚本根連內結生氣蓄外迎金魚窰準的折十字明暗拱兩邊八面風不動三關水要纏此穴法之要倒杖之妙術也可見形勢當先

方圓

龍要圓圓如珠之走盤橫斜曲直難以方拘取其動而活也穴要方如鬭斧孔移易不動取其靜而止也局勢貴圓則四面環繞拱抱無反逆背叛之砂堂勢尚方則兩傍周正均停無偏斜傾欹之流是堂與穴貴靜而穴局與龍喜動而圓也

四金

葬墳尋穴先看四金四金若眞穴在其中上看毬蓋金突起下看簷合襟圓聚左右看兩脚弓滿是謂四金其形如棗核梭肚坐穴居中不可移易也所謂枕圓對尖眠乾坐濕者此義也認穴自無悞矣

淺深

淺深得乘風水自成故扞地宜淺而深則有水宜深而淺則有蟻諸說俱未的確總之陽浮者宜淺陰沉者宜深斯篤論也又以金銀爐底論者尤妙

土色

立穴先看圓暈開穴先驗土色土色細而堅潤而不澤細潤則有生氣堅則不生蟲蟻不澤則無水患與衆土異而備彩色此眞穴也若與衆土等則穴亦可左可右而非眞矣忌鬆散砂礫乾枯鬆散多生蟲蟻砂礫多生水泉乾枯則地無氣古云五土四備又云黃爲上白次之不宜黑黑多生水又云土山石穴光潤爲奇石山土穴細膩爲佳故葬必求眞土土眞則無水蟻之患欲識眞土開圓堂去浮土但見太極暈起或尖圓如山頭見于土中其土堅細光潤異于兩傍者爲眞土也得土則淺深有規卽金銀爐底是也○安葬永無客水蟲蟻地

震亦不動

和灰法

石灰七黃土豆砂各一和勻以穤米粥或楊桃藤水尤妙要乾濕得宜得土則粘砂堅不裂

理氣陰陽相見論

陰陽相見爲夫婦配合吉爲艮龍扦丙向巽扦辛向兌扦丁向震扦庚向爲夫婦配合故爲相見主福壽永貞之吉又乾龍扦甲向坤扦乙向離扦壬向亦是相見但世以爲陽龍而略之此亦拘牽惟坎癸自拘一方不能乘氣立向故不得與乾坤離同用也立卦配向者審之陰向陽向

淨陰淨陽之說以爲陰龍立陰向收陰水陽龍扦陽向收陽水爲吉否則爲駁雜而凶蓋有陽龍陰向陰龍陽向而反致福者非專形也此三合生旺之法也淨陰淨陽立向而反致福者非專形也此偏左偏右之病也豈知大化流行自有生成之休徵有生成之配合不應若是之區別也有若亥龍扦甲向兼卯乾龍立卯向兼甲午龍艮向兼寅丙龍兼午甲向兼寅巽龍癸向之類雖曰陰陽駁襍實則公孫同類子毋一家乃雙山之妙用出奇之兵也權也如宜興子亥龍扦丑山未向收申子水來放辰乙去則此法也又叢睦汪公冲天木祖地巽龍扦子癸向亦是廖公曰龍坐支神穴坐干自可保平安入干四維

同一理穴與水相視此至正不易之法也

眞僞辨

賴公旅寓集以陰龍爲眞氣陽龍爲僞氣陽龍變陰龍入首爲僞行眞落乘其眞扦陰向陰龍變陽龍入首爲眞行僞落截其僞而穴其眞立陰向曰乘眞去僞此雖先哲之論亦未可深信蓋穴埸生穴自然移易不動若專以陰陽分眞僞之氣陽龍終不發福無是也如此則根陰根陽成男成女之道廢而乾坤毀矣如杭州胡端敏公祖地丙丁行龍轉戌入首扦丙向賴公爲松江董竹岡扦寅龍午向富貴數百年此賴公所自作也陽龍長遠變陰龍短促則陽眞而陰僞立向從陽而消納之

陰龍長遠變陽龍短促則陰眞而陽僞立向從陰而消納之以長短多少分眞僞不以陰陽分眞僞乃至當論也如寅艮雙入從龍俱陰則挨艮扦陰向從龍俱陽則挨寅扦陽向如此則無偏勝之病巒頭理氣兩得之矣可爲乘氣之法則也

貴賤論

玉尺經云貴陰龍而取旺相雖丑未巳猶爲不美賤陽龍而避孤虛縱寅甲申亦見難容不能無疑乃考海角經以艮巽兌爲三吉乾坤坎震離爲五凶靑囊經以震庚兌爲三吉以艮丙巽辛兌丁爲六秀催官篇以亥爲天皇第一龍全重三吉六秀故時師乃有偏重雖智者

亦不能通變以取人之信如朱夫子官坑祖地子癸龍扦午向課云坎離交媾精叉新安汪越國公祖地壬龍午向血食百世萬年茅狀元祖地坤龍癸向績溪胡少保祖地乾龍辰向此類多端余屢試驗方知用五行甲子三局取用千里來龍八尺入首立穴乘氣以此爲的得穴得氣雖陽龍亦發富貴失龍失穴即陰龍反生殃咎蓋三才總一太極一山有一五行自各有一生旺休廢也是陽有陽之生成陰有陰之終始各自有妙用也非陰貴陽賤陰眞陽僞之說也一山之下五位分金是一山之金木水火土五行也一生三而有七十二龍以配七十二候分爲三百六十五度之數而天地之理備矣盤中用三盤針例此天地自然之數三才之象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理氣之妙也

心得要旨終

風水袪惑

肆拾叁册 95½版

風水袪惑

歸安丁芮樸著

葬說

禮記檀弓夏后氏塈周周人以夏后氏之塈周葬中殤下殤曾子問下殤土周葬于園鄭氏注火孰曰塈燒土冶以周於棺也土周塈周也古史考曰禹作土塈以周棺經典釋文何云冶土爲甎四周於棺正義曰夏后氏瓦棺之外加塈周殷則梓棺替瓦棺又有木爲椁替塈周是則漢魏以來之塼椁卽夏后氏塈周之遺制也水經泗水注銍水又東逕七女冢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得一磚刻云項氏伯

無子七女造墎此磚非漢卽魏所作其椁字從土作墎又案晉塼文有卜氏墎太元廿一年求古精舍金石圖永嘉七年八月十五日𩫏古甓齋漢晉塼文考略此𩫏字皆與椁同卽塼墎也古人家塼各自爲之如晉書孝友傳吳逵吳興人家極貧窘晝則傭賃夜燒塼甓朞年成七墓宋書孝義傳王彭盱眙直瀆人家貧力弱無以營葬鄉里各出夫力助作塼故可自刻名氏紀年月日也若塼文曰萬年不敗萬歲不敗與曰萬歲萬年者與慶賀頌禱吉祥之語文字雖同而意義有異後漢書注壽藏謂冢墓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則稱萬歲萬年者亦取其久遠之意不敗者用周易需象之

肆拾叁冊 95½版

44D

愼不敗之言儀禮筮宅命曰無有後艱鄭氏注艱難謂有非常若崩壞也卜日命曰無有近悔疏曰云咎悔者亦謂冢墓有所崩壞也則稱不敗者亦猶是也孟子曰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蓋慈親孝子之所愼以生人之心爲葬者慮也非謂生者也觀斯磚文古義猶存因念其時相墓之書未行所題不敗合於宣尼卜宅安措之旨無後來陰應生人之誕也

二十四向

撼龍經兩云地羅祇有坎山午丁之語不言二十四向明萬厤中徐之鏌羅經頂門針以當時羅經之制主二十四

向而其始莫考禮記檀弓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禮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衞湜集說方慤云南方以陽而明北方以陰而幽人之生也自幽而出乎明故生者南鄉及其死也自明而反乎幽故死者北首凡以順陰陽之理而已三代之禮雖有文質之變至於葬之北方北首則通而行之者皆所以順死者之反乎幽故也朱子山陵議狀云大全集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蓋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之理乎是故聖王制禮經示軌法顯著明文凡葬必坐北

向南有一定之禮東西四維俯無所用而何有於二十四
向哉應劭風俗通曰文選詠懷詩注葬之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
則漢世葬制承三代之禮坐北向南未嘗變易史記鄭世
家正義引酈元注水經云子產墓東北向鄭城言不忘本
也見漢水注案此是晉書杜預傳遺令之語唐書高密公主甍遺命吾葬必令
墓東向以望獻陵冀不忘孝也二者皆變禮初無吉凶之
義夢溪筆談曰地理之書此史部之地理非術數類之書也古人有飛鳥
圖不知何人所爲所謂飛鳥者謂雖有四至里數皆是循
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既列爲圖則里步無緣相應故
案圖別量徑直四至如空中鳥飛直達更無山川回屈之

差予嘗爲守令圖雖以二寸折百里爲分率又立準望牙
融傍驗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鳥飛之數圖成得方隅
遠近之實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八到爲二十四至以十二
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後世
圖雖亡得予此書按二十四至以布郡縣立可成圖毫髮
無差矣據此則羅經殆依倣二十四至爲之歟

後漢書安帝紀注引續漢志乃更六宗祠於戌亥之地祭
祀志安帝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又郎顗
傳注引詩汜歷樞曰神在天門言神在戌亥東方朔十洲記元
洲在北海之中戌亥之地言戌亥而不言乾長洲在南海

辰巳之地言辰巳而不言巽生洲在東海丑寅之間言丑
寅而不言艮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言申未而不言
坤則知以乾坤艮巽稱四維兩漢時所未有祭祀志青帝
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
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光武紀注引續漢書五帝位同
南齊書禮志上馬融梁冀西第賦云西北戌亥元后承輸
蝦蟇吐寫庚辛之域晉書藝術韓友傳可伐七十束柴積
於庚地是以干命方位也後漢書郡國志敦煌郡注引耆
舊記曰國當乾位地列艮墟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十載移
黃帝壇於子城內坤地水經穀水注合成一水自乾注巽

汝水注有青坡廟漢靈帝建甯三年樹碑碑稱青坡在縣
坤地是以卦名命四維始見於此此即宋人飛鳥圖所自
出也

選擇家每日有二十四時亦用此二十四字以子初爲壬
時丑初爲癸時寅初爲艮時卯初爲甲時辰初爲乙時巳
初爲巽時午初爲丙時未初爲丁時申初爲坤時酉初爲
庚時戌初爲辛時亥初爲乾時今時憲書寅申巳亥月宜
用甲丙庚壬時卯酉子午月宜用艮巽坤乾時辰戌丑未
月宜用癸乙丁辛時是也考晉書律秝志中載徐岳議黃
初二年六月加時未日蝕黃初以爲加辛疆又二年七月

日加壬月巽蝕丙作景避唐諱是以干命時也又云三年正月加時中北日蝕十一月加時西南維日蝕言中北言西南維而不言坤則三國未有以乾坤艮巽卦名命時矣隋書律秝志下推日食所在辰術以艮巽坤乾爲次舊唐書呂才傳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始知隋唐之世乃有此稱也案淮南子天文訓曰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加十五日指乙

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

於午言報德之維常羊之維背陽之維號通之維是僅用干支而不聞以卦名配入舊唐書音樂志二昭宗時張濬謂宮縣之制陳鑄鐘二十架當十二辰之位甲丙庚壬各設編鐘一架乙丁辛癸各設編鐘一架合爲二十架樹建鼓於四隅當乾坤艮巽之位以象二十四氣則唐季始有此二十四字以稱方位然伊川程正公下穴昭穆圖分二十四位用八卦坎離而不用子午黃帝宅經分二十四路乾位曰天門巽位曰地戶坤位曰人門艮位曰鬼門宅經爲唐宋人所作可知此時並不全用二十四字如今羅經所爲也近世術士尋流逐末惟知將此二十四字徑謂風

水而設矜爲獨得之祕衍成歌訣故作隱語而不用其所從來予故詳溯原委以著羅經依倣之由非謂其有當於葬法而具錄之也隋書王劭傳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爲字而上奏曰其大王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蕭吉傳艮地鬼門西南人門吉者有宅經亦見新舊唐志爲此書所本也案周禮大司徒疏引河圖括地象曰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後漢書郎顗傳詩氾厤樞曰神在天門言神在戌亥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馬總意林引論衡曰天門在西北地戶在東南地最下者揚兗二州洪水之時二土最被水害吳越春秋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論衡訂鬼篇引山海經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獨斷亦有此文作東北有鬼門又爲此天門地戶鬼門之所本其所謂人門者未詳所出宅經用此別無深義亦不過取其字面以代方位耳

指南針

指南針亦曰子午針見文山集贈魏山人詩未詳所起毛詩公劉既景迺岡相其陰陽毛云既景迺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鄭云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疏云日景定其經界者民居田畝或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居山之脊觀其陰陽則觀其山之南北也大名則山南爲陽山北爲陰又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毛云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鄭注土圭

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測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又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春官典瑞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又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考工記玉人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之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注極星謂北辰疏云前經已正東西南北恐其不審猶更以此二者以正南北言朝夕即東西也南北正則東西亦正故兼言東西也晏子春秋內篇雜下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困學紀聞云樞星即極星是三代時見於經典者惟

有揆日瞻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未聞有指南針觀毛君鄭君之注則兩漢亦未有也考夢溪筆談雜誌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水浮多蕩搖指爪及盌唇上皆可爲之轉運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懸爲最善其法取新纊中獨繭縷以芥子許蠟綴於針腰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本草衍義亦載有此說又云以針橫貫燈心浮水上亦指南觀沈存中寇宗奭之言當時第知作指南針之法而不言用於羅經則其所未見又可知矣乃今術士輒曰羅經創自黃帝顯於周公其言於古籍無徵惟指

南車或以爲作於周公見宋書禮志宋史輿服志古今注等書或又稱始自黃帝見宋史黃帝內傳古今注等書與車自是兩器各各不同考晉書輿服志司南車一名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爲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運而手常南指大駕出行爲先啟之乘其制法具在又詳見宋史輿服志其謂指南車始於黃帝者出黃帝內傳是書漢藝文志隋經籍志俱不載後世僞託不足爲證考漢書地理志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初學記引譙周古史考黃帝作車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黃帝始作舟車案周易繫辭下黃帝堯舜氏

作刳木爲舟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故後人皆歸
之耳班氏以後之說皆取諸此然第曰作舟車非指南也
其謂周公所作者意林引物理論指南車見周官而周官
無指南車之文魏博士馬鈞始曰古有之見三國志杜夔傳注引傅元序
及事類賦注引魏書馬鈞傳晉代又有指南舟見宋書禮志初學記器物部引晉宮閣記有指
南舟皆不言其所創始而術士謂指南針始自黃帝周公則
更屬妄不足究詰矣

先天八卦

先天八卦宋儒之說也自有明中葉士子專習周易本義
而本義首載九圖胡東樵易圖明辨言之詳矣錢竹汀養

新錄云八卦方位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北方
艮東北見於說卦傳坤兌次於離後乾前則坤西南兌西
方可知也伏羲始作八卦以木德王傳云帝出乎震謂伏
羲也然則說卦傳所言方位出於伏羲所定萬世無可變
易之理而後儒私造先天一圖託於伏羲欲駕文王孔子
而上之傎到甚矣樸案論衡難歲篇立春艮王震相巽胎
離沒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
有死囚之氣乾坤六子天下正道伏羲文王象以治世文
爲經所載道爲聖所信據此卽說卦傳之方位而云伏羲
文王象以治世則羲文八卦同此序位漢人已言之矣宋

以後儒始有知者況於術數家乎今之羅經先天八卦一
爵必明人習見易圖所爲無疑矣而近時言風水者汲汲
於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果何爲也哉

郭璞葬經

趙宋以來言風水之術皆以郭璞葬經爲鼻祖術家不學
固無足怪而儒學無論信之者闢之者莫不援爲口實余
以爲郭璞非風水之術也葬經非郭璞之書也葢其僞有
顯然者晉書郭璞傳具載其著述而不言有葬經其僞
一葛洪神仙傳亦具載郭璞著述並無葬經其僞二隋書
經籍志不著錄其僞三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俱

不著錄其僞四六朝以後相墓書盛行者則有青烏子相
冢書又有五姓相墓不聞郭璞葬經之學其僞五撼龍經
疑龍經謝文節公以爲楊救貧所著書中絕不言及郭璞
亦不引及葬經則爲楊所未見其僞六迨至宋書藝文志
始載有郭璞葬書一卷容齋隨筆云世傳錦囊葬經爲郭
所著讀書後志云世傳葬書之學皆云無出郭璞之右者
今盛行多璞書也則宋時風水書無不託名於郭公然自
晉以來七百年中無人稱道之書忽出於趙宋人之口何
祕於前而泄於後耶夫古書日亡而日少郭璞風水書僞
愈遠而愈多其爲宋人誤讀璞傳因而傅會假題璞名概

可見矣其僞七晉書本傳所載卜葬母地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世說新語並載其詩曰壘壘三墳唯母與昆則璞自二兄祔葬）卽此一事正與葬經界水則止得水爲上之法相反足見其僞占事知來之術非若葬經相其山岡風水之言且本傳明云璞好經術博學高才受業郭公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則青囊中亦何嘗是風水書耶本傳又云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云郭氏洞林上中下三卷斷法用青龍朱雀勾陳螣蛇白虎元武六神及太歲諸煞神時日旺相等推靈驗無比又云大抵只用卦爻不假文字然錐以說相葬法行符厭勝之術往往流於技藝而易道日以支離卑下矣）則卜葬之法亦在洞林書中別無葬經其僞八郭璞卜筮之術與地師風水之術判然兩途郭璞雖能前知而有一定之數不可移地師則謂吉凶可趨避故葬經奪神功改天命之說斷斷非郭璞所爲其僞九余故曰郭璞非風水之術也葬經非郭璞之書也大抵流俗溺於所聞人自不察耳試以余言反復思之其亦可以恍然悟矣

葬書青龍白虎朱雀元武等句乃竊取管輅之言（見三國魏志方伎傳水經穀水注引管輅別傳）不知管輅隨軍西征行過毋丘墓而有是言此其知來之術未嘗指山岡形勢而言非相墓之學也

案曲禮曰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氏注以此四獸爲軍乘象天也疏云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也何允云如鳥之翔如蛇之毒龍騰虎奮無能敵此四物崔靈恩云此謂軍行所置旌旗於四方以法天是則管輅卽據軍行所見而言此正所謂不假卜筮而知吉凶者也與風水何涉乎作葬書者不知軍陳象天之義以爲凡墓皆可稱之遂粉飾其詞術家沿誤至今甚屬無謂（魏志方技傳注引管輅別傳弟辰曰魏晉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爲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又曰輅分蓍下卦用思精妙方技傳評曰管輅之術誠元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然則管輅並非風水之術而宋史藝文志補有管氏指蒙胡仲子翰謂指蒙非輅所作亦是僞書）

青囊經

世所傳蔣大鴻地理辨正天元五歌等書卄有餘種撮爲今時地師所尙茲不暇具論第以辨正一編言之皆僞書也凡相墓書之名青囊者始於宋人唐以前無有也此附會郭璞傳語爲之不知璞傳所云青囊中書明言是五行天文卜筮之術並非相墓之書（晉書顏含傳有童子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此則青囊是藥囊矣古今注青囊所以盛印此則青囊是印囊矣）檢勘其詞皆掇拾宋儒之說如周子太極蔡西山圖書及宋代始出之葬書等星補湊綴緝成篇所謂後人皮傅無所容竄者也而題曰黃石公授赤松子將誰欺乎其謬妄無容置辨毛西河答張

鶴門論九宮書嘗斥其非竊怪大鴻與西河交豈不聞其緒論歟

楊曾書

風水之術大抵不出形勢方位兩家言形勢者今謂之巒體言方位者今謂之理氣唐宋時人各有宗派授受自立門戶不相通用今考楊筠松書未免有疑竇撼龍經專言形勢分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左輔右弼九星疑龍經亦然其所謂九星者特取譬之假象耳漢書賀奉傳有貪狼廉貞之文而非星名王逸注楚詞有九魁謂北斗九星之語而不詳其名惟道書所有北斗九星之名

與此俱同蓋龍經所本也九星一天蓬二天芮三天衝四天輔五天禽六天心七天柱八天任九天英見素問刺法論本病論及太始天元冊文王冰注又見抱朴子內篇登涉引遁甲中經舊唐書禮儀志四引黃帝九宮經及蕭吉五行大義而青囊奧語有巨門破軍武曲貪狼天玉經有貪巨武輔都天寶照經有輔星貪狼皆屬方位謂之挨星又謂之元空地理錄要已覺挨星之謬而不知龍經九星自出道書又不知挨星非楊所作青囊序都天寶照經所稱羅經皆主方位而撼龍經云不比尋常格地羅曰不比曰尋常蓋輕賤之詞詎其倬曰楊公已明言非方位之說是也青囊序言五行凡四見青囊奧語言五行凡二見天玉經言五行凡十一見而撼龍經云龍家不要論五行此皆顯然舛異者也青囊序云晉

世景純傳此術青囊奧語云又見郭璞再出現不知郭璞葬書晚出非楊所及見又云顛顛倒二十四山有珠寶順逆行二十四山有火坑此元陳致虛之語乃丹家脩鍊之術也參同契注云子南午北者顛倒五行也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所以水火互爲綱紀方能既濟也又云太極分明必有圖此亦宋以後人之說都天寶照經科名榜眼及神童榜眼之名始於宋見宋史陳若拙傳及王元之小畜集定制於明見明史選舉志又云若有聲爲數錢水此宋陳湜之語泊宅編陳湜傳法於風僧哥時時語人災祥十得七八湜未嘗識鄭氏故廬忽謂鄭同曰君宅前水舊是數錢聲今變爲呵喝聲矣鄭素高貲至是散盡而長子滲宣和辛丑上舍登第均係宋元明之故事楊筠松何緣得以預見又曰楊公妙應不多言再則曰楊

公妙訣無多說一則曰筠松寶照眞秘訣再則曰記取筠松眞妙訣自稱楊公自稱筠松亦與龍經之稱龍家不類撼龍經稱龍家凡八見疑龍經一見非一人手筆也其依託之跡即於書內灼然可驗且楊筠松地學宗派自宋迄明爲人所道者皆是巒體則理氣非楊學略舉數條左證其僞文文山集云黃鼎文煥甫乃祖贛風水名術也大概煥甫之術以爲祟岡複嶺則傷於急平原曠野則病於散觀其變化辨其融結意則取其靜勢則取其和地在是矣其曰祖贛風水者祖楊曾之法也此則明言傳其法術是巒體矣義烏王褘青巖叢錄云後世言地理之術者分爲二宗一曰宗廟之

法始於閩中其源甚遠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爲說主於星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不相乖錯純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尅之理其學浙閩傳之而今用之者甚鮮宗廟之法理氣派也卽青囊序所闢者案陸游入蜀記云說者以爲鍾阜山得庚水爲宗廟水近人作直解者云宗廟二字是五行之名號陋矣一曰江西之法肇於贛人楊筠松曾文辿及賴大有謝子逸輩尤精其學其爲說主於形勢原其所起卽其所止以定位向專注龍穴沙水之相配其它拘忌在所不論其學盛行於今大江以南無不遵之此則明言楊曾授受是巒體矣宋書后妃傳泰始四年詔有司曰崇憲昭太后脩營陵地大明之世久所考卜詳考地形殊乖相勢此相墓言形勢者之始隋書經籍志云梁有五音相墓書五音圖墓書五姓圖山龍此相墓言方位者之始至宋南渡後亦尚行朱子山陵議狀云臺史必取國音坐丙向壬之穴朝野雜記云所謂國音者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冢宅向背各有所宜王禕所錄不過據當時所行言之其宗派源流章章可考楊術之爲巒體非理氣甚爲明確又直齋書錄解題載有龍髓經一卷疑龍經一卷辨龍經一卷云皆無名字多吳炎錄以見遺江西有風水之學往往人能道之疑龍經有云龍髓經中究至理則龍髓經亦其所撰卽謝觀山所謂楊君南川誦楊救貧所著三龍經極熟者也則龍經爲楊筠松之書尙是宋人相傳之本而青囊奧語青囊序天玉經都天寶照經諸理氣書考宋史藝文志及晁公武陳振孫兩家書目皆不著錄其爲僞撰無疑焉其倬曰世傳楊公諸書皆後人僞託惟撼龍疑龍二經是眞書乃是先得我心之言

蔣大鴻謂

風水元運之法說者謂其出自明初甯波幕講僧唐時本無此派蔣大鴻侈談風水以元運爲易學其言曰上古野葬易以棺槨孔子取諸大過明示澤風之象以敎後人風水擇地之旨如此解易雖京房焦延壽諸家不能窺破況近代楊賴輩乎由斯觀之不但聖人之易毫無所見卽術數家支派似亦未聞今楊賴相墓之術何關解易推尋其意當指辨正所編之僞書而言然元運之法不過陰據皇極經世而推演之並非易經本義朱子語錄謂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綳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與易自不相干又謂康節之數皆一定而不可易然聖賢不曾主此說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蔡九峯洪範皇極內篇曰以數爲象則畸零而無用太元是也以象爲數則多耦而難通經世是也趙緣督革象新書以康節元會運世之數譏其不可準謂以諸家術求皇極之元不特七政無總會之事抑且散亂無倫是邵子之書早爲通人所議況輾轉稗販附會風水之術者乎實於易義邈無千涉言易而竄入風水非惟聖人作易慮不及此卽邵子亦豈料其

風水祛惑　月河精舍叢鈔

未流至此耶考焦延壽京房之學其源實不出於經師延壽自云嘗從孟喜問易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劉向校書以諸易家說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見漢書儒林傳）延壽撰有易林占候一派實自焦氏始京房撰有易傳雖以易傳爲名而絕不銓釋經文亦絕不附合易義後來錢卜之法實出於京氏裴駰注史記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然則京焦之學亦非解易之書又非風水之術所可比擬豈得同年而語哉至云孔子教後人風水擇地可謂侮聖人之言今閱其書自

稱眞仙傳授詭譎之談殆類道家授法不出術家習氣然其飾以易文故儒者亦信從焉昔人謂天下之小術無不借易以爲說蓋萬物不離乎數而數不離乎奇偶隨意牽合無所不通故淺陋之術皆得假聖人之糟粕以爲精深所以眩惑斯人而取售於世小術之中風水出於晚近之世尤爲卑下不足道也

蔣斐階字馭閎後更名平階字大鴻嘉善縣學生

風水稱謂

唐宋已後地師稱爲堪輿家考周禮占夢疏堪輿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於寅陰建在戌又引鄭志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史記日者傳武帝聚會占家問某日可娶婦否堪輿家言不可後漢書循吏王景傳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家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集爲大衍元基魏書殷紹傳上四序堪輿表曰歷觀時俗堪輿八會逕世已久傳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備悉或考良日而值惡會舉吉用凶多逢殃咎論衡譏日篇堪輿歷諸神用事之日也太平御覽引風俗通堪輿書云上朔會客必鬬爭漢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列於五行隋書經籍志則作堪餘皆日辰之書也又周禮保章氏鄭注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

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然十二次分野之書漢隋各志列於天文並與風水無涉此其稱堪輿者誤矣又稱之曰陰陽家考漢志諸子類有陰陽一家其書不傳兵書類有陰陽一種而皆非風水之書左傳昭九年疏云陰陽之書有五行妃合之說又十八年疏云陰陽之書有五行嫁娶之法北齊書方伎宋景業傳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隋書蕭吉傳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禍慶又云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陰陽書不得臨喪舊唐書張公謹傳有司奏言準陰陽書日子在辰不可哭泣

又為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哀安避辰日遂哭之德宗紀貞元十五年四月丁丑以久旱令陰陽人法術求雨禮儀志　景龍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祀圜丘陰陽人盧雅侯藝等請奏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為吉會又術士匡彭祖上言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請每於四季月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議歸崇敬曰彭祖憑候緯之說據陰陽之書事涉不經乃寢李義府傳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為義府望氣俱與風水無涉此其稱陰陽者誤矣又稱之曰形家漢志宮宅地形雖列於形法其名稍近然形法所列兼相人相寶劍刀相六畜則相宅尚

非專名水經洣水注形家言其勢王指都邑而言其非相墓之謂也此其稱形家者又誤矣案後漢書酷吏董宣傳公孫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潛夫論卜列篇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門論衡四諱譏日辯祟難歲諸篇屢稱工技晉書皇甫謐傳篤終論無問師工無拘俗言南齊書劉昭皇后傳歸葬宣帝墓側門生王滿與墓工始下鍤南史柳世隆傳墓工圖墓則東漢之相宅六朝之相墓俱稱之曰工猶之乎相人者稱相工（見後漢書章德竇皇后紀）占事者稱占工（見魏書蔣容胤傳）之類晉書羊祜傳有善相墓者魏舒傳相宅者藝術韓友傳能圖宅相家南齊書荀伯玉傳善相墓者南史宋武帝紀時有孔恭者妙善占墓齊高帝紀宋明帝遣善占墓者高靈文往墓所占相昭明太子傳有道士善圖墓杜崱傳梁元帝敕圖墓者惡為之虞玩之傳唐寓之父相傳圖墓為業（又見南齊書沈文季傳）陳書吳明徹傳時有伊氏者善占墓北齊書陸法和傳為人置宅圖墓隋志所載有相宅相墓圖墓之書然則當時只有此稱後世稱為堪輿陰陽形家者竊取他術之名以示尊重欺世又稱相墓為地理案漢書班固因禹貢周官職方氏作地理志齊陸澄合山海經已來六十家謂之地理書又撰地理書抄梁任昉劉黃門俱有地理書鈔並見隋志所謂地理

者載天下方域山川風俗物產也非如術家沾沾於一邱一壟某水某山其稱地理不過張大其術耳至風水二字始見於宋儒之書司馬溫公葬論孝經云卜其宅兆非相其山岡風水也張子全書葬法有風水山岡此全無義理不足取伊川程子葬法決疑今之葬者謂風水隨姓而異此尤大害也外此未之前聞葬書有云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故謂之風水其書出於宋世故也

風水異尚

余觀隋唐宋志所載相宅相墓之書梁有隋亡隋有唐亡唐有宋亡旋生旋滅有若浮漚旋滅旋生又幾如埽葉六

朝以降習俗異尚無有一定以此見其術之不足重輕也
惟宋志中僞郭璞葬書猶存（隋書蕭吉傳引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此五姓之說非今葬書所有也新舊唐志有葬經八卷又十卷皆不著名氏蕭吉葬經二卷新志由吾公裕葬經三卷今葬書僞題郭璞名）書雖僞託而言有不可廢者如土厚水深之言（詳前說）本左氏傳乘生氣生字本大戴禮記凡地形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之文（又見淮南子及王肅家語）雖其出處不爲葬地而言援用頗有義理不失孝子事亡如事存之意葬爲死者慮非爲生者也呂氏春秋云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蟲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戰國楚策安陵君曰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此雖幸臣固寵之詞然彼

風水祛惑　　月河精舍叢鈔

亦知蟲水爲地中患之故漢書成帝紀詔以昌陵卑下客土疏惡不可爲萬歲居史記淮陰侯傳韓信葬母行營高敞地（漢書韓信傳敞作燥）後漢書馮衍傳地勢高敞遂定塋焉古人之擇地如是而已伊川程子深明此意其記葬事曰求安之道思之至矣地中之事祭之詳矣地中之患有二惟蟲與水而已所謂毋使土親膚不惟以土爲汙有土則有蟲蟲之侵骨甚可畏也草廬吳文正孝經章句曰中州土厚水深不擇猶可偏方土薄水淺凡地不皆可葬苟非其地尸柩之朽腐敗壞至速與棄而委之於壑同孝子之心忍乎此言得安措之實義竊願與凡爲人子者共勉之毋徒執虛誣僞書自詡祕訣也

新舊唐書方技傳有黃州僧洪者善葬法洪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連譬身瘡疖補它肉無益也此說本無可取因思今人酷信風水培土築墳乃與葬法有大謬不然者而術中早已論及矣故援其說亦足以破之漢書所謂妄爲巧詐積土增高者也

附錄

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爲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西益者禮記曰南向北向西方爲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曰不西益者恐動之耳審西益有

風水祛惑　　月河精舍叢鈔

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太平御覽五百六）

徐逸別傳曰逸字仙民舉世諮承傳爲定範皆疑歲神在卯此宅之左即彼宅之右地何得拘忌逸以爲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背朔非爲定體（同上）

呂才傳葬篇曰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爲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質遷不可知石泉顙齧不可常是以謀及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於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爲妨禁以售其

術附妄憑妖至其書乃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月而已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爲赴弔遠近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葬謂之殆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又曰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君子善之禮卜先遠日者自末而進避不懷也今法已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禮周尚赤大事用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大事者何喪禮也此直取當代所尚而不擇時早晚也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簡公於是司墓大夫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卽平旦而堋不壞其室卽日中而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按法葬家多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此葬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謂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法曰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修促子孫蕃衍葬可招也夫日愼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而祚乃無永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也若敖絕嗣於荆不關葬得凶也此葬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據五姓爲之古之葬並在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域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爲哉然劉之子孫不沒不絕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爲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於仕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爲葬師所欺忘擗踊荼毒以期徼幸於是相營隴希官爵擇日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謂同屬不得臨壙吉服避送其親詭斁禮俗不可以法七也唐書一百七

司馬溫公葬論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必從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之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無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時月日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日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變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

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
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
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
始有棺槨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
信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
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
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為
葬師為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女能用吾
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於是
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時日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

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
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
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
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
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
陽家立邪說以惑眾為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為諫官嘗奏
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為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
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
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程正公葬說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之所

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
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為地之
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子祖孫同氣
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
之方位决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
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
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
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五患既慎則又
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
脂塗棺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

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啟穴也出母不
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redacted]
吳澄贈朱順甫序葬師之說盛於南方郭氏葬書者其術
之祖也蓋必原其脈絡之所從來審其地形之所止聚有
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然後能乘地中之生氣以養死者
之骸骨俾常溫煖而不速朽腐死者之體魄安則子孫之
受其氣以生者不致凋瘁乃理之自然而非有心於覬其
效之必然也若曰某地可公可侯可將可相則術者倡是
說以愚世之人而要重賂焉者也其言豈足信哉北方之
地平曠廣衍原隰多而山林川澤遠其葬又與南方之術

異惟通達者能推而用之適彼此之宜而不執滯近見北方士大夫仕南方惑於南師之說歸用其說以葬其親往往可笑曾不如其土世不通於術而用古禮以葬者之為得也司馬公及程子之所謂葬師以方位時日論吉凶則不過陰陽家選擇之一技於其地理無與也（吳文正公集）

張居正葬地論世言葬地能作人禍福謂葬得吉壤家必興隆得惡地家必衰替若影響桴鼓之符應者悉妄也夫人死則精神消散魂氣飛揚其奄然僵臥者體魄也譬之人寐則陽神出遊觸感成夢當其夢時栩栩然不知身之在於床第也人死大夢也不復覺者也易稱精氣為物遊

魂為變精魂氣也故能感而適靈變而化物是以人稟正氣之厚及強死而氣未散者類能為鬼神作禍福若體魄塊然無知與土石等耳雖得吉地豈能使之通靈乎故古不墓祭以為祖考之神靈不在於是也詩言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傳言忠臣義士聖賢之流死或為五星之佐故傳說栖神於箕尾蕭何降精于昴宿記言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夫以死者為有知則其靈在魂而不在魄靈既不在是又安能司人之禍福夫子之情豈不皆欲子孫累世貴顯富厚不絕哉方其生時魂強旺智能思力能行然欲

為子孫圖慮長久亦有不能盡如其願者死後枯骸乃能庇覆其後人乎若謂憑藉地靈乃能垂蔭後世凡欲為子孫計者速死而已惡用生為乎書言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斯天道也然亦有不盡然者今曰家之興替皆係于葬之吉凶則人欲避殃而趨祥者惟取必于地而已又惡用作善為哉且災祥禍福之柄既係于地則彼蒼蒼者又將安所司乎天包乎地地不能大于天災祥善戾之感在天道猶不可必也而況于地乎上古人死則舉而委之乎壑後乃歸而掩之當其委壑之代人亦有貴有賤有榮有枯有貧有富有

壽有夭彼無葬地也是又孰為之乎旃裘之國親死則棄之于野經月不視俟虎狼野獸食盡以為送終西方之俗盡從火化彼諸國人亦有貴有賤有榮有枯有生有死有貧有富又孰主之乎今吳越之間有水葬者魚鱉之腹人之邱隴也彼其子孫亦有通顯貴盛累世富厚者是又孰為之乎黃帝葬于橋山藏衣冠耳堯葬濟陰坎而不墓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王季葬楚山之尾欒水嚙其墓見棺之前和而文王不以為戚魏惠王將葬雪深及牛目反棺而旋改期而葬彼皆身為帝王而葬禮如此然其子孫為天子諸侯歷世享國者千有餘年此其尤大彰

明較著者也至若匹夫編戶之氓貧窶窮約或掩骼胔印寄悠叢塋而子孫崛起纍貴者又不可勝數也是遊何術哉上古死而不葬中世葬而不墓近古墓而不擇地不拘時日今之言相地卜兆者皆叔季希覬之私謬妄無稽之論也且青烏之書始于郭璞彼固精于其術者葬其親也宜得吉壤善地而身爲王敦所殺後裔無聞若曰災禍之來有必不可逃者則人之博求吉地欲以避殃致祥者又胡爲者哉近世言堪輿者皆宗江右曾楊二姓今江右之區貴門世族踵相接也乃二姓之後未聞有顯者彼其祖何獨不求一善地以自庇其後人乎又何工于爲人謀而

拙于自爲謀乎若曰地可遇而不可求則人亦惟遇之而已何以求爲夫人固有未得吉地而顯貴已得吉地而衰替者禍福之應然乎否耶至如江南巨室停喪待地有子不葬父孫不葬祖者纍纍淺土或被盜發或因山興訟遏貴求勝至于滅門逃死而後已者將求之福尚屬杳茫見前之禍輒已蒙被可嗟愚哉可悲也已或曰瘠沃之壤異實必茂剛鹵之區根荄靡託物理如此何得言無地脈乎此殆不然也夫地之美者以其能生物也然使樹枯木朽株于其間亦未有能生者矣今言地之善者能使枯骨復華僵屍再起乎若謂風藏氣聚則體魄安妥或閱千百年

而不化不則有風吹倒轉蟲蟻嚙食之變使死者體魄不安禍及子孫此大惑也夫人死枯木朽株耳雖不化奚益戰死之人暴骨草野肉飽烏鳶而其子孫亦有富貴顯赫者安在其能貽子孫之禍乎且體魄無知亦無安與不安也或謂古者建都立邑皆必擇形相水泉故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今民間作一室猶必求向背之利納陰陽之和何獨陰宅可無擇乎此又不然也夫建邑築室爲生人計耳故必擇形勢相水泉擇向背納休和而後生人蒙利體魄無知何所愛憎乎又何關于生人之休戚乎或謂術家之說往往多驗苟無其實安能逆覩于將來乎此

又不然也夫相地之法如射覆然未有的然知其中之所存者也有地于此使三人視之一曰吉一曰凶一曰先凶而後吉或先吉而後凶而貴賤榮枯貧富壽夭者生人之所必有也地出于吉則言吉者驗出于凶則言凶者驗矣出于先凶而後吉或先吉而後凶則言先後者驗矣而世皆傳其驗者不傳其不驗者故謬悠荒唐之說不脛于人而臆度幸中之談獨存于世況術家者流每挾奇以詐俗飾淺以驚愚而流俗之見未有不惑于禍福之說者故其術雖窮惡在其爲多驗乎或曰禍福之說固不可以是拘拘爲也然以祖考之遺體委而棄之略不加意于心倘能

忍乎子之言葬也如之何曰葬者藏也欲人弗見也入死則厝之于草莽之中耳乎衍窮與茲焉尤藏毋居險厄恐其崩也毋近水澤恐其陷也掘地爲坎衣周于棺土周于槨反壤樹之一瞑而萬世不視矣其速化耶吾烏乎知之其不化耶吾烏乎知之其化與不化又何足休戚耶反哭而虞設主于室奉神靈而來孝思焉而送終之事畢矣若夫世之延促家之隆替命也吾何知焉君子強爲善而已矣

陸世儀曰江君逖問風水之說理有之乎曰山水是天地精血其廻合會聚處自有真穴所以古人建都必擇善地

然人子葬親又自有說擇地次也其要次在立心立心欲親之體魄安不至有水泉螻蟻之患此天地之至情也如是者得善地而富貴應之立心爲求富貴或停柩不葬或欺詒侵奪此人欲之惡念也如是者雖得善地而富貴不應焉譬之種植人心則種子之善否也風水則土地之肥磽也種子善雖瘠土未嘗不生種子不善雖極肥之土未有種草而得豆種稗而得穀者所以儒者重心術不重風水 思辨錄

先大父敦甫公簡以持身不事科舉嗜學於書無所不覽布衣蔬食終其身所著書被兵燹多散失無存風水祛惑乃 先大父手葉偶寄存他處得全每念流俗無知惑於術士風水之說託言求吉地不得有積年停喪不葬者有惑於他說已葬而復遷去者有先世祖墓損壞力能修葺而未舉者豈知家道盛衰自是循環之理人命脩短有定而盡諉之風水可乎惡習相沿牢不可破讀是書者發蒙振瞶其亦可以恍然悟矣孫男寶書敬識

風水祛惑終

地理驪珠

檀几叢書卷三十四

武林　王晫　丹麓輯
天都　張潮　山來校

地理驪珠

新安張雲波恬著

余二十年前著地理十三篇越十五年著五氣篇附刻砂圖序記今齒力漸老厭棄塵勞然於山水之樂未嘗稍廢春秋必策杖推巍追踪名勝惟炎夏則衡門憩息嚴冬則小閣附爐及是㫁暇爰著地理驪珠非敢矜奇炫長蓋小嬪自明不能不一發其胸中所見也所恨僻處山鄉而高明來遊者不少槩見木石鹿豕未易談心農叟田夫難乎闡爰因之筆疏墨舞遂成短句三十六章不自鄙陋貴以問世不識點首而領之者何人古人三年尋一龍十年點一穴蓋言脚步眼力由漸而進必遲之又久始稱慎重然苟有人焉志氣攻苦加以親師取友之益真積力久自能一朝頓悟指顧得之亦何三年十年之曠日持久哉是篇名曰驪珠者

蓋襲時講究尋龍點穴之理癖作毋寧思慕憂勞如探驪龍項下之難今二十年來自信有矩有獲譬之修道之士頻年希求一旦虛室生白豁然見性詎不謂之得其珠乎三十六章具在大抵發古人之所未備者自謂一得之明故僭擬之如此

從來結穴真龍不論節數長短由幹龍分形而來俱有因龍身起星峰行度之轉變而作擁背之勢然後成辯頭融脈絡化生氣結穴場若無擁背之勢便是槐梓介庫山脚之類非真龍也縱或小有所結必無力量

龍看左右落穴看左右托其到頭往往潛踪隱迹故須看左右棲囟以求穴場之秘秘則秘矣然而山水僥妓之情形勢向背之意自有一段默相隱藏之處必不拋頭露面而中中正正結穴於龍背龍頭之上者也亦間有蛇形虎形獅形結於王字正中之處此詰穴辯頭之後必是旋轉斷非擁背而來其上聚蓋穴亦有擁背者必列面開窩化氣結金盤形金盆形銅鑼形其間分合小砂小水自成條理未有直脊如

頭如背上不分微茫界水[illegible]一滴蝦眼而成可
上可下可左可右之疑穴者

結穴之情貴乎出煞龍脈棲閃擺折而落穴其出煞
也最淨凡龍身左顧右盼無非脫粗出細惟其脫粗
出細始能煞氣銷鎔吉氣鍾聚庸眼不知變化專在
出煞股頭尋穴是以多凶少吉人能於棲閃中求之
思過半矣然欲求棲閃應求百死一生之活動百動
一靜之生機再求生氣精光之理方可造進若不諳
生氣精光又未有不錯踹於出煞股頭亂鑿於撓棹

山脚開者矣

後有來脈化氣成穴氣後之脈隨龍而至前無去脈
二砂二水交合而止其脈其氣止而不再前行者也
若有餘脈前行便是交合不清脈止不明矣

三分三合此第大槩之言耳非謂凡穴俱要三分三
合非謂大地俱有三分三合凡結真穴一分一合者
居多但一分一合須在微茫之中求其清徹耳

若湧若突則氣到非謂如岡如陵之湧突也大者如
蠶筐小者如餚簸如乳如拳變化氣塊擁聚而成其
紋理必細密其土皮必堅固此精光露形之驗也其
精神自湛然其苔蘚自鮮然此精光露色之徵也有
眼者自能識之

空手把鋤頭四言雖是禪家偈語然於點穴機關甚
是符合蓋農家把鋤赴場赴圃必置鋤於左右肩上
以一手把之斜側而行今遷穴之道必左右耳乘氣
倒杖放棺如空手把鋤然步行騎水牛者孩兒頭之
後必然分劈界水如騎牛者兩脚跨牛背而分開見
牛角砂在前彎彎收轉是也人從橋上過者其來脈

却從仙人橋上透地而入穴橋流水不流是橋上氣
脈必流動而入穴穴前之水則止聚而凝注古人以
此四語証穴所謂郢書燕說斷章取義未為不可後
人非之誠不知而妄議者也

凡結穴處必看護穴微茫砂水其砂水股明股暗如
魚腮然其坐向須枕暗邊向明邊其向首仰收先到
明邊之乳汁水所謂得水為上是也

凡真穴開口口前必有唇褥下托如人口下有頦腮
之狀若無唇褥便是空口虛窩非是真穴

得水爲上得下手界水或大或小或長或短以上堂
到日有情爲得也
藏風穴之穴者即孟子氣穴焉之穴謂得下界水固
爲要緊而藏風亦要緊也上下兩旁必要護穴砂去
水邊風吹不得來水邊風亦吹不得也筆木有水來
自左無左亦可水自右來無右亦栽之說此指龍虎
山而言則可若護穴親切之砂斷不可無是以於得
水爲上而即繼以藏風穴之二者俱不可缺也
二砂二水牛角砂兩旁彎彎交來兩交之中如蟹眼

之水一滴聚於穴前是也蟬翼砂兩邊曲直夾來其
中之水隨砂各股而至未免稍直如鰕鬚之形是也
乘金相水穴土印木乘金者承金字撒納之下而點
穴乘坐於金字之中相水者兩旁相其界水孰明孰
暗先到先收土者坪也不論高山陡坡凡結眞穴之
處必有小小輪暈如太極圈子即高陡之中必然有
些子平坦取穴於此謂之穴土也既得其穴取平尺
寸理定分經將棺木放於善宿吉度之上如印砂書
泥分毫不爽木者即登木而歌木若以美之木今以
木而審定分毫尺寸斟然坐於吉度謂之印木也羣
本以兩旁蟬翼砂爲木應證爲印理欠通達
縱頭中正結穴其上必另生剪觀脂小小星辰在此
小星辰上中下三停認取一停立穴若斜側之脉結
穴粘骨粘肉而生氣化須看骨下生肉肉下化氣而
成左右仙宮之穴兩者結穴更須辨陽呼陰吸方得
緩急深淺之宜
穴後有橫紋的訣也雖不鳴不作勢蟬不吟不渡氣
要語也

善葬形者爲極品善葬氣者爲妙品善葬影者爲神
品具此三善始稱全才然而正中有奇奇又有怪精
於鑒別者雖暗中摸索可以知夫曹劉沈謝之眞
葬形者因形取義葬氣者認氣知蹤葬影者脫能就
局善此三葬庶幾無愧然而正或變奇奇更變怪工
於賞識者即塵下倉皇自能得之牝牡驪黃之外
認氣於高山如雲中見雁認氣於半岡如草裏觀蛇
認氣於平地如水上浮酥灰中瓢線
木星葬皮不必專認兩旁爲皮即中間淺葬亦是葬

尺
鐘形葬响不須護用[illegible][illegible]用响若架落寬敞反得洪
响
有培土葬者。屑食樹李之時於核外有淺露葬者。半
取蓮子之肉於房中。有不淺不深葬者。如福圓廣枝
去其脆殼而即得其妙味。既得妙味而不殘其廢核
方爲善食。有極深葬者。譬之羌桃宜栗。或去其嫩而
復錘其老。或去其老而又剝其嫩。始得佳品。
黄蛇聽蛤。人固知必葬蛇耳。不知撞耳葬沉其聽反

重故須浮以綴之。
銀瓶倒水。人亦知必葬瓶口。不知倚口葬吞其氣甚
急。故須吐以拋之。
吞吐浮沉。爲葬法之用。迎綴接拋。爲致用之法。膠柱
鼓瑟者。不能眼明心巧者始會。
蓋粘倚撞。葬脉斬截吊墜。葬息正求架折。葬窩挨併
斜插。葬突立法者。字字入神。會心者頭頭是道。故脉
之上聚下蓋。穴或爲壓煞穴。或爲仰高穴。或爲凭高
穴。而蓋中却有倚。不可專一言蓋。脉在山麓下粘穴
或爲壓煞穴。或爲綴穴。或爲[illegible]穴。而粘中亦有倚。不
可執着於粘。脉聚山腰下。倚穴或爲閃煞穴。或爲迎
穴。或爲左右仙宫穴。而倚中有粘有撞之不同。脉隱
沒骨下撞穴。或頂金打開爲去煞穴。或爲裁剪穴。或
爲吸聚穴。而撞中有倚左倚右之不一。此言葬脉
息而斬復起者爲斬官。息而截出脚者爲截下息。而
迂黙流下之穴爲懸吊之義。息而裁剪生動之處爲
墜下之安。此言葬息
窩窟之體厚重而端凝。未可泥棲閃而廢正窩。窩之

脉和緩而隱約。是空吞少許而進求窩之淺者。當葬
其淺如盆如鑼。高架而浮其藏窟之大者。難定其中。
用矩用規量折而正其位。此言葬窩
突形而近兀兀。險不可冷辨微陽而可挨雙突而夾
悠悠陽自妙合納羣陰而用併。突有向背必棄埂背
而斜取其面。突有仰珠不就根頸而插貫其巔。此言葬突
十二倒杖。直龍直向。順來順受爲順杖。左落右落以
杖首斜迎二尺爲逆杖。山之立體頓住大穴爲頓杖
脉勢雖不可當而氣却緩。斜倚撞之爲犯杖。形住脉

綏氣亦綏須葬入穴處為甜杖天心十道登對為對杖葬乳之微陽藉音撿上如線穿珠為穿杖形急氣急須葬脫平處為離杖窩藉之中隨象背形不留墳頂為沒杖因形鬭筍撞其生氣為鬭杖坐殺剪官為截杖形不可急葬當綏而淺葬其氣點綴其山麓為綴杖

抽土藏棺為移花故掘土傾重乎漸不可造次掘潤掘沉穿失之淺窄勿失之寬漫以兩耳腰腧湧泉而乘氣為接木故須體認尺寸緊貼脊脂切不宜傷骨又不可脫皮

物物有太極於風水言太極尤背為太極有三層風水有外羅城為外太極龍虎砂為中太極護穴砂為內太極其穴坪處為太極中間一點此太極之粗者也其精則有穴暈為外太極葬口為中太極金井為內太極羅紋土宿為太極中間一點穴暈之後稍高起處為天輪為毬即孩兒頭也化生腦也葬口之前稍方平處為土階為簷此唇臍也口下頦肉也穴暈之兩旁為蟬翼砂蝦鬚水牛角砂蟹眼水為顋為頰也總之皆太極之妙理也肝明者雖被損於收殮犁耕能自識其本來面目眼鈍者雖指證以情形意味終不辨其隱約微渺夫太極之理剛柔蕩摩陰陽闔闢成變化而行鬼神非天資高邁學力精研者烏能與於此哉

得一龍如愛元魁之文既注目詳視復潛心思維在境已經縷晰旋家常在目前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工夫純一動與天游未有不得其底蘊者矣

得一穴如逢性命之友氣誼同水乳愛慕如膠漆會

察其膚理明暢自識其脂髓粹精左之右之無不宜之明體達用形神俱妙未有不盡其美善者矣

葬一美地不可不喜不可不懼喜者喜其上安體魄下慰兒孫懼者懼未修德以稱之不能望其地靈而人傑也故陰地不如心地好之言有味哉

葬一美地不可不感不可自恃感者感上蒼之垂佑感地師之有功恃者恐傷於所恃天道遠而人道邇也故寸步行將去憑天降福來之言有旨哉

槃者腳頭高抬眼力之言甚工欲求滕公佳城須積

叔放陰德之言甚善則工夫不可不專心術更不可不正○三十六章之旨於此披露能會心者足貫通乎百千萬億二十八宿之秘難以輕傳可語上者亟欲期之歲月日時

觀宅四十吉祥相

肆拾叁册

昌黎有言一時教人以言萬世教人以書夫自經傳子史以逮古今大儒之言旁及道藏釋典稗官野乘教人之書亦云備矣而風日下讀書多者背道愈甚此曷故與予嘗約其病有三竪引典謨絮談理性見苦不鮮聽惟恐臥若者拘矣廣摭因緣懸標罪福義等鑿空事同說鬼若者幻矣眷溢曹倉編連鄴架始雖染鼎終必束閣若者蔓矣故或已讀若未讀或若可讀若不必讀而卒歸于不竟讀非書之無益也其說徒繁而于所以入人之道有未盡也坦然先生手著宅相一書其所列吉祥之目約畧四十而詞訓深切義類該博蘊括多端識參獨到盎茹經之液梠傳之醇斂子之華挈史之領探道之奥叩釋之宗彙稗家紀載失得之頻約諸儒天人勸誡之要而又監以流失軌以先型參以瑣情炯以幾事以成此書字不溢千紙可數曳而盡然人惟不讀則已讀之則驕可使下戾可使柔薄可使忠蕩可使立淺可以持身寡過深之治心入道幾聖賢而有所不難近可以去奢淫遠禍敗而成教于家遠之厚風俗正人心絶兵刑訟獄暴亂之萌而天下不足治微論今日萬世教人之書亦孰有大于是者哉夫人日聞聲無所動聽五更鐘而爽然入其虛也攬鏡者日一再低回歷終身

而不能廢鑑有必藉也先生是編驟而聾之則宵鐘也日引而鑑焉奉以周旋雖復終身誰能去之哉芳與先生長公檪園辱兩榜同籍而先生故產吾江于其生平知之最悉幸奉至訓又悼不及追先生之身而耳其提命也書此自砥又以贊于讀先生書者抑祥之言專辭也如掌仰覆先生姑言其仰者耳夫由是道爲吉祥反是卽爲不祥不自觀人觀之矣嗚呼可不懼哉

康熙元年季春建武眷年小姪徐芳拜手書

易有之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祥殃之至豈天逐逐然命之乎亦人之自擇焉耳方寸之所主宰起居之所設施趨向偶及薰蕕判焉聲氣感焉風將起而月暈雨將沛而礎潤爲休爲咎輒有先機發露於不自覺者天人感召之理蓋其應若響云大梁周如山先生著觀宅四十吉祥相一編武林沈大匡先生又訂定心相百二十善一編不談陰陽生尅以炫神奇不爲危言譏論以淆心志僅就尋常日用事物小節瑣瑣告述士君子果能書紳銘座身體力行卽聖人正心誠意之學也由是神而明之凡脩齊治平之道胥不外此相之

時義大矣哉昔季札觀樂而豫知國之盛衰況觀宅觀心昭然若揭有諸中則形諸外智者具大法眼藏澄觀靜察必可審決臧否而得其端倪又何待史佚管輅之侈言相術也哉吾故曰祥殃之至實人自擇者耳光緒丙戌仲春下澣取二書合刊之以爲格言之助山陰宋澤元識於懺花盦

觀宅四十吉祥相

大梁周文煒坦然撰　山陰宋澤元瀛士訂

案頭無淫書

昔人謂黃魯直作豔詞以邪言蕩人心其罪非止墮惡道近日作小說人豈止豔詞非常報應人人親見之案頭如有片紙隻字當盡數焚却壞心術喪行止皆此等書引誘人家兒女豈無識字者畧一回想豈不可懼

架上無齊整書

本本精良一一完善手且未觸目于何有但觀架上

便知腹中

座上有二三十年前老友堂中有七八十年前古桌椅大門內有祖父遺留龐眉皓首老僕

如此方稱得世家如此方免得漆氣

婦女不垂簾觀劇

粉氣髮香依依簾中羅襪弓鞋隱隱屏下甚至品評坐客擎飾歌聲無所不至優人之目直透其中坐客之心迴光其後可恥孰甚

婦女不識字

列女閨範諸書近日罕見淫詞豔語觸目而是故甯

可使人稱其無才不可使人稱其無德至世家大族一二詩章不幸流傳必列于釋子之後娼妓之前豈不可恥

老妾孀婦不變作尼姑

其醜倍於改適

不呼優人同坐

宴客用優人但當呼之別院登場賜坐或尚可通融呼之同座角飲則褻甚矣今人敬優兒如師友殊令人訝即不與之坐不過曰不在行而已天下事被在行二字誤却多少

不在席上接優人曲不以筋并足代爲擊板

擊板接曲去優人幾希耳

外無狡童內無老婢

無狡童不惟省己防閑抑且免人疑議至禁錮老婢二十以外尚不爲之擇配尤傷陰隲

不教婢子演劇

此亦好人家兒女也安忍其出醜裝牌榜防閑尤難作奸殊易

紙牌不入手中

近日馬弔盛行士大夫儼然爲之不恥子曰宜輿優宜革匠宜不識字人宜四達衢中几桌上即令此中有千變萬化神妙不測然一思手持者何物豈不愧殺總之人不耐獨坐不肯習靜弈碁變爲馬弔風日下矣與其馬弔寧弈

不解新令不爲酒糾

士人相聚頗有可談何至效青布商傭紛呶盈坐寧受百罰毋淪惡趣予眼見以此生嫌疑者不少

肯習醫卜

但能究心心自入細其子弟能留心于此便知他日不淪于下流飢寒

席上不勸人第二日補齋

即此一事便是與人爲善持齋總是戒殺我不持齋彼能信心何苦必破其戒然專靠持齋免禍祈福亦謬

僕從不與主人同坐者并坐

即貧友疎親亦與主人同列何至與奴僕爲伍此風倡自筵片主人得意時承奉奴僕惟恐少失其意迨失勢之後飲恨報復無所不至敗家受禍往往由此

淩晨客至僕從已拱立候命主人已盥沐相迎

乘朝氣則不夜飲可知不夜飲則奴僕無姦盜詐僞

可知甚矣夜飲之害事也

僕從各隨其姓

卽自幼僕子亦當令各姓其姓使人不昧其宗祖卽後亦不致亂吾支派防微杜漸古人有深意存其間

門前僕從見士人過毋論識與不識皆起身直立遇諸途皆側立讓行

此雖細事然主人忠厚不忠厚奴僕生事不生事皆由此而定

不奴隸疎族窮親

疎族窮親無所歸代爲贍養亦盛德事視同奴隸令

供奔走大傷元氣

不學蘇意

輕嘴薄舌不離幇閒喫茶燒香總屬狡獪

口角無閒門事

言之鑿鑿如曾目覩鬼神在傍何不說得畧活動些子

口中無刻薄尖酸議論

先輩云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言而折終身之福切須念之

先輩格言常在壁上口頭

存之於心則能體而行之矣目中口頭已有二三分受用處

凡夢俱可告人

夢中所做所爲常有不能告人者充至於凡夢俱可告人去道不遠矣古人驗心於夢又云晝觀之妻子夜驗諸夢寐有以哉

拾貳歲以上小童不入內戸女童不出內戸

不可以其小而忽之

肯爲人宛轉寄家信

不浮沈已屬盛德更能宛轉以期必達尤陰隲事以

此類推凡事肯爲人方便可知

能明佛理却不爲邪說所誘

白蓮無爲等教其初皆信心從佛者先儒云精者不越吾儒此語尚可議若誕者吾不信則確不可易矣

不明佛理與老嫗瞎磕頭盲燒香者何異

肯周濟貧親戚或助人婚嫁或代完官贖却不做佛事不修建庵院

總此一佛寺宇已多何必更建近日私建私度甚多將來必有一僧難存是菴皆毀之慮留心佛法者不可不知

肯為人說眼前報應肯聽人說報應諸事
眼前報應顯明易見不必說活閻王過陰人諸事反增人不信心
即不能奉行感應篇功過格每日能體認所行善惡
肯看感應篇肯畧畧體認功過格不必數黃豆黑豆其人已有幾分好處
書館中小學生有讀四書小註聲
前輩無不讀小註者近日反目讀者為迂矣子弟到老不明書旨皆由不讀小註始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場中出醜東問西問

不以病試醫肯將已驗醫方或鈔或刻施人
不告醫者以得病之由令其暗中摸索取死之道也
施方固勝施藥然能製數種藥常常施人尤善
躬送破衣親友出門外
在坐者間有之躬送門外則以為恥矣待失意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此語須體驗此等事最傷人心亦令人容易看破勢利心腸
受人賀分卽一箋一絲無徵不荅
富貴受貧賤人禮以為當然此大折福處亦大斂怨處須知其從富貴而來

不磨祖父圖章刻作己名
以此類推凡事無改可知
有贈祖父詩文者能舉其姓字習其篇章
亦孝子亦韻人如此則能為祖父報德可知
不戲謔父執貧友
既知其為父執又輕之為貧人且有戲謔之不如己友者孝子慈孫必不如是
內聲不聞於外
言勿論矣
坐定不問新聞

省却無限葛藤
司閽人回卑幼貧賤親串惟恐傷其意
司閽人能如此不知費主人如許苦心矣

珠神真經

肆拾叁册 95½版

光緒丁
亥冬李
氏木犀
軒重雕

序

地理家書相襲相沿夥矣惟疑龍撼龍望龍諸經博大精深貫乎莫尚而括以韻語曉暢爲艱其能巨細兼賅造乎神妙者莫若我李八公之珠神眞經自序云余幼得秘密又曰行休之暇日玩月索者三十餘年恍然有得意到筆隨著爲是書洵屬專門名家者歟然此中有數焉何則當唐季巢亂宗室幾無遺類我京公變姓名南遷緒不絕者如綫非得八公特起卜葬祖父母數吉穴又往彼新田來我嚴田爲兄嫂卜葬大地及其子媳名墳數處今之三田李氏能如是之棊布星羅分遷數省而綿延不絕者乎祖墳具在可按而稽也所異者其

書歷傳及今只以抄本流傳或旣刊而被毀耶或八公欲留遺子孫不欲顯名于世耶乃近今有竊其名而刊之者又或有刻之而誤易其名者夫竊名而刊者固徒自厚其誣易名而刊者亦由未深考究我三世父有辨誤一書以明其非又常借善本校讐以定其篇次庶無魯魚亥豕之訛將謀付梓以世變未果茲因修譜旣置一卷於譜中俾各派知我李氏之興皆由八公之德復用聚珍法印成數十部亦冀好之而有力者付諸剞劂氏以廣其傳抑匪徒書之可長留也將人之讀是書而神明其術者必能卜吉壤以造福於人間其益不尤無旣哉是則余之所深望者矣光緒辛巳夌邑嚴田從裔

鵬瑞頓首拜序

自序

九元子曰相地猶如相人人有骨肉精神地亦如之而竊其皮毛者固無足道卽攘肌及髓亦未能遽入惟得其神者幾之廖以金精自名張以玉髓名經均有味乎其言矣然而未神也余幼幸得秘密雖寄名邑庠而精神之浸淫於是者凡三十餘年行休之暇奇倣園圃刱業日玩月索不覺恍然有得意到筆隨著爲是書雖不敢自附作者較之諸書舊典覺運而無方圓而無滯變化而不可測其大而化之之境乎化則神神則難名彷彿其似者珠乎故强名之曰珠神眞經或曰珠物也物則不能物物曷以珠名余曰不然宇宙名理有不可顯

言者不妨於借證一部周易皆象萬卷佛經皆如盡眞有不能名故托如以名眞而如猶不足以名眞復有如如者以名如是非眞珠也特如之耳如則奚論物不物哉是故以其搜奇探隱謂之大海撈珠也可以其擷芳集美謂之綵線連珠也可以其名言層疊謂之九曲穿珠也可以其燭昏徹瞽謂之照夜明珠也可以其周流活潑謂之走盤圓珠也可以其緒綸不窮謂之赤水遺珠也可以其文簡義詳謂之一字一珠也可不然試一披閱不見光怪萬狀燗爍几席乎余將欲懸之都門有誰能易一字者予以火齊一斗而逆其莫有應之者於是爲之踟躕爲之滿志而什襲之則又謂之元圃藏珠又奚不可哉或曰然則不可以示人乎余唯唯否否因喟然而歎曰睠茲一顆炳烺焜煌不盈一掬光照萬方得之則昌失之則亡可以巍而都原可以衍而壽康旣興賢而開聖亦佐國而扶王乾坤得之而弗毁社稷賴之而久長余又安能秘抑輝映沾沾自娛而令日月之無光矧茲神物終不埋沒泥澤閉乎則非惟不忍藏亦不能藏也或曰世無賞鑒得毋魚目視之乎余曰不慮兒童之易餅而轉慮貪人之剖身耳總之藏而不藏有權焉未必不在我也不藏而藏有機焉未必不在人也或藏或不藏有數焉未必不在珠也姑聽之其可乎浮梁界田李德鴻序

凡例

九元子曰俯察非徒術也蓋有道焉山海之峙流日月之吞吐陰陽之剝換四時之推遷是何規模而窮天地之藴究二五之精體鬼神之撰測造化之機是何作用故不曰術而曰道也道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至道其能凝乎故曰智不足以燭理仁不足以濟人勇不足以有爲剛不足以有守雖欲學吾道吾終不告之矣然則學者必如何而後可請列其凡於左

一要放得心大夫山川結集小不踰於數節大則逹於無垠苟所見一狹管窺蠡測其能大而有爲乎必也目營四海神遊六合遐覽逖觀不設城府畛域於胸中則度量廣大包羅無際然後臨之以至大而不驚投之以至小而不忽矣故能闢此一關方許入步

一要研得慮細夫氣機之緜密文理之元奧而以粗浮之心理會之其何能造微入妙乎必也疑定念慮細索精求究理必鉤其元審氣必極其奧辨正變於微茫晰疑似於渺忽而後能無深不入無微不徹精人之所不能精見人之所不能見

一要宅得衷虛夫山川變態不窮幻化無極據人心之本明及得傳授者豈無一得之見惟其心不虛而自高始於執一生百迷終於百迷生百謬安能窮無窮極無極哉必也不自滿假不執成見所造不妨彈射差謬不憚改正道愈高而心愈下進一步於百尺竿頭而後能至於其所未至也此學人第一層魔障不可不去

一要養得神閒夫水靜猶明況精神乎往往有吉地當前而不能識者則以膠膠擾擾之見亂其神也必也謝絕世故寄傲煙霞毫不以外誘動其中則神閒而靈明自出雖有奇形怪穴自然獻形呈態而不能遁矣嗟乎世界中能有此巨目哉

一要立得志高夫未卜事業先定志趣習是道者衆矣而卓寥寥千載者何也以其志不高耳有意于斯者必也以得道爲務而不以苟財賄以濟人爲心而不以計衣食服膺明師追求古蹟未得則孜孜不息既得則亹亹不倦必欲步前修之芳躅而後已此其志趣既高人一等則其道未有不高且大者也苟根器庸陋將何造福天壤而流譽後世也哉

一要運得機熟夫學地猶學鼓琴指下生疎必不能鼓宮宮應鼓商商應蓋道可以一日傳不可以一日得幸得是傳必也足涉目證日玩月索學焉而行行焉而習看之而作作之而驗窮年矻矻不厭不倦然後理融疑釋將隨目之所視手之所指頭頭皆是道矣嗟乎得心應手之妙豈一作遂輟者所能幾焉哉

一要培得德厚夫生地者天福人者地察地者師然則師者實參天地而惠澤萬民乃當代之福神也苟德不

足以配天則必執私意而妄行予奪貪天巧而竊爲矯誣雖有異傳天必褫其魄而奪其鑑已且不免於禍又安能造福于人哉蓋能與天地合德然後能與日月合明苟無聖賢心必無神仙眼然則得地以德而識地亦必以德德其可以不培哉

又曰形勢家第一義大要只在明理而理之大原出於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地則法天者也其聚散闔闢屈伸行止蓋莫之爲而爲不參一毫人力一天之自然而然者也若稍以私智小慧妄猜強作則失之矣神堯命官造厤不過曰欽若昊天只是箇敬而順其自然者也天且不違況地乎然則自然者理之宗而不順其自然

者非失之鄙俚則失之拘泥非失之穿鑿則失之附會矣理愈晦而見愈昏又安能有高術哉

又曰知地要二十分識做地要二十分才求地要二十分誠得地要二十分膽　此膽非侵奪強佔之謂也在體會山川之形勢不以凋大疑似亂其心耳

珠神眞經目錄

上卷

論星凡九則　論脈凡四則
論龍凡九則　論穴凡九則
論生氣凡三則　論堂局凡六則
論格凡七則　論勢凡四則
論氣凡二則　論神凡四則
星格勢合論凡二則　形格氣勢神總論
星解

下卷

大觀　神觀

氣象論　龍身行度論
入穴形勢論　論落凡二則
斷論　止論
論三結　勢結
形結　氣結
三結總論　展翅穴
奪總合氣穴　合穴論
飄氣泊氣穴　論高山凡二則
騎龍　論支龍凡二則
論平洋凡三則　諸結緊要論
論化氣凡四則　論怪穴凡四則

穴乖論　插法
接法　立向
論作用凡六則　眞砂眞水論
餘氣論　論龍虎凡五則
水口論　龍穴堂局水口總論
察變論凡三則　奴山論
火論　水論
雜論

珠神眞經卷上

浮梁界田李德鴻著

婺邑巖田從裔振蘇林石氏校定

論星一

地理莫要於認星也星也者合二五之精以成形者也形以氣凝則氣因星著是故厚薄清濁氣之鍾也非星莫藏浮沉緩急氣之乘也非星不行滲襲薰蒸氣之入也非星弗納然則欲察氣者舍星何由哉第星亦難認矣有形有相有名有位有性有情有體有格有勢有神有變有化不可一類視也然地之全體總不外是以之審其所來則知龍以之定其所止則知穴以之求其所

衛則知砂而堂局與水城亦不外是而可以得之矣於此一昧不惟茫然無下手處將地學亦無以成始而成終矣故不知地者不知星也不知星者不知星之變化而元妙也蓋眞僞難明也疑似難決也廣大難致也精微難造也高卑大小之殊見遠近去來之異視孰巧脆者或致戒於巉巖守形埒者或忽略乎神理或得一而忘二或執此而棄彼配合不得其宜取用罔識其妙求其業之精者鮮矣然則業是道者可不着意理會哉故認星者必盡態以及妍方能造微而入妙此形家第一着大工夫也

論星二

認星非難相之有法不過以方圓曲直定其形以五星九曜四凶五吉之類正其名以方隅佈置分其位以頭面脚背明其相以剛柔夷險論其性以動靜向背求其情以正變化帶之類辨其體以高低大小肥瘦表其格以坐立眠卧推其勢以陰陽究其生死以生尅補洩妙其化以流衍不測窮其神而已矣然星雖龍穴砂局水城皆有之大要喫緊處在穴蓋全地十分而穴星管七分故認穴之星形斷必入於精微造理必鉤其元妙稍有未精必至於差謬而失之矣不可不詳說而精求也至於龍之星只要得其粗而不必於精砂之星只要得其似而不必於眞堂局水城之星只要得其意而不必

泥其跡相星之法大略盡是矣

論星三

星辰之道萬有不齊莫先於辨體體也者一星所成亦衆星所拱成者也故有得五行之一氣而不雜者爲正體有二氣相媾而成者爲交體有以一形而備衆形者爲兼體有出官轉曜爲本星所帶而來者爲帶體有雙星並出而排列者爲比體有三兩星一樣相穿而來者爲串體有粘小星於大星之上者爲貼體有重疊而來不分個數者爲疊體有斷而復起者爲離體有連後星不跌斷而復成星者爲附體有衆大取小衆小取大長短亦然者爲特體有細微而若不足者爲巧體有粗大

而若有餘者爲拙體有五行相換而來者爲閒體有老嫩相生者爲變體有二星相照者爲對體有或二或三不拘遠近配成形象者爲合體有穴後大星托過小星者爲襯體有脫離龍格而落於平地者爲寄體有同類一堂者爲聚體有五星九曜全備不缺者爲會體有守垣得位相生相比不害不悖者爲和體有傍城借主者爲借體有離脈離星者爲脫體有敷衍遠行者爲亘體有倏忽東西莫可端倪者爲閃體有纍纍積堆爲堆體有徑行直進爲沖體有如之如元爲折體有如虹如幡爲飄體有牽連浪蕩爲鋪體有級級低降而來爲層體凡此變化不測奇出無窮必辨析分毫而後可以言識

星識星之法無餘蘊矣

論星四

星辰不止於頭而獨曰巒頭者揭其重而稱之也蓋頭爲諸形之首無此則頹爾萎爾形勢不昂成何體象在龍則爲體傷力弱而氣不足在穴則爲戴輕履重而氣不蓄此頭所以獨重也故凡星體一看頭二看脚三看面四看背合此四者始全也至於金水則要兩水分明而論肩正體天財則要稜隅俏俐而論角凹腦雙腦則要中閉短而論腰變體不一仍有論腹論唇論腮論鬚種種之不同總之要五行分明有弦有稜頭不傾欹脚不蹻跛而不繃飽背不削陷乳不斜側口不深濶鉗不傾直唇不歪斜水不穿肩不射膊脈不貫頂不落槽尖如圭直如笏彎如弓圓如鐘釜方如櫥櫃如鵠之立如虎之蹲如正襟危坐如緩帶安閒不能枚舉如是者然後謂之成星

論星五

天體至圓以氣化也星也者得天之氣以成形有毋圓而子不圓者乎是故五星雖殊形而不能出乎圓以爲體金星圓而圓者也木星直而圓者也水星曲而圓者也火星尖而圓者也土星方而圓者也蓋氣之陰而濁者沉於下故手足或有不齊其陽而清者浮於上故充乎顙盎乎背流行乎腰脊之間嘗試爲之遍觀詳審其

融結處面與足雖有傾欹斜側之不同而頭腦背脊未有不圓者若此等處稍有傾欹斜側則氣所不載矣雖開面成形斷不成星不過爲菩薩面耳昔人以太極圈定穴者亦有見於此也故謂識得屋漏痕然後可以認星眞三昧語也能得此機而會之不惟五星九曜雖推之千變萬化不可窮詰莫不一以貫之矣

論星六

星體最要磊落明白五行有據如模糊影響非金非木不火不土或有頭無面或肩側脚跛或腹飽背陷或肘反身長求之於帶則輕重不分如贅疣之懸附求之於並則疑似莫辨如金錫之混淆求之於聚會則繁冗紛

雜如烏蟻之屯合此之謂鬼𩕳頭不可用者也至於穴
星所帶之病又不可不察如繃面反翅破頭偃腹瘦胎
陷胸突肚凹背兎唇雉尾種種惡形醜態皆星體之蠹
也一有不察則似足以亂其眞而禍人者多矣

論星七

天下未有不成星而能結地者然有入首間不成形或
背雖負而面頑硬或肩雖軟而足臃腫或爲斜披或爲
濶坪或延蔓而去或磅礴不收諸如此類不可名狀苟
泥星體鮮不以爲天地閒廢物而弁髦棄之矣殊不知
此爲拙體乃能旺氣盛之徵也其力量最大只要得脈
耳陶曰但得蜂腰鶴膝一任糢糊不淸故無是脈有是

形雖眞亦假有是脈無是形雖假亦眞然則拙固不嫌
也顧其用拙何如耳

論星八

顯形易證隱曜難明蓋其氣潛行乎地中出沒牽連鋪
原遍野而來或圓或扁或尖或長如水中之漚如湯中
之酥論星則間有尖圓而不可以正帶比聚定形相論
脈則微露毛脊而不可以巒巧斷續定有無隱而復隆
隆而復隱乃堆體鋪體之所成總之謂隱體也至此則
無星之可言亦無體之可辨當以擊水紋求之神解默
悟而後可以得其至妙嗟乎孰知無星之星乃爲至星
無體之體乃爲至體哉

論星九

非星無以辨眞假故星體之說不得不精而且詳然不
識星將何處是星僅能識星則又到處皆星矣不知天
地間有正氣有游氣彼陰陽陶鑄萬形有稟於型範而
成形入相者此得天地之正氣而成星者也亦有不稟
於型範而漫爾成形偶爾相肖者此得天地之游氣雖
成星而實非星也不辨乎此而徒說頭說脚說面說背
者謂之星障欲除此障者有訣焉論星於龍當求其貫
氣貫氣者脈也無貫氣則精神歸於何地論星于穴當
求其鎔氣護衛支持是也無鎔氣則氣血養於何物至
於砂之星當求其主氣穴星是也無主氣則面孔向於

何人識此而後不爲游氣所炫障除而星可識矣

論脈一

夫龍廉貞以起之貪巨武破祿以間之輔弼以落之然
非文曲則不能聯絡諸星蓋諸星猶錢而文曲猶串錢
非串則散漫而不可收諸星猶肢體而文曲猶精髓
枯竭必無生意故諸星可缺一二而文曲必不可無也
若五星既備九曜齊全得文曲一星聯絡其間彼崎嶐
而起者便覺活動而流利不致崛強死硬爲塊然無氣
之物所謂一莖草化丈六金身者也

論脈二

水造無而爲有火化有而爲無號物之數謂之萬莫不

受生於水試觀菓穀之類皆由漿以成實此水爲生物之源也可知古人取妊字之義從女從壬取壬水天一之所生也可見水也者天地之太初人物之太始無質而有質無形而有形莫不由此故昔人假胎息妊育以爲名無非所以明此水也蓋胎也者祖山之下出身之際有一水焉則爲胎此未成之妊也妊也者主山之下將穴之先有一水焉則爲妊此已成之胎也故出身無胎則不成龍入手無妊則不成穴

論脈三

論脈而不論斷則爲牽降爲亢陰此非水而不可用者也蓋有水則必斷亦潤下自然之勢然斷惟在老龍之

下不嫌其多苟老山遠而龍既細嫩又復跌斷太多則爲困倦而無力故水不宜多得一點眞水足矣蓋天機一露則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必不至汨沒銷鑠而止故一水既眞則不必問其在前在後而穴道自成矣故曰識水則有眞龍識水之不宜多則無弱龍

論脈四

夫龍眞則穴眞脈眞則龍眞故尋地者不難於認星點穴而難於認脈不難於認脈而難於認脈之眞脈之眞者如蜂腰如鶴膝如啄木之飛空如生蛇之渡水如梭中之絲草裏之蛇灰中之線而又出於正行於中根於心臍此文曲之眞面目也然有病焉不識其病則似或

得以亂眞請列其凡或抽於項而爲貫或出於足而爲墜或旁溢而如崩如潰或對捁而抽拔兩均或粗蠻太短而氣不舒或細巧太長而氣不過凡此皆脈之病也認脈者須先認此則眞脈不難認矣

論龍一

祖宗爲龍之主宰其力量之輕重大小全藉於此以特爲倚由是而往其初出也有脈上山下山所以降也其中行也有度陰星陽星所以間也其復起也有宗或劈或析所以分也其退卸也有漸爲輔爲弼所以落也有胎伏以藏其神有主析以布其勢有關峽以爲之吸張有送從以爲之夾輔以星脈辨眞假以形勢分老嫩以

高低辨雌雄以向背分背面以離附定入首之來受以起陷認生氣之流露以節候論久暫以品格徵貴賤淸濁者貴賤之別修短者久暫之因分佈決人丁之饒乏流派定貲財之厚薄統轄推官職之尊卑美惡判而有吉凶土石殊而有文武推類致義莫不各有其說雖言不能盡大略該之矣

論龍二

有變有化而後謂之龍有陰有陽而後能變化蓋地之爲道大小高低屈伸闔闢相盪而成形剛柔險夷强弱老少相資以爲用總之皆陰陽也陰陽變而爲五行五行變而爲七曜九星分合互乘正變雜出動靜相生隱

顯不一蓋最幻化而難測者矣然大抵不離乎形勢星脈四字星脈者形勢之星脈也形勢者星脈之形勢也蓋氣之行也必有陰有陽脈者氣之靜而吸也陰也星者氣之動而噓也陽也故星不離脈脈不離星一噓一吸龍法乃成若有星無脈則氣不吸而爲純陽不生有脈無星則氣不噓而爲純陰不育然噓處常多而吸處常少者則浮陽之氣勝也故不難於得星而難於得脈陰陽之行也又有老有少勢者氣之剛險而老也形者氣之柔夷而少也故由高入低由大入細先老後少龍法乃成若有勢無形則爲蠻蠢爲老椿而氣不悠揚有形無勢則爲力衰爲質弱而氣不旺盛然老處常多而少處常少者則剛險之氣勝也故不難於高昂而難於退卸總之氣非星不著星愈成而氣愈純氣非脈不束脈愈細而氣愈清氣非形不化形愈調而氣愈和氣非勢不壯勢愈雄而氣愈旺認龍者誰能舍此四字哉雖然隱體難明又不可以拘攣而得一遺二知此忘彼也是以有脈無星者當察其脊側何也長行金水平尖貪狼星皆在脊閒斜落火星側腦沒骨星多在側面曰無星者非無星也星適當出脈處而難見耳此之謂卽脈成星有星無脈者當觀其紋浪何也堆金貼水自有浪跡夾木貼火豈無界紋曰無脈者非無脈也脈隱於星中而不覺耳此之謂卽星成脈有勢無形者當求勢中

之形何也旣能成星入相則雖高而不蠻雖大而不粗非無形也形拙而不識耳此之謂以勢藏形有形無勢者當求形中之勢何也惟雄健有力則雖低而不弱雖小而實强非無勢也勢巧而不知耳此之謂以形藏勢論至於此彼星脈形勢雖有隱形難察不能逃吾之鑑矣此認龍之要訣至精至妙非神授烏足以知之

論龍三

論龍當先論祖而祖有星有格有勢之不同如漲天之水湊天之土獻天之金衡天之木焰天之火此祖之星也如華蓋三台尊極帝座霞帔雲錦鶴駕鸞輿龍樓鳳閣此祖之格也有若風雨驟至者有若波濤洶湧者有若萬馬行空者有若陳兵列戟而來者有若懸崖巨壑中藏萬寶者有若大戟長鎗横攢武庫者屹然巉然氣象萬千或煞氣淩人令人肅然而恐或淸氣逼人令人悠然而思此祖之勢也總之得祖之星者不如得祖之格得祖之格者又不如得祖之勢也論祖者不可不知

論龍四

凡龍九條十條紛然淆亂而出於中必有正脈有正脈必有正星有正星必有正氣正氣之所行止猶一族之有嫡派也其餘分枝旁棲皆爲庶支不能與嫡子比經曰尋龍尋嫡更尋兒是也第嫡亦難認矣或端出或旁行或棲幽谷或走河濱或孑立空曠或混處叢雜或偷

落或奪落方擬其動忽涵於靜纔覓其有又入於無千變萬化烏能知正氣之所在哉於此有接之之法自太祖而太宗由太宗而陟降步步推求當知其所以異有以正出中行而知其嫡者有以推尊擇特而知其嫡者有以不作星峯而知其嫡者有以穿關渡峽而知其嫡者有以堂局朝案而知其嫡者有以官鬼應樂而知其嫡者有以送從纏托而知其嫡者有以護砂水城而知其嫡者凡嫡之所止其堂應部從城郭門戸自覺氣象開宏精神頴異其餘枝旁結雖結亦不大矣仍有正氣收盡而其餘氣不結者或爲官爲曜而去不過爲我之用神或爲衛爲護而囘不過爲我之城郭雖長雖多皆

當棄而不視也是故擇地者善乘不如善接而擇嫡者善接又須知善棄也

論龍五

認地當識其大何也夫人孰不以巨目自命哉乃語之以至大而茫然者由於不識幹之爲幹而料理者疎也顧幹何以觀哉大抵其祖宗必超於尋常者萬萬吾見遮天蔽日跨郡連州爲諸軍之鎭爲萬山之宗可望而不可攀者也至於出身則如發駕離宮簇擁護衛矗矗不知其幾千萬隊及其行度則逕進直出而不以扭捏疎節濶目而不作星峯如虎之踞如牛之奔如騏驥之過都歴塊如騰蛇之駕霧遊雲或生閒而生變復有峽

而有關其頓也若降萬山以爲臣其伏也若懷萬寶而收藏界龍水不必貼身靡不藉響而川應送龍砂不必戀主莫不望影而星奔頭顱高廣手足縣長其餘枝之所盤礴猶足以陶縣鑄州分鎭設市而彼且倏然長往挺然不顧況其止焉者乎若乃帥駕將歇入垣布局之時則又掀天揭地襟江帶湖我止而四方犇從輻輳以爲局非以我而就局也我住而千里百里逢迎以爲朝非以我而趨朝也如一人之御極規模濶如萬國之衣冠逖立遙觀奇峯遠秀依稀天漢之閒水口關闌彷彿杳冥之際周遮百里不以爲迥汪洋千頃不以爲曠砂不以向背論純羝水不以陰陽論吉凶穴不以饒減

論作用此幹之所結奔逸絶塵遠出於支龍者全以勢也豈凡結所能彷彿一二哉是故立都扞郡分茅胙土后王將相名臣巨儒朱紫滿門簪纓奕世惟幹爲然下此雖有發越不過人才富貴而已然則認地當識其大識大當先認幹業是者可放開胸懷大張眼界也

論龍六

龍之形不論枝幹大抵要起有勢落有氣行有神分析有威尊卑有倫先後有序掩映有情有呼有吸有闔有闢又要頭不傾斜身不糢糊臂膊不低陷手足不反背性不懶緩意不懈弛其直如繩而不板硬其曲如索而不屈強其重如鐘如櫃而不呆滯其輕如幡如帛而不

飈散如執簡而趨朝如持械而赴鬬又如鳳舞鸞翔驥奔鶩落浪洶濤翻風馳雨驟兼之有部有從有迎有送或印隨劍護峯拱池夾風不吹峽水不割脚拿前搢後而主勢愈尊左提右挈而主神益固見之不覺心驚神往志快意滿者必如此而後謂之眞龍其結不可量矣

論龍七

龍有正格有變格非形體無以識其正非情性無以識其變也何謂正由祖宗降勢以後出身正大一星另星剝換而來號令嚴明部伍整飭或步或驟不離於常格者此全以德勝不任情爲起止也蓋倫序不紊禮也自治詳明廉也若據而候覓也欲進而却遜也不矯不炫

安閑自樂至於其所自然開而成局拱照有情不必有以治之而自不亂也不必有以聚之而自不散也若然者惟德足以鎭御而招徠故耳此龍之正格極爲純粹不離乎形體而可以得之若夫變格者由祖宗降勢以後便自標奇立異與正格不同雖一星另星不無剝換轉變但其行也不遵正途或乘風而往或傍水而趨或倏隱超乎常格之外者此全以才勝惟任情以自恣也單騎而前而衞不及隨或微服而過而人不及覺倏顯蓋藏形匿影智也單行獨進勇也欲伸而屈權也若攬而收義也有胆有㫁揮霍自如至於其所或戀而就局或慕而從朝若有以降之而強者不敢不服若有以制之而亂者不敢不治若然者惟其才足以駕馭而號召故耳此龍之變格極有力量必察其性情而後可以識之龍法雖多總不外此兩途認龍者不可不審

論龍八

論龍當審其疑似呆龍與蟄龍不同狂龍與怒龍不同奔龍與游龍不同串龍與蜈蚣龍不同翻花與瓜藤不同走珠與浪蕊不同此眞似之分苟擇之不精必將以無用爲有用而求之太刻又未免以佳物爲棄物矣至於龍身所帶之病又不可不察如形勢反常星脈失據起不能伏伏不能起直如竹篙串如算子短而膨脝長而窈窕巉巖帶殺勾藤反戟分劈太重渡峽過多頭輕

脚重頂破身漏首高尾低手攣足縮柔弱不振雜亂無宗風吹其峽水割其脚凡此皆龍之病一見而無疑者也萬一不察遇花假之穴而妄意扦之安得不禍人哉故有龍而犯其病者棄而勿用可也

論龍九

夫龍有來亦有去善認龍者不但審其來尤當審其去不知去者不知刦者也不知刦者不知刦之有二義也二義謂何分刦與轉刦而已分刦者旁拽前搢劈槳奪枝如大俠之陰竊國寶如巨盜之負襲揭篋或以庶代宗或以奴乘主政出多門權不歸一此龍無專受者也至於轉刦者起止之間斷續之際始而終終而復始乃

氣候開閉之一大關界也月至此晦而復明日至此暮而復旦歲至此冬而復春人至此父而復子植物至此槁而復甦天地至此混沌而復開闢此宇宙無消而不息之化機也故凡中落正受或停驛騎龍業已融結於三四節之間必有一斷以截住眞氣而無撘拽耗漏之患然後轉起星辰而去此轉刧之妙不可謂其去長而與彼分刧者同類而共訾之也易曰艮以止之始終萬物者誠莫盛於艮哉然則不欲不刧一刧一地刧多而地亦多刧大而地亦大龍之大者不知經歷幾刧至於盡而其刧終矣故曰識龍來不易識龍去猶難

論穴一

地之有穴如人之有頭面一身之精華萃焉故穴者吸全龍之精神氣魄脫穎而成者也蓋穴不虛生得龍之體而成形得龍之質而成氣得龍之性而爲情得龍之力而爲勢得龍之華而成格得龍之氣魄而成神如子媳之於父母若影響之於形聲是以龍貴則穴貴龍賤則穴賤吉凶美惡大小莫不畢肖蓋一體而不容分異者也故有龍必有穴好龍必有好穴如龍旺則穴亦多矣是以未論穴先論龍此點穴前一着大工夫也

論穴二

得龍則得穴而穴每難點者以其不得法耳大意點穴之法有四一要認穴體二要認穴星三要審穴形四要審穴情何謂穴體細嫩靜柔是也若老而不少粗而不精動而不定剛而不軟非穴體也非體者恐是拙體當求之於星何謂穴星金木水火土是也若圓不爲金方不爲土曲不爲水直不爲木尖不爲火非穴星也非星者恐是變星當求之於形何謂穴形窩突氣脈是也若開口深濶懸乳粗蠻落脈直硬鋪氣散漫非穴形也非形者恐有另形當求之於脊於弦於脚於芽於節於角於鬚之類何謂穴情收束斂聚是也若流而不收大而不束濶而不斂散而不聚非穴情也非情者恐有別情當求之於落於卸於轉於合於掬於接於抛之類穴法雖難大抵此四法精則無餘蘊矣

論穴三

點穴須先識其大要不識其大要雖得法亦徒勞耳大要者考之落脈以定其有無結咽束氣是也驗之四應以定其止住朝樂官鬼是也審之左右以定其倚靠砂水包抱有情是也以宅正而知其爲常以出奇而知其爲怪一見即定者顯也不必苛求以亂其初見細玩方現者隱也必須精察以盡其深情可高可下可左可右者疑也愼勿爲所眩無星無脈無情無勢者假也宜棄而不取點穴之道必先從此悟入而後可

論穴四

地之有穴猶國之有主軍之有帥必異乎眾而後尊也

故山一無特星則面目相似結束不殊紛然淆亂烏知其爲主與帥哉此古人點穴之法擇特爲要訣也故曰穴以尊而後貴星必特而後尊雖然特大誠是矣而粗蠢剛猛則形不成而大反爲老椿山脚特小誠是矣而輕微細弱則氣不蓄而小又爲鼠尾浪花擇特者可不知歟

論穴五

大抵入穴最忌危疑搖蕩四字危則不安疑則不確搖則不定蕩則不守總之非靜也夫穴星要靜穴情要動若星不靜而情動則爲動中之動所謂行而不止氣弗載矣夫靜中之靜猶可以鑽木敲石之法而得其生氣

以乘之動中之動又安能以塞潰遏流之方而得其生氣之所凝哉

論穴六

夫形勢顯著星體分明一見而可得其穴者無難點也然有入局初覺茫然無下手處或枝葉叢雜或手足粗頑或絲長四出或扁濶無收此亂濁流散四字爲到局所深忌者也然水聚砂交局成龍泊斷無虛設之理大要在捉脈爲主蓋龍眞則氣束必有一脈可尋由脈後不問其成星與不成星合格與不合格但要頭圓背負隱隱有納樞處便就此處頂脈裁剪打開明堂雕龍鑿虎截其餘氣此亂中求治濁中求淸去中尋留散中尋聚爲點穴之要訣也又如脈眞矣出脈後或直而不橫或斂而不聚或偏而不正或欹而不圓有身而無頭無面又當別尋蓋脈可以定穴之有無而不可以定穴之止住必有奇形怪穴或趨河濱或傍邊隅或出孤露或沈泥沙於芽於節於角於鬚於轉於掬於包於合之閒細察精求按定朝樂官鬼而以成法合之雖有奇形而眞氣自現不能外矣

論穴七

穴要得勢若斂而不張高而無護孤而無撑縮而不伸非穴勢也穴貴合格若圓不中規方不如矩直不如弦彎不如弓非穴格也穴要有神若濁而不秀暗而不明

呆而不活散而不聚非穴神也大抵穴體宜著而穴形喜微穴星宜顯而穴情喜隱穴勢宜揚而穴神喜藏有著者顯者揚者以爲之發現則生氣明白而可據有微者隱者藏者以爲之斂晦則精光含蓄而不露又論穴者所當知也

論穴八

龍主形而穴主氣穴主氣者非穴自穴而氣自氣也氣者穴之氣穴者氣之穴是穴卽氣也第以非形則氣無卦搭處故不曰氣而曰穴耳氣固無方體而亦得以詳言之無星無脈則氣不眞無輪無暈則氣不凄無斂無收則氣不止無勢無力則氣不旺無轉無換則氣不變

無退無卸則氣不揚無體無格則氣不清無鍾無蓄則氣不積無生無餘則氣不化無堂無局則氣不聚無朝無應則氣不凝不脫不落則氣不來不起不陷則氣不生不湧不凸則氣不滿不隱不隆則氣不至諸如此類是無氣也無氣卽無穴也然則認氣爲點穴之要訣認得氣則無穴之不明亦無穴之難點又何有穴法之可守哉始於擬議終成變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論穴九

夫穴取圓淨光潔爲尚然而不能無疵類者此天地之累氣相感而成雖龍脈砂水皆忌之而在穴尤不宜見蓋如瘢疹贅疣之在人頭面不惟破相甚足以貽心腹

之害縱龍眞脈的終不免爲善美之累矣如頸長翅短貫頂墜足童頭破面竹篙水梘死塊鱉裙突肚甕弦箭箕弩嘴排脅仰瓦空窠吐舌種種醜惡皆足以爲穴之蠹不可不詳察也凡此當審其輕重輕而可治者或竅或削或截或培隨病施藥庶可以消偏駁而歸中和如重而不能治者棄而勿用可矣愼勿亂挖以禍人然有內蠹而不能無外蠹者又勢也或挾刃而禍隱肘腋或暗刑而戕生藉夜或虎入明堂或裹頭拭淚或水射肩膊或風襲腰臀雖曰手足之患總爲傷身殞命之害也亦可治則治不可治寧棄而不取毋以外患而貽內告不亦可乎

論生氣一

天地間氣以成形龍穴砂水胥是物也乃穴氣何以謂之生氣生氣者生生不息之謂也譬之人身充體皆氣惟鼻之氣呼吸不息而後能生人蓋鼻之氣統諸氣之會以施其出入而地之氣猶是矣然地之氣呼吸無以見必以脈以吸之星以呼之有脈而吸也可知有星而呼也可知有呼吸而生生不息也可知脈非生氣之母也耶然脈可以識生氣之有無而不可以證生氣之流行亦驗之於動而已當束脈成星之際或動而爲起起者陰也或動而爲陷陷者陽也動有陰陽之不同猶心之發而爲意雖有善惡皆意也則

陽陷陰起皆動之微也但以隱微爲尚如起中有陷陰中之陽也陷中有起陽中之陰也皆靜而動也若全起全陷則爲純陰純陽動中之動也生氣所不載矣然則動者生氣之倪求生氣者當認其動又當認其靜中之動始得乘氣者可不察哉

論生氣二

動爲生氣之倪論生氣者固以動爲端矣然正體星辰靜而不動不分窩突又無起陷時師以爲頑金死土無生氣可尋往往棄而不取不知此乃太極渾淪之象陰陽未分包含造化收斂精神眞氣內藏而不外洩力量極爲宏大者也間有鹵莽之士妄意開抓取水而不知

所乘則至寶殘害者多矣故凡值此形必要審其來脈來脈爲陰則當大開水穴以爲陽受來脈爲陽則當雕開界水作小星體以爲陰受其高低大小浮沉一切以三體六勢四煞之法消詳而用之此化氣之法爲術家之妙用也

論生氣三

起陷二字求生氣之要訣但動則不可測而起與陷烏足以盡之亦求之於其類焉可也如所謂突乳節股鬚芽塊苞等形皆起之類也皆謂之陰也如所謂窩口窟鉗轉皮掬弓等形皆陷之類也皆謂之陽也蓋氣始於微中於微之著終於著之微察其形而細體認之始得氣之微而微者氣之始生也初氣也要隱而不昧氣之微而著者氣之正生也中氣也要暢而不流氣之著而微者氣之旣生也終氣也要舒而有斂無非動也則雖不見起與陷之形而實不離乎起與陷也苟徒執起陷二字而不充其類是知初氣而不知中與終之氣也烏乎可

論堂局一

夫地有生氣則有堂氣蓋堂者穴前之小明堂也無此則無外資而內不能養必不結穴然堂自爲堂不可與局混堂爲一人之堂局則衆人之局也蓋一局之內不止一龍一龍之身不止一穴每穴各有一堂非如局之

與衆共者也故堂近而局遠堂宜小而局宜大堂宜虛而局宜實近者內潤之先人遠者外蔭之徐來小者鎔氣之不散大者浩氣之全收虛則有容納之度實則爲富厚之資此又收堂局者所當辨

論局二

局雖爲衆人之局然全局所用只爲一人而設餘穴雖獲其用而未能收其全用也蓋聚而爲局止而爲穴而有聚因止止因聚之不同聚因止者以我爲主而人從之人從則我重矣止因聚者以人爲主而我從之我從則身輕矣以輕就重不如握重御輕以我應應不如以應應我以我局局不如以局局我然則謂局爲衆人之局也可謂局爲一人之局也亦可

論局三

夫地猶弈也一眼死二眼生三眼大地之有局卽眼也眼多則占得地盤亦多眼大則占得地盤愈廣是故地要論統攝統攝要看局面局面廣潤則統攝者遠而其中之主可知矣蓋弈角不如邊邊不如腹此大小之所由別也

論局四

夫一斗之室容膝無餘三家之村搜羅有限此局之易見者也若蓄萬馬而不見其寬備諸有而不見其塞川源縣邈等憲度之汪洋貨寶具陳開庾庫而森列或四

望曠遠而無垠或三陽全具而不見層城疊障常存關護之情萬派千流不懈朝宗之勢重圍默遮攔外有攔愈推愈廣至於朝貢不及之鄉而後知其非我屬國也以此爲局至完至大砂不以向背論純疵水不以陰陽論吉凶泚垢污濁此其茹納激撼震蕩此其鎮靜走徙逋亡此其收拾若非遐覽遜觀未有不執一邛一壑以自封者必也身不越尺土而矚目在恍惚杳冥之際目不踰所見而運神在千里百里之遙豁包羅之懷不以眼前谿谷爲界限作域外之觀不設尋丈封畛於胸臆或得之於目視或得之於咨詢遊神蕩思而後識之矣論局者不可不知

論局五

高山之局面前所見無非山雖不見水山之空處皆水也說者謂山局不論水雖有順反斜射之水煞山掩故無論也不知眞氣融結處水必有情或朝或拱山下之去來自然合法此造化之妙也特以其不見故山重而水可輕水之瑕疵不論可也平洋之局面前所見無非水雖不見砂水涯自有砂也說者謂水局不論砂雖有尖斜順竄之砂煞水護故無論也不知眞氣凝結處砂必不亂或攔或抱局裡之纏繞自然合法亦造化之妙也特以其不見故水重而砂可輕砂之不齊不論可也總之天造地設不以穴中之見不見而有異明朝不如暗拱地之砂水一有不足終爲全地之累

論局六

閉門吃飯此穴之最忌也又有一様高巔絕頂之地夾護貼身案山逼近不見遠朝及四圍城郭到此言局不容三寸矣不知山腰平地之局局在一面而山巔絕頂之局局在於天四方八面皆我堂氣以星辰爲拱照以天澤爲滲潤不見羅城之缺陷不見水口之關攔無局之局爲天地開第一局也彼管窺蠡測者見之而不能識識之而不能取故天搆天巧之穴安得不爲棄物哉

論格一

地有人丁千萬貴財億萬而不能出貴或出貴而不大者非局故也以其無屛帳關峽簾幙貴人諸格耳蓋成星不過發富至於貴則非合格不能也蓋品格分而後貴賤尊卑大小因之是故如三台鼎立九腦横排屛帳後設天太雙峙蘆花三臬梅花亂撲鴻雁穿雲羣鴉噪日走馬趨朝金門待漏日月夾脈獅象司門如諸美格不能枚舉有一合焉可望而知其貴也不必曰合某格出某貴一一比類而求驗大抵尊卑大小可得而識之矣

論格二

格不易識辨格當先辨體蓋格不離乎星而實合諸星以成者也故辨格者須於襯合並貼符借諸體中求之

掩映配合盡態極妍所謂集眾覩以成其美此造化自然之巧妙也苟不解其妙而求格於一星則一山固不能兼該諸山又不能聯屬零散支離將何能打成一片哉此取用非慧眼不能也

論格三

格非尊星不重而尊星有品第又辨格者不可不知也經曰左輔上相弼次相破祿上衛廉次將文曲分明是后宮武曲貪狼帝星象惟有巨門最尊星喚作極星事非誑此非尊星之品第乎識此則雖至尊極貴之地胸中自有主見而不能眩其餘凡貴可不難於定矣

論格四

夫格以尊星爲重星又必得輔翼而後尊如一木穎異一金嚴重非不尊也而部從侍衞不足以襯之如當宁而缺負扆貴人而無屏帳將帥而少參隨成何體象成何威望此之謂獨體主貴而無職或有職而不顯輔翼其可少乎盖尊不自尊必藉眾勢而後成其尊此又論格者所當知也

論格五

龍固以成格爲貴格又以穴後爲緊蓋有全龍之格有數節之格造物之生機有限固不能盡畀之以全但得數節足矣然數節之格與其在龍身而與穴遠何如在穴後而與穴近古人云穴後一節爲龍格是也然龍合格又得穴格足以稱龍爲更優也穴得格主當代貴龍得格主異代貴故合格之地遠不如近龍不如穴

論格六

龍穴得格矣而應砂庸劣或朝不秀麗此山靈內蘊而不能外揚主出貴而文不顯或文高而譽不彰生榮耀而死泯滅者皆是也故格必合龍穴砂水而後爲全格又有龍不奇而砂水合上格者非得浪譽虛名則主貴出女家故地與其不得全格無寧以龍穴爲重

論格七

又有一等之地起祖降勢行度有法及至入首成穴又得五吉出面格非不奇也第子然高山四圍無護或應

砂遼遠彷彿杳冥雖得天光之照臨未免風寒所侵害此眞獨體也主高科而不任用或既第而之仙流或出神童而不壽或爲羽士而無傳或僧道而爲高官或間出穎異之士而人丁終不大發此地到處不少但乍見之而龍眞穴確似不可舍詳玩之而瞻望躊躇不覺其索然矣非好奇之士孰能不爲雞肋哉

論勢一

龍脈最忌懶緩散慢四字懶則無力緩則不湧散則不收慢則不緊大要只緣無勢耳若得勢之地必無此病然勢不獨在龍穴雖堂局砂水皆要有之特視龍穴較緩耳大抵龍穴既得勢則堂局砂水未有無勢者也蓋

一氣渾成龍穴與砂水總爲一個物件故也

論勢二

夫地有龍勢有穴勢而獨詳於龍勢者龍博而穴約也龍穴有勢而砂水與局亦有勢乃獨略於砂水局者龍穴重而砂水局輕也列而言之龍勢有七起落陟行分佈住是也如祖山微小則無起勢出脈無大星辰則無落勢峽起不聳拔則無陟勢步趨懶緩則無行勢宗山頹弱則無分勢主山不開張則無佈勢入首模糊則無住勢穴勢有三坐立眠是也如不端不嚴則無坐勢或跛或倚則無立勢如偃如仆則無眠勢龍穴如此謂之失勢則亡而砂水不必問矣至於龍虎強直則無回勢

朝應無情則無拱勢門戶不密則無交鎖勢羅城不固則無護衛勢雖龍穴得勢亦爲全地之虧矣

論勢三

夫地雖論勢而勢有不同有以卓拔開展言勢者此形勢也如高山則論其高大平地則論其遠濶有以出沒飛揚言勢者此神勢也如高山則論其變幻平地則論其牽連二者不可不辨

論勢四

觀山之法以勢爲難非難於形勢而難於神勢也蓋神勢者其體至大而剛其用至柔而强名相所不能定矩尺所不能量機出機入其奇無窮神往神來其遲無方既能鉅而能細亦能縮而能長倏浮倏沉載飛載揚升降乎木火之際出沒乎金土之鄉忽東忽西而奔馳靡定若滅若沒而隱現無常如草聖於張顛若舞劍於大娘一似驊騮之過都歷塊俄頃千里恍如螣蛇之游雲駕霧瞬息萬狀或摩空而接漢或隱泥而潛洋或走河濱而棲泊或依郊原而退藏又如虎踞牛奔鳳舞鸞翔或雲興而雨驟或浪湧而波狂或如羣鴈之度關或如萬馬之行疆或如陳兵列戟而長驅或如豎旌擁旄而趨蹌奔逸絕塵馳驟莫當若應接之不暇而耳目之頓忘蓋可以意會而不可以形求可以神悟而不可以格商此爲宇宙之奇觀而亦化機之微彰者也是以龍不

得此不矯星不得此不昂穴不得此不異氣不得此不暢雖遇之而不偶亦閱者之多盲若守坿泥形固覿面之相失卽繩趨尺步亦茫然其喪亡苟非仙傳而神授烏得道眼之高張嗟乎世無方皐之俊眸孰能辨別乎驪黃此余自得之學極快心而滿志者也安得知音者與之夜雨而連床

論氣一

地以氣爲主而氣有諸中必形諸外故氣雖難認能察形自不難也形有屈伸闔闢則氣有浮沉聚散之不同形有精粗肥瘦則氣有厚薄清濁之不一是以臃大者氣必粗尫羸者氣必弱巉巖者氣必凶震撼者氣必暴

以散亂而知其撒以糢糊而知其昏以呆滯而知其頑以帶煞而知其惡頭頷低微者輕也手足拘攣者促也踈節濶目者虛也藏頭掩面者縮也呈露無激揚之意徑遂無和緩之情過峽頻煩其困也可知枝脚不收其懶也可卜分晰明白精察而詳審之地之臧否善惡可得而定矣又須知發軔輕微者無祖氣也出脈粗蠻者無束氣也宗山低小無分氣也星不卓拔無振氣也過峽眞斷無續氣也火木不間無化氣也到頭無束咽無貫氣也入首不分陰陽無生氣也支持不密無鎔氣也砂水不聚無堂氣也大抵鬼劫重則爲竊氣而氣不歸分刦多則爲漏氣而氣不專嫡脈不貫則雖有結而非

正氣頭面虛花則雖有穴而非眞氣總之龍神爲元氣龍神不旺則雖有生氣必致委靡羅城爲神氣羅城不固則雖有堂氣終見蕭條認氣至此無餘蘊矣苟非步步推測以求了了於胸中烏能通幽而達微者此形家之喫緊功夫也

論氣二

天地之化機無處不到是故於幽邃得其藏氣於明暢得其舒氣於短縮得其蓄氣於長裊得其飄氣於絕頂得其浮氣於淵泉得其沉氣於傍溪得其泊氣於平坦得其鋪氣蓋眞氣之流露並不定於一處若以一律求之是猶有陰而無陽有陽而無陰也非圓機之士烏足以語此

論神一

夫地非塊然不靈之物也使其塊然不靈則夫煥爲人文顯爲富貴者何故惟其靈也有靈則必有神神也者天地一段靈爽精華之英發現而不可閉抑者也如日之煥如月之輝如火之亮如水之明如人之威無往非神也不在跡象內不在跡象外不可以有意求不可以無意得亦至難認矣然終非杳冥而不可測也擬而議之如鶴鳴九皋則其神清而高如猛虎跳墻則其神怒而奮如靈猫捕鼠則其神守而專如大將督兵則其神嚴而威如文士揮毫則其神深而靜如仙人坦腹則其

神閒而逸又如金在沙而自燦玉藏石而自潤如色之有彩如聲之有韻總之可望而不可即可想而不可言在神悟者自然契之斷非口講指畫所能傳也苟非具道眼者而與之語此不幾於癡人前說夢哉

論神二

神非不發越而奮迅也然主勢不專趨向不一能無搖蕩散亂之患耶神所憑依將在座樂神所凝聚將在朝應蓋座樂也者所以定我之神而不搖朝應也者所以凝我之神而不亂也故凡神來之地必得座山後峙樂山橫設如明君之負扆貴人之居屏主勢既尊則不失其所依而我之神始重又必應砂特來朝案秀發全神

相顧如貓之捕鼠毋之視兒趣向旣專則不亂其所營而我之神始一旣重且一則我之發越飛揚者而後不爲淺露散漫之神此非內外相借賓主相資烏能得之

論神三

神非不重不且一也然猶戒外洩稍有疎虞滲漏之處則神不固也羅城者夫非所以固吾囿者乎故論神之全者必以此得力爲主如能樓櫓森嚴羅城鞏固內內外外依依附附而後神氣內完則無耗洩走漏之患所謂假衆相以全其神者也總而論之得星之勢者神偉得格之勢者神奇得主之勢者神尊得朝之勢者神靜得局之勢者神完然則神之於勢若形影聲響而不容

雜者非神機之士烏能識之

論神四

夫神一也然有可見之神有不可見之神可見者於形體上追求不可見者在方位上尋討如四垣六秀祿馬貴人或胎養生旺或陰陽合局此不可見之神也假不可見以助其所可見然後陰扶默翊而其形無敝不然神旣不全形將安固譬如有相無命相隨命滅是以術家有接命之法其所以趨吉避凶迎官就祿者固一一有成規至於合之而使不爲煞制之而反化爲權此又神化之術窮精至元業是者可不知乎

合論星格勢一

夫地以得勢爲奇而勢非幹龍難得格格則小幹大枝並有之星不過小枝而已星也者正體帶體之所成也格也者並體合體聚體之所成也分而言之合格則星細得勢則格細彼此不相違越合而言之入首須論星穴後須論格龍身須論勢三者機若一貫是故五星九曜此星之星也圓中規方中矩不欹不飽頭面分明此星之格也高而百尺濶而數䆠後高前低後大前小此星之勢也蓋座屏帳三台貴人之類此格之星也並列平分配合掩映燦然成章此格之格也輕重適均疎密得宜雖淸奇有致而貫通勁雄强此格之勢也非火非木不金不土不可以形象定不可以名相稱此勢之星也

闔闢去來呑吐出沒而難以端倪此勢之格也高而摩空接漢長而萬仞緜亘濶而波浪無際如重屋叠叠如萬馬從天之類昂然而來倏然而往見之令人驚悸茫然喪其所懷來者此勢之勢也細玩精求參此證彼非圓機之士烏能識之

合論星格勢二

論星格勢而不及乎穴者固爲失其所歸論穴而不及乎砂水局者亦爲缺而不詳請列而推之四凶五吉此穴之星也開口懸乳九九變化此穴之格也審其所聚察其所止以定穴此穴之勢也尖圓曲直開面成形此砂之星也金魚玉印誥軸文筆等相此砂之格也朝迎

侍御對立並峙照應有情此砂之勢也圓而爲金城方而爲土城之類此水之星也御階倉板文曲諸形此水之格也或纏護貼身抱而不舍或朝宗顧復去而復留此水之勢也圓而爲金局方而爲土局之類此局之星也守垣星五神秀星六此局之格也羅城有力四維齊起八方俱完此局之勢也蓋合諸星以爲星而後其星成合諸格以爲格而後其格鍊合衆勢以爲勢而後其勢達此之謂集衆觀以成其美也不然有內無外有主無輔星雖成而實虧格雖清貴謂之破格勢雖横放謂之勢孤造物固無偏枯不完之化工而無如生機有限亦有滲漏虧欠之處苟非求全責備其不以瑕爲瑜者

幾希

形格氣勢神總論

夫山分而成形若蠢而不秀非形也合而成格若穕而不整非格也聚而成氣若積而不蓄非氣也散而爲勢若亂而無收非勢也發而爲神若有色而無彩有聲而無韻非神也是故無形不眞無格不貴無氣不貫無勢不大至於無神之地則富而多濁貴而多俗文而不雅武而不威清而不高而神尤爲地之所重可知矣雖然求形於勢勢到而形不到謂之失據求氣於形形到而氣不到謂之無歸氣賴精潤若堂傾失血則氣到而精不養終爲枯槁氣賴神完若城破招賊則精全而神不固必見蕭條此又論氣勢形神者不可不參究而精求也

星解

正體者得五行之一氣眞而不雜純而不駁極爲純粹而不易得者也但要分陰陽如金星高大者爲陽低小者爲陰餘倣此此以五行而備陰陽者也

交體者陰陽相媾之謂如一星或上陰下陽或下陰上陽左右亦如之二氣交媾而不分或陰中有陽或陽中有陰二氣交抱而不離又或勢亢則反陰變陽勢柔則反陽變陰彼此相生互爲其根又或氣盛則棄陰從陽氣舒則棄陽從陰彼此互乘各行其化此以陰陽而具

五行者也

兼體者或金土或火木要形跡微著不精微嫌於星露帶體者或餘氣或曜氣要界限明白不明顯嫌於櫳桶然而渾淪摯抱又兼體之病輕重不分又帶體之病蓋兼爲一氣渾成之妙得其意不必泥其迹可也倘求索太刻則氣化支離而名莫相屬亦爲星體糢糊帶則有帶本氣者有帶另氣者帶本氣者如金曰流珠木曰斜枝水曰餘波火曰飛焰土曰剩塊此本星之有餘氣者也不宜大旺以奪母氣爲佳帶另氣者如金星帶土謂之有根帶水謂之有化帶火木者謂之尅戰然微火又可以相成故帶體當論其輕重餘倣此

肆拾叁册 95½版

並體者或雙金雙木之類必要勢均力敵又或有一金一土而並者一火一木而並者凡此類皆當審其根化尅戰而後取用不差聚體者或三腦而爲華蓋三台或五腦九腦而爲芙蓉帳幙看其星爲金則曰聚金爲木則曰聚水之類又有一氣林立不相聯屬而聚者皆當以五星九曜定之

疊體者層疊而來不分節數如魚之穿柳見魚而不見柳如錢之受串見錢而不見串但得首尾一脈爲證不必以節候不淸爲疑蓋其氣旺其行緊故節數難分耳

襯體者大星托於穴星之後如衣之有襯菓之有蒂要明顯爲尙貼體者小星貼於襯體之上如貼額之鈿推

紗之畫近看則有遠看則無要隱微爲尙此星中有星必能盛氣旺而後有此但二體原不相離蓋有襯而後言貼無貼則不必問襯也仍有本氣另氣之不同本氣者如太陽爲襯而貼金星之類是也另氣者如太陽而貼太陰或天財而貼金星之類是也九星皆互有之第本氣爲一姓之專遂另氣爲五行之變化專遂不如變化論襯體者所當知也

合體者如三台如展誥如雙童天馬之類或二山三山配合而成形遠看之若爲一個物件近看之則不相連屬蓋前後遠近彼此掩映共成物象此造化之妙也諸體中惟此最佳

折體更貴者蓋行龍最不喜直串直串則氣緩轉折則氣緊轉折愈多則氣愈緊視諸曲竹引水可見是以龍之行度最喜其倏東而倏西龍不轉要星轉星面最喜其顧左而盼右星不轉要穴轉立向不嫌其迎朝而逆水穴不轉要脈轉入脈不嫌其斜出而側落是折多者貴可知也然而走馬金星折不如長行金水折長行金水折又不如平尖貪狼折之妙也

地貴有變惟特則變如衆大取小衆小取大是也蓋知變斯可以得形非特體無以知其變也

地貴有化惟脫則化如廉貞退皮祿存換骨是也蓋知化斯可以得氣非脫體無以知其化也

地貴不可測惟閃則難測如方求動又入於靜如欲覓有偏隱於無是也蓋知其難測斯可以得神非閃體無以知其不可測也

會體者全備不缺之謂也故五星具備九曜皆全山形星體或一十二二十四三十六七十二之類此皆得天地之完數形勢齊全氣化滿足地得會體而後大也昔戴詳言於庾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只可圖始不可居終山分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年來創宮城至己酉下遷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斷不可移觀此數缺不全之地過其數必敗宜速遷改擇吉地續之可也

有入局而見形勢反常星脈失據或龍虎欺淩或朝山逼壓或順而又反或向而復背見之非令人肅然而畏即令人怫然而嫌者凡此皆不和之故也若氣和則形和必無此病自然行止有常分佈有章大小尊卑之不踰前後來去之不紊或主客之意協或君臣之情洽或歸垣而得位或煞沒而神藏或裒其多而益其寡或補其缺而足其虧意之所至而形自隨情之所欲而氣必副並育並行不害不悖者此之謂和體也夫諸體各致其用而不能兼該而茲則無形無體無氣無勢而實合形體氣勢之用而全收其功論體至此至矣盡矣元矣妙矣嗟乎人皆知有體之體而孰知更有無體之體哉

凡聚體有同而無異然太消必有不振之患如同中而得一異則異者又爲獨體而貴矣

凡合體合異以爲同此匹配相成之功如異中而帶一制則制者又爲尅體而不足尙矣

夫諸體中惟合體襯體和體濶大而宏放合體以二山三山言則合異以爲同以衆山言則合散而爲聚如頭面手足合爲一人父子兄弟合爲一家帥卒步伍合爲一軍是也合之體聚而大也襯體以穴言則襯一山以成形以龍言則襯諸體而爲勢如入首以蓋座爲襯行龍以屏帳爲襯出身以樓臺爲襯是也襯之體尊而大也和體以小地言則相得而有合以大地言則四達而無疵如道里適均而形和陰陽以時而氣和氣習不乖而風和是也和之體渾涵調劑而大也非深心體之孰能測其元妙哉

亘體易於失星有節有候則星在其中閃體易於失局有朝有案則局在其內脫體易於失龍有星有脈則龍得矣堆體易於失形分正分餘則形得矣鋪體易於失氣認口認斂則氣歸矣展體易於失脈尋頸尋蒂則脈得矣沖體易於頂煞鍬皮避刺則煞化矣飄體易於失勢有止有攔則勢收矣此又辨體者所當深究也

星有本吉而不吉者有本凶而變吉者如金星土星吉矣然正金面雖平而腰不軟正土面雖薄而腹不坦葬

之亦不發福此星吉而不吉者以其無變化也如天罡孤曜凶矣然天罡軟腰變爲太陽孤曜橫股變爲太陰葬之亦能邀福此星凶而轉吉者以其有變化也故星體以變化爲妙

正體太陽爲星體中第一但肩硬面飽則不可下苟惑其端嚴而妄用必致悞人正金多不發者以此也昔人有詠太陽曰頭金肩水軟胸堂此言辨析極精必須合此方爲入格蓋太陽無水則爲孤罡孤罡轉水翻作太陽二星相鄰不可不察

燥火之煞顯然易見犯之者少孤罡之形混而難辨犯之者多大要只是無水耳苟得一點眞水燥火之性可

則況孤豈乎設妄意開孤剪豈以取水恐福未獲而禍
不旋踵矣
四凶惟掃蕩可葬者以其柔順而無煞也是故土得水
而不燥火得水而不焚木得水而有根金得水而有化
其餘別氣未免剋戰然則水之美利萬物信矣故掃蕩
雖水之變而不失其正豈非性使然哉
星體之不可用者有眞有類不可不詳粗蠻而不圓淨
者爲頑金若肥而不軟則金不生雖圓而類頑急硬而
不秀發者爲枯木若直而無節則木不生雖秀而類枯
臃腫而不方整者爲死土若腹角無情則土不生雖方
而類死叢雜而不活潑者爲濁水若界合不明則水不

生雖活而類濁人皆知眞頑眞枯眞死眞濁之不可下
孰知類頑類枯類死類濁之亦不可下哉

珠神眞經卷上終

珠神眞經卷下

浮梁界田李德鴻著

婺邑嚴田從裔振蘇林石氏校定

大觀

數米稱炭非千金之器問舍求田豈貴介之懷由於所見旣局則不知大本領大根宗所在而私智小慧日嫺月熟於是乎嶽視魁陵海視行潦稍有形局則以爲至奇至美盡在於斯而一旦臨之以非常每每覿面相失譬如快棲鷦鷯之安者不知全樹之蔭矜守鮒魚之志者必無巨魚之獲也蓋尋地如赴大鬬彼敵人之營壁不知凡幾皆足以勞我師徒煩我士卒我一切過而弗

覩惟望旗鼓而得大將之所在然後一鼓而下其餘諸營壁可不破而定也所謂挈領而裘自順舉綱而目自張者非耶不然山山競峙派派爭流亦紛然混淆矣苟不得其要領而徒銖稱寸度則破碎支離離幹尋枝雖登覽日勤足目日疲而所見旣昏必不能識山川之大寶夫前魚之棄所獲猶有期肩背之失所養不旣鈍乎

神觀

山林歟臯壤歟使我欣然而樂歟境與心謀情與意會悠然有當於衷頓覺其不容釋者蓋閱歷未施而神先契四體不勞而意自喻此眞一味天機用事而一切形骸跡象悉脫畧不用迨一一按法而求未嘗不圓中規方中矩蓋山川與人原無二致高卑巨細吾心之法象也闔闢屈伸吾心之神機也向背聚散吾心之妙運也開謝推遷吾心之變化也故我之意至則山川之意至我之情動則山川之情動我之神來則山川之神來奚待博覽苦索哉默會則得俯察便屬下乘當下自眞參證總爲滯迹視夫伐毛去皮而後知神髓窮形逐響而後知情態者不猶落二義隔一塵者乎然則獲珠赤水信非離朱喫詬之能識馬方臯超乎牝牡驪黃之外到此一步方是德人妙術方見道眼高强此非養到識定悟深機熟之士斷不能然而欲於初學之士鄙陋之倫求之正猶與痴人說夢其不以滋幻妄者幾希夫衆山

競峙萬派爭流蓋亦紛然不齊不一者矣求其齊於不齊求其一於不一非智者孰能與於斯夫一者靜而不動之謂齊者治而不亂之謂主欲其一以一爲齊客欲其齊以齊爲一未有治而不靜齊而不一者也未有靜而不治一而不齊者也惟吾心有至齊至一者在然後能以吾心之齊一求山川不齊之齊不一之一斯得之矣

氣象論

暫憩之謂息久駐之謂歸同歸之謂聚羣聚之謂會會也者衆山輻輳萬派趨朝規模宏遠氣象萬千拱揖之山皆爲名塚龍虎之佳悉是佳壟中間結構者殆不知

其幾許但蟻垤蜂洞必有一王此郡邑之氣象也地以會爲大也若夫聚者合異姓而同居或八家而共井趨向不同齊集一局堂戶各別共出一門然皆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此鎭族之氣象也歸者則獨闢一牆垣自立一門戶山足以自衛水足以自養人財旺而貴氣鍾可世爲憑藉之基此一家之氣象也至於息之爲穴不過一山一水如獨坐旅舍一燈之外無賓朋如遠寄孤舟一飯之餘無煙火雖枝分節解之處莫不有穴只可以暫福而不能久此一人之氣象也故曰息不如歸歸不如聚聚不如會此又擇地者不可不知也

龍身行度論

龍之行度其說有二一節度一態度節度者一節一候大小有倫之謂其行也或有起而有伏亦生變而生閃星脈相續規矩不失凡有度而可按者皆是也此以形論也無此則囫圇櫳桶而氣不清態度者爲步爲驟疾徐中式之謂其行也或如縈而如奔或倏西而倏東出沒飛揚踪跡莫測凡有態而可象者皆是也此以勢論也無此則呆滯直硬而氣不暢故有節度而無態度者龍雖旺僅富至於貴非態度不能也此行龍富貴之別也

入穴形勢論

夫行龍雖大而入穴不工此形不足以達其勢也來路雖巧而結處無力此勢不足以運其形也大抵行龍之勢與入穴之勢不同行龍之勢氣勢也若無形以條達之則氣橫力强必有剛暴之禍入穴之勢神勢也雖形端穴正而無此勢則氣衰力弱難免不振之患所以粗中要細細中要雄

論落一

貴陽而賤陰者天之道也故地法乎天而人法乎地今夫人左眼明右手强平夷者君子剛險者小人蓋平夷陽也剛險陰也目以神用故向左陽也手以形用故向右陰也而實取法乎地欲觀地之陰陽惟落脈可以識其眞凡閃迹潛踪隱隱而落者爲陽脈高露直硬牽連

而降者爲陰脈遇陽脈落則爲結地之徵陰脈落則爲奴爲輔蓋一陽來復天之所以生萬物也地法天以成象故脈喜陽而不喜陰凡龍雖中行正出至於分落降勢入垣布局之際不能無旁行側出者勢也但勢必由左落或左右均抽者則左必重蓋天道左旋地法天以爲行故落必左而左必重亦自然之勢也

論落二

夫不落不結者勢也大凡初中老盡非此不能結作然有偷落奪落之不同何謂偷落潛蹤閃迹沒而復起如雞鳴度關闇入莫覺如鴻雁冥飛羅者罔知此之謂偷落也何謂奪落强直揭脊扯拽前行如斬關直出門者

莫側如矢陣旁逸圍者皆靡此之謂奪落也顧奪而復低伏者謂之脫胎若奪而無胎則太剛偷而復高大者謂之換骨若偷而無骨則太弱强弱相資又落之所以爲妙也總之偷爲落之正奪爲落之變偷者主之則奪者奴之奪者主之則偷者奴之正變互相乘除主奴各有定格又須知奪宜在腰而偷宜於老盡何也蓋腰落非奪則不能抽拔正氣而老盡非偷則不能剝換凶星也

斷論

龍貴能斷而斷有眞假不可不辨凡落無星起無勢或長而汗漫或濶而無收既無扛夾又無送迎此眞斷也

眞斷則氣不續故不可用當以假斷爲貴須知假斷穴在斷之前眞斷穴在斷之後蓋假斷氣行眞斷氣住也是以斷而後結者必認其假蓋峽前或一節二節而卽結者謂之頓住頓不忌其高大愈高大而氣愈旺盛結而復斷者最要其眞蓋結後或一節二節而卽斷者謂之截住截最喜其低沉愈低沉而氣愈不走洩是故腰結之地結穴之後必得一眞斷而後眞氣不扯曳謂之艮止所以成後地之終而成前地之始也

止論

龍有來必有止來處易覓止處嘗迷止非眞止於所止處乃止於將歇未歇將盡未盡之處業是者須於此留意焉

凡龍迢遞而來或數十里或三五里而於將歇未歇將盡未盡之際隨龍水或一邊彎抱或二水交抱此水止也水止則龍止其餘未止者必是似龍非龍雖去而非正脈也

凡龍迢遞而來不拘遠近而於將歇未歇將盡未盡之際送龍砂或一邊或兩邊忽然齊住此砂止也砂止則穴止其餘未止者必是似穴非穴雖有星而非正結也

凡龍迢遞而來不拘遠近降勢落脈節節成星而於將歇未歇將盡未盡之際忽然剛老粗濁樁桶不分此星止也星止則氣止其餘未止者必是似氣非氣雖有行

而非正形也

論三結

地有形結勢結氣結之不同勢結多在於高山氣結多落於平洋形結則合高山支壠平洋而兼有之也但勢者高山之氣也氣者平洋之勢也以其在高山則未離乎形故可以言勢而不可以言氣以其在平地則脫乎形埒故可謂之氣而未嘗不可謂之勢

勢結

勢結爲陰中之陽凡山頭穴體高大而雄峻者是也入首必要圓淨伶俐合諸體格立穴必須躲縮行龍更經退卸者愈妙又必下手能拘得轉部從能護過本主堂

局能稱得穴住方爲佳結如穴處或有貼體寄體閃體
則陽復變陰此又勢中之形不可以勢論也
凡大龍前行腰上落下二三節結穴必要山勢雄大而
後能抽拔其主氣此之謂奪胎亦勢結也若落頭微細
則眞氣爲大龍所扯而氣不住故腰結不妨陰落若陰
而復變陽更妙

形結

地惟形結最佳其爲體也不高而亢不大而蠻嫩而不
老精而不粗最得天地中和之氣者也惟其中和是以
能備勢與氣而兼有之故曰有形無勢看雄健此形中
之勢也又曰葬脈不如葬氣此又以形而兼氣也

氣結

地以氣結爲大而氣結又以積氣鍾氣藏氣聚氣散氣
爲最其餘氣珠氣泡氣蕊氣塊之類次之
積氣穴者由於龍勢旺盛不肯淺發而輕洩故積而爲
厚重博大之氣或爲垂坡或爲仰坪之類穴星既濶大
穴情又開宏極爲難點初以粗定法竪立一標從頂視
似低從脚視似高從左視似偏右從右視似偏左擬議
狐疑不容遽定當以擊水紋并佛像圓光求之四面參
酌而扦其中正可也雖有前標不妨改易仍須深葬而
潤堆大聚其浮陽之氣而使之不散此之謂積氣穴其
力量大有過於常穴而發越殆不可量者也

鍾氣穴者由於龍神專一旣無腰落又無分結雖枝葉
扶踈而聚精會神只爲到頭一穴體裁重大孕蓄博厚
或居山麓而餘氣盤礴或落平洋而陰砂圍護此穴最
難得諸體皆有也經曰支之所終氣隨而鍾是也乘之
得法其力量最大發越亦久
藏氣穴者如圖金如仙弓如交翅如紐會之類由於龍
厚氣深餘氣盤礴其支持護衛皆是自家骨肉包孕完
固眞氣不洩其催福最速但要從容不宜太緊太緊則
其氣逼促而不舒暢又喜外局寬大苟無外陽而朝山
逼壓此閉門吃飯之地主出人貪慳鄙吝雖富何足道
哉

聚氣穴者合衆氣爲一氣也或坡或坪平濶而可穴處
如湯中之酥如水上之漚隱而不甚露密而不甚踈以
其聯而不可分有聚的意味故或葬十棺二十棺共爲
一大穴但要四圍輪郭寬而高起如無輪郭要四圍裀
褥有餘外有陰砂周護爲佳又須淺葬大作扁堆以聚
其陽噓之氣此合散爲聚似散非散爲氣穴中之至奇
而難得者也其力量大小不必以前後左右分論以其
通融流貫一氣不異故耳
散氣穴者分一氣爲衆氣也或坡或坪圓而濶大仰而
爲銅鑼形中間可穴處如堆盤之菓如撒地之錢顯而
分明疎而可校以其相隔而不聯有散的意味故或有

肆拾叁 册 95½版
48A

十餘穴一二十穴各葬各堆但要四圍輪郭寬而高起而後其散可聚也須淺葬小堆不致傷其陰吸之氣此散其所聚雖散而實爲一大聚也此又氣穴中之最奇而不可多得者也其力量大小不無前後左右之分者以其分殊離析異氣不一故耳

三結總論

形結不言星者蓋星者形之星形者星之形形卽星也勢結必言星者若無星體可名則有勢無形而勢徒虛張氣無所藏也是以必論星者勢以星而倏氣也氣結不論星者若必以星體爲擬則氣以形局而氣不廣博雖結不大也是以不論星者無星之星也總之形結者

正帶襯貼諸體之所結也勢結者比拙展叠諸體之所結也氣結者堆飄鋪層諸體之所結也求之前論始得

展翅穴

龍要飛揚穴要開張故龍取飛鷲穴取展翅爲上如穴處揪斂而不開張則其氣力微弱不能撐達龍雖秀終不發越子微取橫飛直上爲第一格者蓋有味乎其言之也

穴取展翅是矣又有如木星結穴或平或直無肩無翼者必得龍虎緊夾如匣裹劍形亦不嫌其揪斂蓋以龍虎爲開展也但貴而不大富雖富而人丁終不甚旺

穴有展翅又有交翅捲翅折翅之不同其宜忌亦自有別展翅要明堂緊束取闔而有闔也交翅要外局寬舒取闊而有闢也捲翅者一邊交也要居下手穴宜棄順而取逆折翅者一邊無也要居上手穴宜避虛而靠實

奪總合氣穴

奪總穴與合氣穴二者相對而立奪總者合而分也最忌臂股之分扯故立穴不嫌於近頂法多出於仰凭合氣者分而合也最忌股脚之不收而立穴不嫌於就褥法多出於接拋仍有三股五股分行而奪者謂之傘頂穴有三枝五枝並出而合者謂之扇篾穴總之奪總不如合氣合氣又不如合三合五也雖然頂薄休奪唇輕休合此要訣也

合穴論

論穴惟合最奇者以其勢不單行形不獨立必龍强力大而後有此譬如謀爲如得兩人同心羣智協力則其事業自別故惟合穴最奇也然而有辨焉有雙脈齊到一長一短一大一小併而立穴者此合脈也有兩山並立如雙金扛水二木連枝二火聯輝夾而成穴者此合形也有兩枝同出三枝五枝畢集吐落平地餘氣旺盛融而成穴如二龍吐珠羣蛇爭蛤之形者此合氣也又有二龍共祖同宗中間分行不拘長短到頭並至兩面相顧緊夾有情則於緊夾有情之處齊靠而立穴如雙龍戲珠之形者此合勢也合穴大畧有此數法總之合

形奇於合脈合氣奇於合形而合勢更奇於合氣也
颷氣泊氣穴
颷氣穴乘風而揚其氣似散要大而有收如小則為山尾而氣弱雖收何益苟大而得外砂包抱雖不收亦收也
泊氣穴遇水而止其氣似逼要小而不窮如大則為山脚而氣粗不窮何用苟小而得砂嘴湊彎雖窮不窮也

論高山一

高山之穴飛龍之所結也蓋天地之氣重濁而呆滯者沉於下輕清而軒舉者浮於上故天巧穴最為佳結者以其得一派天清之氣不近煙火不溷凡俗獨出風塵

之表一得其穴主出聖賢仙佛神童之流若元魁翰苑之貴又其下焉者矣其結法諸體皆有與岡隴不殊但要脚下無局及龍虎足交則氣不下洩而上聚又要近案緊遮及外山橫攔則氣不外散而內藏托穴屏帳要有而不必其高大如平洋之不怕風也兩邊夾耳要近而最喜其有情不親切則穴不眞也不必問局者以天空為堂氣無局之局局之最大者也若得四圍城郭獨闢一乾坤此又壺中之天超出於尋常萬萬矣不必言水者以天澤皆潤氣無水之水水之難量者也若得天池養蔭清瑩而不竭又為山澤通氣賢於顧我欲留者矣穴體不宜重大若重大而成星有格則得泰交之義

穴法不宜葬突若突上而得一窩又成下濟之光此論天巧之大法也但無脚力多為棄物不憚登臨斯得之矣

論高山二

高山之立體為凭高最宜頭展不宜脚露登穴只見朝案不見下面傾瀉為佳高山之卧體為仰高不必論脚亦須昂頭登穴只見遠朝及四維城垜雖有近案橫攔亦皆不見無妨

凡山下觀皆雄峻不可攀躋及登其巔但覺如屯如聚頭面秀細令人低徊遲留者此高山堆體也苟有主師自有朝對四應可按擇其穎異者而穴之主出非常之人其發且歷久不替雖面前山巒堆積不必以無局為疑

凡兩山夾一水緊狹傾瀉僅容人行遵水路而上或至半腰或至山頂忽然開闊平坦不見下溜苟有主有賓包抱微彎而口緊者便可取裁將坦者打令開潤彎者削令春容用土橫攔其口不見下面傾瀉此以人巧奪天工不必以水路傾直為疑但要取決於眞龍方可如此作用

凡高山星脈相續平鋪直來忽然橫扯一字當心一脊貫頂卸落而下前面長行遠去但此節雖落而不成星雖有形而無神此高山欲住之象一字為止氣直下者

爲官星也穴雖隱拙用人力闢開小明堂將一字作案不必以一字之脚不轉及直下者之去長爲疑凡看騎龍准此

騎龍

騎龍不論水此言非也外來之水如特潮如橫攔既有結作自然暗拱默朝以其不見故存而不論耳至於本身直出之水此元辰之水也不可不審以爲點穴之要如水分八字兩邊流者有流必有口若兩邊皆有水口則法取中正若邊有邊無邊寬邊緊則穴宜挨其有而緊者爲的又如本身掬轉一案或弓脚或日月合璧之類此水從一邊去也如從左出則堂氣水口皆在左穴宜挨左如從右出則堂氣水口皆在右穴宜挨右如得細會交鎖則水從中出不必論其出口之偏左偏右而穴居中正無疑仍須要挨下手三分若曰高山收砂而不收水此論未爲精確也以此看小地則可耳

凡騎龍結穴之後其去龍從左右分者爲上如直結直行而無回無曲者則爲串棺穿尸煞多假而不眞如穴前直出一二節得一眞斷者雖復起而直出無害又如結穴後變而爲粗蠻爲剛老雖去而直者亦無害蓋嫩而變老則星止結後有眞斷則氣止此又不可以穿尸論也

論支龍一

凡龍不論諸體如頭昂面竪背負足撑一起一伏而來者此行龍也顧行中亦有止者如仰天金斗平尖貪狼轉折蘆鞭之類不俯而仰不立而眠或相閒而來或純仰不閒此行中有止也然形止而神不止謂之卧遊不必以懶緩爲疑

凡穴不論諸體如貧辰端拱居尊臨卑或立或坐而不動者此穴止也顧有止在行中者如貼脊截路騎龍斬關之類不住而前不歇而去但送從齊到掩映有情此止中之行也然形行而氣實止謂之行結不必以不住爲疑故曰有穴無龍當看平面卧遊之龍是也有龍無穴穴在貼脊行結之龍是也然此乃龍穴之變態惟支龍能有之以其居高山平洋之間妙陰陽不測之用故也

凡高山跌下平岡出脈成星前行遠去卽以高山當主山而於二三節內看左右成局處若有穴星四應亦爲生氣所鍾也不必以龍去氣短爲疑

論支龍二

嬌嫩秀細形家所深喜蓋陰陽俱少形質柔脆故也但柔則不難於和緩而易於不振恐爲大龍尊主之砂體耳是以星不軒昂穴無特主或散漫無宗或裊繞不收城郭不抱水口不固凡此皆支龍之所深忌者也可不愼擇哉

論平洋一

平洋論勢不論形非無形也形而隱難明勢則顯而易見且形或爲人所殘壞勢則亘古而常存故凡龍眞而穴處糢糊者當求之於勢看其龍如此來勢必如此住脈如此出穴必如此結按定成法而出之以本心之明雖有隱體壞形不能逃吾之鑑矣

論平洋二

平洋難於高山者小小局面亦何難之有若夫撒落平鋪動以百里或數百里遮攔空濶朝應遼遠一登其局四顧茫然論來氣則無龍脈可尋論脊氣則無突息可察論鎔氣則無支持可考論蓄氣則無口竅可求論斂

氣則無唇臍可覓無牛角勾股以收其放浪無映腮金魚以止其狂瀾欲臨弦懼無氣而粘不可用欲傍城懼氣偏而倚不可裁到此而說星談脈不容置喙施工運能無所指手眞個是難矣殊不知局不空設生氣所止處必有四應十道可按凡遇此者不可輕棄當以擊水紋求之置其身於紋心四顧盤桓日玩月索不一而足久之目運而神通礙融而疑釋恍兮惚兮不覺豁然自曉矣斯不亦旦暮遇之夫然後志得而意滿乎蓋地雖有大小之不同而其融結之規矩法度一也特患眼界之不寬耳苟能視至大如至小則於甚難亦甚易矣

論平洋三

平洋氣格惟颺體最佳以其勢遠而脈秀也或低田隨從或小潤夾送或傍溪而行一邊以低田爲界擺折颺搖悠然長往如虹之見如幡之颺其氣勢極爲條暢極爲悠揚者也但要行而有止去而有收又要出脈小而到頭漸大此辨颺體之法也凡此氣格其結極多有泊岸穴者以其遇水而止也要砂嘴湊彎有迴瀾穴者以其挶水而轉也要鈎曲有力有粘唇穴者臨弦而下要唇圓而有餘氣也有幡龍穴者當頭而扞要蟠圓而四圍寬也或翻身逆朝謂之湧潮穴要朝應有情或陰砂橫截謂爲排瀾穴要砂脚抱過砥柱穴不偏不倚要認脊而葬其中浪花穴或聚或散要詳推而擇其特凡此

數法極宜詳玩苟不加察則失之矣

諸結緊要論

地結有不同則各有緊要之處不可不察如嶠結卜龍之首要四山高護其氣初至防剝行結卜龍之身要堂局開環其氣正旺防過分結卜龍之手足要宗山有力其氣紛出防刲腹結卜龍之腰要餘枝回顧其氣直貫防去盡結卜龍之尾要陰砂圍護其氣將終防絕

論化氣一

五行貴得中和不宜太過太過則縱其偏駁之氣而各有其毒故龍星忌乎黨多遇不才必濟其惡穴星忌乎旺盛倘質暴必致貽凶惟有以化之則毋得子以殺其

勢而分其氣庶不致恣其專一粗頑之性而流毒於人也蓋剛頑粗暴天地之氣不能盡醕也惟遇化則醕而氣必有因而能化也惟遇生則化

論化氣二

凡龍身一氣而行或純金純火之類既不剝換又無閃星此龍無化氣也龍以穴爲子惟穴可以化之如純火龍得土星爲穴純金龍得水星爲穴則毋氣以子發洩而能化其剛暴之氣自銷此化煞爲權也雖黨多何害

論化氣三

龍無化氣既得穴而化矣而穴星之無化氣者如金旺則剛火盛則燥土重則埋水多則蕩木急則煞是又不

可以不化也而有形化意化氣化神化之妙無非用以銷其太過之氣而令其中和也形化者如金星得轉水穴木星得萌芽穴火星得土脚穴水星得直節穴土星得流金穴是也蓋其子雖無五行之星而有五行之形所生之形既彰而煞可銷矣

意化者如金星尋軟水星尋硬木星尋燧火星尋墜土星尋圓是也蓋其子雖無五行之形而有五行之意所生之意既含而煞隱化矣

氣化者高山落下平岡如高金而得水裙立木而得火曜坐土而得拋珠曲水而得眠木燥火而得低土是也蓋其子既得五行之形自具五行之氣氣貫而煞自散矣

神化者如金星而得水案或水朝土星而得金案或水朝之類是也蓋子毋有相生之義自有聯屬之神神運則其化行煞不必銷而自無矣此其道可以神解而不可以言求可以理會而不可以迹泥者也

總之意化者子未離腹謂之含生含生者遏其初氣其化微兼體之所成也形化者子已脫懷方生也方生者分其中氣其化著帶體之所成也氣化者子在膝下既生也既生者洩其終氣其化大寄體之所成也神化者子可遠離已成其生也成生者代其休死之氣其化遠對體合體照體之所成也論化至此元矣妙矣非天聰

而神授者烏足以知此

論化氣四

又有龍穴朝案俱無化氣而結餘氣穴者亦所以行其化也如金星太剛尋珠珠者金之餘葬珠所以避堅而化其剛氣謂之金餘穴木星太急尋芽芽者木之餘葬芽所以避直而化其急氣謂之木餘穴水星太狂尋溜溜者水之餘葬溜所以避汩而化其狂蕩之氣謂之水餘穴土星太重尋紋紋者土之餘葬紋所以出埋而化其重濁之氣謂之土餘穴火星太烈尋燼燼者火之餘葬燼所以退焚而化其焰烈之氣謂之火餘穴數法似粘而已有另形似拋而又無另星蓋接體之所成也總

之正氣太過故棄正而就其餘則太過者已剝老脫嫩而煞可避矣此又論化氣者不可不知也

論怪穴一

夫地有奇有正則必有隱有顯此造化之元機也何謂正合乎常法而爲人所易知者也苟易知者而復顯則大地皆可得矣故正則必隱者此天機之不輕洩也何謂奇出乎常法之外而爲人所難知者也苟難知者而復隱則大地皆不得矣故奇則必顯者此天機之不終秘也蓋天之生地不偶原以福善不以益淫故妙其機於奇正隱顯之閒不輕洩亦不終秘以俟有德者之自得而又不使易得耳此固造物之巧於簸弄而吾亦微

窺其伎倆

論怪穴二

局隱星顯穴當求之於龍堂堂正正者局之常也乃或栖於幽谷或出於絕頂或落於道旁或淪於水際若偏若僻若晦若沒都不似作穴之處此局之隱而難識者也局隱者穴必顯或五吉出面或九星成形一見令人可捉蓋緣龍性不肯安棲置身之地既別則人之窺瞰不易而安閒自樂自不必藏形匿態以益人可疑也故曰有怪穴無怪龍者此也苟能捉定眞龍則局雖隱不必疑矣

論怪穴三

局顯星隱穴當求之於脈局既正矣穴處或粗而大或直而長或細而微或扁而濶爲巧爲拙不倫不類都不似作穴之體此星之隱而難識者也星隱者脈必顯或蜂腰或鶴膝或草蛇灰線或咏木懸絲一見令人情注蓋緣龍性不肯輕露內斂之情既固則已之持守有餘而一眞自如自不必粧首飾面以示人可疑也故曰有怪穴無怪脈者此也苟能捉定眞脈則星雖隱不必疑矣

論怪穴四

形眞情隱穴當求之於朝如穴星既成而穴情或近頂或墜足或躲閃旁或徙倚斜側若流若露似有似無

都不知生機之所在此情之隱而難識者也情隱者朝必顯或高或低或左或右一見令人神凝蓋緣情無定在一視其賓之意爲定在惟彼之逢迎既專則神馳形就必不至懈弛而飃散也故有怪穴無怪朝者此也苟能奪定眞朝則情雖隱不必疑矣

穴暈論

穴星之有暈如擘水之有紋如佛像之有圓光蓋生氣之動而圓者也有貼的意味若有三暈則爲天輪有叠的意味此又爲極貴之徵而不可多得者也但人知上覆者爲暈而不知下承者亦有暈也蓋上覆者圓而分生氣之初動有此則眞氣凝下承者圓而收生氣之既

動有此則眞氣斂然時人罔識其圓融之妙羣名之爲八字吾亦姑就其八字而爲之說曰順八倒八要得其法頂順蹈倒葬下便發有順無倒不可用蹈有倒無順莫施頂法踏順則漏頂倒則脫箇中生機在人活潑

插法

插者以簪插髻之義凡平地之形圓小如浮漚者此氣結也不可打破氣塊宜插之爲穴於塊下打開將棺插入切勿當頭打破致傷生氣又如高山星辰或懸乳或垂珠圓而微小者亦用此法二者俱於穴前小開隊門用磚塞口不必開闢羅塋此直插也又如仰高平面星體小而面平不能容棺者亦宜小開穴場將棺竪葬用

土微封其堆此竪插法也數法最妙

接法

接者二氣之交斷而續之之謂二氣相連不宜太長長則爲脈矣有高接低接橫接直接曲接平接之不同如牛之項如龜之頭如蝬之屈如杖鼓之腰如引水之曲竹後不失龍前不失氣不即而亦不離其妙在勿忘勿助之閒諸法中惟此法極元極妙者也有如騎龍珠宕一大一小則擠大而攀小此高接也如高山落下低坪則萃峻而踏平此低接也如兩金扛水則騎於兩金之中此直接也如星體橫列一高一低則扦於高低之閒而微挨高者此橫接也又如大星掬轉一脚則扦於掬

處凹陷之中此曲接也如平地屈曲而來則扦於宛曲之處此平接也接法極多引伸觸類而得其妙可也

立向論

識龍不識穴固不免爲失識穴不識向猶未可以言全得也蓋一向之差則萬山皆廢至於萬山皆廢雖得穴或有禍而無福或有福而不獲全此非千里之謬起於毫釐者乎願立穴皆知其難而立向亦自不易夫使其特來有情明白顯異亦何難立之有惟紛然雜出可遷而可就者則或執卦例或泥水法或貪秀峯中無定見以致不勝朋從而莫得眞向者往往然也夫穴之失或以葬而不發或以久而見其差謬倘遇明師指示其改

有期也苟穴眞而向差則謂喜其得穴而謂向差無害或以其得氣而憚於改正其爲全地之累不可勝道矣不知有自然之眞穴必有自然之眞向此因造化之妙無容强也第未有無所據而可憑私意以移易者要在虛心觀理因有據以會其自然之情形耳是故有以龍虎爲據者如主見大賓則其侍從必整而不亂是得龍虎則得向也有以案爲據者如與賢賓晤對則棹案必不偏斜是得案則得向也有以局爲據者如遇上賓來會必無閑冗之人敢爲遮蔽是得局則得向也有以砂爲據者如設明器玩好之物以娛賓必不襍陳而無序是得砂則得向也又如據之於水或聚或彎而向可因

水而得矣證之於主析樂山何處應現則何處是朝而向又可因穴後而得矣蓋自然之眞向與穴齊生此天地初分卽安排於有穴之始斷非臆見所能參亦非羅經所能定可知也彼欲不以毫釐貽謬千里者可不愼擇也哉

論作用一

夫作用者得失之界轉移之關得之則盡其分量或培芳而益美失之則差以毫釐恐貽患而速災工夫不難於認眞而難於下手也蓋點穴有一定之理而作用無一定之法有一定之理者剛柔緩急相資以爲用橫直斜正相乘以就勢無一定之法者形有高低大小變化

之不同葬有淺深虛實常變之不一也是以有形葬法葬氣葬影葬之別形葬者因形以立法之常其機易明要認星法葬者設法以制形之變其用無窮要明理氣葬者離星成形星所不能定也要審勢影葬者離星出氣法所不能拘也要解意總之運用之妙只在乎一心譬如相體裁衣認題作文以我之神機迎氣之生機而善乘之不偏不欹不鬬不脫妙其機於勿忘勿助非深非淺之間只要取得氣出收得氣囘不管橫針直插倒遷竪葬無施不可蓋禮以義起雖千古未有之法自我創之可也神而明之非存乎其人哉

論作用二

作用之道大要先認定陰陽而後能行其權變是故氣深而厚者用求蓋陽氣封閉而不得出非深求不能抽動其生氣如開金取水之類是也淺而露者用浮蓋陽氣既發揚於外稍深掘則眞氣鑿壞必淺以乘之如纍土成墳之類是也寬而大者用闢蓋浮陽之氣既寬且大若狹小其規模則不足以聚其生氣如大開羅塋大培土塊是也堅而頑者用破蓋陰氣頑硬其勢必厚必破之而後生氣柔軟如臃腫則鋤之使夷粗蠻則掘之令細石則劘之使平以破其煞是也尖而煞者用剪用截或火嘴或火脚尖射走竄之類此爲陽變爲陰而陰反爲陽害故必剪截以存其純陽之氣如尖如短小則

鋤之令圓尖而長大或斜擺則掘之使斷如剪火截蕩之類是也急而直者用息用浪蓋陽氣之來既急且直非用穴則氣不舂融或穴後置一虛堆或穴後打開復實以土或用鐵鍊懸棺或穴中用草炭木石之類以架之是也又有浪法以避其煞或倚葬其旁以閃煞或粘綴於前以脫煞之類是也虛而緩者用就用湊用就者蓋陽氣既虛脈必就實而後可以接連生氣如棄死挨生批肌及骨之類是也用湊者不問陰陽其脈既緩非湊入則其生氣不及如挨弦如近頂之類是也高則用揭不問陰陽其氣既上聚必要揭高爲穴而後生氣不致從上過或爲天巧或爲騎斬壓煞之類是也微則用

續蓋陰脈之來既細而微必培植封固以續其脈不可大作以致傷殘如移花接木之類是也比則用合蓋陰脈或二一或三比併而來此陰盛變而爲陽非合不能均得其氣如玉筋夾饅頭羣龍爭珠之類是也總之要以蓋粘倚撞爲經以諸法爲緯而隨機用變則在人心目之巧耳

論作用三

夫求闘破浮諸法此在陰陽上追尋至於陰陽變而爲五行則五行不能無衰旺矣或仇敵尅戰或子母不和必補救制洩令得其中和而後可如土星無金則大開圓穴作圓堆以通之又恐金之勢盛則於塋之中作偃

月水形以行其化如木被金傷則大作火堆以救之仍恐火之母微則又橫開階級作長直木形以培其根故或梢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及顛倒互用法難一例惟智巧之士觸類而引伸之可也

論作用四

有形則有氣有氣則有神有神則必有動靜流露紛然不一者又勢也是故形樸則蟄蟄者必奮而發之或噴以池或醒以鐘形拙則滯滯者必曲而通之或路以之元或池以偃月形圓則動動者必方以止之或唇臍如臺或池路中矩形方則靜靜者必圓而行之或唇臍中規或池路如抱形活則流流者必兜之而使收形淺露

則輕輕者必養蔭以尊其勢諸凡此類全在神氣上用事有陰陽之形而實超乎形之表有五行之理而實不泥乎理之中至元至妙法難枚舉非神而明之者烏能默而通之總之以上數條諸法不外乎形氣理氣神氣而已本陰陽以作用者化其形者也本五行以作用者化其理者也本動靜流露以作用者化其神者也論至於此而作用之法至矣盡矣無餘蘊矣然則憑吾之慧眼運吾之神機以妙衆用之用者尤所以化其化者乎

論作用五

夫地有生氣則必有堂氣堂氣者乃我之神所棲泊止息之區也非有以收之則外神既渙雖有生氣終無資

而不能養也蓋砂水有美惡方位有宜忌陰陽有反順造物所不能齊而常以其機聽人之自擇不可無法以消息之其大端不過以我收彼以彼收彼而已何也求之於內則有進正却邪以致其趨避此以我收彼也求之於外則去者留之使止散者聚之使凝背者修之使抱凶者化之使吉寂者醒之使動或培或削或兜或抱或池或臺或印或槊或鐘樓水碓之類相位審宜知山川屈伸闔闢之機行五氣生尅制化之用此以彼收彼也夫以我收彼則入乎機者承接有路以彼收彼則出乎機者純粹無疵主輔相資虛實相承體用兼該內外一致攝形調性必聖智而後臻其妙出造入化雖鬼神

不能測其機此眞盡性至命之能事也庸夫烏足以語此

論作用六

後息前截此術家之妙用夫急則用息固也何以截爲蓋穴雖成而行不止氣雖鍾而去猶長或分劈衆多或枝葉扶疎誠恐政出多門則主必弱枝葉太盛則根必批故消息其閒而用截焉或噴以池或穿以井或隔以磚石或止以甕甓或鑿其臂或斷其股歸併一路而無尾閭漏洩之耗不過欲收全氣之用耳然截之而不得其宜妄意鬭鑿此殞生之道也蓋形勢如置棋然幾處生幾處死生者已止固不必截死者不行又焉用截惟

是腹結或分結前長而後必消彼旺則此必衰謂之爭勝穴而截法只此爲宜至於前無餘結則其分雖多其去雖長不過正派之餘波本幹之延蔓作官作曜而已若此者強欲截之則雖富而不貴或貴而不仕或發雖大而流不遠或本宗強而支不繁未能收其全氣之用而反招其損矣可不愼乎但其中有去而無收者惟截之可留有直牽而不止者惟截之可住頑暴而凶者惟截之可吉此散而收之濁而淸之之法不可不知也故截本氣者當認其行止截餘氣者當認其美惡

眞砂眞水論

人皆知砂水爲龍穴之輔而不可缺不知攔氣之砂映腮之水爲砂水之緊要尤所當先者也蓋有結聚必有眞砂有眞砂必有眞水或左或右或明或暗或強或弱貼身抱穴依附不離而後眞氣不洩術者不先收此而貪慕夫高遠猶之饈膳當前而不食襟裾在衣而不繫此謂服珠寶而行丐只自咤其貧耳奚益乎於此有御之之道大要取先到堂者以收拾焉不問朝水好與不好不問坐向是與不是只管穴前橫攔兩路緊夾之眞砂水爲的若見左砂抱右則以棺脚收拾右砂右水不令其走若見右砂抱左則以棺脚收拾左砂左水不令其走斯眞砂眞水界送上堂眞氣聚而發越速矣經曰到頭管取三龍水便是富豪地是也此接堂氣第一步

作用至緊至要不然舍近而圖遠舍親而謀疎血脈不貫意氣不親其如貪朝失氣何

餘氣論

地要有餘氣餘氣愈多則力量愈大餘氣多而不結地則正氣愈大而力量愈不可測蓋精神全注於一地而枝葉扶疎手足綿長盡爲此地之城郭專作此地之關闌而無一毫滲漏之患如處獨尊之勢而前後欽承並效職司如御無耦之柄而左右趨命莫敢威福此全結之最妙者也蓋體以用顯用輕則體輕用重則體重試覩官愈尊則護衞愈多此主體之尊嚴全藉用之多而益彰也世俗體輕用重之說不亦可鄙之甚乎至於餘

氣而亦結地者只不要爭衡不要竊據如設官置吏祇以承宣乎一人列爵分封莫不朝貢乎共主用雖重而體亦不失其爲輕此亦不害其爲全結之地又有一等之地無初落無腰結無分受到頭只結一地亦無餘氣此雖爲全結之地然有富貴而子孫不繁或一代而富一人而勢不昌或隔代只富一人而機不續或官雖尊而不能開府大拜視全結而有餘氣者不可同日語矣

論龍虎一

龍虎爲衛穴之物所以葆生氣而收堂氣最爲緊要但形體殊異變態不一有或長或直或短或縮或高或低或寬或緊之分又有邊有邊無邊長邊短邊寬邊緊之

別總以若翼而抱若夾而侍若衛而護者之爲上也是故抱而若交手者防鬭逆而如合襟者防逼長而出者防直高而起者防壓平而齊者要包得穴過短而縮者要穴星高大至於相之以立穴或挨寬或就緊或當空或葬實或頂順或踏逆高下伸縮莫不因材而施曲盡其情可也

論龍虎二

論龍虎者又當知其所自出如出自穴星者如人身之有手足也出自析山者如父母之有子孫也出自宗山祖山者如嫡親之有支庶也出自隔水外山者如主人之有奴僕也內外分而親疎見矣然而由內達外則必先親後疎有手足者可恕其子孫無手足則子孫之情不可不親也饒子孫者支庶可緩無子孫則支庶之誼不可不篤也支庶繁者奴僕可寬無支庶則奴僕之擁衛不可不嚴也缺一缺二者不妨其融結若得數者皆備實爲全氣之大地也

論龍虎三

造化無全功故龍虎不能無病者亦勢也如擘拳叠指斷臂陷腰挺胸破面揾淚種種惡態凶形不能枚舉如出於手足則必爲腹心之害出於子孫則必爲父母之憂出於支庶則必有奪嫡之虞出於奴僕則必有嫉主之患於此而或培或削或竅或截去其病而遠其害又

在功力之具也如諸法皆不能施則取其功多而害少者可耳不然甯棄而不顧愼無遺害

論龍虎四

夫有龍虎則必有形有氣有格有勢者理也如未爲護衛而先作應樂或包過穴而復爲案山此龍虎之有兼形也或出而爲官星或拖而爲曜氣此龍虎之有餘氣也或帶印而帶劍或執笏而執圭此龍虎之合格也又如外龍虎列而爲關隘峙而爲捍門此龍虎之得勢也論龍虎者烏可以不知哉

論龍虎五

凡龍虎二者齊到上也或上手不到而下手到則穴移

下手無疑然往往有上手到而下手空缺者則穴必倚靠上手此亦是逆而迎之之意不必以下手空缺為疑蓋上有所戀則下無所畏也予每見有此而大發富貴但公位偏枯耳

水口論

夫為山川之關竅所以鎖城闕而聚堂氣者其在水口乎必要開面成形欲其狹不欲其濶欲其曲不欲其直欲其聳不欲其陷欲其重不欲其輕欲其長不欲其短或印浮而洲起或橋横而梁接或捍門之雙峙或北辰之獨砥虎踞獅蹲儼函關之百二刀横戟卓等劍閣之重關其狹也雖丸泥可封其險也必縋崖而下其去也

左環右紐猶存顧主之思其流也歸囊入橐莫知從出之路夫然後眞精不洩堂氣內聚局得此而後完故曰水口所以成地之終也

龍穴堂局水口合論

龍以穴為歸宿龍博而穴約也若無穴之約以約其博則龍不成龍矣穴以局為棲泊穴實而局虛也若無局之虛以虛其實則穴不成穴矣局以水局為收拾局散而水口合也若無水口之合以合其散則局不成局矣博約也虛實也合散也括宇宙之名理妙寰中之眞機人自不察耳有眞龍必有眞穴有眞穴必有眞局然龍不以長短大小論力量惟祖宗奇特則力量宏是祖宗

龍之樞紐也穴不以正側好醜論事業惟析山顯異則事業隆是析山又穴之樞紐也局不以寬逼大小論福應惟水口完密則福應倍是水口又局之樞紐也三者若影之隨形聲之應響覩指可以識歸溯流可以窮源蓋如循環然而實不可缺一者也故曰祖宗以成地之始析山以成地之中水口以成地之終

察變論一

堂局砂水未有不顯異非常而能結地者然當其入局之際堂或傾或狹或斜或亂砂或直或走或昏或闇局或偏或側水或斜或去若一毫無足取往往過而不顧不知一步不到非地也及登其穴頓覺精神顯異氣象

不同斜側者正狹隘者寬雜亂者整直者曲去者回昏者明闇者顯另闢一乾坤別搆一世界望之不似即之整然過其門而不顧入其室而欲留視向之所見迥不相侔然後喟然歎曰幾失之矣蓋山川之精神有限惟聚精會神以供一穴之用故入局之常而無奇者正所以登穴之變而為大奇也故出身不變非龍也入首不變非穴也臨穴不變非氣也登堂不變非局也翼衛不變非砂也流神不變非水也惟然故地不取其常而取其變

察變論二

地固貴有變矣又要變而不失其常如龍雖變矣而穿

落剝換之法未嘗移是龍之變而不失其常也穴雖變矣而脈息窩突之形未嘗易是穴之變而不失其常也局雖變矣而砂環水聚之勢未嘗改是局之變而不失其常也砂水可以類推蓋山川之情態雖有千變萬化之不同然而行止闔闢聚散向背之眞意未有不令人按前知後覩指識歸而可捉摸者此造化自然之眞機也故勢如此聚則知龍必如此來龍如此行則知穴必如此結穴如此止則知局必如此佈而砂水又可知者此變中之常也苟勢單而龍反雄龍小而穴反大穴輕而局反寬局弱而砂反强宜輕處又重宜重處又輕宜大又小宜小又大宜尊又卑宜卑又尊則眞失常矣地

貴用變指失常而亦謂之變豈通變乎故知常而不知變謂之守株之士知變而不知變中之常謂之反經之民均之未知察變耳

察變論三

龍多於嶵處標奇於分處顯異於起處露峯於立處著穎故觀者一望而可知龍多於降處潛蹤於轉處晦迹於落處弢光於棲處藏神故觀者雖過而不覺龍似旁而實正穴似側而實中局似逼而實寬砂似走而實回此似中有眞也穴多於斜處得尊局多於偏處得正砂多於緊處得寬水多於去處得還此棄中有取也草草忽略幾何不以爲荒址哉

奴山論

夫龍不可有一毫奴情有奴情雖長而實小無奴情雖短而實大蓋奴者爲他人而設也其精神只是照顧正主不能自作主張雖或開門立戶終不免於掣肘故其力量一視夫主以爲輕重是以主大則奴小主小則奴子主强則奴弱主弱則奴衰層疊而降勢有必然蓋世之竊靈盜柄擅作威福者必非本能作威福之人也然人第見其起伏踴躍神情大異於主人往往棄彼而就此不知其一路而來張威作勢賣弄晶光及見尊主之所在而畏之服之媚之悅之欽承之不暇者正其所以爲奴也人能不被其惑者有幾

火論

乘金相水穴土印木昔人以此定穴而不及於火何也不知凡穴皆火也語曰欲得千年死骨之不朽當求一點眞陽之在茲穴也者一點眞陽也而眞陽非火乎是以取生氣者取此火耳蓋太陽者火之精凡火者火之形電火者火之神穴火者火之氣天地閒無往而非火也是以地學只要取得氣出者取此火耳如火在木中非鑽不出苟鑽之而不得其法亦不出此內乘生氣之說也又要收得氣來如火在日中非以圓燧迎之不來苟迎之一差其法亦不來此外接堂氣之說也然又有內外相資以爲乘接之法如爐中炭火無焰捏入硝黃

則烈此以取為收也又如新燭不燃得客火以點之則着此以收為取也其機極元極妙可以神解不可以迹泥可以心悟不可以言傳惟有道者自能契之也

水論

天一生水水為天之長子以其能代天行化善育萬物而不貸者也故一地之結無往而非水以之送龍而龍行以之界龍而龍停以之界脈而氣住以之界星而穴凝交合緊而氣聚衆派會而局成此水之顯然易見者也至於脈非曲不活此水之情也穴非坦不裁此水之意也煞非竅不制此水之用也暴氣得滲襲而消高燥得天澤而潤此水之功效也蓋漫天皆水貫乎地之中溢乎地之外流衍浹洽浸漑滋潤舉地之成形成氣化行而神運皆是物也水之為功大矣哉

雜論

以星脈識穴之有無以斷與特推星脈之眞假蓋脈以斷為奇而星以特為貴也何處見朝之正則何處是穴何處見穴之尊則何處是朝惟有朝山識倖心此互證也蓋穴顯則朝隱穴隱則朝顯也

有祖宗而後龍眞有蓋覆而後穴眞有輪暈而後氣眞得關護而後局止得界合而後穴止得交襟而後氣止識屋漏痕而後可以識星識擊水紋而後可以定穴識窗隙月影而後可以乘氣識圓燧取火而後可以定向

龍不問修短只要接得正脈脈不論彎巧只要串得正星星不論正變只要取得正局局不論廣狹只要對得正應應不論尖圓只要稟得正情

頓伏不如轉折踴躍不若飛揚收斂不如分佈分佈不若統攝統攝不如制伏

龍格為母穴星為子若龍與穴一樣則子母無別穴為君砂為臣若穴與龍虎一樣則君臣不分穴為主朝為客若穴與朝一樣則主客同情皆所不取

龍欲輕而穴欲重砂欲生而水欲死堂欲虛而局欲實折體貴多或三五九愈折而愈有勢如峽太多則生氣發洩而反衰矣此多寡不可不別也疊體貴緊如串錢編珠愈緊而愈有力苟脈太緊則生氣迫促而不暢矣此寬緊不可不分也石穴喜小苟成星合格愈小而愈精如土山亦小則本體輕微而無蓄矣此大小不可不知也

有山無林嫌於疎疎則有空亡之患是以林貴緊密有林無序嫌於亂亂則有欺淩之虞是以砂貴整飭

龍要近而遠穴要隱而顯砂要低而高堂要窄而寬水要廣而狹枯木生芽死中之活腐鼠遇鴉雖死非死也浪裏桃花散中之聚撒地金錢雖散非散也勒馬同頭去中之留奔驥戀母雖去不去也繁星拱月同中之異北斗極星雖同非同也

木無根不茂然木老必芽其根芽與根不同根老而芽嫩也金離礦斯銷但金鎔必流其珠珠與礦不同礦頑而珠活也

有勢無形看貼冇蓋勢剛也貼冇則剛中有柔也有形無勢要雄健蓋形柔也雄健則柔中有剛也

冇者貼之進陷也陽也貼者冇之出起也陰也暈者脈之圓脈者暈之直起之類也皆陰也倒氣者轉皮之倒轉皮者倒氣之轉陷之類也皆陽也

有襯方尋貼貼多則爲輪甯可襯明而貼暗不可貼明而襯暗

蓋粘倚撞四字以格論天巧爲蓋天平爲粘天偏爲倚

中正爲撞以龍論龍緩用蓋龍急用粘龍側用倚龍中用撞以脈論脈急直則脫脈而下粘脈緩曲則侵脈而下撞脈渾淪則饒脈而下倚脈悠揚則湊脈而下蓋

弔墜二法相似而極爲難辨要識弔者上實而下虛也破實就虛用陰氣一吸以提其陽則地氣升矣墜者上散而下聚也開散就聚用陽氣一呼以沉其陰則天氣降矣蓋弔從脈墜從氣也二法最爲元妙

弔墜者實粘也接拋者虛粘也而綴法又在虛實之間綴者實粘也拋者虛粘也而接法又在虛實之間

葬暈防脫脫則失氣葬脈防鬪鬪則頂煞

地之力量有輕重而輕重不在形之大小地之貴賤觀旁正而旁正不在落之中邊地之巨細察枝幹而枝幹不在龍之修短

以水徵財而山之積賢於水之鍾以山問壽而水之長優於山之高

土而正者主文吏土而奇者主聖賢石而正者主武職石而奇者主神仙

來積止聚爲堪輿之要訣人特不識耳蓋觀龍之來則知氣之所行觀穴之止則知氣之所住觀局之聚則知氣之所鍾而積又貫龍穴局三者而不可無者何也龍不積則體輕微而力不大穴不積則形細弱而氣不厚局不積則或內外互少三陽不齊或齊全而不隈環或

空濶而無堆塞則其所藏者終輕淺而不豐盈是積又爲龍穴局之所重也可知矣若夫認頂暈審大小分水彎環界送以定穴之來從大小合水揪斂勾攔以定穴之止以頂伏脚圓外陰內陽臨頭合口以定穴之聚以頭充形滿背負足隆氣盛力厚以定穴之積則四字於入手成胎時尤爲緊要至於朝衞拖連而拱揖流神迢遞而朝宗此砂水之來也朝衞特立而不走流神環抱而欲留此砂水之止也羣山聚會於一堂眾流交會於一局此砂水之聚也叠見叠出如蟲如堆停蓄凝瀦不散不洩此砂水之積也總之四字足以該龍穴砂水之全分之四字又龍穴砂水各各具備而不容缺詞不煩

而義獨至可謂片言居要者矣